



045

林和靖先生詩集
范文正公集
蘇學士文集

河南穆公集
河南先生文集



林和靖先生詩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江安傅氏藏影明鈔本

林和靖先生詩集叙

天聖中聞錢塘西湖之上有林君嶠，有聲若高峰，深泉望之可愛，即之愈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余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為之詩，則平澹遠美，詠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正，不主乎刺譏。然後知其趣向，博達寄適於詩，爾君在咸平景德間，已大有聞，會朝廷脩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語，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既老，不欲強起之，乃令長吏歲時勞問及其歿也，謚曰和靖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諸孫大言能掇拾所為詩，請余為序。先生諱通字君復，年六十二，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者百無一二焉，於戲惜哉。

皇祐五年六月十三日太常博士梅堯臣撰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律詩

湖樓晚望

湖水混空碧，憑闌凝睇勞。夕寒山翠重，秋淨鳥行高。
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林數未遍，香靄隔漁舠。

秋日西湖閒泛

水氣并山影，蒼茫已作秋。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
疎葦先寒折，殘虹帶夕收。吾廬在何處，歸興起漁謳。

上湖閒泛，艤舟石函，因過下湖小墅

平皋望不極，雲樹遠依依。及向扁舟泊，還尋下瀨歸。
青山連石球，春水入柴扉。多謝提臺鳥，留人到落暉。

西湖舟中值雪

浩蕩彌空濶，霏、接水漬舟移。忽自却山近，未全分
凍軫。閒清泛溫鍾，接薄薰悠然。詠招隱，何許嘆離群。

西村晚泊

弭棹危橋外，霜村乍夕陰。田園向壑水，樵採語空林。
白鳥飛歸遠，青山重複深。那堪遷新月，誰復賞微吟。

湖村晚興

滄洲白鳥飛，山影落晴暉。映竹犬初吠，弄紅人合歸。
水波隨月動，林翠帶烟微。寺近疎鐘起，蕭然還掩扉。

湖山小隱

猿馬分清絕，林蘿擁翠微。安穿僧徑出，肩搭道衣歸。
水墅香菰熟，烟崖早笋肥。功名無一點，何要更忘機。
園井夾蕭森，紅芳墮翠陰。畫岩松鼠靜，春壑竹鷄深。
歲課非無我，家藏獨有琴。顏原遺事在，千古壯關心。
衡門鄰晚島，環堵背寒崗。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床。
客遊拋鄢杜，漁事擬滄浪。管樂非吾尚，昂頭肯自方。

小隱自題

竹樹繞吾廬，清深趣有餘。鶴閒臨水久，蜂懶採花疏。
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鋤。嘗憐古圖畫，多半寫樵漁。

小隱

門徑獨蕭然，山林屋舍邊。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
暮、苔衣滑磷、石子圓。人策諸洞府，應合暑間仙。

北山晚望

晚來山北景圖畫，亦應非村路。飄黃葉人家，濕翠微
樵當雲外，見僧向水邊。歸一曲誰橫笛，葉葭白鳥飛。

中峰

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嶺聞。
長松含古翠，衰藥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思不群。

小園春日

岸幘倚微風，紫籬春色中。草長團粉蝶，林暖墜青虫。
載酒為誰子，移花獨乃翁。於陵偕隱事，清尚未相同。

春夕聞詠

展齒偏庭深，若為擁鼻吟。微風引竹籟，斜月轉花陰。
靜賞應難極，孤懷自不禁。蒼然小池上，烟露達青岑。

春日感懷

衡宇日蕭寂，高春猶掩扉。春風似有舊，社燕亦重歸。
覽照老已具，開樽人向稀。頽然此心曲，特底屬芳菲。

郊園避暑

柴門鮮人事，氣垢頗相忘。愛彼林間靜，復茲池上涼。
託心時散帙，送客復携觴。况有陶籬趣，翕語夕陽。

園廬秋夕

蘭社裏，衰香開扉趣。自長寒烟宿，墮落清月上林塘。
意想珠為適，形骸固可忘。援琴有餘興，聊復寄吟觴。

山村冬暮

衡茅林麓下，春色已微茫。雪竹低寒翠，風梅落晚香。
燕期多獨往，茶事不全忙。雙鷺有時起，橫飛過野塘。

山中冬日

殘雪照籬落，空山無俗諠。雜寒懶下樹，人晏獨開門。
廢圃春榮動，回塘霧氣昏。誰家歲酒熟，輒棹憶西村。

旅館寫懷

垂成歸不得，危坐對滄浪。病葉驚秋色，殘蟬怕夕陽。
可堪踈舊計，寧復更剛腸。孤峰意深宵，一夢狂。

出曹川

詩懷動歎嗟，驢立帽陰斜。雨灑生新綠，茅叢夾舊樵。
午烟昏獨店，岡路透誰家。幾日江南興，扁舟泊岸沙。

盱眙山寺

下傍盱眙縣，山崖露寺門。疎鐘過淮口，一徑入雲根。
竹老生虛籟，池清見古源。高僧拂經榻，茶話到黃昏。

留題李頡秋亭

薰琴枕鶴經，盡日卧秋亭。啼鳥舊相語，幽人誰欲聽。
半闌花籍白，一徑草盤青。何必對樽酒，此中堪獨醒。

翠微亭

亭在江干寺，清涼更翠微。秋階響松子，雨壁上苔衣。
絕境長難得，浮生不擬歸。旅懷何計是，西崦入斜暉。

荊城寺水亭

金井前朝事，林僧問不知。綠苔欺破閣，白鳥占閒池。
清楚曾經晉，荒唐直到隋。南廊一聲磬，斜照獨凝思。

汴岸晚行

驢僕卸裝輕，尋河早。行孤烟，開店道平野。鳴農耕。

老木迴堤暗初陽出浪明羈遊事無盡塵土拂吾纓

淮南遊

幾許搖鞭興淮天晚景中樹林蕪 黑草實着霜紅
胆氣誰憐俠衣裝自咲戎寒威敢相掉獵、酒旗風

聞葉初秀才東歸

高鴻多北向極目雨餘天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
吟生千里月醉盡一囊錢 伎懷鄉邑時清復少年

病中謝馮彭年見訪

老去已多病况當梅雨時山空門自掩晝永枕頻移
晚燕巢尤濕新篁籜未披若非求伴至誰復問棲遲

冬日衛樞至

吟話復長吟俱非俗者心空齋留並宿幾度夢相尋
烏亂槐枝折烟微雪氣侵如何急前去羸馬萬山深

偶書

閒看是斯文無秦擬自焚病未兼萬事休去負深雲
直語時多忌幽 俗不分如何麋与鹿猶此傍人群

中峯行樂却望北山因而成咏

拂石玩林聲曠然空色秋掃雲帶層巖踈葦際滄洲
固自堪長往何為難久留庶將濠上想聊佐剡中遊

將歸四明夜坐話別任君

酒酣相向坐別泪濕吟衣半夜月歌落千山人憶歸
亂塵終古在長瀑倚雲飛明日重携手前期易得違

和梅聖俞雪中同虛白上人來訪

湖上玩佳雪相將惟道林早烟村意遠春漲岸痕深
地僻過三徑人閑試五禽歸橈有餘興寧復北山陰

和黃元興季父見訪

積水凝懸館船寬或結樓一窓方寄傲二巷忽同遊
怨慕採菱曲蒼茫拾翠洲微風起蘋末歸路滿清愁

和史宮贊

門對遠岑青常時亦懶局久貧慚嗜酒多病負窮經
鶴迹秋偏靜松陰午欲亭蜀莊何足問惟解似沉冥

和天竺慈雲大師

林表飛來色猶憐久卜鄰沁洳一水路夢想五天人
謝絕空園草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得寧謝寄声頻

和朱仲方送然社師無為還歷湯

歸路過東閔行：一錫間破林霜後月孤寺水邊山
頂笠衝殘葉腰裝歇暮灣香灯旧吟社清思逐師还

和酬杜從事題壁

弭蓋入衡宇相看情獨深簾疎秋樹色老大故人心
佳話頻移唇清標幾拂襟寥然長卿壁題此比兼金

夏日寺居和酬葉次公

午日猛如焚清涼愛寺軒鶴毛橫薛陣蟻穴入莎根
社信題茶角樓衣笕酒痕中餐不勞問筍菊淨盤鱗

僧院夏日和酬朱仲方

一院掩蕭森晨涼又夕陰鶴應翰靜立蟬合伴清吟
著壁雲衣重通簾竹翠深卧屏來看否天姥雪千尋

送長吉上人

囊集暮雲篇行行肯廢禪青山買未暇朱闕去隨緣
茗試幽人井香焚買客船淮流遲新月吟玩想忘眠

懷長吉上人北遊

青山日已遠香檝漸多塵應愛淮流上聊逢月色新
孤禪安逆旅警句語誰人復有傷離客中林病過春

春日送素成進士北歸

春潮上海門歸鴈遠行分千里倦行客片帆還送君
酒波欺碧草歌臺裊晴雲來歲東堂挂聊酬一戰勳

送茂才馮彭年赴舉

相送不覺遠離亭寒日斜川途分野色儻御想京華
背水當公戰凌雲屬賦家前春得意處酣燕上林花

送史殿省典封州

馬援疏蠻邑銅標何可窮人烟時亦有海色自如空

髭髮拖分白旌旗瘴戴紅惟應恃葦藥罷都在酒醪中

送王舍人罷兩浙憲赴闕

上問還旌節明廷覲冕旒清溪傾綺席蠹簡壓歸舟
遠俗今無訟閑田亦有秋公期論爵賞當拜富民侯

送昱師赴請姑蘇

同載闍闍人衣囊覆氈巾新烟赤岸暝融雪太湖春
鐘遠移齋候香遲上定身當知舉如意寶地雨花頻

送皎師歸越

林間久離索忽忽望西陵靜戶初聞扣歸舟又說登
野烟含樹色春浪疊沙稜幸謝雲門路同尋苦未能

送越倅揚屯田赴闕

越中分治罷山水別來初詩景多留石船痕半載書
野程江樹遠公讎郡接虛看塞嚴徐召清風滿直廬

送思齊上人之宣城

林嶺鶻春暉程程入翠微泉聲落坐石花氣上行衣
詩正情懷澹禪高論語稀蕭閑水西寺駐錫莫忘歸

送僧機素還東嘉

康樂遺踪地言歸已有期江流富春闊山沓括蒼危
錫問飛晴霽羅寒灑曉漸東巖有函石應許折松枝

送僧休復之京師

金錫指歸帆 曉風春江片席遠松月一房空

新句別離後舊山寬夢中到京當袖刺館閣盡名公

送僧之姑蘇

被請閩門寺扁舟積水遙幾程衝臘雪一飯泊村橋

岑色晴空暎檀烟遠吹飄公台悉餘鎮講罷即相招

送闍義師謁池陽郡守

渺渺大江流汭過幾州登艦忽此別振錫未嘗遊

九子尋真界千兵見假侯松枝談妙字鈴閣想遲留

寄思齊上人

松下中峰路懷師日日行靜鍾浮野水深寺隔春城

閣掩茶烟晚廊迴雪溜清當期相就宿詩外話無生

寄吳蕭秀才

肄業寄僧房暑天湖上涼竹風過枕簟梅雨潤巾箱

引次青山影供吟白鳥行明年重訪舊身帶桂枝香

寄錢紫微

晞髮起初晨中丘謝病身空持白雲意遙贈紫微人

畫轂坊門遠蒼苔掖署春元和舊文體當許繼清塵

寄清曉閣梨

前時春雪暗林壑趣彌清幾憶山陰講蕙忘谷口耕

樹業婦夕鳥湖影浸寒城還肯重相訪柴門掩杜衡

寄胡介

憶著胡居士長看古佛書衡門惟老母一飯共寒蔬

墨迹多圖鶴山名愛畫盧幾回曾會宿風雪滿庭除

寄孫仲簿公

低折滄洲簿無書整兩春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

道僻收閒藥詩高笑古人仍聞長吏奏表乞瑣廳頻

寄和昌符

家近太行居西歸歷一驢同儕多及第高論獨知書

名迹收藏遍公卿扣謁疎離愁不可寫蟬噪夕陽初

聞越僧灵皎遊天台山因而有寄

天竺秋重入招提隔翠林幾回聞桂子無復隔山陰

峰曉雲衣破溪寒石色深捫蘿諸勝勝孤病負同尋

寄曹南任懶夫

關門却坐忘一爐隱居香午瀨懷泉瀑秋耕負曉岡

道深玄草在貧久褐衣荒料得心交者微吟為楚狂

途中回寄閭丘秀才

極目半秋色此情聊悵悵行人古道上落日破村西

劍飲無高會驪遊困解携祇因風與月吾子有新題

淮甸城居寄任刺史

擾擾非吾事深居斷俗情石莎無兩瘦秋竹共蟬清

劍在傭閑拂詩難憶細評然獨措枕淮月上山城

寄輦下傳神法相大師

禁寺諸供奉如師藝學稀粉輕昏古本羅重拆秋衣
淨齋生餅暈連陰長竹園筭應支道馬毛骨苦無肥

寄臨川司理趙時校書

遠宦風波隔歸期歲月頻天形孤鳥晚烟色大江春
驛路向江郭船檣留估人高臺望不極空使鬢華新

寄祝長官

懷想與君勞區區未劇曹深心賴黃卷垂老愧青袍
臨事終存道為詩轉近騷廬江五畝宅歸去亦蓬蒿

寄茂才馮彭年

異代甘泉賦誰當頌太微無如摘藻妙所惜賞音稀
漸遠江關樹方單客子衣扁舟艤何許霏雲暮霏霏

射弓次寄彭城四君

襟掩皂貂斜晴聲響水涯箭翎沉白雪貼暈破微霞
氣為傍觀壯言因決勝誇細叙金捍殺更憶五侯家

贈金陵明上人

高狂似東林脩行歲月深講多刪舊抄齋早換幽禽
上國名流重諸方學者尋長因對清話山閣轉松陰

贈崔少微

賢才負聖朝終日掩衡茅尚靜師高道甘貧絕俗交
晒碑看壁蠹蒸木拾隣梢却憶揚夫子勞勞事解朝

贈任懶夫

未肯求科第深坊且隱居勝遊携野客高卧者兵書
點藥醫閑馬分泉灌晚蔬漢廷無得意誰擬薦相如

知縣李大博替

惠愛復公清三年報政成絃歌敦雅俗桃李謁春榮
縣治嘗遊刃朝趨夕影纓相門如有相他日願持衡

贈蔣公明

高亢近誰同心閑愛子慵居深避俗客睡起聽隣鐘
紙軸敲晴響茶鑪煮晚濃南齋屢招宿幽話數諸峯

喜馬先輩及弟後見訪

肄業十年初蕭然此飯蔬何期挂枝客來訪竹林居
香炷看新語塵痕拂舊書回軒應騰騰將與嶺雲疎

贈胡人

妻兒終擬弃舊識盡名賢高節嫌趨世常流笑學仙
金方燒易得星度算來玄祇說壽山去相期已數年

贈張繪秘教九題

詩將

風騷推上將千古聲威名子美嘗登拜昌齡合按行

瑤瓊室圖以王籠紗疑佈影擊鉢認金聲唱和知誰
昌齡為詩夫子敵長驅勢已成

詩家

風月騷人業相傳能幾家清心長有慮幽事更無涯
隱奧誰知到陵夷即自嗟千篇如可得聊擬當豪華

詩匠

詩流有匠手萬象片心通山落分題月花搖刻句風
勞形忘底滯巧思出樊籠唐律如刪正斯人合立功

詩筆

青鏤墨淋漓珊瑚架最宜靜後花影轉孤卓漏聲遲
題柱吾無取如椽彼一時風騷蕪草隸千古有人知

詩狂

岸幘都旁若窮搜無遁形寫嫌僧閣窄吟怕酒船停
絕頂寒曾上開門夜不扃興闌猶拍髀毫末視青冥

詩魔

花露濕晴春秋燈落燼頰只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
寄遠情無極搜奇事轉新此魔降不得珍重五天人

詩牌

轟方標勝槩讀處即忘歸靜壁懸虛白危樓釘翠微
清街時亦有絕唱世還稀一片題誰作吾廬水石圍

詩筒

樂天早與微之唱和常以竹筒貯詩往還

唐賢存雅製詩筆仰諒防閑逸去權應緊詩權出封
迴債已還詩債出賈司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妨山酒篋將
書籠誰言李孟間

詩壁

數題留粉堵還勝在屏風坐讀某慵下眠看酒恰中
僧房秋色冷山驛晚陽紅更有栖遲句家徒一畝宮
閱師見寫陋容以詩奉答

顧我丘壑人煩師與之寫北山終日懸風調一何野
林僧忽馬至欲揖頃方罷復有條上猿驚窺未遑下

監郡太博惠酒及詩

塵事久謝絕園廬方晏陰鏗然郢中唱伸玩清人心
况復對樽酒百慮安能侵何以比交情松桂寒蕭森

送牛秀才之山陽省兄

之子詠陟密別我歲時晏後夜失群鴻高天著行厲
楚山遠近出江樹青紅間尊酒無足辭離愁滿行時

有佳句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轉考失全篇

重刊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之一終

重刊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律詩

湖上隱居

湖水入籬山遠舍隱居應與世相違
閉門自掩蒼苔色未客時驚白鳥
飛賣藥此嘗爇有價灌園終亦愛
無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
夢翠微

湖山小隱二首

道者權名便絕交一峯春翠濕衡
茆莊生已憤鷓鴣
赫揚子休譏蟻蜨嘲滴瀝藥泉來
石竇霏霏茶謁出
松梢琴僧近借南薰譜且併閑工
子細抄

關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
亡黑頭為相雖無
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
劍壁雨敲松子落
琴牀清猿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
又夕陽

西湖泛舟入靈隱寺

水天相映淡妝容隔水青山無數
重白鳥背人秋自
遠蒼烟和樹晚來濃桐廬道次七
里瀨彭蠡湖間五
老峯輟棹遲迴北未得上方精舍
動疎鐘

湖上晚歸

卧枕船舷歸思清望中渾恐是蓬瀛
橋橫水木已秋
色寺倚雲峯正晚晴翠羽濕飛如
見避紅蕖香溺似

相迎依稀漸近誅茅地鷓鴣犬林蘿
隱隱聲

湖上初春偶作

梅花開盡臘亦盡春暖便如寒食天
氣色半歸湖岸
柳人家多上郭門船文禽相並映
短草翠激散生浮
嫩煙幾處酒旗出影下細風時已
弄繁絃

西湖春日

爭得才如杜牧之試來湖上輒題詩
春烟寺院敲齋
鼓夕照樓臺卓酒旗濃吐襟芳薰
嫩嶼濕飛雙翠破
連漪人間幸有蓑蕪笠且上漁舟
作釣師

溪上春日

一池春水綠於苔水上花枝竹竹間
開芳草得時依舊
長文禽無事等閑來年頻近老空
多感風雅含情苦
不才獨有浴沂遺想在使人終日
此徘徊

池上春日即事

鴛鴦如綺杜衡肥鷓鴣夷猶翠激
微但據汀洲長並
宿莫衝煙靄輒驚飛已輪謝客清
吟了未忍山翁爛
醉歸釣艇自橫絲雨霽更從蒲條
媚斜暉

小園春日

草烟橫碧露華微乘興春園懶欲
歸聚散有情輸
蝶蝶淺深無色比薔薇浮名莫惜
千鍾貴急景須防百

歲稀一事不堪身衣褐且偷閑眼者芳菲

夏日池上

蓮香如綺細濛濛翡翠窺魚裏水藻卷箔未生單
簾月凭欄初過一襟風橫秋片石安琴薦獨倚新
簷看鶴籠沉李凍醪無寄與可憐滿酒興誰同

西岩夏日

蕙帳蕭閑掩弊廬子真若石坐未初為驚野鳥巢
閑乳懶過隣僧竹裏居新溜迸涼侵靜語晚雲浮
潤上殘書何煩彊捉白團扇一柄青松自有餘

夏日即事

石枕涼生菌閣虛已應梅潤入圖書不辭齒髮多
衰病所喜林泉有隱居粉竹亞梢垂薄露翠荷差
影聚遊魚北窓人在羲皇上時為淵明一起予

隱居秋日

行藥歸來即杜門嘯臺秋色背人羣幽虫傍草晚
相暎遠水着烟寒未分高亢可能稱獨行窮空猶
擬賴斯文過從好事今誰是自笑何如楊子雲

秋日湖西晚歸舟中書事

水痕秋落蟹螯肥閑過黃公酒舍歸魚覺船行沉
草岸犬聞人語出柴扉蒼山半帶寒雲重丹葉疎
分夕

照徹卻憶清谿謝太傅當時未解惜蓑衣

城中書事

一門深掩得閑權純白遺風要獨全強接俗庸中
反道致嫌貧病是欺天圓形古寺諸尋鶴照蘇秋
廊擬甄玄從此免慙巖下者子真高興未蕭然

深居襟興六首

諸葛孔明謝安石畜經濟之才雖結廬南陽
携妓東山未嘗不以平一字內躋致生民為意
鄙矣則不然胸腹空悃謫然無所存置但能行
樵坐釣外寄心於小律詩時或鑿兵景特衡門
清味則倒晚二君而反有德色凡所寓輒成短
篇總曰深居雜興詩六首益所以狀林麓之幽勝
據凡格之閑曠且非敢求聲於當世故援筆以顯
其事云

其事云

隱居松籟細錚然何獨微之重碧鮮已被遠峯
擊變雙更葉初月吐娟娟門庭極靜霖苔露籬
披涼生裏菊煙中有病夫披白搭瘦行清坐詠
遺篇四壁坦衣釣具腥已甘銜泌號沉冥冷倫
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
譜雲蘿幽信奇

茶經茅君使者蕭閑甚獨理叢毛向戶庭
薄夫何苦事姦姦一室琴書自解頰峯後月明秋嘯
去水邊林影晚樵還文章敢道長於古光景渾擬刺
卻閑多少烟霞好魚鳥令人惆悵謝東山

冉冉秋雲挹嘯臺一丘松竹是閑媒誰聞濟北傳兵
畧往說山東出相才樵褐短長披搯膝丹爐高下壘
懸胎三千功行無圭角可望虛皇九錫來

上書可有三千牘下筆曾無一日函閒卷孤懷背塵
世獨營幽事傍雲巖僧分乳食來陰洞鶴觸茶薪落
壺衫未似周顛少負勝北山應免畧相街

松竹封侯尚未尊石為公輔亦云清華自合論閑
客玄默何妨事靜君鶴料免慚尸厚祿茶功兼儼策
元勛幽人不作山中相且擁圖書卧白雲

襟興四首

短褐蕭蕭頂幅巾擁書繞罷即頻呻耕樵可以居
山者飲饌長如病酒人閉戶不無慵答客焚香除
是靜朝貞前賢風緊聊希擬一刺偏多井大春
散帙揮毫總不忤病懷愁緒坐相煎苔痕作意生秋
壁樹影無端上古簾一壑等閑甘泪泪五門平昔避
炎炎惟應數刻清涼夢時曲頰眩興未厭

湖上山林盡不如霜天時候屬園廬梯斜晚樹收紅
柿筒直寒流得白魚石上琴尊苔野淨籬陰鷄犬竹
叢疎一闌蕙是和雲掩敢道門無卿相車

掉臂何妨入隱淪高賢應總貴全真次山有以稱聲
叟魯望蕙之傳散人拂水遠天孤榜晚夾村微雨一
犁春不知圖畫誰名手狀取江湖太古民

孤山後寫望

水墨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玄暉漢橋裏裏穿黃
葉樵斧丁丁斫翠微返照未沉僧獨往長煙如淡鳥
橫飛南峯有客鋤園罷閑倚籬門忘卻歸

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

底處憑闌思眇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沉畫軸林間
寺零落棊枰葑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
寒烟遲留更愛吾廬近祇待重來看雪天

山閣偶書

遠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佳
客常帶嵐霏認遠村吳榜自能凌晚汰湘纍何苦屬
芳蓀餘生多病期怡養聊此棲遲一避喧

孤山寺

雲峯水樹南朝寺祇隔叢篁作並隣破殿靜披壑曰

古齋房閑試酪奴春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祐詩牌妙
入神乘興醉來拖木突翠苔蒼蘚石磷磷

西湖

混元神巧本無形匠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眼
碧晚山濃似佛頭青藥櫃粉堵怪魚影蘭柱煙叢閣
鷺翎任性鳴御與橫笛細風斜雨不堪聽

平居遣興

有甚餘閑得鮮嘲高慵時把几程敲單攷晚鳥沉幽
語歷刺幽篁露病稍草野交遊披褐見神仙書史點
朱抄皇朝不是甘逃遁爭向心加許與業

山谷寺

繞入禪林便懶還衆峯深壑共屏頽樓臺冷簇雲蘿
外鐘磬晴敲水石間茶版手擎童子淨錫杖肩倚老
僧閑獨孤房相碑文在幾認題名拂蘚斑

峽石寺

長淮如練楚山青禹鑿招提四畫屏數崦林蘿攢野
色一崖樓閣貯天形燈驚獨鳥迴晴塢鐘送遙帆落
晚汀不會剃頭無事者幾人能老此禪高

池陽山店

數家村店簇山旁下馬危橋已夕陽驚鳥忽衝谿霧

破暗花閑墮整風香時間盤泊心猶戀日後尋思興
必狂可惜迴頭一聲笛酒旗斜曳出疎篁

寺居

浩然中杖立秋鍾院舍門門細逕通栢子有茅生塔
地鶴毛無響墮廊風閑棲已合稱高士清論除非對
遠公不厭浮塵擬何了片心難舍此緣中

采不山

危閣閑登日漸曛整屏晴雨枕江濱秋稜瘦出無多
寺古翠濃連一半雲坐臥不拋輪釣叟往來長見屬
鷗羣翻然卻恠宣城守是甚移將李白墳

易從上人山亭

湖水江灣隔數峯籬門和竹夾西東閑來此地行無
厭又共吾廬看不同靈隱路歸秋色裏招賢菴在鳥
行中屏風若欲相撓見合把巉巖與畫工

園池

一逗衡門數畝池平湖分張草舍滋微風幾入扁舟
意新零難忘獨繭期島上鶴毛遺野迹岸旁花影動
春枝束嘉層有名今在獨媿憑闌負碧漪

林間石

入夜跣趺多待月移時筮踞為看山苔生晚片應知

靜雲連秋根合見，闌瘦鶴獨隨。行藥後高僧相對試，茶間踈筮百本松。千尺莫恠頰，此往還。

黃家莊

黃家莊畔一維舟，總是沿流好宿頭。野興幾多尋竹，逐風情此小上林樓。遙村雨暗鳴寒犢，淺渚沙平下晚鷗。更有錦帆荒蕩事，茫茫隨分起詩愁。

過蕪湖縣

詩中長愛杜池州，說著蕪湖是勝遊。山掩縣城當北起，渡衝官道向西流。風稍檣網初下，雨擺魚薪市未收。更好兩三僧院含松衣石，山幽。

無為軍

掩映軍城隔水鄉，人煙景物共蒼蒼。酒家樓閣搖風旆，茶客舟船簇雨檣。殘宿遠砧聞野墅，老苔寒檜看僧房。狎鷗更有江湖興，珍重江頭白一行。

出泉水驛

曉城寒水共蕭蕭，濕碧吹青路一條。煙靄濃間出山驛，林蘿深裏過溪橋。閑情設會吟兼畫，隱事猶輸釣與樵。多謝孤村人，落外酒旗風急更相招。

淮甸南遊

幽勝程、擬徧尋不妨淮。楚入搜吟蘚，莎籬落谿莊。

靜松竹樓臺塢，寺深數抹晚霞憐。野笛一篩寒水羨，沙禽腰間組綬誰能愛。時得閑遊是此心。

耿濟口舟行

環迴幾合似江干，刺眼詩幽畫狀難。沙嘴半平春晚濕，水痕無底照秋寬。老霜蒲葦交千刃，怕雨鳧鷖著一攢。擬就孤峯寄簑笠，舊鄉漁業久凋漫。

留題李休山居

俗口喧、利與名到君風品，即難憑曾將五老開秋。夢只愛南薰是正聲，鳥戀藥棚長獨立。樹欺詩壁半旁生，公車便不能徵出搔首吾皇負聖明。

園廬

柴闌寒井對蕭辰，自愛栖遲近古人。閑草徧庭終勝俗，好書堆案轉甘貧。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山見寺隣。懶為躬耕詠梁甫，吾生已是太平民。

安福縣途中作

詩景約拏且按鞭，壞橋危磴已鳴泉。雲根道店多沽酒，山崦人家亦種田。各鳥驚啼衝宿雨，野梅愁絕閉寒煙。玉梁閣皂堪行徧，回得臨江即上船。

雪三首

瓦溝如粉疊樓腰，高會誰能解酒貂。清夾曉林初落

索冷和春兩轉飄蕭堪憐雀避來閑地最愛僧衝過
短橋獨有閑閑孤隱者一軒貧病在顏瓢

濕飄乾墮著谿林陣猛花尖聚砌陰曉沫平隨茶飭
薄凍痕全共藥鋤深慵多只好披詩看狂甚無如叩

几吟更想天山兩三騎臂鷹拳燈簇駸
皓然窓戶曉來新畫軸碑廳絕點塵浴下高眠應有

道山陰清興更無人寒連水石鳴漁墅猛共松篁壓
寺隣酒喝已醒時味薄獨援詩筆得天真

春陰

似雨非晴意思深宿醒牽引卧春陰苦憐燕子寒相
並生怕梨花晚不禁薄薄簾幃欺欲透遙々歌管壓
來沉北園南陌狂無數只有芳菲會此心

秋懷

惠連初擬賦秋懷病束慵纏幾未諳濕葉墮丹明晚
整破雲施粉露晴岨先甘衰落歸雙鬢已覺清涼入
百骸試枕蘿駸校閑品竹烟杉籟滿蕭齋

山園小梅二首

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
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剪綃零碎點酥乾向背稀稠畫亦難日薄從甘春至
晚霜深應怯夜來寒澄鮮抵共隣僧惜冷落猶嫌俗
客看憶着江南舊行路酒旗斜拂墮吟鞍

又詠小梅

數年閑作園林主未有新詩到小梅摘索又開三兩
朶團樂空逸百千迴荒隣獨映山初晝晚景相禁雪
欲來寄語清香少愁結為君吟罷一銜杯

梅花

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綠半
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
有私堪咲胡雛亦風咏解將聲調角中吹

又二首

幾回山脚又江頭迷著孤芳看不休一味清新無我
愛十分孤靜與伊愁任教月老應微見却為春寒得
少留終共公言數來者海棠端的免包羞

小園烟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麝臍湖水倒窺疎影
遺屋簷斜入一枝低画名空向閒時看詩俗休徵故
事題慚愧黃鸝似蝴蝶只知春色在桃溪

杏花

蓓蕾枝梢向點乾粉紅腮頰露春寒不禁烟雨輕凝

着只好亭臺愛惜看限柳旁桃斜欲墜等鶯期蝶猛
成團京師巷陌新時後賣得風流更一端

桃花

柳墜梅飄半月初小園孤榭更庭除任應兩杏情無
別最與烟篁分不疎比並合競皮博士皮日休形相
偏屬薛尚書薛能薄紅深茜夫葉亦有愁腸未負渠

山舍小軒有石竹二叢開然秀發因成二章

麝香眠後露檀勻綉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叢如有
恨冷搖疎朶欲生春階前紅藥推詞客籬下黃花重
古人今日含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清新

青簾有酒不妨賒素壁無詩未足奢所重晚芳猶在
目可開秋色易為花深枝弄粧溪翠碎片英剪
海霞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新竹

粉環勿束綠沉槍裊露差烟燮長卷箔乍驚雙眼
健倚闌尋覺百毛涼齊披古錦圍山閣背進寒犀過
寺墻堪咲粉根蒼翠者強顏如立少年場

榮家鶴

種莎池館久淹留品格堪憐絕比儔春靜菖邊窺野

客南寒麻底夢滄洲清形已入僊經說冷格曾為古
畫偷教啄稻梁無事外報言雞雀懶迴頭

百舌

柳條初重草初肥煙濕園林晚未稀百種堪憐巧言
語一般惟欠好毛衣欺凌紅杏從頭宿諷刺黃鸝趁
背飛誰道閑閑便多事更能緘默送芳菲

蝶

細眉雙黛教秋毫冉芳園日幾遺清宿露花應自
得暖爭風絮欲相高情人致後魂猶在傲吏齊來夢
亦勞閑掩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

病中二首

坐釣行樵那不倦尋雲看月亦應勞煩襟入夜權宜
減瘦格乘秋斗頓高棣下任窺前藥鼎客來慵動碾
茶槽牀頭卧架直閑却免有情悽揭悼騷
遺編坐罷披三豕小軸行當倦伍禽廉肆有微常過
困刀圭無狀為攻深長卿有渴應難奈玄晏清羸已
不禁約縛隱囊聊閣膝忘懷未得是微吟

重刊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之二終

重刊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范仲淹寺丞

林中蕭索歎吾廬、猶欣接緒餘去棹看當辨江
樹離尊聊為摘園蔬馬卿才大常能賦梅福官卑數
上書黼座垂精正求治何時條對召公車

送史殿丞之任封州

災方將命選朝倫治行何嘗下古人擁旆肯辭臨遠
郡登艤還喜奉慈親水連芳草江南地煙隔寒梅嶺
上春若過中途值歸鴈慰懷能與致音塵

送史官贊蘭溪解印歸闕

社若萋；天似水一掃風信快吟懷春坊冠蓋還朝
籍寶婺谿山別縣齋訪舊約僧登北固破程乘月宿
清淮東南出宰才居最嗜為言揚向玉階

送馬程知江州德安

酒酣無復耿離腸一路之官盡水鄉公廨寒生對廬
卓客帆風定泊潯陽陂涵洲渚初收潦露浥蕙葭未
作霜到日何人先刺謁二林開士在琴堂

送楚執中隨侍入蜀

嚴君將命之叩蜀令子和家且待行洛汭好山歸別

業江南芳草動離情詩題寺壁雲根潤書檢松窓野
色明他日林間無所望只求金榜看嘉名

送馬程負外之任烏江

空色青蒼寒日明遲、携手出柴荆長貧少得交游
者漸老不禁離索情去路浦帆當晚落到官江草已
春生州監縣尹多才識當念吾宗負大名

送趙時校書之任臨川司理

南國古來風物好早時游覽熟登臨青山滿路人家
遠舟橋隔江秋色深官况暫應勞折獄病懷終日重
分襟三年解罷當求試多草新文慰我心

送吳秀才赴舉

一戰詞場定策勳麻衣西笑任紛紛；風神已負青雲
氣藝業兼携白地文輦下春華期縱轡野中林色惜
離羣明年新榜看、見第甲嘉名且認君

送陳縱之無為軍

淮天時節少春寒幾蒂梅花雪欲殘水次軍城囊飯
入兩餘村鴨銜驢看名緣未出知誰異道為深窮亦
自難第一京師早西入廟廊題字可無韓

送文光師遊天台

天姥山深搖錫杖野芳春翠共葳蕤松門過水無重

數石壁看霞到盡時
閑避鳥啼應作觀
忽聞人迹自留詩
秦中河朔嘗遊覽
莫恨此方行脚遲

贈胡明府

一琴牢落倚松窓
孤澹無君得趣長
謁廟有時封縣版
坐衙終日着公裳
為收牌印教材僕
偶檢圖書見古方
徵足稅狼人更靜
卻堵吟策立秋廊

贈當塗朱仲敏

甚與時流道不同
南朝臺閣是家風
高閣几格圖書畔
冷澹門庭樹石中
因寄詩牌尋勝景
擬投文卷數名公
榮登顯達他年後
應笑冥々弋者鴻

舒城僧舍呈贈李仲宣文學

竹深淮寺雪蕭騷
一壁寒燈伴寂寥
瘦盡骨毛終騷
髮餘來鋒刃轉豪
曹宦情冷落詩中
見談態軒昂酒後
高莫為無辜惜才
術聖明求治正焦
勞

贈錢唐邑長高秘校

幾萬人家山水中
為官古雅少人同
疎簾衝退卷花軸
曲檻容來憑竹風
唯道簿書多傍俗
自憐琴酒未妨公
等閑呵出郭門
近輕棹遶湖尋佛宮

喜皎然師見訪書贈

金錫鏘然歎盡閑
雲臺濃渚對跳鸞
清如霜月三五

夕瘦似煙篁一兩竿
舊社久拋魂夢破
近詩錄舉骨毛寒
池軒夜靜且留宿
徃徃自將秋籟彈

寄鮮州李學士

鮮梁賢守古難同
張蓋垂鞭自士風
館職久銜疎舊地
郡符重剖枉名公
印廳孤坐琴尊外
鈴閣清談易老中
聞演絲綸徵詔近
相如文學動天聰

寄薛學士曹州持服

飛微偶未下天衢
古郡寬閑且寄居
曾許布衣通一刺
每留蔬食看群書
高齋已想閑丹窻
清夢誰同話直廬
江外敢知無別許
只携琴鶴聽新除

寄傅霖

萬蔓煙枯束六經
高廉渾與昔賢停
黃牙稚子跨牛犢
白眼山人識劍形
寒膳草旁林酒壯
曉思河曲雨槎
腥傳聞曾說平生
事不要清朝夢武丁

寄岑迪 時黜官居曹州

父辜才術向吾朝
公罪應該洗雪條
佐邑舊曾居府寺
轉官新合入京僚
門庭冷落閣中住
僮僕生疎職價
招別後交遊定
相憶酒燈茶雨幾
清宵

寄彰門梁進士

退隱無山遠
芝煤柱門芳草
與蒼苔食為吾道
應聞

命達似他途亦是才人靜合尋衙北寺野涼還上郭
西臺江干昨夜情多少風雨吹燈一夢迴

曹州寄任獨復

交結文章盡世驚城中幽隱更無營政將古道為吾
事耻對常流語子名秋思病彈魯獨聽太玄閑寫待
誰評清朝故實瀟輪在合為高賢下帝京

山中寄招葉秀才

夜鶴曉猿時復聞寥；長似耿離群月中未要恨丹
桂嶺上且來看白雲棋子不妨臨水著詩題煮好共
僧分新憂他日榮名後難得幽栖事靜君

嘗茶次寄越僧靈皎

白雲峯下兩槍新膩綠長鮮毅兩春靜試恰如湖上
雪對嘗薰憶刺中人瓶懸金粉師應有筋點瓊花我
自瓊清話幾時接首後頽和松色勸三巡

寄宣城宗言姪

春水幽波綠渺瀰江南芳草又難離謝家元住青山
丹挂枝衣下香囊非爾好牀頭詩卷媿

慰所思

事坐卧無如一室閑誰伴錫痕過窳厯自憑茶色對
孱顏忘機亦有龐居士園井蕭疎病掩關

寄呈張元禮

君棲枳棘官將滿我住蓬蒿歲正窮駟馬交遊從此
少一瓢生事不勝空衡門但枕盈；水群木方搖撼
撼風若念故人薰久病公餘無惜寄詩筒

寄玉梁施道士

子雲遺跡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截波尋鐵
柱恠書披月看銅牆盈；顛氣朝胎息熠；辰輝夜
步網大靜入來諸事罷靈蕪盤穗老良常

寄太白李山人

顏如童子髮如鬢十筭深當太白西身上只衣簾直
撥馬前長帶古偏提鷓鴣懶擊三千水龍虎閑封六
一泥幾度枕肱人迹外半窓松雪論天倪

應陽寄金陵衍上人

薜蘿莎叢古石房寺和松竹背秋岡騷吟未斷雲生
揭梵偈重開月照香五老舊遊應悄默六朝閑事肯
悲涼西州獨客心搖甚抹碧江天鳥一行

春日寄錢都使

桃花枝重肉紅垂萱草抽苗抹綠肥正語暖鶯風細

細著雙寒燕兩稀、亭臺物景蕪蘿絮宅院時情漸
夾衣指肯挾有行樂事不甘離索向芳菲

寄題厯陽馬仲水文軒

占得幽居近郭西水軒風景獨難齊烟舍晚樹人家
遠雨濕春風燕子低紅燭酒醒多聚會粉牋詩數幾
招携旅遊今日堪搔首搖落山城困馬蹄

暮春寄懷曹南通任寺丞

跌宕情懷每事向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圍圓陰森
下碁子廳堂穿靜中赤脚我猶無一婢黑頭君合作
三公江湖今日還勞結目送歸飛點、鴻

和西湖霽上人寄然社師

竹下經房號白蓮社師高行出人天一齋巾拂晨鐘
次數禮香燈夜像前瞑目幾闌松下月淨頭時動石
盆前西湖舊侶因吟寄憶著深峯萬、年

和陳湜贈希社師

瘦靠闌干搭梵襟綠綺階面雨花深迢、海寺浮杯
興香、秋空放鶴心齋磬冷挫松吹禱定燈孤坐竹
風侵鏘然更有金書偈祇許龍神聽靜吟

追和彭城太尉夏月寄題湖上湛源太師房

碧蒲紅蓼白蓮房一片樂檀城水光海峯空聞有派

絕山中休道更清涼驚飛翡翠當軒鳥裊過社檀別
院香寂愛晚天吟枕上好雲遙送數峯長

集賢李建中工部嘗以七言長韻見寄感存

懷沒因用追和

清絕門墻冷似冰野人懷別昔曾登新題對雨分蕭
寺舊夢經秋說杜陵貧典郡符資月給老持臺憲城
霜稜開元文字鍾王筆惆悵臨風一燼燈

和酬周啓明賢良見寄

治世誰能平屈平且披湘帙散幽經陽春盡吐芋、
草膏極長垂兩、星半壁烟嵐圖大華一笏風雪訪
支硎雅吟為惠將何比明月珊瑚海氣腥

酬畫師西湖春望

笛聲風煖野梅香湖上憑闌日漸長一樣樓臺圍佛
寺十分煙雨簇漁鄉鷗橫殘葦多成陣柳映危橋未
着行終約吾師指芳草靜吟閑步岸華陽

畧秀才以七言四韻詩為寄輒敢酬和幸

惟采覽

本無高亮似陽城但愛松風入耳聲五畝自閑林下
隱一尊聊敵世間名交談不遠推農客弄翰慵誇子
墨卿異日青冥肯迴顧夫君門族舊和羹

原闕

聞靈皎師自信州歸越以詩招之

天師蒼翠橫金錫地藏清涼掩竹扉千里白雲隨野
步一湖明月上秋衣詩尋靜語應無極琴弄寒聲轉
入微我亦孤山有泉石肯來松下共忘機

復賡前韻且以陋居詫而誘之

畫共藥材懸屋壁琴兼茶具入船扉秋花挹露如紅
粉水鳥衝烟濕翠衣石磴背穿林寺近竹烟橫點海
山微百千幽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

詩招南陽秀才

莫因公薦偶失意便擬飄蓬作旅人志壯任存題柱
事病多爭向倚門親危堤柳色休傷別上苑杏花長
自春况有西湖好山水歸來且濯錦衣塵

謝馬程先生輩惠蜀牋

數幅丹霞夾白雲封題何事寄幽人麝君視草禁中
客乞我浣花谿上春且與巾箱為玩好更無篇什寓
清新我來卧病還多感一筆蛛絲滿硯塵

讀王黃州詩集

坐吟行看對清秋懶架仍移近枕頭放達有唐惟
傳縱橫吾宋是黃州左遷商 題無數三入承明
未休紅藥紫薇千一古又添楊子伴牢愁

讀种先生丁密諫詩

舊草闌看即自卑聖朝空道苦於詩高才眩望如明
送新句無因似謂之淮甸月華歆枕靜秣陵春色按
鞭還那鄆獨步西施笑落得星、兩鬢絲

喜姪宥及第

新榜傳聞事可驚單平於爾一何榮玉階已忝登高
第金口仍教收舊名聞喜宴遊秋色雅慈恩題記墨
行清巖扉掩罷無他意但羨靈蕪感盛明

傷白積殿丞

吏散門牆轉窅然疏狂投分向生前苦無名位高今
世空有文章出古賢遺傳得誰脩闕下孤墳應只客
江邊池陽渺、堪垂曉奠罷秋枝一叫蟬

傷朱寺丞

妻女飄零五嶺頭為君南望涕橫流浮榮暫得衣朱
紱遠宦尋聞喪白州天與聲名還自折瘴侵編什有
誰收朝中交舊知多少應惜無兒似鄧攸

弔薛公孟

未第身魂歿帝京東還長欠奠幽靈遺文盡合編家
傳高行誰堪撰墓銘談柄窳家塵又暗墨花荒廢草
空青三招不見山中濕擬畫軒昂太白星 三卷終

重刊和靖先生詩集卷之四

五言絕句

閱師自天台見寄石枕

斷石自何許枕之懷赤城空廬復蕙帳旦暮白雲生

西湖與性上人話別

秋山與湖水遠近如相送後夜宿扁舟知師有歸夢

送謝尉

試吏才未申食貧同古人何以贈行色一酌湖上春

贈中師草聖

行草得三昧林間嘗與語秋風忽捲衣別我之何所

送僧之京

皇城十二衢埃塵滿香域何以待歸期山中桂花色

七言絕句

孤山隱居書壁

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

上獨樹為橋小結廬

水亭秋日偶書

巾子峰頭烏臼樹微霜未落已先紅憑闌高者復低

看半在石池波影中

水軒

日於詩雅轉沉迷尤愛凭闌此覓題飄蕩揚花春意
晚黃鸝飛過水東西

池上作

簇：菰蒲映蓼花水痕天影蘸秋霞分明似箇屏風
上飛起鷓鴣一道斜

松徑

霜子落秋筇卓破兩釵堆地展花平不知呵止長安
客肯愛深穿冷翠行

竹林

寺蘿斜夾千梢翠山徑深穿萬籜乾却憶貴家廳館
裏粧墻時畫數莖蒼

菱塘

含機綠錦分新葉滿匣青銅瑩古花最愛晚來鷗與
鷺宿烟翅雨便為家

蓬蕩

楚妃艸女一何多裳似芙蓉衣菱荷幾夕霏：烟靄
裏鏡窺清淺弄重波

葑田

淤泥肥黑稻秧青濶蓋深流旋：生儼情湖君書版
藉水仙今佃老農耕

僧有示西湖墨本者就孤山左側林蘿秘逶
間狀出衡茅之所且題云林山人隱居謹書

二韵以承之

泉石年來偶結廬冷挨松雪瞰西湖高僧好事仍多
藝已共孤山入畫圖

孤山雪中寫望寄呈景山仙尉

瑤樹瑤岑略眼新群鷗時復颺珠塵此中自是蓬萊
闕何處更尋姑射人

春日齋中

空塔重臺上垣衣白晝初長社燕歸落盡海棠人卧
病東風時復動柴扉

山中寒食

方塘波綠杜衡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新嘗寒具
罷據梧慵後散幽經

氣象繞過一百五且持春酒養衰年中林不是不禁

火其柰山櫻發欲焚

易從師山亭

林表秋山白鳥飛此中幽致亦還稀西村渡口人烟
晚坐見漁舟兩：歸

秋江寫望

蒼茫沙鷺鷺眠片水無痕浸碧天最愛蘆花經兩
後一蓬烟火飯魚缸

乘公橋作

晚峰橫碧樹梢紅數榜漁曾水影中憶得江南曾者
着鉅筮名畫在屏風

宿姑蘇淨惠太師院

常愛人間此會稀話長終夕重開扉孤山猿鳥西湖
上懶對寒燈詠式微

偶書

一任塵欺古廬聖經窮爛更何圖磻溪老叟能閑
氣八十封侯不似無

予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筒其中復得
精妙者二三馬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
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
詩二篇以錄其功

江南秋兔老毫疎數字鐘王尚賈餘因讀退之毛穎
傳可憐今日不中書

神功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勛日暮閑窓何所
似灞陵憔悴故將軍

清河茂才以良筆并詩為惠次韻奉答

郊輸秋勁愈於錘筠管溫；上玉輝聊為夫君一柘
閣老來鷺緩父知非

初夏

乳雀啁啾日氣濃雉來交影日重；秋田百畝鵝黃
大橫策溪村屬老農

秋日含山道中迴寄歷陽希然山人

村落人家捻入詩下驢盤薄立多時霜陂一掬清於
鑑漱着牙根便憶歸

晚春寄示茂才馮彭年

頭上酒巾為長物據梧微詠意無涯人生行樂知能
幾但見春風滿路花

山閣夏日寄黃大茂才

幾日無緣見殊度令人鄙吝不能忘新篁繞閣薰風
細還肯時來納晚涼

錢塘仙尉謝君詠物樓成寄題一韵

仙人多在蘆樵居况對西山爽氣餘若向湖濱屬佳
句莫忘秋水落芙蓉

寄上金陵馬右丞

東席頃嘗居憲府擁旄尋亦別明庭金陵土著多蒙
賴分野三迴見福星

惠愛如春威似霜神明佳政藹餘杭集賢庭畔依、
柳無限行人比頌棠

盡道次公當入相江湖那肯久遲徊西湖春物空凝
意猶望方舟賞勝來

和唐異見寄

騷人新遺畔字詞隱几微吟愧所知幾欲頻前論款
客可能林下訪栖遲

和才上人春日見寄

俗外多將雲作裝花前惟似醉為鄉瑤華伸玩情何
極高絕猶如登百常

寄題僧院庭竹

岑寂竇坊清夜月幾移疎影上踟躕更憐齋罷闌看
屢一日還應不可無

寄蘭溪邑長史官贊

溪上紅蘭露浹華谿波浮動長人衙公餘即有扁舟
興幾弄潺湲到日斜

寄梅室長

君家先祖隱吳門即日追遊往事存若向明時奏飛
牘併將康濟息元、

閩上人以鷲鷲二軸為寄因成二韻

閒聽杪絲荷葉外數聲惟欠叫秋陰虛堂隱几時懸
看增得滄洲趣更深

寄聞義閣梨

平昔常聞溪口路重山複水去無窮禪餘試問舟人
看幾宿還能到剡中

李翰林寄松扇及詩乃答之

編松為箑寄山中兼得紫微詩一通入手涼生殊自
慰耳頰長聽隱居風

和皓文二絕

李杜風騷少得朋將壇高築竟誰登林蘿窳、湖山
好月下敲門只有僧

芳草誰能夢謝池但將心地喻摩尼千巖萬壑時相
憶明月清風兩自知

和王給事同諸宦留題

千兵款戶迂紅旆四壁留題拂紫苔他日北山傳故
事願將雲鶴比雲來

和蒙尉見寄

開尊且醉聖賢酒理棹時乘但暮風懶為躬耕詠梁
甫敢將高卧敵隆中

和酬周寺丞

門橫野水席凝塵束緼誰能問乞鄰除是平塵責將
客中林時復訪幽人

和安秀才次晉昌居士留題壁石

岑岑衡門題鳳屐嶺雲庭樹似無依湖濱佇立應相
望一信樵風晚未歸

和馬謝秘校西湖馬上

表裏雲山極目春據鞍時此避埃塵蒼烟樹悠
水除却王維少登人

又和病起

展轉匡床乍起來縹緗湘帙亦慵開三年一尉湖山
在誰識神仙本姓梅

荅謝尉得黃

牢愁慢散空塔雨羈宦閒傷落日春未似青河畔
草客亭長短送離人

荅潘司理

庭柯雪壓已如春乘輿山陰亦少人岑寂園廬何所
對酒中賢聖藥君臣

載荅

官曹久已稱廉吏田里時來顧散人文戰談圖碁局
外絳侯何事號功臣

送僧遊天台

石梁天絕石城深影落蒼冥幾萬尋金策若迴聊為
說樹子終老愛山心

送陳日章秀才

閒却清尊掩縹囊病來無故亦淒涼江南春草舊行
路因送婦人更斷腸

送僧還東

中林昨夜待微月因想謝公池上樓何意師言石門
路一併還自上歸舟

送慈師北遊

澗蘂蒲葦染水田渡淮閒寄賈人舡知師一枕清秋
夢多為林間放鶴天

復送慈公還扁丘山

才：歸櫓五兩翻香林禪石抱雲根單囊慈嚴遠微
咲却是青山不出門虎丘林壑多在寺碑之內

即席送江夏茂才

與君未別且酣飲別後令人空倚樓一點風帆若為
望海門平闊鷺濤秋

送易師還金華

吟卷田衣歲向殘孤舟夜泊大江寒前囀百本長松

色及早回未帶雪看

送丁秀才歸四明

有似東浮滄海君乘槎泛、逐歸雲蛟綉市得能為
寄擬寫清真隱秘文

送謝氏昆仲歸閩中

清邵牙高雲與機林間文會忽相遠南中草木正黃
落但羨宜鴻兩：飛

送逐良師遊天台

貝葉松枝想暫閒半囊乘興幾時還舡窓月上滄洲
遠應有詩題憶舊山

送式遵師謁金陵王相國

杯渡當過白露灘石城春氣尚微寒公台謁罷如乘
興試訪南朝事迹看

高牙熊軾隱鈴齋崇樹陰濃長綠苔丞相相望尊賓謁

少清言應喜道人來

天竺屏顏暫掩扉講香浮穗上行衣白猿聲裏生公

石莫遣移文怨晚歸

送善中師歸四明

四明山水別多時老病心閒事：遠夢想西湖古蘭
若又和秋色送僧歸

送人遊金山

水烟霜樹盡層巒點破江心一簇寒見說天多剩風
月為予間上：方看

送然上人南還

携琴譜與詩稿寄卧舡窓一榻深莫向雲中認江
樹等閒驚起故園心

送人之蒼梧

側身南望但依：片席乘風去似飛莫謂蒼梧在天
末帝鄉者逐白雲歸

送有交師輩下

憑羅間佩疊巾輕秋籟隨身指去程鞏下大僚多好
事退朝誰着道衣迎

送大方師歸金陵

渺：江天白鳥飛石城秋色送僧歸長千古寺經行
了為到清涼看翠微

監郡吳殿丞惠以筆墨建茶各吟一絕以謝之

筆

犀利鋒銜敵五兵夢中清鏤未為靈空山日午南窓
暖擬寫黃庭內景經

墨

青暈時磨半硯雲更將書貼拂秋塵
感不是臨池苦學人
感不是臨池苦學人

茶

石轆輕飛瑟；塵乳香烹出建溪
識間對茶經憶古人

鳧

三、兩、自相隨撞頸回看
淨不知何事忽驚飛

猫兒

織鈎時得小溪魚飽卧花陰
到莫慚尸素在吾廬

鳴皋

皇禽名抵有前聞孤引圓
破亦無閒意到青雲

叨：所餐

深林撼：分行響浸葑茸；
晚數聲低叫喚籬門

小舟

舳低冷蕙荷千柄底舳斜穿月半輪
坐晚風蕭颯弄青蘋

槐木紙推 贈與周太初

入手輕軋是古槐幾聲清響徹池臺
滑時寫新詩肯寄來

先生將終之歲自作壽堂因書一絕以誌之

湖上青山對結廬墳頭秋色亦蕭疎
稿猶喜曾無封禪書

拾遺 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寺寓懷

山窅氣相合旦暮生秋陰松門韵虛籟
舉目群狀動傾耳百慮沉按部既優游
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飄白猿
經臺復丹井捫蘿常遍臨鶴蓋青霞
溫顏照稿木真性馴幽禽所以仁惠
洒翰璘珣躡返駕梅檀林回眺翠塔
題草 詞調點絳唇

金谷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

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

西路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之四終

和靖先生補

卷一

淮甸南遊 樹林魚向黑 聞葉初秀才東歸 口伎懷

鄉邑諸本並 偶書 幽懷 俗不分 送僧休復之京師

田衣獵 曉風

卷二

過蕪湖縣 風稍檣破網初下 松衣石髮開山幽

卷三

寄宣城宗言姪 謝家原住青山郭 郭氏近舉丹桂枝

牀頭詩卷魄 吾觀中林獨處仍多病 早晚能來慰所思

寄西山勤道人

天竺山深桂子丹 白猿嘯在白雲間 死生不出千門此字

題影寫

口略秀才 諸本並缺一字

西湖孤山寺後舟中寫望 以下四首影寫本全缺

天竺橫分景色寬 孤山背後泊船看 林藏野路秋偏靜 水

映漁家晚自寒 拂拂烟雲初淡蕩 蕭蕭蘆葦半衰殘 春鋤

數點誰驚起 書破晴雲粉字乾

小港

魯望無來已百年 又生吾輩在林泉 誰知隱遯為高尚 敢

道文章到聖賢 月界曉窗琴嶽潤 竹搖秋杙墨雲鮮 南塘

一粟霏微雨 更擁漁蓑上釣船

梅花二首

宿霧相粘東雪殘 一枝深映竹叢寒 不辭日日菊邊立 長

願年年未上看 慕討粉銷裁 太醉蒂疑紅蠟綴 初乾香笏

獨酌聊為壽 從此群芳與亦闌

孤根何事在柴荆 村色仍將臘候并 橫隔片烟笋向靜 半

粘殘雪不勝清 等閑題詠誰為愧 子細相看似有情 搔首

壽陽千載後 可堪青草雜芳英

讀王黃州詩集 放達有唐惟白傳 左達商賈題無數

三八承明口未休 本皆

河南穆公
集三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
州葉氏藏述古堂景宗本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穆脩 伯長

詩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
春草岸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調嘔啞雜吳俗髻
鬟珠削傳南朝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惟
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謔處士才高
融未荐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極驥心千里空
羨冥鵬志九霄酒罷征鞍迤邐去不堪回首木
蘭橈

君歸迤邐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側相看
復側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
上雲山遠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
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
爭垂乍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涓競搖輕非鱸寬



單碧連漪占浦搜深藻空波出素髭教頭餘赤
頰二色類銀姿貨幣斯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
邀價直華屋市新奇珠沫緣條煦霜鱗逐办麋
扣願瓊聚骨剖厥錦分肌味佐芳菘榷香參苦
笋且美醜融膩玉膾筋骨^{一作}寒絲湘鮮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荐新美尚新稔毒即殊饑鱸訝
休官易精嫌醒酒遜自當煩佐膳所惜易過時

曹從事清暉閣

度即真好事溪閣新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
色未疎烟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閑
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遠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
帆輕贈斫江鱗活杯嘗楚醪清飲^{一作}莘美回
首羈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托跡雖依佛留心獨
善儒風塵倦京洛水石隱勾吳破寺杉松老南
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谿邊待釣艸，紅傷翠助鸛鷓。戰回春事青蒲劍，買破韶光綠苻錢。千嶂遠圍芳草固，一江晴浸斷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覓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僖客李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雞毳輕薄事，歌酒宴游心。盡付吳兒輩，惟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旭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舟：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烟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畔：卧對殘芳起鶯陶。乍困遊車一作春尚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瘖難解。病髮慵替，瘖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竟卷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虫不參品，物

陶鑄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窅已。類猶磷石危，茗將籜更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榮陽先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休生之往還，揖而和者。數人暨携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盡言生所居之樂。宣城是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烏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島鷗閑夕照，菰稻秀原烟。野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蕭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顛風綠，菱苳蓋波清。繁華一魚瓶，翹烟双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往通茶塢綠，門枕橘

園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黃閣游鷺里巷自
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
無机山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谿南秋更樂稻
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未定不愁酒釀新出榨魚活旋
離鉤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
教繁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閑帶竹蘿田頭餉耕後樹裡灌
園時鄰靜鳴秋織熊閑對野棋抵峨非我事大
咲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踈篁十餘畝古屋兩
三家碓下雞爭黍蘿根危逐蛙水邊閑送目独
鳥在秋槎

其八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莖李野

人占露草牛羊喜秋霖黍苳嫵短牆萊柳下寒
水半渠淹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污荒宴罷
何回酌酌未藍舉道遙岍角中人間莫回首容
偽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間晚最孤魚臨谿樹釣鳥隔水
烟呼野竹挂薜荔山花睡鷓鴣画工能狀出差
投朝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枝佳人盼影
橫哀柱狎客分光綴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官
憲紅短尚圍棋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
古辞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未恨不逢
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粧

嚴粧應在綉閣中似聞春芳拆曉風試問天桃

臨碧沼何如艷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剗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
黃金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着微雨遮鞦韆閑垂
愁稚子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
錢盡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
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蒲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
聯翩酒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犹
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坼香心破浩露双滋粉面新油壁車中
同載女菱花鏡裡並粧人皇英帝子鍾遺艷玩
瑛宮姬托後身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壯
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瓦磔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

荒涼計祗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李佛徒皆善嘗吾道恰師獨異群儒藝知
探討論詩三四章往：見辭漆玉璞在琢磨不
難成至寶知予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
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穎路涼葉驚秋早南游
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主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
分屯馬放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
服走棘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灵
誅賊莫辨廷无患放凶兇獲狙豈祇周公任豺
帟犹寬巷伯投領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
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稼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
師禪補買闔獨將仁義守蓬廬敢同賈傳希前
席况異鄒生托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犹

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泪落衣間
守歲分為客是閑
老母今年七十壽
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
平林烟畔逐花行
雨晴南陌塵埃洗
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
鄂筒香入亂花携
輕肥不得尋春意
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是屬侯家
任客閑游到日斜
富貴位高無暇出
生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
卻望梁王歌吹臺
上墓邊芳草綠
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
萬樹紅芳相倚愁
金鎖不開春寂寂
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香：有時當永恨依：何處照閑眠
靜臨客枕愁寒雨
遠逐魚蓬秋暝烟
纖影乍歌還復立
冷花時結不成圓
銷魂猶憶江樓夜
曾對鷓鴣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園丘壘在莒臺
荆棘深憑高一極
目懷古重傷心平
楚蒼烟暝遇風白
日沉誰論客懷抱
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
已報新花着桃李
感時賸物情何多
發咏長篇託興比
為言苑李富華寔
君子盛德尤所似
薄：相倚臨芳辰
輔導春功如宰揆
旁有百卉爭妍舒
特煩化匠施剛剔
也上居月反下
誇紅開紫亦可
怜各事繁華一時
爾繁盛寧將此花
同令人慕翫狂不
已義和奔御催春
歸祇得銜杯且歡
喜君看灼：枝上
英半雜泥塵成落
蕊盛衰不獨草木
然人事悠：畫如此

登女即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蘇
遠相比不曹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倘使此臺
呼醜女汝陰城裡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歎俗
盤餐漸痛烟屏老方情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
惜筍龍完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眉：復何言留館竺乳舍屢携梅
福樽凶荒岐路梗冰雪歲時皆明日別君去依
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監鹽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
涉灘樹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惟強飯歲
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閒春暉群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感切
人肌淫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碩雲掃復合直

向平地垂蒸人共愁數萬物皆瘡瘼求木有芳
華摧沮不得苑青苞斂絳萼同向枝上萎民妻
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為
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嗷：訴
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
咎安所尸愷：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
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
上具說懼非己所宜有職彼尚然未當借汝早
勉汝無妄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
嗟嘻

贈遠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徒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
滄洲道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道相思二十里阻
別十三秋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
隱知友落新丘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師墓
子傅士李公深遇定與其子之尋思祇如此必
奇相好李傅士去子得元悼念之思祇如此必
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終為嵩少
約築室共夷猶徒久有嵩少之志去將有

舍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

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
春無着却訪野僧蕭寺未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鞋綃帕畧許携持又索還題破白雲
深有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草鞋絮散
春烟景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依：有餘恨醜
酥詎能銷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洛
苑香怨啼孰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
未替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
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闌此去三千里欲
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岷徙雷成一章

從未岷貶斷還期聞徒警雷衆共疑却訝有虞
刑政錯四山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
能佞仰自全不幸為奸人所伺誣構以事回被
罪南謫為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
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寃悲苦生人所 寄一
室于浮屠宮闔戶 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過款
聽以所零聞將示之宥俱侍命者有前泗州錄
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州前故一月至
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吊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
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
窮否之為尔予自至以艱憂中自不復視文字
矧為聲偶之辭乎速此竊有北歸望且感張相
過憂患間因思非言無 厥事聊用拾之為長
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據憤悒之辭也池
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觀：幽遐地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
情親豈意當漂詢茲諧卜並鄰濕：窺表料晏
晏奉嬉頌直道談端闢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斐
查現行亦璘玢教分初技漆交言乍飲醇襟心
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味隨時理俱成迷患因

禍未非造次語及自酸辛眾奮漂山舌孤靡生

獄身詆誣惟福臆鍛鍊止遠巡因任棺桐躍寬

寧斗劍仲君幸一作成狼程張君之寬由崔詩

成我志御嘉泰泰應者李以嶺南小吏承撰州

判是州為守較多列多疑納群細之得以余言

下卿事與具巧縱銘刀羊幽爭調鬼神精誠懷

皎日悲憤貫高昊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

芻嘗鼓篋卧薰先書紳側壁放曾辨鈞金法所

循得情美示喜伏念不忘旬粗評評去三章直

何辭一馬貧決曹誠自任今之司理參軍司舉

仰誰論錄事參軍唐亦虜破藏奸柱網埋剪暴

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驟程初發虹蜺

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奇虛及

翻成害寔賓木招孤秀伐珠扳閣技喚跼蹻同

非圣敦犖眾忌洵林心終妬蕙蓬首不羞螭冶

媚皆狸貉跳梁並後斂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

購合力邪攻正連謀傷管真蛇产移枯榻梁列

蟻漏墊崎岫抵玉為几磔摧松作契神權埋管

直墜排陷堵潛填早濕終技誼慈憂遂放均額

車除蓋僕照覆隔蟾跋流落旁山峻夷犹積水

垠望家惟賈泣向國祇低摯數毒天崩祀聞中

邑府名遭危歲在辰月至殿所正庭蘭偏岷岷

伯仲邀瓊璉媿未鵠夷死漸如渾敦罵睚盱搖

尾歎宛轉曝腮鱗數樓遲郡尤居寂寞濱土

風傳細碎心事遠凶屯郭周援人烟蕪野

津賈橋通勁越商颿扶泛切微歐閩谿婦收菰

米村娃貨竹薪迴頭波渺動石磷再見

來巢乙玄馬頻聞入市寅虎每入持滿林

垂哺欬當面走驚腐水寺傳將久沙禽欲馴

無心從碌任志守諄早作慵洮壘宵眠

歎呻机床閑羊格憲腐亂書筠舊葛那支暑貧

續晨未嘗遊升閑况復出城閨悒危腸

漬昏病目嚼梅蒸衣馥駝瘴觸面鯨鯨未免

雞猜鷓徒希鵲庇鴉素鶴求庾悅碧鶴事常說

詎識開三雅奚誰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免府

趨塵避路深藏拙忘机獨任純為輕飢鸞驚鴛

請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玩肆

若塗曳煙嘲頻机弛千鈞秦替到推百鍊鎖愜

憂宜怡諛吹更信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

唇已甘鍾律啞難開釜雷震近歎非辜者還

稱被譴臻堪持言自解姑以命相詢頃竟窮通
外殊驚得喪况平豈煩懷魯汶 并說忘

歧幽 茲共追隨日時逢物景春雜花明

浦嶼細草梁如吟音綉羽未穿柳粧鬟去採蘋

畫舫江汎：銅鼓野鷺：于中切荷芰春生者蕪

菁秀出聯音叢暄茶正發袂暖稻初勻遠去尋

芳往閑留坐翠瀕小蛩聊倒榼獨滿暫垂綰烟

杪聞啼魄沙墟過祭獮道宮披古碣僧閣凭雕

楠音滯迹慙魚鳥梁蕭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

及其竟也何復斯類良歸懷謝茗事後親王肅

由吾不及魚鳥速矣歸懷謝茗事後親王肅

或問若何如略日略與為叔尔誰伶秦逐客

自恥昔縲臣李憶居州里文曾力組紉曹倉祛

批稗任苑雜荆榛壯節鞋宗慙奇才棘下彬賦

豪搗漆繪詩墨洒玳琳姑角詞場勝爭馳義較

轉戰痛知景陷盟手敢他援傳云涉化拔術侯

又七勇侯邀圭爵功期取禹茵仰書先鸚禰省

荐半龍荀藝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趨紫

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壁堤和却在釣三年
紆選調一命就陶孰况驟司囹圄早絕服埃珉
上奪非遂霜同列異起均介立傍無援陰排密

有黃堤防雖少轄城垓亦多遜繳已能傷雁罟
仍未放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裡仰聞蒼
理難窮蕩：仁良國君未聘薄命我方湮蓬藿
何當返蘭荃自可紉肴蔬調吉膳春稅給租絡
寄做卯名表道崇野号莘退藏師李謹貴顯謀
顏竣踞 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臯營酒林樵
谷訪禁梅春上封花撥誅茅出果榛前音瓌音園
中持鈔揀林下設置毘至理鵬齊鸚浮生茵等
椿未甘捐奠土所幸史絲綸南面同克禹巖廊
即甫申固應容一史鼓腹得還浮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穆 脩 伯長

書

荅喬造書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狀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于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澁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眾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闕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忠正之士豈獨多出于古而鮮出于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迂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于古文矣其書之問則曰將李于今則慮成淺陋將李于古則悞不取名于世學宜何古

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反李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眾不得无惑于中為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足為人盾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李如舊者不識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為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声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李乎古者所以為道李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中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称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称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則窮不失為

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
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各
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
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
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
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
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
乎名之大者夫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
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
材為槩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
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
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
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
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
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
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
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
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

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槩
皆出于此乎脩嘗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
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机會陽開
陰合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
如此之人達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
使副粗匹夫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
俯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
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惟服閣下之才
德風畧于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峻識
淵而量闊視昂甲之第于當年若披遺物之易
蹈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途之速周歷清美
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嘗斯之時天下
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
去內廷統將符分康闕真枕攸倚未藩北門命
下之辰感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
下之氣畧真帥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
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能鉅無
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東却敵靡不
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耳然則雖古之賢傑
復生諒何以加此脩可不向風馳想氣激神味

求一識大賢之子之風米忽不自知其貧且賤
羸粮跣屨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踟躕不
敢往進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
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
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
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
夫為切務願肯辟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
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
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窺其涯畔今公柄
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
不測其何以制速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
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
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
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
進于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
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于左右以為請見之
禮俛伏祭斝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
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
孰敢求之見蓋竊薄之命不獲過于大賢君子
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

惟少賜矜察幸甚脩恐悞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于密學侍
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
寒小人之切患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
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
于心大則必見于色當為咨嗟憐憫而矜之
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无拒絕弗顧之理
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悞期得懇于府庭之下庶
宥悻之迹少獲布聞于左右如獲蹟犯尊威之
罪而難用默：自己者其勢與誠危且宥也某
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
泰州司理泰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寔不能
與俗相俛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
于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于今十年初為池
州參軍日屬所天奄沒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
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舅也之外方為是郡哀其
艱禍窮蹙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
生見老母稚弟于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
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

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栖于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穷者輒有分濟至將出四方大抵取途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托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一身違：終歲且不能周其餐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裁瘦某嘗與十一人同詣宰相被告具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置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李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于名而不便于寔安于公而不安于私者雖圣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惟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于襟將為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无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于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

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于口腹頽上昔未嘗遊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群中之長物耳久留此將不難死于穷餓一身穷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即中書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于監判即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李子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竊束皇：汲：至于今不獲一拜盛德于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量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李生時亦嘗辱邢君遊他日汝見之必修于姪礼小子奉

是言不敢遺忘于時某方再奉于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后選授秦州司理奉軍區：曹椽

未終秩而霧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違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未不給老幼數口

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于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无時少息所以未違違見于執事者蓋

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

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

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踈外于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

不度量遂違于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遂延問蒙執事辭以他故俾復引退愧生于顏歸自思

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寔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

又豈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然而不以言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于長

者足以為恥今盤桓怛怛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覓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

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脩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寔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章病柳不全見于世出人聞者錢落纔百餘篇韓則雖其全至所缺墜忘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過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

文與書字甚朴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
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
陳故劇滅讀无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
舊錄為別本與龐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后
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飲
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
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踐立言之域舍二
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于京師遊處
且久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志搥紙筆入
都省應主司之試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跋
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
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
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復會于京師得一
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馬不啻如夢
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
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于進士場中嗟乎
予與子向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
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于天地間甚易老且死

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頃昨日之少壯忽已凋
耗今聚未久而復別：聚苟又加如是知他日
之相視復不如今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
我而歸我春：不能已者以其故人也其俱不
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
也其將為之奈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
詩云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行語點將發憤
氣一作意講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啗胡為
京城中日與烏秦爭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
十千大梁酒金盞為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
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當字叙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
然則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
河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安也而訪
之僕辱其久遊不獲讓為一作馬徐思之因請更
字曰元膺方前字于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
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焉張
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
才不踰一作其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

愚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序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于公有悖于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 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于其職也實無愧焉今之從事于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于欺則陷于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于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無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白黑以分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于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數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惟職所宜而已矣魯

以辭學中名自己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

將復佐于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雙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患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未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于書者其崇與王府階 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領日伏于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牲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闕選舉生將韞扶其技舉于陳同儕華欲生留于斯者或解以他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馬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獨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成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途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于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未哉學者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邪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難也公初生于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走塵土職下賤事充：乎貌顏未常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于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誅怨呻呼賦躍發于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蘇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豈報且將及豈惟寬裕于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為于學庶民困窮而為于利學牟利亦久且博哉或泰于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日隘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息及學之利也蓋異于是焉伯盈為于學者也三十年而益困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他州之有無者居諸橐將自潁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菑蕩波龍藏泊過姑蘓入吳興出谷水寧省于東安少進于越抵句漏圖庶民之

利者將行于慮君幹于貨而落于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河南穆公集卷第三

穆脩 伯長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燕東有祠巋然宅于衍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
 歟嗚呼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國
 大畧雄偉不世之量屬矣運衰息皇綱紊紀海
 內震擾群雄並爭帝于時得乘機奮策嘯叱馳
 鶩乎其間用能建休工定中土乘光顯盛大之
 業于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
 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扶持漢室抗力
 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已著從容計事則走人
 頭顯卒滅袁而沮權備之強者惟帝之雄使天
 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具伐謀制
 勝料數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而足乎哉至今
 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揚耳目聳動毛髮使人
 慄其餘風遺烈胡燕之舊邦祠堂在日像貌如
 生里人事之敢弗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
 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于時
 者惟高祖之于豐沛光武之于南陽廟貌咸存



威德勿泯其次則燕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
 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
 所愛后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
 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詔增帝故
 廟而新之容像再嚴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加
 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軋興元年春今
 樞右丞相清河公耒撫于亳至之三日謁于祠
 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邗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
 久矣庇于爾民厚矣水旱灾害爾民請焉疾病
 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土微帝之福不既多乎今
 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頽惟殿內廊廡帷帳之蔽
 使埃壘及座延于冠冕為閭孰甚吾將自出私
 俸畫為具武帝泊文明三殿之帳誠无為艱如
 彰爾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
 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于爾民眾聞公言
 慚且喜曰亳民間鄙淺有所知蒙帝之休固識
 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
 罪于帝之靈繫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
 即眾人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
 曰我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于欲不可畫專

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
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弼非
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
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亳不滿歲而去既去
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亳人飢公至闕即上言
得從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亳人噫公之愛
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
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飢哉公
前居一州猶且勤：為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
不懈今君為朝廷一本朝廷為親近大臣其贊帝王
治以福于天下之人肯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
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 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叅知政事出領太
平郡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慙
言求為本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于是復是鄆
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
以私館居則盡斥絕梁肉弗視惟菜茹食以終
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支家人
憂其德甚爭諫止之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

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廡居左右承頽情至闕
違今日得紀 紀敢尚不率盡于道耶皆

不聽越三月竟以毀瘠而不起嗚呼公其可謂
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頽謂其子都官員外郎中
師曰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 府位不為

輕今得收其躬以獲歿于先人 幸矣

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之存畢先堂事耳吾俸
賜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惟速無緩都官念
康懿戒付刊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苦庐守礼
斯亦不得即以緣服畫而從事于外始卜其阡

于曹之南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柏或
數千疲心瘁躬事以遽立既而治其第之側偶

起作新堂者故三室而闕五位前後左右皆有
宇以引掖之葦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

同年都官兄于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頽我無以
致孝愛于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荐歲時

焉苟無述也其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
辱兄之命不敢諫乃言曰茲宇之設其近于家

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修尚舊礼粗復其製
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又廢于

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如
言此者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
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衆
交于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祠具先示誠潔
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于寢蓋亦不
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祭
久矣倘非世蹈名矩率礼敦教一作李之族其孰
克思之具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
姓任氏其門自唐後五代皆漢周傳官不息以
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籍閬鏗世德豈以
約委羨厥後寔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
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
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次中行尚
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
侍禁閤門祇候供奉遠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
從享于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于中室以東
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
氏陪馬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
幼之序煌：遺像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

與以之馮附烝祠有所不瀆其度斯肅具神斯
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
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
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固得而
有其昭穆之位固无因而立是以顯考主父神
次不敢畫涉而時享合叙抑有常焉矧按前代
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于居里
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違事而允時義矣噫
家廟者豈可不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
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寺宇于中夏先王之遺民
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和棄世守常義弗
頌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四人業胡其如是
之盛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
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群俗之心如趨競
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知其不可
克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寤安
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代之
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于聖人

之外因斯民所惡欲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以之而出于后其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欲惡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

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之目之一作起恭生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瞻向于俗也胡中州近塚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具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眾者實為廟惟佛塔之設當必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會舍利者也然后函以金石窆地而藏焉因起浮屠于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踊甍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英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大師呂公為郡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伴后興塔于寺以奠奉之后志方肇心會卒曰僧崇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崇始再議所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費用僅獲就事于時浮屠終基一級而已崇終度力難以克即又罷去于是州耆耨吏惜其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具可

以終事于塔者復得寺僧海微而請之微一本無而請之微起應請實堪其任今塔：之所以獲立四字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脩飾而微歿時天禧二

年也付其事于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
 固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其其範鉄
 塗銀穎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堯
 瓦翼然而周蔽其趾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
 于浮屠亦三之一焉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
 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于志而基
 于柔克成于微而大脩于永雖經始嘗為殊先
 後鉅細其因作之跡則皆有力于塔者其所謂
 異行之士歟塔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
 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
 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于
 記

養正堂記

韓君充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
 泰軍到官之五月以解舍處狹由視事廳一本
 字連于寢他無宴休之地悅廳西北隅先有屋
 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堂而新之以脩其所為
 宴休者于時河南穆脩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
 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充言少年
 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

猶盤回劭州縣職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
 把手板旅進退即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
 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謔狡小輩走謗議其間
 諠說不已所以古人憤髀脫冠委印綬不顧而
 去蓋此也充言曾不以其動其心汨：隨波上
 下無所可舌獨何歟將有具說人抱畜才識凡
 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己去是則才之
 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
 者進易之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
 取之今充言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充言交
 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故逸豪偉
 真無領避塵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是乃
 能利鋒稜藏戢崕岫約末若織謹男子為者終
 日孳：守其曹事不少為倦肩動容起倦怠意
 真可尚也充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悅
 充言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
 命之泐其名以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
 傳稱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脩又為征

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誓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期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率來流普宋而益崇涉喬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皈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眾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鐘是知鐘為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寡眾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及也聚徒僦、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惟鐘州人時士豈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銅若

千斤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為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鞭具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蕪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與其鼓鑄液彼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堯鞏飛雙鑿鯨震疑蕤崇名上凌烟空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群緇且叩馬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服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佛宮一本有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大盜泊軍籍庫兵高征酒權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一本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

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筆不闕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頌或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喬縻跡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濶達樂所守無事惟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踈思得洒然空曠一字為寄造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而休吾心焉廡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外先峙射棚：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言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名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于靜者耶夫靜之聞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听思慮之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單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

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愧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始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以衰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御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子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觀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汚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墟林野間有級磚以為佛塔者其趾之豐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教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教楹而止其委甃餘材猶棄積于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欲有為于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篤至能黜衣退食盡用于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十具獲不一入于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故卒無以立而亡去之予謂此无他也由始信而終欺也且其无成効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

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于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遠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于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无愛者師而後能盡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鄉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日託銘于先生用刊而納之以光永宙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至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于李父氏既而復為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

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于時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止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遠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剽悍而勤畝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屋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植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于君：于此蓋為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盡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受經于儒官馬龜符有慕任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願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肯子因刺力事生于家非時節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蓋有年天聖八年造五十忽得病亟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于居君凡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

十一日藏君于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
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
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无越厥期末代
不然惑于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
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
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月日河爹以果于飲食弄具祭于第二男道子
之靈嗚呼汝生而慧蕤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
養甚厚始三歲則微有知見：詩書能舉能視
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
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沒之辰我客京師
家避吾鶯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于中途延道
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僕相持殞絕嗚呼生人
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避年念汝堂完
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育而不長孰如
勿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无期復還我思
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

槨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近此魂有依無
至驚怖父臨祭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
壤尚饗

河南穆公集卷第三

穆參軍遺事

穆脩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圃南而傳其學脩少豪放性褊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荐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違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椽以忤通判遂為摠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過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穎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家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弓子親學者得金券工錢板印數百集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

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
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
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
辨志

陳搏好讀易以教學授穆脩伯長脩授學之才
擬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同上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調僥不事師事伯長伯
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

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怠同上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
繼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倡尹洙

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儻之

文故試于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

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

之自叙云爾同上

祖無擇字持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

登甲科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叙云天聖間予舉

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
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于美獨與其兄才翁
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
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
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于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持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

穆脩脩傳周茂叔

朱晦菴
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于穆伯長伯長有文十

餘篇行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

知者有柳開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

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脩大振起

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

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

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

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

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漢唐

而躡三代云

唐至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

寢及五代其體薄弱 皇朝柳仲塗起而麾

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

於天下者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

甚者專事藻飾破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

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

逐時輩與穆伯長進力為古文士林始聳慕

馬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

一變而古是大有功于道也范仲淹撰尹
師魯文集序

予識浮圖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進

伯長劉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善詩復

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具學而儒具心

若當世有勢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取奇

即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

奉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

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有大家先達甚多

不敢斷自 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邱康節墓誌云昔七子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呂氏家塾

邵克夫先生受學于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于穆脩伯長穆伯長受學于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于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哀穆先生文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余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生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御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

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忠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皆貳者私點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貳池州中詰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后累思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咸竟不羸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醉暮歸過之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曠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襯成奠日誦孝經喪記

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
 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后得
 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
 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
 下遂卒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
 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
 歎踣隻嘗罹兵賦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
 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
 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
 黨遺子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
 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
 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
 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
 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
 道不勝于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右蘇子美文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
 鉅細缺鄰人苦其求才醫師久已決棄杯大
 小空布被旁午裂餘喘尚能鼓子老憤知已

結目淒望羊泓髡斷反增茁憂酸繫餘生才
 嗥嘯留水訣語妻后日計書策未可徹教子
 立世資子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方
 草竄凌子久道路才十口着竊緇恰旅重江
 間正值大飢節既而裹飯交子疾走繼粗糲
 又無執漿人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痛
 馬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爾傑胸伏氣
 萬文子腸貯怨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墮霜
 雪父僕勃龍鍾才弱女癡蹠躡文隨寒餓空
 道與烟焰滅魂兮竟何歸子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才莫解
 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濟欲做伊人胡不
 官子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
 高車與怒馬才門滿道不絕之子苟問廁所
 民乃貪缺

錢遵王家歲照宋抄本

世不知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
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嘗
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臯謂
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
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
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
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
傳焉唐棗更五李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武推
孫丁楊劉為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
以為然實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之
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
於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
注疏則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己一變至道溯
其承傳爰有端緒云銀闕圖書售與有力馬愚
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為不在董生昌黎公之
下永州：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軍之文于
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
倫校之不鄙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
義有不得而辭者報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
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穆公集校補

穆集無舊刻叢刊所收為述古堂抄本印成又得朱氏暴書亭
抄本與述古本異同甚多因據以作校語暴書亭本又多范陽
祖無擇序一首亦補錄於後辛酉新春無錫孫毓修識

河南穆公集序

據朱竹坡抄本補

范陽祖 無擇 擇之

積於中者謂之道發於外者謂之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為君子
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
其命之窮而輟於為道道之不行而不廢於學文故雖身厄當時
而名顯於後世者由此也河南穆公諱 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
士有名廣場中

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脩公實在其選越三年
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參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率
譴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穎蔡二州為文學椽卒為後用明道
元年秋九月終於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
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念諸仁義以為質平時所見
於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
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昔歲
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
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
年春南康清修閣中序

卷一○魯從事清暉閣 庚即真好事 即應作耶 ○朱亥墓 心事

立徘徊 立應作互 ○登莒子臺 遇風白日沈 遇風應作焉 樊博士化

州監鹽 歲還歲可期 上歲字應作無 ○贈適公上人 注 同欲招師

而偕往也 同應作因 ○秋浦會遇序 人生所口口應作無 閩戶口口日

口應作日 因思非言無口厥事口應作以道二字 又詩 沙禽口欲馴

口應作漸 并說口岐幽口應作忘 細草梁郊吟梁應作染 撼珂亦多

遜繳已能傷雁 遜應作遜繳應作繳 仰聞蒼蒼理 閱應作問 躡口三高

士口應作迹 畀上封花瓚上應作土 鼓腹得還浮 浮應作淳

卷二〇答喬適書 終始讀其書意甚高 讀下有之字 何足為人盾

其是非盾應作質 如舊者不識其愚且翹如應作知 識應作識 中名者

無以兼乎道 中應作守 〇上監判郎中書 所以未遑遠見於執事

者下遑字應作進 〇唐柳先生集後序 韓則雖其全至所缺墜忘字

失句 壁下有目字忘應作亡 久惟柳之道 久應作而 〇送季秀才歸泉南

序 而意能度十已亡其六七 能應作應 〇張當字叙 當應作君 〇送

魯推官赴南海序 苟上無必從之口口應作道 魯口以辭學中

名口應作君

卷三〇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嘯吒馳騫乎其間 吒應作叱 乘光

顯盛大之業 乘應作垂 容像再嚴再嚴再應作嚴 今樞右丞相清河公攝

下有密字 〇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口元年口應作之 於是復是鄆而

即曹下是字應作自 壽不為少口口口府口口口應作官至兩三字 敝三室

而門五位 關應作關 無復如言此者 如應作知 其門自唐後五代晉

漢周後應作洎 是以顯考主父神次 主應作王 〇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一旦從而和口口應作之 靡然傾天下 四人業人下有之字 當必

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 釋氏皆所會舍利者也 會

應作謂 今塔塔之所以獲立 下塔字衍 〇養正堂記 知乎此者進

易之蒙 進應作近 故逸豪偉 故應作雄 〇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能

勤以寡衆 寡應作寡 州人時士 士應作氏 疑巖崇 上凌煙空疑應

作巖 〇東海徐君墓誌銘 故事後親引盡其力 子應作彌 〇祭第二

子文 四歲而大 大應作天

穆參軍遺事 〇穆修字伯長 伯長口詩云口應作有 〇李之才字

挺之 侷儻不事 事應作事 〇哀穆先生文 與庸人小合 小應作少 〇

蘇才翁子美悲 二子聯句 題下有旁注 蘇脩伯長凌孟陽伯華九字 既而裹

飯交 而應作无 久僕勒龍鍾 勸應作勸 云矣不得別 云應作去 海內濟

欲徹 濟應作清 斯民乃貪 下缺養高九世弗親 方嚴思所擊敢言才足珍事免否來

留思滑 淚輒抽 慘畫面成畫畢 目此牢薄個身今鄙操箴言耳空虛 險論口咆騰作討告石梁

聊以感寒骨 六十九字

范文正公
全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叢書館藏明翻元刊本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適逢歐陽文忠公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

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于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

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不然者雖弄輪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天曆戊辰正月
歐陽文忠公集叙
蘇軾

范文正公集目錄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第一卷

古賦

明堂賦

秋香亭賦

靈鳥賦

古詩

謝黃德太傅見示文集

四民詩

寄題孫氏碧鮮亭

贈張先生

明月謠

上漢謠

清風謠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上都行送張伯玉

鳴琴

馴鷗詠

古鑑

贈樊秀才

贈基者

歲寒堂三題

贈都下隱者

第二卷

古詩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聽真上人琴歌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酬築道卿學士見寄

和章岷從事鬪茶歌

和葛闕寺丞接花歌

天平山白雲泉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江上漁者

送蔡挺代父之蜀

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廬山瀑布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和楊旼孤琴詠

絳州園池

晉祠泉

訪陝郊魏蹕處士

中元夜百花洲作

覽秀亭詩

祠風師嗣提刑趙學士見貽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依韻卿尉黃通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壹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醪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壹

送謝景初延評宰餘姚

關古堂詩

第三卷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詠史五首

次韻和劉瓊判官對雪

河朔吟

和黃抱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過太清宮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送江南運使張傳度支

堯廟

西溪見牡丹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鳴鶉在秋天

觀獵

鷓鴣

歸馬

青郊

射陽湖

舟中

寄歐靜秀才

和韓布殿丞三首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野色

雜詠四首

書事呈韓布殿丞

西溪書事

得李四宗易書

歐伯起相訪

寄贈林適處士

酬滕子京同年

贈餘杭唐異處士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諸暨道中作

題翠峯院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寄西湖林處士

越上聞子規

送李絃殿院赴闕

送邢昂處士南遊

送丁司理赴明州

送鄧江賓尉

送常熟錢尉

試筆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送刁紡戶掾太常下第

憶杭州西湖

寄林處士

依韻酬毋浞推官

送石曼卿

送何涉秀才

八月十四夜月

送吳安道學士知崇州

謫守睦州作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送韓濟殿院出守岳陽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蕭泗桐廬郡十絕

新定感興五首

遊烏龍山寺

江干閑望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齊中偶書

留題江秀才舊居

依韻酬周駉太博同年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桐廬郡齋書事

留題方千處士舊居

第四卷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蘇州十詠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贈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陳質殿丞挽歌詞

送僧文光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贈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贈

依韻吳春卿二首

依韻吳春卿二首

應制賞花釣魚
過餘杭白塔寺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江城對月

送向綸國博通判桂州

芝山寺

昇上人碧雲軒

郡齋即事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依韻酬黃瀨秀才

贈鍾道士

道士程用之為余傳神因題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遊廬山作

瀑布

贈廣宣大師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贈茅山張道者

京口即事

懷慶翔堂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贈葉少卿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城大順迴道中作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與張熹太博行柝代間因話江山作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依韻酬益利鈴轄馬端左藏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傅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寄安素高處士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依韻酬李光化叙懷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送黃顯員外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

即席呈太傅相公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又和賞梅

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

依韻答并州鄭大資見寄

過陳州上晏相公

和運使舍人觀湖二首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登表海樓

石子澗二首

依韻答韓侍御

謝柳太博惠觀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五

首

贈方秀才格

依韻和龐殿院見示二首前集已有一首

第五卷

義

易

論

帝王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議攻

議守

答竊議

讚

楊文公寫真讚

第六卷

頌

皇儲資聖頌

泰州張侯祠堂頌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序

太清宮九詠序

朝賢選定惠大師詩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迷夢詩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唐異詩序

四德說

說春秋序

第七卷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在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書

奏上時務書

第八卷

書

上張右丞書

上執政書

上青政晏侍郎書

第九卷

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際推官書

與唐處士書

答趙元昊書

答安撫王內翰書

上呂相公書三首

上樞密尚書書

與省主葉內翰書

上呂中丞書

第十卷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祭石學士文

祭吳龍圖文

祭呂相公文

祭陳相公文

祭韓少傅文

祭知環州种洙院文

祭陝府王待制文

祭謝舍人文

祭同年滕待制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祭尹師魯舍人文

祭故相太傅李傅中文

祭葉翰林文

祭杜待制文

祭英烈王文

第十一卷

碑

唐狄梁公碑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

第十二卷

墓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第十三卷

墓誌

天章閣待制王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忠獻范公墓誌銘

東深院使種君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

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第十四卷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誌表

鄆郊友人王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第十五卷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睦州謝上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饒州謝上表

潤州謝上表

延州謝上表

謝降官知耀州表

耀州謝上表

乞小郡表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第十六卷

表

讓觀察使三表

謝許讓觀察使表

謝傳宣表

讓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表

謝授知邠州表

邠州謝上表

第十七卷

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鄧州謝上表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杭州謝上表

謝賜鳳茶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第十八卷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求追贈考妣狀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舉歐陽脩充經畧掌書記狀

舉張方平充經畧掌書記狀

舉彭乘自代狀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舉滕宗諒狀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舉張問孫復狀

讓除樞密副使召赴闕五狀

第十九卷

狀

陳乞邠州狀

陳乞鄧州狀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進故朱宋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寔狀

陳乞穎毫一郡狀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論復併縣劄子

乞脩京城劄子二道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第二十卷

賦

老人星賦

老子猶龍賦

蒙以養正賦

禮義為器賦

今樂猶古樂賦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金在鎔賦

臨川羨魚賦

水車賦

用天下心為心賦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輝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養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古賦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官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
 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
 官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頌金玉之宏
 慶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
 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革棟宇以
 植徽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官室斯美將復
 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
 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巋焉而
 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
 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
 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
 湯受命草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
 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
 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耽然太室儼乎
 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

室惟九闢闔其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
 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官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
 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相相焉聽政之
 廟應辰而周彰越越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
 葱蔥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牆陳位
 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
 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官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
 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乏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
 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遇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
 惟默然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於無灾此三雍之大
 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丹青
 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
 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
 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
 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瀛瀛之醇精
 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
 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官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
 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
 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闕無難
 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
 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
 王金行羽漸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
 之奧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
 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

予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
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及夫蟲介時分
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實可愛之景天子乃
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
門間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
官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
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
爲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
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飾兮彬彬比
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
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擘擘以陳五常之席弈弈而
倫惟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
樽俎離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
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官而
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實司
儀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篋簋之輪囷六樂
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平大鈞下舞上歌蹈
德詠仁非常之祭駭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
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
曰明堂崇之明王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
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闕
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衣以先紆黃組冠
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
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爲辰而

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
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
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
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
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
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
之外則有鞏朔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旒旒旒
進錯錯肆觀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
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詔以秦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
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
赫曦天頹弗違冕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
聲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榮榮而在
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晡莫不君三揖于上
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讓窮寡人易幽而
覆益賢曷惻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暑聖法
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
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
代以還智者間問諸儒靡協議者味味而皆膠其增損
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
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泐樂而
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
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
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
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

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
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
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官故夫明堂之設也天
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
非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
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
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實儉弗
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耻惟下武之
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
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阜陶迺連茹于
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幽陋之靡及常
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
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
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利
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有
但淵淵縣縣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
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我國家疑粹百靈薦馨
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
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
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
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奢不為其
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
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
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秋香亭賦 并序

提點屯田鉅鹿公就使居之北擇高而亭背孤嶽面橫
江植菊以為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酌酒以落之僕賦而
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
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練迥山有嵐而屏矗
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
蕭有翠皆歇無紅可獨獨有佳菊弗冷弗天采采亭際
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動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於菊香
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
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
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泛遲
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相美秋香而醜顏望飛
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開閉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
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
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遙
以皆寧

靈鳥賦 并序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
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靈鳥靈鳥爾之為禽兮何不高翔而遠者何為號呼于
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
云路彼啞啞兮如翹請臆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
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

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什母之鞠兮孔艱主之仁
 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柯兮欲去君而
 盤桓思報之意厭聲或異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
 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于身不
 告之則檢禍于人主恩或忘我懷靡弑雖死而告為凶
 之防亦由柔妖于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惟惟于鼎懼
 而脩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曷病彼希聲之鳳皇
 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
 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
 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
 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倉苟鳩兮吾將安歸又不學
 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為深穴而威城苟圯兮吾將瞻依
 寧驥子之困于馳騫兮驚駘於場養寧鷓鴣之飢於
 雲霄兮鷓鴣為飲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兮予欲無言
 景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
 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
 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
 人無言兮是然

古詩

謝黃憲太博見示文集

松桂有嘉色不與衆芳期金石有正聲詎將羣響隨君
 子者雅言以道不以時仰止江夏公大醇無小疵孜孜
 經緯心落落秋化辭上有帝皇道下有人臣規逸與聖
 賢會豈以富貴移誰言荆棘滋獨此生蘭芝誰言龜

繁獨此蟠龍龜豈徒一時異特為千古奇願此周召風
 達我堯舜知致之諷諫路陸之詰命司二雅正得失五
 典陳雍熙頌歷格九廟王澤及四夷自然天下文不復
 述宗師

四民詩

士

前王詔多士成以德為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美
 祿報爾功好爵康爾賢黜陟金鑑下昭昭雖與妍此道
 日以疎善惡何茫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術者乘
 其隙異端千萬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胃臆聽幽不聽
 明言命不言德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飾義為空言
 功名思荷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陰陽有變化其
 神固不測禍福有倚伏循環亦無極前聖不敢言小人
 爾能臆稗竄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
 月鉅大道豈復與此弊何時抑末路競馳騁澆風揚羽
 翼昔多松栢心今皆桃李色願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農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
 載襄陵禍比戶猶安輯何人變清風騷者日相變制度
 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絀急一夫耕
 幾壟游墮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
 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為泣

工

先王教百工作為天下器周且意不朽刊之考工記嗟

嗟遠聖人制度日以紛窳究阿房官萬態橫青雲煖煌
甲乙帳一朝那肯焚秦漢驕心起陳隋益其侈鼓舞天
下風滔滔弗能止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書竭我百家
產崇爾一室居四海競如此金碧照萬里茅茨帝者榮
今爲庶人耻宜哉老成言欲擺般輪指

商

嘗聞商者云轉貨賴斯民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上
以利吾國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豈云逐末人天意
亦何事狼虎生貪秦經界變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無
常籍茫茫僞與真游者竊吾利墮者亂吾倫淳源一以
蕩頹波浩無津可堪貴與富侈應日日新萬里奉結羅
九陌資埃塵窮山無遺寶竭海無遺珍鬼神爲之勞天
地爲之貧此弊已千載千載猶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
有餘春吾商則何罪君子耻爲隣上有堯舜主下有周
召臣琴瑟願更張使我歌良辰何日用此言皇天豈不
仁

寄題孫氏碧鮮亭

天地何風流復生王子猷黃金買碧鮮綠玉耕清秋非
木亦非草東君歲寒實耿耿金石性雪霜不能老清風
乃故人徘徊過此君泠泠鈞天音千載猶得聞應是聖
賢魄鍾爲此標格高節見直清靈心隱虛白粉筠多體
貌錦籜見兒童上交松桂枝下結蘭蕙叢秀氣藹晴嵐
翠光凝綠水明月白露中靜如隱君子不願湘靈泣不
求伶倫吹鳳皇得未晚蛟龍起何時蕭蕭雲水間良與

至人宜紅塵滿浮世何當拂長袂坐嘯此亭中行歌此
事際迫遠復遠遺不知千萬歲

贈張先生

應是少微星又云嚴君平浩歌七十餘未嘗識戈兵康
寧福已大清靜道自生逸與神仙期不犯寵辱驚讀易
夢周公大得天地情養志學浮丘久鍊日月精壽存金
石性嘯作鸞鳳聲陰德不形言一一在幽明何當換金
骨五雲朝玉京有客淳且狂少小愛功名非謂鍾鼎重
非謂簞瓢輕素聞前哲道欲向聖朝行風塵三十六未
作萬人英迺聞頭角者五神長戰爭禍福有倚伏富貴
多虧盈金門不乏雋白雲宜退耕人間有萬華樓之比
蓬瀛芝田春詔藹玉潤畫鉉錚峯巒多秀色杉桂一何
清月壑認瑤池花巖列錦城朱絃冉冉奏金醴遲遲傾
相勸綺季徒頽玉信縱橫此樂不尋常何苦事浮榮願
師先覺者遠速濯吾纓

明月謠

明月在天西初如玉鈞微一夕增一分堂堂有餘輝不
掩五星耀不礙浮雲飛徘徊河漢間秀色若可食清風
起叢桂白露生塔蘭高樓望君時爲君拂金徽奏以堯
舜音此音天與稀明月或可聞願我亦依依月有萬古
光人有萬古心此心良可歌憑月爲知音

上漢謠

真人累陰德聞之三十天一朝鸞鶴來高舉爲神仙丹
丹去紅塵飄飄凌紫煙下有脩真者望拜何奉奉願君

銀臺上侍帝玉案前當有人間問請為天下宜自從混
沌死淳風日衰靡百王道不同萬物情多詭堯舜累代
仁絃歌始能治桀紂一旦非宗廟自然一作日毀是非既
循環興亡亦繼軌福至在朱門禍來先赤子嘗聞自天
意天意豈如此何為治亂間多言歷數爾願天賜吾君
如天千萬春明與日月久恩將雨露均帝力何可見物
情自欣欣人復不言天天亦不傷人天人兩相忘逍遙
何有鄉吾當飲且歌不知義與黃

清風謠

清風何處來先此高高臺蘭叢國香起桂枝天籟迴飄
飄度清漢浮雲安在哉萬古鬱結心一旦為君開有客
慰所思臨風久徘徊神若遊華胥身疑立天台極渴飲
沆瀣大暑執瓊環曠如携松丘騰上煙霞遊熙如揖莊
老語人逍遙道朱絃鼓其薰可以解吾民滄浪比其清
可以濯吾纓願此陽春時勿使飄暴生千靈無結愠萬
卉不摧榮庶幾宋玉賦聊廣楚王情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羲黃君
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德星
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
同聲精色皆激揚栽培盡桃李樓止皆鸞皇琢玉作鏡
圭鏤金為干將荷裁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上都行送張伯玉

上都聖人日月一以新睚睚天下才西走堯舜賓百

谷望東浸萬星依北辰直者為之輻曲者為之輪一材
不復遺况此席上珍南山張公子氣象清且淳懷有綺
繡文朝無瓜瓞親寸心如鐵石不羞賤與貧買臣起白
社賈誼置青春寶此金轆轤去去延平津

鳴琴

思古理鳴琴聲動金玉何以報昔人傳此堯舜曲

馴鷗詠

萬物有常性性無不貴生風翔與駿奔一一遠害情駘
彼沙上鷗皎皎霜雪明月宿滄洲靜日浴滄浪清何以
狎溪人溪人澹無營循循自飲啄往往相逢迎徘徊兩
無猜何暮復何驚客有懷依依雲水言將歸逐爾羣鷗
樂羣鷗爾勿飛此心未忘者天機非殺機

古鑑

磨此千年鑑朱頰清可覽君看日月光無求照人膽

贈樊秀才如古之孫

五代雲雷屯九野皆龍戰開國如某杆皇極何由建太
祖乘天飛大發光華且樊公江表來經綸速如電微子
入姬周倉皇救塗炭四海乃大同萬里聞薰風禮樂與
征伐出自明光官大勳未大賞積慶宜無窮李廣不封
侯繼世多英雄公有承家子所至神明理復有起家孫
一見知千里和氣十洲春清流九江水非有神筆夢榮
繁文何綺天子青春朝列鼎招英髦明年桃李開禹浪
如霞高之子可變化咫尺登金鼇始知祖德長光輝傳
佩刀

贈某者

何處逢神仙傳此基上旨靜持生殺權密照安危理接勝如雲舒禦敵如山止突圍秦師震諸侯皆披靡入險漢將危奇兵翻背水勢應不可藤關河常表裏南軒春日長國手相得喜泰山不礙目疾雷不經耳一子貴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於神變化胡能擬成敗繫之人吾當著基史

歲寒堂三題

堯舜受命於天松栢受命於地則物之有松栢猶人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制禮體後凋以辨義丁公神遇鑿窠形焉陶相真樓風韻在矣前言往行豈徒然哉吾家西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疎在軒靈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立儼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絲桐間發莫能擬其聲不出戶庭如在林壑某少長北地近還平江美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庇期於千年豈徒風朝月夕為耳目之資者哉因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樹之側有閣焉曰松風閣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貽厥孫謀昆弟雲來是仰是則可以為友可以為師持松之清遠耻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聲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念茲在茲我族其光矣子子孫孫勿剪勿伐惟吾家之舊物在歲寒而後知天地憐其材而况於人乎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歲寒堂

我先本唐相弈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雙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究得山中情自有千年色耳有千年聲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子以聚詩書教子脩誠明予以列鐘鼓邀賓樂昇平綠煙亦何知終日在簷樞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不向搖落地何憂歲崢嶸昂昂故肯構人處之千萬策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天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搖落獨如春山碧迺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為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為補天石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非匏自起簫韶音明月萬里時何必開綠琴鳳皇下雲霓鏘鏘鳴中林淳如萬天歌太古傳子今絮如庖羲易洗人平生心安得嘉賓來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千載一相尋

贈都下隱者

梅福隱市門嚴平居卜肆乃知神仙徒非必煙霞地異哉西山人逍遊京洛塵門多長者車察脉如有神軒皇萬餘載此術了然在精意洞五行飛名落四海結舍擬滄洲東池接御溝蘭芳披幽徑琴樽在小舟清夜泛月華究是江湖遊他日上雲去茲為黃鶴樓

范文正公集卷第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

古詩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公路澗常爭據此地

嵩高發靈源北望洛陽注清流引河漢白氣橫雲霧英
雄惜此地百萬曾相距近代無戰爭常人自來去

拜馬澗此鄉人見之皆拜

傳聞王子仙澗邊遺一驥當時青雲路鷄犬亦可致未
必真龍媒悠悠在平地

二室道

太室何森聳少室欲飛動相對起雲霞恍如遊仙夢何
以寵此行行歌降神頌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白雲隨人來翩翩疾如馬洪崖與浮丘襟袂安足把不
來峻極遊何能小天下

玉女憲

窈窕玉女憲想像玉女粧皎皎月為鑑飄飄霓作裳莫
學陽臺夢無端惑楚王

玉女搗衣石

但見崑前砧誰聞月下杵金文與鐵色璨璨知千古試
問搗衣仙何如補天女

天門

天門絕境遊熙然揖灑氣下顧莽蒼間雲雷走平地天
威不遠人執舊本起欺天意

天門泉

天門有靈泉埃塵未嘗至日月自高照雲霞亦輝庇惟
抱夷齊心飲之可無愧

天池

岳頂見天池神異安可度勿謂無波濤雲雷有時惡乘
此澄清間吾纓可以濯

三醉石

巍巍八仙壇上有三醉石憐此高陽徒如樂華胥域懽
悴澤邊人獨醒良可惜

峻極上寺

徘徊峻極寺清意滿煙霞好風從天來吹落桂樹花高
高人物外猶屬梵王家

中峯

嵩高寂高處逸客偶登臨迴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
此非常遊千載一披襟

聽真上人琴歌

銀潢耿耿霜稜後西軒月色寒如冰上人一叩朱絲繩
萬籟不起秋光凝伏犧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淚如雨
嗟嗟不及鄭衛兒北里南隣競歌舞舞何時休師
襄堂上心悠悠擊浮金曼鳴玉老龍秋啼滄海底幼猿
暮嘯寒山曲隴頭瑟瑟咽流泉洞庭蕭蕭落寒木此聲
感物何太靈十二銜珠下仙鶴為予再奏南風詩神人
和暢肆無為為予試彈廣陵散鬼物悲哀晉方亂乃知
聖人情慮深將治四海先治琴興亡哀樂不我遁坐中

可見天下心感公遺我正始音何以報之千黃金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湖山

湖山滿清氣賞心甲吳越晴嵐起片雲晚水連初月漁父得意歸歌詩等閑發

水月

千尋月脚寒湖影淨於天忽如常城官俯仰見嬋娟更約中秋夕長津無寸煙

筠亭

為愛碧鮮亭入夏敞敞至臺榭競生煙獨有清涼意高岡風不來幽人此沉醉

風笛

風引湖邊笛焉知非隱淪一聲裂雲去明月生精神無為落梅調留寄隴頭人

渚蓮

武陵誰家子波面雙雙渡空積心中絲未成機上素似共織女期秋宵苦霜露

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世傳學中祿小子迺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為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貴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螻求伸朱樓逼清江下睨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鉤輪為郡良優優乏才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遠民拙可存吾樸靜可逸吾神漸得踈懶味下車將四旬嘉興風雅來觀

對如天賓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和章岷從事關茶歌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符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牙錯落一番榮綴玉合珠散嘉樹終朝採掇未盈擔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璧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闢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携江上中冷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關余味芳輕醞酬余香芳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窮耻千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塔前糞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關草廬得珠璣滿斗歸

和葛閣寺丞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貧憔悴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試問云何至是欲語沈闌墮雙淚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為事黃金用盡無他能却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先春來曉宣口勅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獸顏色群芳只似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都城求絕匹梁王苑裏索妍姿

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
 迴得東皇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
 千花相笑妖饒難竊藥常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間看
 太平天子春遊好金明柳色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
 鈞天捧上蓬萊島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
 國色精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
 千官獻壽羅星辰兌悅臨軒逾數刻花吏此時方得色
 白銀紅錦滿牙床拜賜伏前生羽翼惟觀風景不憂身
 一心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
 竄來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況異南人
 蕭灑溪山苦無趣子規啼處血為花黃梅熟時雨如霧
 多愁多恨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
 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語聊悒悒近曾侍從班中立
 朝違日下暮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
 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
 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
 謫官却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
 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濕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
 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政似昔繁華徒爾為
 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傳一日天恩放爾歸
 相逐栽花洛陽去

天平山白雲泉

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
 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

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
 絲竹不啻哀樂音月好群籟息消消度前林子晉罷雲
 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
 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
 斗量黃金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吾
 師仁智心愛茲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
 名未已來問無端理却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江上漁者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

送蔡挺代父之蜀

朔風豈不寒蜀道豈不難之子代親行萬里心自安劍
 閣雪猶明錦江春未闌到日必詩戰重登李杜壇

都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
 意荷天命富貴非我望立譚萬乘前肝竭喉無業意君
 成大舜千古聞羶香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片玉棄
 且在雙足何辭傷王章死於漢韓愈逐諸唐獄中與嶺
 外妻子不得將義士撫卷起眦血一霑裳胡弗學揭厲
 胡弗隨低昂干時宴安人滅然已不揚匹夫虎敢闖女
 子熊能留況彼二長者烏肯巧如簧我愛古人節皎皎
 明於霜今日貶江微多慙韓與王罪大禍不稱所損傷
 纖芒盡室來官下君恩大難忘酒聖無隱量詩豪有餘

查秋來魏公亭金菊何煌煌登高發秘思聊以掩吾狂
卓有梅聖俞作邑郡之旁矯首賦靈鳥擬彼歌滄浪因
成答客戲移以贈名郎泉南曹使君詩源萬里長復我
百餘言疑登孔子堂聞之金石音純純自宮商念此孤
鳴鶴聲應來遠方相期養心氣彌天浩無疆鏞之被萬
物照之譜三光此道果迂闊陶陶吾醉鄉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天地久開泰過言防結括誰憐多出處自省有本末心
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盡室得江行君恩與全活迴頭
諫諍路尚願無墜過豈獨世所非千載成迂闊

廬山瀑布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逗雲千仞急白
虹下澗飲寒劍倚天立閃電不得瞬長雷無敢撼萬丈
巖崖圻一道林巒濕險逼飛鳥墜冷東山鬼泣須當截
海去獨流不相入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
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
三百人太半空名呼沒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
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貴高路休防讒嫉夫孔子作旅
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相國鎮東魯時李相公開閣多英豪羨子賦從軍壯思
如波濤富有非常遇所得連六鷲故人孫復之臥雲生

二毛或作梁甫吟秋風共呼號翩翩草檄外可與相遊
遨益以夫子心萬物都一毫此行名與節須似泰山高

和楊耿孤琴詠

愛此千年器如見古人面欲彈換朱絲明月當秋漢我
願官商絃相應聲無間自然召南風莫起孤琴嘆

絳州園池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群峯高下覩池
魚或躍金水簾長布雨恠相鎖蛟虬醜石闢龜虎群花
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
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舊陶唐古

晉祠泉

神哉叔虞廟地勝出嘉泉一源甚澄靜數步忽潺湲此
異孰可窮觀者增恭虔錦鱗無敢釣長生同水仙千家
溉禾稻滿目江鄉田我來動所思致主愧前賢大道果
能行時雨宜不愆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

訪陝郊魏踈處士

賢哉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爲隱君子有
石礪其齒有泉洗其耳下瞰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
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爲高士笑誓不拾青紫我亦寵
辱流所幸無愠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
面豈稱長城倚來訪卧雲人而請益諸已得無長者言
佩之玉非美

中元夜百花洲作

南陽太守清狂發未到中秋先賞月百花洲裏夜忘歸

綠梧無聲露光滑天學碧海吐明珠寒輝射空星斗踈
西樓下看人間世榮然都在青玉臺從來酷暑不可避
今夕涼生豈天意一笛吹銷萬里雲主人高歌客大醉
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

覽秀亭詩

南陽有絕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危亭紫微謝希深領郡日建此亭
屹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歷歷銷人憂作詩刻金石意
垂千載休我來亭早壞何以待英游試觀荆棘繁欲步
瓦礫稱嗟嗟命良工美材肆爾求曰基復日搆落成會
中秋開樽揖明月席上皆應劉敏速送唱和醺酣爭獻
酬老子素不淺預茲年少儔九日重登臨涼空氛氣收
風來鴈聲度雲去山色留西郊有潭菊滿以金船浮雅
為君子壽外物真悠悠過則與春期春時良更優煥煥
衆卉明袞袞新泉流簫鼓動地喧羅綺傾城遊五馬不
行樂州人為之羞亭焉詎可廢願此多賢侯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先王制禮經祠為國大事孟春祭風師刺史敢有二齋
戒升于壇拜手首至地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勿鼓
江海濤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慎無吹
散去坐使百穀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乃可驅雲
煙以喜萬人意願君入薰絃上副吾皇志阜財復解慍
即為天下賜八使重古禮作詩歌祭義誠欲通神明非
徒獎州吏賢哉推此心良以警有佞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穰下故都今善藩沃衍千里多豐年孫公頃以清淨化
我來代之慙二天人物高傳卧龍里神仙近接弄珠川
漢光舊烈山河在徘徊弔古良依然二十八將固不朽
風雲一代皆忠賢我亦明時得君者出處十載功不前
尚得州麾養衰疾優游豈減居林泉因逢故人作宴喜
琴樽風月夕不眠之翰詩來若金石重於我輩何其偏
相其直道了無悔寧爭雙屈與鸞騫

送鄆鄉尉黃通

少年好逸驥老者重安車爭先尚逐逐致遠貴徐徐勿
言一尉卑千戶繫慘舒外矜固不足內樂則有餘子游
與李路作邑寧秋歎五斗對萬鍾所問道何如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高車赴南嶼敝郊主東道風采喜一見布素情相好屈
指四十秋于今歲寒保我起為君壽善頌復善禱願盡
杯中物薄言理可到君子貴有終功名非必早朝端卿
大夫所尚賢而老世慮久乃周聖門深已造與君誓許
國無忝於祖考潔如鳳食竹樂若魚在藻安得長相親
時時一絕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滿懷抱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

今之刺史古諸侯孰敢不分天子憂自秋徂冬渴雨雪
旬奏空文慙轉翻得非郡國政未洽刺史閉閣當自尤
上賴天子仁且聖神龍奔走不俟求同雲千里結雪意
一夕密下誠如羞俗有雪羞多曉來賞心江海上海東望
不見三神丘渾祛瀉氣發和氣明年黍稷須盈囷煙郊

空闖獵者健酒市暖熟活人稠光精爽瓌奪劍戟清寒
拂拂生衣表鈴齋賀客有喜色飲酣歌作擊前善常願
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誰言吾子青春者意在
生民先登驅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南陽本佳處偶得作守臣地與汝墳近古來風化純當
官一無術易易復循循長使下情達窮民莫不伸此外
更何事優游款嘉賓時得一笑會恨無千日醉客有多
聞者密法為我陳自言此靈物盡心妙始臻非徒水泉
絮大要麴藥均暄涼體四時日月周數旬其氣芳以烈
厥味和而辛消消滴小槽清光能照人固可奉宗廟宜
能格天神我姑酌金罍駐此席上珍況有百花洲水木
長時新煙姿藏碧瑤瑤柳抄見朱闌兩雨是鴈侶依依江
海頻晚光倒晚影一川無一塵悠悠乘畫舸坦坦解朝
紳綠陰承作蓋芳草就為茵引此杯中物獻酬交錯頻
禮俗重三爵今乃不記建大言出物表本性還天真或
落孟嘉帽或拋陶令巾吾非葛天氏誰為劉伯倫八使
達觀者與予日相親作詩美嘉會調高繼無因但願天
下樂一若得前身長戴堯舜主盡作養黃民耕田與鑿
井熙熙千萬春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依哉羊叔子輔晉功勳大化行江漢間恩被疆場外中
國倚而安治為天下最開府多英偉置酒每高會徘徊
臨峴首興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萬輩埋滅皆

無聞空悲歲月邁公平仁澤深風采獨不昧千古墮淚
碑觀之益欽戴卓有王源叔文學偉當代借庵來襄陽
高樓極極恬退山姿列雲端江響拂天籟行樂何逍遙覽
古忽感槩不見叔子祠蕪沒民嗜內千金贖故基廟貌
重管繪裏人復其祀水旱有攸賴太守一興善比戶皆
歡快源叔政可歌又留千載愛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

憶守姑蘇日見君已驚人翹翹幕中畫落落席上珍強
記及敏力一一精如神泊余領西帥密與羌夏隣君來
賦邊郡表裏還相親有如得四支周旋衛其身予始按
萬渠兵行百物陳而君主其事進退皆有倫老酋八九
百醉歌喜斷斷傳告以號今再拜罔不馴作城大順川
扼胡來路津漢軍始屯集虜騎俄紛綸諸將稍畏怯偶
語醉艱辛君躍定馬去入險將死漢持槌畫禍福虎伎
靡不遵呼兵就奮揮使成忻忻晝夜戰且復城成未
踰旬虜乃急攻我萬衆生煙塵者隍被矢石遁走無遺
選君馳奏闕下感慨動中宸是秋懷敏敗虜勢侵涇原
天地正愁慘關輔將進奔腹心苟不守皮膚安得存予
召蕃漢兵趨邠當北門諸將切切議謂宜守塞垣惟君
力贊我威鎮為本根全師遂鼓進連城息驚喧果釋天
子憂獎詔垂明恩予貳機衡重君掌食貨繁豈敢懈夙
夜未嘗憚笑言公叨領南陽會君乘使軒雙子百花洲
無時不開樽語論極今古情契及子徐氣同若蘭之聲
應如麓墳浩歌忘物我劇飲無涼暄自問平生心此樂

曾幾番一旦改使節念念指并汾惜別固不忍贈行當
有云從來宿兵地北與胡漢分長河出紫塞太行入青
雲天然作雄屏覽者懷忠勳行府在平陽山川秀氣風
堯民擊壤歌千古猶得聞君有經濟心潤以金石文攬
轡問風俗坐堂精典墳此道日益大行行思致君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雪

南陽風俗常苦耕太守憂民敢不誠今秋與冬數月早
二麥無望愁編氓龍遁雲藏不肯起荒祠巫鼓徒轟轟
昨宵天意驟回復繁陰一布飄寒英裁成片片盡六出
化工造物何其精散亂狂飛若倚勢徘徊緩舞如含情
千門競掃明月色萬木都拆寒梅英天上風流忽爾在
人間險阻無不平因松偶作琴瑟調過竹徐移環珮聲
江天鳴鴈長相失龍庭奔馬豪如驚丞相沙堤初踏練
將軍紫髯渾綴環巖前飢煞嘯風虎海上凍死吞舟鯨
我有高樓壁雲上雙瞳一開千里明群閭逐去疫癘遠
長達墜下塵埃清富知有年可坐致東臯父老休督營
因相大使賞天瑞醉把義黃向上評窮通得喪了無事
莊老器宇何難并君起作歌我起和天地和氣須充盈
當年此樂不可得與雪對舞聽平生共君學取雪好處
平施萬物如權衡

閱古堂詩

中山天下重韓公茲鎮臨堂上續昔賢閱古以傲今牧
師六十人冠劍竦若林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
所存遠我將所得深仁與智可尚忠與義可欽吾愛古

賢守聲德神祇歆典法曾弗泥勸沮良自樹隣民在春
臺熙熙樂不淫耕夫與樵子飽暖相謳吟王道自此始
然後張薰琴吾愛古名將毅若武庫綠其重如山安其
靜如淵沉有令凜如霜有謀密如陰敵城一朝拔戎首
萬里擒虎豹卷帙畧鯨鯢投釜驚皇威徹西海天馬來
駭駭留侯武侯者將相俱能任決勝神所啓受託天所
謀披開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關支一柱萬宇覆重余
前人何赫赫後人豈惜惜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堅金僕
思寶元初叛羌弄千鐔王師生太平苦戰誠未禁赤子
餓犬疑寒翁淚涔涔中原固為辱天子動宸襟乃命公
與僕聯使禦外侵歷歷葦前弊拳拳掃妖稜二十四萬
兵撫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問昂與參相彼形勝地
指掌而蹄跡復我橫山疆限爾長河濤此得喉可扼彼
宜內就權上前同定策奸謀俄獻琛梟巢不忍覆異日
生函禽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投簪公方青春期抱道當
作霖四夷氣須奪百代病可鍼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
尋復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因賦閱古篇為公廊廟箴

送謝景初廷評宰餘姚

世德踐甲科先朝名老紫餘姚甲科廷評今又繼之青紫信可拾故鄉特
榮輝高門復樹立餘姚二山下東南最名邑煙水萬人
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賢大夫坐堂恩信敷春風為君來
綠波滿平湖乘輿訪隱淪今逢賀老無文藻凌雲處定
喜江山助未能同僊舟離樽少留駐行行道不孤明月
相隨去

范文正公集卷第三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白雲無賴帝鄉遙，漢苑誰人奏洞簫。多難未應歌鳳鳥，薄才猶可賦鶴鴒。飄思頗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銷。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

詠史五首

陶唐氏

純衣黃冕曆星辰，白馬彤車一百春。莫道茅茨無復見，古今時有致堯人。

有虞氏

成都成邑即天開，終殿堯基詠起哉。但得四門元凱至，九韶何必鳳皇來。

夏后氏

景命還將伯益傳，九川功大若為遷。謳歌終在吾君子，豈是當時不讓賢。

商人

履矣昆吾禍莫移，應天重造帝王基。子孫何事為炮烙，不念嗔吁祝網時。

周人

斧鉞為藩忍內侵，商人塗炭奈何深。不煩魚火明天意，自有諸侯八百心。

次韻和劉夢判官對雪

藜藿樓臺外，新輝溢四遐。雲中凋玉葉，星際落榆花。樹

色參差露松聲，髣髴加風流。裁賦苑清苦，讀書家霜女。慙輕格蟾娥，讓素華孤鴻。迷鳥道，萬馬憶龍沙。淨拂王恭毫，香滋陸羽茶。載歌勞郢謝，一奏待鍾牙。幾處和梅賞，何人為鬢嗟。含毫看不足，詩社好生涯。

河朔吟

太平燕趙許閑遊，三十從知壯士羞。敢話詩書為上將，猶憐仁義對諸侯。子房帷幄方無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帥，禦戎何必問嚴尤。

和黃惣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萬石君賢再出塵，猶龍川上五歌時。九重執憲清規在，十鎮分憂白髮知。環禁申威星拱極，鈴齋舒嘯月侵帷。金臺下客思何報，願上中和樂職詩。

過太清宮

醜石危松半綠蘿，由關真相玉嵯峨。誰言仙道求難至，自愧陰功積未多。渺渺雲霞開綺節，巖巖鸞鳳答空歌。幾時身退瓊壇畔，茉莉匆匆奈老何。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分勢俱是佐高牙，兩地光塵自等差。榮事日趨丞相府，道情時過老君家。雙鴻得侶知風便，一鶴思鳴對露華。早晚相將雲漢外，重為龍友免天涯。

送江南運使張傅度支

刑措東南始詔迴，重分邦計命欽哉。千公已積充間慶，蕭相還施富國才。十郡甘棠歌未歇，一方流馬路初開。啓心知有嘉謀在，足亂雲霓憶帝臺。

堯廟

千古如天日魏魏與善功禹終平洛水舜亦致薰風
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蕭鼓謝年豐

西溪見牡丹

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同時辟命新中道改絲綸滄海人歸楚清風子在秦共
居卿月下獨得將星鄰登動軍前檄嶀嶒席上珍烽煙
邊信息金鼓武精神獵度天山雪歌逢隴樹春燕臺無
限好西向自霑巾

鵬鷄在秋天

秋漢寥寥迴雄心肯木棲人間正搖落天外絕攀躋月
兔精應喪陽鳥影欲齊長河匹練小太華一拳位下兩
羣毛遁橫過百鳥聯乘風俊未已空闊玉關西

觀猿

廣大一何驕霜明遠近郊虜皇不觸網狐兔自充庖熠
熠流鳴鏑紛紛過綠鬢雄飛侵漢下殺氣與雲交窮棘
爭探允摧林競覆巢惟開三面者威德播絃匏

鸚鵡

堂上每云云金籠久受恩思山誠有意對主忍無言性
比孤鸞翳聲殊百舌繁雲林如一去應喜謝朱門

歸鴈

稻梁留不得一一起江天帶雪南離楚和春北入燕依
依前伴侶歷歷舊山川木葉程猶遠梅花信可傳子規

帝到曉鸚鵡鎖經年應羨冥冥者東風羽翼全

青郊

青郊鳴錦雉綠水漾金鱗願得野中容共歌臺上春

射陽湖

渺渺指平湖煙波極望初縱橫皆釣者何處得嘉魚

舟中

珠彩耀前川歸來一扣舷微風不起浪明月自隨船

寄歐靜秀才

君歸一水遙竟斷木蘭橈賴有南軒竹清風慰寂寥

和韓布殿丞三首

泛湖中

平湖萬頃碧謝客一開顏待得臨清夜徘徊載月還

琴酒

絃上萬古意樽中千日醇清心向流水醉貌發陽春

漁父

月色滿滄波吾生樂事多何人獨醒者試聽濯纓歌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空半簇樓臺紅塵安在哉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煙
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疑師得仙去白日上蓬萊

野色

非煙亦非霧曩暮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
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謂山公意登高醉始迴

雜詠四首

一

梓人一笑白雲鄉杞桂森森遇豫章聞道周公繩墨在天庭誰此遇明堂

二

有客藍田得意歸溪光冉冉白虹蜺玉人豈忍言環珮留取天三尺二圭

三

鏗鏘千古嶧山桐金石聲來造化中誰道元和無復致為君堂上起薰風

四

嶺上英英向日開帝鄉情態自徘徊如何一施陽春雨依舊無心歸去來

書事呈韓布殿丞

兩宮會薦牧之文失足徒勞忽十春天上雲龍期際會山中猿鶴愧因循無功豈不孤黃石有道何堪憶紫萼少壯由來須努力篆銘鐘鼎古何人

西溪書事

早樓曾未託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蒙叟自當齊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響亮頻聞鶴夜海曠曠每見珠一醉一吟疎懶甚溪人能信解嘲無

得李四宗易書

秋風海上憶神交江外書來慰寂寥松栢舊心當化石墳茆新韻似聞韶須期管鮑垂千古不學張陳負一朝三復荊州無限意王孫芳草路遙遙

歐伯起相訪

海涯牢落若為懷惟子相過未忍迴勁草不隨風偃去孤桐何意鳳飛來鍊藏金體遲遲進匣鎖雲和特特開萬古功名有天命浩然携手上春臺

寄贈林逋處士

唐虞重逸人東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玉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真罷釣輪生蠹慵符鑑積塵鉅蓮攀鶴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秘丹靈綠髮新嶺霞明四望巖笋入諸鄰幾姪簪裾威諸生禮樂循朝廷唯薦鸞鄉黨不傷麟吊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有客瞻冥翼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得親

酬滕子京同年

謝家風雅若為酬散吏方航海上遊疎懶幾忘傳筆夢家冢仍有預薪憂欲歌蘭雪歸真隱敢向簪軒競急流如共茂先瞻氣象莫言神物在南州

贈餘杭唐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白髮思歸易滿頭默入市廛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故鄉知己方都督千樹春濃種橘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扁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晚翠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潭共愛魚方樂蕉屨誰欺鴈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諸暨道中作

林下提壺招客醉，溪邊杜宇勸人歸。可憐白酒青山在，不醉不歸多少非。

題翠峯院范蠡舊宅

翠峯高與白雲閑，吾祖曾居水石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還解愛青山。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逃家雲，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靜，群峯滿眼春。何當伴閑逸，嘗酒過諸鄰。

越上聞子規

夜入翠煙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送李絃殿院赴闕

寂寥門巷，每相過親近。賢人所得多，今日九重天上。去灘陽孤客，奈愁何。

霜露丘園，不忍違三年。月日速如飛，金門乍入。應垂淚，因挂朝衣憶彩衣。

送邢昂處士南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憶江湖。東南賴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不孤。

送丁司理赴明州

仙家枝葉，令威孫。南去司刑庇越民。金闕道書徵旨，在

獄多陰德，是真人。道書謂升真者皆須曾為獄官

送鄧江賓尉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送常熟錢尉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黃春不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試筆

偶緣疎拙得天真，豈問前途屈與伸。車馬縱能欺倦客，江山猶可助騷人。懶如叔夜書盈几，狂似淵明酒滿巾。況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織塵。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歸心不可奪，千里故園春。及見市朝事，却思江海人。煙波方得伴，松月定為鄰。願結虎溪社，休休老此身。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華構高軒敞，名湖一面分。星辰居上相，鼓吹燕中軍。山色來嵩室，風光徹汝墳。杉篁涵晚翠，蘭茝薦時薰。坐嘯頻乘月，歸懷幾望雲。迥臨黃霸俗，遠味仲宣文。萬戶方開國，三階復致君。斯亭比棠樹，千載頌清芬。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威府兼名邑，榮歸指故林。多年望鄉淚，萬里倚門心。江館春寒薄，山程晚翠深。板輿迎侍日，桃李正芳陰。

又

此行深惜別，所喜是寧親。祖帳千門曉，鄉關錦國春。鳥

歌疑勸酒山熊似迎人我絕南陔望因兄淚滿巾

送刁紉戶探太常下第時為太常發解官

精鑿本非深英僚暫此沉火炎方試玉沙密偶遺金豈
累青雲器猶孤白雪音敢希蘇季子潛有激儀心

憶杭州西湖

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皇不讓明皇美
可賜疎狂賀老無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為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
等閑為雨出山來

依韻酬母湜推官

聖門非入室文陣敢爭盟不意樓臺閣何才諫月卿珍
群憐未至霄鶚引修程直舍有仙味秘庭無俗聲午陰
宮樹綠宵刻禁鐘清奉制歌三秀稱觸聽六英恩輝孤
易感交結淡難成新髮鑑中改舊山天際橫纓思漁父
濯春伴隼旗行桃浪觀秦塞薰風省舜城幾多興廢跡
重疊古今情進退思先覺蹉跎畏後生見詒如美裘欲
報乏英瓊淨揖澄江練高窺權露莖復驚聞正始終仰
翰登閣好勵圖南志翱翔覽四瀛

送石曼卿

河光嶽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顏買誼書成動西漢
謝安人笑起東山亨途去覺雲天近舊隱回思水石閑
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送河涉秀才

蜀道歸來萬里身上堂嘉慶動諸隣賢良詔下先生起
休向成都問卜人

八月十四夜月

光華豈不感賞宴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
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

送吳安道學士知崇州

一麾輕去奉蘭羞共惜清賢豈易求筮易暗驚鳴鶴遠
賦詩深望白駒留古來經緯心皆曉閑處光陰髮半秋
長孺之才同吏隱相寬頻上海邊樓時兼長壽

謫守睦州作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
虎恩猶厚鱸魚味復佳聖明何以報歿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
楫顛危甚蛟鼉出没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又

妻子休相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又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送韓濟殿院出守岳陽

仕宦自飄然君恩豈欲偏纔歸劔門道忽上洞庭船墜
絮傷春日春濤廢夜眠岳陽樓上月清賞浩無邊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隴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又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又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
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又

有病甘長廢無機苦直言
江山蕪拙好何敢望天關

又

天關變化地所好必真龍
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又

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
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又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
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又

滄浪清可愛白鳥
籠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又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
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又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
霽中史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又

蕭灑桐廬郡開軒即解顏
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又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
不聞歌舞事遙舍石泉聲

山泉響
過公署

又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
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又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隱泉
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又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
新雷還好事驚起雨前芽

又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
相呼採蓮去笑上木蘭舟

又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
釣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

又

蕭灑桐廬郡身閑性亦靈
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黃庭

又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約臺
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新定感興五首

數仞黃堂上題名僅百賢
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又

山水真名郡思多補諫官
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又

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
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又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
迴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又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山寺

高風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
花啼鳥樂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閑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捲筠落葉信流水歸雲識舊峯蘭
蓀誰共采鳧鴈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會未足明月可重來晚
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瑟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
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留題江秀才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依韻酬周駿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貴圖良時須惜幾嗟吁衆心可致魏巍主
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禪耳目多慙外補救皮膚

子陵灘畔觀漁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讓
天衢何敢闕先鞭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敷何堂高誰富貴
一枝巢隱自逍遙杯中好物閑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
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留題方千處士舊居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
誰乘詩書到遠孫時裔孫楷方登進士

范文正公集卷第三

五

范文正公集卷第四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姑蘇從古號繁華却戀巖邊與水涯
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
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隈紅杏遮
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蘇州十詠

泰伯廟

至德本無名宣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
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
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木蘭堂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
曾見霓裳舞白集天為蘇州判史嘗發此舞

洞庭山

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
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速覺鳥歸邊
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虎丘山

昔見虎耽耽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
劍靜朱離潭幽

步蘿垂徑高禪雲閉庵吳都十萬戶煙瓦亘西南

閶門

吳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
落鴻漁釣外斜柳別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顏

靈巖寺

吳王之禪宮也下臨太湖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
越相煙波空去屬吳王官闕半啼猿
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
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

太湖

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靜秋宵誰典期
月華三萬頃

伍相廟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怨
死可報吳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
悠悠當日者千載祇憑魂

觀風樓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
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
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南園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
欲問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為言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徽音來景亳盛事聳吳鄉上象三台照
高文五色章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
寒谷春重煦幽宮草特芳感知心似血
思報餐成霜新定慙無惠姑蘇惜未康
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霓遠
南園橘柚荒願聞歌畫

一敢議賦長楊碌碌須鮮循循教弗忘跡甘榮路外
情寄聖門傍幾託爲魚夢江湖尚渺茫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玄鄉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逸
氣彌衝斗雄源甚央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實芝芳遠似
天無騎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謂其廟
也濁曲風騷盛謂其淵營丘學校光謂其社至精舍
變化大手鑿洪荒松嶽詞欺甫甘泉價掩揚滿朝當諷
誦終古豈遺忘恍若探龍際森疑展虎傍半生游此道
觀海特茫茫

陳賢殿丞挽歌詞

賢者逝如斯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欲安碑幾
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

送僧文光

一品山前識迢迢三十春多懸畫戟裏重見白雲人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鷗各逍遙但能賈傅親前席
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凌霄
凌霄花名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生且有託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聖君賢相正彌綸諫諍臣微敢狗身但得葵心長向日
何妨鷲足未離塵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蒼生十萬民
宴坐黃堂愧無限隨頭元是帶經人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

來章有麟鳳麟冷之句
因以松鶴命題以答之

鷓

華亭孤立病時身終日徘徊尚海濱露掌思高還警夜
芝田音斷欲傷春千年靈氣何求藥八變奇姿已過人
莫厭在陰猶寡和九臯非晚見精神

松

亭亭百尺棟梁身寂寞雲根與澗濱寒冑雪霜寧是病
靜期風月不須春蕭蕭遠韻和於樂密密清陰意在人
高節直心時勿伐千秋爲石迺知神

應制賞花釣魚

萬彙嘉亨日皇心豫宴辰華林新濯雨靈沼正涵春帝
幄紛仙鶴天鈞擲錦鱗洋洋頌聲唱廣頌浹替紳

過餘杭白塔寺

登臨江上寺遷客特依依遠水欲無際孤舟曾未歸亂
峯藏好處幽鶯得閑飛多少天真趣遙心結翠微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官秩文昌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黨二疎高涯
業盡圖籍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絕今日感遊遨

江城對月

南國風波遠東門冠蓋回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歲
計多蕪藥舟行不廢琴歸書清白最寧問粟中金

芝山寺

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得

食瑞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昇上人碧雲軒

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澄宵半床月淡曉數峯雲遠
意經年就微今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

郡齋即事

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蕭洒勝禪師近疎歌酒綠多病
不負雲山賴有詩半兩黃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歸遲
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對合如何心存關下還憂畏
身在樽前且笑歌閉上碧江游盡鷓鴣醉留紅袖舞鳴鼉
與君今日真良會自信羸官樂事多

依贖酬黃瀨秀才

再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江山助
天意難期日月迴白雪孤琴彌冷淡浮雲雙闕自崔嵬
南方歲晏猶能樂醉盡黃花見早梅

贈鍾道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惟有詩家風味在
一壇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貌古神疎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凌煙閣
留取雲山靜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遊江上高樓欲千尺

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閑遊倚舳舻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掛
雨過松黃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厚此間無
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升沉造化鑪

瀑布

迥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勢
關蛟龍惡聲吹雨電轟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贈廣宣太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雙林下
猶是清朝未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調芡芡始下車展節事君三黜後
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
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者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只應金簡名猶在
得見仙巖種玉人

京口即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甘
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懷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
只託春風管向來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水輪詩人不憐衣露露
為惜清光豈易親

孤光千里異君逢家愛無雲四望通處處樓臺競歌宴
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湖
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秦家似昔時貧見子
登西掖携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涿水後池春樽酒呼
前輩鐘香叩上具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蔽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

城大順迴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羗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真賞即瀛洲江
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斗筭憂秀發
千絲墮光搖匹練柔雙雙翔乳鷺兩兩睡馴鷗折翠贈
歸客濯清相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
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某與龍圖同年思去共
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
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魚縮項鱸官情

須淡薄詩意定連綿迥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

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憂邊處胡兵隔一川時宣撫

與張燕太博行忻代問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說着江山意誓清求取罷兵南國去
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送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髮人有
為須報國無事即順神故素幾云在風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遊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名共立
晚年恬退語相投龔黃政事聊牽強元白鄰封且唱酬
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為守地猶堆醉醒往日懸漁父
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生風
卧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遙九老中

依韻酬益利鈴轄馬端左藏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成木強
宦游誰歎僅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去寧煩杜宇招
好樂當年開口笑此心無事愧重霄

依韻酬汜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勳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圖共醉
痛羸蒸處肯相饒一拋言笑如何遺煩得音書似不遙
獨上西樓為君久滿城明月會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偃息養衰頽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當止足
得無權處始安閑心憐好鳥來幽院月送微雲過別山
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
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塵頻不任纖機只任真迷護玉關猶竭力
入陪金鉉敢周身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
道本逍遙惟所適吾生何用覩求伸

萬里承平克奔風史君尺素本空虛中無事吏歸早
野外有歌民意豐石鼎鬪茶浮乳白海螺行酒盞上波
紅宴堂未盡嘉賓與移下秋光月色中

依韻酬李光化叙懷

列宿專城且自娛清名善寂即前塗江山樂國誠難會
風月詩家的不事未必晚成輸早達好料高笑代長吁
公餘更勵經邦業思為清朝贊禹謨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曉

牆外鞦韆響樓前江漢歌曙光和月色猶記早朝時

晝

日色清如照前林葉未零海東新筆至一點在青冥

晚

晚色動邊思去年猶未歸成樓人已冷目斷望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光獨不眠君看明月下何似落花前

送黃源真

三十餘年交舊心相逢那復議升沉早飛塵土味誠薄
建窻風波憂更深自古榮華潭一夢即時歡笑敵千金
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見尋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強胡莫對秋風憶鱸萬里天擊揚紫塞
十年人望在黃樞定應松栢心無改自信雲龍道不孤
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桑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蕭條膺後復春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枝上看
似留芳意入新年

靜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壽陽粧玉顏須傍韶春笑

莫闢嚴風與惡霜

百花爭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黃金置清賞
隔年春色為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鶴
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愿定得祠黃石談道須期會赤松
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人冠台躋致了昇平一品開白傅歌詩傳海外

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特別故國春濃幾度還
大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搢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期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海
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冢宰權
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傳養高年開披丹訣開鑪竈
醉度清歌被管絃同勝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羨神仙
松楸薤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誕辰知允說
輕安拜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穠下此花留未發
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為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氣豔未勞橫玉笛
風光先合倒金盞隴頭欲寄交情遠林下初逢病眼開
必若和羹有遺味花王應亦命公台

依韻荅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芳洲名冠古南都家情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來海鷺
池塘人靜下仙島花情柳意憑誰問月彩波光豈易圖
漢上山公發新詠許昌何必詫申湖申湖在西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穠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爭窈窕一水自漣漪
白憐翹鷺優游羨戲龜闌干紅屈曲亭宇碧參差倒影
澄波底橫煙落照時月明魚競躍春靜柳閑垂萬竹排

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菊在柳之西郊因
兩菊植于淵中洲有梅比漢南遲梅洛而南至鄴始有
高臺陸命之曰菊臺梅比漢南遲梅洛而南至鄴始有
一岸鶻依人喜汀鷗不我疑絲絲穿石節與鄴同舊俗
日土文游河取小石通中羅襪踏青期素髮頻來醉滄
浪減去思步隨芳草遠歌逐畫船移繪寫求真賞緘藏
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池

依韻荅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親逢英主開前席
力與皇家正舊章直道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
龔黃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誥及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
奇謀曾歷北方強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依韻荅并州鄭大資見寄

節制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天真風
韻應如舊精明迥絕倫致君心未展寧是式微人

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論
重求鋒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絕不衰
獨規鑄顏恩未報捧觴為壽獻聲詩

和運使舍人觀潮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瀟頭海
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狼狽萬壘
雲纒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
先裂羣源怯倒流騰凌大鯢化浩蕩六鷲遊北客觀猶
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
怒中秋勢雄柔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
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群檝望風迎踊若蛟
龍鬪奔如雨電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
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藥無涯誰可共
詩仙今日在蘇臺蘇州為詩仙白樂天謂章

依韻和蘇之翰對雪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繞孟冬迺知王澤寔及遠
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九重
况此湖山滿清恩與君文唱若為備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唐作守不為輕况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參卿士月
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老相看眼倍青
取愛湖山清絕處晚來雲破雨初停

又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宮迴顧隄騎曾不息
沉思樽酒可教空層臺累榭皆清曠萬戶千門盡鬱葱
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文翁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東南為守慰衰頰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月
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慙老驥閑

此日共君方假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官達了身高居南闕重為階西園冠蓋時時會
北海樽曩日日親共棄榮華拋世態同歸清靜復天真
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奇每來凭檻即開眉好山深會詩人意
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奇勝翠微間車騎笙歌暮未還彦國才如謝安石
他時即此是東山

又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蒼然石壁開故老相傳應可信
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荅韓侍御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延下客
字執卷時即于家今日見高門作金陵歐棣公之先君嘗我居方
面榮為懼君向臺端直且温彼此中懷蘊金石不須銷
黯動離魂

謝柳太博惠鶴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伴
千年遼海識歸程鶴群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執謂榮
獨愛九臯嘹唳好聲聲天地為之清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官太保道懷五

首因以綴篇

玉皇近侍請修真賜得南山十里雲構有聖賢聊自慰
興多龍虎復誰分謝家山色朝晴見陶隱松風寤寐聞
萬物已齊無一事獨醒惟笑衆醺醺

其二

要路拋來自寡尤高懷卷去白雲收玉綬祕寶須藏密
蘭爲奇香却在幽仙骨豈曾移靜節帝心終是竭嘉猷
紅霞綠竹忘機地未免天家下詔求

其三

漢陂高興自飄飄何必天台渡石橋潭上藥靈多餌菊
林間詩逸半書蕉勤歌蘭佩招遁隱懶事塵纒逐來僚
客有赤松盟約在異時猿鶴不相遯

其四

瑤壇日月靜中長詩思時時逸謝塘神枕自成仙島夢
朝衣猶有御爐香三元祕簡侵星奏五嶺靈芽待雪嘗
金闕九重留不住高風何處是嚴光

其五

門外煙嵐紫閣橫九衢風土更何情籬邊醉傲淵明飲
隴上歌隨築滿耕三樂放懷千古重萬鍾回首一毫輕
鵬鷁共適逍遙理誰復人間問不平

贈方秀才

高尚繼先君崑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隣
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分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二首 前集已有一首

吳門歉歲減繁華蕭索專城未足誇柳色向秋迎使館
水聲終夜救田車丘山在負恩朝寄毫髮經心愧道家
不似桐廬人事少子陵臺畔樂無涯

范文正公集卷第四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易義

乾上乾下內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內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內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為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為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為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為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內外之分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兌陰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近焉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長男巽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為吉此卦六爻皆應而交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為常而不以獲應為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鄰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內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為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權內剛外震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內卦坤也有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則有則象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陰正於內也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明也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實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睽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

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孤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亦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王臣離五君在險中而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與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山為澤其潤上行取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說也說為損之無時澤將竭焉說為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弑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
 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
 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
 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
 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幹斯
 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
 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
 動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與萬物而無疆明益
 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夫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
 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
 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
 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
 危可知矣五剛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
 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為澤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物
 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下莫不聚
 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
 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柔言剛中而應者取其
 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
 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
 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
 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

下為基本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
 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
 矣故交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
 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為冥昧若能知其消
 息猶可為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
 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
 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
 改其說兌說也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
 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
 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
 乎

井木為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
 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
 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
 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
 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
 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
 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
 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兌文明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
 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
 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
 去雖湯武日生當為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興以木順火興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葦之天下既葦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興莫先焉故取鼎為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葦去故而興取新聖人之新為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感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離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感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為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曰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

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水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上離日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曰斯與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運於大而戒於盈也不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寡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今宣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為德其失也僞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

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為體內剛而外柔
謙卦坤外艮內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享君子
有終異之為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
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
之六爻皆無凶咎異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允澤重潤而上下皆允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說萬
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
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
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
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
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
說之時必內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
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
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聳
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
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
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
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
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
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

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
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
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
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
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
然則求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
性行有九德以考績為別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
事以難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性寬而栗柔而立柔而立直
而溫性溫而直簡而廉性簡而廉剛而塞性剛而塞彊而
義義無所屈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
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
閔一十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
使於諸國而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
不厚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
夏能述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
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
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
故聖人以俊乂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
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
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則非善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遠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勤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殺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教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特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

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神也晉委三卿趙魏韓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森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思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

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眾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眾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熱而觀之然後實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摺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輻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屢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求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効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管田必煩遠饋又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綏遠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未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迺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繞迴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一千五百步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

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

彼非宇地則別擇要害之以鎮召甲兵險因而省

侯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

范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今為趙明今為東頭供奉官

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

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

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

居其前王信秋青劉控劉可用策應者居其次在守臣

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

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

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

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

及歸降番部并就采芻粟亦稍足用其瓊州之西鎮戎

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瓊州

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

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

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臣謹議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

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

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

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糜食月給庫縵春冬

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

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

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克

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

甲之士隨宜壘關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

在積粟倉庫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

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

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徒

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神世

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

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

議守

餘美中崇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又可

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

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

相遠矣少田處計番部邊境荒田備朝廷許行此道則

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進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

愈久而備愈克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

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

本處訪問及畫圖即

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

本處訪問及畫圖即

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

本處訪問及畫圖即

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

本處訪問及畫圖即

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

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夾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先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荅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怒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

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誣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悞朝廷機事爲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縮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奭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爲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

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輿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之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鬱然聚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楊文公爲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祥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已任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員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觀公之真而爲讚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皇儲資聖頌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又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與皇統紹億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浴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疑明人成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美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爾召往師傳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切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與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

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
 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
 而深論此道心之微也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
 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
 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
 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慷然有好直之心
 伎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
 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
 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于禮義禮義既充熟
 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
 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
 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
 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
 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
 辨寔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
 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盡天家代工王
 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
 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
 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
 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
 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
 魏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
 聖者係之頌云

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盛節
 交舉庶彙成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
 力王假有家迺建承華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
 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
 受英晤日彰溫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
 思究授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思也以直屈者其
 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騰玉振金相英聲茂實
 懸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
 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
 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乎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穎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為
 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
 甚衆撫南夷以又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
 嚮疑續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
 領之于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關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
 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秦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
 十萬石三郡鹽課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與抗秀
 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漲溢
 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
 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
 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
 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
 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竟驚波荐至鹽其稼穡偃

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橫議蒼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暮月之內民有復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天聖四年秋作勸置司乘候糧城曰三千餘戶漸復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議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噉噉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濟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憐但廼按廵察直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鑑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克與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莫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善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通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棄欲報彌廣建牙列瓊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煢煢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既寧既聚濟莫我苦比此端戶鱗鱗場圃而翁而整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穀兮登盈作爲頌聲告于神明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耶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

海養浩克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教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立國初秀閣閣今嗣奉拳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廢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何方豹以華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各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子忠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嗚呼未預於教也非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實汨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賦畝名不登縉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廼被巖廊之

知此何遇之甚哉繫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
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
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登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
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
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聲名於善教之始何
必申繡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風夜懷之不
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
護景繫所存若靈溪瀉河九龍井左細再生昇天槍皆
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
將命斯來實重官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
異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
破堅發奇高凌虹睨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
以氣為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
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
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矧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
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
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
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憲大師詩序

某與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憲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
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
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為序引以示方

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
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
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
袍號定憲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
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
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之闢才奔風雲
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靡法度教
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羣者衆矣
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
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
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
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
謝絕堂構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
靈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
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
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
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
日尚書員外郎克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
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
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容或殆而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
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
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

視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
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
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
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駸公
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
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
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爲星者至精之適亦
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
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餽逸人溪齋因話
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與所撰祖先生
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
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
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
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
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
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
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
遺衛公錄一品集姑蘇集西湖南關志錄其間有浙西述
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

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
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
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管陷而義不
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爲執政
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
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劔則無狀然
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情哉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
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
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
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
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梧俱文珍輩又
絕章阜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
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
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無駁因
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
聞夫子褒貶不以一庇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
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
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
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
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
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

焉仲奎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非學者又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翫慕焉遂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歎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此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于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雅主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相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雅主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官故論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嶂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閑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杜為騷者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塲華惜惜相溢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貢變曠之賞游西北之流

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子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溫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述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勳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和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述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豐財為富其鄰於物為騶虞為得食雞其述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德於地為厚載於人為正直為忠教於國為典則為權衡於家為男女正位為長子主器於物為金玉為解豸其述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

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儀不行人微四德則無今各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跛踵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中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說春秋序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衮貽榮蒲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親與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厭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莫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開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華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賁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曠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務故太原奉常博士濟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爲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恭

預政事陳公侍郎竟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來圖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泮詞爲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占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玄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翻翻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級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輩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羣羣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開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肩而澆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

丈餘纒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水烹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臥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并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暑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牙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祁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千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與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慶曆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幽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貧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惣一百四十楹廣厦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旣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

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充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微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子嘗聞故論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末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鬻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為之銘銘曰

奏上時務書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冷冷兮師之琴真性存兮孰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閣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

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違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論詞臣與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

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
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
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
無疾病於是而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
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而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
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
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
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
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
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
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
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
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
事噴有頰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
自京至邊並無關隘其或思信不守臺端忽作戎馬一
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
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
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
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
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
事遷其等差壯士衆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
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
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

戰鬪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交馳此五代之前
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
之輩願在數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
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
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
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
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與之時
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與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
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
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
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
古謂登瀛近歲選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
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
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
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
與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
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
政以來未聞旌一諫負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
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
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
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
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
聞先王議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勳之後立賢爲嗣餘子
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墜頽波千載凡居

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爲奔競至有訟爭而况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誇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劓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纁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夜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論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

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親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貴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又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又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綵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性性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

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意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致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難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遣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譏諍之人緣隙而進以計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幸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竄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十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于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身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表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台宰邛侯之問繫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異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燦煌之座爲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爲其升爾某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爲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

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某所以難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更于海隅葭莖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懼咎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予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晚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于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宜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叅政侍郎叅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

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濟蒼生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

入天下又平則倚伏可畏兵又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克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叅守蕭何之規以天下又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又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取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

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執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譬實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負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整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

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綠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亂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撥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兩任例升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恐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疑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

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條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循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備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敷帛厭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洋其業者不可勝記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欺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

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執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重行可於本實陳際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俾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靈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櫛千里之間以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

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家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朝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幾乎又播執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善之彼不我富不我善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慶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而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華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

者人厭其德乎民者有以華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因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教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明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惠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與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教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

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盛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教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陳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圓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干崑尤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察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敢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姓受弊筆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與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華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軋邊不之虞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

須遠饋故戰之則郟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堯然已老今之壯者蒼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原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僭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行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

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郟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播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英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乎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威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某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

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又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詭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素有爲之感莫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蒼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因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持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佞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

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登華然但華其下而不華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表率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樞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惰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成在童穉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又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怒擾則易驚狂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荷有撓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伏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而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鑿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除民又在塗炭乍親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辭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辭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又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鑿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度哉往曰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

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寬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官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官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俞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在斐之人誅教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幸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舉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然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誦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實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膏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詔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銜頸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

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爲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蕢絃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諳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闕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綬而霸齊闕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勤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

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實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幸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騰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滄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旣濟之食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盱眙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思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爲頌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

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遠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實則真有愛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胷中而莫敢整發者耻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謀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幸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公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公華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公華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

之未思也某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惘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

不敢以一朝之貴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後學時兆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其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
 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
 省踈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
 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
 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
 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
 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
 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
 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
 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折是非之辯明天下之
 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
 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
 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
 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
 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識乎
 教化故文章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

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
 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
 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
 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
 下之學有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
 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
 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
 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
 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
 未至誤其所當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
 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者國家勸學育才
 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
 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
 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
 伺其所未至誤其所當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
 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發達于後舉差之
 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
 人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
 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幸賢俊以趨
 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
 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備昌言于兩制如能
 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試之以方略濟之
 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

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移穆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聳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應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剛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詠言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寃之儻亦以典為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別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

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宜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駸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驪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言焉而

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之目以典爲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仗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

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宜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官故論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番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者琴寔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達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達其失也仗弗躁弗仗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速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遷于上京崔公旣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宜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冀捨旃不宜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相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堊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家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

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倖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番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寔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

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
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
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
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
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
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
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
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
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
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
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
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
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
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
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
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
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
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
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
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
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

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
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
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
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逮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
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
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
從來入貢使人止釋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接漢諸
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
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
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
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
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
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
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
馬牛驘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
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
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
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
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宜某再拜

荅安撫王內翰書

某謬自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疎略忤朝廷意既去
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
刑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
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

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整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元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羞昔秦漢咸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因契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太耻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車北陲為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者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公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覆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為禦邊之策奈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輜餉以致敗事須鑿覆轍速於更張宜於公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勦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

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為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閣下以衆說參取為國家圖之不宜其再拜

上呂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為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為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劉升方永興軍警看今有圖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

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鑄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為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黨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

況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為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鄭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又為之參佐仍使鄭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鄭延環秦鳳副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鄭部署別未有處亦恐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為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祗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為養親計怔忡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

任危切之至不宜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啓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塗
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脩謝啓伏增
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
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
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
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
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
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
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
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
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凜庫
縵空虛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
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
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鑄亦知邊事
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笑豈能決
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
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
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仰翼
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已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
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云云

與省主葉內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

異爲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于鍾之重哉蓋聞福者
禍之所伏故循墻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
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已安乎其他利
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
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爲大難遣使脩好或可暫弭柰何
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狀之心
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務帥
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輿之誅持
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內自擁其精甲
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
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
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鑒也是則
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
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
禍耶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
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爲武帥與之參用功相
萬也某謂相公弼諧於內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
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
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爲國家先重其身
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內某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
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
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
言采愚者之一得某曾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
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

主之故竊寐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聞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虞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贖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貲加冗府庫之灾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柅於群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爲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爲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柅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摺紳多言謂閣下力輩前歎君子之爲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蹀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爲禱不宜其上

又

某啓近辱真誨答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正爲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

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殘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爲與國同憂之人宜非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已耶今上膺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爲耻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爲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宜某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諒目 知蘇州時

某諒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吠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感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空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瀆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沱

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令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其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其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模澗之灾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其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其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獨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淤澗導川而無益也其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

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灾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畝澮之事職在郡縣不特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爲亦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醜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欬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瀟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惠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為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賦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云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計驚哀官守所廢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距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

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子子美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早飛於榜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忤忤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恩貶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象欲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為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實為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音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闕之人必為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子羣靈惟純惟粹哲人適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竟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觀昌辰宰子庶揆保輔兩官許謀二紀雲龍

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來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送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與哀某素游大鈞復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鼎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聲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篋謝崇高兮脫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絕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大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表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為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說說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轄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兮聲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塵兮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鄠杜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門而不驕幼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摘臺臺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借庵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醜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啓於曠帷迺修撰於史局尚不足以施為遽侍從於天閣雋內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賦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達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噓公慷慨而不顧日奉奉以追隨何交道

之斯篤會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
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哀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
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
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
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于誠性著國之史掌邦
之命臺閣徊翔摺紳輝映德業表充聲猷日盛賢哉云
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
政不見故人怒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
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
坦明自登朝闈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升諫
曹心營益傾謫去江徽暄涼屢更會不齋咨奉親爲榮
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子涇有城無兵涇帥敗覆戎
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吊之緩之與治其生復率
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攬
槍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
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
謀若織邊睡如屈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
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
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蓮疾不起福善何憑
我國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

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會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
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
公之靈嗚呼余歲二十兮從事於譙獨樓難安兮孤植
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女議
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乎兮下無究號政事以和
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徒宛丘兮彼豈
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
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勲望益高余貳國政
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會未密啓兮余出
幽郊謂公將享兮用千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
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
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怗怗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
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之初時文
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
知子特弗移是非適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
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庶
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
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會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貶
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
吏議橫生斤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

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
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
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
益知子賢故文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
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鯁巍
巍章聖及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
帝闈嘉猷日沃威顏日温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議
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
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官作傳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靜
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說說成聞
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威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
賢惟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
之報是寧不仁東轡何為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
內翰侍讀學士諱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
靈秀格裁英采榮榮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
萬儒味聽闕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涇涇西
垣北門大筆未停為藩為翰于澶于青迺牧京兆關輔
以軍再主大計寔營寔定經懷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
橋朔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遽時其感得主
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

采摛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日命
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隣
邦唱訓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為浮沉
今也云亡絕絃于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
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
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略待
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
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既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
采出乎摛紳冠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
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
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
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遠巡賊怨我當民在我
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温造其倫聖獎休烈
屏諸謔言擢為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
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
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
也云亡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
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為人
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
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

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什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祿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岵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善歎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沃請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知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集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餒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怒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官道出姪女祠下彼俗謂威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檢使奏踐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

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錄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駁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秋史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讒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威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今日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續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

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眾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適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燭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眷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附始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寮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官無儀執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

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震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醜齷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純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其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奮想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威通群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軋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王道缺漓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

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使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之最高天貽厥心則明則粹奉孝四方老於王監爲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爲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勸暨安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鍊義映于一鄉考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程氏累封高平縣太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諱諱善春爲子以文公刻景鏡志鏗然有就旣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尚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旣定大業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歷崇班承制于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荐拜西上東上閣門使除軋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酷于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眞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涼鎮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之重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

兵以堅庶羗蓋西諸侯之長馬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橫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蒞清池郡已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竭與夫人皆下今夫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爲侍禁曰紹先爲殿直並切公位登二千石權嘗亞大摠管階至光祿爵爲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侯有終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嚴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况於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避燼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與辰漢也彼夷人中彭姓一族稱其疆黠漢洞數州署兄弟以爲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邊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輿櫛以要其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侵我帝復召公曰會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

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之無稍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謀夫駭其族曰天家使且至方撤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爲君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遠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感懷迄今將二十年幾復爲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覆翻彼飛鷄集于泮林食我桑慳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謔利方割議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典之我取之又可哉乎奏通奉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遺佑以熬波之具貨入于縣官而增典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枕秀海三郡墮亭自是墮筭大充于賄賂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餓食公請治五寨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東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開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恡乎力食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泄汨我農畝潤我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鑿巨石爲十閘以疏其橫流會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無長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爰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通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二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揚之其公之謂乎遠于貳曆之年聖荷彌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探自若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結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徵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束殍歲常比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臬布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伏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康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

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異者其明括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珪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故名聲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且謂其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穎之濱星萃于上炳爲括人儀茲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疆禦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宜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乎邦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操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復故園迺誅嘉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錫我侯歸攸于鄉錦裘煌煌銜鏘鏘故老飲歌吾聞之光我侯爲何四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新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氏贈榮陽縣太君初侍郎親皇家之典迺以儒行教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除補穎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既練朝廷以前公在穎川辨析寃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陞見拜大理評事知秦

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姦民毘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闕天下案牘駁議無隱一切以正真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爲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更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薄責于庭衆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况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陞宿兵食貨爲大公視民豐儉欽收以時邊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煤孽以爲非便朝廷感其說徙守回中郡既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政知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公潛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產而償

吏私諸豪專擾下戶公重爲立法使得均一千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琨爲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琨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丞召還臺公歎曰吾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獎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既退即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內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王原主簿次曰拱辰成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贊次早亡次適閩門祇侯陳惟一次適臨漢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秦州西溪之鹽局日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餓而遁者三千餘戶舊有太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潭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爲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爲海陵宰知茲邑之

田特爲膏腴春耕秋獲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仍與張侯共董其役始成大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通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毋憂去職二公實成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爲銘而不讓辭曰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鬪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筆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濟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惟天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推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

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糗爰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殿上說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疆寇警郡縣而曹南關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貞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疆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改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伴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已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今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搗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

祿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貢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權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貢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貢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耻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端揣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輿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雒儀衛至感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搢紳肆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待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實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爲十姓樹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逕爲戚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衡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

州鹽官縣今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毋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第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公鑄爲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貢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傳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安格疎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致拳拳以銘云魏魏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儼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奉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顯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

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爲食籍山海之出以爲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廩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穎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寬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齋天下至于真宗山陵再塞天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滯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澳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微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釋褐爲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

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爲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賊賊可圍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爲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鈴轄裴璋侂兵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寧帝深加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撻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買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爲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棄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

虜爲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爲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爲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効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北路轉運使歲餘徙陝西連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權酷獲遺利蓋億計乃秦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爲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乏泉貨每春取緡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同韓侂僖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使司事車駕旣行以長安爲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某月詔還有意會河朔關漢帝曰河朔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廩祿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其職積教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爲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饑公悉發倉粟以振之仍登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圮其域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

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出舊城文餘民不爲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繁四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爲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山祀汾陰幸臺社進緡錢續糧獨鉅萬數又請罷內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鐵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爲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爾并賊聞之少解又下教曰賊輩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決問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赦之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樊勞之及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太平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解復破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朝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

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不顯不仕不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不諱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負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大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欲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推魏魏先帝兮法道法天大烹之威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睢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算兮無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久於貨

政兮人將無徒公嘗寬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抑有英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門闕不圯兮表于關中我後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衷字公儀世為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汝陽之廬令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內縣太君皆積德深長慶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為之首覆策于庭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舞雩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既御大器比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權浙右坐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辨之移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登請理軍懷郡出奉公家人敦孝事河內人歌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性刺遠人便之真宗即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三進秩至千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

兵部方將圖任違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為太常博士奉朝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為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頊早亡一女適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南縣某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轂郁郁登廡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內朝端立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弗達天乎可疑墓于善地今保以令嗣今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墓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權酷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傅之靈墓于此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

史存焉皇考諱冕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秦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鬪言及子以言貶頭沛於江湖間夫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厓沒反真於福地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爲吳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典吳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五人曰與宗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爲郎象宗忠懿之胥也從而還朝以文召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

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今皆以廉愛稱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堂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浞川權醜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曉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爲亂宜清舉者往焉公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再基求分移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啊曄曄皆舉進士啊從其補今爲歙縣簿曄曄並策名曄不赴調曄解官俱就養左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浙始下關讒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關下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夜馳以及於墓兄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爲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於公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于成宗黨稱焉相國頴川公曩司澗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步積泉袤丈自是雖甚旱曠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園遊逸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

者不接晚年制飲服葶毒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
我于父兄之側魂如有知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
以其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錢塘復孝鄉峴陀嶺之先塋
禮也某以公年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風樹
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于身于嗟
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為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
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菜
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獲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
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擢父懿因
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違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
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游長安昌黎韓不復居
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
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
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遷改著作佐郎
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
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
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
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
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
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

出典海陵郡遷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
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
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
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
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懼然而莫敢言者獨公
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聖書褒答賜內帑錢五十
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
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
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
未久人阻禮教逸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
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睡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
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
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
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
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太
早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
出使秦隴遇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
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
躬上奉天誠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
使撫安仍加寵賚愛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
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
王之道為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
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答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
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吳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勳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懼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丕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又如田公之徒並見異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穎川郡君陳氏祔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取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娶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澈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太君公少而儻負氣格錢氏爲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吳越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爲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知澤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權茶事兼知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

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爲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爲歸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賜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澤州人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爲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眞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面加提獎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船困風于遠海食匱

資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千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賈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爲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行以家君朱紱爲請上曰胡某爲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郡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爲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遺而還又濟陽丁公爲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感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

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不謂之賢乎夫人穎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叅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穎川之誌某非特爲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邵會公爲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閨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殮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爲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并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爲諫議大夫進封本

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墓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考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墓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郊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酷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已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

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郇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墓又滕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

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叅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諡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墓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縮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為樂考諱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為監郡得公詩語嘆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

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為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秘書丞稟躬著作佐郎冠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秘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偕稱嗚呼感槩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為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為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違故被誣而出至高密會歲飢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

權威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閣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迫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開田柰何求生而來委之兇虎蠶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爲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爲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爲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許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賞爲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亨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迺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平天平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悠山爲陵兮川爲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
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詔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爲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文公爲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勳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爲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庚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爲難治公至斷

獄必以情接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爲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爲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暮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後者胡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管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爲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後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勦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爲已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爲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

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嶺陝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綏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適息有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於黃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贈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實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贖昆弟過期不入輒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嘗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食所至有冰藥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游以言事被譴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宴都門譴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

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

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愛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待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久之公爲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抱錄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襄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崧將作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浚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

墓之千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于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以傳聞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爲給事史有本傳祖諱珠有才識字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爲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爲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闕即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叅軍在職修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除爲許州鄆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

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與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且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權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權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漑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專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徵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漢州刺史彭仕義隸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訖州官于登聞鼓皆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從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

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為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千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計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為啓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兢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懋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其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真孝含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焉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志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馮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聞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科符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戍兵屢獲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近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內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爲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第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爲陝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

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命况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疾經畧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診視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贈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粟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廢補試祕書省校書郎許州鄆城主簿次曰沃濩幼亡次曰洵穎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涿皆業進士次小字實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語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游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秋而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隆又壽而終天子賜馬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諡忠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爲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贈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

司議行誼曰忠獻以其年某月日薨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帥孟公器之賞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爲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廢爲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二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已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寶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爲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折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爲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旣就進

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爲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某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葺諸州繕錄就以平糶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爲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司如故公奸訪問善關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日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爲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參掌機務知無不爲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爲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

人躬自撫視至染瘴氣臥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思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款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驪衆十餘萬於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之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俾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殒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兵乏竹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虜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歿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觀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鄆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督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入冗宜遣使擇去以

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馮公常志在補益素業累篋及其沈病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鑿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為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補給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行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宜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管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為股肱皇猷克替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平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舊栢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基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皆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

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管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慮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基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絲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屬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疆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蒿桃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楚而

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悞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縣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祿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疆梗在原爲孽安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子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將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

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廢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邇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春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百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勸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于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村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

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郡交辟改簽署同州判
 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實州之請君少尚
 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
 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
 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
 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
 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詒郊社齋郎曰諤三
 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
 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牢籠羌
 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虜
 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謀者還言其
 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神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
 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
 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
 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
 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淮連秦三州從事
 在秦日子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
 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
 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
 害眾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

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
 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
 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
 朝廷貸其獄特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
 有鯁議聲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
 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
 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權醜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
 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
 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
 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
 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
 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
 予時為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為三
 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
 君咸用牛酒迎勞霽然霑足士眾莫不增氣又涇州土
 兵多沒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復
 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
 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陝西
 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
 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
 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
 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
 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

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爲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勅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二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爲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還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其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贈賻禮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喬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威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毋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畧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爲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霄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

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第起居舍人洙次爲之記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詩歌于其上予又爲之記君樂於爲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論弗摧主畧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爲臣不易名以召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

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奔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旣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

慶曆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者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播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畧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畧使鄭公叢願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郵延路經畧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劍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子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敢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君子之道耻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其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緯琛不仕祖緯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似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祿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間丁光祿憂朝廷錄光祿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在江南東路轉運使聯查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奉掌真州鹽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子朝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若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予予天禧初為謙之從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既祿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勳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為善也必享其言有窮且天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為多焉小人之為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

人若無馬如仲川之亡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
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奈何如川之去兮無
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恩兮徒為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
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
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
秘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信軍堂書
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
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
二年以某過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
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
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
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
台州黃巖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
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梓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
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處
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甃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
勞又擇水之衝甃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
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玄相銜枕勢莫得動其
城八門皆設之剛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
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
民而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

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饑者獲
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
處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怒
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
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
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
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
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
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
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為難
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
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
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
是之深要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
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汝次適進士沈克二女
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
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
獲其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
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
焉我獨徬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
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時光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人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鸞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之會孫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措紳生宜樂斯時實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朝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鄂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修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天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鶴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察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實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鄂柱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閑暇紫翠萬疊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水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祿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母君隨居鄂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

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子甲等
忽屬播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
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齋其柩行哭道中歸于
鄆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
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
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畧西事遇君之長子
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
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祿
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偶俛一進遠以不壽妻蘇
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鄆縣
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慨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
簿而亡次曰覽曰觀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二女適孫周
道早卒噫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
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
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
人乃搗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
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州
某縣某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曾祖諱知
遇祖諱顯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
陳州錄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
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
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鄆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

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
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
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
登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
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
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
曹修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輩皆得
祿仕責授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
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
官改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
國還為兩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為天下之最孜孜
利病無弊不革朝廷獎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
轉運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陝府駙馬
都尉同平章事柴崇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
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墜
人盈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為河東安撫使君恤殘民無
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定初西
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君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八月初四日
終于廣州之黃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
男俱幼十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
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
無難易次發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
迴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中丞道輔等伏閣論事見

端人之風焉三為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長而少過君在南海予方經略陝西嘗薦君可仕邊要朝廷纔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措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顏子非壽清德自久伯道何嗣今名為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車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蓋有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為萊之膠木今有惠愛君官九載不得去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已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為戲長而好學一日嘆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獨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群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州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為樂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萬請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為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慙而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叅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已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

曰起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已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奕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廕補報君之德也奕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於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稟叙郊祀恩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為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迺昌相與為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

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辰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稔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叅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勅重辟而昭雪者几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子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叅軍歲餘大理寺舉

爲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寬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段學士少連時爲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廼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開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爲有詣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鄉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侍御史慶曆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事以君爲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饒餉之人以爲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闕地以爲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殺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破鈴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詔間自是衰息朝廷獎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夷人苦之公令精蘆兼取夷人大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埴爲

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廣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召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屢試秘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需修進士葉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淑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于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民復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曆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接邊部過馬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羗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某官張公蘊之所建也已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橫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侵于瀋齊時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暨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劔作色曰奈何去城墜委府庫大衆一潰更

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
徇縣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退
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輩父母妻子
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生二子長曰
揆今爲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判王府記室叅軍次曰揆
今爲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
宿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
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爲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觀馬
橫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
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
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四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五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月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
發赴本任者祗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竊以寧海
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爲晝繡之行再
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即趨便
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
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獎知歷二省之
清要職忝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顯於中
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
叟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
望咫尺對敷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
寧莫遯軒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
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叙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爲萬
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于冒宸極臣無
任云云

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當
者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有過恩寬迥迥光於白日
事君無遠爲郡甚榮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
明海度淵默撫群龍而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臚軒以來
仄席不暇思存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萬萬咸
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
謂明主之恩必報而况首膺聖選擇預諫司時招折足

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閣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撥壺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鸞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魏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為尼危辱之朝不復可

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播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貞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覲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機而況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處諍國朝之威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陞

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絲舊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速之方抱疾于茲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戴生成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頽巷賔于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耻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 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不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於未更於鴻濡俄易藩宣之寄寧分肝與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况圖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澄濟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尊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制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畎畝階干楮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難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 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內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管疏公孫之短裝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栢與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疆臣道宜弱四濟維大不

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太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浸昌寢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摠擘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慘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蓋室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年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 陛下九日垂光八風颶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苗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絮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志憂上副聖知下逃群責臣無任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望勅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繫懦品可副聖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敎中移節於京兆斯為劇任曷在匪人况經侵軼之虞彌藉緝綏之政宿兵既威為地可知臣職賦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

行自薦老成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
夙夜敢寧本馳罔暇刻時蒞事翌日與師庶牽制於戎
心仍掩襲於邊路大軍已出中使率臨不謂辱謀偶符
辱等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
兵久戡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馬亦
儼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臣無任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
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之覆頂踵
何剛臣中嘗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
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遇之秋微臣以國
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罔敢遜避而力小
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
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伏蒙 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
地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
茲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愚
後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答
高明之私臣無任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
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
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孫吳之法
耻道相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播動之際起臣貶所特加

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
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
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
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構訓齊六將相
山川利器械為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
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
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闐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
闐下請朝廷處置又恐答以詔旨則降禮大甚若屏而
不答則阻絕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款好以殆諸
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不可三也又寶元
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
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
德迴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
已一面密奏臣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
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
周守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
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許臣示以恩
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稟承則
於臣為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言初入界時見
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
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
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張元懇言曾
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
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

如此章表尚令先開況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齋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為枝葉之辭也恐上躋聖聰或傳聞于外為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別有劄到邀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來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奕將收得劉稹章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今向後得賊中文字所在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論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振皇威大加討伐亦繁朝廷熟議必持重緩圖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論利害苟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效然以臣之愚慮茲寄任豈得無然何敢自欺伏蒙 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揚厲大馬有志曾未施為日月無私尚茲臨照臣無任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威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

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承與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奇以重難無思慮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屢躋宸聰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念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茲近職深未違寧伏望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瘳雖貪冒微祿詎逃病者之議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之責儻形骸未頽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準人倫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綵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于布化四方庠序比之而與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

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宜聖廟建置學會
數十厦面勢顯敞允爲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迥處雲山
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
進士楊希堂頴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
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
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墮方俗可厚頤閑德行
遠俾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
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五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六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遜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内觀察
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討安
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誠敢逃於斧鉞
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
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
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遺御史繡衣持斧出按
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
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
郎一出爲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
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繁安危
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然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
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
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
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
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
部署兼領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
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闔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
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視詔令之
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
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
帥前在左右承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

詭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湏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爲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請給粗供糶糜醋鹽之費食必羸糲經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裹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爲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爲國家之用而能爲國家之患矣

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怨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贖于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爲之言故天下指之爲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子子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未謝丘園非臣之

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
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爲
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爲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道
欽文聽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
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
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
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輩必
不願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
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奔則事有覆墮豈復
能振謀發策爲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
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護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
下符命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爲國體而辭之者六爲私
心而辭之者一苟不復命臣當累身慶州之獄自効無
功冒賞之咎又効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
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
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
鑒處之臣無任 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馬 述降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
使且從廉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祇膺寵異載被屏
恩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 謝 竊念臣器業無取誤荷
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
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道欽文聽武聖神孝德皇
帝陛下曲教寬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

厚祿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
爲國家未便何則落內朝之職改爲外官使節制諸將
頗失體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
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
便僞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招
安勝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
路文帥自來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稟
服方且力修邊備堅禦賊鋒賴其協心將圖成効一旦
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美也其
不知者謂有何奇功加此厚祿非宜也經略使既無功
遷改則經略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
銜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
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墜誰復自奮
國家邊事爲之奈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於
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
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名
又得經略招討銜位與僞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生
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
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老咨俱自
學士換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祿爲
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日便乞落職守貞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
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廷
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於上則

多憤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敢不從此為得其體也况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揚借張存例特許解去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議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祇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慶舜以舍已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為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略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効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况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為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偽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述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况臣懦陋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臯鉤膚髮衰髮精力減渴豈堪專為武帥

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眾推忠勇尚不能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琯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之而天賦福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為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政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裴德輿張可久並命關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已從人足以感群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翔赴綱敷奏本州全關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期帶內朝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為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力疾為國盡心其武師之難寵祿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臣無任云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仁臣中謝

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與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遺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潛發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廩祿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需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任重不煩改作願迥寵異少寬憂慄三黜天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偽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爲懼者有不及從制之罪而尚屈委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之細事佇千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荅聖造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爲日近差降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知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

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今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臣素之才策誤膺獎寄經制西事三年于茲會微毫髮之功夫俟雷霆之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命況蒐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惟期自効上答聖知臣無任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齋降官誥一通勅牒一道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則驚臣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王之術豈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擢于侍從無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羗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略歲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茲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視臣忝冒必思倖倖豈復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率其下今邊略未固兵力未強威令不揚戰鬪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特寇逼三川其勢可因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美臣以本路

多慮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
 化為淚殞殘無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
 蒙朝廷特除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頓聖聰三黜之
 誅豈當再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
 雖屬邊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
 事親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
 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
 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甚
 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致亨
 大也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天之威
 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
 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辭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
 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
 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夷為中國之陰是夷夏交爭
 未寧之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
 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戶約四五萬
 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
 矣死者為魚肉生者為犬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
 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茲生靈
 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
 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岳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
 下感人心上答天戒陛下既已罪已兩府大臣必有遜
 謝之請小損動辭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
 効罪之大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仍削除

經略招討等使名祗管句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
 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已知陛下之心
 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
 即皆震懼甘為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其
 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以下
 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
 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獎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
 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審議行臣之策天下
 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
 終無大功寔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
 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庶蒼生於
 大齊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諸勅等臣有此
 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
 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内勅使兼陝西四路公
 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秘殿為寵甚隆
 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
 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府恭預萬幾
 議刑賞則不避上疑草僥倖則多招眾怨心雖無愧跡
 已難安而况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
 始塵宣慰之名未撫獨疲之俗纒周晉地將適秦關屬
 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眾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
 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

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
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廻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
之寵名往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簡于聖心臣敢
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
更當籌慮用整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
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嬰劇祗
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邁文明切蹈聲教
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寔遷榮塗過被宸眷擢
居近府恭對大猷詎有與邦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
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羸
使聊謝與言伏蒙 皇帝陛下舜聰弗違竟言斯布假
禁展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
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
礪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
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懸蓋主恩之難
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不倫
伏念臣生而遠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
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纒脫中銓之冗遽恭麗
正之榮耻爲倖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
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

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塵
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羗臣之負險願將列
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
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
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
恭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
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
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泊忝二
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纒因懇避於
釣衡爰就班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
於便安奈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下穎蓋遭拙疥之未
平息較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疥之見困非晚歲
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條爲長往之期
穉穉清光未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
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主組煥於一門有如
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所
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
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恒化以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
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
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
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
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慶於淳風言遂
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六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七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洵進榮階往臨善壤尤為允渥彌集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感以芻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之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今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讒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秘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羗戎之欵順方露便安之請烈頒霽籟之私青瑣具登朱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顯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 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懼臣敢不寅奉朝經躬脩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寒寒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臺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為渙汗臣中謝向以昧陋恭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偽未究妖兇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會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 皇帝陛下川澤廣納

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穠都善地處之甚重端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氏羗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整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欵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親綏懷之事適宣霽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互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 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臣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露俄遂

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指之知荐更繁劇之任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擬風波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威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過萬一之情伏蒙 皇帝陛下曲軫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箴普堅介石之心仰荅高穹之造臣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為榮極深臣中謝竊念臣生稟迂踈親逢明威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徃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謀爰副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之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踈雖遠隔於明天亦存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 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思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肝具之憂遠邇咸一又茲方面副于宸心臣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

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群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覲雲天之問伏蒙 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為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質神明臣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冠是虞臣中謝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為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實名於祕殿復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真闡課最敢覲龍光伏蒙 皇帝陛下雷霆震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為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在易臣中謝臣聞

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為也自古國家
 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顧宗永平二年春
 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為令王之
 感節伏惟 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
 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
 最為感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
 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庶
 絮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
 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
 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
 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
 十三歲精明不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
 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况天下似此
 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
 命可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
 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尊親之朝兼
 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與天下之
 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為陛下之至德曄曄于
 千古千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
 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

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中謝竊念臣賦才寡薄
 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
 之恩觸事為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塵未補覆載何酬
 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 皇帝
 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
 權臣敢不逾勵夙宵虔分旰與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
 之含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云云

范文正公集卷十七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八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成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感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寔威匪遠淵懼斯深伏觀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筭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

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俯臨葬禮尚闕袞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過於哀誠身廁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為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冀曆之日得及追榮况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仁仁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是圖臣無任云云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觀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以下文武官即未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武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老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處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裡各與進秩耄蓋寡優渥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况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算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閑免於窮困如允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公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為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脩不可文學才識為眾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為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云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答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略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歐陽脩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

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為淹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眾推孝行登任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權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觀先降勅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曾犯贓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為昌不以限年為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

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乞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廻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閭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管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鑿陳大略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臣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觀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貽露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沉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輿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

幾聖朝渙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與鄭戩管勾訖乘遊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經略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偽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為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况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踈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驚得裨萬一臣等無任云云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曠官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

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効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奏選將佐促治城寨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為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嘗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况今情偽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饒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舛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速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脩固邊備為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僭疆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伏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遇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煩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無任云云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為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

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睡于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過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况西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苞藏禍心別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驚持重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枝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云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讓為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聰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殫力徒懷憂慮罔敢暇逸至於勲績絕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又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况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頗有更

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况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爲不重乞聖慈特迴天鑿使得盡臣子之心臣等云云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違若無所指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達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切者吳賊累次盜邊必先偽達誠款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請和往復遷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捍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爲輕而以進擢徵臣爲重或因此有謨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耳目所接指縱爲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况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筭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聖慈察臣等忠蓋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云云

賀胡侍郎致政狀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宜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宥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典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誦大夫之歎爲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爲聖朝倍報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某久荷鈞緣卑情無任榮觀景仰抃躍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八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九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惠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親手詔云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牙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叅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公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叅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公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祿之效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任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

臣昨廁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邇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遠將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幽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順方用柔懷不欲脩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親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權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略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勦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聖造得養天年臣無任瞻天望聖云云

與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內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任使者各同罪保舉戴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情理輕亦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為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為郡

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獎擢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不重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瞻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采於清議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州觀察判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到乞勘會京東路節鎮別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厚進士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難得闕即乞許今安撫司差權見闕官處句當所貴不住俸給况本路見闕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朝廷擢任後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

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修之為少蒼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卿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啟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勵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為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狀

進故朱家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

右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家幼有俊材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宋春秋之學為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為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家苦心探賸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

千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宜
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寡息孤窮有親弟實亦
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霽一命况宋會任府界
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稟稟等
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為僥倖以彰聖朝旌
錄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千冒宸嚴
臣云云

陳乞類毫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惻上躋高聰迷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臣
涉道至淺賦財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
嘗幾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
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已來頓成
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尪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
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
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縱
自臣抱病旬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
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効率亦多稽緩揣已
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類毫二州就差臣一處所
責閑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
之私惟普丹衷之報臣無任云云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會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
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
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

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廩食陝西
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
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
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脩德以服遠人然
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
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
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
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觀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聞
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蒙聖慈差
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為天下民困由吏
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唐會
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戶尚置十九
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
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
可舉為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
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
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頗併今來減縣
邑為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迤地里凋遠及陵寢所安
難為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無妨礙奉
朝廷依奉降勅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戶已
放歸農官負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條上言或稱

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者亦只一負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稱却費軍人守把其中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况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開慢或逐縣公人中有果尢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為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霽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霽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威聖恩道場以感朝聽者其鄉川之民弃農就役復為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未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今之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今已出敢有沮言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矣國政如此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為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且非利己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况典故甚明非出自宵臆如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生民而沮此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

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今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為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聖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為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為是以臣所言為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修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盱眙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蓄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管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管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聞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

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東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官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廻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東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關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揚國忠促令討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遠關中唐祖撥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廻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

進不能為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藩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管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某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于犯聖威臣無任云云

又

臣近觀邸報有北使到關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觀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

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一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駐言不武乎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爲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候陛下首漢矣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回護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船安輪過陸可截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

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恣兇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鑿與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關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

乘輿不煩煩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鑒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瞻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會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待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倒謫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爲中外所服矧有懿

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
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刑領大藩
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勸為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
嘗叨近輔知無不言况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
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賊臣
甘當同罪取進止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九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十

老人星賦明星有耀萬壽無疆

萬壽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月之
明但仰祥光莫辨皤然之象方資睿筭斯垂耆矣之名
皇家以大洽雍熙咸臻仁壽感垂象之不變彰御圖之
可久爰假號於耆年寔歸美於元后南郊享處能無鼓
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之友觀夫落落位正煒煒
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異顧
連珠之瑞兮若無象茲黃髮永我鴻圖想天上之宵征
寧悲鍾漏顧人間之夕景豈恨桑榆是何上象著明昌
時合偶歷數自延於人主名實何懸於國史月輪遙覩
安車之意寧無天駟傍瞻失馬之嗟何有此蓋君著明
德天陳瑞星會茲鼎威薦乃椿齡增芳華於信史協休
美於祥經每親運行如縱心於黃道無差躔次疑尚齒
於青冥足使歷象者考祥占天者改觀掛碧空而的的
度清宵而爛爛非時不見如四皓之避秦有道必居若
二疎之在漢大矣哉名尊五福位列三光發天文之炳
煥符帝德之悠長北闕前瞻獨呈祥於有爛南山俯映
共獻壽於無疆士有仰而賦曰天之象兮示勸君之位
兮善建實贊天靈之數允叶華封之願又何必周王之
夢九而蒿嶽之呼萬者也

老子猶龍賦元聖之道通變如此

昔老氏以觀妙虛極棲真渾元握道樞而不測覽龍德
而彌尊孰可侔珠長存慈儉之實全疑在沼不離清淨

之源宣尼之啓述嘉言發揮至聖謂此真宗之德若彼時乘之性每去不祥之器劍化同歸常開眾妙之門魚登比威莫不遺情麗輝放志希夷振淳風而騰驥有便樂上善而游泳無疑所謂性相近也故可則而象之知雄守雌宛訝存身之際絕聖弃智潛疑勿用之時至指難借元功莫極知止而過元何有善行而在田可則彼飛昇於天路此逍遙於聖域流沙西去曾無戰野之虞紫氣東來寔有召雲之德豈不以神龍之舉也其變不窮聖人之道也無幽不通一則致霖雨於天下一則宣教化於區中背偽歸真豈逐葉公之好長生久視寧資蔡氏之功不然又安得深述杳冥感稱達變忘機而沉梭是擬著經而負圖可見宋纖比聖堪爲折角之流尹喜依仁自得攀髯之便大道卷舒非龍何如言豹隱者胡能比矣稱虎變者近可方諸我名蹟四大之間五靈斯會我道配二儀之際三友非疎故能作大匠之宗師闡無爲之妙旨惟尊道而貴德自反古而復始比於或躍之靈蕩蕩乎其聖如此

蒙以養正賦君子能以蒙養其正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羣守晦蒙而靡失養中正而可分處下輯光允謂合章之士居上弃智斯爲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闡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潛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

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顏生性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蘊玉而外質蚌含珠而內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爲先聰明自廣不務浮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真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其蘊道德而不銜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脩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迺有脩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然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禮義爲器賦崇禮明義斯以爲器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觀化人之要爰彰爲器之功脩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爲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于以致滿而不溢于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患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茲禮義其美也混而爲一其設也分而爲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爲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

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黷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歎而莫親聞而能徒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耻念茲在茲無為而為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之今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器

今樂猶古樂賦今古何異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謨猷激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茲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寔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鏘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爾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執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契伶倫之管五聲未泯何懸虞舜之琴其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違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曷若我威臻仁壽共樂鍾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年萬舞日新教習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假求舊惟聞

導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茲治世之音無遠弗届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國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感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舉今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

省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誠發為德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誠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為而為蘊被精醇之志發為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識究其本也蓋鍾純粹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而非不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而及者惟彼賢良類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既如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乎仁義遂使跋而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存乎誠而正性既立貫乎明而感德迺宣有感必通始料乎在心為志不求而得終知乎受命于天大矣哉考彼格言見茲元聖施為可觀於君德動靜必遵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為聖人之性

金在鎔賦金在良冶宋鑄成器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贏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嘩嘩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况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今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問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易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諭冶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願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踴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羨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器

臨川美魚賦嘉魚可致何羨之有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之瞻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味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其紋浪不驚錦鱗成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但見嬉游固難馴致當自適於清流若有待於芳餌在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噉嚼訝平子之書至潑潑

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為邊豆之俎可以昇鼎俟鹽梅之和顏絲緡而則不俯滴漣而奈何疑睇依依控鯉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頰首止疲懷而肆目自采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詠於南有心乎愛矣愧踈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速憑河之咎烹鮮尚賒謀之未嘉弗經營於網網空顧暮於鱸紗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耶胡不為施罟之功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又何必其志管管其圖瓊瑣徘徊乎水澤之畔快悵於泉源之左亦由射雉之子即亡矢以胡為待兔之人非設置而奚可然則有為者必先其器所羨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為詎見力不足者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觸類而起予五餌不陳釣四夷而莫至三綱不緝羅兆民而則踈至如居人之常為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踴當崇德而無倦脩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水車賦如歲大旱秋風霖雨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轂汲引之利為萬頃生成之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其東作云布西成以期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而大田多稼兮如渴如饑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豈無陂池抱甕之行焉濟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為乃有智者樂水而起予梓人治材而和汝謂一概之可洽俾百兩之斯舉固無傷於濡軌軋軋臨川初有認於埋輪翹翹在渚是車

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補畎畝之不足損谿壑之有餘渤瀾騰波忽若刺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澄江之練舒詎見瓶罍那慙綆短流洋洋兮乍若膏潤苗忻忻兮初如律暖載脂載牽幾通鄭國之渠弗馳弗驅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救焚之功大河水洸洸得我而不滯不疑原田萑菑用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智復鈞深于以見因民之利于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為霖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用天下心為心賦 天下心矣

至明在上無遠弗賔得天下為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治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於四海遂羣生於九土以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為之去有災害必為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天我則脩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于民庶仁聲播于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豈不以虛已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已從人同底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

用捨弗疑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夷夏曠老氏之旨無欲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旨也深不以己欲為欲而以衆心為心達彼群情伴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今穆穆虛懷蕤蕤恭已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十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維本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第一卷

古詩

寄石學士

江樓寄希元上人

酬和黃太傅

滕子京以真錄相示因以贈之

送徐登山人

匣劍

南園

行歌

明月

南樓

送陳瓊秀才遊金陵

過方處士舊隱

律詩

送歐伯起

九日

送虎丘長老

寄潤州龐籍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和龐醇之見寄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贈吳秀才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寄題溪口廣慈院

第二卷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君以民為體賦

六官賦

鑄劍戟為農器賦

任官惟賢材賦

從諫如流賦

聖人大寶曰位賦

賢不家食賦

窮神知化賦

乾為金賦

王者無外賦

第三卷

易兼三材賦

淡交若水賦

養老乞言賦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體仁足以長人賦

陽禮教讓賦

天驥呈才賦

稼穡惟寶賦

天道益謙賦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政在順民心賦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第四卷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寶諫議錄

上張侍郎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賦林衡鑑序

賀胡侍郎致仕

知杭州謝兩地啓

移蘇州謝兩府

謝夏太尉

謝賀王啓

論西事劄子

道服贊

釣臺詩

送饒州董博士

送徐允升歸九華

遺文

范文正公集目錄終

范文正公別集第一

後學時北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古詩

寄石學士

家有清白志所實甌中塵休去無生涯老來猶苦辛一
麾了婚嫁萬事盡精神與君嘗大言定作青山隣贈
未携手得無羞故人

江樓寄希元上人

清言一以逆默然江樓上安得如白雲無心兩相忘

酬和黃太博

古籍東南美蔚蔚幙中議懿行希聖賢高文彙游賜伊
余髮已禿偶繼立朝士何以宣王政甘為時所棄酌以
廣州泉不易伯夷志直哉心如絃安慮道邊懸竊嘗力
於古兼筆庶幾至孰為未聞達聊以道幽秘夫君辯以
名尤為世之器贈我百餘言升堂出而示土木朽且陋
黼黻認增賈母埴煩刻畫返朴吾所愧華勳愛士心蓬
壺延才地何人薦於子當彼得言位吐以胸中奇落漆金
玉繼九虛高可游凌厲垂天翅吾將退而隱尚得榮其親
滕子京以直錄相示因以贈之

泰山采芝人吏隱清淮濱金函秘寶籙奉之如高真謂
子有仙志興言一相示叩頭鳴天鼓玉書粲然異白雲
引輕素朱絲聞靈籍題云天寶歲傳於任鳳仙兵火換
九州于茲三百年非有靈物持此書安得全綠字起龍
蛇丹文掛星斗六甲當奉行百神迺奔走密察天上語
忽忽人間有與君置青山解冠松桂間服此上清籙上
清庶可攀無為塵土中草草凋朱顏

送徐登山人

重君愛詩書孜孜不知老白髮未理生惟談聖人道愛
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邈有千里意今日
江南行孤雲無繁程直指九華峰去掃先君坐却來華
陽川與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肅清風生練真變金
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南園

靈劍經年匣決雲誰為高報人如有道何處問吹毛

行歌

南園萬樹花極目春芳麗林下老成人相招植松桂

明月

行歌春滿路坐歌春滿園花前自樂桃李豈須言

南樓

明月照前輝朱絃奏流水清風如未回敢望無雲起

送陳瓊秀才遊金陵

南樓百尺餘清夜微埃歇天會詩人情遺此高高月

君有江南行爲君歌以喜龍盤山萬曲練靜江千里江山不可空台星照吳中相國贈西公古來主謝地今有神機金鼓周召風而間揚謠與鄭萬文光相映煌煌聚宰府金陵一何盛此去知已賢雅客情無邊白雲起江樹明月逐江帆雲月共徘徊優哉如遊仙歸來笑春風白日登青天

過方處士舊隱

某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而乃以從韋章賦往構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洎移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徘徊見東嶽絕碧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一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巖堂之東壁指請刊詩于其左詩見前集

送歐伯起

天與神交忽解携一溪風月更同誰自慙蕭洒如猿鶴却向周郎怨別離

九日

欲賦前賢九日詩茱萸相闕一枝枝可憐宋玉情無限爭似陶潛醉不知綠鬢愛隨風景變黃華能與歲寒期登高迥處狂多少笑殺襄陽拍手兒

送虎丘長老

暫向天台叅聚真虎丘風月遠隨身瓊臺肯便長棲去無限人間未度人

寄潤州廳籍

北固高樓海氣寒史君應此凭欄看春山雨後青無限借與淮南洗眼看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蕭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謙華嚴報太平

和龐醇之見寄

北樓千尺午猶寒冉冉飛塵不可干橫望滄溟了無際貴人休向畫圖看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都督再臨橫海鎮集仙遙輟內朝班清風又振東南美好夢多親咫尺頻坐嘯樓臺接皓月行春鼓吹入青山

贈吳秀才

萬戶侯家幾葉孫弟兄紅旆獨烏巾携琴又入廬山去誰信朱門有逸人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鷄各逍遙但能賈傅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爰霄爰霄花名其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生且甫能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雲壇共上百神清碧瑤紅霞相照明幽草欲迷丹井處亂峯依舊白雲生亭亭翠蓋高杉蓋險險狂雷落石轟待得九霄鸞鶴馭玉書應改地仙名李傳云玉作地地仙也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本非桃李色佳節敢先開席上無言晚霜前幸未摧芳
心應有待真賞直須催願上金樽壽何傷蝶不來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天涯彼此勿冲冲内樂何須位更崇白髮監州身各健
青山遶郭景多同日高窓外眠方起月到樽前宴未終
况在江南佳麗地重陽猶見牡丹紅陽州牡丹有

寄題漢口廣慈院

越中山水絕纖塵漢口風光步步新若得會稽藏拙去
白雲深處亦行春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一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堯舜仁化天下從矣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
和萬邦蓋安人而為理肆觀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
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
近内睦九族善降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聰明作聖濟拯如神一則命義和而欽曆象一則舉稷
契而濟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
惻隱之情旁達薰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
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多暇茅茨何耻方不
富以為心瓊瑤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
國慕黷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久憂曷三
月而達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
馬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内仁為表於天下諮詢
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者美夫五
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于以見昭德於
文思于以見播美於温恭殊途同歸皆得其番衣而治
上行下効終闡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已
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
矣

君以民為體賦君有體如彼身體

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百黎庶而是切喻肌體
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墮調百姓而如調
百脉何患糾紛先括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

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
 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
 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
 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
 庶教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人有罪
 諒責已之情深慶澤無私訐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
 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
 則其民晏如永賓休戈依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
 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為比一則強名於老氏
 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
 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取毀
 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求瘼而膏盲局有采善而股
 肱必臻修兆人之紀綱何殊修已觀萬民之風俗豈異
 觀身今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啓每視民而如子復使
 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為家齊萬物於一體

六官賦 分職無雙 王道行矣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君治四方而公
 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于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其職
 以成社稷之勳王者富有八絃君臨萬國何以致熙熙
 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授能將致
 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受命司徒一則執掄衡
 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敷
 于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執事而惟和司馬
 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粗豆之事

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
 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農
 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宅兆人於九
 土孰不來王惟茲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
 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
 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
 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名于以平天下之政于以安
 天下之情得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
 乃武而乃文各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
 今國家博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
 共理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鑄劍戟為農器賦 天下無事 兵器銷燬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為稼穡之用焉我
 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咎兆民富庶之先
 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
 治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鐵錡有以多為
 貴者於是施巨彙發洪鑪索矛盾斂千戈鏤耶之鋒冰
 鋤於倏忽轉門之器金鏢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
 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
 田畷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借棄故知我者謂我
 欲善其事蘇是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鑄之類好戰者
 隨之而控銳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
 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朴下
 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

寧同百戰深耕易耨闢五土而何愧五兵况乎清淨是
崇聲教遐被任甲冑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
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僊
武者除其禍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
方之戰鬪登銷與世作程鄣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
笑夏王鑄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
倉箱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
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分職求理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羣當建官而公共惟
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眷之猷允著小則陳力
就列家食之嘆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之職將
政理而有截故掄材而不戒示以好爵惟皇之士攸臻
致于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其精選不貳明揚勿休察
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所脩苟進者不可不慎待用者
予取予求勸農勉人咸委循良之德處煩理劇悉咨濬
哲之謀豈不以官者一人之股肱兆民之綱紀厥用也
雖各司其局厥功也蓋同歸于理非其人則貽民之憂
得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每孜孜於仄席憂在進焉俾
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矣蓋以非賢不以得士則昌度其
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上以見知人之道下以見稱
職之方亦如大厦構興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
器而允臧自然讒邪知禁惟君子之是任政教昭宣致
王業之不愆庶績咸若羣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辯

嫫妍素食之誚必作嘉魚之詠莫傳曷若我命以鈞衡
乃負隅之明拒升乎諫諍必及雷之忠賢大哉考古典
之訓讓觀前王之取捨魏魏堯帝得五臣而洽域中赫
赫軒皇用六相而光天下故 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
多賢者

從諫如流賦王者從諫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
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疑滯或得與邦之議罕昧激
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與諫則君道有虧君
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遵啓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
下設樽以進似使其押而玩之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
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溫恭水之性也美隨
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
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
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善必信不
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源之情無間于以見萬乘之
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
悔於觀魚由是忠諫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
臣心之亦如又何必博聞取規從繩為軌但見弗違於
啓乃自可借行於汚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
之旨及雷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袞之臣思濟衣而可
美夫如是則咸聞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聞於闡政大
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
言見用德澤旁流 我后光被群方柔懷多士陳謗木

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疏通而如水

聖人大寶曰位賦仁德之守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干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貫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屬茲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于以見大人之造于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為勳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為思持盈守成契不食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實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成而其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文秦言其實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寧懸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旁連想善降而是比皇圖斯格親王度以爰分 我后執契嗣文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萬斯年兮光祚

賢不家食賦 尊尚賢者

國家廣開四門推賢可尊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丘園出任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異論

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而諧而無曠敦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思舉之士效明試於敷庸崇德之人耻素殮而高尚其不濯纓交進束帶相先上既諧於輔聖下絕見於遺賢克勤于邦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宰鑿井而耕田遂使獻替無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黔首內盡忠於王者行爵出祿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茲百揆所以康彼萬靈靡吟皎皎之駒已靡好爵宜誼叨叨之鹿盡宴明庭彼茹菘而隱者亦士之醜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焉若我美祿是千良時是偶如蛟龍兮得雲雨異鱗鳳兮在郊藪是以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濱伊尹逢時執耒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不遐咸管輅而奉國豈非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既協鹽梅之用衡茅之下誰與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皇極方勵入官之業獲訟養賢之德幸泰藝於堯階庶無慙於家食

窮神知化賦 窮神知化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鈞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義而入焉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誠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

體則歸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贖其真宰然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迷肝鬻合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妙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自然而然亦猶究彼靈著審萬象而無失推茲妙律測四時而罔愆若然則形觀虛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在欲擬議而何後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奕昭回仲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念茲在茲不可不知稽惡盈而是則將應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該教助人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稟覺智以無為而民自化

乾為金賦剛健純粹其象金也

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觀中含變化知從章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為憲索隱而神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道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為彼金焉所以尚乎剛健觀其爻繫斯著擬議有倫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煥耀實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品之容可玩統而用九九牧之貢斯陳况乎運太始之極履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誰觀躍冶之姿其靜也專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

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茲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知喻披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礪以焉磨則知為水未良喻馬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往局若我取難得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罔愆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乎若金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終不雜於陰交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捨有如此者仰遵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親下故 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如也

王者無外賦王者天下何外之有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遺本無疆廣若乾坤局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焉關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闡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今出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孰謂乎限壘隔夷四海為家莫聞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說于以見上下交泰于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萬國之熙熙受賜其樂如何故知單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為輿而天為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

一人不遺五霸何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 今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三

易兼三材賦通說天地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六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內五行降秀形動靜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者也昔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人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為之義將以存潔靜精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乎兼而兩之定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備矣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軫行德之權保合大和純粹之源顯者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宜此立天之道也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宛然不動既作厚載之容感而遂通益見資生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功備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剛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時行時止之間寧迷進退察道長道消之際自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又而有倫既而明三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擬議而先爽周變通而曷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經緯亦由璇璣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宿候時含慘舒於四氣豈不以易之為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為教也達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內外而无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无幽不通唯變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

神統三才而成易

淡交若水賦君子其友
恬淡為上

伊淡交之相愛論柔水於前聞惟久要之情不瀆而靈長之德爰分如通潤下之功同行其道似得朝宗之便相薦於君原夫大禮立言後賢是擬將敦切切之契必察湯湯之理非敢平狎而翫之蓋懼乎數斯疏矣彼以甘而壞者允謂小人此以淡而成焉實惟君子莫不就又若渴從善如流甘言者不可不畏深行者予取予求冀獲有中之美免貽中轍之羞義協斷金髮鬢淘金之利譽稱連璧依倚沉璧之秋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游泳而學海同濟兢慎而禮防共守實其忠信懷珠之象寧除志在琢磨穿石之功自有則知甘而交者何能別嫌淡而交者常如養恬進弗違於此愛退不失於流謙同氣相求將益潤身之德見利而讓必揚絮已之廉故得久而不渝誠然可覽論心而肩有凝滯投分而每存澄淡情深結綬遠思誓帶之流志在彈冠潛動濯纓之感念茲在茲恬為淡為舍已類不爭之勢親仁浮就濕之基如切如磋自契激揚之義同心同德孰分清濁之安士有遠慕前修聿希今望每定交而不雜必推義而為上考同人於易象見賢必親法上善於禮文書紳无妄

養老乞言賦求善言以
資國之用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予取予求奉黃髮以无怠垂清問而弗休主善為師尊縱心之耆舊既飽以德咨逆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茲令典謂仁者所以能受又則言

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聿修尚齒之宜論道經邦必採无瑕之善莫不崇其盛禮納以明恩登上庠而有則躋大學以居尊待以常珍用貴皓然之士裨其闕政是詢都矣之言養老之美於斯有以一則崇孝悌之本一則求善教之旨式宴且喜幾聞大耋之嗟切問近思屢逆聖人之耳豈不以老者倍年之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老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愚已不知識君臨之所重見父事之攸宜不素殘兮實舉燕毛之禮善待問者當陳補衮之詞是知捨此則無以尊德遵此則足以守國大禮載之而為美前王行之而不忒漢朝定嗣延四皓以咨謀周伯與邦奉太公而取則恩斯勤斯故舊不遺孰侮桑榆之暮景每求藥石之良規祝釐無虧何患乎老夫老矣沃心有取但見乎聖人則之 今國家治歷萬邦緝熙庶政納老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予以見至道勃興與唐虞而比盛

何地千里不如一賢賦賢亦非
何地能及

地廣千里功庸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焉附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之先得不載考謙猷旁稽士實延表之境以雖衆擬特之才難可失疆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為禮聘斯行在五百年之間出又何取險包絕壑深控燈江非形勝於十二貴國士之无雙尋師之道路成歸何能翼聖展驥之途程盡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先聞東求可考匪煩開拓之力唯取弼諧之道秦商於而齊即墨非我之求傳巖野而

渭水濱是吾所實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
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違之而投
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
雖沃野之成在諫奇才之足懿任附庸之國象胡比盡
忠嚴兵賦之數多同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雖少必貴
地之有雖多易能捨地得賢乎邦基以立失賢有地乎
國難隨興是故治亂成繁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亡惟
賢不用昌國去而燕奪何地堪矜在乎啓土罔貪虛祿
是急皇明由是以彌遠鴻業於焉而尤緝若然則讓賢
者之深功何百城而能及

體仁足以長人賦君體仁道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辭法
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
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啓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
道生之善也其若夫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
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享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
道力行乎仁俾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教惠愛以
為心肯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
權濬符天遺蓋本生成之禮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
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已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
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
事於推戴人非長則罕致於淳熙觀三月之違焉道之
行也致一國之與夫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
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為生之妙不曰長何以

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成承聰育之恩百姓不知
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極圓在上御宇居尊伴乾道
之用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為器之人未足與讓者彼
樂山之士始可與言 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
剛而不素奉仁道而无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
故是尊而是仰

陽禮教讓賦修射樂飲

先王制陽禮於百姓與民讓於九州親射飲之斯在知
政教之所由我弓既張觀德之風遐被朋酒斯饗序賓
之義咸修觀其司徒之職既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穆穆
而鄉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
樽俎之間宣其教化至若洞林澤官射夫來同內叶和
平之志外教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
可庶不矜五善之功此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
以品會於鄉飲存庸酬之无謬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
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與焉百拜之容弗寢此飲之讓
也國人是寡則知我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
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君子酒
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用之而在化可久廢之而
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富
壽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遵成規之規用率九有
然則謂其陽也取其吉而為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
爭于以見其善於禮于以見與世作程侯以明之罔替
君臣之義禮無違者遂請實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念

肆通已知公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
達之者寡矣

天驥呈才賦君德通達
天馬斯見

天產神驥瑞符大君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分眸
廻紫電鬣曼紅雲星精效祥聿歸三五之聖龍李挺異
不消三千之羣是何降靈膏極薦夢中國啓天之命光
帝之德包羞芳御開之十二屏跡兮驚駭之萬億曳吳
門之練不足以比容竭燕市之金不足以爲直徒觀夫
汗血流精連錢拂驟敏瘦筋路鸞肥臆豐矯矯焉鯨躍
乎滄海昂昂焉鶴出乎煩籠契瑞圖之表述昭神化之
感通卒使伯樂居前駭千載之有得王良處右悲一日
之无功得以馴致皇家駿奔帝苑厥生也足比乎房駟
之異其末也寧憚乎溼洼之遠雖稱德於絕羣豈代勞
而一混首登華廐嘶風休憶於窮邊高騁康衢逐日詎
思於長坂豈徒矜半漢銜連乾必也瑞乎聖通乎天騰
志千里飛聲八埏歷金埒以腰鬚奉玉勒以周旋日馭
如親合亞六龍之列理池若去請登八駿之先異乎哉
神物來宜天意統故捲逸足於千駟章嘉祥於一馬方
馳六轡且殊歸岳之流儻駕皇輿局如負圖之者是知
造化之奇鍾焉在斯祥麟生而奚匹馴犀至而曷爲寶
於大邦寧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客有
感而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彥偶聖斯作爲時而見
方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稼穡惟賢賦王者崇本
民食爲貴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惟王顧民食而可貴爲國寶而九
臧田疇播殖之時豈慙種玉倉廩豐登之際寧讓蒲堂
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重穀而無捨惟
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實爲名表物中之貴者耒耜
死廢黍稷是崇每訓耕耘之績如敦追琢之功闢五土
之時披沙豈異載千箱之處照乘攸同蓋以順彼天時
美茲政本觀艱難而有獲稱瓊奇而何損年多膏澤連
城之價可期瑞有嘉禾希代之姿奚遠是知實金璧者
見棄於聖人實稼穡者克濟於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
闕之則百姓食貧多既如雲寧愧白虹之氣析於元日
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蚌以勞心攻他山而竭力在
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饑饉則非民之食徒聞賈禍之辱
莫見作甘之德曷若我東作可嘉西成不忒既堅既好
亞父欲碎而何能如京如坻季子比多而莫得念茲在
茲百王不移此盈疇而是貴彼輶積而何爲見三時之
有倫如分三品與四民之共給胡長四知今國家崇后
稷之功廣神農之道既豐年以爲瑞蓋惟穀而是寶故
能富庶之風告成享昊

天道益謙賦天道漸盛
謙損之義

士有樞造化之真至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
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
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
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爲政敦稱物平
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衷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

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
 芳于以見其物理于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
 不昧陽盡剝而求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
 死述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
 有中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已之君我則助勃興
 而无數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
 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需取類而信如江海之潤下殊
 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觀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
 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
 之美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无私往者屈而來者伸
 萬靈何道大哉覆受无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
 用壯者雖猛何為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
 之者不失其宜 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
 是賴无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
 義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天下為式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為式而庶彙有
 倫秉乎天得之樞羣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
 老氏有云聖皇无失保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下守一蓋
 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強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成秩
 莫不冥符妙有膠合虛无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
 敷于以見清淨而不擾于以見易簡而不踰遵黃帝之
 求珠我真未喪契莊生之齊物我化皆乎无臭无聲是
 則是効包自然之禮樂畜无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

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
 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
 衍攸虛為四營之本也太陽无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
 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冲寂之猷遠也
 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
 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為而為
 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
 令理敦執契自為億兆之規 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
 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
 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政在順民心賦明主施政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依叙順民心而和
 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衆望發號施令實允叶於羣情
 昔管子以祖述太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為政之
 方可觀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民而化焉
 其德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訟襲教
 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
 困窮我則躋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于
 以見百姓為心萬邦惟慶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
 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
 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悅隨每觀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
 為民而設民者惟政是乎遠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
 古今之必重實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
 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蒸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

克信驅民從政者羣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
効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
進懿夫施此晏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
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己
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
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亨實无幽而不燭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同濟於用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
處動必相資始則无自入焉受諸朕而已矣中則往有
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
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濕之情知和而和
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
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
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
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
功不相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賦作
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澗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
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
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
質本相違義常兼濟六府辨盛德之美九鼎洽大亨之
惠分而爲二曲直相入以誠難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
自契象則遠爾理必依於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
疎從政者寬猛相須體茲至矣爲道者恬智交養觀此
行諸是故躁以靜爲君有以無爲用相薄類風雷之益

遵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
共者也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三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四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廣大慈悲力啓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蟲草木種種善論開悟迷徒奈何業結障蔽深高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垂言以濟羣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摠爲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記之俾無流墜余慶歷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卹士命余宜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之傳舍偶於堂簷辨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錄而世所希聞者也余頗異之啓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爲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頌也一尊七頌摠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其明之宗除煩惱障毒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羣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嘆一頌一悟以至卷終曾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鑒之聖則無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遺落實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錄藏之厥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者達皆未見聞莫不欽信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慧詰見訪因話此頌諸聖秘密世所

希聞詰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實之三十餘年未達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實諫議錄

實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實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嚴侃僊傳儀至禮部尚書儀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倅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儀起居郎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莫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廩錢二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視付妻曰養育此女及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團圓禹鈞像日夕供養展與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塔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罪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

上張侍郎

能自舉公爲出金墓之由公墓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間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第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賈十郎云

某祖與竇公故人祖嘗錄於書冊以示子孫爲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叅知政事范某述

其啓開漢相出守遂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藝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問希速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彙濬雅量於玉淵擢華勳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倅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顏懷師師屬望泰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翊宣帝問欽叙嗜倫義與載焚既觀於烹養嘗厄在廟俄鑿於歌盈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刺言黼廢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團論仰知榮之躡今則倚毗載重名教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閔內鬱隆炎漢之基日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指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隕適賀帶安麻邦之懷未忘高仰竹見日圍迅命星駕嚴歸兔苑風移愛甘棠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泱麗澤於百靈藹英聲於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愧直清好蟬之術未充蠅螟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勉附青

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放百之先洽嘞嘞之鳴誤
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廁於寶榮詎與沈後之嗟尚
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展延才鍾宣
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其願若
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
耳而况某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鷄犬之音密奉馬
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疊疊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
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
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
之雲或為霖而有助效百年之翰幸構厦以無遺跡預
洪鈞惠聞函夏某卑情無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某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雲無
隱晦之姿延群奏以成宣俯多祥而益辯其况當具瞻
之際疑真覽之明激揚駕說之音妍醜思皇之俊咸歌
樂育熟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盈天崇道潤金壁儼
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稟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
之才之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穆穆實來天子
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歷帝關青簡婉微謹周
孔之垂法王書雅奧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參
脩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
諸華砥定一尤是問屈博陽之有憂六府既瞻異延平
之不懼密辭岩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括曾
無於慍色今則屏臨三輔岳鎮萬封報妙筭於廟中抗

雅歌於闔外束兵之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
臺之不足佇見下從僉論上迪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
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之慚蓋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
神明百揆舞踊萬邦如某者善遠芝蘭言疎黼黻靜忘
窺圖顧玉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
而詎至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搜寒俊方領
矩步入拜侍郎之庭載纒垂纒出預將軍之幕當瓜期
之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闕聖門儀形俊域
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與請見之辭稍露盍
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之賢當有
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
上維嵩之頌冀親黃閣永戴洪鈞下情無任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為聲聲之出也形而為言聲成文而音
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為經考五聲
之和鼓以為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宣心感
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在焉及乎大醇既醜
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屢遷律呂脈分新聲間作而
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
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
雅有存焉可歌可誥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
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綠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好
高者鄙而弗攻幾有看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若以

楚而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其火玉石可分而治治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感於命臨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政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執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勲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詠物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者謂之變態區而辨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族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各有序蓋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已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

心豈徒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范仲淹序

賀胡侍郎致仕

伏審侍郎建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絳有華名密多陰施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典廉讓之節疏漢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誦丈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為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某久荷鈞錄卑情無任榮觀景仰之至

知杭州謝兩地啓

其啓三月二十一日敕差知杭州軍州事東南得請夙夕趨程地重寄優感深愧集竊念某生稟迂拙進當感明述不臻於聖門跡久塵於策路領出師之重任曾莫有功參論道之近司亦惟無狀清光旋晦昧所宜爰假會藩即從便道過于桑梓見故老以相榮慶茲江湖與嘉魚而共樂允為天幸出自陶成茲蓋集賢相公權衡以誠神明其照俾蒲柳之微質被霖雨之大私惟寅奉於官箴庶欽崇於鈞造感懼激切依歸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震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竊念某生於唐虞學於鄭魯一簞之樂素伏於丘園四庫之遊濫升於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繫事君無隱必罄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竄居於楚澤尚假守於桐廬風俗未殊足張條教江山為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優游吏隱謝絕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摺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噩噩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茲優渥屈彼典彛茂揚天子之休純彼幽人之吉某敢不飽勉王事寤察政經佩黃裳之文庶揚於易教詠朱繩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之知旁若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謝夏太尉

某蒙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絲綸之命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斯蓋某官棟梁王室冀鼓天聲痛么麼之戎夷敢虔劉於封鄙是求參贊將肆殄夷謂其經術相通可以識國家之體謂某愚衷素慙可以盡兵民之心秦達九清增輝多士敢不竭其素蘊輔之至誠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筭晉公之慕力希唐士之謀能虞帝之庭誓獻有由之俘誠英儀所激狂言不誣

謝賀正啓

某啓伏以青衿布職珠綿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斗杓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圍封荷勤懇之相先輒佩薦而無敦復茲令且倍納殊休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比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

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聞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贊云

道家者流 衣裳楚楚 君子服之 道遠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厚主 豈無狐貉 驕為禍府
重此鼓師 畏彼如虎 桂陽之孫 無忝於祖

釣臺詩

漢包六合周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送饒州董博士

諱淵黠鹿鳴燕之後舉送詩
番國英豪富魯儒同時舉送起鄉閭文章耶學楊雄賦議論羞談賈誼書喜得明珠三十六恨遺壯士二千餘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歸乘駟馬車

送徐允升歸九華

重君樂詩書孜孜不知老白髮未治生惟設聖人道愛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邈有千里意念日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峯去掃先君坐却來華陽川邀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鍊真鍊金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鄱陽在江左歸古郡昔之為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公 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華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番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問見於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恩乎軋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翊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

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君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葛煥謹識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 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 旧 撰
嘉定壬申仲夏重修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四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

卷上

治體

荅手詔條陳十事

再進前所陳十事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負陳拆定奪違呈

奏乞定奪在京百官差遣等第

奏乞差官看詳技進利見文字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奏乞罷陝西近真州軍管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等事

奏為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荅手詔五事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奏議尹洙轉官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奏乞指揮園子監保奏武學生及令經略部署司講

說兵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奏乞兩府兼判

再奏乞兩府兼判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何經久即令施行等事

奏議葬荆王

奏議許懷德等差違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

奏重定職田頃畝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贖法等三事

卷下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一和策 二陝西守策 三陝西攻策 四河北備策

奏陝西河畫一利害

陝西五事 河北五事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奏為陝西四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奏乞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奏乞拒契丹請元昊和約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奏乞將邊任官負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奏乞重定轉功賞格

奏乞編錄沿邊部署司條貫宜勅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斛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畧司回易錢帛

奏策試方畧等人各與沿邊差遣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奏乞揀沿邊年高病患軍員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第等姓名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奏乞舉雷蘭夫充邊上通判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奏乞酬獎張信

奏乞差宣撫副使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峴蘇舜欽

奏殿直王貴等

奏杜曾張沔

奏乞張去惑許元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雪勝宗諒張亢

再奏重張亢

奏辯陳留移橋

奏為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勸勸

奏葛宗古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奏乞互換巡邊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再奏乞免錫賚

奏避蔡稟嫌

奏乞選差河北州縣官員

奏乞在京并諸道直醫學

奏乞召募兵士捉煞張海等賊人

奏乞指揮管設捉煞賊兵士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終

元統中成
憲賢忠家
歲臘堂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唐又同校

十六世孫權元同校

治體

答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
 次被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
 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
 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
 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
 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
 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
 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寔壞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
 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蹇則
 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
 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墜于
 下民困于外夷狄驕威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
 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
 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

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
 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
 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
 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
 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
 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
 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與利去害而
 有為也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
 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
 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承郎者歷
 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與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
 之弊葺紀綱之壞哉利而不與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
 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肖
 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
 苦群盜漸起勞陛下肝與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
 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
 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
 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墮故在京官司有
 一貪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
 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動效例蒙遷
 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
 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
 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

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遷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遷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會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今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關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畧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遷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寃沈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遷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

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貢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關可擢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于外非時賜一子官者舉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貢

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院詳定比類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回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天廟之實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

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為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校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負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

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第參校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在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盡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

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代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賂賂舉度日或不耻買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

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待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條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綠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惠百官重內而輕外窘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意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糶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

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糶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淤泥不得而埋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管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憊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平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旱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衙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請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糶則東南歲糶糶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

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釐敵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器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歎為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騰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關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奉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效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

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零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課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寂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今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觀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減徭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

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符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符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夫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

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再進前所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曾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錄進納一曰明黜陟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二曰抑僥倖為重定文武百官奏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三曰精貢舉為天下舉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四曰擇官長為舉轉運使提點刑獄并州縣長吏將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為天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豐足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也六曰厚農桑為責諸道溝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塘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強國力也七曰修武備為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日天下可憂請密定規制相時而行以衛宗社以寧邦國也八曰減徭役為天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也九曰覃恩信為赦書內宣布恩澤未嘗施行并請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也十曰重命令為制書忽而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臣之所陳蓋欲周悉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一行

之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負陳訴定奪進呈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說
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
有指揮內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
院流內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
為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為送熬以此官
實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臣欲乞特降
聖旨今後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冤過
犯陳乞差遣朝廷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
流內銓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
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
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悉所
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無漏落亦免官員使臣選人
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臣竊見內諸司并百司顯有繁慢高下事體不同今來
臣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便乞勾當紊亂綱紀深屬未
便欲乞特降指揮令入內內侍省定奪內中諸司高下
等第令三司定奪在京百司高下等第各合係何等官
職及合入何差遣人勾當既定高下等第則陳乞之人
不敢踰越所貴百司有倫不至輕授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臣竊見天下官員使臣諸色人日有投進并奏到利見

文字中書樞密院以公事文字至多不暇子細看詳其
中須有民間利濟及干邊機可行之事恐有漏落雖自
來曾差兩制臣僚各有主判去處不得精專動經歲時
不能與奪臣欲乞特降聖旨權於館閣選差官二員就
近置局看詳官負使臣諸色人所投進及奏到利見文
字內有合行事件兩府臣僚更加詳酌逐旋取旨施行
所貴下情盡達庶政有補其看詳官每季或半年一替
所看文字須旋旋了當不得交割後人所有機密文字
即兩府依舊自行更不送看詳官處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
得雨最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
不作孽晝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眾兼軍食闕絕臨
時轉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
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
有何次第如難為擘畫即便於黃河內搬葦自京以來
斛斗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
阻事狀聞奏候到乞朝廷早賜施行慶曆三年七月四
日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
沿邊有空閒膏腴地上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
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
近鄰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庄

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勸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戶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管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視編勅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親隣佃時蓋恐害民况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管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今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召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廉仁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擇臣僚今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今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今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

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今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賦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冠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今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軋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特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屬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况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管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客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播擾戶民殊不

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今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况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減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闊遠舍屋甚多只有刺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灑掃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水與同華陝號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斗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糶人心嗷嗷賊盜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奏為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民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已祗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疎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

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赦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天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為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答手詔五事

臣等伏奉六月一日手詔云云臣等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變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慚恐戰汗死罪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人具名聞奏次詔旨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家華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贖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歛日重邊事一變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削水旱無備稅歛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

有河北五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何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遇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効旌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越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衝政久不刪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屬高下頗害至公欲乞聖慈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奏議尹洙轉官

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搢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句經略司公事遷在鈐轄安後之上才方半年若就除特制又遷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分偏受寵擢衆情非便於體未安如須合進權即今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闕令條奏邊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

改職却令馳往邊上亦未為晚既因啓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為越次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今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官蒙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臣伏觀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來年登載少數又不顯侵欺其勾當人亡歿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父如何少欠似此刻剝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令經略部署

司講說兵書

臣竊聞國家興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
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
窺覘謂無英材於體未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明立
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
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
強諳知邊事之人則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
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路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
佐及使臣軍員中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
以為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署司參謀官員等密與
講說兵馬討論勝策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
略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聲張多教人
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臣竊見兵興以來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箭
幹鎗幹膠鏢翎毛漆纜一切之物皆出於民謂之和買
多非土產之處素已難得既稱軍須動加刑憲物價十
倍吏厚百端輸納未前如負重罪一年之中或至數四
官中雖給價直豈能補其瘡痍蓋是國家不能素備禍
及生民伏望聖慈委三司選差官并有行止心力司屬
三五人別置一司專管天下科率應副每年合要上供
并軍須雜物先勘會諸處見在數目置簿拘管如朝廷
取索并外處奏乞之時即先點檢見在物色支撥應副
外將少數下諸處和買亦大段減得分數仍於土產處
許將二稅分納錢并場務課利依市價取人戶情願折

納不得抑勒據納到數目如尚少闕亦只就土產處置
場收買如此百物有備更無非時科率其非土產之處
自無煩撓國家大計須為經久豈可逐度須索旋行誅
求蘇息萬民無切於此如九臣所奏即乞特降勅命指
揮

奏乞兩府兼判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
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
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司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
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
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
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
餘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
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
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
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
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
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
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修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
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
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
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
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
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修舉者朝廷得

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平均平惻隱方協至公况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誦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爲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檢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負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剝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盡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獨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遂處弛慢不爲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子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自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校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絲繩網紀寢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修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遣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檢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擇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故五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

官司冠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辨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寃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冠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沈寃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辯雪遇負寃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今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負依舊兼行

再奏乞兩府兼判

臣昨上愚見乞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蓋欲朝廷綱紀並舉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按於書傳則三公兼卿事又漢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書分部二十四司亦嘗命宰相兼領事任著於方冊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復三代漢唐之制事多權宜今中書是冢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樞密院是大司馬之任亦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職之業其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官並是權假如三司審刑大理寺審官院流內銓司農寺之類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而

皆用人權知權判無一正官莫安其職臣到闕數月間見審刑院梁適宋祈丁度三人權判其審官院經富弼王拱辰孫抃三人權判本曹盡非正官數易無定大臣又不任責豈是永圖今二虜至強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財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寬設有飢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天下可憂國家當令大臣各竭其力以持危墜之勢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位則體大難舉卒不可定願陛下從臣前議且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庶幾可濟陛下既能責兩地之職業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綱紀綱紀備用則政令既行政令既行則天下自理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雖有夷狄而中國明盛彼不我輕雖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為亂然後社稷可久生靈無禍臣非才多難分甘遠棄蒙陛下擢居輔列夙夜思報臣願為百司中領一最重難處如朝廷不以職業責於輔臣而伺其私有過咎然後廢黜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過無補國家之政不為社稷之福臣無任再三冒昧微切之至

周官 進呈周朝三公六卿漢朝宰臣兼判事

三公

太師天子所

太傅傅相

太保保安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之官不必備其德乃處之

六卿

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中書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今樞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太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謂大夫也每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歲終天子齋戒受

諫諫當有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實猶平

百官齋戒受質受平然後休老勞農食成歲

事數計制國用

周禮大司徒職云二卿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內

與王詢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周禮正義云三公下兼六卿

尚書孔安國注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

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

之此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漢制三公分部九卿

太尉所部太常衛尉光祿三卿

司徒所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

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

唐太宗朝宰臣兼職事

蕭瑀內外考績委之司會唐之尚書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

杜如晦知選事

馬周為中書令兼右庶子

戴胄專掌選事

中宗朝宰臣崔湜與鄭愔同知選事

代宗朝宰臣元載領度支轉運使劉晏充度支鹽鐵

諸道鑄錢等事使

德宗朝宰臣喬琳兼京畿觀察使竇彥兼轉運使齊

映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

戶部工部

文宗朝宰臣楊嗣復李珣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李

珣依舊判戶部鄭覃判國子祭酒

武宗朝宰臣杜琮判度支鹽鐵轉運使曹確充延資

庫使

皇朝開寶中宰臣薛居正領淮南嶺南湖南等路都

提舉三司水陸發運司同列沈義倫兼荆南劍

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三司司農寺

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計而財力已困又

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以備水旱賑救生民亦

可督天下勸農之政今委輔臣一員兼掌重為

經制取天下歲入之利并歲給之數較之有所

不足則須專置農官以廣天地之利大變商法

以行山海之貨每至歲終具天下減省冗費之

目增息財用之法編放困窮之數并常平倉增收賑發之數及取天下官吏勸農課績之優者畫一進呈

群牧司

今諸路騎兵絕未精強諸軍關馬人多相與恣怨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專修馬政較之漢唐增葺苑監庶於多中選擇可得精強每至歲終具括買并滋息之數及揀選搭盡筋骨必可帶甲衝突者方得均與諸軍

三班院

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別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常切選擇可任邊陲或可擒寇盜或可幹錢穀或可委親民每季具所選到人數進呈則人品自分用無不當

太常寺國子監

太常寺掌歷代禮樂上以奉天地宗廟次則正朝廷序人倫也國子監并天下學校是國家育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禮樂損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數進呈

審官院流內銓

審官院流內銓是天下掄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每至歲終具旌擢過京朝官若干黜陟過選人若干進呈

審刑大理寺刑部

經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人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刑部覆較天下已斷文案并天下訴究之奏盡得辯正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天下斷過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寬減及法寺辯雪人數并刑部覆校過公案若干道辯正冤訟若干件進呈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可經久

即令施行等事係用前所陳十事內重命令一門兩作對子進呈

臣聞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近來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其起請內有能合律意可以久行者委中書將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以前所降條

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決杖一百
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
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有機會議須至便宜而行
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酌如合理道即
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改更

奏議葬荆王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
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因此
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
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
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
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封耶
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議惑多端陛
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
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
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切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
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勅葬多是旋生事
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祈王守忠與三司使
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勅
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勅外旋生事節枉費官
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
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冊其四曰自來
勅葬枉費太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
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

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
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
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奏議許懷德差遣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
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勸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
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却合重行
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佑降知相州
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
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
勲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秋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
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任用邊將賞賜至厚
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
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嘗
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
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
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
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
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
是有所激勵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
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
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
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頓失將何以保太平
之業臣切思之願陛下裁擇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宰相使相舊制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

今後親弟兄孫姪并其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

並等第與試銜

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舊制子除太祝奉禮弟兄

孫姪并弟守秘校

今後子孫并其親尊屬並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

試銜

僕射尚書舊制子除守秘校弟九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孫并其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

銜

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樞密直學士

丞郎舊制子除正字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依舊制其親尊屬授主簿其餘親屬並等

第與試銜并齋郎

給諫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大卿監龍圖天章閣

待制三司副使知雜舊制子與京主簿弟兄孫姪並授

試銜

今後長子除京主簿其餘親屬並與試銜并齋郎

正郎至帶館職負外郎遇南郊大禮合奏薦親屬者若

降在監當不得陳乞曾犯正入贓罪至追官該恩叙用

後來累官正郎者只得奏蔭子孫一名諸路轉運使提

點刑獄遇南郊大禮內有正郎帶館職負外郎自合奏

薦外餘並須於郊禮日前到任一年者方得奏薦親屬

一已上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

甲見本居長者亦是孫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

姪等並須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

五服內者如虛增年甲并妄冒服紀並以上書詐

不實論其合奏異姓之時即不問服紀應曾奏得

子孫恩澤後其子孫亡歿本官別無孫食祿者並

許再奏子孫親屬一名更不拘年甲

一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

內許令赴銓投狀差兩制以上官三員於尚書省

鎖院置封彌謄錄司考試內習辭業試一場或論

一首或詩賦各一首詞理可采不犯不考式者為

及格與放選注官習經業者春秋禮記毛詩周易

尚書逐人各專一經並兼習律文試一場墨義十

道只問正文不問註疏五通者為及格與放選注

官剝落者且守選限經三度試不中者選限滿日

與司士參軍內有京朝官三人同罪保舉有行止

堪守官者注遠地判官簿尉如不赴試又無上件

舉主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紕繆對義不及格更

不理選限

一奏蔭京官候年及二十五每年春一度赴國子監

投狀差兩制已上官三員於太學鎖院依選人考

試內及格者方與差遣候兩任無私罪有本路轉

運提刑知州通判三人同罪保舉即入親民經三

度試不及格者如有三人朝臣同罪保舉有行止

可以差任者與小處監當候兩任無私罪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五人同罪保舉方得親民其不赴程試又無上件官舉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純繆對義不及格者未得差使如却願班行者與等第安排

奏重定職田頃畝

州職田

長吏

大藩府二十頃

節鎮十五頃

防團以下州軍十頃

京軍監七頃

通判

大藩府八頃

節鎮七頃

防團以下州軍六頃

幕職官

大藩府判官五頃

節鎮判官四頃餘並

防團以下州軍監判官三頃

五十一

縣職田

今

萬戶以上六頃

五千戶以上各五頃

不滿五千戶並四頃

簿尉

萬戶以上三頃

五千戶以上各二頃

不滿五千戶並兩頃

發運轉運使比節鎮長吏

武官職田

部署頃畝比節鎮長吏

鈐轄比防團州長吏

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

都監比大藩府判官

監押比節鎮判官

州軍監當官員使臣職田不得過本處職官之數在縣鎮監當不得過簿尉之數

錄事參軍比本州判官判司比倚郭縣簿尉

一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

積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

戶絕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其係官庄

田見有人戶出納租課者不得一例支撥如逐縣

職田比今來所定頃畝數目不足即據見在重與

上下衆官等第均分如地內有桑棗蔬果之利者

即以所收宜利約度比附逐處地利折充職田頃

畝其田許逐廳自差公人勾當并招置客戶每頃

占客不得過三戶即不得令州縣差人勾當及招

客戶或遇災傷並令檢災傷官員依例檢覆的實

分數減放子利如逐處官員為恐減下職田子利

却一例不肯收接人戶欠傷詞狀者並從違制定

斷其本官職田上見收子利盡底納官如將地土

影庇令免却合入差徭及抑配虛作租佃令出課

利入己者並以受所監臨財物賦罪論所差勾當

人亦行嚴斷仍令提點刑獄司專切覺察轄下官
負職田欺弊犯者畫時勒鞠施行內情理頗重失
於覺察者本司官負當議勒劾各降差遣或有該
說不盡事理仰逐處起請聞奏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一今後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即不得非時進秩或
非次罷免者仍不以轉官帶職爲例

一兩省以上自來四年勤會轉官今後並具履歷取旨
一舊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周
年賦罪者五周年今後內外差遣京朝官無賦私
罪者依舊三周年磨勘磨勘年限內犯私罪并公
罪曾降差遣者四周年有入已賦罪者五周年每
遇磨勘仰審官院先具元犯情理入已不入已因
依輕重并今度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主人
數進呈取旨如經兩度取旨磨勘各有勞績及有
同罪舉主三人以上又無私過者即依常例三周
年磨勘更不先取旨其到關守候差遣人於指射
路分內未有闕以前并受差遣以後待闕及得替
赴任公程月日水計綱並許通計磨勘如守候差
遣人於元指射合入路分內有闕不就則將守候
差遣半年後月日并假限外及得替赴任公程外
住滯日數並不得理入磨勘之限

一今後京朝官上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求就在京
差遣者此後各並五周年磨勘所有前後資考即

許通計如因省府等處保舉及准條貫差入在京
勾當者依舊三周年磨勘即不得保舉及選差見
任兩地并大兩省以上及省府臺諫官有服紀親
屬入在京差遣

一已上差遣京朝官并陳乞在京勾當京朝官自降劾
以前轉官及一周年者將來且依舊制年限磨勘
一次其已得在京差遣未曾勾當却求外任者並
聽

一今後文武臣僚善政異績可爲衆範或勸課農耕厚
獲美利或差鞠獄累雪冤枉或在京監當庫務能
革大弊因省得錢物萬數多者委所屬保明聞奏
量事跡大小特與改官不隔磨勘或陞陟差遣其
幕職州縣官未該磨勘而有上項勞政者亦與比
類升擢如保明不實以上書詐不實論

一朝官轉至員外郎須自任陞朝官後有安撫轉運使
提點刑獄或清望官共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
內無私罪者方得磨勘員外郎轉至正郎須自任
員外郎後有上項官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
無私罪方得磨勘已上如舉主不足五周年無公
私過犯者亦與磨勘郎中轉少卿監亦依此施行
少卿監轉大卿監并轉諫議大夫並取聖選指揮

一今後京朝官幕職州縣官到審官院流內銓差注日
仰銓院體量如有事狀猥濫老疾愚昧之人不稱
事任並別取旨本司不舉仰御史臺彈劾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臣竊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助軍費而民多盜鑄日犯極典為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典曰金作贖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法謂不應五刑止五罰出金贖是虛舜周公皆用贖法孔子刪書垂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也歷代嘗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邊次邊州軍行之候戎事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今具條如後

舜典曰金作贖刑金黃金以贖罪入刑出金以贖罪

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謂不應五刑正五罰出金贖罪

罰不服正于五過於五過從赦免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疑赦其罰惟倍剕疑赦其罰倍差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

罰千鍰

漢惠帝民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今民出買爵之數一級直錢二

文帝輪粟縣官得以除罪

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梁高祖詔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

奏聞

齊武時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僕射沈約等參定

刑書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

梟其首其次棄形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三百收贖絹

男子六百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差

一徒以上罪不贖

一杖以下罪依下項

一侵損於人者皆不贖侵謂侵財損謂傷折於人

聽贖

一為盜并造作詐偽及誣告論不干已事者皆不贖

一捕捉賊盜公人遠限等罪不贖

一典販私茶鹽醞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所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

一眾人共犯一事合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

願與眾人納罰錢者即皆聽贖造意人不宜富不贖

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不贖

一應有陰井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足

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之人其銅每斤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納其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

一逐縣典押保舉有行止會筆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以下聚廳試驗稍通刑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候三周年檢斷無失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贓私者五年與轉一資

一所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準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贓者並以枉法贓論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威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威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權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

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諫吏而亂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令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閱其實故刑罰不中自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的一二事耳其奏到案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

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
 謬例一斷之後雖究其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
 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
 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
 非虛言也況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灾沴之應
 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
 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
 開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
 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
 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
 例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
 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
 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灾沴及其
 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
 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
 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
 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
 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灾沴并詔諸
 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
 平倉斛斗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
 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糴舉及委
 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

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
 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
 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
 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
 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
 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
 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
 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奏贖法等三事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綿遠蓋由積德之深臣
 請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
 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道為議贖法事
 即乞降出

臣近親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修編勅所同議
 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
 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
 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
 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取
 進止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官掖其數寔
 多稠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要嬖自是宮中
 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正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
 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
 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

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此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

利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構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未必能為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凶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

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
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
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襄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眾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屋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實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固非一

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剌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陳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餽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又綠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綠邊山岷重複被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四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

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放敗且彼為客當勞而返逸我為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於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孱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葦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

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繫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尙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與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關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

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遂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會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

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賞訓兵養馬密爲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於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 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願守寨者移爲邊兵
- 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尪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赴邊上
-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處
- 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

騎兵三千以備攻戰

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

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

河北五事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

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義勇并增置將校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爲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驢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爲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爲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爲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陰不足與

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
移兵馬減省糧草須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
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
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
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
避人諉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
憂臣不勝惶迫惶恐之至

奏為陝西西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臣竊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
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
往邊上送納道路險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
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
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
略兼計畫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
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略計畫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
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
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
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
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
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銳養贍及將
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既公邊入中有數
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略
計畫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略使及知州軍等
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加

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
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
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鬪
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
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
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
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
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
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
以臣所見今推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
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綠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
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
向南監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
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
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
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
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
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
速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
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各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
下幸甚

奏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鬪如撫馭之閒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今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覲步谷口道路此又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

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書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繁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來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為朝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號稱臣名體頗順雖未為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何辭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蹤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

界會有相傷况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元昊然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據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伐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來所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德禱之謀以待一虜不必求二虜真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會請契丹止過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待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

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是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過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肯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貞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監巡檢寨主監押等自來與諸處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遷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戰守之地責其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為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負

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軍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宜勅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勅所有諸路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宜勅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諸路邊部署司令具錄前後宜勅條貫候到亦令相度編錄如一司一務編勅之例須下逐處各令遵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邊州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沿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來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今後陝西河東河北沿邊州軍三千戶已上縣令員闕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所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

斛

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兵間取為民患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騶貴人戶

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輔今來灾旱民力困乏如邊備有備其二稅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斛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官中貴價既次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為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來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受恩澤人或未該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之下偶不及等或曉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舉年未衰退若只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况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并鎮寨中務場常是闕官或於近裏差官往彼

勾當到本處却關官員甚有廢事臣等欲乞特降指揮
下河北陝西河東轉運司應本路策試方略并南省特
奏名人得雜出身試銜齋郎等未該放選及長司馬士
文學助教等並不理選限者如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
衰老有心力行止勾當得事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注陝
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內監權新置酒稅等場務
者只與驛券更不支本官料錢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

進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威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
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
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
探事機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
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
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
路分只令文資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
與三路邊上差遣令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
未至衰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
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
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
乞委樞密院除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
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
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
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

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
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奏乞揀選邊上屯駐兵士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
有諸處鄉軍顧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
填逐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
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
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
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
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
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
揀下小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
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
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
之人即等第與剩員安排其逐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
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員十
將內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強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
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
即於以次指揮內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
有幹了軍員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
士本營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
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
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旋開
坐聞奏所定武藝高強須以引等
別定斗力及射觀格式

奏乞揀汰邊年高病患軍員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若有指揮使負竄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愎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關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慢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疴弱不堪披帶及愚癡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關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管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關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嘗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負却依本資叙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內上

等人及識文字者差在關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今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員例逐遷安排有功勞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員之人有誤戰敵緣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威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者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觀丘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賾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涇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略善撫馭得

蕃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其人

功勞欲乞特加通郡刺史

知保州安軍劉拯有機智膽勇性亦沉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今之驍將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其人

近聞本路有賊私事發斷遣日乞別取聖旨

鄜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宰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鄜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許還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建侯知書戰下可當軍陣

鄜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建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至優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此三人已各轉兩資及移易差遣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有原州竄逼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城藏康奴等蕃部常與西賊相連作過寇為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靜則本路只禦捍西北一路易為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官員在彼昨來臣某為親朝廷降勅差北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遂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

一面蕃部尋奉勅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人自秘書丞制置青白鹽使相次該磨勘又差遣合入

提點刑獄兼是准詔勅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秘書丞自乞換右職人不同況涇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

邊小郡比為藉其才幹非有過犯虛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

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監知原州臣范仲淹臣韓琦兼在環慶州界點集添得蕃部一萬八千餘人

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兼書泰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致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

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

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方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遠險阻文筆奇峭有古人

風格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候通前任成四考日與轉原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

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馬懷德乞轉閣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侍禁馬懷德會為透漏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力却奏

留在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

是轉一資酬獎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禦捍邊方兼种世衡曾乞納所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特與轉閣門祗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盔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爲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壁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爲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勅差充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次邊入中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同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召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謂所舉人多不可一齊召試欲候其中更有清望官舉者即先次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會舉奏太常丞章岷又有王堯臣蔣鑰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闕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小巧無補大猷况朝廷擢才之際寧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更延資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二年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幹辦三班奉職郭慶宗曾經戰鬪得功及有心計緩急使喚得力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資充沿邊寨主監押如未有員闕即目令隨行指使候到邊上遇有闕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奏杜會張沔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會判大理寺張沔河北路轉運使杜會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沔廉謹精愍摺紳所許錢穀重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緣河朔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爲用兵之備伏望聖慈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頗有改更杜會自梓州遠回又

河此轉運使自今來留住判寺是在京重難職任乞與別職恩澤張兩自到陝府深有人舉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感許元

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刻剝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權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權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寧州通州著作佐郎張去感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感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濬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感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權貨務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觀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袁索唐太宗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幸多清貧僑居桂玉

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秘書丞尹源秘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述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寮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秘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壞雖治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軒吳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感下三司相度任使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宸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權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

民不爲侵刻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感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絨陳執禮爲因王欽若妻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感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元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頌聖聽今具畫一如後

一梁堅元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負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涇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兵威已沮又木冰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

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近收買牛驢犒軍從有虧價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標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標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滕宗諒又云士卒怨嗟況邊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更番抵候因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滕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關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亦無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樹威

者是國家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欲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何人卒然處置此路又差王元權之况王元在河東沮法已曾責降今且在邊上備負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一宗諒舊日疎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爲取信

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觀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兼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裝權豈宜逐旋破壞使邊臣憂傷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見得實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已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元亦奉聖旨令便勘鞫臣體量得張元不能重慎爲事率易昨在涇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鞫宗諒事行違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俟勘得滕宗諒張元却有大致乖違過犯及欺隱入已仰臺諫官便是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

臣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禦而無外憂之禍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元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奚與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筭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辨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元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大致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元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爲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磨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

事件所有張元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黨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遍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千人黨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甚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賚去取問滕宗諒張元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鞠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羸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元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元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觀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已更不坐罪其張元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已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爲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倩身三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夔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號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親使著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爲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元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邊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爲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元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恐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

芻蕘須是論列必無所疑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堯臣已下公案內有情理不圖刑名未審之處如便降勅恐外議紛紜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爲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節奏陳如後

一陳留橋是眞宗皇帝親詔爲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遷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是不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來官員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詔失於論詳遂許移之三司爲去年新會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

一據案申照勘得三司手分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初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王演爲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害演方對答即非因王演請託而後行也望聖慈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又堂高則陞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服膺之列有大罪

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輕則減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堯臣杖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伏望聖慈特遣中使傳宣安撫釋放贖法便令人謝以存國體群臣幸甚幸甚

一王演得替賃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貫文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非久住宅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爲王演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與住其王演尚不肯須用錢賃居只饒減得錢一貫文今因王礪奏王演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虛有招認豈可一兩貫錢便使得一員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內照勘得因堯臣問及遂說利害又無不移橋之言豈是請託之情今獨追官勒停衆議未允望聖慈深察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當亦減得外邊怨謗又免本人頓來理雪紊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案帳上開說所損舟船五十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因橋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內所說損却人命及陷沒財物並是虛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聞新橋不利損却

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分疎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今法寺坐爲私罪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類來理雪

一慎越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得別無情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今有勘劾別無情弊亦無奸謀王礪親自定奪此是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演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榮古慎越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群議自息王礪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滿朝公卿憂堯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辨明不陷深文群臣又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况陛下越次擢用敢不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鑒照臨

奏爲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
勅鞠

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滄著作佐郎董

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永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與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况劉滄是汧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蓋狄青羸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茶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滄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慈

奏葛宗古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爲使用公使錢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

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觀刑
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
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及
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
即充公廨謂以官物迴充公廨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
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
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
條兼元無條真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
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
有公使錢處官真因循之間為人拈捨多陷除名死罪
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
判大理寺杜會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
參酌免有枉濫其萬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郡延
路中最高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
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
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親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
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
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
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
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置兵馬財
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

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
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
職任

奏乞互換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換陝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
欲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將來春初即臣
仲淹却往替換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餼等並乞免
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餼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餼緣臣
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虛薄之才涓勞未立不可再
有貪冒貽譏縉紳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寬憂懼實賴
照臨

奏乞免錫餼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
臣偶以非才誤膺東拔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
不可復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
具奏聞

奏避蔡稟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稟之弟今來稟為糾彈之
官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
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今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

祿是先王以醫事爲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爲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脈候及修合藥餌其鍼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祇應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效者只與支賜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幼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戶下諸般差配如祇應州府累有功效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爲聖人美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員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

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爲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懾衆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穢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爲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官吏爲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爲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一二十才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

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馬有弓弩器械驚劫縣鎮悉取金帛強掠士女不懼朝廷凶虐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其豪盛各生健羨聚成徒黨脅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滅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群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料錢已下軍分內召募情願捉殺強賊人負兵士三百五人須是勇壯契得辛苦或曾經使喚之人限一兩日內引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與逐月添支選差有心路使臣部押與謝雲行同去分布掩殺不以遠近粘趁直候捉殺靜盡即等第優與酬獎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近奉聖旨召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臣部領前去金商州捉殺賊徒羅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訖切緣彼中賊徒方盛劫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氣致諸處軍民中強惡之人往往生心其差去兵士支賜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日計得錢二十餘文在路只供得火隊柴薪鹽醋飲掠或遇天寒路遠不免飢凍豈有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臣無別心

計不能撫恤為宣命緊切連夜拖拽更致怨憤走入賊中其患愈大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員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宿處官破柴薪鹽醋不令飲掠仍密切別降指揮下捉賊兵馬到有賊地分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臣軍員別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絀綿被襖支散所費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臣常切體量兵士內有結構逃走或出怨言扇搖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喚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為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旋行招撫則深損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捉賊兵士到有賊地分州軍亦令依此體量施行候賊平日各歸地分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奏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劫郡縣朝廷若只行遣文書將何以濟空發使命前去別無兵馬彼中賊無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特出聖意於在京發兵三千人作三節起發如賊已銷滅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尚猶猥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易為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略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身亡
緣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盜
頗多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
置仍選官一員部送至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
致疎虞取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文正公尺牘目錄

卷上

家書

中舍 十六帖

忠宣公 一帖

九國博 一帖

中書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二帖

朱氏 十五帖

指使魏佑 一帖

卷中

與韓魏公

共三十一帖

卷下

交游

晏尚書 三帖

邵鍊先生 一帖

諫院郭舍人 一帖

王狀元 一帖

石曼卿 一帖

曹都官 一帖

孫元規 一帖

孫明復 一帖

滕子京 一帖

李太白 四帖



張文定 二帖

陳水部 一帖

謝屯田 二帖

戚寺丞 四帖

知府太卿 二帖

蔡欽聖 二帖

工部同年 二帖

南陽著作 一帖

知郡職方 三帖

安撫內翰 一帖

翰長學士 二帖

安撫太保 三帖

李節推 一帖

通理虞部 一帖

仲儀待制 三帖

文鑒大師 一帖

朱校理 一帖

田元均 一帖

尹師魯 二帖

季寺丞 一帖

文正公尺牘目錄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春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家書

與中舍

某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壻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

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逃來即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某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麵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酒十餅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請更相度相度

某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疲奈何奈何家中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盛之以篾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爲照管若在水濱側近則只典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

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灸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灸得五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奈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請省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涼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爲過也乞保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某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將息也某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冗僕已去惟船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船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涼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哥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奈何奈何切勸二屯田少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今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特待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幾與劄來

某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知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舉主幾人更在慎未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

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寒乞保重

某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爲季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當奔波却去即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難爲今令魏祐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人惟石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葬事夜作水陸齋一會別書牌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並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依水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知諸親屬歲荒不易旋糶米二十石去請便俵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銷得杜大家曾供米否酒亦送亦每月與一石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倍加將息將息慎勿動臟腑也

二屯田不及書口誦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家因水陸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更不寫書

某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適深喜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省覲馬秘丞亦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常熟者則婚嫁有所指望特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他人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

伐官告文書并三哥自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事保重

某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二壻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那得即去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不亂奏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奏薦也請告諭之未由拜覲乞加保重某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甚解憂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苦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當喪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苦苦莊契恐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今漏稅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聞夏稅倚閣如戶等該得即將絹賣來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稅田契確實用多少錢請細割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契便與了却付去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且勉力爲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知蘇湖水患奈何柰何三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功見使命自江南來一例大水饒州市中行船睦州樓居猶不能免向去民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純禮又受正字魏幸魏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書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並安在此如常遇發兵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姝女也今年郊天且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六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當時特舉薦受恩澤不是陰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聶舅今田居安去本房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改聶升熟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南郊恩例但勘下曆子未要請出先算欠多少馬價并來年聖節進奉並當進官庫准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報張祕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着分拈事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祁正歸尉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拈也請曉之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照管

西山墳坐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須陪涉鄉中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夜差人先賡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簽出處子細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某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已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姐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寬心寬心某正月末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擬寒好將息五學究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計安

某頓首秀才三哥自別並不領書札會因石十人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八負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

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韓貞外歸來未在此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久望不至未知厥由亦甚憂被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社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人無恡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修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便人去相接某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一行平善六燔神觀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來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言翁翁葬事只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伸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乍到不及云云將息將息七哥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慰思渴此中無事只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人調理心悶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山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勉旃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靜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汚則晚年饑寒可憂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為某暫來南京便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社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弟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不宜某咨上三哥秀才

三哥秀才自別傾渴傾渴雅况何如永城莊田暨寧陵

家計作何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足下本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府進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宜從長呂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君亦可日新襄門如此寧不憂懼水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宜某咨于朱姪秀才

台座

某啓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賀前賀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當言責之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宜某上直講三哥之右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蔡十四見希致懇為他在官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時請惠字以慰傾企傾企見子亦漸安某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勸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塵豈不能安一弟使專於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有功課疑寒多愛多愛不宜某上集賢學士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之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

雖清貧但身安爲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足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請多着灸看道書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某啓近邇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此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作碑誌由某不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宜某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處請與只空窺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惠字以慰傾企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青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繼續襄構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勉苟有心襟待之非晚某謔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夙和云曾詣問卽不見賓容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聞以足下起發襄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萬自愛不宜某致千學士族家之右

某到浙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痔併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爲慰極多所議兩郊異姓之恩已發却多日爲妻舅壽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不足爲憂此必然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博

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宜某上賴倅學士三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好此間疎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不廢且遺疾耳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爲伊增喜遠聞哀計苦事苦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京王倅同年希仲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與指使魏佑

偃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內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伊要知次第彼中如無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孝即待支莊課供贖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覓下乘裁開春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錢兩貫去正月起請傳語尹家兄弟不及寫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陽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登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與韓魏公

某頓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修答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公云少無須官負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尋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晚殯於西禪送終之禮甚備官負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

待送水叔作墓誌其不取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却作文舉葬此中士人多收得他文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錄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水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水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勝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如何幸恕而寬之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為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奈何奈何雖本無善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温粹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表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其罷參并邊任未嘗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秘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為助感暑伏惟自重

某啓兩捧真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想煩襟靈邪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冠戎甚不律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戰鬪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某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借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所傷甚困重問之言賊着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久矣元秘丞正旦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他

某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鎖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蕃部今日報到三千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如前安可備禮並乞密之元秘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甚賴他也知牙痛未已請用確黃好者爲或是風塵即用搜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遠遶門墻以道塗之勞久踈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穰下度日無客公事絕稀甚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過明公久於衝要嚴君

非晚更望勉之因風無怯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並安邪人回草草

某啓邈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幸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而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

也自此養疾自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之說也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怪怪食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宜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醒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時寵示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爲孤生之助幸甚某第二削有壯歲雄才之說乞矜恕蓋無可說劉子中云編渭州已別路已有不辭免者謝延第四削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貶量力實不可當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軀

某再拜稚圭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任悚仄邸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爲光寵奈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

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頗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聞閣下

復舊職改大諫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某昨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放過寇馬入撓關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寇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為祝

某啓今月二十九日受勅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邸報與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削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愧將佐何以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某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願夙駕為會春事已迫乞留意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遞中踈失某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論於朝不管成敗如虜國忠諫哥舒翰速戰而陷長安須慮禍之速也或俯仰從衆苟安一時不管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同便為人攻擊無以取信或隨衆上下他日誰咎願公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次議定後同上文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能合一面畫取橫山策舉可用之將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

必亦不久早來略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為詳酌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大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修寫犯他衆怒思慮太過疑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群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某啓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于今未戰亦報和解大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不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內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濬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會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關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又兵子來復枉其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

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錄本奏陳爲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所爲已乞罷使名改蒲同襄鄧一郡必有俞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未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重加食是望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在鈞翰伏承起居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亂之增益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衰晚風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某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栢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驚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因備國家麤使得預班列今庶事逾涯復得善郡每自循揣局報上恩愧幸愧幸公與彥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某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郵中奉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神志安和某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視望祝望

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切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爲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某已陳乞再任或移濶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彥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爲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爲人攻刺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貴屬並萬福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却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陰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愛思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一帶正可行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惜可惜

某頓首再拜資政雅主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退以吾道

所以伏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為政矣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爾惟自重以副瞻祝

某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寵拜益增喜抃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杭酷熱多在江樓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矧

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某拜來示諭在鎮三暮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陳請此為高也如今便乞閑郡必不以為誠或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為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閣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並計萬福頌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

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

雨後來聞已霽常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咸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

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窺諸公所賦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更乞斤斧免貽眾請幸望幸望諭及師魯序且得無大過

風雅字唐賢多用梁肅作李翰集序云陳子昂以風雅華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明白又相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的是不言彼事直向某先言二三事他心安別病而來却無一言是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相知之深不暇言也未嘗敢寫出別處其間言永叔

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閱首賜教過垂周厚私念去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併受鈞翰及示奇章感歎榮抃為生平美事甚幸甚幸退省虛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其上已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有寇盜齊博間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但未霑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常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咸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常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咸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常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咸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常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咸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常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咸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常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咸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不忍辭避拜遇未卜日深瞻望仰祝大拜爲天下福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神靈所護起居其寧某居此懂懂之地固已少暇復歲時以來家多憂苦以故闕於奉記徒念念於知已惶悚惶悚惟天意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吾道爲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教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褒許且愧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敢修賀先賜榮問復稽裁謝爲安撫提轉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恃公見愛之深必未譴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關塞應甚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某皇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憂軫勤厚之意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州益遠風問但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爲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障養至和與神道游誠將物感正人之望日重休某衰晚之期休息甚稱田園未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念其退不作妄動事爲知已之羞拜會未期萬萬自重

某再拜資政雅主給事向蒙遞中垂教以公移鎮必迂迴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讀再四若奉符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諸誌感歎辭義足以風化搢紳光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之至披對未期惟日

引頌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承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交游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穎淮而下越
 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林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思
 奏記負於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釣體惟寧赫赫之瞻日
 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
 浙之俗踈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
 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
 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
 遐滿目奇勝衝歛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江清如
 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
 子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窻東北
 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
 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
 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
 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聲聲之娛
 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為郡之樂有如
 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

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于瀆台嚴伏增戰懼尚
 遠門下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某啓伏惟叅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恩改蘇首
 捧釣輪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埃其室十萬疾
 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
 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鄙述之仰驥台光伏蒙尚
 書不以隆輝之高而應諸遠壑不以隆鐘之大而納茲

纖筵謂宣父聖師嘗稱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
 之狂緩其嚴誅竈以釣什霽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
 光夫何猥辱當此褒賜某謂葛藟茅苴微物也託于周
 召則不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滿賦青社州學
 記示於諛聞俾閱大範執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美
 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規大禮閱廣
 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遙瞻台屏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某再拜叅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
 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瞻仰恩館伏惟
 為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

與邵鍊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
 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
 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
 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
 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策高四海，或能狂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適中得兄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古人。恭惟遷諫司奉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以救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某謂志於道者皆欲殺身成君及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又嘉江山滿前，風月有舊，真賞之際，使人愉然，曾不知通塞之如何。耶惟兄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某再拜狀元。正言學士鄒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某四月半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寧莫依依，而水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誅歌，古人謂道可樂者，今夫信然。惟閣下居喪，食貧，聚數百指，前望高遠，宜無動懷，善愛善愛。

與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携家之計，駐羸東郊，朋來相歡，積飲傷肺，賴此閑處，可以偃息。書問盈机，修答蓋稀，足下亦復懶發，絕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爾。近詩一軸，寄于足下，與滕正言達于諸公，必笑我也。

與曹都官

某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爛然。金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奉奉矣。其後進之狂者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爲輕，况君父之知死而當報，暨守桐廬郡，大爲拙者之福。朝廷念其無他，移守姑蘇，以祖禰之邦，別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蘇有水災，俄命仍舊，鄙陋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與衆協力，庶幾萬一可濟耳。願兄歸闕，道出此郡，接舊。又所得將多至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火勞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薦紳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莫我遺感，并感并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望。以此爲多，未拜親間，伏覲爲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啓。正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其且憂矣。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鬱鬱然，及得足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屈於不知已者，甚善甚善。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落魄，魄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央以來者，衆。

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緯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嚴
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遞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至請
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
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并簡呈
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

李太白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
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
州掌學胡瑗秘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聖家必有
經畫請先示音為幸保愛保愛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
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
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表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
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
說因以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
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

某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
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
千萬自愛自愛

某已受敕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誠問以示恩意喜

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浩之宜矣
某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親間萬萬自重

頌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湖州陸行歸府別無以
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韋老昨日鄧州同來宛
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錄
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已起韓學士應未
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

陳水部

某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某亦為風氣發動
不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至慰彼此
當路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某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筮仕
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異能禦彊
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之自是籍籍有
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
命不仁乃病于先生曾中之奇屈盤虹蛻然猶不忘
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子嘉其意進以為郎先生謂生
平所存不得著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
焉君子謂之有道某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
隆非某之可堪也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
不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
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為政豈敢怠哉餘則
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

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天倪爲禱

也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於聽

決未遑修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

間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某念入朝已來思報

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

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時

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

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閣

下以良相之門瑚璉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群賢

以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

間千萬保愛

雅陽感寺丞

某啓知宰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匱之日致

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泊于回轅又失拜餞自至

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

知歲寒何以爲禍非我長者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

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之造次造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以何

爲候又恐此藥宣取多則不勝其羸

某再拜寺丞久連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

驛音鮮寓慙慙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糜

才識者奉惜某在館供職無所爲効稽曰知已東行所

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眷各計萬福凝寒倍

加保衛別期光寵虞縣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某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

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爲祝

某再拜寺丞久闕致誠頗多渴羨庠序之會漸有倫次

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

敢不恭乎今張兄負外素爲交遊亦張知判之同年蓋

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後便來故專投刺

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之鄙夫將廻勞頓不易

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謙伏承下車充海起居

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偃息矣未

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某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微旱

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

有旱處東山惟寇盜可慮常索用心與南中不侔鄭下

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

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

得通問也李倅希仲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某啓近辱手筆承勅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揚儀率

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

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

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賫書去如即遣人來

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為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某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勝也漸遠風音黯黯為戀惟多愛多愛

工部同年

某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為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生所得必多其謫宦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適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賴朝廷寬厚未至顛覆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况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郁公非不稱意今奈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知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郎娘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中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某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教濟甚喜甚喜

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奸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重保重明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音過形恩意承已禮上實慰瞻言某雖屬謫宦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無見念也感暑希保重邢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燭

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為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力奈何奈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

安撫內翰

某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誥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葉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在塞上所貴甚整不斷絕也猶恐不濟奈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即素無心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感著作來捧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某非不思

之舉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勃入勃出之禍
況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將帥即有丘
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鬼神
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此事渴見賢
者今聞彥國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奏聞惟乞
自重

某再拜輪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軋州祕丞至此言
十三殿丞過備知風旨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
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籬落稍有倫序願得外
計以救瘡痍或朝廷疑其欲解邊務則尚可兼之經略
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活民以植根
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復聞此事已萌不勝
憂察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為舉辟二人已許一負
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况知已
甚多應不久次少年從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
即遠大也

安撫大保

某路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鷹籠異
未言會閭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
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寒澁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稷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

親至是不易更今此番人去以備乏使千萬勉旃善愛
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渴想
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為祝

仲儀待制

某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觀不
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蔣得甚處希早示及保重保
重

某啓前日遺急足齋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有人
奉攻閭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為也臺刻頗深
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悻戾昨來謝章有
事觸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箇甚事事所云
朝見怒惟責已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
能逃况吾輩耶寬中自愛自愛某於閣下為罪人但長
者深察本心乃敢奉勉悚悚恨專此不宣

七郎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走知
之矣昔年持服欲歸始蘇卜葬見其風俗太薄因思曾
高本北人子孫幸預縉紳宜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
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秦官似兩不失志仲儀
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間傑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
俗其聞見然矣

文鑿大師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勸願保清懿以副所懷

某啓在饒日一殿侍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道接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聶支使來又得書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似謫宦味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入數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朱校理

某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某則多病健忘無益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奈何奈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寬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當時奉贊

汝陰之請令一任清滿足爲基址曾勸他余就洪守石就汶倅俱不聽直至惹禍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一藩尋亦被桂王中諸事難爲今穰下活心閑耳靜幸事

與田元均 正月十八日

某啓至邠縣見王助教領元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搖也拜見末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某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浴上京皆苦熱宜下開井救喝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橫費處家家如之邪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宜新教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某倍也先託致意

與季寺丞 四月二十七日

某頓首季寺丞行曾奉手削遺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勝某此中無事兒生病未得全愈亦漸減減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宜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郡齋試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

觀此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

三年元日廣漢郡張棧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

新安朱熹書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先文正公尺牘舊刊于郡庠歲久漫漶今重命工鏤梓刊置家塾之歲寒堂期與子孫世傳之至元再元丁丑正月甲子日八世孫文英百拜謹識

范文正公年譜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承乂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水為唐丞相
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
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
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
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任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
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任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祕書
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璠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
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
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
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
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
舍脩學隴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
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
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
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覩始許焉至天
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

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凡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任至參知政事諡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律有地曰文內實昭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李氏參政呂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爲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爲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推宗諡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

禮字彞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

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誤鄂鄆友人王錫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袞憐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荷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莘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鄆杜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禮泉寺是歲改科舉

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

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

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

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威名於世

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歲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

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

四塊早暮取二塊斷齏數莖入少鹽以嚼之如此者

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會

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
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
朱兄弟不樂曰我自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
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
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
謝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
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
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
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
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
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
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免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
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威饌後日豈能啗此粥
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
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體粥不充日
與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
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
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
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美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
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
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為

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
威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
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
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
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城志亳州
也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
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
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亳州祭龍圖楊給事

文曰余歲三十始從事于譙獨樓難安兮孤桓易搖

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其乎神交又太

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

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秘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秦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杜

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于此

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

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朱欄歲久益茂為西

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
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冠
率被誣事除興化今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
大力教職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初冠識公
海陵顧我舉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已服膺自是
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
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聲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
激之既舉而任政則未論公實飭之徙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
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軍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
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
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
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
息則積潦必為灾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
獲多二少豈不可乎役遂與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
夫散走旋濤而死者百餘人眾讜言曰堰不可成復
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
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
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
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
種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
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

今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
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
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為留守遂請
公宰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
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
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
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
乎所以胃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
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營遴選舉教
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
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
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
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
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
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
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
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為學不舍晝夜行復
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
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
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院赴

闕詩按九域志南京
府有贈孫朝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
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論

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宸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支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典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教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為秘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寒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為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朝薦

者公正色抗言曰其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規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當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欲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貞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審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感廢指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躡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官等處乞下陝西市村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宮觀戒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駉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
 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
 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
 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
 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
 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
 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
 村差到綠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
 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
 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
 邑之中有權酷驅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
 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
 財可阜也有上資政學士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稱修伯長謂之曰
 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
 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道人追
 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
 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聞一
 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
 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
 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
 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
 曰富儉謹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臯為婿後改名即

富公謫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
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
陳州薦舉未嫁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
 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
 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
 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
 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邇臣孤獨臣
 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
 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
 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
 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
 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
 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闢有
 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
 上官婕妤賀正氏賣墨教斜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
 內降之弊引章后為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
 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通判太常博士
 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詰以楊太妃
 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
 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剛去參決等語
 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

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間曰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味草者頓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郡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爭妃玉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等知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秦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中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傳以約非其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

二從事俱富文能琴風宵為會文迭唱和為郡之樂
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
瀟酒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
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駿太傅同年詩建嚴
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
十傳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為公鄉郡
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詒自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
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
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
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
今在海上部役閒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
浙或能往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
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中央以來者眾未易他謀也
與學尚書書云某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
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
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
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
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
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
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
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
吾恐異時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

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親
學之敝復諸子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于東南五
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八月有祭謝賓客
文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
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
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
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
諷公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待臣事余
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
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不邑
肅然無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
希文十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闖文應置毒
公劾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
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
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三月
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絕無
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為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
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
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
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
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還
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之又

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夷簡大怒以公語辨於上前日訴公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文章辯析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為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忘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誥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得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况余靖素與范某分疎猶以朋黨

洙為

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

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讖者之責已遂隨而誅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榜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管取今歐陽脩移書誅臣言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以逐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逐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逐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並在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逐意逐賢人所積不細請今有司召脩戒諭脩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

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
 洙脩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審市以歸張中
 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求叔書于壁者
 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
 出自賦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王畿之政
 至孤難立屢請弗諧卷寵既渥補報宜異必將危墜
 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
 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為郡陳優優布政之
 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
 鏡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
 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
 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
 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魁天
 下者遠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沈幾遠
 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關
 之句五老峰有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
 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
 九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為立祠頌春堂天慶
 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
 戚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丁
 具禮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鳥賦和謝希
 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陽酬
 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鄱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賢似
 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諭
 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
 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辭舌不
 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於責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
 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
 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叅政陳琳辯其不然公
 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
 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
 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
 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實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道由
 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為之作記立碑至郡謁
 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
 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
 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閣校理
 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
 為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復雅問豈
 君之心不易放棄而然耶其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
 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傑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
 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
 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
 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

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係元年知越州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嘗考是冬元昊僭號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母臣中國德明日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遷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受其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榷節敕告鄆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勝汾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賢道中詩越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詩有與李奉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

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二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改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若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特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况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人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己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

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
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橫渠先生
張載來謂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
定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魏
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
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青澗城
復承平永平廢岩神道碑云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
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營田復承平永平廢築屬
卷歸業者數萬言有舉張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節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
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僅什
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
人饑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
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
漸飭賊至則孳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
然臣恐情意阻絕僱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効徐
圖舉兵先取殺宥據其要害屯兵管田為持久之計
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
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峇趙元昊善是年元昊遣塞
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今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
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
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
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
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瑋堡未
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
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慶州始韓周
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
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
利旺榮為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
兀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
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
又略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
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
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亦
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為公辯上悟乃薄其
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龍圖
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
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
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
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伯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
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聞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
九月辛酉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司
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歲有
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捷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爲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選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患邊上公謂神世衛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秦世衛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内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御用在兩地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秦聞先差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

使有讓表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史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公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公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爲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實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積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謔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必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詣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已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公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爲陝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任師中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况爲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含家書略云某近蒙恩擢兼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

二日已簽暑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固陳利害已得旨依議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指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尋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殺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輒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賊恐乘念盜邊當速遣其河東臣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修中書時政記有述實諫議陰德錄祭石曼卿學士文祭吳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圖事母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公與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歲桑七日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日重命

今上方信倚公等悉用公說當者爲令者皆以諸事
畫一次第頌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十月
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
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
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張海橫行數路
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
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
大怒樞副宣衙議欲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宰
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
贖錢道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
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中遇賊不禦而又
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
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殺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
情離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
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
謂公曰方今憲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
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威德之
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
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
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
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達床嘆曰范六丈
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
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倫若守

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
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僭而縱賊者倒
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
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爲郡縣設備吏敢以
治城隍閱兵卒爲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
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
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就意
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公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
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
爲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罷
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
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
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
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
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
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
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六月
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
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
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爲
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

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規模濶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誘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弼等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管仲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

月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頒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授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勅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秘閣寫書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偕築大盪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兼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有祭環州种染院文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與韓琦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感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

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術十一月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富弼安撫其實譏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在鄧是年鄧人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志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尤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王復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合提刑張太傅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誥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傅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卑疾來鄧以存歿見托至五

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著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者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贖家不令失所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願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愛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歛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恤化別韓粹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未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之遽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藏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通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兩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

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爲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蘇之翰對雪詩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任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弟洛陽樹園圖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弟樹園圖願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欲爲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墾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論以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主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困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親撰明堂圖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教親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典制令朝廷行此威禮千載一展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有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倫明堂老更表連故朱宋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月有兄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有貴州謝上表正月八日有續家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某上巳日方至青社

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涸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齊記事云公鎮青社會河朔賑食青之與賦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惠蠶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覲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責巨勝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廉寄僧舍可也至則賢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綱李厚充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社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穎亮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寓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爲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穎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堯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穎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

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諡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勅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爲政忠厚所至有恩亦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首人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諡文正范某可特追封魏國公

范文正公年譜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為江淮安撫勸會真楚泗州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糶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等州九月體量淮南州軍餘糶人民二麥并餘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和糶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皮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贍又體問得諸軍州自來和糶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糶不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買之家方始添價出糶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今請領十月奏為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罷配斛斗往廬壽登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蔣不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不多者虛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驟江淮災傷州軍應實因災傷遷移拋下稅產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為官中今納稅存濟不得又遷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稅科十二月奏乞免

放舒廬等州折復茶又看許江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戶口逐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鹽食用其客戶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廬革李碩張

并並公廩文雅為眾所稱堪充京官如擢用後犯入

已賦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訪求本

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瘞仍乞指揮今後命官使

臣犯公罪流以下賊罪徒以下並不禁繫許責保出

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馬

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

要寄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

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為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馬亦

令鄜延路分聲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

陝府申稅戶朱大成等八百九戶各於送納秋稅不

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

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

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毀却

產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

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

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過沒兀等二人部

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為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煙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周

迥又無舊日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爲駐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饑餓若春深無田可耕別思作過或虜劫漢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憂事乞與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靖仰一面與范仲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取又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夏竦韓琦商議邊事十二日奏乞相度禁放青蓋利害事十四日公有疏奏荅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西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充本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後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四日牒張元修豐林城及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路承平兩安兩寨如久遠可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三月初一日牒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珪等接此春暖耕農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內有未敢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空閑地上或遠年迹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兵馬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狄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爲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

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鬪敵○四月五日差周美揚麟陳求圖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已畢公又相度將興修承平兩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衡郭延珪等擬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六月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揀選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孫沔田况充經略判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八月一日舉劉攽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體量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兼知延州張存母年八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知延州如未選得間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據左侍禁王聰狀陳第王繼元差在寨門寨權兵軍監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爲奏聞朝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元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減廢○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遇晴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坡至多及巡歷回來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河自甘泉縣

早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鄆州尚更兩鋪所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
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山居無可收買遂牒
延州將牢山新店館驛量行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
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中路甘泉驛即
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
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奉乞放免張元斬軍不當
罪名是月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
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驛
周張宗永資送文字直到吳賊處二人不期爲臣所
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以何面
目更可使人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
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開扇
搥軍人公到延州擬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
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
王守琪張宗武自鄆州西北入德靜寨進兵討掠族
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英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
往保安軍逼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
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出入進退處
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諸使處分時
西賊大將剛浪唎兵馬家馮強勁在夏州東彌陀洞
居止又次東七十里鐵冶務即是賊界出鐵製造
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
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隰州兵馬與延州兵馬會合

掩襲以分賊勢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
議奏乞令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鄆州曹司
馬勳張式黃貴減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
兵士多是饑寒逃亡若更減尅轉難存濟遂牒鄆州
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般運糧草
工役辛苦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糶粟錢是
月十二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
科率百出如官負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
於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
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
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
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
之深患滿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軫應
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却乞盡底
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獲生口鞍馬畜
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日保安軍奏乞早降
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安撫使副大急於近
襄州軍人戶秋稅內科撥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
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人
戶田土則各逃散公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
近襄州軍人戶就保安軍輪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
公遂摩畫只將鄆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
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世寧到虜
子平捉到西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

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縣令人限一季內並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人不致關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王瓊奉長行于典斫到人頭作自己功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于典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謀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負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州為青澗城十三日奏秋青黃世寧頗勇氣乞早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乞賜酬獎十七日時陝西軍州每年夏稅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西近裏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來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有懦弱生疎不能鈴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攬擾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疎不能鈴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攬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寧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令張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神世衡知環州○十二月初二日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公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負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關少衣裳初四日遂牒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鈴束如有兇惡即行軍法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送鄜城縣駐劄把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指揮赴坊州防托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家是辛苦糜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裹糶乾糧並盡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糧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稅入邊上送納每束稗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為鄜城郡隋為信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為軍令建營房倉廩廨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城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給熟巨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絲內有功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襍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

仍與別立約束令遞相鈐轄准備點集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虜二族時邊上臣僚陳乞買馬繞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戶及百姓公人之家觀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戶取奉虧價強買邊上新舊官負各種准宜買馬無時了絕往往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僅介使賊乘之必有所傷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客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素○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權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羅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恣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体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遷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無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吳隆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

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在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是寨托邊之利特加贈典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月陝西糧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旨令慶畫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勝本路主兵官負盡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併摩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兵官負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一具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高宗古二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神世衡與韓琦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鈐轄都監○十二月初七日奏乞改移張明都轄

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史奪賞賜銀統頭巾角茶交荷銀帶錦襖等物那與繁官房舍居住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乞等補官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二十九日再舉神世衡知環州時滕各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購環州簽判陰諫臣往逐寨標檢官地種葺蔬菜貨賣并諸蕃部賊罰添助公用去訛所貴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排揀新兵據人戶王招璋等陳告稱官中脩營

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
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錢
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
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先還既無官地即合回
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
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
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違差
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土價錢却牒邠
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
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托州軍一依范仲
淹擊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夏州軍輪差弓箭手
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在極邊城寨奉聖旨
且令邠軍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
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戶三丁內
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綠邊上食物
踴貴亦少管合官中請受至薄難裏纏必於本家骨
肉處頗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
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產伏
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
閉之時山城未曾修築微有墻壘未能禦捍惟劉平
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
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
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情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
管又言計用草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看

詳趙珣所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
在外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充便攻擊二十五日
公言將有勇怯師有眾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
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
體量將之強弱敵之眾寡地勢險易天時明晦臨事
處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
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四
月令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
箭手兵士等寅夜與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
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
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已了見分擊衝
巷脩蓋軍營倉草場廨署及城上置敵樓般運糧儲
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端高良夫楊叟○寧
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電雷
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却釋草四千餘束
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鏡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
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勅指揮只今陪納入官
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
倉場作過要得負累官真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
釋免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
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蕭遠馬領乞邊安和
安塞等寨軍馬糧草人戶不少並各城墻低下濠塹
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脩築
開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梁家族蕃官屈都等

弁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爲讐具梁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碗綵綉走馬往本鎮體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吳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遂隸寧州通判張去感著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州其人戶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揀揷稈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藏避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支與口食并鞍馬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如遇雨團三五日間亦借輿稈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滕今月十日夜一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希申蕃賊不知數目奔充圍遶三川之川寨公滕張建侯策應探事軍人張遇分析狀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散所有自家軍馬總在史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鈐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同往原州會合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齎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卿往涇原路爲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與文彥博對換

公乞依舊領理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略並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期平定時渭州鎮軍戎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廿八日奏乞均定諸寨官負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拋離本營曩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使與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無治邊招討使命韓公與公及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薦也○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并原州打虜公牒知原州景奏與當路鈐轄李丕諒等六人部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南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奇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示以兵勢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衆心又與都監張慶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爲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己卯保安軍狀申邠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不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

密奏可代虞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負及指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遣營房。○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公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十月初五日用張昞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開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

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王拱臣張方平歐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聘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機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如此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閭門祗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關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遠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鉄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員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吳賊差使臣一道姓名不得名往北界界丹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撥陝西兵三萬來赴江東乞朝廷更不遷延十三日舉張子與張燾張去或蘇舜元陳崇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任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與等五

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戶因差配破却家產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產多爲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處人戶并劄與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內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者即與免放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負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得止絕欺弊繞方行下文字便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捷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料錢并銀鞋錢二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示其軍人側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與我因何却不得行用其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初新收刈白草降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體量利害例各差兵士或探斫不前即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買或於人戶係稅草地內強行採打引惹爭競即令逐處播擾公出榜曉示諸軍州自榜到日以前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目

並與放免體量得逐處賊盜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成羣黨驚劫人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楊守素赴闕公奏乞所有封冊之禮須候西北收兵只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闕門祇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村人戶今日已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稅移逃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免仍劄都轉運司公到憲州體量憲州城池窄小奏乞增修○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伴作葺豐州所貴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令公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人烟道路不通今來難便去管與脩初麟州無酒務不推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權起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與麟州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州體量二州四面邊疆並無城寨防護人戶不敢復業遂與明鎬商量申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州與土田耕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界熟戶百姓依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減下正兵大段省得國家錢帛是月體量得火山蕃風保德軍三處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是商旅人戶將銅錢接糶北界斛斗入倉中糶每日計出却銅錢數百

貫通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
之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絹五萬足送下河東
轉運司俵與善嵐等三處博羅軍儲急止銅錢出界
之弊二十七日張元奏准經略司牒善嵐軍等處有
關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
件地土墾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州與
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五十家靠
險居住高築墻院防備盜賊○十一月初五日知原
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湏藉土兵守禦公劄
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
二月經畧司管勾何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
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
孝道時蔣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神世衛領環
州蕃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獎諸將
功勞是月劄付陝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地分鄰
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劄付與河
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與係官開田仍
免送二稅時昇丹與元昊戰不利奉聖旨指揮令公
體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兵家每有挫衄恐其下難
叙即別舉事圖其復振以攝衆心今契丹西征無功
愧見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
月明鑄秦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鑄所奏
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僚又奏焦太師來天池打量
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又奏相

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路回到善
嵐軍次日有鈴轄孟元并善嵐軍使米元潛來言有
萬勝指揮兵頰和告稱有本指揮軍人結集背叛司
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多欠人債所告只聞人說
並無照據欲領頰和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
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實經告亦且決配况未嘗刑
害者被告之人恐令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
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勢追究公又奏
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
其間輕狂之人不奈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衆於邊
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
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
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邊奇兵備敵
以分朝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
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
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審官二十三日奏
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爽馮浩殿中丞范
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
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讓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
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
大都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劄臣
出使應所舉過官負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
正入已賊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

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顯等陳狀爲老小殘疾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今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尚顯等如有人戶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戶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遍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爲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篋築城等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踞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檉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內各有烟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驚移及差人探問却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戶尋却歸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得鄜州路前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其人戶爲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虜殺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略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戶多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緩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者許本戶人填替如本戶無人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篤疾廢疾

之類非可詐僞者爲年未五十已上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內有事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恐脅家間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廢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與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州勘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與貧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管秋間縱有事宜亦難勾回邊上恐遞相扇搖別有言詞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墜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昂公勒膽勇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

用舉曷充慶州駐泊都監。八月十三日開朝廷差
園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
又據高良夫申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宥
州取覆曩書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
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
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
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
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
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
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守
策錄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奉舉李願授閣閣
祇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秦體量得秦州自來客
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蕪販
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與販今
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蕃情
慾望薰大段隔却與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與販川貨
則一路糧草少入中必是誤事伏乞朝廷下秦州
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李願充邠州都監。
九月舉張肇知寧州公以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
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
權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
稅要用二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
就近供軍三則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
四日秦乞於麟州朔置權場二十日西界送石元孫

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
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
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
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
該大赦却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
戮辱少加存恤當投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
使陷蕃將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
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准樞密院
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自來各破親
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揀選知武藝
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支錢候巡邊及
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纏錢三百文所貴均
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
公相度若是揀却知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
不得替換却恐不切閱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
秦鳳路都部署司據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
路分更不逐月支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
德順軍界靖邊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
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脩築堡子把截并逐家老小
在彼居住自來累遭虜掠公牒涇原路安撫司各令
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只量留少壯人在壕
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
捍亦須入壕裏回避免枉遭虜掠

按舊年譜窳閩文應領南尋死于道此據富

鄭公所作墓誌按開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為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鄂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窠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也今姑從鄭公墓誌缺考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齊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始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野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今讀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願寺僧修造遣人欲

未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快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某處取此蒺藜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舫麥五伯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為墓之歲別為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惟慢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斂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緡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切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家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家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為宗家惜之母為人得也

公以晏元猷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

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云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終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伏

有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

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虺鳴之窟豈產珠玕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

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待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閩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閩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兖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乃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兖州將出殯近郊賜斂棺槨皆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鱗為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固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為記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一字公曼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莪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風管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為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

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

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殺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為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為領兵援初閱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為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為不可茶

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

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為參知政事日死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為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今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

肖莫不稱之

公為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給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慶曆物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息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論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為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為人器度深遠咸奇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為可舉公爭以為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事非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為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為此佐鬼董壞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贖其家

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

范文正公集 言行拾遺事錄卷一

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第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爲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爲譏述資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國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國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蠶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

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政爭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膺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鄼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鄼公歎伏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藉未掌叙人或以問公公

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世咸多公

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石林燕語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

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目不荅彥國憤憤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魏公別錄

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當思近已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光括筆談

公與韓魏公召為樞密副使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

公知開封府明敏通爽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長編

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與文潞公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

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至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

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

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脩環州鎮戎諸蕃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

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皆從其請實錄

公言公邊逐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為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

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厓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

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砦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奏議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叅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因依分

折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

終身不齒默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

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

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

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實錄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

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蹂踐死與至瓮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至渭州初

懷敏之除郟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又性懦不可用遂從涇原卒敗事東都事畧

張元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以所通特一選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河外

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元知代州就令摠

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張元本傳

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尚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日月

無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人同名東都事畧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羣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

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狗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

之乘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若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

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

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速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

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恣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西夏本末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義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東都事畧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

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

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郟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

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搗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隙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

與靈穴中免耳章既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斂兵不敢近塞矣東都事畧

石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擅荅元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郿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宗思其言

乃以魏公與公為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韓某范某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為

然從之九朝通畧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為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為辯其不然仁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啟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張鄧公傳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佐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公

錄別

原州屬羌明珠滅威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薩道公聞涇原欲議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微可以忘憂矣後二歲揀築細腰蘆諸砦屬老歸服長編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略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長編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三司

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院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燧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辭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宋朝通鑑

公在延州言鄜延路入界北諸路最遠若先脩復城寨即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脩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黠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宋朝通鑑

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可元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糴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詣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實錄

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相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鬪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員候逐處軍馬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有輪折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既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若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

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為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若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

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性往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若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若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

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為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

降指揮不敵行下 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今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擊蕃若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人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罷被西賊設伏兵更落彀便又牒景泰等大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閑中人心 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贖軍田土并已分物業典賣破債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即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債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通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贖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債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制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 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脩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諸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

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
劉渙求速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
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
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
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諂公與歐陽脩爲黨歐陽公
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請
夷陵令徙軋德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脩
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
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爲避事范仲
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通鑑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
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談藁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爲
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獎遂有百姓經并州告訴
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
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各已入急遞發下
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
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初置酒務後
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番落蕃漢
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惟酒利今來殘
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主客二百
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
無營利之地今筭出官本并官負兵士請受外只有淨
利二百餘貫兼城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

出榜并劄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貨賣盡日住行
鹽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土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納
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陝府據諸
縣逃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錢數並
與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

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訓練

選奇兵准倫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此戎兵馬未放

散間臣不敢便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銷商量指

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

等遺文帖宋舊勅文應有軍頭等補署文帖誤被水火

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負勘會詣實給與公

據如自失墜即勒充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充

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選補

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算蔽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

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敢鈐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

作過成契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

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

收掌別無因依稱去失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

是典解錢物即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

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播擾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

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粉

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播
擾即收捉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勅署琦仲淹等奏請公
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之意
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頴陽壽安偃師緱氏河

清五縣並為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

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拆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恭

政范仲淹之請也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

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肯聽兵勿出洙

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

任福等敗績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

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

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恭政范仲淹奏請也

苑類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言

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

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頻來

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自求內附足以

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權與清班西事以來

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

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鬻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慎於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實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官錢兼擾擾人戶又卒難得當其自來等第戶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人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為存濟新兵內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蓋造外或買到新瓦木者估價給與解益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井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屬神世衛知環州未用上言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更授神世衛轉諸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文情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激激蓋為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衛之用奏議及

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文與綵銷角茶銀梳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纓紫綾袋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衆告諭尋

令蕃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名臣傳

公言禁青鹽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却有所害會准安砦捉到買青鹽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火隊掠錢買鹽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嚴樂蓋欲悅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絕鹽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參詳青鹽條貫實錄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類併貧困祇當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却配賣物色或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劄與都轉運司施行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為送納秋稅不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三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閣去年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麟州送納免致逃移移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類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真充

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今嫁事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未觀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技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嘗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技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糧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虜砦倉支給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土去虜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

地土即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買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占却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遠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璋等合支價錢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却人戶地基却令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請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允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典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允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秋一百斷遣所有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名臣事賈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類併例各貧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亦自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奏議

麟府州尙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差主戶客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却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尙嵐軍據見今尙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土仍免送納二稅租課名臣事賈

西夏曩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與吳姚嗣宗皆閩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雲南粵千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咲無語飽聽松散春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鷓鴣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謂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罷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我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竊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砦

遂至郭北平夜聞不鮮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百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橐籬甲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東都事畧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散移團練使十三戶奉勅於海州住坐散移願殺其妻子自刎死公差人往石州勾喚到散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散移歸技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住海州安泊不惟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却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皆爲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散移移住府州與田土耕種准備緩急使喚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

公節制諸將勸會自來漢家兵馬先出只排作一陣被賊奔衝便見輪折遂驟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放令深入即計會多著頭項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被賊守門出兵不得却多真索梯從城上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行 西夏本末

公門容膝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陳

公言閩中民苦轉輸請建鄭州之鄭城縣爲軍以河中

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

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賈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還

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讐已和斷

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

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

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

入保本若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

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

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恣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公體

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公

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

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

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王兵官員須令

討擊不管疎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鄙

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

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

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

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賈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
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
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通鑑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

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狂
鮫網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
也筆錄

宣和五年經略宇文虛中奏故叅知政事范仲淹知慶
州築大順城為一路扞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環州
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仲淹廟
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各
賜廟額詔賜廟為忠烈世衛威靖東都事紀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宜仁寢疾幸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史簡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還塞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在洛與富彥國家子游富氏引堇陳設從堇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擊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為吠已監簿徐謂曰尔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坐爾富子歎服時始十餘歲

赴官只三構忠宣公孫直方初仕平恩主簿歐行拜辭叔翁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於應印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愠之色至是問姪主簿曰爾行構幾構主簿是時新娶寔應之曰有十擔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忠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出身人爵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意非有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為是以獎勵焉

括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長為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物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忠宣敗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恣章悖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殿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悖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諫均州其子告悖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典司馬公議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慮以公口占畫一紙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堇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承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播楚甚

子遂止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慮以公口占畫一紙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堇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承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播楚甚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慮以公口占畫一紙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堇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承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播楚甚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慮以公口占畫一紙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堇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承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播楚甚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慮以公口占畫一紙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堇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承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播楚甚

皆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
 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
 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宜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
 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繳納遺表
 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屬管象州之儀屬管太平州
 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
 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
 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縣尉往按
 視其地日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
 拒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
 呼使忠宜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
 禍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綱見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
 史襄行近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
 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聞兩負舉者未上內
 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黃錄

熙寧元年司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維
 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
 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
 思同團休戚今只主判司存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
 後言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上章疏
 付政府銓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為當然丙辰
 詔曰侍從官員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

細各具章極言無隱長編

忠宜嘗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
 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
 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
 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脩
 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
 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近臣薦舉上曰
 朕即位以來屢勅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
 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執政長編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溫又先媒孽
 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御昨
 奏謂機事不可宜于外請秘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
 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
 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蓋鐵
 權酷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
 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赦甚厲范純仁
 獨進曰爰稱武帝雄才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此
 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
 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編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自
 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
 質蕭與荆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
 唯傲苦時忠宜為諫官皆劾之言荆公志在近功忘其
 舊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不斷可否忠

宜每日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
耳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純仁將別
子曰既別矣何必復與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
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
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
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
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
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
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
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
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
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氏遺書

徽宗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
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
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
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
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
又曰太后同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
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
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
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官
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觀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
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之光庶幾銀論嘉謀日聞
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
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
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頹
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
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
太后震悼出涕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
朝極陳議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謫今其家貧甚諸子仕
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
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長編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宜德郎游師雅朝請郎朱
勣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故
也賈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
劉奉世入崇慶殿後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
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
官家爲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
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
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言九年之間曾
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
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
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

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
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
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
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 長編
忠宣公請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
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
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龍溪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
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聖慈
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實錄
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
人才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
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厦之將
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
亦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加
保養以待用也 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還
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
未嘗示恩惠於人 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為
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為之先去姦邪
任忠賢唯先者為急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

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
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
備位之臣所堪任也 朱公按
公元豐八年為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為言惇
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
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
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
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防賢者進臣寧避
位九朝通書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
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
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
寺再錄詔以達且言今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從之則
幼聖孝慈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得兩便訖不
從純仁固求罷而 命 這錄

東都曹生言范右丞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
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為樂耶 雜錄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
父子世為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
朝面賜詢問庶為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運使范
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長編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忠
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亦坐
故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

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容皆驚歎以公道恩補官後死節於靖康之變

右丞純禮在政府官者閻守忠恃寵勢傾廊廟一日至

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為寒

心曰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知也未已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辭落職知許尋乞官祠去名臣傳

元符三年秋己亥范純禮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為治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

盡何寬之患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極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右叟人情方少安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恭假令供職純禮批勅謂來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舉動東坡志林

公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建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

述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本傳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在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本傳

戶部侍郎實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尚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尚者惟純粹可

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都堂又召純粹面諭純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辭免

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違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岩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側

隱此一人不若側隱及數十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女行大洞法一日微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循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

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答曰當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答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涇水燕談

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純粹得報慨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受此膏血

之餘耶力辭訖不納石林燕語

章惇熙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強茂蘆浮圖朱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尚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遂以四砦而夏人服練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侍郎為帥端重有體間謀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本傳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叫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諸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不從後果敗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上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據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偽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閩州國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棟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為求之州國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為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縣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決於

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荆之跡游賞吟詠之禱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徵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死丘壓延慶杭越蘇潤青穎爾耀鄧永與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鏡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慶朔堂

蜀錦海棠

郡齋

春香虛靜亭

九賢堂

五老亭

碧雲軒

寶福侯禱雨

文筆峰硯池

州學基

秋香亭

三祠堂

長沙王廟記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初也在州園之北偏左瞰蜀錦右連流杯前古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以正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儀乎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植花卉欄為二壇公既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到在五年正月十三日移潤州年憶著成離恨託春風管勾來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于石壁度支員外郎提點鑄錢魏兼史君去後堪思處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為誰開職方員外郎知饒州畢京花木還依舊徑栽春園不惜為時開幾多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聽臺上來祠部郎中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陳希亮弱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時開主人當日辜真賞竟夢還應屢到來供備庫副使同提點江東刑

微公事曹涇池館名花舊日栽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
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
亭為最而鄧之百花洲抑為其冠若錢塘有美鳥程碧
瀾瑯琊醉翁貫池弄水率為士大夫之所矜愛者然以
公之慶朔名者乎建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尚須
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間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海
棠二樹東西夾植于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栽也
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殆六十載度其高已丈餘而蟠
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未太守鄒
公軻惜其無臨賞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題曰蜀錦蓋
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焉殆非愛公之
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我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鬪
吏狡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宜以愷悌
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城繁似絲通州中府
後為右司諫出知曉州微齋中蕭灑過禪師齋今之正堂
及然非委正廳所之每疎歌酒緣多病公守饒數年
名得不得負雲山願有詩公守饒多歌詠今之所有者
其數不負雲山願有詩公守饒多歌詠今之所有者
五老峰及潤界上人碧雲軒并贈與名道芝山寺
土鍾惟翰神道士程用之地何凡六篇半雨黃
花秋賞健時賦黃花一江明月夜歸遲人問禍福何
之句得無意於是乎

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後之為守者以饒之繁劇難窮
而民樂於饒饒之優游於政也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時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之
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為宴賓之慰焉樂既作於庭而卉
木乘抱得二亭揜映真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置豈獨
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為後人之矜式
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園有堂焉四壁間圖陸襄虞海二內史果文謙
周勣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顏魯
公暨公凡九人因攷郡圖經若陸襄虞海果文謙周勣
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魯公止載於樂平縣乾元
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遭寇屠害父
兄事不願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此耶國家自關
實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惟公一人已
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惠澤非尋常侔也惜
乎基隘而屋庠土墮而像泯余逼於受代不得從容而
新之也命之曰九賢復錄其始末為記云噫建康古
名郡府之後園有瞻儀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為之
讚然明其新舊年月而已猶饒之觀壁記焉安如九賢
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峰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

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憐其可觀乃作題
芝山寺詩云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
落入城來寺去州城三里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迴偶臨西
閣望寺在西五老夕陽開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
頂鏡之人寒食以芝山為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
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瞰危石中鏤幽
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似有高人達士趣嚮
公守鏡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其處愛
其閑寂蕭灑常為之留題曰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
澄霄半牀月淡曉數峰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
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公移潤而饒人矜公之詩有以
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世足以為後人
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繞遊芝山莫不尋繹其所以開
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輿之聚遠餘干之于越
興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二千首獨公之詩為士
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悼尚之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
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
公守鏡凡民間旱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
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鄱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
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鬻於人於

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干僧寺暨二元豐庚申太
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霧霽沾足遂狀其感應
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為寶福侯淵之奏陳
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
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
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文筆峰硯池

鏡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
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
赤鏡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抑為儒
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為文筆峰目其湖為硯池且曰
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遠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
第一人及第公之沉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為文筆峰東湖為硯池而鄱學之基
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當州城之巽地
周環枕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揜映坡麓森爽學既建而
生徒日盛勝勝有登第者多巍科異等信夫公之典朔
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為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鏡之學自
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
後零散儒風挑徒由公遷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
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速未及建立而規模不
甚宏齋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
堂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蓋不忘公之指

擇也

秋香亭

鄭公之後芳宜其百祿使于南園兮鏤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煉回山有嵐而屏盡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歌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冷弗天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動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蕭蕭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實我來緩汎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醜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幸去平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羨聞平雷霆豈無可而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宰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為提點鑄錢魏侯作此賦公賦之就及其景起來其意思宛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易為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廡於大廳之東偏傍猶以秋香名是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軻聞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莫剗蕪穢修平坡權糊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衰乎

三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為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修敬不絕若學講堂每遇上下釋奠亦具禮祝公之功德豈數百歲而泯耶愚以召棠歌頌比焉者蓋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通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郡故城後徙吳芮即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錄於此哉且饒之為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尚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也今攷諸碑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銜復命提點鑄錢魏兼篆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遺跡尤足矜後人也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終

遺跡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是雖召公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在盛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之勲德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為立名號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敬慕猶昔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地亘萬古斯民好善之心猶一日第患在上者不能以善政感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服人貴富不足以傳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亦有省於斯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荅王叔源憶百花洲詩洲上有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游百花洲謂文正公祠有詩東溪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宰安鄉縣讀書此地後為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董與幾建東溪書院

西溪書院在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初公監西溪監倉築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既為立廟邑士姜國英復請于官中書送禮部議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宇文彥中為慶帥建興神世衛同祀公廟號忠烈世衛廟號威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牙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范樓

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汪浮溪樓鐘祠堂記

清風樓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范公栢在番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公遺言栢及地則吾再出今栢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為釣臺書院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人名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父滎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所謂長山者乃在此而非滎州之長山也銘定二年池州郡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間太守潛說友建議官田以供祠事既成以闕于省依所請其東為范文正公坊其西則文正公故宅高木森蔚蔚然故家其南則為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

國朝至元初平江路學官衙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教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堂有諸司官因事按吳者皆與祭凡達官顯人遇吳必拜謁祠下其題名具在

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為郡學後公仲子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為浙中之家學有文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為主祠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為奉祠

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人至洛陽致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褒賢顯忠禪院重修法堂記

奉議大夫前同知歸德尹事賜紫金魚袋蔡如撰并書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峰象頭山入王舍大城瓶沙王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為佛寶舍伽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于殿庭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焉二沙門入于洛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有寺於洛城佛法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悉加崇奉故此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范文正相公得請于朝改號褒賢顯忠經靖康亂法堂火災有慧照大師福渙來住斯刹四方敬信徒衆歸依時河南初定人烟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彥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造瓦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壘修葺焚漏煥然鼎新招來客所廣闢田疇倉庫實矣齋粥衍矣梵香芬諸法喜禪悅嗚呼無慈悲之德者昧於苦樂不能與是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此緣無穎悟之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脩行四無量法惟師參悟佛光真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相住持向太后功德寺太觀宜和間聲名籍甚今行年八十有七而能辨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昔之志丁卯仲冬師來訪知足居士曰本院修造於皇統乙丑

至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為我記者敢請居士為記其事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記

住持傳法慧照大師福渙立 裴下刊

尚書禮部牒准元祐三年 月 日展時到部門下省送下中書禮部奏准都省批下太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范純仁狀近奉 旨授尚書右僕射合依例置度僧追薦先祖純仁先祖母及父墓在河南府河南縣有功德褒賢禪院今欲乞兩遇節於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 祖以上並墓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亦乞兩遇 節添剃度行者一名其兩處 每一年度一名申尚書省伏乞依例施行狀前批送禮部 奉 乞請一依

指揮施行者右下褒賢院仰一依前項禮部牒內旨指揮施行元祐三年七月初三日 范文正公既葬而墓隧之碑乃立嘉祐元年仲兄右丞相時為著作郎以國朝故事大臣塋所恩許置寺度僧遂請于朝願以彭婆鎮舊法會院改賜名額間歲聽度一僧以嚴崇奉朝廷從之元祐元年仲兄進貳樞府三年乃登相位兩以例恩皆得增度僧數它日院之度僧道因請以始末詔旨刻諸石余既許之又為書其所以然者元祐四年 月六日左朝請郎克寶文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慶州軍州事范純粹記

至大二年四月七世孫邦瑞遣八世孫國雋
宗俊宗是實

江浙行省咨咨河南行省河南省劉付河南
府路委自同知徐景儒率屬僚誦墓加禮致
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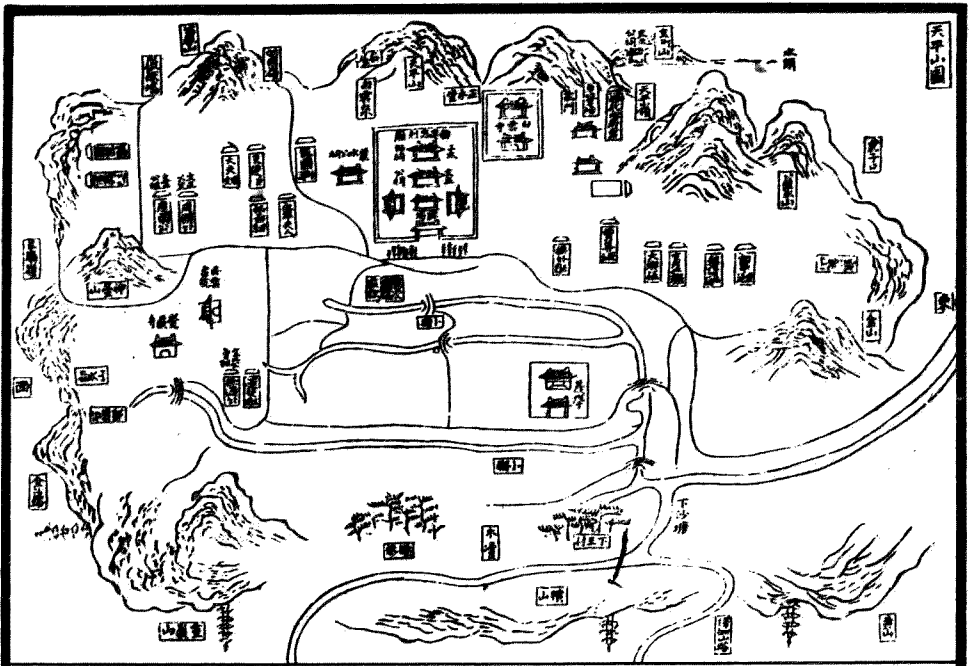
先文正公墓下祭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本深固奕葉流芳漢有清詔郡
國流行唐有春官風闕平章世家河南譜係甚詳咸通
以後一杖渡江爰居度處閩閩舊邦麗水哦松諾騰猶
藏子孫保之爲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少長比地
即家頴昌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嘉謀孔彰昭
陵注倚國之棟梁四子顯貴悉稱元良監簿忠宣恭獻
侍郎封胡錫末華萼相光父子勲業巍煌煌煌具載信
史代曰無雙化窮數盡玉藏洛陽佳城鬱鬱拱木蒼蒼
矣運中微紐解皇綱地維云絕南北異疆市無宰居後
昆傍徨離湯沐之故邑不復撤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
塋不克時奉於丞嘗孤免得以出沒荆榛從而蕪荒多
歷年所幾易星霜丘墟寥闊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
羹墻坤軸旋轉成歸職方車同軌轍衛出康莊展敬松
楸匍匐踉蹌恭拜墓下我心則降目想英靈如侍其旁
有肴在俎有酒在觴感格歆子馨香福我後人地久
天長

歸拜辭墓文

某等自高祖曾祖祖父不獲拜省

始祖祖禰墓域者又四世矣抱恨終天齋志而殒勢使
然也時使然也奈之何哉今則天道好還地軸旋轉南
北坦塗離而復合機會之末間不容髮其等備匍至此
恭拜墓下剪其荆棘上以慰
祖宗屬望之霧下以盡子孫追遠之責先憂後樂不墜
成訓至若微福後人悃悃已露不敢再犯瀆告之戒祀
事告畢言還言趨回塗宰止不能無望吾
祖宗之默相也敢告



天平山在吳縣西去吳郡城二十七里其山峰巒峭拔石皆卓立與他山絕異其山上有龍門頭陀岩五丈石蟾蜍石龍頭石穿山洞卓華峰飛來峰半山亭小石屋大石屋烏龜石釣魚石卧龍石照湖鏡等石白雲泉在天平半山間泉色如乳四時不竭以烹茗甚佳泉側有石刻白樂天詩文正公及蘇子美俱有詩泉之上今為白雲亭喬木環合高據重崖俯見平野數十里間如指諸堂橫山諸峰羅列面拱誠佳致也白雲寺在天平山下右石刻刺史白居易詩慶曆四年文正公奏本家松楸在此實藉此寺照管請賜額為白雲寺蓋以白雲泉而名也寺有無量壽佛閣住山僧遠禪師嘗與忠宣公登其上講經

配道丁亥汎舟遊山錄 周益公

五月丁亥早范至能頰休文相別於閶門外唐致遠聯舟逸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橫塘又數里至黃山又數里過木瀆遂至靈岩院至能走价送薰香松黃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頂攀援至遠公亭及諸石屏屨白雲泉在水品其色凝白蓋乳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向壽老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寺右上山路傍有石龜極形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廟具有文正已下畫像挂壁謁之丙辰早升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圍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遠錄公道場今為范文正公功德院文正父祖墓

山下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欲同致遠登山而脚力頓疲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它年遂奮衣右轉而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躡石磴至卓華峰峰高數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著甚軋軋疑其將墜餘如屏如臺或插或倚備極奇惟行十六七石愈衆而力愈憊迺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峰高二丈上銳下侈微附磬石前臨崖谷茲其異也又東下遠公菴一名望湖臺正直寺後又下至五大石亦閣石上次至頭陀岩有蓋斜蔽之火至龜石脊勢隱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瑰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當暑不能窮其巔然郡人能至于之所至者寡矣况游客乎歸寺欲拜文正及四子畫像坐待魚餼移時乃至明日蓋文正忌辰也

跋龍門二大字

天平之龍門卓筆殆似造物者特為范文正公而設測西提刑盱江包恢請史校勘桐江楊德藻作

游天平山記

中吳之西山天平山為之長實為吳鎮原隰環之江河絡之其上多惟石如斲冰如瑠玉或立或偃或如介夫或如奔馬不可名狀其木多松檜有泉出焉曰白雲之泉瀉於蒼崖激於巨石注於絕澗其聲如鳴玉其味甘冽是山也范魏公之祠在焉其祀用中牟魏公吳人有施於鄉黨德義至厚既死而不致故鉅公名卿高人韻

士經由是邦莫不肅拜祠下顧瞻遺像而仰其休風夫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川媚况德義所加丘陵林麓有不增其高而發其耀者乎故茲山之勝抑其亦以其人也至元再元之歲冬十有二月江潮行省恭政李木魯公徵拜翰林侍講學士於是郡守濟南張公亦拜吏部尚書趨朝有日適相遇也班荆語舊借遊是山謁魏公之像臨白雲之泉翰林各賦詩七言四韵九思等屬而和之新除教授紹興路儒學范文英靜翁魏公八世孫也主奉祠事奉觴為壽而請曰翰林擅詞宗於當代尚書披遺愛於中吳雅道允叶嘉會難逢不載以文何以示後請為之記將刻諸祠翰林以命九思固辭不獲因道先生遺德山林勝槩而附以茲游之歲月焉翰林名紳字子聲尚書名某字淵仲同遊者平江路松管府判官楊時舉思明推官王大有廷秀經歷王諫仲正知事伯都彥實儒學教授蔣伯昇進之玄明通道虛一先生趙嗣祺住持白雲寺沙門淨標為文者奎章閣學士院叅書文林郎柯九思

義學記

義學去天平山一里餘外有孔子廟內有文正公祠左右設敬身知本兩齋中為清白堂詳見陵陽牟先生太師墳文正公祖父唐國公周國公所葬在天平山之

下其穴主天平正峯以秦臺山為外門以橫山為遠按環抱拱挹形勢甚奇按王氏語錄徐忠朝嘗遇一好山水心期為公相之地意謂我方以術求售於時

待其克應於幾十年之後孰若待應於不數年之間
則人信向我方身享其利故必擇人與之不肯輕畀
且如公相之材非里巷所有必於輦轂之下四方賢
英畢集之地求之寓京師七年始遇范文正公以品
官詣禮部徐識大貴也欣然以地圖授之范謝徐以
相見之晚適先柩已塋四年矣墓徐名銜較圖視之
則形勢向背全類其所墓之地其名又合范遺份
約徐同往觀之其穴法之高下向背皆與符契惟嘗
堂太深猶是俗術規爲即斲曰公相當自此生已生
者去公相一間耳歸而與范曰足下優游致身於秦
樞之地歟然范嘗吟中秋月詩曰已知千里共猶訝
一分虧事皆然契後范子果拜相即堯夫也

秦臺山在天平山之右大石峴峴上刻秦臺二字俗傳
秦始皇游會稽嘗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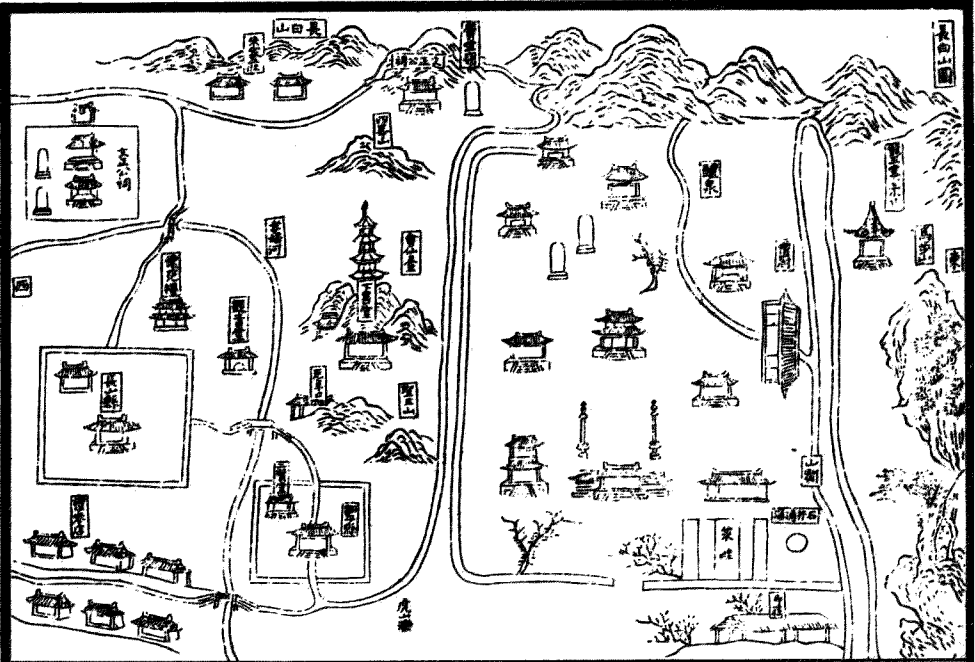
太師墳公曾祖徐國公所墓在天平山之南正與靈巖
山相對

無外居士墳在白雲寺前居士亦文正諸孫即作元夕
寶鼎現詞者

范文穆公石湖先生墓在天平山之西南有覺巖寺爲
奉祠之所文穆公居石湖而墓於此意欲自附於天
平之范者歟

吳縣忠烈廟在白雲寺之右宋南渡慶州隔絕賈忠烈
廟於此至今每歲郡官致祭凡名公鉅卿之來吳者
多詣天平謁拜廟下

卧雲書院在天平南三里有惟松風盤於地偃蹇數畝
極爲奇古俗名眠松旁有石刻盤松二大字篆文字
畫甚古上有卧雲書院范氏建內有文正公及狄武
襄公遺像



醴泉寺在長白山麓范文正公未第時讀書此山大德蔡
 卯寺僧德榮始塑公像寺中中巷劉敏中有詩遺德
 榮刻諸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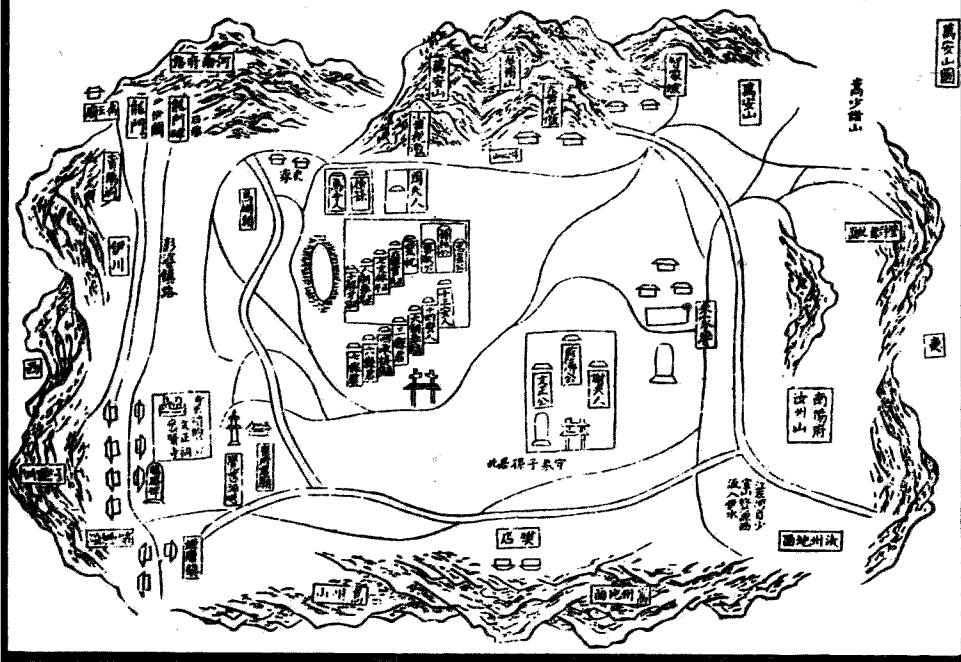
懷范樓在城東南南望羣山如畫至元癸巳春縣尹濟
 南安承務重建刻其詩及移名人詩石於其上

書堂嶺在會仙山之南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名其有

上書堂

下書堂在書堂嶺南十里許按劉仲元記云傍鄒邑山
 也書堂殿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峰委會於
 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起蒼翠可
 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為文正范公之別
 墅也又按魯昌祖創修祠堂記書堂嶺迤北十里許
 會仙峰之巖公之下書堂遺龕在焉工部侍郎賈侯
 之莊在茲山之下仰公之德意欲創起祠堂於山之
 麓先出楮幣三十七貫文以助工役之需監縣房侯
 唐卿未登仕版時慕公之為人常有慷慨感歎之心
 斯任之來斯事正符宿昔之願勇於為義毘勉從事
 無時或息鳩工貿材經營之際縣尹石侯縣丞成侯
 主簿丘侯典史王國昌同心和助之或曰山麓荒蕪
 祠堂雖就恐為野火焚毀樵牧戲踐祠成之香火之
 供反為不敬何以勸善蓋若少北二里許醴泉寺之
 巽隅高平爽塏興蓋若何侯曰善仍以都目趙鑑弟
 趙銓孫克敬督其役興功於大德庚子秋七月至大
 德辛丑夏四月落成堂宇壯麗儀形儼然

范公泉在青州洋溪皇祐中文正公帥青社有德於民
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詳
見任城王 所撰記
文正公祠堂在長山縣治平三年知縣韓澤建撰記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辰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建魯花赤也先不花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鼎

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鉉

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劉臣源

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

茲以

故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八世孫文英謹遣男廷方不

遠數千里省墓洛陽且復侵地某等仰

公德澤之深遠感公裔孫之不忘其祖而媿吾有司弗

克戒約時諱之無知者因以潔牲清酌之奠為文以祭

曰惟

公學貫天人材兼文武濟貧活族德澤過於魯異出將

入相勳業擬於伊呂惟

昭代之尚賢嘉不茹而不吐爰肇崇於祀典實名教之

有補何阡諱之無知即丘墳而敢侮壞樹暴於斧斤域

兆鞠為禾黍犯屢憲而不郵徒昏頑之是怙屬裔孫之

來斯增有司之媿負認異代之松楸復侵犯於強禦戒

樵牧於晨昏謹封藏於終古倘彼吐之不悔其斯言之

是賄致薄奠以陳詞覺汗下之如雨尚饗

祭丞相忠宣公

公世濟忠直名昭日星春茲洛土有崇其塋彼岵岵

恣為盜賊既伐松楸又滋稼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裔

孫廢止爰復故封凡百丘壠莫之敢廢引公父子有功於世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祗崇酒於觴登肴於俎神其監之永安終古

范氏復祖塋記

天台陳基撰

奉訓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幹勒海壽書

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丁

元篆額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

平山至公之薨始葬洛陽萬安山毋夫人謝氏之兆其

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稱焉中更靖康之

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特展墓唯顧瞻山河北嚮流

涕而已我

世祖皇帝混一四海

列聖相承誕敷文德而尤惓惓焉致意於古今忠臣烈

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

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祇奉中牢致祭惟

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即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

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至其處

同知徐君景孺為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又三

十九年為至正七年國俊從弟將仕郎文英謂其子

崑山州教授廷方曰嗚呼自陵谷變遷以來故家喬木

聖明以孝治天下之時憑藉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
教有義塾凡養生送死可以無憾而祖宗二三百年之
丘壠所恃以爲藏者鞠爲芻牧之區徐君所封亦已侵
削尚安在其爲子孫哉洛陽土風號爲近古豪民無知
可以德化不可以力勝吾聞御史幹勒君允常居里第
日以吾先文正公濟貧活族之仁自勉而僉事李君公
平分應於洛又嘗執筆而爲公之傳者誠以狀白之必
有以矜吾之志也廷方即日具資糧雇屨不遠數千里
致其父之命於是李君首出俸金爲之倡幹勒君率鄉
黨與同知郭君文彞判官董君鉉奉牲幣爲文以祭於
墓下所謂豪民之無知者觀感而化卒復徐君所封之
舊而其地以敵計者若干焉旣繚以周垣益之封壤又
築室六楹俾其甥趙氏廬其上甫竣事以基管與觀蓮
豆玉帛之感使書之於石竊惟文正公以間生之氣王
佐之才致位將相爲宋宗臣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
者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故其少而
肄業長而從政所至之地遺愛不忘率繪像以爲祠刻
銘以頌德顧是寃是寃在其父子平生宦君衣冠禮樂
之鄉而使斧斤耒耜日相尋於其中豈
國家尸而祝之以待先賢之意乎繼自今茲爲子孫者
如文英之不怠其本處里閭者如幹勒君之推尚古道
居風紀者如李君之知所勸相爲有司者如郭君董君
之克恭所事則萬安之松楸將人人爲之封殖益久而
不厭尚何斧斤耒耜之患乎哉公父子世濟忠直太史

有傳神道有碑家乘有載茲不敢以瀆書書其復塋歲
月以爲方來告云是歲丁亥十月丙子謹記嘉議大夫
河南府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
河防事張明遠奉議大夫同知河南府路總管府事郭
文彞承直郎河南府路總管府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
南府路總管府知事劉巨源河南府路總管府照磨胡
欽祖昭勇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
察罕帖穆爾昭毅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
副都萬戶失里伯吉從仕郎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
府經歷元訥罕知事郭仲禮提控按牘趙璋儒學教授
丁士恒學錄蔡世責等立石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砦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著賊至此公道張建侯往救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鞏部領軍馬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逼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脩此砦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砦不與追逐其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汝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定邊皆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威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砦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權住入中白米却告

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塵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關劍近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費不致在隔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崑嵐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脩城砦

東關城在崑嵐軍水砦外公以崑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與脩令人戶耕種住坐續脩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算築城在秦州田况嘗請脩築公奏乞依田况所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將偕燒蕩其地族帳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脩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

東北厥却承平南安長寧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脩寬州以禦東北

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脩砦城分壁街巷修蓋軍營倉房草場廨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入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鎮七族人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塞門等砦惟此一處窺為控扼蕃賊牒監脩官相度一併下手脩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教營房

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龍禮將帶匠人往鄜脩展城墻高一丈底濶四尺五寸高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舍

三百間繫得馬二百疋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脩露園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川縣為延州城云彼中人烟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墻低下壞墜淺狄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崔人夫

脩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勸會本城至環州定邊

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六十里南至原州

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脩城寨地土并側

近蕃部元屬環州蓋本是環慶路壁畫脩建兼細腰

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邊寨之間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

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美郭慶揚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戶并廂軍脩築

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脩築敵樓戰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戶

脩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脩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

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脩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

河云初脩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為之備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脩之

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脩一山寨

栲栳砦在延州北八十里嘗為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典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

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脩鷓子城公差殿直楊

麟輿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按山上脩築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本族熟戶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與脩

義運舖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騾驢牛騾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嘗因朝臣上言減廢公嘗與明鑄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

料去處公言鄜延路窳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脩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

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葫蘆泉在環州定邊若與鎮戎軍輒與寨相望八十之間為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威之族公

嘗言能進兵據葫蘆泉為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威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脩永洛城斷西賊入秦

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建立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勅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無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御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文正位 抑 勘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定規矩雖有版勝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為永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廢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于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即

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
實支海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

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晝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

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拘

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

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並准此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第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

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吉凶

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

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早幼十九歲以

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

下文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會審中非次急難或過年飢不

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內量

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糧

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年一年豐熟極

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

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

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衆議

分數均勻支給或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事

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

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

餘羨數目不得渠債橋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

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糶債回換新米橋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第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十

下皆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

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第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諸位子第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

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

錢一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衆所知者亦

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第入若生徒不及

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

量力出錢以助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申

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許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

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

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各

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受

請如欠米只支九分請受之類支數至納米足日全給已剋數更不支

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綸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謂

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

規給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

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掌
管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

保明請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

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

者聽之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而屋舍疎漏實

支數支錢完即不得乞添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圍備方許給給訖

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根尋

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指

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需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綸錢助贍衆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

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

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爲口數給

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

保明同申 文正位者本位有妨雖已申而未

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閱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

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相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

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

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理許諸位徑申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其大觀元年七月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 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

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允賃賃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者

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年中

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

誅夷輒瀝誠悃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諡文正臣仲淹奮身

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為傳遠之計自慶曆

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贖同

姓制定規矩刻之板榜以貽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

書右僕射諡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裏邑

縣日慮板榜不足又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

州縣既無

勅條本家難為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聖

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

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

第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參定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鑄給板榜揭示義宅然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頒睿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勸厲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無任惶懼俯伏候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曆內口數並行住罰下皆曆此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之地為子孫者所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不肖

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却返蠶食於寺中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借借舟船役使人僕亞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占常住田地布種或作園圃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不容常住耕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搖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許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垣捺義莊田涇涇浜車漕種麥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為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債高價亞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近

來多有族人專為償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為攬戶兜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 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玩習合行閱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眾點算取見實侵欺目以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為掌莊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典詞紊煩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森盜賭博開賭陪涉及欺騙善良之壞若戶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為子弟玷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今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為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為艱難宜體 文正公之意專為聚族之地即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一伯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勉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勵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輒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欽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義莊規矩終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柱國臣王舉正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臨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塋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鏞為大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

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號之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寢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數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拜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棄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素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蒸屬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廬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利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治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餉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闔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

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無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有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便就問其家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指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歎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此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墮完見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
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致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息 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
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文 翰林學士兼侍講尚書吏
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不
一御番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文正錄孤
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吊以泣至於岩壑
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惟憤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
一日壬申塋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
使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
番拱中履承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
隋唐末爲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剽家於蘇之吳
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遠遠於是世
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
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童任祕書監
集春秋洎歷朝史爲資諫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瘡
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幃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
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
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趙吳四大國追

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
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
貧而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旣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
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
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棧權集
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
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閩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
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
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已歲冬至上欲率
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
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
餘恤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額居下矧爲后族強
偏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官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
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憚尋
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
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闕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
於中旨通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婁事爲戒明
年章獻后棄長樂權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
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諫
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武武相躡
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
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公殫補闕失無所阿忌貴
倖及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
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獎十事皆政

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道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万国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論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審取漢唐廢后事爲解時呂夷簡爲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人內都知閻文應者事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還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子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累月咸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方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選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

不悅味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貶宰相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贈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黨相繼請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羗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閩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廊延時延安始因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壞歸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窺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既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云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湧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折爲六將分命裨佐訓練不數月舉爲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爲法成青澗城復散亡屬羗萬餘帳開管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無幾涇原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遣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峇熱其僭署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誦而非誠蓋自信立報爲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若者素爲賊衝然地

與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柔遠紫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遷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既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廬等寨招明珠滅威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羗悉爲吾用先是辛驕難使主將威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原師再喪定川關轉復震而虜繼生公知親率垓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開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劾議黥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戰請農千家後罷兵獨環慶路卿軍得復爲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之才不宜局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廟以歲月而人不知爲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

致於是露薰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勅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取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誘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輸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止耕豈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羗好難保而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稔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瀾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病疾又請頴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聲勉慕皆欲行之於已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

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選雅事有不
 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覺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
 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
 曰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
 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在陝西尤為宣力以
 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而
 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施安集坐可守禦奮銳觀變適圖
 進討會老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
 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屬雜羌
 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也至於懸田阜財立
 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為破賊之地
 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
 安之獎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
 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
 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護者
 乘間鋒起蓋以奇中造端飛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
 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
 破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已志
 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
 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
 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而悉以
 遺將佐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
 而歛無新衣友人釀資以奉塋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
 韓城以居之遺表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

為祿仕出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
 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娶李氏故參知政
 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
 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
 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温厚而文識者曰范
 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文次適封丘主簿賈蕃
 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
 銘曰

公之世系源干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雖瘞蠱增滂
 窳靈賢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
 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為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
 公道尊德雄事公日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
 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權此說匪志莫究宣元
 元辛艱噫嘻乎天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某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堂書記贈太師壻之子幼
 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是也累遷
 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皆以王佐
 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秘閣校理上欲以冬至率
 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
 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為戒章獻厭世擢為右
 司諫言楊妃不當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
 州召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
 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其明敏通照決

事如神京師諶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
者以某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若訥言貶黜
太輕歐陽脩上書貴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
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
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
西都轉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
皆畏不行其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
閱兵得萬八千遷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為精兵焉
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
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管田招屬羗及請戒諸路養兵
畜銳不宜輕動賊許以書請和某以元昊國之叛賊不
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賊尋陷好水某益
信報賊書為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為閫外之
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
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某屢兵血戰賊兵奔北遂戒諸將
無遁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砦為大順城及築細
腰復葫蘆等砦招明珠滅威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
种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羗皆為用久之王師再喪於
定川某晝夜領兵赴援初閱輔人心動搖及見某耀兵
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
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閫中為
憂曰若得某出援可無慮及聞某出師甚喜時議黜鄉

軍某惟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為農上尋以
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涇某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明年春召為樞密副使
以鄴戡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吏衛
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塞僥倖之塗開公正之
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者
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旋而麟府奏警某自
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懇以邊事
為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以疾請
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
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
死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
純仁登進士第有父風今為都官員外郎

褒賢集

褒賢祠記卷之一

湖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
 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
 鄉黨其間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爵於朝廷死
 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勉勵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
 三代而以號為治者此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乎
 古之天下然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
 文正公范希文之子於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
 公家世姑蘇幼而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
 茲土留而不出遂為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
 之嘗廬於長白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
 日起然避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
 歲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當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
 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為鄉大夫之所賓與
 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驪歷臺諫不功碩惠加乎生
 民餽議讜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
 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
 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布坐鎮獷俗以致
 疆場塵清烽釋警虞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
 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戎何憂乎北狄時以
 海內既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
 靡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政足以俟太平爾公自
 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

為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頽弊下輯臣儀上裨衮職
 欲行之以人而興効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寔用
 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薨設使而終之則周召伊傅
 曷以加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速寡
 之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邑里
 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厲其
 風俗况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宰是邑訪公之
 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
 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為之祠
 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蓋邑素有
 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既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
 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日二之日經始三之
 四之日告成財歛餘羨用不漁民既而修虔誠謂偉像
 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傾而目屬自非崑
 瑣之類得無聲激薄者敦儒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不及
 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非
 止為乎公也為民也非止為乎民也為天下也澤竊邑
 茲又慙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公之能事大叅歐
 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願縷舉其梗槩而已治平二
 年三月四日記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韓澤述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劉興三班奉
 職監酒稅徐士安宣奉郎守殿中丞知縣事兼兵馬都
 監郭棻同立石鄉貢進士王特篆額郊社齋郎韓郭仁
 書丹刊者董選

范公泉記

洪範五行一曰水混混然利物源泉為本養老愈病醴泉為上昔宋皇祐中范文正公常帥青社有德於人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其與戴公山嚴公瀨邵伯塘鄭公渠埒美儷踪矣以經兵革遂致湮絕鞠為園蔬踰五十載耆老過之靡不與嘆迺者連帥完顏公思欲發前賢之跡慰青人之意乃按圖誌詢故老得其故處畚鍤清泉復出方池流溝作亭莪木巨壑層城映帶左右屈曲靖深蕭然如屏蒼岩翠阜間霏四時有之物外勝絕紛綸全集邦人萃止神明遠觀滋液甘寒宜藥宜茶嗚呼物有否而泰物有塞而通醴泉之瑞感而應地不受賈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范公以善政致之于前今公復以善政致之于後前後相望如踵一軌可謂異世同流者矣他日芝封趣公歸朝後人思之亦如思范公也古者思其人愛其樹僕於斯泉云

范文正公書堂記

傍鄒邑山也費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翠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起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為文正范公之別墅也公復有上書堂在會仙之南費堂山之上費堂之得名者亦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也因為之嘆曰自

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名由公而得自公而歿又幾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猶如生其果何似而然哉嘗試推公之出處矣憶昔公之始來居是山也非為棲身遁迹之舉必也讀天下書窮天下事以為天下之用耳其出也非為肥身榮家之計必也幼而學壯而行以伸平日之蘊耳惟公有是心也故能一旦立於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流海內蔚然為一代宗臣及其歿也復使斯人聞風而作興慕義而感動者然歎此公之德所以盛也仲元忝為邑人求游堂下慨然有感於中乃為之歌曰鄒邑之陽兮聳列群山會仙特起兮秀色可塗有峰兮峨峨有水兮潺潺松風兮蕭颯白雲兮往還公之游兮水曲公之居兮山顛公之誦兮林下公之歌兮雲間躡千古兮易往仰高風兮莫攀德魏魏兮山之高心休休兮雲之間稟兮孤松之操淵兮巨浸之瀾誰復繼此遐踪兮躡斯民於壽域之安金國翰林學士劉仲元記

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文正范公以勁節大志盛德壯烈卓然為宋名臣凡窺游人懷其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之地而亦祠之學官蓋以其少長於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及歐陽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為何地朱氏為何人而公之寓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木宰池之青陽政成暇日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之族

故在遂訪求其家得公之續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之畫像又從好古博雅之士根據其本末源流既畢委故人程君煥過黼而言曰將為祠堂願有述焉黼謝不敢其請益堅有不得辭凡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必贅叙獨以其在長山之事言之謹稽諸記錄公之父墉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元妃陳氏繼室以謝氏其卒于徐也歸葬於吳中之天平山陳氏附焉謝氏無以為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端拱二年猶在襁褓而鞠於母朱氏云族有在應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辭母絕江逾淮學於應天蓋景德之末祥符之初也閱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欽便觀養授廣德軍司理叅軍迎母以往攝集慶軍節度推官辟秦州西谿監稅再辟興化縣令徙楚州糧料院母終于楚天聖五年公復如應天府晏元獻公知之表掌府學服除乃歸宗易名越明年晏公再薦召試為秘閣校理始克請于朝追贈父母遷奉母喪塋于河南尹樊里萬安山下叅考歲月公之從朱姓幾四十年登科記用今氏名後人改之耳朱氏之譜則文翰以景德初嘗任瀋州長史後以公贈興得太常博士公之手帖與博士之孫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至丹陽時猶稱延之為秀才而待以子姪禮又一帖在慶曆五年者則稱之為官人蓋已受公奏補而帖中頗及延之兄之子求異姓恩澤事由此觀之公留止往來長山歷時最久其親愛顧念朱氏情義最篤皆以母故也公之宦游遠者

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丁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放禮誼經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殫定國能禦大灾能捍大患皆所宜祀公於數者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不可晦飾中國夷狄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之處宜奉祠事而猶區區於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之大節邦政之所成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此不特為公設也祠堂擇地之奠壇且與朱氏附近為屋十楹有室以奉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東西廂以居守祠者憩待祠者固以門扃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達于通衢規模遠潔不侈不陋費從官給役不民勞委學職王震董其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今君又云去長山數里有滕子京待制墓公與滕為同年進士生嘗薦諸朝死嘗銘其墓欲以配祀黼嘗聞公之守嚴修子陵祠而以唐隱士方干配况滕既奇才而公與之同時共事情好欵密以配公祠為宜遂并書以贊其大且論來者勿廢云紹定二年九月二十有二日朝請大夫丁黼記

增修范文正公祠記 長白張臨撰

太中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題額

奉訓大夫僉燕南河北道廉訪司事劉從禮書

古今仕其貴同何古人數震天下事業魏魏而後世不能也吁能者未必得為得為者未必能者也雖然能者不難其人得為者每難其時文正公先生范公事業親親者屢進屢黜卒之擯斥難其時如此使先生終為之

事業巍巍為何如嗚呼俗因五季之後庶耻道喪士昧出處賢不肖滂憑先生以剛大毅決之資拔出衆人之中進退超邁委靡之世爲變尊王黜霸明義去利凜然

有洙泗之風其後真儒輩出聖學復明如發洙泗之埋先生實指其處其可不謂之有功於聖門乎事業巍巍者不足爲先生道長山視先生情比桑梓宋治平二年

邑人韓澤知縣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石刻無恙金三祠燬至元已卯邑士故江南河北道廉訪蔡事韓居仁

兄居貞唱邑中新之活祠猶熾祈埤悉往先生祀爲之窅然今膠州同知歷下莫侯文淵尹縣始舉祀典居貞

洎今富寧庫同提舉王居敬偕邑中十餘鉅姓助牲醴費距今三十餘年不輟朱氏朝先生庇猶奉酒掃居其

傍縣爲之蠲泛賦延祐六年寧夏子俊順昌監縣濟陽楊侯僖爲尹滕陽左侯備勾稽俱慕先生者也深以祠

廢不治縣甚耻一日同謁祠下觀陔剝俱曰查葺之各捐俸金若干邑士皆以楮鏹助忽楊侯遷西臺御史去

子俊亦瓜代次年秋左侯偕繼政燕山蒙古忽台汴深梁侯至始鳩匠腐者易之缺者補之危者崇之象服非

者更之增內門三楹厨二楹東西陬木悉植柏左侯詣余曰先生記之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生志也士大夫居相君之位視天下赤子之樂不以人理待吮剝之困苦之

乃曰吾能爲君實倉廩充府庫閭先生之志如何故讀岳陽樓記至此未嘗不三復莊誦久爲之感慨承左侯

之命余雖老不覺壯心如昔是以不讓樂爲之書云至治元年八月己巳日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天聖間文正范公爲是邦作濯纓亭於南谿之上賦詩曰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我塵垢而已邪君子目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爲莽區後有重建於稅務之南者尋亦圯廢耆老云鄉校前迺故址也余旣登適學之路即故址爲亭而扁之以舊名亭並谿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鷗鷺翔集風帆露檝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草色際天綠波瀟瀟漫則於春宜冰輪浮空商瀨沉礪則於秋宜宜酷暑南薰徐來夏無鬪鬩京微肌骨宜隆寒黃蘆葎馬粧點雪意如展畫幅凡是諸景皆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文正范公昭揭之青青子衿蒹葭之暇於是而遊息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易量矣紹興癸丑良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荏谿吳莘記并書冬至日修職郎主簿眉山孫之奇立石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記

文正范公先生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爲萬世師公之道際運文明措之華夏而爲萬世法興化最幸涵濡於相業問津之始嘉定十七年

城既建學以祠明年築城立四門門祠縣望南白馬將
 軍北金吾將軍東得勝龍母西昭陽君陰陽家之說龍
 角宜伉即城為樓樓獨軒備公端冕學官從夫子以詔
 多士矣想其晝日垂簾琴之清弄舜之曲也野渡橫舟
 纓之潔羊涓之志也清風徐來吟情夷猶滄浪之歌重
 舞冠詠瞻之仰之斯道如存其敢生一忽心乎敬像公
 燕游書清風鳴琴馴鷗三詩于壁而以滄浪清風名之
 坡之城化雜費取於酒蠶後先於湖甯尺三楮而杵千
 楮萬甕而匠百其能築斯城而祠公與羣望於門也亦
 公與神陰賜坡不敢忘永矢堅珉後之推酷於斯讖征
 於斯栖旅於斯携妓於斯不畏神寧不畏公神之不予
 禍止一時公之不予愧番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愆清
 風不足以掃其鄙可不戒哉論干學以嚴啓閉徑干學
 以杜游藝邑士民與來者尚恪守之於是賦迎享送神
 之章播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星斗千
 載炯所臨我文正公世典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水
 哉濯吾纓衰衣赤舄同此心堯舜之曲宓子琴絃歌夏
 入清風吟冠重風零詠至今民懷吏聳神顧歆後二百
 年築斯城城高水濶峙孔庭侑公全莫春煇丁公相我
 民金湯成四墉之望中菁英穹榭龍角甘棠陰芒寒色
 正欄更橫羣祠翼從森效靈鷗翔南溪悅逢迎月明滄
 州掛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侍公敢不欽歌圖旅
 榻酷與征環而旌之咨尔神二子子兮同鑰層巖以公
 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峨冠曳履龍崢嶸三山陳

城撰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
 然國初文治已盛如周黨遂有賢守令學校必興按泰
 州圖經會易占建如阜縣學錢膺望記之實祥符八年
 時公為西溪監繼令興化興化如阜均泰邑也要終而
 原其始即彼而得於此正使學不待公而翔非公所作
 成者耶城後公二百載當嘉定十六年九月辛丑泚以
 祗事吉夫子一殿巋然與重門峙立於水天蒼蒼中諸
 生謂城今鄭簿章以公濯纓滄浪二亭故址為學學未
 備者十七八先生尚嗣成之該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
 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之日也文明之運輔宰所臨
 學重於天下而士得師矣坡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
 擾士以令始至供堂飾五百佐是役新第吳君應酉厚
 主學東門殿餘縞千疋累酷羨數月縞二萬有奇合三
 者鳩材凡工十七年春為崇化堂五間軒三挾二右官
 位左學職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從祀若土祠若祭器若
 書籍若錢穀皆有所後分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
 曰篤信齋有爐亭殿加兩挾周以陛楯植扉中門列戟
 十二東祠范公屋三鑿方池亭其對復濯纓名益東位
 便門祠亦廡二總公厨涓涓初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
 區堂之崇二十尺表一百三十尺單棟沈沈他率稱是
 門納湖光城築之閣道連複清淑扶輿之氣萃焉明
 年夏五月以成增田架僦月割酒量錢十四補弟子真

食日三十歲元正長至縣載酒三行闔蓋艾與縣官序拜崇化堂史爲比於是吳君率諸生請記之石垓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興學守令之職也幸不乏事何記然垓嘗爲學官永嘉昔語人者不敢不以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知丘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天性諸君以爲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哉我國家學以明人倫既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又一本於夫子垓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自西漢議海堰請邑興化以成之與京口之麥舟吳郡之義莊信也爭郭后抗呂相主西事而夏人欵塞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於鄉校得公於詠游不以公自期得乎垓濫宰於斯勉焉不近築城浚河振貸杆禦修堤岸立義阡必賴諸君講行之詎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之學爲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恩允躍孔孟垂世立訓之格言云寶慶元年七月甲子承議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三山陳垓謹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盛德必百世祀文正范公天聖間嘗宰興化遺德在民永久弗忘寶慶乙酉邑令三山漫翁陳君垓始創祠堂

附于學之左歲久弊漏稟乞欲壓淮東總管高少陸君元齡攝令年餘慨然捐錢市木甃撤而新之以舊祠在大成殿東兩廟並峙未當於禮乃徙堂基與齋堂並郡太守善公聞而嘉之亦遣木材相其成凡爲屋三楹前序稱是規模視昔頗高敞立棟於良月且日之乙未工三旬而畢至飾俱備邑庠士友舉酒慶成大發時以簿職領學事諭于衆曰昔文正公爲士時已有澤民之志每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仕齒溪鎮官即請于朝築捍海堰爲承楚秦三州民田無窮之利作小官時志慮力量已如此異時勲名滿宇宙皆自此發之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前輩謂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澤物皆可濟吾儕學古入官當志文正公之志彼囊帛匱金笑與秩終身竈而戴高位家肥而食厚祿止自爲溫飽計念不及吾民者蓋少愧哉維陸君輒爲攝承又當邊事孔棘之時衆弭魚服靡不日戒而能景慕先賢載立祠宇爲前治邑者之所不暇爲是可尚矣今特取文正公滄浪三詠濯纓亭兩詩刊諸石無以漫翁祀公詩列寘堂之東西以補闕典用成陸君之美使後之登斯堂者景先哲之高風以勵壯志激滄浪之清波以滌塵襟鼓金玉之遺音以發幽趣廉貪立懦則五詩昭揭庶亦少補於世教云峇景定庚申長至日九華葉大發記

褒賢祠記卷之二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道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

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據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微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桑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縑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重建文正范公祠記

文正范公勳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第鏞以嘉定二年爲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鑰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無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矣方在貧約則朝莫甘糝粟之味既已富貴而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爲一倉官而築海堤數百里在桐川爲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鐘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及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既奉公之祠則爲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鑰既爲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爲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同黨之士

鑰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三年仲夏望日
四明樓鑰記并書鑰篆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
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
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
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
者之數產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
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
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
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為
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
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
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
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
以朝陳相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
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
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
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
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相子子嘗愛晏子
好仁齊侯知賢而相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
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

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
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
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嗚
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
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
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
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
者又豈少哉况於闕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
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
之者子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
文

昔違事

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謂
以斗米尺縑使能飽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
時年尚少未甚領略絲歷三紀當宣和未遑
亂南渡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
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毀族
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亡之餘尚
二千指長幼聚拜怒頰恭睦皆若同居近屬
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君下逮良字諸孫盖
十餘矣然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
也紹興己巳十月辛未曾孫直方記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中奉大夫 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劉棻

撰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園子祭酒曾從龍書并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無侍講范之乘立石物本天人本祖閭闔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毀譽相并無如仇敵者不知本尔架少讀文正范公遺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貴富而不恤宗族何類以入家廟架歛祚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知人意事即因公言以自規責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乘游見其處已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遺女乏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已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初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寔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為居民侵據之乘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為屋以棲義廩餘以待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陳請之朝屬之鄉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未奏陳乞申嚴行下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屢架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小小大功業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

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閭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歛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伯想其捐所載麥歸毫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左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得為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架謹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開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儼直無幾甚失遺意乘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儻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

私帑繚以垣墉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舍寢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計介弟之彙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替其兄謀之屬論爲記始末論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楊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禹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焉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後其興乎嗚呼 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 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 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

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害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弁書

文正公讀書堂記

今名溪東書院

范文正公讀書堂乃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所建也初文正公少孤且貧從其母歸朱氏朱宰澧之安鄉公侍母偕來嘗讀書于老氏之室曰興國觀者寒暑不倦學成而仕爲時名鄉邑之士咸知敬慕築堂祠之既燬于兵慶元初憲使范公處義復創于觀側因陋就簡將頽圯矣侯謂問學精勤立大志於窮約者莫如范公名節不屈成大勳於顯用者亦莫如范公學者所宜宗師將徙書堂于近城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風而景其遺行乃卜澧之陽惟東食彭山突兀其前諸峰環列左右旁挾兩水東西來朝氣象軒豁勝景畢露豈地靈顯晦自有時耶於是度材充工分畫經始中建一堂旁列兩廡設四齋以育士植五間以爲門後創一樓扁曰通經蓋取文正公讀書十年大通六經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於堂之東偏外又闢一門緣以周垣克壯形勢棟宇華麗輪奐鼎新實一郡僅觀也斯堂之役郡博士鄭自得堂籍吳杰直學張轍是董之以底成繕堂成士未有養乃括沒官之田有數百畝拘而籍之貳車馬公壬仲又助金千緡增闢田爲不朽計侯命友龍記之

友龍嘗讀國史見文正之勲名事業鑿鑿宇宙蓋不特著見於參預大政之時而實根本於窮居江湖之日其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志已定於素故能入蒼黃機出破西賊而致我仁祖四十二年之盛治者公之力也噫以文正公之立身行已視聖賢為無憚而建功立業又書之青史而不愧蓋其窮之養即達之施幼之學即壯之行猶火然泉達有不容禦澧之士其可不知取則哉雖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氣使然也士氣消長亦在居民上者有以感發之耳今文正公之遺躅懿範既為澧人所敬慕然非侯振揚而尊顯之其何以發人心而激士氣俾強於為善以振文正之絕響乎哉侯之心亦勤矣士登斯堂苟篤志好學切磋講貫紹文正之事業以副侯之所期則可以無負不然安坐而食既飽而嬉不能克志厲行追躡前指得無媿乎堂建於寶慶丙戌之秋成於是歲之夕費於公帑樽節之餘而無毫髮科歛之擾是皆可書故併記之以諭來者侯名與幾字叔存番禺人明年丁亥上元日承直郎澧州軍事推官任友龍記朝奉郎通判澧州軍州事賜緋魚袋羅源書朝請郎大宗正丞兼金部郎官再沐諱頴

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

咸淳十年平江府太守潛說友以公獨郡建專祠為邦人式得地于公義莊義宅之傍祠宇數十楹以奉公祀奏請于朝撥田以供春秋二丁祭祀朝廷從其請奉安日潛公講義穆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謂之不朽

春秋魯穆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也亦嘗因不朽之義而邇古人之所自立者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而為三者以其能立於仁義故也天之立不根乎陰陽則晝夜若為而不息地之立不因乎剛柔則戰戰若為而無疆人之立不本乎仁義則盛德至善若為而民不能忘何則德以仁義而立則德為純德功以仁義而立則功為宗功言以仁義而立則言為格言固未有無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仁義而能卓然有立者是故本諸身證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仁義而已矣富貴利達不與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教人以好名哉謂其不知所以立而無善之可稱耳君子而能立萬世不可忘之德業則天下自有萬世不能忘之人心夫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讓皆非有意於立而自尔立者其仁至義盡弗可尚矣後乎夷之清惠之和管仲之一正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於來世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矜然也往往於榮華之飄風不踰踵而奔為遊塵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皆有獎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為不朽不知物之至易朽者其世祿若也故穆叔之對以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且證之曰感文仲既沒矣其言立由是觀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而况三

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時實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三十年後猶使人悚然起敬况當時乎考亭朱子論本朝人物或歎其初或議其小獨於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閱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義如飢渴之於飲食須臾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愛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之所充拓陳宣壺之戒弭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西賊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中遭宰相書無慮萬言經濟規模大抵略見其後為牧守為將帥為執政平生所為無出於此蓋言之必可行也雄文大冊小篇短章靡不燦然一出於正此非蘇子所謂有德有言者乎哉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布濩流衍天地付公以不群之資而公能自立其與天地相為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為公輕重也嗟夫孰不為德而立德難若存若亡德為乎立孰不為功而立功難條成條墮功為乎立孰不為言而立言難可無可有言為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於德無他仁義以為之主也德立則功與言俱立矣是又合穆叔之所謂三者而一之此之謂不朽信乎其為

朽也彼皇皇汲汲於富貴利達而不知可大可久者之為何事卒於下同眾人泯滅漸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宦轍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國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不朽之思說友景行高風久矣濫竽分牧亦且踰基始克肇新斯堂儼設公像以補此邦之闕典是役也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之耄倪莫不謂宜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於今古者只是就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做好官易做好人難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敢因穆叔不朽之說試從諸君評之庶相與立乎其大者

幕官廬陵劍坦陪講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蓋謂公兼此夷清惠和聖人之德而可為百世之師也

文正范公祠記

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璣撰 朝列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李處巽書并篆額 至元壬辰予奉 命廉訪浙西蒞吳中是為文正范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獎進其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將舍采于公祠予肅然起敬日至嘗借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之碑巋然獨存祠正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

度蓋宋郡守潛公說友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莫儀文皆當時所定乃甲戌建祠旋被兵意有所增廣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主祠邦瑞踵予門求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於今日有一言而可以毋底荒墜者繫我公之靈實永賴之余固辭弗獲辭核治錢塘九再歲徵踐言益勤謹按釋莫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莫之近世則通祀孔子向微通祀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公輩為夔禹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稷民以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為政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既歿後祠于長白于海堰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古典必專祠于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為而然耶致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術耀於頃臯者可同言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略彼一時也非可為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為諫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為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邊鎮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已而不求人相與解仇戮力平臣夏人以安中土為所當為一以自信其屢為守帥又豈尋常多議論少

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做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古制開陳未終權倖甚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常使人躊躇鑒戒而未已也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為王佐或以為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為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原歟留心聖賢和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初公買田以而放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份份焉遭 聖朝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古忠烈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異者昔晁仲約之款賊完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貴之太重元祐諸賢亦以自悔即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當如是耶人有古今道有顯晦瞻相儀形是豈一家一鄉所得私者遠惟有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記

義學記

前朝奉大夫牟嘏謨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遺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字實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

郡人咸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賜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薦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倣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與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爲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開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滷廩庖蔬茹之圃咸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防閑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博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嘗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曠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尔來學者尔佩於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爲儒以應

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且日記

忠烈廟記

前朝奉大夫牟巖謨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

江潮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中奉大夫潮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即白雲菴奉香火泊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擾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廊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又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廬十二寨以制明珠滅威二族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爲持父計以待其弊已而昊卒納欵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旣遂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冑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大范指雍也或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爲人所畏愛如此亦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鄉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邈在他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

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王祭邦瑞提管
 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
 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
 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像廟凡
 十楹黜聖丹漆倫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
 聞于 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嚙俾
 記厥成請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廷州
 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嚙稱
 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
 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
 內肅朝綱外亢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
 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
 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遺志
 决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斐子號曰忠武西人
 悲喜相傳尚記鼓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
 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
 聲勢震輝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
 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
 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祀先公爰脩廟
 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第昆粵至斯今
 代有賢孫迺厚義康迺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
 我性醜率我宗黨揭虔受靈默通肝膈公在帝旁玉虬
 既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
 保千載奉常

有際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濬宇宙之量斯
 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陸然雖然震耀于世者則文正范公其人也夫大聖大
 賢必曠世而一見天之降材不偶然也唐虞之盛邈矣
 孔孟之聖而不能得時以行其道三代以來唯伊尹周
 公之道能施於用下此則子房之於漢祖不屑盡其用
 孔明之於漢室不克盡其用魏鄭公裴晉公之於唐粗
 見於用而公於宋慶曆皇祐之間雖用之猶未究也然
 而公之精忠大節正言直氣固已昭三光而徹兩儀亘
 千萬年凜然猶生非學際天人量擴宇宙操堅金石者
 其曷能與於此公諱仲淹字希文范氏世爲蘇州人蚤
 歲讀書長白山祠子山之醴泉寺舊矣惟公功業在世
 名教在人與天壤爲不朽固無待乎祠而存而祠之屢
 壞屢葺閱歷如一日有以驗人之慕公之深而其來游
 來歌者慨其風烈有以興起則是祠也於名教風厲甚
 大尚論公之平昔俾來者有所法公服勤茹淡萬行力
 學堅強刻礪堂立初載信道不屈守職敢言屢貶屢復
 寒寒益勵絕迹凡近宅心高明窮達無間始終一致其
 操其學爲如何書條政務至萬餘言迨其得位舉見於
 用立朝奏陳皆可垂憲崇化厚俗敦尚風義救荒惠貧
 所部晏然出帥西師夷夏從服熟菴來歸卒臣元昊及
 李太政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守宰均公田厚農

桑脩武備，減徭役，蠲逋負，重命令，更蔭補之法，嚴監司之選，皆經國遠圖。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力於成天下之務者，為如何？公輕財好施，尤厚宗族，恩例俸賜常均，及之置義田，宅聚族以給，在邊恩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坐呂相殿，至其再起，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其量為如何？

民饗公利，以范為姓，公所履歷，民多立祠。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而崇道。其善夏師之援，關輔搖動，聞其出鎮，人心遂安。夏人謂公腹中自有甲兵，數萬至有破膽之謠。仁宗聞其往，授定川，喜曰：吾固知范某可用也。及登政府，一以太平責之，降手詔開天章閣，賜坐，趣條具天下事。天下之人視其去留，以驗治否。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又何如哉？蓋嘗論之，公生于宋，仕于宋，而其人品器量風節，則偉然三代之臣也。宋儒言本朝人材以公為第一，蓋確論之不可易者。起巖齋西晚生東瞻，長白不速，五舍運拜祠下，揚然與懷，既作其蹟，復繫以辭，俾歌以祠公，其辭曰：緊具材之間，出芳，卷兩儀之效，靈在地，則為山嶽，芳在天，則為列星。膺半千之名，世芳必與運之，是丁開一王之盛，治芳示四海之儀刑。復隆古之泰，道芳措羣生之救，寧惟公之生允，無愧于，是芳固已揭日月而奮雷霆，蹟效著于人心，芳劇金石之勒，銘威於外夷，芳忠赤簡于大廷，不希世以詭隨，芳唯大猷之是經，上方執于三代，芳下垂譽于千齡，沒面，寡乎不亡，芳功烈賁乎汗青，復元氣於太虛，芳佐玄造。

於其真尚飲，福以錫民，芳驅疫癘而殄蝗螟，瞻故山之陳迹，芳鑿醴泉之清冷，俯岫恍，芳欵巖扇息風，馬芳駐雲，軒萬松膠之醴郁，芳撫野藪之芳，簪仰精真之木，下芳庶肅然之一聆，傲鄙頑與貪，儒芳持如審而如醒，恍神遊之無方，芳躬荒祠而涕零，取英靈之如在，芳齊長白之亭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范公之名，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雅耄皆所以想聞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既薨，則墓銘神道表，記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之恩，又為作祠堂，命屬僚書其實于廡下。然公之惠愛及民之多，有不士大夫之聞者，文亦不克究日月之光，猶或勝焉。昔西事初慶，以賊羗臣，屬日久，忽於儲備，一旦重兵宿營，云所取濟鳳翔府，天與令持監司符檄來攝州事，以芻糧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已功，沸若羹，鬪至有力，不堪，莫群竄他邦，甚者斷吭絕脛，死以朔免。公是時方經略四路，請留延安，民間之亟相提挈，馳告廡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與，令者還任，凡百苛歛，一切罷去，未幾，公即受命，專本路之師，竄者還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邊人而戰，先墨以著軍籍，獨公所部之衆，改涅其手，非講習攻圍各聽處田，橙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為良農，此略從三代之法，較之他路，歡感斯可計矣。先是賊監狂熾，日虞竊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

非便乃圖視內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樹宇分列營按工
 與之目有香鐘發及枯骸者詢之即昔之廢墟焉公命
 索其所餘以律金買近阜民田粟而葬之喪具祭品必
 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會謂公之陰德故天
 報之郡以歲高艱於井飲僭矣公至乃以地勢迹之命
 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凡百餘井人無一金之費
 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閑輔之卒往往三數歲不能得
 其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情將何以回衆心而取完力
 也自余更相戍役止一歲為限推此五事實公始未至
 與既至而所為者雖體有小大蓋不獨善士所悅若庸
 夫悍兵皆骨髓其賜迄今無忘公嘗出使江淮守七州
 歷四帥為開封內史以至叅預大政柄率皆除大害興
 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荷子戴固縷縷有條目或薦紳
 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傳諒亦然也汝南公方將博
 采遺烈以盡力祠之意會郡進士劉頌件右來獻且曰
 此而不書大懼舌語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
 請刻于碑之陰時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權儀州軍事判官監瓌州折博務寮周輔

記

內殿承制慶州兵馬都監燕在城巡檢雷周輔書并題
 額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環慶路
 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燕知慶州軍州事及管内
 勸農使護軍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
 同沆
 義渠荔菲彬刊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
 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
 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
 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
 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傳按
 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 行省行省上之 中書中
 書議以茲事有闕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
 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
 祠事踴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成且速矣祁時佐領江
 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
 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
 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
 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
 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
 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
 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
 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
 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
 宜 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
 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
 不可編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
 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已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
 恭獻公復割日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

置學也而學校之偏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家家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誇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干文傳書翰林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泰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 日立

朝廷優崇

古者一代帝王之興必尊禮昔賢以獎勸風俗文正公之勲德其在宋時固宜優禮至于皇元歲命郡守致祭省部諸司每有優恤范氏子孫之文於此見

大朝之盛治所以培植風俗教化之意遠矣然則仕於朝廷之意而加之優禮蓋所以為風俗教化之楷範而

是邦者蓋亦體 豈私於范氏 置功德寺

中書門下牒蘇州白雲寺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仲淹劄子奏蘇州天平山有白雲泉南有寺寺中有刺史白居易詠白雲泉詩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實在其側常令此寺照管准先降條貫應寺院及五十間已上至乾元節並得賜額上件古寺屋宇已應得條貫伏望特賜一名額取進止牒奉教宜賜白雲寺為額牒至准教

故牒慶曆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賈

刑部 尚書平章事晏 工部 尚書平章事章

觀察推官夏有章權節度推官汪仲權節度掌書記蔡 抗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朱壽隆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軍 州事呂溱原武鄭方平篆臨安錢德範書山門住持僧

擇梧立皇祐元年夏四月初一日當寺講僧過明

建置祠堂

浙西提舉司申照會說友蒙恩守吳懼無補報竊見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載在國史實為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沒之後近二百年凡公過化之地無不尸而祝之獨本府未有專祠附庸學官而已其於崇祀屬賢見謂缺典郡雖窘乏而事關風化曷敢弗力乃卜范氏義莊之東義宅隙土鳩工度材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其祠密邇學道書院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屬親蒞及遇月朔則山長率諸生往拜焉先擇公之後賢者一人為掌祠若郡計稍舒別圖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書院已消九月十一日立木候成合采奉安外所合具申朝省照會仍乞劄下本府照應伏候指揮

省劄

照得知平江府潛提舉申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獨未有專祠今卜范氏義莊義宅之東隙土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畝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已消日立木候成奉安外申乞劄下本府照應合議行

下

右劄付平江府照應仍具所撥田畝數目尚書省准

咸淳十九年九月 日

與免科糴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吳縣申具致范令公義莊田八百九十七畝每畝勸米三斗計米二百九十二石一斗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吳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吳縣勸糴官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長洲縣申具范令公義莊田二千二百七十一畝三角每畝勸米三斗計米六百八十一石五斗二升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長洲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長洲縣勸糴官

祠設教諭

省府范文正公祠

照會本祠見闕訓導小學教諭一員今帖請李前職夢文充本祠教諭請

照應日下供職具遵稟狀申

至元十三年閏月 日帖

帖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提督范祠吏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副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

提督范祠石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范士貴狀告年壯無疾係先賢
范文正公嫡孫見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莊義
學勾當即目在太平山住坐先世文正公捨宅為路
學作養人材置買義莊田養贍宗族及勸義學以教
子孫有墳山梯已田地並隸本路屬縣亡宋時及歸
附後俱蒙軫念先賢後代本處官司會驗舊例除納
稅石外一切差役科折並行蠲免後因吳縣及長洲
縣司吏朦朧科折糯苗士貴狀告本縣次經本路俱
蒙受理行下合屬改正止納一色造粳又於至元十
七年六月內有各鄉里正人等欲將義莊與民田一
例科助役米遂經本道宣慰司并按察司陳告蒙追
索本路文卷檢照得范文正公置買上項田土初非
私已正欲永遠養贍宗族子孫義所難及自前至今
既不曾設著科役雜同民田一例施行牒本路行下
合屬除免間再具狀經行中書省陳告蒙受理行下
本路照勘是實依上蠲免毋得科率違錯總府除已
遍榜合屬外又於二十年三月內經省府陳告給蠲
免文據奉省府鈞旨送浙西道宣慰司照勘依例施
行毋得違錯奉此蒙宣慰司照勘是實劄付本路行
下合屬依例施行除免一應科役就便出給文憑付
士貴收執照驗外近欽奉
聖旨節該在籍秀才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地稅其餘
一切雜泛差役並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加存恤仍禁

約使臣人等毋得於廟學安下非理搔擾欽此凡
是儒人既例蒙存恤蠲免況本家裔忝先賢世居吳郡
先文正置立義莊義學以教養宗族凡冠婚喪葬咸
有所助迄今三百年流傳不朽人皆慕之本處官司
尚以義關風化每歲舉行祀典實與其他儒戶不同
但士貴雖已經行省陳告行下合屬蠲免止是本路
備舉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切慮歲月深遠官吏更
易仍不准行雷例科率搔擾告乞出給公憑事得此
省府除已行下平江路依例除免本戶雜泛差役外
合行出給者

右付范士貴收執准此

為范士貴告科擾事

至元二十七年 月 日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近據平江路申准本路總管董嘉
議關伏見先賢范文正公世家吳郡勳德事業著在
青史以地建學撥田養士實其初始吳士德之其三
世祖父墳墓俱在本路管下皆封太師國公曾賜忠
烈廟額每歲本路致祭甚虔置立義莊義學至今三
百餘年規模如故若加旌表實為砥礪風俗之本務
准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分司牒如准所言允當申
乞照詳得此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回咨送據禮部呈照得至元
三十一年四月准集賢院關備國子監呈范士貴狀
告先賢范文正公六世孫提管本族義莊義學養贍

宗族垂三百年世守弗墜歸附以來蒙官司軫念先賢之後除納稅石外依例與免差役後因司縣官吏更替不常其間不無動搖雖蒙江浙行省行下合屬欽依

聖旨事意蠲免一切差役及出給公據付士貴收執有長洲縣司吏仍復以和買為由攪擾不安終未有都省存恤明文司縣得以玩視告乞優加存恤施行本監參詳范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實為當時之名相置買田宅養贍宗族足為後世之良規三百年來子孫猶在若加存恤實為

聖元仁政伏乞照依先降

聖旨除商稅地稅其餘一切雜泛禁止相應得此本院議得范文正公古之名相置買義田子孫世守不墜如准國子監所擬實為相應准此本部議得范文正公前代名臣置田贍族垂教後世不為無補如准集賢院所擬移咨行省照勘如委係范文正公親族欽依

聖旨除免雜泛相應具呈都省照詳去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宋相范文正公致君澤民之術具載方冊所設義莊義學資給宗人教育後裔至今規模不墜其於世教不為無補宜咨行省禁治諸人無得煩擾所司常加優恤外據旌表一節既有忠烈廟額似難別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劄付平江路總管府依上禁治令所司常加優恤外合

行出榜禁治諸人毋得煩擾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
右榜曉諭諸人通知

大德 年 月 日

泰州據前安慶路儒學正朱景新謹呈切見西溪范文正公祠堂係是宋時天聖年間文正公監西溪鎮買納鹽倉之日因見瀕海田土被海水侵鹹有妨耕種乃相度此地宜剏捍海堰以救護良田遂作程度計料文書申覆上司達知朝省就任遷范監倉知興化縣監督人夫剏築捍海堰於西溪之東計長一百四十六里零六丈六尺其高一丈其闊二丈為則用磚包砌截海水於外護良田於內自後海陵興化鹽城等縣田土皆得種時不特百姓有糧及諸鹽場亦賴以培養剪燒氣力者今三百餘年矣亡宋年時鄉人告於官而立文正公祠堂於西溪以報范公之德已經年深至歸附後毀廢祠堂大德四年間前任海陵縣丞白將仕等收買屋料興復起蓋祠堂重新裝塑賢像彼時蒙海陵縣曾出榜文禁約諸人毋得沮壞祠堂一節今為年深前榜不在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在祠堂毀壞墻壁寒潦蕪草地上掘取泥土多端侵損即日再行修整若不呈乞出給榜文付祠堂張掛省諭諸人毋得似前沮壞誠恐日漸毀壞前代名賢遺迹不便據此合行具呈

右泰州西溪書院禁約

據前真州儒學學錄朱景新狀呈切見泰州西溪范文

正公書院昔因通泰兩州之地東臨大海每遇風濤大作直抵城下人被其苦亡宋天聖間公監西溪鹽倉之日遂築捍海堰橫截潮水自後盜農俱受其賜爲此立祠於西溪歲時致祭積有年矣自歸附後廟貌興工慮有一等不知禮法之人攪擾沮壞未便乞出榜禁約施行得此使州合行出榜如有違犯之人仰指名告官取問是實痛行斷罪所有榜文頒至出給者

大德五年二月

日

右泰州榜文

中書省准河南省咨言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前宋范文正公仲淹所建書院在焉當其還朝民爲立祠以報其德經二百餘年至元歸附學遂廢弛大德間姜國英以已財重建祠宇乞令本儒主領相應中書送禮部議既經本道廉訪司體察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延祐二年

月

日

朝廷優崇終

遺文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著於勳業見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教非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爲工而已故今於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不朽者蓋在於穆桴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所謂世祿云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忠宣公

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地又寧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純仁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主上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陳而柄臣遂摺據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叅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切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徒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爲不肯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爲周才指呂誨爲無用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

樞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道虧但欲見容雷同
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依隨趙叅政心知其非
而辭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
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以此篇亦見言行錄中但彼
書熟詞語亦多
不同故重出之

論王觀不當責疏

忠宣公

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
慮來者或多各一一竄逐浸失朝廷清淨之體所有先
降貶責王觀文字臣未敢簽書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
乞謫臣補外臣雖一身斥逐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
有所補不喜東拔則死之日猶生之年

王氏語錄序

忠宣公

先生名伋字孔章希逸子其號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
能先見藝祖祚曆之象者先生之世祖也族居京師有
年矣以議金鷄曆出江西故先生為江西人明經取青
紫佐雍熙者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官偶遺乃龜所學
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蔽賢象
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
咸服其明嘗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
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為通世之術然禍福
詭誕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
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曉迷釋惑愈為有力異乎
太史公所謂流者迷矣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此
又可以見先生之博物也一日葉林亮集其語錄以示

丹陽叟嘉其純正不奕時譽出處之節無愧古人因接
筆以書左界焉叟謂誰范其姓純仁名堯夫字先生故
人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世定於
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人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
特因廣穀以經禮言之也國朝自禧祖而下至仁宗始
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延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
昭三穆合於典禮今來太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
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
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
故事不遠在後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為
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

皇帝攷援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
圓丘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
者也又言春為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為陰故以七
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能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
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
猶恠以駭而况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
方澤也而合於圓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益何以異此
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
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億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
不可也

元祐六年九月奏准樞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已絕恩必湏輕忿日以極邊爲計更湏別圖方略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虞邊畫者莫非以禮義爲本以恩信爲先一切空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兵之卒未嘗減罷金穀之費未嘗省羨備禦之計未嘗簡弛耳且彼所求我必與之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不爲它日之患乎夫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並以元領詔書從事如其僣蹇置而不問戒飭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固所不可讓邊待敵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以歲月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感而已

臣聞熙延兩路與夏

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于欲速故強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柔四夷固爲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乘常計至輒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買取貿易隨已豐富雖脩葺葦蓋亦爲自資之計耳朝廷即遣使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爲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與兵入寇延涓破殘反覆不恭宜在殊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只委邊臣謂之要約示以閑暇使之望望然惟恐拒而不納則輕重之權在我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彼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

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爲此計聞其有請即許造朝使人既至朝廷剛對宰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顏接太重許可太輕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執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皆著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尚何所能爲乎今謀約不素明定彼以疲殘百餘人塞責而來我乃不復較問遂以四壘付之四壘即付即以平徽熙延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晚乎先已然者固不可追今可爲者審究徐圖尚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城重有邀求又教言與西鄰爲合從之謀將以重我外議謂朝廷不以爲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故不在賜給之限今乃欲局目前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斥候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澆運餉艱虞孤壘僅存我料安用詔旨不與之地徒虛名耳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聞梁乙通用事之久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卷而歸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每語人曰鬼名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黜兵者欲使朝廷憚我而爲國人求罷兵耳昔元昊叛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故爲悻慢難從之議朝廷既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

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威力乙連今乃効之今朝廷既議賤絕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乙通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于不得已之意令諸路多作木印素于賊疆不惟可以伐徂衆怨之謀又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庶有衆怨親叛之理朝旨但欲使近邊之人不能著業臣已謂未足繫彼國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莫知所脩斯可矣欲如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叶力謀議相關一路將有所舉則諸路陽爲黠集出兵之勢以留對境之備則實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守迭出則彼所備者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納降人自元豐以來諸路所納不爲不多若謂可以耗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若謂可以助戰綠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無倚仗計口給食坐耗邊穀借有地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射之田其間仍多姦細緩急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逸去致漏機事有害無益將來漢兵迭出宜悉止絕以清久契朝廷如果令諸路互出銳兵撓賊當密戒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用過爲秘密略使兵穀先出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信其穀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土衆無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絕市貨則困賊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爲利也

又乞修明元初國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誠由遠城北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

副敵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爲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昔寶元康定用武之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救涇原屢劾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參定戰守約束頒降諸路實用其策非因徐禧計議邊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懼其害蓋兵家張耀敵勢左牽右制古所不廢固未聞兵家兵乏不假敵援而能獨勝者也今邊事未平虜情難測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檢會臣前奏及元頌戰守約束再如脩明

以秦谷防固所問邊防嚴警云准詔諸路探報自乘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聞奏臣除已依朝名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願何足以語此臣早膺使任久在邊徼探據審料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不爲爾捕寇也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嚴者雖

繼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秉常父子有國，縣久國，人歸心。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主其國者乎？豈遂甘心爲梁氏子臣屬乎？

又奏乞那

紹聖二年，呂大忠乞赴闕，願早降指揮，始朝廷劄下熙河，范純粹預行措置，建汝邊堡，有如脩建定遠城之類，機便行以乘伺間隙，脩建之時，即趁時併功，興役伏奉指揮，昨脩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照應防托外，更蒙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砦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將兵共力枝梧，及下涇原環慶路各於本差定兵將領及萬人，已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鼓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邊之役，除本路兵馬對量調發，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秦鳳涇原環慶路經略司各令密切依昨來脩定遠城例，差那將兵預作準備，候見本司聞報，即於逐處沿邊駐劄，照應。

又奏請官李忠傑等

准樞密院劄子，蕃官包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輅赴闕，臣赴任之初，准朝旨體探招納，邈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遣納趙嗣忠之議，又种誼還自京師，言被旨招

納緣日有阿里骨般次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醇忠之子被召，恐多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闕，并免與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體量將入界，捉來首領，却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伴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賜與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邈川河南情，偶詢訪逐人，恐有漏泄，詔阿里骨見差般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體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即不得少有枝蔓漏落，致使危疑不安。

又奏請制面

人戶團聚虛實之所，遇事策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敵勢相遠，彼犯我東，我出彼西，進退之際，不相逢迎，庶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如犬牙，兼秦鳳一路，止有雜川兩寨之地，係有邊面受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秦鳳兩寨，須經由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砦一帶邊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虚，引兵出外，所有熙河蘭岷等處漢兵蕃馬，雖是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

北天都山南半會打繩川劉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團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連即行兵之路却須自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或石碇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之外聲勢甚逼彼雖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必是引衆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經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天都而西即全無人戶住坐如蘭州正北屢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夾雖無利可乘恐徒有塞命之名枉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路地形遠近不同而夏人團聚居止疎密有異故攻取便利理難一體本司今相度除賊寇河東鄜延環慶如探得天都一帶別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城谷災竿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寬便攻擊或會合秦鳳之兵共力掩殺如此則兩路兵勢相合賊必不敢為深入持久之計所貴不失機便伏線今降朝旨定本路不許策應只令牽制有此利害深慮緩急申請不及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揭

貼黃熙秦路兩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於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即熙河之於秦鳳利害不殊並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屬籍即見逐地名道路形勢利害牽制策應之法中間久廢因臣在環慶累曾論列方蒙朝旨下諸路頒行臣等曾預先探知西界人戶團聚之所後因賊犯鎮戎係在涇原

西北與環慶相去三百餘里臣曾搗歷破賊於曲六律堂俘賊甚多遂解鎮戎之圍比其歸護巢穴則我師還塞方絕一日僅免阻扼轉戰之患是時若賊勢稍相附近即歸師難保伏乞朝廷更賜照察

岷路乘機會脩築汝遮去訖近節次據本司奏乞脩築蘭州西城及定西定遠城雖已各降指揮依奏三處所用功役萬數不少慮本路於脩築汝遮有所窺避將來以此為名致失機會昨者本以三處城圍全關增展或見今人馬暴露或緩急矢石交通無計保民日憂拓寇念汝遮大役既須候可乘之機則廂兵數千不當廢他壘之用兼汝遮役所地里非違候其進築有期立可移兵前去愚慮偶尔及此於理合具奏心實無他事屬兩便臣所以且以脩築蘭州之西定遠為名分擊伐兵前去使衆人明見逐處與作庶解夏人之疑比至汝遮有機可乘則後兵皆在隣近委實安便

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鬼名山為趙懷順朱令咬為朱保忠是也後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止退擬狀申解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為白守忠兀乞為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漢姓如盧唆之子為周俊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扳援陳乞無故自便衷私撰改漢姓竊詳古者賜姓氏者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也今反使夷狄醜

類無故自易姓名混雜華人若年歲稍速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異類也欲乞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旌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有今日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依舊如先所奏只乞作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馘老幼婦女范純粹選留仍揭榜諭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人賞以綸三匹十歲已下二匹

交換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不可緣夏國方爾悖慢與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暇或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反間用權或旁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動搖則其凶首必使改軼然後邊釁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即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廉訪聞得西界凡是捉虜到漢界人口並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於近裏去虜監防羈管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戶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元祐三年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略授逐路帥臣講求因賊之策

切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項遺應次第即與

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大意而已使西賊於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邊機難以預支貴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預陳所有准備西賊互有酬賽防庇邊民一節即不異見今偷寇之策

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間甚有關食去處及逃過主客人戶數目不少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額卒凋弊為甚而保結圖教之法方此推行兼民間以邊事未平妄意私憂加之向春關食遂此流散深慮閔陝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輕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內賜指揮

晉年雖有降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為己職或量以少軍馬或故為迂遠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畧論列三年間方家朝廷之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於是特遣委曲珎已下點兵束裝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賊衆到漢界三數日解而去者珎之功也今來受指揮臣並未敢輒以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珎已下支押賜合得銀合茶藥見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本路士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為小補

遺文終

諸賢贊頌論疏

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方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藥詣徐及載記為慶通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數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舒盡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幸甚

富鄭公稱之為聖人

石徂徠比之為夔高

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允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貶逐及

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驤然相得戮力平

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正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歐陽公手自

記日脩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尔脩初以范

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

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

權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

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燕其與呂公解仇書見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邵氏聞見錄曰歐陽作碑辯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勢力等語歐陽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政動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韓琦仲淹富弼等遇

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謂難

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報臣謂事

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

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所慮者仲淹

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此等之事皆外

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譏沮若稍聽

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

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

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韓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

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思信尤為

衆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濟

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

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可以還朝既先弭於外庶可漸

脩於缺政

歐陽公論四賢不當罷羅云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蓋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求瑕唯指以爲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慈臣請詳言之杜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正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各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滉仲淹則是劉滉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讓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鄴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鄆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

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袞然良可羞伊人秉直節許國有深謀大議搖巖石危言犯采旒蒼黃出京府憔悴謀南州引黨俄嗟尹移書遭竄歐安懸言得罪要避曲如鉤鄆路幾來馬荆川還派舟傷心衆山集舉目大江流遠動家公念師魯父作深貽壽母憂之毋爾老叔橫身罹禍難當路積仇讐衛上宰無術亢宗非所優吾矣思正士莫賦畔牢愁

蘇子美上文正公論四賢歛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

顧之重不計已之能否事之重輕隕命捐軀無問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禪說皆撮之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舜欽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有餘至于成就大詳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舜欽自少小迫於作官所爲不敢妄必審處已之才能而傳會于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華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重器資群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誤有采聽將引猥瑣置於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舜欽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先價而自振起設臨機事不能有所建弼耻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耻也况於傾撓哉及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舜欽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德懷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冥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

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喻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已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遠以就危隘雖古人不遠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貳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除未必中閣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為經略則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可不能仰制關中事則可慮也蓋關中之俗大抵強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方今盡取鄉民藉之為兵得操寸矢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耶况類細迫而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雖稍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為寇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屬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關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羌不足憂於關中也近日竊聞降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積聚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舜欽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

與統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返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狙豪隸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羌虜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為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統則令頓而愷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水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亢耶懸料古人所難况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驅臆于內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闕幸甚幸甚窮邊寒苦乞加練護不任慷慨之至

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

封到團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快警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來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兗州有田數頃郡中假園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間曠得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脩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苦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舜欽性疏且拙疏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

焉况舜欽性疏且拙疏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

則臨事不敏無所施為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於時也衣食之勿止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譏察而青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飲食起居皆自適內無管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通天之刑者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功歟舜欽既廢于世本當於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踪跡一至於人間因閣之教丁寧委祈不得不具道所懷幸聞察焉

又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幽慮之故實之坐右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保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墮獲之苦專人至又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裕且謂某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於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艮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之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申非罪戾人之所可為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於行踰此機穿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履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於胸中因時而發大庇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明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手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之所憂念耳閣下其察之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

下舜欽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歎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矣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為愚唯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入甚於讐寇然駭於群議暗鳴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將以快意相決走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閣下之議用閣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隔者議者欲食其肉舜欽管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為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舜欽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扇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昏於此耶而又為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舜欽又嘗聞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辯矣與之合倡實不忍

為但惻然愧羞暗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為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又竊觀閣下所為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堪為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為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

論議之衆皆云教訓暨工更改磨勘復我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饒者飲之以梁徒益人之念耳舜欽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

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

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

僥一時之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顧望而不為則不唯國計漸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

纖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天子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為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

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為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

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又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舍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

而免絕異速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其之所

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

以珍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蹉跌失時齟泊前志則抱恨萬世為來者所咲我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絨口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齊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

充以株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老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

家班設爵位列陳蒙英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

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但觀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勝未

削欺罔既成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不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范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

令經制事宜閣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

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事復見於今朝矣

聞已差范仲淹宣撫陝西

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又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私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留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招討使者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况在陝西民既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

臣因義激心以取獲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陸理宋申錫之寃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

英英如神嚴嚴如山仁義道德益於顏閭大忠臯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嚴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

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孫園曠為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未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與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番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番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為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與中國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醜在密院夏竦在帥涇州范雍帥延州

為相則無補君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議本兵則不習邊防而忘曩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為帥則師無功而徒以隳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既入相之後與仲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仲淹所以樂為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平之敗范雍奪節錢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四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既罷帥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

鄜延於龐藉分為四路各任經略數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之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攻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關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歸矣

所以積而為慶曆元祐之綏勢自文正范公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以癸未行公田

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縣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單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或者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亂得失之機於是乎決矣

范文正公為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用嘗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俛而去故歐陽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款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子見張公言之乃信

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清時舉

范文正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李儒用載法語會元

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

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効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侯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真坐隅以自警者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又論又正公振作士氣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耻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朱子語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屢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又論文正公辭作事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辭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其為起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

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藁談所記說得更乖喜謂呂公方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已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常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辭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川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謂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荆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然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好看看亦不信也

又論范文正高處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宜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傑出之才嘉嘗謂天生人才自是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嘉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又論 嘉嘗說呂夷簡最是介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之知所畏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踈施之士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迷盡挨與范文正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

又論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約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表將去遂成風俗嘉問已前皆表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表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因說前章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却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

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和中外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龐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嘉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又論 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冠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濶廣大之意始得可學

又論 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嘉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安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又論 李泰伯曰當府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迓之云云佩

又論 益公論范仲淹書云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得容

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
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評爲職又安可置之而
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
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
歸而不復有所畏忌而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
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
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彙
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
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
公議以貶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
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
意既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
心之德某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
無餘矣此書今不見集中恐亦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
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
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
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
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首要則其言若
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
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之倫故范歐諸公不足
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
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
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
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托爲解仇之語以見

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
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
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
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
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
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
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
西夏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
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
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
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
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
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
公所用如張季二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於二公者
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駢弛之士窮而在下
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
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爲
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
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
攻事皆有顯跡不可掩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
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
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
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
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悶默受此而無一

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驗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為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為無愧負幽明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恐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舉其他美則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未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墨莊文正孫况龍五世孫况龍川楊龜山先生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陽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

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據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諸公平居相稱若尚同也而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為同上前爭事若好異也而下毀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為異仲淹欲宥滕宗諒杜公曰不可也非異仲淹也恐紊人主之操柄也富公欲罪晁仲約范公曰不可非異富公也恐導人主以嗜殺也韓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來君實景仁以兄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不相下韓范素號相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沫浼之是非是數公者其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

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際之時乎謂申公為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喪於成禮當宮庭避災之頃而願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下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而其大者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之訾也謂申公為君子耶救有司不受臺諫夷簡倡之戒百官

越職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容表之類奏內侍之陰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大者因私憾而預瑤華之議因比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純於君子也仲淹之比肩聯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爲詭隨之態乎方其始蘇召還正愜公議待制之除俾仲素蘊而處鈞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待臣禁其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四論之獻寧然生言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朋黨目之仲淹於是有所陽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質載酒往餞而欲附黨以爲幸歐陽脩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以爲榮仲淹何慊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詩程琳議黨人之誘若谷下君子之類此皆管救仲淹也惜夷簡之黨勝仲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尔從坐同年進士又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稍愜公議日夜謀畫圖報主知然按察之令嚴磨勘之法密未有愜僥倖之意小人不悅再以黨論之仲淹於是復爲陝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國讒者益甚賈昌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桑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杜衍杜衍嘗爲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之打私徒相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已抗疏力言至謂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未嘗不忠于國者而大勢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爲夷簡黨目之所斥諸賢尚有左袒及仲淹再爲夏竦黨論之所貶諸賢皆爲倒戈蓋夏竦用心慘於夷簡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

中也然嘗反覆史傳切謂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不得盡其諱責故嘗妄爲之說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襲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厚吾而以公正自褒孰肯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過爲別白私自尊尚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爲君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惟鬼壞事韓琦亦謂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貶一報一復凡四十二年而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矣夫豈無藥石以砥砭之湯沐以櫛治之未幾雲開日出所廢之人尋即召用所罷之官隨已復職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爲之下朋比之詔及西事之興不惟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邸獄而盡去始者所行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既罷之後諸賢復召而或異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和諸賢何憾哉

元瑜所以蓋自天聖中曹實臣嘗語王嚴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捍語之時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實元而驗實元以來逆難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虞懷敏福平以將自

詭有先穀剛復之態無充國老成之慮其勇而無謀不能辦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該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柄鑿矣自爲恣帥端坐長安四路軍政遙聽節制其誤國債軍之罪自不能掩於張方平之一疏由是好水之役任福不能累其鋒芝川之役劉平不能遏其勢遣使至境范雍不能明其詐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當其時也天子不得怡宰相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於私第中畫置議事之廳羣策集經略之幙韓公不肯袖手於大事當決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斬之日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略展布於代回國事之頃請出兵者有呂夷簡言官兵不如鄉兵者有田况身爲躰量使而知四路屯兵之數者有王堯臣王守忠監軍之命不行夏竦通喃廝囉蕃族之議復張奎鑄錢之請既上歐陽脩通漕運擢商賈之策復施我常有以破元昊而元昊終不請降於我也以廊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涇原一路觀之虜寇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虜在自豹任福克之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元易旗幟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旨築城障以堅守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爲守備相爲牽制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既成則以种世衡懷環州屬老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觀未城則以范純佑使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戡然虜不敢入一韓一范之謠屹然爲

天兩柱蛇豕膽喪犬羊屏息有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保其無他而輕許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來奏事者四然後賜誓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撐極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駭傷厲憂虞之心擇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諄然綸綍之明揚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綆然指紳之論奏募入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搏節三司用度之數蓋其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追遠討以強兵而來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爲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足每觀夏竦范雍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耶

劉漫塘先生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語錄

贊頌論疏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覓後方謔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初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遇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于欵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舉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禍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

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如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揔管种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

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指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觀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史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儒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而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熙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借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儼

臣儼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干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彰信羗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二駕遂符而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臣儼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跋文正公道履贊

文輿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閣題石室文同輿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闕茸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燾之不材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廟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救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一日逐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為執政可

請賞當賢矣。燾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為陛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虜女。掩耳不及驚雷震。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薶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駢驛地上行。潭潭大度如卧虎。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旂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可發一笑。

黃魯直

黃魯直

且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咲真成夢。狂歌或似詩。照灘禽郭索。燒野得伊丘。早晚來同醉。僧窓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黃魯直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窟。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觀秋字之句

黃魯直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髮如霜草。不見丹砂似箭頭。願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漢家宗廟英靈在。芝是寒儒淚自愁。

諸賢詩頌

廣德司理詩

孫莘老

維持荦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會。挺然不曲從。有事爭論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游百花洲盤礴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處零落

黃魯直

歸山丘為韻賦十詩

其一

憶昔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羊生但著鞭。勿哭西州民。故有不下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四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其五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其六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七

委徑問誰俗。高丘省仙作。昔游非苟然。今花幾開落。

其八

在昔實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九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班清談值淵對發興如江山

其十

落日衝城壁祠東更一游悲來惜酒少安得董糟丘

次韻其一

夏均倪父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夔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噴噴雀噪屋借蛛網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凜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遺直心嚴貌無華人見不嫌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藪復樸藪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捏南山無老木

其五

有酒當自酌有室莫共處古今一丘貉何能生飛語

其六

夢回四賢篇長風吹人醒嗟哉不我見淚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温御史解令君膽落

其八

賈元乃多故公時控戎機胸中百萬兵要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班班公議要難没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滄海誰與游向來重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范樓

中奉大夫致仕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盡天衢一旦遂高搏古人直許到夔契
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
何但東坡為流涕遺編我讀亦沈瀾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近

於李舜臣家得公墨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

永久奉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都騎尉

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詐沈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問

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奇陳祐按

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立石

謁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岩堯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辰夕蕭

蕭騎荆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維宋

慶曆間多士麟鳳集孰為天下憂一疏丹心中朝元

有人西夏諒難國力言師出凶深慮手滑失炳幾先見

明韓富有慚德奈何時相陋欲碎和氏璧向非仁廟知

千載血應碧至今忠義氣高隘萬仞壁所以行業隆要

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為富貴役視公平昔懷霄壤

邈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百歲塞遺容揭日星未覺闕

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右延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

知

制誥同脩

國史張養浩借

龐提領拜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吳潛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招弄更精神當時老上龍庭種
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翠青想見當年念母情願我遠游管底事
擡頭重感老先生

長山青陽縣東二十里文正范仲淹幼鞠于朱氏讀書其地紹定二年縣令丁木立祠朝謁大夫丁鞠記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纂註

范壩鏡州書記歸運池之青陽謂長山朱文翰留
謝題之越三月公生端拱己丑歲也說名登第於

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長史亦
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便迎母家書界池州

朱延之范太師戶置田青陽活朱氏孤遺獨墓碑
為忠宣公諱耳

七子毋聖善凱風吹棘薪前贖書世子文美絕不親詩
亡春秋作宰以諱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吾身

所由出同出先吾身循此而孝弟道與堯舜均異姓聿
居三友妻上君臣事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從人良有

由夫命志莫伸所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軍恩復歸宗
善乎處天倫春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敢借魯衛書重

為范氏陳

澧州路安鄉縣太平興國觀文正公讀書
堂東原申屠嗣致祭祝詞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丑朔越十有六日丙寅

後學東原申屠嗣延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詣太平興國
觀

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盤蔬敬
祭而昭告曰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有致

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捍海濤而築巨堰恤宗族而
為義莊明也昔晉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公之像于

安鄉蓋非羨公之自寒微而至通顯乃特慕公之秉方
正而備賢良也尚饗

與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燕勸農事馬

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燕勸農事呂袁友

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縣尉楊宋

照略案牘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教授致仕

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巖儒生李恒周泰劉浚

劉南昌青陽賓常德等處權茶提舉司司吏魯思

祝辭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
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

勸農事東原申屠嗣謹以潔牲清酌冥楮淨香致祭于
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

公昔嘗寵知於耀嗣今亦忝知于耀嗣也願勉焉惟前
賢之是希庶幾乎道後人之所誦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校相夔仲義陝
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程好
問

讀祝儒生汴梁李鼎

詩頌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
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
丈之靈嗚呼公乎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
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為是而不自信之
甚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
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
依零丁自生徒步遊學至于成名奔走銓選益困于行
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晏薦公文章典校圖籍館
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
駭走出疏于囊雖示民宰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
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祭為公標公膽益張于時非公
大節幾忘並悟獻姦逆通于外獻既往矣諫垣召拜夙
夜蹇蹇益用不忘帝怒椒掖講從廢歷公率諸僚御史
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
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柱柄臣又竄南征
忠亮信待天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遽召起公來
撫方城大將失律閔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已物命者
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
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為答書
禍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喜耆明贊云可附于史昧
者詆媒嫉其出已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遭臣勉徇
所敬徙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揔護諸將帝心思

賢天下是訪擢貳樞筦復叅政鈞二府交入萬微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謏聞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圃方穰下得請旋易于杭又易青社曾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賴水及徐不行記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某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于魁魁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毀譽如沸必寘其死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吹吹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仰一齋恨多矣世無指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冤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

讓公為近名說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調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亮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說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榱桷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惟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謹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云諺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焉懷平生寓此薄奠

舒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理華失位又隨以斤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與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憚有危其辭謂與俱出風俗之衰駸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箇箇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邦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猶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致歌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樹狂敢隨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敷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交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叅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目修偷賈勉疆彼闕不遂歸傾帝測卒屏于
外身此道塞謂宜苟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蓋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孰與計自公之貴廡
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妾婦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樊絳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孰埋于深孰鏤乎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二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
哭馳辭以贊醜羞

韓忠獻公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為吾宋以
堯舜佐吾君若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若又竭
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
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若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
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計音而長慟
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尚踈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
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擣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
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
驚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辯速連公呼自顧無有
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卷來附一節同趨與
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
如初指之為黨果如是乎道卒與于時戾謂公迂而僕
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
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

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為奇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
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
視矍然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頓肩輿赴治尚頌公答
親筆數字意公少瘞粗以為慰方具書藥詣公所獻得
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
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若
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
不憖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躡高高山奇謀大忠
偉節充塞宇宙照曜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
括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巨億萬世不可磨滅此為
天而為壽若信謙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
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
乎公乎知乎不知

祭文終

河南先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春岑閣鈔本

高平范仲淹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演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流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真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鄆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

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子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素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卷一

皇雅

律詩

卷二

雜擬

卷三

雜文

卷四

記

卷五

序

卷六

書啟

卷七

書啟

卷八

書啟

卷九

書啟

卷十

書啟

卷十一

書啟

卷十二

行狀碑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卷十四

誌銘

卷十五

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卷十八

表疏

卷十九

劄子

卷二十

奏狀

卷二十一

奏狀

卷二十二

奏狀

卷二十三

奏議

卷二十四

申狀

卷二十五

申狀

卷二十六

五代春秋

卷二十七

五代春秋

卷二十八

附錄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耆武 憲古

大鹵 帝籍 庶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哭耿諫議喪呈經略副使韓密學一

首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轉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首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 朱受命統

一萬方馬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

徠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

日警令以挾制政以陰傾 帝初治兵志勤于征

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汙叛速戎輅戎

嚴皇威有赫彼寇註民吾勇其百珍厥渠魁貸其
反側 帝朝法宮左右宗公仗夫悍士以雍以容
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子訓子

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摧

其壁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

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驍

彼民危悚當塗叫呶合萬為一匪懷則威 帝心

是恤 帝曰將臣于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常有終

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咎而削協于厥中 帝曰

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璋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

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

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

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孰彛而

緝孰暴而徇自底不諛乃終滅亡 帝戒二俘同

即爾誅予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獨夫 帝嗟汙邦久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敷虐以刑予命 中興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晉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令帥臣袒厥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毋去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嗚敢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禹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粵惟大禹俗伎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既夷克威弗沮 帝御六師百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鑄始交梯衝如舞 蠢爾羸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額究吾武 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為王士晉邦既平九

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昔武王于尚觀兵

維我 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賈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 二右功莫與京

大禹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 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旬有制飭哉惟實 帝齊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耳徂金鼓日押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乂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蕙黜非賢勿俞巍巍表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庸勉告爾猷罔恤迺躬豈無 辭拂于予衷于不爾疢爾無面從始時從官 咨揚揚今 帝左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同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 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兵襲其還道 皇曰有衆予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嗜能盡之益俾餘醜毒吾朔陸乃翕其盟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算商經用弗充中士震駭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 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遠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為治焉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因察為明愛怒弗肆孰為重輕毋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為仇益曰任職令之蔽獄務正其辟鑿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寢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彝卯萌生咸保厥終不鄙不天樂哉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融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兮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睢禮上帝兮實地祇 皇有征兮吾民以嬉 皇有祈兮吾民是私天數佑兮俾 皇之釐永世德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律詩

贈三鄉浮圖智聽一首

伊昔相逢日于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利名牽自笑真徒爾何如養浩然西門女儿路未得賦歸田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隋氏一字內三將皆勇夫賀公活以累揚素或有誅賢哉韓柱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誠有諸荒忽臨終言遂此惑庸愚

過典平哭耿傳諫議喪呈經略韓密學

去年使旆西征日一見稱君胆氣豪始信推心待國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拔筆輕文吏自此橫尸貴爾曹槐里今朝逢精旒依然舊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鈞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帆面上快清風誰知去郡還

遲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孟感事傷春多
少意星星漸入髮中來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繫行臺威嚴少霽猶
知幸誰信芳罇鎮日開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神驪渴死追無蹤青妻眩目迷虛空九衢懽游尚
故處一日忽在終南峯附勢趨權徒擾擾生歌此
哭何息息人間萬事既能了莫教聲譽過關東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雜擬九篇

敘燕 息戍 述享 審斷

原刑 敦學 矯察 考績

廣諫

敘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扶虜茂能自用以
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
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蓋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
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
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
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據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
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
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倚
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懼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泚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微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僕後世復用之鑿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

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而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穴卒較其中者總廉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康有常給項年亦嘗稍匱矣僕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饌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獨其雜儒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闕常若寇至以關內河
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
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
其形勢積衆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
習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
之策乎

述享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為允此
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繁舉自漢
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
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代而寢廢之
古不墓祭秦王起寢墓側漢因之諸陵寢皆以瘞
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上計後漢以正月車駕上
原陵如獨顯宗遺制無起廡屋故張輔稱之曰顯
元會儀節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
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
年詔罷之以從先帝儉德唐氏陵寢頌循漢制永
之志自是國邑寢殿通絕唯景龍世特豐祀廟果
二年制數陵三年之後朔唯景龍世特豐祀廟果
望上食昭陵依獻故事唯景龍世特豐祀廟果
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詔乾陵朝朔進奠昭
獻陵武后朝每四季月非誕辰忌日遣使詣陵起
居教乾陵冬至寒食遣外使忌日遣內使詣陵起
式觀至於西都行幸並建太室中宗右兩京不廟

者紛為大寺有二一曰必有其廟時享之日以悅
存廟主或東幸則歸舉軍奉京師粵廟之主以往以不決而罷今舉漢唐之典
迹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
思之意廣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
乎配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重之
慎之蓋夫至誠而已若乃盛日祭於園寢委時享
於下國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與夫周頌所稱
不其異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為衰世之戒夫擊御臣之
柄以強主威孰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之以昌或
任之以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行偽辯之戮漢
祖從輓輅之說審于己者聖審于人者明也尚辛
酷忠良之刑桓靈極黨錮之獄任于己者暴任於
人者昏也是故天下或之我行之審于己也我感
之正人莊士言而從之審于人也天下賢之我戮
之任于己也我感之變幸近習言而聽之任于人
也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所
不能暴或所不為若昏與明後立其鑒哉

原刑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

唐之憲令大較施于今不甚異而正觀中天下斷

死刑止數十其治主矣正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

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重辟歲

過二千天聖元年至三年或二千七百二十四百下乃二千二百聖君慈仁未

嘗以威怒肆一不辜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昔帝

元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具遠哉夫今之罪麗于

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忌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

南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權錢富

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產入租交為人傭下乃轉

徙他郡壯者隸兵弱者勾食不幸為盜賊窮矣今

歲殺盜千數而為盜者十不一尤是天下盜常數

萬也遠為徐樂憂天下之患可為波戒至若山澤

之利古未權者復盡錮之矣故民輕於犯禁徂於

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力籠物貨非以自奉顧

用度廣爾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免兵興之費

雖欲輕斂弛禁亦未免也彼正觀世西夷非素弱

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削也何德而及

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刑莫若究

其源其源在謹兵籍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

用不究然後賦斂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也如不究其源雖日下欽恤之詔察大小之
獄欲犯法者不究則庶矣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教學

今大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
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郡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顧所
得經義訖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
不行宜矣若俾隸業 大學者異其科試唯以明
經為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于師氏哉議者欲
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
學者有不一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
夫家階賞典得任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為中
格急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衰世
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設氏掌教國子蓋公卿大
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空籍于師氏
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最其未至則學者
益勤仕者能世其家矣

矯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鼓檢廣言事之路而憲防未
著非以懲艾誣訛敦勵忠讜也若乃讒切人主寔

明時政周上之所欲聞也至于挾撻隱過年斂細利寧有補于政哉夫黷績非以蔽聰外屏非以蔽明蓋任視聽不足盡乎聰明也前世居國者或喜聞外事任察爲明有陳閭里之事者嘉其無隱以爲傾盡至其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鈞黨之錮發于近習告密之獄起于廣聽細鑿前事豈不根于微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慝非律所得言者罪之謀利而遭民者報罷則昌言日進而險諛徵幸者少微矣

考績

國朝考績之制自三品以下悉自上功狀有可程殿最覆奏以陞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夫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上推其賞下競于讓官唯其才衆無覲心然後廉恥興行風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績效以于賞典是則銜鬻者被祿沈默者稀逸奔競之風靡然成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正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次補庶官未嘗人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中書上言正觀故事常恭官外官五品以上每省除拜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

爲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郎中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並雜故事宜循其制由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簿取歲月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功狀者鈞其罰庶乎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源少以懲艾豈非崇讓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是則君臣道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人從諷者蓋爲人臣言之也若爲人君言之雖聞怨詈亦將自儆不無益也或曰禹周公奚不諷曰申戒于未然雖數猶諷也陳事于已兆雖諷猶辨也大禹周公之爲臣也欲其君克終厥祚但後世不見其過譽德美充乎無窮與夫違而弼之異矣嗟乎後世以禹周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憫忠

辯誣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曆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數協于運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無如之尊也無二其稱也故易曰大賁史曰神器苟社稷有主而僭其稱號則其名曰盜其位曰竊示萬民可得而誅後世可得而貶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艱難否運奄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失舊物迄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禪復六十年而禪齊齊二十六年而禪梁梁五十年為侯景所篡梁元帝據戎狄而篡舊位遷都江陵三年為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絕矣始後魏道武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都代後六代孝文遷都雒陽後復六代孝武遭高歡之難遷都長安是為西魏西

魏三代恭帝二年始平江陵江陵平一年禪于周周二十五年而禪于隋隋三十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襲之運至江陵陷沒當傳于魏魏傳周周傳隋隋傳唐為得其實而江陵之陷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為帝復不能輔而代其位是為陳蕭督據一州之旅稱帝三世是為後梁魏孝武之西遷也高歡立清河王子善見為帝稱東魏既而高歡子洋篡其位是為北齊而前史列東魏後梁並篡為帝號北齊陳氏各有國書送順不分稱謂紛揉若以蕭督為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克霸先為受命之君隋氏當為叛國昔蜀先主以宗室之胄據有全蜀為魏所滅遂黜其帝吳孫權以三州之眾傳及四世為晉所得竟斥其名以義則蕭督未及漢中以地則霸先豈借孫氏東魏之立不異于聖公益于北齊之僭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竊號之臣室斥為叛寇或曰予以魏平江陵始為正統則道武而下亦不可以稱帝列紀邪北齊後周俱承魏禪豈獨帝周而虜齊耶子曰不然夫魏武晉宣未享於皇極陳壽于實各標其帝號彼為得

理此復何嫌况魏氏孝文已來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爲列國太史公尚爲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恭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上方爲正統非謂道武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重延魏祚踰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重齊爲其虜梁爲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僭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聖人之旨垂戒于方來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惜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蓋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或其勲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號可竊爲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惑哉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問而師之興幾一歲矣爲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廉衆又邊稅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若乘之以饑凶民困于內兵失於外非策之善也遠惟前世滾入之利近鑒至道之役豈課今者不可參以古

事將勝敗不繫于人耶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爲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若云折李族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空何者二族壤土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是有俱進之名其實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族之衆繼之滾入獨與一旅之共鬪則衆寡相絕勝勢在彼矣彼既勝則滾入者益孤吾之大軍復何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以救何地耶所謂吐蕃迎鶻者正合以夷狄攻夷狄義然今之囑斷頗得吐蕃故地猶見命於朝迎鶻有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驟親之使其自爲攻計恐不能得其滾劫徒市虜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傾之又虜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憫忠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姚家川戰唐並在隴山外屬平涼而去羊諸將以力戰死明白不可欺陸城俱不及五里欺則趨將尸者被重或者答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經略副使韓公行遠二月己丑至平遞報賊通懷遠城公已發鎮戎軍先募勇士總萬一十人早行曹部署任福壘統諸將合力以制次之任福居後其夕宿三川賊已還懷遠東南去

翌日諸將由懷遠躡其後兩路巡檢常鼎劉鼎與
 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卒馳馬羊牛萬計
 乘輝以騎趨之任福又分兵自將以往其夕任福
 乘輝為軍七好水川與賊接應宋相通期以明日
 會兵川上不使賊得逸去是時賊自將兵十餘
 萬來營于川口連青言賊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
 死也然已任福乘輝連賊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
 兵自辰至午軍清小校劉進勳賊沒任福曰吾為
 陣公召渭川都監趙律將先事騎軍二千二百為
 諸軍後繼是日及朱觀武英營兵于姚家川與賊
 遇百餘陣于朱觀陣而柱屢出略陣間堅不可破
 武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中賊兵大至東偏步
 軍潰衆遂大奔王珪武英衆千餘人保民恒發矢
 四射衆賊暮引去觀與任福戰處相去十五里然
 至戰不相聞也始賊未與官軍遇大持武廷川請
 將特既戰死即以其次收軍去故山外之民不
 被毒然諸將戰兵以千六百總數二萬三百忠義世
 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
 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
 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後然享
 其富保其生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仇在
 境師兵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沮
 威以取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
 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

辯誣

山外之役參軍事狀傳在行傳以通判慶州參任
 傳本當後辨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責
 公誣之遂行戰不顧被數創死于陣行營都監武英
 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勸傳避去傳不
 答英曰英當死君非三兵者奈何遂與英俱死夫
 敗時外結朱觀舉或勸傳少避鋒鏑傳愈前指顧
 能言其詳武英人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俟與大
 熱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成以持重慮
 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任辰夕傳在朱觀中營
 勝應首與虜大軍相遇遇切戒之自寫若朱觀名以
 我任福軍中任福敗孔自史以書白韓公公即奏
 以示疑者爾宋與八十載文吏死率者或以城
 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
 不憚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死者亦鮮悲夫
 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為誣者豈善于
 立異邪惡夫為忠邪作辯誣

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遇乎前世中
 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
 者也走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
 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
 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
 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

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校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至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濇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雷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濇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

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退說

子家洛陽汝距洛爲近凡過汝而館昭禪師居者三十年矣今年貶官漢東道汝復館焉因言禪師始見子進于文已而益進以名遂以仕禪師視予之爲進久矣山林樂也蓋退乎以休吾勤禪師曰退與進均有爲也不若兩忘焉予竦然愧其說之勝然予之所謂退者豈以進爲不偶退爲高邪直以不才于退適空耳樂之不爲過也旣而自詆曰予之不才于退適空者非今而始自知也聞天子命之治民又命之治兵不於是時自退今以罪黜乃曰樂退退之樂與否非所得而言也禪師之說旨哉於是作退說以自儆

好惡解二篇

甚矣世人毀譽之亟也觀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狠而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直也譽之則曰慎而讓善毀之則曰險而伺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夸而尚勝爲是說者皆好惡之爲也好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與辭烏足以盡其中邪吾將一之以恕觀其色不曰重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于譽不猶愈失于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乎古聖人之道由之者貴之處之者賤之貴者爲君子賤者爲小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吾所得而貴賤也何好惡之爲訊或曰子之謂好惡發乎其人非其性之所好惡爲譏者姤惑焉夫介者好拘通者好放悔者好默察者好辨反是則其所惡皆性之偏固者也乃若因其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亦廣哉予釋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亟也視其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舉色辭而言蓋淺之爲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是

以一之於恕而已則性之偏固者不猶貸哉果其可好惡予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詩曰好是正直傳曰惡夫佞雖聖人不無好惡庸何疑哉

或者復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奚以異邪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于人同者好焉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于己何從而發于人邪子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論古今必以直爲愛也然有所不喜者考其人慤士也予質焉荅曰惡其邪也是則惡者是而所惡者非也或者遂解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鞏縣孔子廟記

伊闕縣築堤記

志古堂記

張氏會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潞州題名記

岳州學記

書禹廟碑陰

題楊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襄州峴山亭記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己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仁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微

民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思惡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乎仁者所夫威者強人以爲治所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爲治強人者人勿怨則以不見其形以爲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必身被其犯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吁歎空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陽時與僚佐游峴山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新之者所謂墜淚碑者梁劉之遊唐李景讓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鐫其字之利缺者使人可辨議焉嗚呼羊公之仁不係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爲不朽而燕公勤勤遺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棠樹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若夫亭之嘉愷與登覽之勝則公嘗賦詩在焉

鞏縣孔子廟記

宋興八十載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率祖宗法度講禮文登爲賢欲一以聲教格民於太和爲史者循上化其治大繁務寬平恥以持法刺奸取能名專用厚風俗嚮廉讓爲休故郡府立學校尊先聖廟十六七河南爲天子西都建國子學稱號與

東都侂其屬邑曰鞏距府百里据大道之衝河洛所會舟車之饒民以富強先是縣之先聖廟暴爲水壞材亾地行不復興矣凡釋奠行禮寓令署中且十年大理寺丞李君惟章旣蒞邑事顧曰地要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聖廟圯而弗謀亦非所以稱畿縣之劇甚爲鄉老吏民羞其易而新之於是相縣署之西偏以營焉且上其狀于府得民施它祠錢六萬以濟其役募善工購良材堂邃而崇像嚴以尊學有舍齊有次踰時而成邑民休之相與議曰茲廟之興旣營旣勤皆由吾李君不志不刻無以章君之化遂以文來請某按著令縣皆立先聖廟釋奠以春秋唐韓文公所謂卽縣通祀孔子與社稷者也自五代亂祠官所領在郡邑者頗廢墜不舉間或增祀率濇妄不經獨孔子社稷其奠祭器幣莫之能損益眞所謂通祀哉今朝廷向儒術西都建學官聚生員爲郡國倡始鞏爲西畿劇縣能尊先聖以厲學者則他邑之興學從善又當自鞏而始且不失著令通祀之與李君之舉其賢而法哉年月日記

伊闕縣築堤記

寶元元年春伊闕築隄于縣之東延袤五百步高一丈凡三十日隄成總庸至障伊水也伊水自縣西南來俯城而東靡迤北下前此一歲夏大雨水暴侵東郭壞民廬已而水循故流知縣事張君承範請于府宜建隄以爲後虞府聽之乃有是役夫捍災不急令事也今而書之有以嘉焉嘗聞古之爲令者其慮民也濇教之恤之又興利樹功非以名己能益審其生殖謹其禍災而已慮民之濇者若是今之爲令者其慮己也濇興一物更一政必思曰詢與答將及焉誠不及猶曰吾無改焉尚可俟後人後之人亦視前之政曰吾獨何加焉積日以幸他遷苟自簡而已也其慮己之濇若是嗚呼爲令者豈當然哉誠能忘己之私唯行之宜雖詢若咎勇且不顧奚古人之遠哉今伊水旣循故流不十數年一大暴張君能預圖而爲之防此慮民之一術也故從而爲之說年月日記

志古堂記

河南劉伯壽幸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旣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益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

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爲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傳焉從而爲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傳焉從而爲文章行事立言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美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志古人之所志也志乎志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張氏會隱園記

河南張君清臣創園于某坊其兄上黨使君名曰會隱清臣固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于隱歟夫馳世利者心勞而體拘唯隱者能外放而內適故兩得焉有志者雖體未得休而心無他營不猶

賢乎哉張氏世卿大夫清臣獨以衣冠爲身汚瀆洗奮去目不耽勢人洛陽城風物之嘉有以助其趣者必雷連忘歸始得民家園治而新之水竹樹石亭閣橋徑屈曲廻護高敞蔭蔚邃極乎與曠極乎遠無一不稱者日與方外之士傲然其間樂乎哉隱居之勝也予旣美清臣能享其樂又嘉使君之有志于是也故爲之作記凡池亭使命以名附之于後云

王氏題名記

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在焉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楊第十四人王公諱解之嗣子工部追書也工部諱某開寶二年佐號幕作文以記其事後十一年工部從子鹽鐵推官守中奉使過陝又誌名于記末其一題云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孺下進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劉公燁所刻也劉公父太常卿岳前天復楊中第十一人劉公嘗官于陝故以東都咸平楊嗣之其第二十三人王公諱某即天復楊第十四人王公之曾孫累官某官贈某

官慶曆元年贈官嗣子善先公贈官職方公按刑
陝右觀建初一記則高祖先公登科二名暨曾祖
伯祖真跡俱存慨然感慕命余次其年世前後鳴
呼天祐甲子距今百三十有九年公家四世刻名
佛舍公今又繼而書之世德之厚者其特顯乎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城武備之一警于兵爲器之大者也古聖王捍患
底民弓矢甲冑與城郭溝池交相爲用以利後世
世人不推究古始以爲王者專任德教不必城守
爲固果如是武庫甲兵將安用邪聖人以不教戰
爲棄民兵不可得而廢猶城之不可廢嗚呼世人
未之思也 上之十六年始用西帥邊將增壁壘
寢爲守備又二年虜犯塞震動邠延之師自潼關
以西諸州悉城郡議靡然無復立異者然而事暴
起嚴期辦甚者削制度苟謀亟成既而不免改作
重傷民力比之平時預爲之圖勞費過半矣秦州

自昔爲用武地域壘粗完數十年戎落內屬益衆
物貨交會閭井日繁民頗附城而居韓公作鎮之
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營幾萬家公曰是所以資
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爲請 詔從之公擇材吏

授之規模東西廣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
厚皆稱是以與舊城達勵合爲一城自十月至正
月以畢事聞總工三百萬秦人北之是歲盡冬元
善寒杵者聲謙以致其樂焉先是邠有罷谷水自
北山而下公導之使西塞故道以致城衆頗爲疑
明年夏大雨水循新隄絕不爲城害衆乃報服或
者以虜數敵中國今作城祇以自守非制虜術此
大不然今之所患邊壘未能盡固耳果盡固雖虜
至吾兵得專力于外勝勢多矣如虜以吾城守既
備息其間邊之謀則兵志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善
之善者也公忠國愛人之心其在茲乎自始事公
宴犒慰勞無日不主旣成由諸校而上 天子文
弟其勞加賜焉春秋列國興作皆以書城之四月
某得以州事佐公故詳其實而書之凡董役之長
暨勤事之吏皆刻名于石陰慶曆二年八月十五
日記

岳州學記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學而已自漢而下
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皆緣于吏治吏之
治大抵尚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敵之

若是之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號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特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爲治之具盡在于是顧崇儒術本王化者爲闕疎不切于世噫其甚哉滕公凡爲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爲爲政先慶曆四年守巴陵以郡學俯于通道地迫制卑講肆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廣生員公承詔怍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宜無大于此庸敢不虔于是大其制度以營之願儀旣成乃建閣以聚書開堂以授經兩序列齋以休諸生掌事司儀差以等制饒饗澣洗悉嚴其所小學賓次皆列于外大總作室之數爲楹八十有九祭器行具稱于禮資于用固有不備巴陵之服儒者畢登于學公延見必禮獎其勤以勵其游尚其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率者皆莘碩爲恭磨鈍爲良出入里閭務自修飭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皆本于學也公之樹教及人豈不切于近通於久乎先是公領鄒寧環慶兵扞戎爲帥臣守巴陵乃下邊凡由大而通小必易其治或陰憤陽慙事弛

官廢下不勝弊者有之或慎微慮危脩葺保常無所設施者有之若夫用捨不殊勇其所樹立不以險夷自疑于時如公心之所存非憂君之渡信道之篤烏及是哉今年錄其事來告且曰予嘗守王山吳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必時聞人子其次之某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承公命小子奚敢以辭慶曆六年八月日記

書禹廟碑陰

唐劉公修禹廟碑題云補闕崔巨撰段季展書巨他文猶見五季展無聞者焉劉公領財賦有大功其所與皆天下善士巨季展必當時之知名者今膳部員外郎周君越嘗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周君以書名于世故季展書大爲人愛重四方競購之傳本旣多字寔跌宕今發運判官屯田員外郎左君瑾命工楷刻于陀石且構宇以眞舊碑又扁固焉左君嘗謂予言忠州之功巨之文字季展之書皆當永其傳不獨其書爲可寶也予嘉左君真好事者錄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題楊少師書後

周太子少師揚公凝式墨蹟多在洛城佛寺中今
存者廣慶長壽天宮甘露興教九六處皆題于壁
洛都有兩興教此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公在洛
郭仲微嘉善新居有十餘字甘露致之
或與人為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于石者論
書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蓋得于己意刻之其
似可盡其得意不可盡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
能知己公所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
辨者十有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
傳命僧某擇字之最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
十七椽刻於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某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侯之純為祥符尉尹某嘗至其治舍觀其決事
慮精而氣果凡事可否當在己無細大必行之
未嘗報性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臣家尉小官能
指置一如志且有治稱難乎哉前世亦縣治京師
不以城內外為限制事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
又于縣為劇官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徵巡衛
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此乃因循儀制豈前世法
哉予既美之純之政且歎其不得盡其官之所掌
故書之于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十首

鄧州送路綸寺丞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送浮圖奉堅一首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浮圖秘演詩集序

送隨縣尉李康辰一首

送浮圖迴光一首

送光化縣尉連庠一首

送供奉曹測一首

送丘齋郎一首

送路綸寺丞序

渙之寺丞自鄧中有南陽之行治舟之日郡守廣
平公張宴白雪樓命賓屬以饒之酒數行為引南
刻羽之曲坐客凄然有離索之嘆友人尹某因道
古人送言之意將有以序其行夫古之送言必以
己之所得規彼之未得今渙之才美而甚晦內方
而外和惟晦與和某當師 之方得渙之以自規
其敢有獻于渙之哉獨離索之恨不能忘己既醉

且泣以詩繼之

感事并傷別平時淚滿巾今朝鄖樓上更送北歸

人

又

平生愛問江南事喜見人從江上來今日江頭送

歸客葦花深處祖筵開

送李侍禁序

新秦楊叔武嘗為予言其友人李君之為人篤行君子然樂于佛氏之說予他日得見則以叔武之言說之君曰誠有是非取其所謂報施因果樂其博愛而已予應之曰是仁之實也古有孟氏書為仁義之說君之樂宜近焉君子儒書為汎通自子言于孟氏益加勤異日大說曰孟氏說與吾素所向無大異遂主孟氏學予又曰自孟而下千載能尊孟氏者唯唐韓文公君由是復通韓氏文且曰今而後知博乎愛者在行之宜耳與予游二年其言非孟即韓君之性真資于仁者歟始讀佛氏書以其愛之博也樂之及觀孟氏韓氏書推而廣之則有所至焉幸卒其志則聖人之道無不至者子其別叙其初以勉之

送浮圖奉堅一首

浮圖奉堅師訪予出所述三昧儀求為之贊予應之曰師為浮圖學能廣其所傳以導人欲贊其說當求之深其學者不然名公大人其能取信于世者予嘗固未能了師之說且言不足為世重曷為求哉而師之請益堅觀師之心是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若是其固和噫世之儒者有能自信其傳如師之固歟于其行作序以紀之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天下久安衣冠子弟持身能自修謹或作辭章能備科試者為其父母必目之曰令子弟為其朋友必推之曰良士為國家擇人必舉之曰美材於是上下交稱其賢賢者若是其已乎河南王勝之宰相子年二十五常日為文三千言三千言人多能之勝之之文其論經義頗斥遠傳解衆說直究聖人指歸大為建明使泥文據舊者不能排其言其策時事則貫穿古今凌切著明于俗易通于時易行參較原覆其說無窮大抵瞻而不流則而不窘詞厲而淳氣出而長蔡君謨常稱之曰歐陽永叔之流永叔君謨皆子之所長也君謨未嘗片言

假人如是稱之信矣又俶儻宏達服仁畏義真魁傑人而不屑細故與時疎闊由是論譽交至噫詢何爲哉然前所謂持身能自修謹其文章足備科試者語其賢或未至求其詢罔無有也使其人效勝之試且不能勝之兼取之如其所爲何難乎太平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願無略予言

浮圖祕演詩集序

浮圖號文惠師祕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爲其作詩序蘇子美貽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爲名卿之句予識演二十年當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明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善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服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爲佛縛詎得已邪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演之再來京師不飲酒不與人劇談頗自持謹與世名浮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與年俱衰乎永叔固石曼卿始以知演見其衰而聞其壯所爲是以爲之悲然演始健于詩老而愈壯不知年之衰于聞詩發于中寧相戾邪豈演老益更事且不預世故遂汨

汨順流俗其外若衰其中挺然獨于詩乃發之邪演詩旣多爲人所重演亦不自愛之數客外方頗逸去錄之凡三百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送隨縣尉李康侯一首

自予貶官有見顧者哀予之窮惻然見於色辭其人未必相知特哀吾窮耳予愧其意重其爲人何哉見人之窮惻然而哀之是亦情發乎仁者也李君亦見我惠書幾千言皆張大仁義之說無一語哀予之窮者豈以身之窮不足累於心乎夫自處不卑者期人則淡于善李君知我而嘉其自處之高也重其別始贈以言

送浮圖迴光一首

予聞廢放之臣病其身之窮乃趨浮圖氏之說齊其身之榮辱窮通然後能平其心吁其惑哉屈原賈生爲放逐之辭皇皇焉切以渡所不忘者君也彼豈以身之榮辱能累其心邪先聖稱顏子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蓋夫樂古聖人之道者未始有憂也尚何榮辱窮通之有乎予諫隨之一月光師來相遇持其師之說以警予光師明達人也于其行敘吾說以爲別

送光化縣尉連拜一首

自而師之興金帛糧糗之積凡資于兵者其費益廣鐵筆幹羽之用凡須于兵者其取益夥費之廣則吏之聚斂者進焉取之夥則吏之幹力者進焉上任其能下收其功自監司所部及于郡縣由初仕至于久吏宿官莫不以是爲吏之優爲政之先于是吏之強者益肆弱者亦趨甚者不恤困窮不察有無殫利以夸精嚴期以名勳有以治體爲言者必詆之曰方事之艱當求所以富國強兵之要烏體之爲哉故吏益材而民益愁爲吏者寧當然邪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予贊其爲吏之術大槩本于仁而達下之情其于民也知利之與寬之而已職事無廢也期會無失也考千古之爲吏者當以良稱而于今未得以材名也噫沿古未嘗無兵也 國家仁育天下幾百年今一方兵興其資于民役于民者必視其貨力與之約束豈重擾哉而下之愁歎者吏爲之也吏豈喜擾邪亦欲以材自名而利其進也是故獎材吏則士益偷貴良吏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樂與連君盡其說

送供奉曹測一首

予遷武當之一月曹君護淮陽戍兵來抵郡下一日見過盡出淮陽送行詩示予且以詩爲請予自得罪不欲以文辭發聞于人雖朋游素厚者未嘗先爲書問非以自愛慮爲朋游累也今始見君而遽相稱道懼流俗之善訛者并以毀君矣用是敢辭而君之請益堅噫流俗之毀譽固流俗之所惜也個儻之士則不然毀也譽也必審於己而已矣流俗之爲哉君生勲德之族少年志學而趨向如此其個儻之士乎詩不能盡予意作序以別

送丘齋郎一首

天子臨軒策賢良之法何爲哉得非贊今事考古諛使足施于世邪然未聞某事某所建也某事某所廢也豈朝廷不亟行其言徒試其才識而取異日用邪將爲賢良者務高其說而不切于行邪收其異日之用則今登科者益用于朝爲朝廷言主乎得人猶不係乎樹策之始行與否也如不切于所行務高其說以取重于名者殆非試策之本意丘君仲謀敏瞻通古今其才識辨論于賢良無愧異日應諮詢使爲國者汲汲于所陳而易於亟行

聞其對者惟恐不大施于時故有望于賢良也實
元二平上元夕洙謹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七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黃秘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啟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一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

某再拜八月初作書託鄭開封附去浙中後十有
餘日間有西掖之召中外企望爲日已久雖有此
拜固未足爲賀也恭惟甫至 都下尊體休勝某
輒有私悃仰布左右惶恐惶恐孟州司法參軍李
之才年三十九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能爲古文
章語直意寔不肆不窘周足蹈及前輩非某所敢
品目其爲人敦朴真率不自矯厲安于卑位頗無
仕進意故世人罕能知之 京師諸君有石曼卿
者與之游曼卿獨喜其不及汲榮利與己合耳之
才母老無餘貲曼卿嘗勸之隱去使其無所歸于
知似未盡也之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其才過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人遠甚今幸其貧無資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也近制吏部選人有保任者及五人得上其課之才未嘗干于人在上者或薦之今已四月十二月又當罷去念非明公無以成之者明公雖素未知其人然某被選最濶由知某而後知之可也之才在 朝廷無近親若其持身謹廉常吏皆能之故略其言事遽詞激周避詆詞倘夢雷意恭候選教不任懇切

上陝倅尚書田書

某再拜某幸與執事同年得進士第又常得請見左右雖未熟接語論盡朋友之分然不爲無舊執事立言樹教以古聖賢爲師法某雖淺陋未能窺執事吟域然素有志于是亦得爲同道挾故舊契加之道同陝與洛相去不三百里而未嘗作書者非敢自疎誠以罪黜之迹懼他人見議以爲附同年之居高位者爲佞也近夢復官爲令畿邑去陝益近自今或時拜書兼有近著文俟到縣中寫一通上呈今偶趙都曹見過云遽行謹奉手書少道萬一望恕簡率

荅黃祕丞書

某再拜春初得所惠書以賤事未克裁荅尋承有延安之行秋中始還道塗登頓良苦自西師之興議者交語以爲執事 在邊帥幙府某獨謂近時上將猶不能專軍之命令幙府豈足容足下才邪近聞承詔當至都下一吐奇論盡發胸中所蘊使識者聞之知處置得夫與軍之勝敗盡係于人爛然無疑今不即用猶足警異時豈不壯哉願無辭此舉以慰朋執之望中間所稱河間民誠義烈士書中所錄自足傳信增之文辭非爲益也但當訪其名氏相見期不遠餘俟面敘

上京兆杜侍郎啟

嚮者伏聞京兆之拜知者皆見慶以爲必應辟署之選項之人有見語者曰公奏一不從且再上矣既而皆然恭惟明公更中外劇任將二十年門下吏被罷使者百千人一日當辟士章未上人皆以某必應其選某豈賢於百千人哉誠由明公見慶之洩數數稱道布聞於人故及此耳屢草謝記輒復中罷懼益章明公見私之恩非所以承獎拔之意也今或聞兩奏皆寢始得修問左右區區之心豈敢忘於大府哉惟祈早膺柄用以允天下之望

使縉紳衆品皆被甄淑不特門下舊吏曲蒙厚恩
感激所深實繫於此

上呂相公書

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簽署涇原秦鳳兩
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尹某再拜獻言僕
射相國申公閣下某謬爲 朝廷器使預參西方
軍事向一至京師得以邊書陳於 上前退又以
所陳白於執事非以夸辭而求合冀事之亟行耳
會閣下以舊德入輔某以既辭天子不當久留都
下區區之說獨未聞於左右今輒條次所陳之要
以書自啟惶懼惶懼某以西夏用兵之害莫甚于
大將兵少與法制不立此二事耳請先以大將兵
少之害言之今涇州乃涇原大將治兵之所戰士
才數千假使虜衆數萬來寇關堡則邑落誰撫出
戰則鎮守孤危且衆寡不敵必召屬城之兵以爲
自助之勢大將旣已先擾外軍復無統一此必敗
之理也大凡大將救屬城則易屬城救大將則難
何以謂之易若虜劫寇吾境大將當以重兵守險
或設伏要路或斷其首尾又號令諸城使之合勢
以逸待勞此大將救屬城之易也何以謂之難虜

入吾境大將旣召屬城之兵以爲己援若兵在百
里之內再日而至則吾之險阻已與虜共之矣若
待數百里之外兵至則虜已据吾要害休其士衆
待吾兵至逆而擊之援兵雖多其統不一此屬城
救大將之難也雖戰守隨機大槩論屬城之兵主
於守大將之兵主於戰唯能使之戰然後死其屬
城保其險固也今大將之兵與屬城均于自守俟
虜至然後呼集屯戍迫以期會戰地戰日皆非案
定此則自救不暇豈能決勝哉如某所計請增大
將所治兵滿三萬騎五千屯戍不預其數可以戰
可以禦可以守也或者引前世用兵之法能以寡
擊衆者此非通論其所計者數千之敵數萬十倍
之衆耳凡臨事機應變出奇雖百倍之衆尚有以
制之然未有預以寡少之兵而必十倍之勝也夫
三千之禦三萬與三萬之禦三十萬其勢甚易三
十萬之衆未必一其力三萬之衆敵不能見其形
不一其力故將多者難爲辨不見其形故善用者
能張其勢如此則勝負未分也三千之禦三萬則
異乎此合而陳之則見其弱形彼氣吞之一也多
爲奇兵則懼于勢分二也離去城壁以据要險則

慮其攻襲三也此三者雖善將者無如之何故云以寡擊衆未爲通論是大將之步卒必以三萬騎必以五千然後可用也 明詔減去城柵可益大將兵而未聞盡奉行也 某知 京師某兵不當並出故獻募兵之法知募兵必以財故獻鬻爵之論此大將兵少之害可得而制也其次請以法制不立之害言之古者大將出師其下皆備裨部曲莫不稟命於大將者也今諸路都監而上皆與大將均其所統雖名品至異然皆署事而同論非古制也不獨非古只以國朝殿前侍衛司軍制言之亦異矣今殿前侍衛都虞侯乃都指揮使之貳其名品不甚相遠至于署事皆不得預豈非戎事尚一其下正當稟命邪今則不然凡臨事機得聯署者皆得預議議一而後可行請借論之若保安軍謀者言當有寇至邪帥臣若專爲保安之備則其下率從若帥臣有料敵者言賊聲言保安不必專爲之備又使某特備鄭州路又使環慶謹守備其下必有爭議者曰環慶隸我當速召之以爲已援奈何使之自守且謀言寇保安不當備鄭州以分吾兵雖爲大將者亦自計曰異日賊從鄭州路又非環

慶吾猶與諸將罪均若果從保安一蹉跌不勝則吾達諸將言獨被罪矣此不獨號令不行於下亦既衆人議之則自信者寡矣是則軍中之政有異見者當獻議而已不當必大將之從己也今同署而交議議一而後可行此法制不立之害也以某計之諸路大將外止置副貳者一員參署軍政別置主軍大將八員四員外守城鎮四員專隸麾下皆聽命于大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敢不從此法制不立之害可得而革也其募兵鬻爵與主軍大將名級皆別具咨目條陳某疎遠不識 朝廷大體然竊思之今日之軍政非大吏置之莫能成功 聖上憂勤兆民顛顛伏惟閣下上副陛下倚注慰中外之望則天下幸甚干瀆威重伏俟嚴譴某再拜

又一首

四月日朝奉郎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新差通判濠州軍州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謹再拜獻書于昭文僕射相國中公閣下自羌虜犯邊某嘗獻書論事又得陳說左右今年虜寇平涼山外地王師控劬某念前所論說其已驗者三其不效者

一某謂大將之兵必以步卒三萬騎五千然後可以戰可以禦今任福所集諸將之兵始以萬一千人益以王珪趙律常鼎別屯之衆縱使合而統之才滿二萬是大將兵少且不得素撫其衆果以挫衄一驗也某謂兵家之制在手統一欲使部曲分畫預有定名今諸將臨敵受命法制不立號令不明以致奔覆二驗也日者朝廷旣擇用攻策相公復詢虜若先至何以禦之某遂巡仰對以旣欲進攻不若養勇以縱之是某揆今之勢不見可禦之術故爲此對今禦之而卒敗三驗也相公又訪虜所當來某雖泥言臨涇高平 六相雜山外沃野居民富腴然最可備者保安胡繼諤族耳今繼諤兄害星某不能料虜之所先不效也自山外之敗議者歸咎諸將不能持重以取敗亡此知其未本究其本也諸將獨不用韓經略言分而趨利此一事可責耳假使合而爲一持重不戰其全師不過如王仲寶豈能制虜之俘掠以取勝哉仲寶壘去賊不十里賊去不能追然 朝廷不加罪者以任福輩戰敗耳倘福輩不進仲寶雖欲不戰不能也戰亦不免于敗矣何者彼逸我勞彼整我亂彼人

人自趨利我畏死有遁心又加以數倍之衆豈有不敗哉不獨向時之役是乃虜常勝而我常敗也難者必曰虜何得常逸我何得常勞夫虜之將來虜爲屯營使我疑其所向必多方以備之及其旣來我大將之兵不滿萬人急召某將若干人又召某將若干人如是散召之以至三將五將有先期者後期者合而統之亦必越三萬必三百而後集則虜已據我要地休息其衆分擇精銳以鈔居民旣困我糧復所費糧精有餘速戰則氣盈緩追則運去或曰俟其歸而擊之賊又有橐駝以載其重我多步兵又益器械糧糗之負以之追躡利害彌遠或者必謂俟其歸者非躡其後也既其路而已且虜騎堅勁峻坂窮谷無所不馳無所不通其來也未嘗一路而至其去也何從而既哉是以彼嘗逸我嘗勞也然則彼何得嘗整我何得嘗亂夫賊號令旣一部分旣定在塗而訓入境而誡此其整也我則不然冠至而會兵兵行以應敵諸將聚議不過頃刻教旗分陳之法施于倉卒此其亂也何謂彼則人人趨利我則畏死而有遁心夫賊得吾一卒奪其衣裝足以自資此利近而易趨我衆力

戰者多死先遁者或免而無誅惡死而樂生人情之常凡此數者賊必勝之理其章灼如此某所謂未見禦之之策也又若內屬之戶爲虜所取者固爲虜用矣其未取者虜一擾之則我疑之我疑之雖未爲虜用已失之矣何者外爲虜所擾內爲我所疑必待兩端以自回此與虜用等也今未爲虜擾者獨環慶諸族與保安胡繼譔耳不早圖之又將爲其所擾矣某前謂當謹備繼譔而虜不望者非繼譔之強能自支虜而莫敢犯也某自延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戎凡數百里居民殆絕但有種落耳是虜取繼譔與侵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境此特所利先後耳非可恃其不來也夫事四夷馳非王者事今天子仁聖誠使虜不敢犯返復何求於虜哉此策之上也然未知何從而致此若如某前歲所陳大將可屯得以步卒三萬騎五千部曲分畫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來而制之亦策之次也不然驟集他路之兵備一月之餉嚴其部分明其金鼓輔之以屬戶破其種落擾之困之有以俟其欵伏此又策之次也捨是止用今日備禦之策但慮屬戶居民大罹其毒被

邊諸城蓋爲孤壘內地遠輸日益愁怨且虜以剽擄苟外無所掠必將攻城日殷月削塞邊遂蹙當是時益兵之多調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顧相公演慮之某向欲以此陳盡聞于上聽令以伏募無狀被命南去地優事簡於身甚幸苟循默無所建明則異時公議恐難獨免然某今日言之必以爲安願雷置几按向味以暨來歲幸復視之必將數驗不然者則我之天幸有二虜長此一幸虜長不自特使他人分其兵來我駟將或能禦之二幸非此二幸或有成功則某不知也意激辭直不避忌諱維相公與二三同德以天下大計雷意觀省察其至誠幸甚幸甚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

某才到慶州聞任福兵敗徑赴鎮戎軍有不曾曩候二日命專輒事伏已具公狀中蓋事出倉卒所謂失火之家不暇白大人而救火以此加罪誠不敢辭伏望太尉原其初心少賜寬假則終始幸甚非久當詣幕府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啓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在永寧寨答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出軍

討賊利害書一首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一首

賀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賀樞密富諫議啟一首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某自建去門館若非有事陳啟未嘗通記左右近者再來關中伏聞軍政甚治雖欲作短棧胸中了無可說事用是輒罷豈敢懈也蒙賜手教至慰至忭兼承益地建柵却敵取勝益明公策慮素定濟之英果不然且爲虜乘矣自國家分命儒臣統制方面未有親總師律蹈履賊境如明公者誠懦夫所增氣也去并再議與鄰延合進若虜與鄰延兵遇則環慶爲奇兵應之與環慶遇則鄰延兵亦然

是乃首尾相應也今新柵旣成當使狄奇駐德靖

爲奇兵以相助亦一術也又虜異日之來不盈二萬之衆亦當有以待之又當使糧道易致卒戍易處援路易通羈縻之戶易以安輯然後有萬全之安書中令其暫到邠上去年習學教到濠州當以局事自守某深佩此訓今到才一月奉大府筭庫簿書尚未省又復走道塗徒以自愧果若軍事期會則不敢辭如其博采論議則某之所陳不過前數事耳幸賜矧亮

與范純佑監簿書

久不作書想惟榮侍萬福前累得尊文書讓官事極善然朝廷必更有教詔猶當委曲上陳自效恐大過況韓公亦讓必別有措置此事某嘗與識者論以內制外其體甚重則廉車之勢不若學士也然韓公受之無疑其亦愛其專於國事而忘其身之危遂贊而美之某近得旨預聞軍事韓公既當行陣之責某豈能自必無軍行耶是某亦愛韓公而忘其身之老大凡爲人佐者豈不欲其主人賢且用而預享其利耶某誠愚蔽在儒館幾十年一旦主人爲武帥則從軍之行未易可期豈以此爲利哉其始以徇國不謀其身爲賢故善韓公之

不讓及見尊文之讓謀身所以利國家則又喜
尊文之讓尊文知帥臣當以恭順爲體而不以招
討使爲方面之寄此一事實所未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近聞統蕃漢之衆親至涇州關輔人心頓然帖息
揆明公始謀擇賊豈自意不與敵遇耶以身許國
史冊所載雖舊勲宿將百無一二況道德若公忠
憤敢決乃至於此甚善甚善定川之役雖速戰可
咎然當其未敗時某與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
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
矣能窮我之所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爲敵所誘而
取覆者特一事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爲將來
之策特賜音教幸甚幸甚

答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討賊利害書

適蒙手教并示及慶州書前歲太尉欲爲此計當
時慮雖破劉石尚有疑大國心又北患未形國
家當專力以天下之勢臨之必要之以盟則向隙
者自寢其謀所謂工運不如拙速某是以下敢異
議今四路分統以本道言之力役未休新兵未練
部分初立蕃落方集以此而揆他路雖不盡同大

槩恐不異此若來歲用之即未爲晚此遲速各有
時也然范公欲破其合比之勢此憂國之深則不
可不熟思公云無大利亦無大害范公此說亦盡
之至於中使來督倉皇入界諸公當共顧大計固
守所議豈得稟命爲忠餘俟面啟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

近者高軒過郡殊虧主禮別來未暇作書先辱手
誨益認眷顧之厚種落略漢人誠未當以常法繩
之然漢人得婦反以盜罪加以漢憲此尤可憫落
蕃者甚有竊其馬以婦者豈可罪耶尋白帥府果
蒙兩輕之此甚平允

賀參政范諫議啟

某再拜伏承入參大政天下幸甚參政諫議居外
日久士大夫延頸以矜德車之入今領樞柄不一
月遂二宰政聖君之任賢大賢之得君無讓前
古士大夫傾耳拭目冀有所聞見然專以聲譽爲
所聞事迹爲所見者殆庸者之耳目也必使君道
日隆民心日康然後參政諫議之事業與國家
同休於無窮識者觀聽實在於此某被命戍邊但
修完守具謹奉前降預議從容卒歲幸無他憂然

即未知何去虜動果在何遂虜數未嘗以季秋暨仲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政城異時來恐或反此何者我嘗逆與之戰今欲以不戰痕之安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為計耶觀今之為備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茲事未易可言唯參政諫議終始留意參決之暇伏惟為國自重

賀樞密副使富諫議啟

再拜伏承入贊機政天下幸甚 明公前此兩辭柄任士大夫以 國朝以來有二府初拜速能國讓者故有竊議何者養高遠權介者之所守經國成務英賢之通議與其追蹤於獨行不若芟利於當世方今北有驕虜西有叛羌王師屢殲士氣不振疎賤之人猶懷感憤況明公得君之濶致位之尊論議易行謀慮易信當此之際天下不高明公之讓明公豈特以讓為高哉 聖上奮然英斷中舉前命四方聞者無不慶忭恭惟 聖上倚注之意四方屬望之心特與夔契周召為侔豈特房魏姚宋而上哉區區戎夷安足為患某嘗學舊史願得私紀盛烈以備 國書之闕不任祝頌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啟

渭州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議西夏臣伏誠偽書一首

議脩堡塞書一首

議斬首級賞罰書一首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一首

上樞密杜太尉啟一首

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一首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一首

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

某承之邊州達此逾月上粟前降預議下與諸將協和脩完器備謹守條約區區自免庶無敗事然於保邊之術經遠之略則又在曠府必蒙體亮多謀而寡權尚法而不忍此性之弊自知甚明豈意見私之濫遽茲贊拔惟憂任過其量仰玷恩館其諸誠悃非面啟莫盡

議西夏臣伏誠偽書

某頓首樞密諫議今日捧教承已反德順軍諭反子輿自虜來歸言其臣伏事此虜計之得也抑其

虛名以示陽尊於我猶足以驕我心而怠之備況得重賂以實其帑豈非得計耶且虜之臣伏果能率其僭悖之心貶其車服名號盡如臣禮耶徒以所上章奏以臣自名耶就使盡如臣禮亦不可信況於其國車服名號一無有損徒以數幅之奏易萬金之賂彼之醜類雖甚昏愚較計利害豈能易此哉夫君臣名號中國所以辨名分別上下也國家統臨萬國垂九十年蠻夷戎狄捨也律氏則皆辭命而羈縻之有不臣者中國恥焉西土之役由是而興夷狄則異於此唯其利而已且彼於中國非素敵也其祖其父皆臣也奚恥而不爲臣哉今虜之醜類必皆曰我戰數勝又能取賂於彼我其強也雖吾士大夫之有識者亦曰彼戰數勝矣而反屈於我且得重賂以畜其衆是真能保其強者也如是則彼之臣伏果於我爲得耶於彼爲得也或者必曰向者患其不臣今既臣之復以爲患則反覆無所據且自古夷狄之於中國始判撫而終馴伏者多矣奚獨此之爲異哉其必應之曰不然中國固常鞭笞四夷而臣屬之也但辨其來臣者誠與僞耳然則誠者有畏者也僞者有謀者也今

果有畏也有謀那謂之有畏則吾戰未嘗有勝也吾兵未嘗有攻也彼何從而畏哉謂之有謀則國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譬人疾之攻於外也朝夕命醫者視其脉之進退一動一息必加意焉又起居飲食之慎醫者必決之曰脉止是而不能變也疾者亦自審曰疾止是而不能加也於是日冀其有瘳焉當其疾或瘳於外而猶根於中未能去也疾者喜釋其苦良醫雖戒之日益急焉飲食起居雖自曰慎之日益肆焉於是疾乘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至於外也雖醫之良殆難爲計矣自虜衆犯邊師徒喪敗至於今日知所以爲敗者多矣凡一堡一障之隙吾皆營而固之知所以爲備者多矣知所以爲敗可以不敗知所以爲備可以待之此禦戎之常也今既重賂以結之爲虜之備必異於此邊壘雖未即廢當增而浚者必休其役戍卒雖未即罷當聚而練者必散而處舉是而推之則上下之情無有不懈也是亦有疾者雖瘳於外而根於中當其伺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雖良醫難爲計矣所謂國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者以是也難者必曰景德中北方講和自是三十矣

天下無事虜未可以不信待之也某必應之曰此時事之異也景德中虜人吾地澆而大衆卒不與戰至今言之者猶曰當是時我不許其盟則虜衆穢矣是強弱之勢未分我衆有餘力也虜旣峭整其入地澆而無所克知中國之未易輕於是有講和之事自是無少憂焉及羌種外叛遂有益地之請亦信於前而不信於今蓋利之所在也然則信不足固其心賂不足塞其欲較然可見矣今王師數劬於外又加以北方之隙則強弱之勢豈得引景德中事爲比耶且北方以地爲請旣以賂解之西方以賂爲請又以賂解之二虜知我終不能以地與賂假之也將合謀必以地與賂爲假或不以地與賂而他求焉當此時我以兵拒之耶以賂繼之耶以兵拒之則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賂不資於敵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繼之則中國之貨有極二虜之請無窮爲今之謀當以 國家之患必基於此猶人之病將痛於中而亟於外朝夕念之唯危亡之爲憂則庶幾乎少安矣某識慮昏淺不能先事以言夢見詢采不敢不盡伏惟

明公位尊任重與 國同體願復雷意

議脩堡寨書

近奉 朝旨依張忠所相度山外脩建堡子十五處計功四十萬某以爲堡數太多又不於羅李家脩城恐忠未得仔細已令盡圍至今未到竊見虜累入塞皆以戰勝有所克獲是以不致力於堡寨今旣依預降固守虜衆不得戰此等城堡卑小若盡銳拔之肆其慘酷則諸堡皆震懼不矣有劉璠之失往時樞密諫議建議廣劉璠定川屯最得策欲乞應子箭手所居如的去城寨二千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縱虜大至須爲可守之計如此不過修建得三五處一有二費不免爲虜陷三得子箭手且在城寨防守如允所陳乞賜指揮

議斬首級賞罰書

近觀牒命凡得賊首級一切見賞格支錢更不在轉遷酬獎之例此恐有所未盡大槩不欲以首級酬獎者蓋慮壞亂行陣及爭奪不明故也今秋成之際賊之游兵屢來抄劫堡寨子箭手或有殺獲例無酬獎則難以激勵凡百十騎交鋒非力戰或窮迫即不能取首級非乞別降指揮應敘理曾緩大陣得首級者只依賞格處分如只是尋常賊馬

出來抄劫能殺獲首級者由取上司指揮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

十月二十七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尹某再拜獻書於按察待制閣下竊以州郡之於監司奉教約遵憲度而已反此雖無害於治不得爲無過某向以觀參事不待報下輒專以行明公不以輒行爲責方條問其利害是明公不以監司爲威重但數事之可否空乎名重於天下也某竊自思向者明公責其執行則默然伏罪者詢其利病則將以盡其說於左右恐懼恐懼恭惟明公所治東峭陝西接梁漢南武關北盡上郡列城數百地數十里某所領者有經略數郡之名耳不專其任又都統在涇軍政一以粟之是其所治獨以平涼潘原二縣地不過百里明公以列城數百地數千里之大其於思慮則明公以廣某以專其於事實則明公以傳聞某以目睹其謂思慮之廣不若專事之傳聞不若目睹雖英識精鑿洞炤幽隱然大槩論之鮮有異者是以事之利病盡條於公牘中伏惟察其至誠宥其任愚幸

甚

上樞密杜太尉啟

某出入門下幾三十年至於才識短長罷局淺澆自知甚明況在英鑿平涼用武之地平時郡守皆舊臣宿將今艱難中當重其選反以愚儒處之但懼上損 國威仰累 恩館前此拜章懇辭又以近日授官無有遂其讓者以是亟詣官所未審某官徒采其虛名試任之邪果謂可任而任之耶若試任之則邊要事重固不當試也如果謂可任則望終始保庇庶幾有所樹立某言此者誠以寇讎在境師兵在屯九百措置未有一事不繫於樞府者則某官見庇之深不獨移於某是亦雷意於邊事也

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

得伯壽書忻慰無量伯壽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遠某聞憲於道者於世事泊如也功名未立其如吾何幸伯壽安之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

昨日兩得指揮那移狄部署下兩將軍馬於鎮戎軍儀州守把似恐太遠見石路回奉傳尊意如賊

有寇須且持重觀其形勢此最得策今來事空雖
急然未見的實入寇去處惟望鎮重以待之此中
行下沿邊文字至渭州並不令下往諸寨蓋近襄
城寨不當使預有驚疑故也但齊整兵甲伺候出
行城中並不令知覺合具上聞

又一首

今早又領牒命欲令沿邊州軍披城作硬寨以遏
渡入之勢竊以本道見在兵馬除城寨屯守外其
戰兵只可在一處枝梧何者賊眾若來不下十萬
今若鎮戎德順兩軍作寨不過四五十人接戰則
不敵渠勢又不足儻為所乘則城以搖矣鎮戎戰
皆兵共
八千八百九十人德順通趙際
孟元兵共八千八百三十五人若只令狄青領大
軍在瓦亭觀其形勢彼來戰則我堅壁不與之較
彼前進則懼我制其後俟其有隙而乘之此計之
得也且賊大衆入寇不過德順與鎮戎兩路至於
原明上險非賊大寇之路也萬一賊自鎮戎舍九
亭路直趨原州則有彭陽一軍在前瓦亭重兵在
彼後亦非彼利也今之所憂者但憂狄之兵少不
能勝虜耳孫用正德恭黃州家三將通部者不遇
兵共一萬五千四百三人堪戰者不過
萬二千人使竹貴代到敵
真兵運即可得萬五千人然不憂狄敗也狄不敗

虜萬萬無渡入之理望侍郎愈益狄兵專委以制
虜之舉所謂蓋狄兵者候狄往瓦亭郡即乞便發
涇州兵赴瓦亭命受狄節制大抵賊入境之後統
師思慮貴專號令貴一鎮戎德順二軍兵既寡少
若營於野豈可保其不戰既患其兵少又憂其或
戰兵少則欲濟師為援憂戰則欲其還望如此則
慮不得專令不得一也且涇原諸將練事而可倚
任者莫若狄青涇原地形可守而為要害者莫若
瓦亭此侍郎熟慮之矣以可任之將守要害之
地而濟之以兵則思慮不得不專號令不得不
此先勝之術也某自受任曉夕計慮比於平日似
有所得恐未能上副尊策則乞令幕府一官到州
諭旨或召某令暫詣戲下聽命更取裁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司懷府李颯田裴元積中書

二首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與懷吏石幹李仲昌書一首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一首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知受命即拜手啟以是不敢更具謝札伏承誨翰
乃有頒遺不任悚荷之至虜今秋亦聞黜集近報
舉數萬衆乃取屬戶數百遂罷去未料其意所在
也虜數動常以季秋及中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
攻城異時也來未可必其如此何者我嘗逆與之
戰今之爲謀大抵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
我不戰而爲計哉觀今之爲備不過以故意行之
是自訥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伏聞明公
軍政甚治士氣亦振守禦人策必有多算敢冀指
授庶秦尊教

又一首

某頓首再拜承賜手教詢劉滄被繫始末城水洛
利害早嘗責以不言某以元師主其事是時防邊
方嚴懼於軍政處置益相戾所害不細獨欲遲雷
以緩其事故默默無所發其實畏避誠足澳愧適
會中旨罷其役雖愧亦頗自幸既而二月十九日
得元帥牒云被 朝旨驟舉此役於是抗章條其
利害狄部署亦自削奏語尤切至二十二日見
詔書罷回路是夕得 旨令具興修利害條上於
是知 朝廷前未有 旨令舉此此役乃亟召許
遷等遷此劉滄者獨以所將兵與其役始以文諭
之不答差指使召之不若又命見婦都監張忠代
將其兵亦不受命某與狄議此而容之是節制不
復行於下於是狄假以巡邊至山外命散其部兵
然後滄就拘滄樂功名有瞻要亦可惜然遷度如
此無以貸也同年董士廉者老困可哀某以書三
文符皆鄭公罷後所發不知何謂也其平居好論
議至於起獄以取直豈某心耶世路風波殊可駭
畏竄身山林閉目氣埃無路可致耳今聞 朝廷
命使定城水洛利害拓地廣塞亦古人之常但揆

己之才略度今之兵力若既城之後分兵而守輸粟以濟緩急冠來又當遠救懼以敗事耳如朝廷果以城之爲利某當乞移僻郡必有賢才見代城之而不保其利終不粉力較毫髮以取勝也未審 尊查如何願早賜教答幸甚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二

首

某啟某初到郡得前政所占民田不還直自今納稅一事其決欲行之自念秩卑恐有司詰問益淹久不便於民是以白於鄭公公大以爲然尋出榜諭民給其直且免其稅此一事諸君盡知之及韓公來某臨郡已兩月所得民間不便事益多見訴尤不便者必告之曰韓公且來汝自訴之及韓公來以事自陳者千餘人韓公必盡覽之究其事理覆其報原或見詢於某或命他官參定然後行之其於事固已精且詳矣某豈私於此方之民哉亦由前日白鄭公給民直一事益以公家之事苟利於民則韓公鄭公與其行之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不意好事者以某附韓公爲事多所更置未審言者以某附韓公爲善耶爲不善也若以所更

事爲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以所更事爲不善則某前在涇州鄭公朝夕見延其於邊事無不詢也無不慮也獨獄事不與聞他則無細大皆控覆究極於議論未嘗有隱未鄭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是則某之論議有可采者也於邊事有所得者也苟一以不善贊鄭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能終始相顧如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鄭公者也不以不善贊鄭公而專以不善贊韓公是厚於鄭而薄於韓則以好事者之言爲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爲智今日在渭爲愚又於有識之議爲不通也此事聞已久疑之不甚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鄭公果如爲信否鄭公爲元帥某預掌一路兵寄若好事者言行則間隙日生苟有戎事某無所逃誅矣平涼去年經虜寇殘破之後 朝廷不以某不才擢當此任亦思有以自報朝夕勤事非公宴不遊聲妓受署殆今五月斷獄不過十數人皆歷歷可訊其營田護寨盡於事者韓公盡以剝去之今獄訟益簡止以練兵爲事爾諸君察某心豈主於榮官哉子發相知尚淺士規益之皆目見某謫官當時寧有歉於心耶古者刺史嚴明郡守有投劾解

印綬者某豈重去此一官哉幸諸君爲某辨於鄭公公果不悟某立當解去且以終鄭公前惠又不使他日戎事之際使某憂疑自危措置領失雖被大戮或敗國事願諸君留意見答

又一首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宰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洩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幪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爲洩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杖候命二萬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擊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纒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較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

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洩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止此一事則非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違復命取其具獄視之若果以爲巨惡則當下命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遺理獨歸其具獄則某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此一事爲遠慮耶茲事極微而某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大也非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

恐見詰奈何某叱去之某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黜之雖異日黜之徒能割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某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刑者某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某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爲隱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令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咎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與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爲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爲主校者豈使反畏其下哉故爲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某秩雖

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爲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爲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正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辯之今乃不能自辯於元帥反讙囂於幟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詰於郡將是某凡辯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近兩附書皆計上遠殊不掌體亮何所守之堅也水洛修與不修亦所見之矣耳李文饒牛思黯爭維州事是非至今有不同者亦何必不修爲是脩者爲非但某與狄侯以才略之不廣兵衆之寡少不能遠爲守備故建不脩之議適會鄭公罷去逆掌中旨從本路之議行簡奮忠國之謀必以脩之爲便當辯之於 朝廷果 詔者而來則本路後之亦有名矣幸行簡少思之水洛地果屬何路譬若治他人門內之事豈不爲侵耶是行簡可以己其事本路不當變前議也行簡因蹟累年聞改官

朋友所共忻故前走書奉報誠亦私心所喜一官雖不足爲行簡言然於夫人之心豈不爲慰哉此事龜極某輩爲守職行簡爲侵官何不思之甚也試使某今日却以修之爲便行簡以某爲何人耶况狄侯強毅有守雖某言之亦必不從前書滅裂故未芻省察是以喋喋願熟慮之

與懷吏石轄李仲昌書

承從郡署已至德順軍所番劉滄董士廉文字蓋只苗往諸處取索及往長安文字不緣章奏既捕之卽是罪人安得妄上文字眩惑朝廷耶必若其言吾輩隱匿卽當徵上不可雷也况汎汎妄自飾非但白部署且封起勿毀去卽無害已行文字却取去不便兼且有迹反使不知者將謂不當番其文字唯存其人使盡辭於獄自免閉塞之議二君熟思之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

某十九日至解州聞永叔舍人其日抵陝郡以數年之別相去才數十里不得一相遇悵然以爲不幸然某方爲奸人所擠名虛百端舉朝莫與爲辯若見永叔必極論是非其不知者將以某祈恩求

援於永叔此不獨重爲某累又且以累知已故不得相見未爲不幸也自天休見優未嘗作京師書用此亦不敢修問左右芻專遣脚力致手誨何朋友之顧厚也仍以某近喪長子爲慰某始三男中男往歲多病襄城道中物故者也幼子三歲美慧可念三月中在渭失之長男壯大與姪植皆門戶所倚者一旦同逝人生孤苦至此處世復何聊賴永叔見哀之流誠知我者然謂哥慶不常爲意似未見亮永叔尚爾况他人耶水洛事未易可言然事之利害人人各異見不必浼咎今旣城之則異日自辯不足復論但天休旣罷兵任若以城之爲利當論於朝廷不當督涇原部將擅爲此役彼劉滄者爲涇原部將苟知城之爲利害當與天休合論於朝不當數事耳幸賜昭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啟

荅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荅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荅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二首

荅鎮州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上鄧州范資政啟一首

荅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荅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荅張固太博書一首

荅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啟

迎捧教荅所啟事皆夢施行不任戴荷之極近聞

蔡石皆外補又緣飲會事多斥善士去年 聖上

奮然英斷登用明公暨韓富諸公天下翹首以望

太平今明公未去位端士頗復見外世人用意如

此言之可為於邑明公縱以邊事未還富公詎空

久雷於外耶又況北虜四十年休息若一旦舉事

其勢不小嚮將所傳與西賊相攻卒無實驗此謀

豈可測也自古夷狄之得志中國無若元魏元魏
始從雲中得代郡太原然後取河北顧明公凌思
根本為 國家謀長久之算一堡一障不足以捍
禦無或因循異時負天下之望某受遇素異直布
所懷不避忤犯尊意或罪或罪

荅樞密韓諫議書

自使節還都不敢輒上牋記伏夢淡賜體亮將降
手教兼以某兒姪喪亡曲加存慰不勝感涕姪植
男朴俱為門戶所託朴又嘗以文贄左右蒙 國
士之顧本謂此兒終為門下之用何期不幸一至
於此某在泰所生一兒亦前此失之年將五十未
有繼嗣未嘗不中夜撫心對客吁歎若使憂能傷
人亦恐不復再奉顧盼矣樞筮事重伏望善調寢
膳以副禱頌

賀兗州杜相公書啟

伏承相公亟解台司出鎮東土拜恩虔恭即日
道雅懷素志同無少歉然士大夫之有知者相與
切議 以相公居位日淺法制利澤未大施于下
用是於邑某之鄙心更所未盡若於 朝廷於生
民而言則不異眾說若以進退論之茲為全美伏

惟相公錄初仕以至顯重無一事不爲人紀無一行不爲入式天下之望唯恐不作宰相豈獨私於相公誠以有益於斯民也夫宰相之任道行則久處而無嫌道黜則亟當去位然高位大權人所顧藉於是被將祿保寵之譏謗阿諛頓旨之議不獨今世前代名公所不能免恭惟識進退之體保初終之節全天下之望考於今日可謂無愧若以歲月則平時所履懼將大損某出入門下垂三十年區區之誠實在於此敢持此說爲賀

荅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

自承河朔之行急竊有疑何者正人在朝天下苟福今雖總制一道然所施置不過千里在於重輕豈同日而道哉以是不敢爲賀近日得都下信君謨守道悉以外補又以會飲徵過多斥善士 聖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過不當以外內易慮志懷本朝也范公旣鎮兩撫則未能卒還富公何得久番於外耶見河東使還所奏罷下等科率一事不謂番意文業乃得詳盡至是昔柳州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數稱不已韓之文無不高者頴怪柳何獨如此爲異見永叔所作奏記把玩駭嘆者累日益

非意之所期乃爾益知柳言爲過相別累年輒此稱道諒後見矇也

又一首

十一月申寫下手書會論奏部下事遂不欲通於左右今辱書承所覆甚休兼其知某向所陳事某之心愛賢過于嫉惡不獨永叔知他人亦見信豈有心之所愛幸而共世不與之親且厚耶今之相知者多見戒曰當避形跡見疎者則相日以朋黨果如是顏子不幸得罪須盜跖乃可言不然學聖人者皆顏氏黨也世態殊可憎然不足卹至于勤事持身亦不敢懈見詢晉路少時所游之樂今懼意都盡不惟年物之異直畏事耳嘗憶往年送王勝之序云 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子其慎之當日亦偶爲此言不謂遂驗闔草輩唯欲據人細過不可不慮也人還遠意殊不盡

荅鎮州田元均龍圖書

向聞處置保塞事何事其精也兵久驕遂至殺害守將若又貸之則無復法制矣明公行此一事使主威復立雖四夷之人功無以易此甚善甚善近聞京師以徵過多斥善士蔡君謨石守道相次外

補未知其然否年來 朝廷凡所更置亦有所存
雖高而事不下接者自非聖人未能無過至于進
用皆天下賢士大夫抵治平之漸也 聖上聰明
任人不疑而奸人忌前醜正務快己意其下思如
此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斥不止於蔡石也某豈
私於數君哉所慮者讒勝賢絀則 國家憂患豈
止於四夷哉方今言爲 上所信且重者無如元
均顯浚雷意蓋疎遠之疎謀雖陳懼其不見聽也
范公旣西撫之行富公何故久需于外耶某久不
作京師書亦不喜輒議時事數日聞此憤悒不已
會得明公書因以蓋道所懷幸賜體亮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

與之翰別久未嘗一日不來思直以德度服人企
仰之心不能暫忘耳今幸會而復別重以顧郵之
意笑語之樂中懷悒鬱不啻向時乃知仰高之心
與愴雜之惜各是一事古語作惡數日此最得之
到隨當別作書

又一首

與之翰別十年所與游處浚相知者不數人其間
不以疎近爲間毀譽爲疑同不爲黨異不爲嫌如

吾之翰者益難其比向觀之翰所論朋游其觀若
孛如其比者亦復無幾驟此相別以某忝思之心
揆之翰相念之意詎有已耶

上鄧州范資政啟

某自謫官惟作報書當世公卿素相厚者未嘗輒
上履啟今明公鎮鄧鄧距隨不遠而李丞者專來
相過時歸于鄧某又與李俱出門下若遂無又執
以奉左右則何以逃簡慢之責某居此土風之善
食物之同異情懷與樂否李皆悉之不暇一一談
也恭惟解邊劇就安速尊體甚休南陽舊邦春物
向盛不得陪高宴傾談有用是爲恨

荅揚州韓資政書

鄧州附到七月三日所賜書不勝感忭某久不上
記亦如尊諭到隨賤屬多患瘡疾盡得平愈食物
甚賤私用雖窘而不乏讀經書益有味體力亦無
疲耗不煩賜念平日與人異同遂至爭論不息蓋
國家事今旣廢放若復云云乃是懷私忿耳不惟
絕之于口亦不萌之於心用是益以自適但恨地
遠不得拜伏門下棲倚之心冀能具陳惟望善保
台候以慰傾頌之懇

荅福州蔡正言書

自君謨在朝廷爲言事之臣遂不作書逾三年矣
忽辱手誨以家兄亡歿爲慰感淚涕無已因念家
兄平日常以遠事見教而朋友之說多異于此某
所亦以爲家兄親愛當然朋友相成以義者也家
兄沒兩月某卒得罪使其尚存聞某就獄其亦憂
而成疾矣故自謫官而來不以廢放自悼惟以負
教爲恨君謨於某兄弟皆厚故道此意漢東土風
不惡寓家城東佛寺私用雖窮而不乏讀書日益
有味不煩番意君謨侍親多慶因人或惠問以慰
思渴

荅張固太博書

頃年在秦嘗見家兄稱道閣下之道人及來安定
會軒車東還過郡始得請見則仰高之心有所從
矣暨至平涼同僚議邊事有石若乘者數數論閣
下之所施置無不得宜者益所歎伏近見孫之翰
稱閣下之隱德懿行足以慮今世故某奉接未數
而仰聞盛美爲日久而且詳也謫官來止作報書
雖欲通記左右顧不能致今季書存却至厚感愧
無已又承別拜思命即來知何日再接高論不勝

區區之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啟

答計用章祕丞書一首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答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一首

與鄧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答李伯昂祕校書一首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答謝景平監簿書一首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一首

答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一首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一首

答計用章祕丞書

數日中連得兩書旨意甚厚兼以曾見鄙文過賜稱道閣下在某為前輩於文高于道淳者也空有以指其疵瑕曷其未至以成朋友切劘之益今乃曲為題品豈德隆者專譽人之長以誘其進耶不然何許與人之過也感愧感愧詢來介云已有嘉

州之命不知信否閣下以忠獲罪其為雷滯亦久矣造物者得無雷意人遽草草奉此為謝意殊不周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

郡校來夢賜手教具審尊體宰裕兼以退解為奇意高理詣誠所欽伏然閣下謂進與退繫乎道之所在雖聖門達者無以為異也若論夫才與不才竊有感焉益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為君子君子而才不至其進也於世不甚益亦不甚損小人才而進雖樹功立事其益益濶閣下試思之以為何如

又一首

辱賜書教承自至汝陽政簡訟稀尊體安適某到隨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樹甚美頗有隱者之趣所愧者以罪來耳

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

某被罪放逐於時之士大夫空見擯棄不與為齒閣下無一日之雅惠然見過開懷論議與平居交游之舊者無少異閣下真篤於義者顧某無以承厚意唯欽仰令德而已

又一首

辱書曾道及鄙文今錄近所作四篇附李丞適呈
皆有爲而成非立意如古文章之爲也閣下方以
才名爲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
爲文章莫不通道聖功揚德音如觀樂於宗廟和
平嘽緩無不得其空若夫廢故之人其心思以滾
故其言或窘或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于情矯
爲之也譬諸急弦促軫烏足雷大雅之聽哉惟閣
下亮之幸甚

答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

某向領州得在部下官事未嘗相檢察笑語未嘗
見疎外此閣下于某甚厚及某盛夏就獄閣下相
視有不忍之色護視賤屬不啻骨肉逮及謫官盡
室獲歸無少失所此又於某甚厚自見放逐平日
遊舊罕有以尺紙見問者閣下方領兵貴重乃能
數千里惠書勤勸見卹此又於某甚厚某接熟左
右固未久然亟辱顧過空何以爲報惟祈益樹德
業早登公輔得爲聲詩以道盛美此其望也

與鄧州丁憂李仲昂寺丞書

向者足下說南陽孫守言人之才皆有分定雖強

之不能有所益若德者在人勉之而已足下質於
僕德果可勉耶僕就足下爲吏而說曰毋矜己無
盡法無報怨是足以爲德矣足下樂茲說語僕云
願誦此以自儆此三者非於足下有所見也汎論
爲吏者當然耳足下乃能如是真好德者也旣相
別因思足下之所未至者輒復奉規足下讀書觀
古人之所爲其好賢惡不肖甚明然於行己似有
小異足下於今世所與游者賢不肖悉有之賢者
果能親己足下固親而厚之矣賢而適與己親不
肖而適與己親足下雖能辨其賢不肖之異而皆
用其親疎而親疎之豈以人學己棄之不祥不己
親而強附之爲佞耶君子之親賢非以發其祿仕
振其名譽益將以立身而至於道者也故與君子
處斯君子矣與小人處斯小人矣爲長者折枝尚
無愧焉有親賢而爲佞乎若不肖者業與之厚不
當絕之母自昵焉可也世復有以附己者爲賢異
己者爲不肖不獨置親疎其間又從而反其賢不
肖之實此所謂朋黨者也幸足下不繆於此且勉
於進放縱以盡言唯勉之又勉之未見其己

答李伯昂秘校書

近令弟來尋示長牋以揚太博奉薦爲謝足下以名臣子在選部二十年能廉幹任職監司自當以進賢塞公議豈必朋游爲先容耶不敢當不敢當

荅張子立郎中書

連得兩書皆以先文誌文事某於鄉里士人銘其先世者多矣其人於世不顯要其一事可傳卽爲誌之況先文以宰相子致位三品樹立事功始終灼然爲人稱道者耶敢不承命

荅謝景手監簿書

嚮者過鄧承見訪以足下齒少語不及他止奉詢宗門而已今得所惠書辭縟而意厚感歎不已始某辱先公顧遂與二昆接熟今又得足下何其昆弟多賢使某盡從而游也足下力文樹德古之交友稱忘年者竊有慕焉

荅江休復學士書

逸中兩得書并詩所云牙校附者書訪之不獲用是荅不敢作書當見亮也自河南內之喪便有平涼之行盛夏就獄窮治百病端卒無毫髮自潤之污遂得在外聽旨只用不合貸與部將錢經赦不改正催收徒流三千里私罪當迨二官遂命漢東

之命至此聚族不至失所雖未得還鄉自便然亦無挽日讀書詩一篇了無仕宦意必素亮也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

某頃守郡嘗薦士其取之初不甚精以謂天下吏員甚衆官司小大各有所任拔十得三四亦不爲失人又其異日無狀已必預其罪以是無所愧負若薦人於朋友則必慎之重之益不如所稱則爲誣固苟以貪墨取罪則已無所損預獨朋友坐之其爲愧負萬萬於已得罪竊見州學教授樊景年三十慶曆二年進士始家江南大父以策畫爲朋實功臣家囊今無仕於朝者景幼孤養於外祖高公慎交高公高深尚名檢景澹存外氏風某謫官與之比居爲學未見其已其志篤於道者也所作文辭與今之名能者不相上下爲學官通作對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郡掾與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薦爲縣令景始一人辛閣下成之某嘗與景論爲政景以馭吏寬民爲先是敏於政者然某見其志與行而未見其爲政故詳其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爲政不必後其志與行也某自見廢黜不喜道當世人遇惡獨見人之善美不免有所

稱譽誠知向亦用此取罪然似發于天性雖重得罪不能自己景雖從某游今之所稱皆其行實於景無錙銖加重是雖私啟其實公論閣下雖不識景果用某言是亦公薦之也異時景得見門下閣下自觀其才實將復薦之又薦之恐不止於茲一薦也則某不獨爲景求知閣下亦於閣下知人之明不爲無助豈止於無愧而已

答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

與閣下別久然心未始忘也某泊於風波自取放逐閣下齒髮未衰遺榮養高同處茲世其識慮相去何穹壤之異也何期未賜乘絕四致榮問雅意勤密至惻至悚某雷鄧俊房州叔父過當請鄧侍闕拜見不晚諸惻非面序莫盡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

某自初春卧病聞拜新命卻俊稍安即修賀啟無何所患沈綿迄今未瘳生理固不可期若遂不能達誠左右則抱恨無己自念受恩門下三十年每聞相公一美事則咨嗟稱道爲門主之光今年俯七十確然去位德全道隆終始無玷懽忻矍異於常日某得罪本末更不復論及仇人欲以贓見

污窮理百端卒無毫髮自潤自謂無愧于人然於相公不得言無愧嘗記頃年相公在監司怒次主吏月朔預取俸錢者俸錢尚不可預給況私用庫錢耶蓋由久去左右減裂教誨止知廉身不能慎事故自謫官未嘗他尤但自咎而已惟於有位者不敢先作書問今相公致政還第方敢少露悃悃某雖伏枕累旬醫言據脈可療萬一有瘳庶幾再得請見門下不任依戀激切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行狀碑

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

雷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

公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故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

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太保中

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

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雷

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

行狀

曾祖廷徵國子司業越州觀察判官

祖懿文祕書郎杭州鹽官縣令

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
侍累贈戶部侍郎

之年七十四

本貫杭州富陽縣章島鄉赤松里謝濤字濟

謝氏系譜自公七代祖已下官諱具存始居河南

之緄氏至四代祖終衢州刺史葬嘉興因家江東

及鹽官葬富陽縣遂為富陽人當錢氏制吳越故

散騎而上三世不為朝廷官公始十一歲嘗與父

客談散騎私觀之見其辨對有成人風大為歎異

學含有說左氏春秋公十四歲從之學歸輒與同

輩伸其義必盡其師之所傳既冠寓居吳郡會汾

晉平郡國當表賀吳士為秦者文體弱更數人皆

不能如郡將意公私草之為人持去郡將大稱慚

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並

為吳之屬縣長公與其游羅嘗與王書云濟之楊

惟夫人蓋吾曹之敵其為名流推重如此淳化三

年舉進士上第除梓州權鹽院判官明年盜發益

部公以梓近益為大郡畏益強逼且利以自資攻

之必亟益大為守且時近郊多林木乃白郡守悉

取之以完柵櫓且為薪蒸之備既而被圍百日樵

探路絕城中賴為公叅陳謀議公護墜壁及圍解
於僚吏為最力就遷梓州觀察推官明年權知益

州之華陽蜀民流散之後田廬荒廢詔書凡入租
占田有能倍入者斷以新籍於是豪右廣射上田
貧民歸者多亡其素產公曰此權時之制 改就
業耳芳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業豈經制哉乃命
盡還舊主所施行與 詔書異至道二年召婦授
著作佐郎 太宗面諭令通判大藩即通判壽州
遷祕書丞又通判筠州知興國軍 真宗考籍有
五年無過者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內中出朝
士治績著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召見
即以景德二年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
人焦守節送學士院試試之明日會邊奏警急降
詔北任是時曹獲盜起又虜者分趨齊鄆東土頌
駭 朝廷慎擇郡守 真宗面諭宰相非日京東
關人奏曹州關人謝清可轉官知曹州遂除屯田
員外郎曹之征賦舊分送睢陽倉公至郡會霖潦
民軍在道者不克進公曰自曹及宋陸行數百里
平歲致之不爲易今泥淖益困吾民且江淮漕運
日至睢陽域下曹有廣濟漕亦通京師使曹賦得
增送京師睢陽自取江淮來未以直曹賦豈非使
耶乃開庫盡收屬縣賦且上其利狀遂與轉運使

交奏 朝廷從公奏降 詔褒美未幾召還奏
詔祈雨萬安祠畢雨澍因言岳瀆有請禱而無報
謝意義或爲闕 真宗是之因 詔自今修報如
禮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在蜀分 詔公巡撫益
州西路入別受 詔與益州張公詠同議鑄大鐵
錢利害於是考鐵價與舊錢更相均准故下不得
盜用而物價長平蜀人至今使之使回舉三十餘
人宰府疑其多公面陳諸吏幹狀願署運坐以冀
必行奉使舉吏連坐自此始後所舉多踐臺省不
調者猶爲郡守四年授三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
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郎坐三
司判官日舉推茶官被罪奪司封五年復爲度支
通判河南府馮魏公罷居守薦公于朝召試授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
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天禧五年
兼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戶部郎中永定陵
駕將發少府治明器象物甚侈大山陵使奉 詔
自京至陵凡城門民舍卑隘者壞之公上章言先
帝封祀儀大物備尚不聞發壞所過城舍今遺制
務儉薄反以象物壞民居非先帝意願下有司裁

損章寢不報物議是之是年以疾求更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天聖中代還遷太常少卿判官太府寺登聞檢院以步復艱蹇求西京雷司御史臺踰年改秘書監臺任滿就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戊疾薨二年八月嗣子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絳奉公之喪自京西歸葬于富陽公生平不卸家事然友愛甚篤宗門有孤者收養嫁娶如己子在 朝廷見貴勢無所降屈士子進見雖少賤對之肅然及交言則關懷無少隱故人皆憚其高而愛其誠沉治郡部吏有一善必孜孜稱薦或犯法雖甚惡之直其罪而已未嘗有故刑故終身無二嫌怨者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叔才嘗作楊允恭墓銘甚負其文顧公曰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歎服不已西京被疾人有費文者必讀之終篇或摘其詞之工者稱道之其憂獎士類如此初兩浙轉運使還朝議將以掌誥命會得疾逾旬不能無事遂寢素好修煉藥術喜與方士談視藥利泊如也本朝圖書之府惟昭文史館集賢祕閣公與兵部同時分帖四職太府等實父子相代續

紳榮之見于衣冠盛事錄母夫人崔氏追封博陵郡太君夫人許氏封晉陵郡君初散騎五子皆以五行定名公次第炎有文稱終公安令館今為天台令果從方外教號安隱師坦左侍禁子三人長即兵部次約將作監主簿少以才敏知名季綺太廟齋郎約綺皆早亡女四人長適同出身周盛次適德興命 免臣次適延陵尉傅瑩次適吳縣尉楊士彥孫三人景初將作監主簿景溫太廟室長景平試校書郎女孫四人並幼公才位德美當列國史敢直紀行實以備史官之錄謹狀

景祐元年十一月日山南東道節度掌書

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察院御史充

館閣校勘尹某狀

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 皇不仕

祖諱某皇不仕

父繼又皇任殿中丞累贈尚書戶部侍郎

本貫懷州武德縣待賢鄉德業里李九及字

某年七十六

公之先三世傳春秋學至戶部始以明經取科第
公亦世其學端拱二年及第校解州安邑尉居官
有能績秩滿再調京師廷見日太宗省其勞狀嘉
之擢大理評事知邠州三水縣將靈武用師轉賦
粟以餉軍再至積石皆在期先遷光祿寺丞通判
雅州會盜據成都不逞者諱言以驚動旁郡公詰
姦謹備郡境肅然事寧 制書褒諭遷大理寺丞
通判寧州卒都進者謀亂事覺公懼連比者不能
自明精意辨析全貸者衆移通判邠州遷太子中
舍殿中丞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未幾出爲利
州路轉運使先是戶部舍老京師嘗墜馬大衢中
人亟以告公朝服即步出府門趨其所頃之導從
者皆至戶部無他傷肩輿以歸或以事聞者及奉
使入辭 眞宗問曰卿父墜馬無傷耶因賜三品
服是時臺郎御使史出領使任尚穿賜金紫公秩
卑初被進用措紳榮之至部會歲款奏賑饑之章
未報出倉粟數萬石散之民無轉徙者遷國子博
士入尚書省由主客金部司勳五遷至金部郎中
歷三司鹽鐵判官京西京東淮南河東河北五路

轉運使京東淮南皆再主前在淮南開漕渠通廣
陵市或有異議者罷知泉州後由淮南入爲三司
度支副使授光祿寺卿知筭州未行改太常少卿
兼江南安撫使遷光祿卿充淮南制置發運使時
東土大饑自淮轉粟五十萬濟青徐民俄授右諫
議大夫知揚州徙知潞州代遷授給事中知同州
景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州公爲政平
易務爲靜治不喜作爲聰明部吏或犯法須其自
章然後置于理其用心寧失有罪不忍獄自己發
故所至有長者稱掌內外有三十年金粟羨盈累
千萬供德用度無一敗事不獨精敏故入以其聞
見詳熟他吏難與比者樂薦士保任百餘人多至
通顯母田氏追封某郡太君妻安氏仁壽郡君子
五人熙載同學究出身早亡熙古進士第爲屯田
員外郎熙績衛尉丞熙朝大理寺評事女四人
長適屯田員外郎何日次適天章閣待制楊楷侍
御史程戡屯田員外郎夏安期自適楊氏而下俱
亡諸孫七人嗣子奉公之喪即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 內某鄉某里先公之墓次前葬錄
公世系官闕并其行事俾某次之將來作者以誌

彭城公天聖七年四月薨於蒲後三年其子几葬
公河南伊納鄉尹樊里又五年几以著作佐郎宰
方城告於故吏尹某曰予父晚節始得以諫議事
先帝運今天子初即位到放從官亮節直聲爲
時名臣然在朝廷不四五年淹卹外藩弗至大任
是故道充於友朋而未被於民論議通古今或沮
於當世平素蘊蓄有所不伸潛德隱行掩曖弗彰
大懼天流風遺烈寢失其傳願揭石墓左以表之
懇讓不克輒論其閭閻云

公諱煒字耀卿咸平初中進士第歷河中臨晉開
封封丘二主簿河南潁陽令遷著作郎監陝州商
稅改著作郎知河中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擢
爲右正言於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本官
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右司諫換工部員
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
三司戶部副使與恩轉刑部旋改吏部員外
郎出爲陝西轉運使未赴職奉使契丹還以本官
充龍圖閣侍制知三班院提舉諸司庫務天聖二
年同知禮部貢舉權開封府三年遷刑部郎中充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五年徙河中府治河中

凡二年年六十二公少爲古文章篤於風義始舉
進士與張景定交論道浚相師友初爲龍門宰部
有即盜欲人不忌命公領會事自補悉擒之公曰
此劇盜也送府或有判叛去者且尉兵弱不廷雷
捍防皆命斬之一府服其果文康王公鎮蜀有以
威暴上聞者會公自蜀召還對真宗問曰凌策
王曙治狀何異耶公曰前凌策在蜀歲豐少事得
以平易治之比歲小歉蜀人剽輕其心易搖故王
以嚴刑制之然所誅殺特盜賊耳未嘗變陛下
他法帝善之初爲諫官屬歲沴饑後河決東郡公
上言歲歉不登力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
宰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焉以塞群望疏
寢不報京師民間傳有靈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
觀詔初下公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誕
妄不經今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也國
事自上清宮建凡有興作皆准本符瑞以荅天貺
臣下罕有以土木沮議公右守正無所憚焉又
抗論時政前後數十事今據其要者公以外官有
衆之號而使寤民轉徙汙萊弗聞益考課即明
吏職廢弛寢以及此昔邵信臣守南陽關田三萬

頃此實効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辛遷非有意於民者空申明考課法一切易殿最以督之又請禁民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或受父母教及親亡者勿禁先帝世吏一受賂終身不見齒及天禧晚政稍被寬貸或復得進公請重其制累赦勿原又公荒歲入粟者止與上位虛名假之不足為將之制空自乃右而上得與武臣奏補子弟為此吏部此制擇善吏為御史府主簿三司法官時有貴臣亦以親庸補其員公請罷之因言近臣封見不當為子弟乞恩以開幸進公以古之荐士受上賞今罪有從生而賞不著非沮勸之道空較其章著者推以恩與國家景德役分部署使總按刑獄公以為郡守皆朝廷臣轉運使已專刺舉之職復置使按郡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之河北平詔勞師臣建吏卒獨不及民公請蠲兩河歲賦以寬之又建言無章句策刻之役崇尚學術復聘士之禮其章疏大較如此施行者蓋一二馬有唐故事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得以廷論以事國朝授者或兼儒館或領外字專以充文推材幹之臣非復曩時職事天禧詔書置諫官

御史十二員者得公與蕭簡魯公宗道二人為諫官凡所論列糾疏而已未嘗請對公搜舉故事自是當得對遂為故事及遷司諫會論踈次刑獄事章不下因讓不拜翼日章報乃受命公厚於故舊始終無少間也王文康坐寇萊公賁官朝士無往者公數白友朋之義獨廢於今世耶坐譴無愧矣乃出餞之雅愛處士李讀之為人讀終公陳其公退之行詔贈讀著作郎其敦篤如此在兩京日有歸老之志求領雷司御史臺不允比召還不詣闕願徙河中卒如其請難進易退有古君子之風焉公之先代郡人後魏孝文之遷都因徙家於洛陽十二代祖環錫北齊中書侍郎環錫生坦隋大理卿坦生政會唐武德功臣封滄國公政會生無意尚唐太宗女西平公主位至洪州刺史無意生奇為吏部侍郎天授中為酷吏所陷奇生護嘉令慎言慎言生河東令聚聚生祕書郎藻藻生蔡州刺史符符生洪洞令珪珪兄弟八人崇龜崇望最顯崇龜位至清海軍節度使崇望相昭宗至左僕射生大父贈太保諱岳仕後唐終太常卿夫人趙氏封天水郡太夫人太常生烈考贈太保諱

溫叟事皇朝終御史中丞夫人李氏封永樂郡太
 君公兩娶趙氏右贊善大夫朱之女今郡君有子
 七人長曰昺將作監主簿次即著作郎君次曰先
 將作監主簿次曰苞忱把鏡丞太常寺太祝既先
 早亡女二人長適大理評事王珣琇次幼劉氏自
 中丞而上事備累朝圖書著作兄弟皆聞故有材
 稱著作又登進士第能世其家矣今世衣冠雖或
 前朝舊族然經級大聚離去舊邦不則爵命中絕
 譜牒散缺無如劉氏輝聯盛大者又自渝公而下
 至今十世猶葬尹樊里此其尤異者也初公領貢
 部其洋秦名及為河南以椽史事公故著作君以
 家世之舊為請某誤述非工獨能不由遽以私於
 人用以傳信於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
 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費辭以
 累其實後之人欲見公德業當視於斯文為不誣
 矣景祐四年月日刻石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 衛

君墓表

君諱景山字仲安魏郡南樂人後徙家河南累舉
 進士不中第景祐元年西都復國子監學士共薦

君得試國子主簿歲餘改河中府士曹叅軍仍在
 西監講書四年授伊陽府移登封主簿康定二年
 六月三日以疾卒年五十君少以辭章為人稱年
 十七舉進士魏郡首送之二十餘始來河南蓋自
 飭謹接朋友恭甚群居論議默然若無所辭或從
 容與之謀即多所發明以是前輩知其讓己少年
 皆慕其為人交譽之無一異者晚節所守愈固通
 六經章句大義從之學者常數十人或與君評後
 進人物君雖賞鑒有輕重然多向為之品目人訊
 其所收太廣後頗有成立者人更以此服之素為
 名公知遇說崇微以禮致之始主學事丞相沂公
 稱其行於 朝因以入官焉父績祠部員外郎直
 史館有名於時母郭氏太原縣君娶王氏一男籍
 民九歲一女十二歲君卒後五十七日葬河南洛
 陽賈相鄉靖問里洛中士人告於予曰衛先生葬
 室有文以誌其墳予知仲安者是當為之誌會日
 迫不克納其墳遂表於墓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并序

太子中舍王君以康定元年三月某日卒官二年

十一月某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某鄉某里其孤尚恭尚詰謂某曰歐陽永叔既銘吾先君之墳願得文以揭於墓某與君遊最舊不敢以讓云君諱汲字師點其先京兆萬年人五代祖通唐李爲雙州刺史世亂不得歸遂葬果州西克州圖山下里人呼爲雙公墓曾祖福事王蜀爲其合州刺史祖某父某通經術皆以壽終君幼聰警善爲辭章兄湛取進士第有稱於時君始來京師爲廣文生數舉不得第湛果官司封員外郎君用司封廕授將作監主簿調鄭州原武河南密縣主簿天聖八年詔舉郡諸曹縣主簿尉堪爲縣令者公得以擢爲澤州晉城縣令縣治在州下州有廣銳軍選所牧馬旁郡會歲飢縣民有亡田者軍士遂謗某田爲牧地民既復馬當還故牧軍士以動力取強於民更不能禁君至立辦於郡卒徙故地莫有犯者明道二年 詔舉郡縣更有治實者本路轉運使蘇耆以君名聞即召遷改大理寺丞知京兆府監田縣事遷太子中舍知陝州夏縣事縣近山頗爲水患又城池久壞姦盜出入無限制君請於府築堤新城人皆便之移漢州雒縣會兩州大饑君率富室

入粟數萬以濟貧民敕書褒論焉君爲吏凡六更其治或爲佐爲長皆得以一縣盡其用精敏敢斷官有斂役未嘗以嚴期暴民事皆迎辦民或訴枉者雖嘗爲郡理決者君必窮覆審究不以勢奪其守以是能庇其民爲人平易胸中洞然無少隱與朋友遊有始終讀書惡異端尤不善陰陽拘忌之說識者尚其通焉娶胡氏封安定縣君子三人尚恭尚詰同年取進士第皆賢而文尚辭舉進士五女長適殿中丞吳感次適殿直朱浙次適路州屯雷令楚建中次歸吾家子朴實其婿幼未嫁初司封葬河南君嘗語諸子異日當從吾兄及終遂奉其言銘曰

王先生述

生於蜀官於蜀又沒其地來葬河南實成君志九原可作從我伯氏子孫遂家以祖從世

先生葬有日次子豫狀先生行事來告曰侍讀學士楊公既銘吾先君之墓先君知子子不可無述予惟楊公與先生同年進士出處中外四十年知先生治行詳且實莫如楊公世人信其文亦莫如楊公予若復次其事徒使人疑其傳故不敘其狀

獨述予之得於先生者慶曆四年即先生治蒲之二年予自安化徙守平陽道蒲先生與予語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嘗以示人先生於褒貶善惡之著者若無所指意其甚異者衆之所尚或詘之衆之所謝或嘉之予亦疑其然先生爲子聞其端質於大中之道考之於春秋無相戾者嗚呼先生所美唐善也所詘唐惡也於今曷避而不以示人蓋夫達衆之所識謂之虐反衆之所尚謂之隘舉世皆然惡得獨異而取危耶空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先生沒唐志且行於世觀其善然後見先生之志於時未嘗伸亦未嘗屈也後之知先生者其在唐志乎先生諱汾字某歷居大官在朝廷爲名臣由樞密直學士爲涇州觀察使涇原路經善安撫招討等使領兵貴重以其佐軍敗罷爲郎復進天章閣待制慶曆四年十一月某日終於蒲葺用明年十月某日云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

國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利字兼濟其先倉州著池人曾祖坑江州刺史祖漢大府卿父承謙尚書庫部郎中母董氏漳

南縣君葬河南伊闕今爲河南人公淳化三年登進士第初調河南尉遷著作佐郎再爲祕書丞太常博士入尚書省爲屯田都官職方司員外郎轉屯田郎中官凡七遷始以陝府監稅歷通判開溫滄定四州知絳州涇州改監并州倉得通判同州知河南之永安緱氏二邑總十一任以本官分司西京年七十二天聖四年八月十六日終於緱氏於明道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洛陽大樊原不從於先君用吉卜也公加警悟昭爲重授詩于故尚書右丞張公雍張公說詩博引經義聽者多所未究公于下坐重伸其說辭約理明一坐聳然初命河南會檢人趙贊領務于洛贊招權樹威趙時者望壘迎謁惟公與之抗贊不勝其憤它日坐衢中以職事呼公欲衆辱之公莊色正辭贊不能屈番守呂公聞而演罷之在滄州日聞其獄有群盜當就死公察其氣貌曰是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寃狀公命稽其刑且大索境內不數日盡得真盜賴免者數人又嘗遣三卒至都下二人者共害一卒取其齊裝反以其人逃狀聞公疑其姦遣吏李密者自都至都以物色求之得其實二人即伏罪

其精審皆此類定州民居雜戎落附鄉籍者至寡
公招擿撫集歲益萬餘家凡爲政清簡時與賓朋
譙樂不求敦察之譽故所至皆使其治及去郡吏
民千里候問歲時不絕其見愛若此雅善談詠有韻
籍外爲和易而內甚介時親舊處任柄未嘗一造
其門再絀皆非罪一以河決一坐失舉懷屬雷滯
者累歲處之恬然晚節以歌詩自娛有集十卷私
帛室不以繁意豎疾語諸子曰嘗聞之先君我
家自隋世爲顯族處環衛方鎮者相繼不絕惟未
嘗與文翰爲從官因亂譜謀散去恐後世遂己其
傳因命筆授之其意欲諸子以文自進也娶李氏
封隆平縣君撫養宗屬有家法三男長鼎進士第
大理寺丞友震洛陽主簿次復舉進士三女長適
試將作監主簿張師雄先公而亡次適耀州華原
令楊建令用次適太子中舍孫長卿孫男四人夾
仲虞仲子仲南仲女四人並幼銘曰

王氏世以材武吏幹稱及公始用儒術進而位不
大諸子益以文自力王氏其顯乎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稹字表微單父人少好學持心固堅得章句
義輒早夜以思不少懈猶自以不足乃之四方從
賢俊游喜爲文辭卒以勤成其業年二十六舉進
士一上中第授平定軍判官再調台州軍事推官
薦其行能者數十人除大理寺丞知蘇州崑山縣
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歸同判宗正寺賜
五品服樞密直學士 公濬薦公端厚可任以事
擢爲監察御史由殿中侍御史遷侍

鼓院開封府判官判三司開折司車駕西祀爲東
京番守推官咸以持法謹重爲人稱大中祥符五
年遷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 賜三品服入
謝 真宗顧曰天下久平然郡縣事朕空聞蜀最
遠民富侈更易以擾是尤欲聞者卿朴忠當無少
隱凡事有更署者具錄納急無敘名位附常所奏
章以來以爲卿行之公至部事無細大悉心以諫
至有一日章數上皆優褒焉邛州蒲江劫盜不得
反繫平民十餘人掠笞威使強服又合其辭若無
可疑者公行部意其自誣馳入縣獄考狀盡得其
寃即出之真縣吏於法雲南蠻擾焚廬州清井監

詔發兵誅之器械糧餉皆速 辦事寧以勞遷工

部郎中代選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奉

詔詳定民吏負害之物稽民者公審其無欺秋考

盡除之改三司鹽鐵副使天禧二年成都守當代

宰相劄上近臣名三四皆不稱旨或舉公姓名

帝曰趙某固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

士知益州度文市館六千公召工較其日力歲正

千餘疋乃以千數上供焉就移知同州遷左諫議

大夫給事以徙鳳翔京兆二府使契丹還遷工部

侍郎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進刑部侍郎上雅知

公爲 先帝所信任且倚耆德爲 朝廷重乃拜

樞密副使明道元年進吏部二年拜尚書左丞知

河中府景佑四年拜吏部尚書五年以疾請老九

月拜太子少傅致仕十一月一日薨於河中年七

十六公性篤厚與人語言必誠盡無一外飾雖年

位尊顯不自爲貴士子賤微者皆與之鈞禮爲政

尚寬凡處事要其歸不害於禮而未嘗立異見以

名己功用是 天子罷之以爲可任大事在臣者

交稱其篤厚焉夫公之先世以儒名其家然無顯

者及公之貴曾祖賡贈太保曾祖妣劉氏追封京

兆郡太夫人祖脩己贈太傅祖妣朱氏追封河南

郡太夫人考晟贈太師妣孫氏追封洛陽郡太夫

人娶田氏封京兆郡君先以子男七人士安士

宗士寧士宏士宇士宣士賓俱以蔭補官士安士

宗士宇士宣皆早亡士寧今爲太子右贊善大夫

士宏大理寺事士賓祕書省校書郎女六人長適

職方員外郎晁宗 次適祕書省校書郎袁 次

適晁氏次適大理評事李南仲次適祕書丞梁堅

次適右班殿直朱融今存惟晁氏李氏婦孫男二

人仲達太常寺太祝仲達奉禮郎孫女八人皆適

士族公薨年十二月嗣子奉公之喪葬河南萬安

山之原自初薨凡三十九日而葬葬速故贈謚之

典未及焉銘曰

孤卿六官百工之式公寔職之天子萬機百官是

維公實毗之五福之享旣德而壽公實有之萬安

之陰考龜已定公實命之旣封而崇旣圓而完公

其安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令贈太常博士趙君

墓誌銘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

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并序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先君先夫人之第三子名相字巨川年二十有四

天聖五年五月九日以疾卒景祐五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南壽安仲兄洙泣而誌其壙曰巨川
少子三歲幼同游嬉稍長俱就師起居飲食無一

異然予好論議古今往往與先生辯是非巨川獨
喜靜不參一言人皆村予以謹厚名巨川年十七

由大父廢得官初權懼師酒又掌衛州牧馬與予
別三年予在京師巨川以疾來告遽往己不克見

他日視篋中得手抄歷代史及兵家書總數百卷
及觀所見邊事欲國家變五代裏制籍兵於農以

紆用又以西北帶邊凡百餘堡戍兵寡敵至不足
為捍防不若省堡戍增屯要害如唐三受降城天

德軍之比其言激切而著明其大要若此嗚呼名
弟謹厚則信矣觀其材又能以重待之予何及哉

予何及哉先君先夫人諱氏官封已載墓表娶木
氏一男一女木氏及女後巨川一年皆卒男名材

謹愆不三氏葬此而後異其域弟之葬得與先君
同域在地之丙周術之云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并序

陳君名賡字仲雍鄴郡安陽人舉進士累上不中
第自試其業曰始吾好吏吾嘗通其變能使國以

富強期少用于世以盡其術念非進士無以進今
數絀年且衰所蘊蓄訖將不用其施吾家遂罷舉
專治生業是時君母夫人在兄賈始有位子嗣積

君奉養日益充其治生用術至精年豐凶與物上下斂散急緩皆有定日不爲汲汲歲較之則大有餘用是鄉里稱其長者以兄廕得試將作監主簿明道二年七月十八日以疾終於家年六十父芳贈尚書刑部郎中母解氏封福建縣太君娶劉氏溫州防禦使平之女弟和順能待其家法後君二年卒生六男安仁安世安國安止安靜安民一女尚幼安仁由世父廕補太廟齋郎安世試將作監主簿餘皆舉進士兄貫今爲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君以景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葬于河陽太平鄉北門里先君之墓以夫人附焉銘曰

賢者以道進退無失得其次尚功名以術濟其用不則施其家以仁其宗要其歸異夫獨善者是不以無用廢有用乎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李氏濮陽人父獲累贈尚書令母劉氏追封齊國太夫人李氏世衣冠積產甚厚諸女雖幼皆預爲嫁具禮器服必以稱及夫人笄仲兄今徐州丞相由進士貢數不中第貲少哀夫人持奩中物盡內於丞相曰兄以義氣爲鄉里垂寒士頌仰

給此以濟兄用丞相奇其識陰揮節士爲之配是時丞相與鄴郡陳公交甚驩俱以名稱京師景德中同年又科第夫人遂歸陳公陳氏官州縣十餘年丞相位通顯夫人未嘗以兄勢卑其夫族事先夫人能動禮自待承顏下色無小怠先夫人年過八十多病食飲起居須夫人乃安陳公祿既豐或勸夫人厚玩服以自貴重夫人曰始吾生大家嘗以約自守及從吾夫爲小官浣衣粒食裁自充然吾夫人不以貧自病者以吾安於約故也奈何欺吾素守耶夫人通釋氏書性慈恕不妄語言授封永安縣君以某年某月日終於河內武陟之私第年四十四生子五人安石安定俱以廕補官女四人適某人公名貫會爲刑部郎中直昭文館景祐五年正月庚申葬夫人於河陽太平鄉北關里安石與予善求文誌其墓壙銘曰

不以財自私或失以侈能以約自持或病以膏兼二者而無譏君子之難矧在婦惠夫進以顯子多而才雖奪之年孰爲大哉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并記

夫人故樞密使丞相王文康公之第七女年十七

嫁將作監主簿陳安石五年五月十二日以病終
實實元元年五月明年二月二日葬於河陽太平
鄉北關里夫人在丞相子爲最幼尤爲家人所敬
重既笄以大臣女賜冠服歲時得朝見中宮性至
孝居丞相喪號呼不食中外姻族來弔者相與爲
寬辭以譬之夫人毀頓無生意弔者莫忍視更爲
之致哀夫人持法自約始終無違其容止皆充其
德焉安石郡冠族父賈今爲尚書郎守本郡安
石及夫人之兄益柔皆與予游道夫人行實俾予
次之繫之以銘曰

孝本乎性推之爲仁睦於夫氏由乎事親年弗與
俱嗚呼夫人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君諱昌言字仲謨其先太原人父某贈大理評事
始家河南爲大族君少好學篤文波沉有句量與
人交不喜評論其短長然於賢己者必加厚焉舉
止蘊藉雖飲酒至醉猶不少失法度士君子與里
閭小人俱以謹重目之故王丞相階微時嘗依君
家及其貴用以恩欲酬以官親黨咸勸當益自附
結君不甚屈官亦終不及回由進士貢不得第以

景祐元年三月某日終於家母孫氏追贈永安縣
太君初娶王氏繼室傅氏故忠武軍節度使潛之
孫二子良臣良弼並舉進士女二一嫁太廟齋郎
通一尚幼實元二年 月 日二子奉君之喪
葬於北印之原君母兄昌齡今官五品故先夫人
皆得追命焉君之伯君先姊寔洙之大母君於洙
大父之行也又嘗皆舉進士同硯席故詳其爲人
銘曰

溫溫其淳矯矯其莊守學而固秉德而嘗在家之
間寔士之良葬從先君刻此銘章旣寧旣堅以礼
其藏

故朝本郎行許州陽翟縣令贈太常博士趙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趙氏諱 字 幽州良鄉人祖 父 世
以儒衣冠遇亂無顯者幽州陷虜二年公始生幼
而孤鄉里少年率從虜教馳騁田獵頗以材勇自
奮公獨襲衣從先生游讀書汎通大義馳射亦過
人然不以能自名故得以文史進母嘗疾癰其呼
聲不絕公吮其漬毒痛即少止母慮傷其意後頗
隱其狀公視母色戚泣而吮焉數從虜師掌文記

得本縣主簿又為飛狐尉遷蔚州靈丘令雍熙中
 王師至其地得歸京師授河南偃師令累調江陵
 岐山義烏陽翟四令公性剛明尚義節其為吏遇
 事敢決無庸獄所至以強辨稱在江陵遇蜀李順
 亂轉兵食自峽而上為群吏先使者以狀聞制書
 褒諭罷陽翟歸偃師家居舊制縣令過七十居其
 官請老者得以東宮官致仕以是時年六十九居
 其官請老家人以精力尚強勸其再調一邑以五
 品還家公曰吾量力而止豈以虛名自役乎乃以
 疾請後十五年年八十四終於家夫人劉氏慧明
 有賢行後公十七年而終四子偕企及布一女適
 進士張康世孫六人友文尚文子文溫文秀文懿
 文公之退居也命偕主家政及舉進士公在及已
 登科兩佐使募會為殿中侍御史再贈公為太常
 博士夫人授封壽安縣太君 之喪偕企無存者
 御 嗣子考吉卜葬公河南洛陽卽山北原壽
 安 君祔焉銘曰
 倚歎令人孝哉其淳厥艱在初和而不汙有美
 其終恬乎其充卽山之地茲焉寧體祭以大夫公
 卒有子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

公墓誌銘

公諱顯忠字盡節其先樂陵人祖奉超為橫海軍
 大將顯名軍中父延斌國初以材武積功為捧日
 左廂都指揮使富州團練使贈左武衛大將軍公
 幼明慧語言拜起如成人七歲得見 太宗皇帝
 雷即及即位給事殿省補殿直供奉官皆以寄班
 冠其官稱汝陰有龍騎卒叛為盜命公捕之方合
 關為流矢所中拔去矢鏃搏衆並進遂破其黨以
 功遷內殿崇班自是凡七遷由內殿承制歷禮賓
 東染院西京左藏庫洛苑文思五副使至供備庫
 使其所任之職即全邵七州饒信等州都檢校使
 泗州天雄軍駐泊都監江淮都大提舉捉賊提點
 河東路刑獄公事再為西京水南巡檢知嵐憲霸
 三州軍最後知霸州天聖九年十一月九日以疾
 終於任年六十公性重慎寡言雍熙後數奉使回
 方是時 太宗皇帝善詢外事凡內臣使還見使
 坐與語移刻或以應對敏給丞被恩寵妄者頗撫

細微事期以中傷人公止以所使事上聞他無一言

僚輩皆稱其長者然用是官亦稀遷天聖六年再
爲西京巡檢時莊獻明肅太后猶臨朝公同入辭
自陳聞竇末以童子入侍當時晉寺舊人今無居
位者兩宮惻然問其官尚請司副使遂命以正使
授之公出入者闔豎領州任逾五十年唯此命及
汝陰以功陞他皆用歲勞或以例遷公泊然自守
未嘗有員進急爲政尚寬易所至民安其治御家
有法撫疎屬皆以思知者尚其爲人母安氏追封
河內縣太君娶郭氏封太原縣君後公一年而終
二子長正臣左班殿直卒次正守右侍禁三女長
適供奉官關門祇候王宗慶次適前并州司法參
軍議汝賢次適供奉庫副使彭再問孫三人長舉
三班奉職次準次尚幼竇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長孫舉奉公及太原君之喪葬於洛陽北邙山大
樊原銘曰
幼明而遇壯中而奮孝陞其族政試於郡持身以
莊秉心惟慎爰初暨終弗顛弗進葬洛之陽兮考
卜其順後世以嗣兮不覆命問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茶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貫字仲通其先鄴郡安陽人父芳葬河陽今
爲河陽人景德二年中進士第累調杭州臨安秀
州嘉興二主簿懷州河內令用知已薦授祕書省
著作佐郎刑部詳覆官歷祕書丞太常博士爲審
刑詳議官監左藏庫判河南府知衛州事入尚書
省爲七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知涇州事移利州
路轉運使又爲陝西河北河東三路轉運使三司
鹽鐵判官由河東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遷鹽鐵副
使景德四年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事寶
元二年罷州還過河陽寢疾以十一月二日終於
家年七十二公少倜儻有異節通孫吳諸兵法喜
議邊事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公詣闕上言
前日不斬傳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敵而不威陞
下法今不更其制後當益弛宜著令凡合戰而奔
者大校悉戮之大將戰死裨將無傷而還與奔軍
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救者以逗遛論執
政以瓊輩已即罪議遂格又論形勢選將練卒三
篇皆上之其形勢篇論兵法地有六害今北邊旣
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

澤境埔所謂天隙非虜勢能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利之地先居則逸後趨則勞空有以待之其選將篇昔李漢起守瀛州虜不敢犯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患澤進雖以謹厚取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故也其練卒篇論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皆賴賜與恬休息久不知戰鬪事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 莫若募其土人隸之大小軍又籍丁民爲府兵使北兵扞狄西兵扞戎不獨審練敵情習熟地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及北方請盟公復上言虜數犯塞駟掠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空出內府金帛以購之虜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爲無窮矣公既舉進士廷中唱第得同出身上顯其姓名曰是數上邊事者擢賜第二等及第公爲吏尚嚴明持法不私所臨州奸惡無所貸嫉盜賊爲最甚涇州有惡少輩畏公嚴相與爲恐惟言期不敢犯及公遷去其父老逸道流涕曰額公雷三載使不肖子久公化得終爲善良其領財賦校簿籍有毫釐蔽欺必窮治之常曰吏視

官物如己物庸非忠乎在利州遇歲饑益以職田穀以賑民民有積穀以觀利者皆令自占其數計口以雷其傾餘盡發之所濟萬餘人制書褒諭在陝而議罷塞上堡柵孤遠不足爲鎮守者在河北請決徐鮑曹易四水以興屯田詔皆訓其利害焉靈夏之違命也公慨然曰吾四十年爲 國家論邊事會天下久承平謀說之不用今老且病忠力不効豈非命耶乃抗疏以爲凡料敵勢患老大人而幸其不來者皆不足以計議大今所守之塞地敢董阻非弱戰之引若其驟至並容體異設伏出奇則勝勢在我如虜不大入徒以游兵擾吾邊候則當益修守備師無還期財殫民勞其患滋大爲今之策空誘之以利激之使怒軍法善戰者制人不制於人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其文千餘言大抵類此又嘗著兵畧十卷識者悲其志焉公之在朝先君得以大理寺丞致仕累贈光祿少卿母夫人解氏封福昌縣太君夫人李氏兗州丞相之妹封永安縣君男子五人安石安守安期安道安禮安石安道皆將作監主簿之官安定河南登封尉而安期安禮俱皆太廟齋郎也有女四人適殿中

侍御史文彥博大理評事浦延熙將作監丞扈章
一尚幼其年二月二十二日嗣子奉公之喪葬於
河陽太平鄉北閭里永安君相焉而銘之曰
達於事不疑其用明之至盡其忠不隱於上誠之
至壯歲議邊白首益厲不以不試誣其言不以疎
遠易其志推公此心豈專功名蓋以治國未能去
兵故非謀於事先慮危於久平壯哉遺文其沒猶
生得非於用明而於上誠者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狀公墓誌

銘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浥池縣事侯君墓誌銘

故贈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故贈祕書丞左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暉事後唐爲清

泰功臣嘗以節帥彰國軍普初以忠於舊君遇故

人景延慶匿其三子君父其中子也得亡太原及

劉氏据其地以材勇隸帳下爲裨校乾德初劉氏大將有欲其地內屬者謀覺牽聯坐及君尚幼得小校張謙者持養數年歸於叔父讓讓爲奇風軍使君往來河西以騎射名軍中從父兄繼倫立功河朔君往依之補衙內都虞候將奏以官有善相者謂曰君名一職即死不則過五十爲皇家時相者言他事屢中君決信不復意仕繼倫卒始來河南因家焉君性剛決少長兵間樂散施以義氣自許與人游處勤懇持規矩卑意謹甚以是當世貴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某年某月以疾終於家始景氏所匪其長勲後貴顯繼倫其嗣也李即奇嵐軍使淮君父亡他國與兄弟絕故關其名君其郭氏治家訓子甚慈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伍子宗溥宗禮宗濟宗泳宗源宗溥宗禮皆早亡宗濟唐州團練推官宗泳給事政府宗源三班借職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堪業進士仲芳太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四月三十日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合葬於河南太尉鄉萬安山之原唐州從事君以誌文爲請初予在樞密王丞相府從事君其婚也與之爲有舊後予親之

喪在外從事君助予奉之以歸是嘗德且舊於其親之葬是空爲之銘銘曰

嗚呼君之先或蹈大義或陷危國家再覆而嗣卒以存其艱甚哉及君之葬子孫寢以仕自進以興其家豈前史所謂有陰德者歟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朔奉郎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充從字徽之曾祖正祖思唐皆明經術居鄉以行稱父昭化始以通春秋傳取高第爲蜀州司戶叅軍蜀盜起城破被擒賊將汚以官儕輩莫敢拒司戶獨叱之且大罵至斷手足成不屈天子嘉之錄其後公得同學究出身累調莫州任丘尉莫州司理叅軍會契丹入寇公幸城中豪賈輸軍用下民被兵皆制次朝會及條理獄事與法力辨刑章常以議直取勝轉運使劉公綜強力自任於吏事少所推與獨罷公才就薦天雄軍節度推官磁州民有競曰者逮繫百餘人累訴莫能決俾公按其事得實附曲者咸坐之既出無一異語知天雄軍王公承衍屢以功狀稱於朝授大理寺丞擢知

開封長垣縣事 天子東封泰山以置頓之勤就
移通判利州事歷太子洗馬殿中丞國子博士通
判濟州知鄭州事天禧中河決東郡詔環決河千
里調芻桔輸致之時河南諸郡久無調發之勞詔
暴下吏持之嚴民相驚動有自相驚動決成者公
視賦版均其斂無毫釐過繆或實表於故者強之
勝者增也且威信素著史蓄縮承風旨民 亦莫

敢自欺郡中肅然事迎以集是時河陽孫公奭爲
政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安撫使劉公燁使還各
以其績狀聞 真宗顧曰使天下之郡守皆如二
臣何憂致治耶劉公因言公位卑空雙任之於是
權爲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遷尚書主
客員外郎行部至河州感瘴癘歸以天禧五年終
於福州之官署年四十三公少孤無兄弟事母甚
謹故知雜御史王公濟以爲常山通守一見以罷
幹許之遂以女歸焉及居官廉直果斷不避貴勢
所至無雷事卒以能稱其爲人尚義節好施與有
燕趙遺風初公既位於朝再贈司戶君爲太子中
允夫人辛氏追入永樂縣太君王夫人封太原縣君
夫人未嘗內食密使諜者訪其母兄十餘年散父

貲數百萬卒得母歸宗黨伏其孝二男長傳將作
監丞次知節早亡二女長早卒次適緝氏主簿高
鼎實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人
之喪葬於河南緝氏唐興鄉解賈村之南原銘曰
嗚呼朔野之氣節士之喬秉乎勁剛承厥志毅騁
才而聞東直而遂胡喬其年弗克其志葬於河之
南得子龜筮不殞家聲在公之嗣者也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果贈司封員外郎皮

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子良字漢公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
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
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爲其丞相父榮
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初能屬辭淳化
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
世降及丞相鴻臚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
總百卷餘至是悉以奉御得召試對便坐賜出身
歷汾州介休并州榆次三縣主簿時靈夏用帥仍
歲饋餽公當督其行不以嚴期暴民事亦以濟遠
饒州錄事參軍無爲軍樂縣令用知己薦授大理
寺丞監筠州酒稅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以疾終於任年五十三公爲吏尚寬平不煩教條所至民安其治去必見思世爲吳越顯族樂散施晚年窮匱仰俸入裁自克然均給疎屬終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友夫人管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鎬早亡次仲容今爲太常博士三女適曹經宿洪之張奎皆士人二孫公理公高並幼上籍田歲公以子五品得以某官若其第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博奉公之葬河南永安縣某鄉某里壽安縣君附焉銘

曰
皮氏擅名厥初襄陽後家於南再世以昌公事本朝其舊邦才奮而通命艱弗充公葬惟河南是成公志公有命子既孝既禮遂家河南爲子孫始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河南樂泳來致其父水部君書且自言曰泳母以賢行稱外氏以暨我家不幸早世不及封號以沒兼殯者三十年今葬有日敢因父書求文以誌於壙子不得讓夫人姓黃氏世衣冠父慶長司勳員外郎母王氏新泰縣君夫人年二十一爲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興元之南鄭寶元二年正月六日

葬河南永安唐興鄉雙塔里樂氏自水部君之大父贈兵部侍郎諱史以文章爲通儒其後世有顯人遂爲河南大族夫人居世次爲冢婦性寬裕言語動作爲諸女法雖僮侍未嘗聞其厲辭通音律樂施與宗族疎近交稱其德生四子滋進士中第今爲著作佐郎浚早卒泳冲皆舉進士二女長適供奉官馮維禹次適太廟齋郎麻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能爲尚書水部員外郎其銘曰
婦道治內潛德弗章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刻石墓門圖徽不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詠字可復其先西河人祖益事後唐武皇起太原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爲中興功臣歷晉漢領兵鎮位至中書令以太子太師還第國初疾薨葬河南遂爲河南人父仁浦舉進士早卒君少由進士貢一上不中第用門資得試將作監主簿調處州遂昌尉不赴官歷河中府河東孟州河陰二主簿遷虢州錄事參軍郿蒙州趙室者殺人誣其庸使代死且賄吏以成其獄君辨狀立出之改武信

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集吏部與濟輩見便坐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君永還所循質以侍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大名府冠氏縣事又徙河南澠池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以疾終於任所年五十君生公侯家雖見全盛時然後昆弟或陪無錫封連姻王家尚有古時餘風君獨喜儒術與寒士同趨向私室用度委於家史匱豐無所省晚節貲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淡然其久愈固持論議不爲貴勢屈知者尚其節初先君旣終五月君始生母康氏普州刺史延澤之女明達人也教育以暨成立而君不克終養斯可悲已娶吳氏屯田員外郎祐之之女生二男紹曾紹復皆以廕補官一女嫁王繹 寶元二年九月丙午嗣子奉君之喪從葬緹氏原紹曾與予善狀君閭閻俾誌於壙且爲之銘曰

太師維祖武功特起肇開厥家膺受繁祉降及禰廟祭以士禮君舊在初乃試於吏旣恬乎中亦遠其志晚而益艱終則弗遂緹氏之原附於先子誰復其始空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咸陽人祖諱朗左司禦車府率奔河南新安遂爲河南人考諱曠周顯德上年進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有名於時贈某官母高氏追封以縣太君君三歲而孤養於外氏能自樹立三十始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身受議州司理參軍再調開封祥符封遷果東州團練州官又歷鳳翔彭州河中永興四懷最然居以永興軍節度判官兵考除太常博士致仕遷洛七年年八十三康定二年六月六日終於家君性慈善談咲喜人和同然持身奉法不爲強屈嘗與上官爭辨殺人獄終出之後得劫者衆蓋伏掌州庾吏襲迹欲上下通爲奸利憚君初至未有以致其賂以乃匿名書求君黜聰明并以金帛投於解垣君曰是必某吏所爲捕送之伏罪君廉益以聞前後薦其行能者數十人至用選部循資格增廩祿而已流輩或驟爲時用君聞之更有喜色及退居無分產以自資恬然不以歉其心體強無疾一日呼嗣子命以終制語頗詳悉起居猶平常自是三日而終即以明年四月某日葬於新安縣某鄉某里凡三娶兩李氏早亡向氏侍中拱之女封

某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禮部嘗奏名孝謹有才
稱四女適盧貢李宗孟皆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
宗諤為三班借職銘曰

進而室性為益通處而貧心為自充仁者固得其
壽君子不謂之窮以勤為養以禮送終君實有子
世其清風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

康定二年八月日屯田員外郎知華州事河南左
君得告於朝來葬其先君於河南緱氏縣唐興鄉
解賈里先事告同郡尹某曰予始孩先君教以經
藝寢為辭章夙夜以戒 曰汝進於學齒於鄉士
其以衣冠名吾家先君既沒三年子取進士第又
五年始有位於朝先君凡再追命為秘書丞自沒
距今十受有九年始得用五品禮葬庶幾以卒先
志悲乎不及見予之有成也請予誌其墓君諱某
字某其先自河中徙家河南為大族其交結皆當
世豪傑貴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依多賢士大夫
信讓寬厚為里中稱譽舉進士一不偶終於家年
四十父諱欽母張氏凡三娶二王氏繼以韓氏兩
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告第皆附於君諱氏

大人今以萬年受封君六子長瑛及第四子未名
早亡屯田君名璋實第二子次玘玘瑛孫子六人
俱皆幼未名銘曰

富而學不及以位子而才不逮其任追命既告朝
服以縫養不克分葬則備方磁刻分孝子志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渴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從祖顏郡為周廣順
功臣祖勳始家河陽終右監門衛將軍贈左驍衛
將軍考遜終比部員外郎贈工部尚書妣杜氏追
封馮翊縣太君公少舉進士景德二年中第授許
州臨潁縣主簿歷杭州仁和開封府陽武二尉皆
以才能稱用和已薦除大理寺丞知華州華陰縣
事移蜀州江原遷殿中丞乾興例恩遷太常博士
先是河決東郡歷歲未平公以治河十策為獻曾
參知政事睿公宗道奉詔行河即奏同至東郡時
言水利害者甚眾魯公獨是公策即換北作坊副
使充修河都監樞密院有不快魯公者撫公所議

與衆不合不復辨曲直罷爲鄆州兵馬都監移知
憲州又移鳳州階成二州接邊頗有內屬之戶故
鳳得以戎事制階成猶支郡前此屬戶攻陷階州
之沙灘寨公至郡馳請其所究治叛狀實司牧都
校趙釗者擾知公卽馳到道州諭以息信酋帥皆
歎服修復故壘種落遂定以功遷軍器庫副使知
原州事不滿歲改環州遷香藥庫使公緣治河至
是凡十年不得至京師天聖八年召歸奉使契丹
始得對便殿陳畫邊事天子村之使還知慶州事
明道二年詔近臣舉勇略在邊者公爲樞密直學
士李公諤所薦尋加惠州刺史益州路兵馬鈐轄
是冬改元遷東八作使明年擢爲西上閤門使旋
改鄜延路兵馬鈐轄鄜延屬亡北他路爲最強多
寵以右職要官部下恣誅殺敢爲不法異時主兵
者頗務姑息或利其善焉求取無厭公至凡至饋
獻一不納罪者繩以漢刑皆樂公之不擾然畏憚
莫得自恣焉穢滿知延州郭公勸美公鎮靜之績
奏番再其任又條其勞狀於政肅言甚切至詔就
遷東上閤門使旋改四方館使始趙德明內附先
帝與之約令其入貢京師道必從鄜延文卷非鄜

延不得自是文牒往返如隣州元昊初襲爵上公
卽帥鄜延兵元昊雖桀驁嘗擾環慶戎落落然歸
罷別種以爲辭公爲報不與之辨齊宗矩以慶州
之兵敗於節義峰爲虜所得公以文諭之虜卽以
宗矩來還 朝廷亦不發其罪寶元元年元昊大
將山遇者率其族三十餘人來歸且言元昊不執
狀公與郭公議曰元昊猖獗之志由宗矩敗益彰
非待山遇發也自德明納貢四十年其長內附
者未嘗納之 國家於德明父子撫愛哺養如嬰
兒豈有毫髮負者哉今若納其亡人使其取直以
爲稱是中國大信 之子舍容之德由吾輩所
虧損也卽命境上絕之其年冬有郊輸不至年二
月遣其黨稱所置僞官以乘公卽拘其人於館丞
以事聞且閱其表函猶稱臣以冠其名公卽與郭
公議奏以表狄僭中國名號誠不順然尚稱臣可
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 天子方命卽臣經略
事所奏忤旨前此就移兼領鄜州至是降授尚食
使知汝州事數月移磁州明年有上書訟公前絕
山遇事者又降爲右監門將軍白州兵馬都監久
之寢疾語詰子曰吾在西邊十餘年雖以罪去猶

願一見上陳當今制虜之空死且不恨今不幸遂

塞而不伸乎以康定二年四月一日終於官年六

十有三自公再被黜典皆與郭公同命公既終一

月 朝廷起郭公知鳳翔府事次子旣因遺奏特

授守祕書省校書郎識者悼公之歿焉公初娶張

氏封清河縣君繼崔氏封壽安縣君二子長曰旣

東州節度推官次即校書皆勤學有才稱一女尚

幼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

龍門鄉南五里銘曰

自古四夷或侮或順以威以懷世其異論在公之

策羈縻示信蹟而不復沒有遺恨匪身之謀唯國

之徇刻此銘章載其忠憤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銘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

公墓誌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

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

京雷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排魚袋盧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銘并序

公諱奔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河陽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父用存光祿少卿母某氏封某郡太君公葬光祿河南遂為河南人景德二年再舉進士中第歷宣州寧國開封中牟二縣主簿泉州晉江尉用薦特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知并州榆次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事入尚書省歷屯田都官員外郎知文州蔡州事賜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事轉司勳員外郎知明州事就遷祠部郎中召還擢為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賜三品服兼判司農寺寶元二年以疾辭出知徐州事進兵部郎中移鄆州康定元年五月終於郡年六十二公五歲而孤母夫人携以歸其族從師學既冠善屬辭博涉經史河南素多士公晚輩隸然見文采亟與知名者游眾不敢以門寒後公僦尚義節居貧以約自守未嘗假所不足於人人有伺顏色而進誠者公審其果善士另承其意後皆重償之無一不報厚朋友險夷共之人莫能致其間言其人歿雖久有妄評其短者公嫉之終身為著作佐郎葬母或

率錢數十萬為助者公曰吾以士葬親於禮無歎者惡用賻為乃謝不受其為政待吏甚察然寬民緩後不喜刻宰天長尤以治稱有錢掌吉者作天長善政說以美焉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給賚物疏惡喧噪趨牙門公即馳往諭之乃定靈書褒美屢平疑獄後得有罪者事登曰佐王府未嘗以柔儉見言色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此然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後公數月而終子彥伯某州某縣主簿慶仲寧州安定主簿慶晉十四年十二月二子奉公及福昌君之喪葬於河南之龍門山之上銘曰

嗚呼閭放其通強毅其守行隆州邦信在朋友為政之仁在民則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匪豐其祿又奪之壽獨茲令名是謂不朽者也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

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國華字某其先濱州博野人世衣冠舊族四代祖人實當王景崇襲有鎮冀四州佐其府累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崇於河朔諸鎮

中輸貢最為恭順由庶子漸削以德義故以功名
 始終庶子生四子韞辭慎辭定辭昌辭皆以才名
 為王鎔賓屬于時鎔府號多賢士定辭嘗以掌書
 記聘幽州時燕客馬或名北門舊儒以博給相尚
 或大屈伏昌辭終真定府鼓城令即公之曾祖也
 生廣雷府永濟令諱璆避張文禮之難徙趙郡以
 文知名與李恣徐台符為友二公交薦其才會疾
 不起徐作詩以為當世朋友無復繼者李卒以兄
 子歸韓氏實趙郡太夫人永濟生太子中允知康
 州事諱今上始遷相州安陽遂為安陽人屢為藩
 鎮辟署敝書奏時推其工嘗宰真州清河作條教
 諭民以不擾能信其言所至以寬良稱公即康州
 之第四子年十九舉進士太平興國二年 天子
 初御殿覆試上第為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四年代
 遷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旋以例補外幘授安德軍
 節度判官七年除秘書省著作郎監察州稅雍熙
 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假太常少卿使高麗還拜
 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四年充三司開拆司推
 官尋改主判開拆司累遷左司諫刑兵二部員外
 郎帖昭文職賜三品服凡三為鹽鐵判官又為左

計司判官判戶部勾院都判三司勾院至道二年
 以屯田郎中充京東轉運副使移峽路轉運使
 真宗聽政遷都官郎中遷朝權判大理寺出知河
 陽咸平四年就遷職方郎中移知潞州景德三年
 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為江南巡撫使入權開封府
 判官四年車駕拜陵權領曹州事召歸授太常少
 卿知泉州事大中祥符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四年
 代還道病三月十一日終於建州之傳舍年五十
 有五公為文章下尚森放靜遠而意不窘進止威
 嚴目不妄視佐彰德軍年尚少鄉里多識公出觀
 者夾路或相語得韓公左右顧當具餚酒其重若
 此雍熙中王師北伐間高麗與契丹嘗為仇怨命
 公諭旨以分虜勢公至其王治畏虜無報復意公
 為陳中國威略動以禍福乃承詔然遷延師期公
 曰兵不即發不如勿奉詔出不及虜境不若勿發
 兵口語激切又繼以書至十返治憚公堅正知大
 國不可欺乃命其大相韓光元輔趙抗兵二萬五
 千以侵虜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公猶雷館須其
 兵出境乃復命淳化二年契丹大將蕭寧遣人抵
 雄州請 天子疑其詐命公馳往公代州將劉福

作書與寧鈞致其情得寧答辭前後反覆無所依
由是悉見其偽狀在三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
興利使民樂趨而上收其贏其立法使人易守而
難犯故所設置通久而少弊臨上黨會虜寇河朔
上黨與趙魏地最親公辦嚴修訓簡罷供餉皆先
事區處民以無擾詔書褒美初 太宗親擇材臣
有由外庭小官不旬歲柄用者公忠力不懈 天
子汲罷其能而爲見忌所擠排故位不甚進然益
任以事雷京師凡十年舊三司判官不兼三館職
事公爲鹽鐵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帖館職自公始
真宗緣先帝意以名臣待公問封嘗繫囚數百委
公決之江外阻饑命公撫之皆以任事稱北方請
盟之明年公以使往上諭曰卿昔使高麗故以選
卿又顧同使周漸張若谷曰卿凡事當詢韓某公
性旣任直無所附合持權者復不爲推引更歷中
外垂四十年位纔諫大夫終時皆歎其滯然公亦
不壽故不究其用迹其行事皆得舒發所蘊未嘗
阻挽又被顧兩朝爲縉紳屬目非不遇也公旣沒
衆人之有知者相與趨建陽拜奠朝夕哭詣浮圖
營齋以報公德其寬愛感人至此公閑達有度量

與人語言盡誠無隱非議戎事未嘗及權數自以
少孤見祿及親者必慙然感傷篤愛親族姑姊數
人孀且老皆迎以歸事之甚謹外兄弟甥姪悉爲
具婚嫁清約自守家無餘貲諸子皆訓以經藝例
恩得任子多抑之須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
終未官者猶三人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
韜 紹威之孫封空城縣君子六人球湖州德清
尉暄將作監主簿瑒司封員外郎玩河陽司法參
將軍瑒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女
嫁西上閣門使高志寧樞密之兄姊今無存者初
司封登朝與樞密並贈公吏部尚書慶曆三年樞
密追榮三代贈公太傅妣羅氏追封仁壽郡夫人
大父贈太子少傅妣李氏封趙郡太夫人曾大父
贈太子少保妣張氏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
日樞密奉公夫人之喪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
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其銘曰

韓氏自唐戴德以世丁時孔艱秉節愈厲公奮在
初才克有試曰州曰邦以功以事豈不較利通久
勿僿亦旣立法定竊周數布威東夷中化南裔維
皇之咨空輔於治若時之瞻則協於義年胡弗叔

位胡弗至靡人不嗟彼含誰對在子而昌實公之嗣衮服以章葬則有制豆籩式嘉祭則備器孝于有家傳千百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琚字子溫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太傅諱國華之第三子幼敏惠太傅愛異諸子凡有誤述令執筆口授之由是盡得屬辭之體以蔭試將作監主簿調饒州鄱陽尉大中祥符七年求應進士舉郡守江嗣宗素未知名一日召登郡閣出鴻雁來實賦題以試之公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人之風江大稱賞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於屏者其愛重如此明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祀詔知河南府永寧縣事時王公嗣宗守河南政尚嚴察束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不勝率走府自直屬官畏縮益煩慮不任事頗以疲軟罷永寧在河南名最劇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斷民吏愛伏王公嘉之遂不奪其治且薦于朝用薦移通判廣信軍軍丁內艱服除累遷光祿丞祕書太常丞歷通判趙祁虔三州事虔於江西號難治民喜訟或偽作冤狀

悲憤呼呼似若可信者非久於政莫能辨公至會守缺代行郡事能究其風俗不為聰明不作條教因事以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解伏者自以為不寃召還為群牧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公秉政嘉公文行令以所著編集上獻且以姓名真佩囊中將為之會囊遂寢初公在趙州官缺奏公補其任曹得罪出通判濠州事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知黃州新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時西京天宮白馬寺並營浮圖募衆出金錢費且億萬權臣為倡首旁郡承風指塗商里豪更相說導附嚮者惟恐後公抗疏言狀罷之就移福建路又改廣南西路路轉運使安化州蠻叛殺空州中將王世寧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賊利害者也然而公上言蠻負險攻之則竄保雖洞嚙繩不可窮其迹置之則時出侵掠恣為人害師久雷屯復多疾病物故為今策莫若盛兵逼其巢穴予以開納蠻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屯戍增募士兵守其要害空不能復叛其後卒如公策嶺表久無事兵暴起轉糧輿具器械公處置皆有方不嚴期促辦而軍用以濟朝廷嘉之就遷司封還朝賜三品服判

三司都理某人憑田司康定元年夏出爲兩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終年五十二公性至清慎動自

檢察他人視之以爲難常而公持之終身父兄既

沒撫養弟姪極其思意間或文酒相忻門庭之內

自爲師友有行事不如意者委曲開諭未嘗及以

惡辭故皆率教誼統以樹立焉公之季弟樞密副

使使琦以慶曆三年追榮三代故公之曾祖廣晉

府永濟令諱鑒贈太子少保祖太子中允諱 贈

太子太傅 夫人羅氏追封仁壽郡太夫人公

娶李氏封壽春縣君公沒纔數月而逝四男景融

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五歲卒方彥試

祕書省校書郎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四女長適

著作佐郎葉仲舒次早卒次適左侍禁曹測次適

殿中丞范寬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樞密奉太傅

太夫人及公之喪葬於安陽之新安村李氏附焉

銘曰 處州之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節之知可以觀公之

行持清太高寧或訊評寫愛過慈實其資性蹈中

弗越東常以正嗚呼厚其稟而審其享焉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

京雷守司兼饒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盧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察字隱之河內人舉進士授復州司士參軍

累調光化軍乾德襄州襄陽二主簿夔州復節令

泉州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登 朝爲太子中舍

殿中丞國子博士入尚書省爲水部司門員外郎

凡歷知河南密江陵公安彭州永昌三縣知荊州

事白波發運判官最後通判河南府寶元二年八

月十日以疾終於官年五十五初公景德初以進

士貢有名稱吏部薦在高等有以先相名聞者具

曰盧某男不當與科第上亟命以官吏部復持公

年未中格遂以閑曹授之公既見詆於時益以風

節自厲所至朝夕勤事勇於行己不以上官不合

易其守前後斷疑獄濟饑民發奸吏復逋亡所部

監司以其狀爲薦者相繼始終以幹理聞能爲古

文章有集三十卷別著悔書一卷靈感誌三卷注

孫子三卷雅愛太才爲之注未成臨終命焚之獨

雷一篇并序且曰後世必有吾繼者善撫宗屬及 姊妹子之無依者親爲嫁娶凡十八人篤尚風義侍 御史職奎於公有舊恩名其次子示不忘臧氏景

佑中嘗得召對從容敘及丞相得罪事言已流涕上感動即贈丞相工部尚書夫人蘇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書相 太宗後徙朱崖雍熙二年以疾終其九月日公始生公感家世茅禍居常自傷至是五十年追命常伯卒獲其志世皆異焉蘇夫人漢相禹珪之女當丞相貴封國夫人公祖諱德少府監嘗贈太師妣母李氏鄭國太夫人公娶張氏封清河縣君其父文勝為達州司理參軍遇盜起迫署以官不屈以兵死公之子九人戰賊城成戮賊賊威風城有文行早世戮成戮賊賊皆幼亡賊以進士第為河陽尉威感並學為辭章二女一夭一未嫁孫壽康壽寧壽祺尚幼慶曆五年十月辛酉賊奉公及清河之喪葬於河陽某村之西北原銘曰

既艱其生又望其仕匪俗以同兮將永蹟公來常兮方以屬道不屈兮文益肆追命其先兮如始志惟此孝心兮德之至能銘其烈兮公之嗣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澶淵徙河南今為河南人少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調涇州司法叅軍越州山陰縣秦州錄事叅軍遷大理寺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比駕三曹員外郎換左藏庫使改左領兵衛大將軍致仕復為左藏庫使領晉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員外郎凡歷監台州酒稅知河南府壽安縣事徙知雲安軍通判郿秦二州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起致仕知登州事移廣南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雄州慶曆二年二月二十日無疾終於館年六十七公性通其為吏事雖細微處之極精或事劇體鉅他人蓄縮不敢議決之益不疑卒無一毫差失所至以材聞在秦州會曹公瑋治兵扞戎命主備餉曹公表公能辦賊雖軍事亦與謀議遂力薦之明道中歲大饑公為坊州出慶粟以賑民僚吏問曰必待報公曰民方徙溝壑少緩之困將日甚 天子至仁必不以加罪縱異此吾任之無恨公始錄曹公為世多知其有武略王丞相遂與樞密言公策

略可試遂領使職及以疾致政還洛而疾平會張
鄧公以雷守入相嘉公精力且惜其材乃復起之
公重學寬愛不務峻利於治獄尤尚平允僚屬有
一善孜孜稱道御士卒亦隨其所任不強其不能
下亦樂為盡力劇飲至醉不亂父應之累贈屯田
員外郎母諸葛氏追封永寧縣太君娶董氏封金
華縣君二男沂右班殿直炳河南河清主簿兩女
皆適士族慶曆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沂炳奉公之
喪葬於河南縣洛苑鄉司徒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祭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

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

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袋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知

均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

誌銘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

祭僕射王沂公文

祭謝舍人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

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宗誨字某其先曹州定陶人父諱某避亂

徙河南遂為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名望相

太宗真宗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英國公母崔氏

秦國太夫人公以廢為祕書省正字四遷至太子

中含監驥驥倉西京左藏庫在京左藏金銀庫召
試賜進士第累遷祕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
屯田都官職方司三員外郎登監香藥權易院同
判國子監判尚書祠部南曹登聞鼓院出通
判河陽知富順監入爲開封府判官進祠部郎中
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徙河北罷知徐
州更判部兵部二郎中太常少卿除檢校工部尚
書文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代州徙衛州加果州
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轄移鄴延路鈐轄未至改
知邠州抗章請老以祕書致仕慶曆五年又五月
一日薨於河南會節坊之私第年七十七公未冠
從英公鎮代地屬楊繼業初沒虜數出擾邊英公
敗之城下邀擊時於士燿虜又敗復用奇兵破其
數萬衆於繁峙常是時代兵驟勝 朝廷倚重英
公公朝夕左右預參密畫或俾按視行列傳布號
令公亦善騎射馳突往返凡危者數矣由是以智
勇聞 太宗嘗遣使代郡諭英公曰善視此兒吾
行用之令英公以功入轉浚抑子弟私恩故前勳
不敘公與仲弟宗禮舉進士有文稱復罷之不令
與寒士爭訖英公再東致仕不出筮庫景德初制

以六科取士公上安邊議求以武足安邊科自試
不報大中祥符中增前議爲三十卷詔學士院召
試初英公論符瑞及修官事有大臣之言頗與當
時得幸者意異至是公止改署國子監事天禧中
河決東郡並河千里輸芟薪完復故道暴吏嚴期
民力不能致將以稽違取罪有持金錢自經者公
請少緩且損其數章三上言益激至頗採用馬在
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群醜寢驅公遣使吏撫
之不即從公曰夷恬吾撫安謂吾兵力不制急甚
矣自將州兵攻之夷衆數千來戰公分兵爲三敵
破之進拔其四柵夷僚遂定監司害其功不即聞
及代還 朝廷褒之爲開封府判官自是數進見
所論多邊事常曰虜貪而尚戰國家羈縻二方予
厚而備施非久策也然羗必先叛其酋悍而不仁
始詞而用其衆西京故地且盡之矣恃其武必
肆於大國及換使職不三年夏貢不至 朝廷思
公前議進士領團結往護西師亂自對數刻訪以
九事一四體二易義余悉兵家奇正之說公數答
明審上對遣之在邠州范忠獻公鎮延安以舊臣
密訪計議公以虜勢未易輕凡戰聞或在趨利未幾

劉平安石元孫敗沒黃德和遁還州不納而又走
鄭州公曰軍奔將懼而無歸所以取亂也乃納之
拘德和於館撫其傷夷鄰城大而不克公方議新
之會虜騎驟至是時天下久安人不知兵上下惴
恐將奔竄至走山谷公舉措不失常度號令齊一
嚴外侯謹門防籍入而禁出索材簡器補葺罅漏
耆幼疲瘵使之各任其力一夕而城守皆具外却
姦莫能窺其陳虜知有備乃去以功有興州之拜
且許便宜從事初公在代告老不允會與西師遂
以疆事力至是朝廷益發屯兵增遣近臣護
軍公復內陟迺曰吾當得請矣卒如初志公漸英
公之訓以愛民恕物爲任凡治民必本風俗尚儉
節教之殖木藝穀以資其生故民蒙其利而懷其
愛其刺舉外部吏屬不職者直其罪不挾隱微數
議刑章或引律比者多傳於世故號稱寬平通經
術明治亂陰陽象緯之書叢詞卒說錯見互出世
所難曉者公鈞淵發原貫穿條理無不浹洽尤長
於軍志前古用兵皆能辨其所以爲勝負施於今
若無窮惜其被遇已晚不究其用良可悲已宗族
因公官者十餘人其保任不間疎近皆以年爲先

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始官秘書
局逮康定庚辰凡五十七年以大秘書選第體強
力完神清識明康寧壽考時罕其比有文集若干
卷別著刻漏記花木編二卷夫人呂氏封馮翊縣
君以次子讓例恩追封東平郡君子七人長子臯
終司封員外郎中次子文終大理評事次子庚大
理寺丞次子定屯田員外郎次不育女三人二早
亡一適樂儀副使馬成美慶曆七年二月日刑
部及二弟奉公夫人之喪葬於河南某鄉之南其
銘曰

在昔夏方王貢以共衆恬於安斥兵爲凶爲公舊
獨議備茲寇我戎公守十鄰虜侵其封保無堅壁
戰無選鋒公實始至群心未通士民惴恐誰謀之
從公一號令其趨如風鼓金其聲旌旗其容虜知
我備莫予敢攻內外安堵繫公之功公識孰先公
才孰雄孰艱其位者志弗先於昭太師元台上公
公實嗣之嗣顯而未融世德益茂陽報其豐有子
有孫慶流無窮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袋張公墓誌銘并序

河南張公諱子臯字叔讓以康定元年七月二日卒於東都道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與狀其行實曰吾兄以文章名於時孝友稱於家識者以爲必能繼乃祖丞相之烈雖吾兄弟亦推之是將復興吾宗不幸始壯被譴還回坎壈以至於沒得非命歟今年其仲弟子憲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曆七年二月 日葬於河南某鄉之某原嗟乎予獲見於公同久嘗語予曰吾交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否易意者子也公知予若是不誌其墓曷紆予悲公之先濟陰人曾大父莫公始遷河南祖諱齊賢司命贈尚書令英國公父諱宗誨祕書監母呂氏東平郡君公幼而才敏景德四年年甫十八舉進士辭章傑異時輩馳名聲者皆出其下明年取甲科試校書郎知鄭州新鄭縣事遷保平軍節度推官莫公奏授校書郎館閣讀者於時 朝廷尊瑞命脩禮女從官及儒學之士率獻賦頌以稱上德其華潤典美布於人誦者蓋才一二公雖齒以缺秩卑而常得預焉由是 天子知其名擢爲著作佐郎諸皆欲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附合寇萊公洩羅之命番守西都奏掌啓勳勾院實主記

室萊公移京兆復奏知萬年縣事轉祕書丞館閣校勘召試直史館初公在雄喪配萊公意以女歸之而未成也萊公罷相始婚於寇氏及其南遷公坐烟厓出監西京監院俄落史職監撫州稅降大理寺丞久之代還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天聖四年始遷殿中丞知河南縣治尚寬平獨吏爲嚴民有訟者止辨其曲直鮮繩以法故去而見思歷太常博士監西染院進屯田員外郎判吏部南曹明道二年今宮傅李丞相秉政萊公事得雷雪復公史職遷度支員外郎知太常禮院逾年李丞相罷爲奉常公亦出知慶成軍徙知陵州以郡入田租素卑求易他郡得邛州未行改通判鄧州州將素賈他時佐郡者多誣禮事之公曰 朝廷之儀賈賤有常制苟過之非所以愛國體安不臣也持己必以禮無毫厘過差人以爲難轉司封員外郎寶元年遷朝命決畿內獄未幾暴疾數刻而卒年五十一有一公生于貴家少年取聞於時論議有風未惟韻格素高而不自矜負人亦樂與之游初坐萊公事嫉寇者皆嫉之及丞相罷與李異者復憐之然公於人未始有仇也五所謂朋黨果在此耶在彼

耶人不吾辨也公既見擠廢官于洛反得告前後幾十餘年洛中有英公別墅常與親舊縱游觴詠自適向時榮名擺落殆盡縉紳有條爲時用者公禮之如進在己先循循然不欺于邑他人問公不遇爲竊公不自竊也有文集若干卷娶田氏繼寇氏某縣君三子仲武某官仲袞舉進士第今亡仲友某官女適進士李希甫而銘曰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爲通詘辱爲窮然或之曰曾無銖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雖沒其名猶存必視其鉅細爲世之近遠故君子置彼而安此若公者進必由其善絀不自其身於其生猶不自謂之窮況其沒耶然公之才名卒顯于世嗚呼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知均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解州閭喜尉換州司法再調湖州錄事參軍召試爲崇文院校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祕閣校理歷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員

外郎郎中由校理監裁造院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同修起居注出知毫穎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公始舉進士上兵制書大要論國家常率丁民爲兵而群下搔動由籍不先定故也今莫若覈民數于籍十而附六十除之二十五者皆勝兵部伍有等更體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也又上將制書皆推本仁義節制之說于時號爲北州大儒及在祕閣陳導河形勝書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畢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故道存也今河勢益北因此可遂復故道及天禧後河數決命馳傳行堤公守前議稱勿塞使執政者意見異議遂革後旣塞復決卒如其策國史取公議以備河渠志焉故事禁中須物黃門署上旨促辦公在憲由司議令政入諸司驗璽文乃承詔遂爲常制丁晉公秉政公掌右史未嘗通私謁丁寢不喜公求治亳州章入命未下已俾代公者領事人或爲公憤者公曰吾得請矣終身無一言及丁氏九爲郡不煩教條不嚴期會所至人安其治有古循吏之風延接士子必譽其長而進其未至其志在燮發如此文章尚典

正最明于制度群書百姓無不通尤邃地里志天
聖中頗用舊老典贊書公在儒館德齒俱先又素
望甚高而以足疾頻求外郡庸非命耶所著文集
總三十卷公之祖父皆以隱德推於州里贈衛尉
卿諱筠扶風縣太君耿氏公之考妣也娶劉氏封
彭城縣君奉先姑以勤孝事公以柔明御家以慈
肅後公十二年以慶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終于
寧州官舍五男伯昂知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
理寺丞監寧州酒稅叔旦寧州彭原縣主簿次二
子未名早亡二女長嫁鄆州須城主簿范孝孫次
嫁將作監主簿崔植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座惟
穆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開次並幼初公
守武當道南陽愛其土風遂營居焉彭城君既沒
其九月仲昌叔旦護其喪自北幽來歸南陽伯昂
自武當奉公之喪以其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鄆
州穰縣禮義鄉於保里從先命也銘曰
性質而明志勵而堅在儒爲醇在德爲全尊河以
勢籍民以年議無汙卑辭追古先始葬於穰自公
所遷刻此銘章以永其傳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并

南陽掾任據告子曰據不幸始生而喪先人養於
母氏既有知然後審先人之未葬顧弱且貧力不
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天假其生得吏郡縣
月有廩人以遂其初志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汝
州郊城之某鄉某原顧寘方石以銘其諱氏子閔
據艱窮奮勵以克有立又嘉其粗能道其先之行
實故爲之誌云君諱某字某貝州清河人治五經
盡明其章句大義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
公昌言召館門下趙公個儻尚義節君不專以經
藝取合特以性識敏辨議論感慨故始終禮異加
強記絕人趙公嘗令讀道上碑再過則能默誦咸
平初中第補京兆高陵尉再調瀛州樂壽尉居官
頗有薦其能者景德元年四月十一日以疾終于
官年六十娶朱氏生二子長曰希次即據今爲君
後銘曰

古者士葬以逾月傳載改葬服總者謂葬不如禮
或墓壞而遷非不即葬也近代拘陰陽之說有再
世未葬者不其酷哉亦有力不足者如君沒四雖
而始葬其嗣非不爲蓋不能也殆與前所譏者異
矣

祭僕射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故資政殿大學士僕射桐園沂公之靈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惧中慙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鑿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德望固爲前輩至于年齒差長七歲耳世路相期在白首故別去不甚爲戚戚相違不數爲書問公之聰明宏達守以仁厚論者咸謂空貴且壽况復術士言與者頽合益不慮有意外事聞計之日既駭且疑公體素強不聞有疾且論者與術士言不空繆異若此豈傳者妄耶久之自解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短命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信雖體強無

疾寧必其長年邪審是傳者不妄也嗚呼某與公別五年嘗以壽期今年秋往詣鄆下前日叔謨來言公于客坐中曰某信士期之必至既而某用家事卒不得往又不作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言爲無驗此大恨也誠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汲汲于一見向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況不及千里耶復念在洛日聯公政事辨隱處疑亦有異論公或意悟歡如己出某雖理屈情辭無嫌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下所仰公沒天下所哀以衆人之哀又益以私思其爲鄙心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伸嗚呼哀哉尚饗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空 務大體疏

論朋黨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水洛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尹某
 右臣伏觀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
 州勅辭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之言臣知慮闇
 知嘗以其人忠亮有素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
 口語藉藉多云臣亦被薦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
 他事被譴臣固無預今觀勅意乃以朋比得罪臣
 與仲淹義分既厚縱不被薦論猶當從坐況如衆
 論臣則負罪實深雖然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
 省於心有覲面目況余靖自來與仲淹蹤跡比臣
 絕疎今來止因上言獲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
 願從降黜以昭明憲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慶曆二年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差通判

秦州軍州事上騎都尉緋魚袋臣尹洙昧死再

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帝感德之主賈誼

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攘四夷以

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誡

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

立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闕二世怒下吏

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

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

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

為墟 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

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

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

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者四年旁塞

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東

弊而起兵法所謂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立人主勤勞寬大未

有能遠過者也然未知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

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今命令數更思
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 陛下所
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 陛下下問循不華弊壞日
甚臣是以謂 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
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垂信於天下也異時民
間聞 朝廷降一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
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
也命令輕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
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 陛下急
移矣忠言者以 陛下 能終賴自絀其謀以爲
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
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同緣以求恩澤
從中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袁政或母后專制或
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 陛下威柄自
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
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 陛下綱
紀不從則沮 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
沮德音則威柄日輕臣又聞蓋公不阿 朝廷所
以責大臣今迺自以私昵挽之而欲責大臣之守
正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

所以勸功也此年以來續御史佾官大臣之屬賜
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
陛下用之不甚愛卹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
不能詳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
畜於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用兵川度窳
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
至而戶曉獨見 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
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
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
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勇狄之爲患朝政日弊而
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 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
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
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惟 陛下渡
察秦隴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
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非獨賤臣幸甚實亦
天下幸甚干犯鈇鉞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之至
臣昧死再拜上疏

論朝政空務大體疏爲進奏院飲會事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路州軍

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

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唐德宗以察爲明皆著訊

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

邪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爲聰明者也臣聞詔

獄所治類多然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

以爲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一者皆

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

輕頓或疎縱及稍貴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

世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

深亮也茲事雖任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

刻薄之風寢以成俗於盛明之在所損不細非特

謂二三子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思尚或中寢既

用之法罕蒙開釋豈搏擊之說易以進寬厚之論

難爲陳哉伏惟 陛下采漢臣竊私之誠鑿吳王

校事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凡臣下

有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開

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

王誅之所先願 陛下雷神聰察無忘其細而遺

擇幸甚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
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
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
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
一旦樂其見用又慶 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
任之而不能終爾以 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
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
文皇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
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
者聞言一入則存沒之思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數
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任之爲易終之實
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
重故不復以內外爲疑今又聞蔡襄出福州未審
裏以親自請爲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
秩若以親請則襄任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
士大夫去遠方而任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
得遂其私思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 陛下優容

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
爲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沒
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
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憂修等之賢故恤其
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 陛下待修等未易于初
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思過已移則臣負朋
黨之責矣夫今立所謂朋黨甚易辨也 陛下試
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稱
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
疎入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
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
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
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
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旣爲 陛下建忠謀
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
蒙先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臣洙昧
死再拜上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
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右臣聞聖人鑒治亂莫

如前代然於立易考于事易通則莫若世數之相
近者故周書無逸歷陳高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
不及虞夏臣以爲方今憲法前古空在有唐唐治
之盛者在於太宗舊史具存爛然可述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詳延經生信尚
儒術書契之所傳縉紳之所道無不該綜浹滌窮
其淵源固足以順考古先憲章百代者矣竊惟聖
心所慕當追三代之盛而諸儒稱頌亦謂比隆唐
虞賤臣區區獨以爲政教威賞未臻乎正觀之治
輒取唐史官吳兢所錄正觀時事切于今者得十
二事以獻伏望 陛下雷神覽觀詳而思之勤而
行之則正觀之治不難企及由正觀以復三代絲
三代以至唐虞豈遠乎哉在免於初免於終而已
干冒旒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城水洛利害表知渭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營勾涇
原路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朝旨修水洛城事臣
前得招討牒見 朝廷罷修此城人人感悅今曾
未逾月復此興建無不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

先臣且置而不慮者既城之後爲害滋大耳臣竊較計利害爲 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吳擾邊王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者也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概說者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爲聲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耳然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多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爲害一也山外諸城本無稅籍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今平糴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郡輸送稅粟僅有歲備單弱之民寢以愁用此城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且虞寇鈔之害倘復發兵援送則所費彌廣所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爲害二也且 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不能勝緩之不能伏爲我之寇讐者賊吳而已西蕃種類與國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于賊吳內實樹怨於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觀古者之爲患多矣今西蕃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

不相伏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寂沒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然於疆場侵寇之患是更生一吳也所謂爲國生事而無損於寇讐此爲害三也賊吳前寇山外獨黨雷麻種部落氣數附虜爲虐不聞水洛種族藉虜勢爲邊患也今則通賂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凡此種類必召寇爲援之爲鄉導當是時少出外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勝敗之勢未決臣恐山外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爲害四也然建謀者以通秦渭之救兵爲國家之利此又失之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水洛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較勝負者哉臣以此知水洛既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謂之無一利者也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哉臣聞拓地廣塞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國未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非禍階也臣識慮淺迫然在邊累歲耳刺目睹事頗習熟又幸

得以諫名官豈容嘿嘿無所聞陳伏望 聖慈博
詢衆謀慎重茲役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
謹具狀奏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劄子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柵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乞帥臣自募儻從

乞省寨柵騎軍

乞募士兵

乞驚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机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
誠 陛下慮邊事之濶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
每見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兩刻其間或進議除
改或可否奏事未必專議邊防臣竊料西虜今秋
以至來春必爲大舉之勢若更使得至則陝右可
憂臣欲乞每五日後殿進呈公事罷別於 便殿

延對兩府執政大臣參議邊事審料賊勢爲守禦之略免使寇兵奄至臨時處置有失便宜如允臣所奏乞詳酌唐延英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權僉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

乞講求開竇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略輕其秩所以假其敘厚賜所以惜名器代望 聖慈延訪大臣講求開竇以前事則西鄙狂悖不足可平又聞 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爲榮寵今邊臣日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 陛下賜手詔數十字以示震斲則 聖神威略千里之外如在目前傳於軍中孰不尽節此兩事乞留中省覽

論諸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爲請 朝廷旣孰聞之必以爲循常之談臣但慮衆說依違未能感悟 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然事當應急必在枝梧昔秦伐楚王 翦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西邊諸將

人人皆請益兵亦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尚敗事況強而使之此必敗之

又一首

臣竊以涇原一路逼近賊境然自元昊狂悖未聞滾來寇鈔以臣料之必謂 朝廷急於禦備乘此間隙勢將大舉若所過堡寨委而不攻屯戍之兵止能自守未有以待之也昨葛懷敏與臣言夏竦所將兵在涇州止及二千益以懷敏所請之兵共未及五千人若虜衆大至必當堅守臣所慮者不患其攻城不患其求戰唯患其審我虛實知我利害視涇渭之城爲自守之壁引衆前進大爲俘掠則猖獗之勢未可輕也臣請益涇州屯兵滿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應變出奇或分兵據險以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戰氣方銳且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必不敢南向輕進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制置責在速決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應命而往非必尽有決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 朝廷強而使之者以臣所見允能自陳効用臨事猶或敗衄若其

預陳不能其任豈可責以成功欲乞降 詔請路
大將責以禦賊之任仍令條上方略其所陳請望
盡與應副若有陳不堪其任并所說迂違者乞移
任內也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 聖語以減省寨柵聚得兵在
大將處最爲急務雖聞已命邊臣制置臣尚慮諸
將各有所執依違未決轉至遲遲蓋緣賊兵數少
其寨柵亦可禦過若大段兵至即全不濟事又分
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量必合減自然邊臣慮見將
來小有寇掠必致不識事體之人言其不合去却
寨柵致得別無禦過俱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
專委近上臣寮往彼相度制置所責早聚得兵馬
在大將處以爲禦備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 陛下諭臣以減省寨柵
申明賞罰及禦賊之備此數事皆臣口所欲言
陛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忭然賞罰一事近日數
已申明其減省寨柵及禦賊之備雖聞 詔下帥
臣其如至今未見次敘方今虜氣驕盛雖未來寇

境料其侵軼之勢不越秋冬正是 朝廷計置之
時 陛下惜分寸之陰澆爲禦賊之慮況所更置
時出睿斷勿令淹久失於後時則天下幸甚

乞帥臣自募像從

臣竊見近降 詔旨令舉膽勇武藝之士誠取人
之急務也然其中或武藝雖積而未能絕人或諳
邊防事宜而不通方略舉其人材未足應詔矣而
不錄又似遺才臣欲乞令在邊臣僚見總兵要者
各許招募人作牙校軍將名目量定人數使其功
効粗著即乞 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或列
於軍校且令本處効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並
令具名聞奏隨才錄用即不許帶行仍乞逐歲除
公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膳給臣昨授命兩行在
西京已有兩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于邊上効
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人其來必衆
況自古將帥皆有部曲爲之爪牙伏聞 太祖朝
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滿董遵誨等位序未
崇皆自募像從爲其親信先朝賜與旣豐或更假
之權利此事當載國書伏望 聖慈講求故事斷
在不疑

乞省寨柵騎軍

臣竊聞西虜大率騎戰今言兵者皆知中國馬力不能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說今邊鄙所市芻秣其價甚重邊人畜馬爲國家用者以利所誘必損其馬之所食以鬻於官此不獨虛實團用且又瘦瘠彼土良馬此甚害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步卒不願遣發騎軍臣欲乞 詔逐路大將其本路合須騎軍具以數 聞如是在騎軍已多即棟選駕弱者退還仍每減一騎軍與添步卒二人補之不惟減省邊費更兼益得兵數其沿邊堡寨本爲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虜衆大至必不空與之平地較戰所畜騎軍除合番探報外近爲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補其數

乞募士兵

臣竊見諸路棟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然怯弱者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使令或邊恐臨戰退縮更至敗事臣欲乞于涇州別立軍額召募兵衆武勇才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便充本軍人員更不刺面第二等充十將將虞侯第三等充承局押營其兵士但取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

寸爲限料錢三百文至五百文爲額唯乞優賜例物其節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人以此禦敵軍威必振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臣所請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支給例物其費不少臣請鬻民爵以致之夫鬻爵者參用古義非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爲兩等百石爲下爵許用銀爲飲食器畜女使五百石爲上爵許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婦女雜飾用珠金皆犯公罪及註誤聽以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省試州府吏人至節員京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例司封給爵牒空名下諸州其入粟者經所在官司陳牒即時給之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南外其餘諸處其無爵僭有爵下爵僭上爵諸科罪仍許人陳告賞錢百貫以犯事人家財充如允臣所議乞 朝廷別定爵名應有條約比類詳定如此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重斂于富人所取者至輕所致者甚衆今鬻爵之地百餘州至小計之不減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月之內此錢可足臣

乞預借錢三千萬貫充涇原募兵候收到入粟錢却依數撥還其有餘數亦乞支充西邊軍州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一臣今所授經略判官凡是軍事當得參議其夏疎等如有處置邊事又只飛奏恐朝廷未盡知得彼處事機臣欲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面陳事狀兼彼處城寨要害道路迂直兵衆糧運等臣尚未細知不敢輕有上言俟臣再至闕廷方敢陳奏仍乞降一付身劄子令臣收執如允臣所請乞降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是經略判官凡是軍機無不參預若得頻至闕廷面陳事狀則邊臣合有更置事宜得以運司及催綱官委曲敷奏若以外臣無例至京則見今發運司及催綱官員皆入奏伏望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

奏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爲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牽制賊勢事

奏爲近差赴鄜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

環慶路事

奏爲已發赴環慶路置行軍次第乞朝廷

特降指揮

奏爲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燂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爲禮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宜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簽署陝西經略判官公事騎

都尉臣尹洙右臣昨到鄜延體問昨來六月中差

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衆當盛夏之際疲

困都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少臣竊揆遣使之時賊兵尚在境上陛下演憤諸將畏怯不能齊心出師遂使塞門一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皇情軫惻專降詔旨其如兵者說道貴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事機伏望聖慈今後軍旅進退乞不直降宣命況臨時應變主將之任豈可賊兵寇境更候朝廷指揮若涉違違即乞嚴行朝典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論金明寨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次第已于九月下手修築新城臣不知新城利害但以功料計之舊城計功二十萬見役兵夫不及五千人須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功五十九萬七千須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今趙振等屯兵馬一萬餘人日夕披帶以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般糧草凡九次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空責以近期若或更張必是遷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移改新城尋知張存已有奏論臣比不敢更煩聖聽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劉子兼內臣相次到州切慮依稟聖旨須至改移伏望聖意詳

臣所奏早賜指揮

奏聞習短兵狀代延帥作

臣竊見諸處馬軍每一都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其八十餘人並係弓箭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係弩手其弓箭手更不學槍刀雖各帶劍一口即元不係教習又弓箭每至夏月更不教閱常戰陣之時或遇險隘弓箭施為不得須要短兵相持其弓箭手既不會短兵束手受害遂多敗覆臣今往邊上逐處便一面指揮馬步軍除弓箭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鐵鞭短槍之類所貴施為弓箭不得處便有短兵之利可以取勝又免至夏月廢却教閱更乞早降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依稟仍乞於試中武藝使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分孽邊上監教貴得早見精熟取指揮

奏論戶等狀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入戶中甚有富強數倍于衆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一例作一等均酌其近下戶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于逐州第一等戶中推排上戶家產比類次下同等入戶家產一

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戶五倍以上者定作極高強戶今後官中凡有科率其近下戶等大段減得數目祇應得前如允臣所奏乞下陝西都轉運司委轉運使司巡歷所到州軍與本處同共定奪無致別有搔擾

奏爲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牽制賊勢事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僉署陝西經略安撫判官兼參議都部署司軍事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某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今 赴延州與范仲淹同共計置行軍次第尋于正月六日到延州得其牒曾乞奏雷此一路未議攻討已奉 聖旨作臣尋具狀申經略部署司將元計置鄜延路軍須物色并分學軍馬並那減赴涇原環慶路去訖切緣臣非與韓琦赴闕進呈夏竦等所定攻守二策奉 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鄜延涇原兩路俱進兵渡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近族帳不作大舉之計今來鄜延路既別有學蓋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別無許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乞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況慶州柔遠

東谷等寨所接罪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百里內不至遠涉沙磧若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足以牽制賊勢又昨來計置鄜延路軍須器械不少如却移撥應副不難辦集臣已具狀申本路經略副使去訖伏望 聖慈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環慶路事

奏爲近差赴鄜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置行軍次第者右謹具如前臣尋于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見范某計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只與葛懷敏已下商量出軍次第逐官雖有異議者臣執言所降 朝旨已定遂不敢別有異同兼葛懷敏等華定到行軍圍子一面又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雷鄜延一道爲進貢之路未行攻討如歲時無効威加未晚奉 聖旨依奏自來馬待出軍修復城寨牽制賊勢恐諸將緩于治兵所以未曾說與有此上項 聖旨指揮尋牒臣詳 聖旨施行至二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寨主高延德自西賊處未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自後范公與諸將只學畫禦備給出軍修復城寨不兩量入界次

第兼臣未到延州聞范某已奏將元撥定鄰延路驢子只要三十頭臣演慮 朝廷以鄰延路既不入界攻討又見減着驢子數目却于元定下軍須兵馬數內一例減省又緣夏某等所定攻策鄰延涇原兩路俱合進兵渡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族帳切慮涇源路將來出兵陝西路分別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及乞將元撥定赴鄰延路兵馬軍須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費與涇源路相應廣發兵馬以分賊勢卑具狀申 奏去訖今准都部署經略使司牒緣已奉 聖旨議定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難便專擅移易者臣又恐日遠若更迂延即鄰延環慶兩路俱不備辦得進兵之次第轉見悞事已具此申都部署經略使司去訖伏望 聖慈詳酌臣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爲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朝

廷特降指揮

今准陝西都部署牒緣鄰延係先得 朝旨出

兵路分今已俯及時日却有異議請一依元降

聖旨於鄰延計置出兵准備起發無致 事者臣

尋備錄申范某請詳都部署牒內事理施行今准范某牒當所前來依安儀利見并依本司攻策用三二月入界申奏華又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番此一路未行討伐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無効威皆未晚奉 聖旨依奏況後來尋覓到蕃漢知次第人根問入界道路方見得綏夏以來橫山蕃戶多在崖谷滾處各有堡子守隘自家兵馬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獲如入隘打慮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衄所以不敢固執前議却計置出兵于極邊廢寨中擇有利者脩復亦足牽制使賊界東路兵馬不敢併力而去所有環慶路若使渡入則地少水泉今却問得有側近蕃寨可以攻取兼與涇原相近足爲聲援仍乞 朝廷指揮諸路穩審進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責持重不損國威當所又如此孽盡申奏去訖及已得前來 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 朝廷甘從黜削即唯以依違恐誤大事臣已依此事由申奏并牒夏

某韓某去訖者

右謹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牒內事理更難以催促計置軍行次第又緣諸路出師日遠若且在

延州必慮端坐虛占月日况環慶路依元奏攻策
淺攻側近族帳亦合預先計畫行軍次第臣已于
二月十五日起離延州赴環慶路計畫次第伏乞
朝廷特降指揮所貴牽制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
誤大計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爲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二十二日到慶州據經略使韓某差來指使
李貴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列碁堡見今
鎮戎軍主兵官員只有朱觀一員者右謹具如前
臣勘會邠延路都監劉政准經略司差權環慶路
都監近自延州與臣同到慶州今來鎮戎軍事空
緊切兼又少關主兵官員已牒劉政乘逸馬與臣
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去訖伏乞 朝廷更賜指
揮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爲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今月二十二日據抽押兵士殿直蔡從狀申稱准
經略副使韓某指揮于環慶路抽撥安塞等四指
揮兵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得安塞報武兩
指揮所有蕃路保捷兩指揮見在西谷柔遠兩寨

掌部署司見去勾抽者

右謹具如前勘會韓某牒內稱今月二十一日賊
馬在劉碁堡未退軍空緊急切要兵士使喚若伺
候柔遠西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帶三日必慮有
誤軍期臣等尋牒環慶路部署司只于在州差撥
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
已差人管押赴鎮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爲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一帶族帳可取之狀親到番
官胡誰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司巡檢劉政狄青尚
量到事狀累具奏聞乞候到環慶路與本路官員
同共商量別具中奏臣尋于二月二十一日到慶
州得知山外敗劄兼本路三兵官員多在外寨駐
劄臣遂徑來鎮戎軍今來鎮戎軍事空稍息見發
赴永興軍候見夏某子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
施行次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奏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學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當狀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水洛事狀

論雪石輅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同管勾涇原

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

紫臣尹臬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兵官員或遇西

賊入寇若只令主管隊兵至時得人統制號令進

退有所稟從即例皆協力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

以兵眾進退許其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

臣初到亦未盡知其材略或相次體量得實有敗

事者即與狄青別具陳奏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學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略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事空紫切若于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降預議指揮領兵于瓦亭寨駐劄其狄青忠純可信重厚可倚至每與之講議軍政至于臨敵制變亦合事機臣但慮拘于朝廷法制未盡其材臣欲乞軍行之後朝廷或降指揮升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係于進退兵馬分學將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許令狄青相度其未便因依開奏及回中四路司不得將未便事理一例承稟施行如允臣所奏特降朝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戎旅不至敗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勦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懷信勒檢齋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牒部署司勾取到劉懷信其部署狄青兼令劉懷信自齋公使文唇赴邠州照會去訖尋體問得劉懷信是勾當公使庫使臣為于隨軍庫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臣切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使用使同己物其狄青于公用錢物即無毫分私用況本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臣寮指

使使臣等數倍于舊又狄青多與衆官躬親提舉
教閱軍中將校每有犒設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別
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用狄青素來謹畏小心其
實武人未晚 朝廷憲法自闡推究公用錢物將
請制院須來近揖照對臣雖日夕曉譬終是內懷
憂懼兼言先在延州初授涇原部署曾告龐籍言
不願主領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果遭置累詞
意感切淚可軫惻臣以謂 朝廷擢青自殿直不
三年至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材智有
過于人又欲其奮勵自効以報不次之用今乃以
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空
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切
慮不能主理軍政別致闕事伏望 聖慈垂察特
降 朝旨曉諭狄青庶令安心專慮邊事謹具狀
奏聞伏候 敕旨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奏乞罷修水洛城事狀
蓋慮久遠却爲邊患今來患既未至 朝廷必行
具修則臣等無以自辨更不敢別有陳述伏緣臣
等前後行與劉滄指揮並明坐 朝旨劉滄所執
只是鄭戡文牒其鄭戡文牒並是解罷兵杖後事
有行遣今若 朝廷却令劉滄依舊勾當却是鄭
戡罷任後所行文牒可以衝改得 朝廷指揮于
理得無不順臣等切慮將來逐路偏僻例各專輒
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統兵大臣解罷兵
權後尚得處置邊事于 國家事體不便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奏水洛城一宗
文字并本司錄白鄭戡罷任後所行文牒及臣等
今奏降下臺省百官集議庶得申明國典況臣等
所論偏僻違紀節制益恐壞軍中綱紀所論大臣
罷兵後侵撓軍政實繁 國家安危非止爲本路
一時之事願 陛下思守邊之遠略念社稷之大
計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 朝廷之患伏
望 聖慈特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乞與鄭戡下御史臺照對水洛事狀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候藩帥旦成資方得

交割勾當臣已具行闕去處聞奏訖臣切見自來諫官御史應授差遣少有於諸處待闕者臣到慶州未十日因孫沔陳乞疾懇不赴涇原路却還舊任就移臣知晉明其潘師旦在平州已一年餘九月朔月却令臣待闕事體之間或有可疑臣之私心實懷憂懼伏念臣自奉涇原一路寄委近及一年凡于戎事並與狄青商量處置未嘗有毫分差失亦不敢將近鄙細務頻有陳請煩瀆 聖聽其合奏公事前後多蒙俞允臣與狄青雖出處本異而忠義一心但專爲枝梧吳賊不敢邀功生事庶幾外禦寇讐上副寄委尺自水洛城奉 聖旨罷脩已來鄭戢及劉滄朋黨造作謫言傳于道路其間多不詳其本末今且以衆所傳聞者兩事明之一言劉滄所帶枷重四十餘斤且狄青在順德軍枷送劉滄下所司當補攝之初事頗嚴密及呼問之際衆謂必行軍法豈可預造大枷有同兒戲若本軍從來有此大枷即都轉運司合同此別作行遣以此構誦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經略司令人把定邠州 院門遂致劉滄疾患此時臣雖在式假後來體問得都無此事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

於涇原本不相轄況劉滄是 朝足送下本州寄禁若涇原路差人把門豈得不盡時申都轉運司及具聞奏據此二事只欲 朝廷知涇原路經略司要致劉滄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實可驚駭又衆言鄭戢罷四路後別授 朝廷與修水洛城所以劉滄得免專輒之罪臣勸會於三月九日本司准樞密院三月二日劄子云據鄭戢奏水洛城甚是當司一面興修若使中止實恐生熟蕃部遙相讐殺却爲邊患貼黃又言或且令臣戢在涇州一月日候許迂等軍馬回即起發赴任又水洛城 降指揮令涇原路一面相度指揮去訖所有許迂等又已別移住使其兵士等亦繫分擊往逐路替援年滿及權駐泊人數奉 聖旨令鄭戢一依所投宣敕指揮疾速將許迂手下兵馬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發赴任鄭戢既承准士件 朝旨明知水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揮如委實興脩有利只合論奏別聽 朝廷指揮豈可尚與劉滄文牒一面督促及稱專奉 朝旨遂致劉滄託此爲名故違本路節制 勸院既不收堅取勘法寺又無較止以此鄭戢所稱專奉 朝旨

臣實難以曉會臣與狄青只據本司所授到樞密院劄子內 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鄭戩上違 朝命然群詢之起亦有所因鄭戩與麥知微交結情弊至深昨令許迂等軍馬興修水洛城其麥知微係是本路走馬承受却作都大名因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修了遷轉及近邊細民又得弓箭手把土劉菴不惜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修之後詢議紛然臣與狄青都不采聽所恃者朝廷公道所賴者 陛下聖明是以前後所上章奏推論 國家利害不與戩輩爭辨是非至於京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戩輩詢臣更有何事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來臣未得赴任方始自疑兼臣昨於本司備錄到水洛城始末一宗文字欲乞令臣暫乘逐馬赴 闕面奏事狀及乞將鄭戩等所奏臣事降下許臣分析臣若曾上違聖旨矯稱 朝命專擅生事誣誦陷人如鄭戩之罪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都市以勵邊臣儻以事體未明須合證辨即乞與鄭戩一處下獄照對以明國典況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榮進本不繫心非爲降者差違方此論列只緣臣當聖明之

朝被此誣詢若不陳述臣雖瞑目自銜恨九泉伏望 陛下察臣忠憤閱臣冤枉特賜早降指揮于胃 宸嚴臣無任戰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慶曆四年六月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新差知晉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伏奏

論雪石輅狀

右臣昨在涇原路竊見著作佐郎管勾本路機宜文字石輅爲因于張亢初到任時曾言母在濮州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使寧親其時張亢不曾允許後經隔數月因本路發遣年滿兵婦亢遂差輅及駐泊都監同天監祇應人等各押兵士婦京及令輅因使催促京東州軍兵士衣賜輅因得往濮州寧親等 朝廷差官勘罪法等以私罪定斷罰銅降兗京西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爲輅有所陳雪原輅所招情款只是從初於張亢處欲求差遣因使省毋張亢即不曾允許後來經隔數月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尺有不合承受押兵之罪初定私罪即不曾會問到張亢狄青其時輅有無請囑之言若輅于管押兵士之時實有寧親之

請于孝治之朝尚冀寬貸況迨治舊日語言坐以

私罪情實可矜今遇郊禮慶澤之後伏望 聖慈

特移輅一京東親民差違及乞改從公罪定斷臣

與輅共事將及一年輅之操履臣所具悉如蒙

朝廷移輅差違及改定罪名後輅犯贓私罪臣並

甘同罪不辭謹具狀奏聞伏候 教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

奏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軍制 鬻爵法 復首級例

奏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具劄臣尹某准中書劄子著作佐郎新差知蔡州

確山縣事董士廉奏臣不公事奉 聖旨令臣疾

速分析詣實入馬遞聞奏臣今依准劄子內畫一

分析如後

一韓琦尹某謀入界至好水川因任福妒功耿傳

狂指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某作閔忠辨誣文誑惑

中外令李仲昌刻石掩韓琦惡今來尹某自知虛

誑却毀弃刻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反臣起謀入界欲乞于

中書樞密院檢詳陝西經略司先奏攻守二策

朝廷揮用攻策後來曾與未嘗入界及好水川接

戰固與不同起議入界致得敗劄所有憫忠辨誣

二文臣實有此撰述以勸忠義乞檢會任福等敗

劄事及韓琦先繳進任福下孔目官彭忠所收得

耿傳親書晉朱觀名誠任福令待重文字與臣所撰二文照驗即知有無虛誑臣元不曾令人刻石今據傳寫刻本是處州判官李師錫刻石即不是李仲昌欲乞會問本州因何人立石後來子是何年月何人毀弃即知詣實兼臣見諸處尋求石本候尋詳別繳且連進呈次

一尹某在渭州專擅將官錢數百貫入已使用并借官錢與官員還債并支出軍資庫錢落下亦磨都轉運使程跋曾差儀州筆亭主簿王資磨勘見得侵欺官錢的實

臣勘會渭州應係官錢及公使錢各有監主及文曆拘官乞下本州勘會及將臣任內公使錢文曆驅磨即見得有無欺隱所有借錢與人還債臣初到任爲禮賓副使孫用曾于郟延路在狄青手下使喚得力本人爲自軍職授官在京借却人錢物遂與狄青冬借與公使錢會官與料錢內還納所有軍資庫自有通判錄事參軍警勾臣即不知落下亦磨因依乞下本處勘會轉運司差官磨勘得見何人侵欺後來作何行遣即知詣實

右謹具如前所分析並是詣實所有臣先撰摺摺志

辦註二文今抄錄粘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准河東都轉運使差官准 敕取問臣前知渭州日借支過錢糧事并逃到監察御史李京劄子言竊聞韓琦罷樞密副使因董士廉疏論水洛城并處置邊機不當事伏緣韓琦之過自尹洙始今琦已罷柄任某則仍守舊官人言籍籍于理未順雖聞已降指揮令尹某分析人言事與韓琦不殊切慮別有指說遂至紛拏兼聽知魚周詢相慶回日繳奏到董民被害之家指論尹某文狀事甚明白欲望 朝廷檢會魚周詢前奏并令董士廉所陳其尹某早 賜處分所貴與韓琦行罰頗均方協衆望

右謹具如前臣依應 敕命供恐前知渭州日依例借支官銀回易應付公用去訖臣切見李京上言雖聞已降指揮令臣分析切慮別有指說遂致紛拏臣切詳故事御史得風聞言事既稱風聞則容有不實是以所言雖虛俱不反坐 朝廷若以爭狀顯明不須按覆即非裁處自繁 聖斷御史所守則有職分若京之所陳雖增臣過惡萬端或

乞加臣峻典于言事之體皆未爲夫惟不當慮臣別有指說乞 朝廷便行處分且 聖明在上若臣實有過犯必不徇先入之言曲加譴責若的有罪狀豈容紛拏洋念苟免况京所言初亦切聞後云聽知則是未能決信于己也未能決信于己而欲決行於 朝廷其惑亦甚矣所賴 聖慈垂察許臣分析事狀盡得辨明向若從京之言則賤臣被折固不足論然上損治體亦非細事臣聞歷代用代刑多有過濫 列聖臨御未嘗獨任威罰及于一臣 先朝建按刑之官凡罪無細大悉以審究三代以還刑罰之慎未有如 皇世者也今京欲用偏至之辭塞辨治之實此原或聞人無所措臣謂上損國體者以此而言也京又云魚周詢繳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論臣事臣不知周詢所言邊民緣何被害有無處所去年臣累奏乞 朝廷將臣與狄青廢罷水洛城因依命百官集議及乞下獄割辨未蒙省察緣當時狄青自邊上處置水洛城事回已劉滄董士廉等隨行人傳言被害人數甚多尋取責實處並不見得被害之人其周詢所言被害之家後來 朝廷必曾體量安卹及必

有居止去處若果緣臣處置乖張致令邊民被害即後來 朝廷轉臣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此時京已任御史當極言論列 朝廷如察臣均然有過卽不當更需 恩命若引董士廉所陳之言不妥不復推較切爲過矣且士廉本非言事之臣只緣曾爲水洛城事繫獄二十餘日以此挾恨捃摭雖忠信淳厚之人其言不免過實京待士廉果爲忠信淳厚之人亦當少原其情漸驗虛實今乃欲朝廷盡從其言尤所未諭京又言所貴與韓琦行劉頗均臣聞 本朝機政大臣出入中外自有常制今琦加資政殿學士制蕃復有褒言君臣之恩未爲不厚謂之行罷罰理所未安臣又聞言事者主于言而已言之不從繼之可也伏閣請對可也不然解避其職皆爲得體若夫刑賞廢置乃 朝廷大柄非言事者得專之也今御史既得風聞言事又欲 朝廷不辨明而行罰是臣下進退皆懸于御史其權不亦過重哉嘗聞景德初河北轉運使劉德上言供備庫使白守素武勇請正除刺史眞宗謂近臣曰將帥有功列狀具聞可也酬勞分秩自有常典綜何與爲監司之居外猶御史之在

朝也 真宗待賞罰之柄不欲移于群下 聖意如此伏望 陛下稽法先訓咨詢故典察迎合之言華明比之風則天下幸甚臣累蒙進擢班在侍從雖被論疏若已就勅劾即不敢與言事臣察辨論曲直今既蒙就問不當專為申理以祈恩貸兼復建明事體庶裨 聖政伏望 聖慈特賜省覽謹具狀奏聞謹奏

軍制

臣竊見諸路兵馬自來分與諸將則統制不一臨時差撥則兵將不相諳練益由節制不分名級末辨是以難于處置臣聞有部然後有號今有號而無部然後有賞罰今部未立號今何由而舉賞罰何由而施以此用兵從古未有以臣愚見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號令明而賞罰行今略定軍制件折如後

逐路大將一人

本路兵馬進退戰守皆專制之敗劾則在

其責

副貳一人

大將所制之事皆佐之敗劾則從坐

列將十人

分掌本路之兵步騎相參大率以五千為准不必定其數大將量其才而授之專主所將之軍其進退即稟命于大將一軍之勝負大將上其狀以賞罰之本路處置即皆不預

隊將五十人

每列將一人各給隊將五人所主隊兵之進退皆稟命于列將

右臣所畫部分今略定名級伏乞 朝廷講議節制頒下諸路仍乞不作臣察上言所貴上稟 廟略謹具狀奏聞

駕爵法

臣前次上殿奏乞召募邊兵其間合要例物及修葺官房須有所費竊慮三司未能應付臣欲乞朝廷相定駕爵之法封出空名爵牒散下州郡人入稟授爵今定爵二等

第一等爵許畜女使許使潭銀飲食罷凡欲授

第一等爵者如元係州府縣鎮城郭等第戶

即入粟一百石如不係戶等即入五十石

第二等爵許以珠金為婦女服飾如犯公罪許

贖凡欲授第二等爵者入粟五百石

石入粟每百石令人錢三十貫臣今約計授爵之

數可得十萬家通兩等二數當得錢三百萬貫專

充召募是兵乞不別有支用其未有爵之人餘士

族別無禁制外舉人曾經鄉貢并州郡牙校職員

京百司人吏並與依第一等爵例將來 詔下諸

州仍乞立近限如不願授爵者即任便變易若限

外有陳告並糾違制之罪其畜女使及銀器者賞

錢三十貫所畜女使從良銀器沒官珠金賞錢百

五十貫珠金沒官所賞錢貫以犯事人家財物充

內婦人無男夫及男女十五以下即不許人陳告

所定爵名并更有合條約事件乞下中書門下參

酌施行

獲首級例

一諸處軍隊或五十人或二十五人或不及一十

五人為一隊凡獲賊首一級擒生同
下准此

依賞格所給管四等賜分與一隊將士如獲級

五分以上並以戰元數為
定不除折數准此

即前隊並與第五隊轉

一管押軍隊人員十將以下差管押十人或
為奇伏亦以依制管准此

所管不滿五十人殺獲與輸折相當五級加一

等共二十級雖折相等亦第五等所管不滿百

人殺獲與折相等獲七等與第四等七級加一

等百人已上殺獲與折相當獲十級加一等其

獲四十級已上與第五等轉二百人獲十五級

加一等三百人已上加一等其獲六十級已上

雖輸折相當亦第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使臣即門祇候已
所管十人依此

不滿三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十級與第五等

轉十級加一等其二十級已上亦第五等所管

不過三百人所獲與輸折相當外十五級加一

等共獲四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不滿五百人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二十級加一等其獲六

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

一主兵官員所領千人已上供奉官所領
千人依此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五十級與五等轉五十級

加一等一百級已上亦第五等轉所領三千人

已上殺獲折相當獲一百級加一等亦與第五

等轉

一使臣軍員親自用命所管將士別無輸折或輸折相等者與五等轉不及所得者只給第四等賜

即達主將命取首級者自依軍法餘皆准此

一如得主將命取某人而能殺獲者與我四等

轉

一殺獲賊中首領者與第五等轉如近上首領即

與加等轉若加至第三等即本管人員亦與第

五等轉若加至第一等即全隊及本營人員並

與五等轉

一軍陣所獲一百級須輸折相等已一除計首級

合轉人數外別許酬獎得力軍員使臣共三人

凡百級加三人其十將以上倍此數

一應非軍陣合戰有所斬獲者一級與第五等轉

一級加一等所管使臣人員軍陣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議代狀傳作

議攻守 用屬國 按地圖

制兵師 備北狄

議攻守

夫西戎之弗庭久矣自繼遷盜起羌胡覆沒靈夏

四州常嚴兵戍寨民困於饋餽然 國家以至仁

為念誠乎黠武不愛七州之地委以旄鉞之重侯

王許其世及金帛豐其歲給恩賞既厚虜志益驕

蓋嘗有恭順之心修職貢之事含容養養四十餘

年迄于胡雖遂肆逆節自今春 朝廷選命將帥

分守邊郡轉輸兵甲修峻城壁三秦之人已聞駭

動荷宿兵塞下曠日持久守禦之備雖嚴供饋之

力必屈此則方今自守之害也若與兵度磧虜必

遠遁求戰則不可得欲歸則為所乘此又蹈至道

之師也切計為元昊之謀者不過中國外叛之

人與北方祭點之虜耳彼知中國重于出師利在

守境數元昊以輕騎擾必雜然後疏爵賞以招

其酋豪舉大軍而覆其巢穴第河湟之黎庶復漢

唐之封略可計日而得矣若徇悠悠之談以太平

既久兵不可動但執保邊之說使邊城將師擁重
兵據堅壘人人為自固之謀臣恐數年之後財匱
刀屨恐 朝廷之憂不在元昊也謹上

用蜀國

昔漢發羌胡之兵夷却支之壘唐出迴鶻之師平
幽陵之叛前世得夷狄之功者多矣乃者凶渠旅
拒方議問罪而囑廝囉者輸誠款請加討伐 陛
下講柔遠之略嘉懌俗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
特假將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金幣溢于穹居官
爵延于渠帥此誠得以夷狄攻夷狄之策然而戎
翁而無耻不可待以誠信况囑廝囉項在先朝僻
處而裔自恃犬羊之衆復信立遵之祇嘗抗章陳
請冀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為曹肆所
敗殺戮過半遂竄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砥厲聖
德迴首面內當於制馭之道思適權宜之要昨聞
專遣使者來告戎捷率多兵仗之類曾無俘馘之
獻舊傳囑廝囉之牙去平夏僅三十里彼嘗與大
邦為讎豈有一朝翻為 朝廷悉力而代叛哉恐
未得其誠効徒市虜以微利耳為策之要莫若擇
朝臣之有才畧晚機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

情偽而與之為約使其出兵俟有所得斬然後計
級以金帛賞之戎狄之性貪于財利理當奮命九賊
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救邊郡險其走集遠其乍候
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及而觀釁蓄銳發機擊
之蔑不克矣保塞羌胡亦不滅七八萬魏塞羌胡
謂折李三
族及明珠白
馬部落之類
常若邊臣之侵漁故屢有翻覆空中
救鎮戎學加撫馭賜堅甲絮衣利兵勁矢命諸戍
監護使分路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
必疲于奔命且彼進無攻劫之利退有牽制之患
數年之間克黨必潰則可係大慙而戮蒙街告成
功而薦祖廟矣謹上

按地圖

昔始皇之謀六國銳求督亢之圖充國之制而羌
首上金城之略漢光武每議發兵先按地圖唐賈
耽芳為名相亦以華夷著稱則知圖謀之典歷代
為重 國朝自繼遷之叛奔磧西之地年紀已遠
圖書亡逸故其道里之迂直山川之險易世人罕
有 詳悉者元昊七州之地兼黨須之衆計其兵
不過十餘萬而僭竊大號敢抗天威必須分兵境
上張攻城略地之勢以備王師之誅討今傳聞公

邊諸州皆有賊名抄掠且北起天德西盡儀渭合
環十餘郡皆壘賊境賊兵不十萬不能布列諸路
則其勢亦分矣 朝廷圖任詩書之將調發精銳
之卒副以屬國羌胡邊城射士塞上之兵不下二
三十萬然而限以流沙之阻 山回遠莫敢進軍故
未能拔朔方之城賊元昊之首使其游魂于疆場
之外者幾一年矣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
知山川險易爲其邀擊此不按地輿之失非戰士
材武之劣也昨聞屯田員外郎劉復曾進西鄙地
圖頗亦周備平夏圖謀祕府及民間當有存者
伏望博加求訪命近臣叅較同具形于繪素而頒
之于邊將俾其見利則按圖而出師寇出則分兵
而守險此禦戎之急務也惟 陛下留意焉謹上

制兵師

夫制軍詰禁有國之大事忘戰必危聖人之至訓
故秦人以極武而喪天下穆宗欲銷兵而失河朔
則軍旅之際係強弱之本可不務乎昔在上古井
田之賦詳矣降及唐漢亦調民爲兵唐自天寶之
亂法制始紊于是四方諸侯皆聚重兵以自封植
五代不經粵有黠溫自茲爲兵者不復知農耕之

事惟坐而待食仰給縣官因沿相襲迄今不易
國家誕受天命光有萬國太平之運乘將百年然
而食壞虛竭無豐羨之畜百姓凋弊有愁歎之聲
究索其原皆兵之害計今四方廂禁諸軍殆至百
萬其不可用者且半則冗食耗國固可知矣居常
無事之際誠難更張今朔方不庭邊鄙輦動且契
丹與元昊勇甥之族壤地相制勢同輔車又必連
衡 朝廷亦當虞北虜之變而預爲之防今禁御
重兵盡戍西鄙若北虜伺隙竊發爲患不細方今
之宜莫若于秦晉趙魏齊魯之間置土軍三十萬
度州縣版籍下民之數而分其部伍擇里富強武
力之人而列爲將校每歲農隙督之講肄舉漢世
故事命帥將臨試且農人勦力率皆壯健旣練戎
籍服于訓練不日則盡爲精兵無事則俾之力田
有警則發之禦寇縣官無尺帛斗粟之費而享富
國強兵之利矣夫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今因
戎狄之釁而制軍旅之法此其時也在 陛下施
行而已臣料北虜之計以爲元昊之叛若數年之
間兵革不解國家士馬疲于西鄙物力困于中原
則必恐擁衆渝盟求逞其欲今若按民籍而科兵

當農閑而講事武威震于外財用豐于內雖使員
頗復出結贊載生亦無以施其略若以軍戎之事
重于更張則空分遣使臣盡選廂軍之伉健者配
肆禁株仍詔郡國罷募此輩茲亦豐財節用之一
術也前史有制人之談孫子著伐謀之說在於此
耳謹上

備北狄

夫戎狄爲患厥惟舊矣自黃虞而降迄于隋唐與
時盛衰寇盜中國益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貪悍
之性樂于戰鬪不知仁義故弱則降附強則侵犯
爲國者審其馭之之術而已馭之得其道則陵犯
之謀寢夫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專尚武功生
事先外不輟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衰而中國亦
困矣未爲策之善也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將帥
訓士卒積金穀利器器械無事則守有警則戰故守
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已漢宣
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皆錯
上下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興兵將安而去
備也 太祖皇帝以聖姿承五代之弊借偽之國
慕布天下中州之地纔方千里而疆秦隴南封江

漢北不過潞惟東暨于海 太祖委任將帥奮揚
武德十六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因元係庸蜀之
方開荆衡之域東平建鄴南拓番禺廓海寓之伏
稜板皇綱之解紐 太宗繼武吳越清吏乃親總
六師問罪三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于足覽禹貢
之舊疆憫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喪行有城壁皆
以郡縣爲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爲本雖引弓解髮
未盡格于漢儀而紀號設官殆有殊于戎俗矣意
者豈皇天將使臣屬于我俾自變其俗耶抑其君
臣將華其政教謀戕害于我耶且 國家自雍熙
端拱之後迄于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又
其俗方改政令作法慶竊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
焉夫北虜者易以威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
而今之繼好弭兵逾三十載彼豈知仁義之方保
盟誓之重或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貢金
帛之厚賜耳合西戎不庭師旋于息不幸年穀凶
歉民力虛困則虜必伺隙乘使番我信使擁其腥
膻之衆加以幽薊之師暴犯邊陲必爲浚患矣大
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 國家得不思爲之備者
乎既思爲備則宜講求將帥之材制定兵戎之法

銘利器械儲積金穀俟其幾奔信誓侵盜邊鄙奉
辭則我直以戰則我壯是以激士卒之心折醜虜
之勢然後鼓之以 聖德臨之以兵鋒復全燕之
舊疆述神宗之先志無易于此矣謹上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申狀

申陝西招討司狀

申揀選軍馬狀

申軍前事空狀

乞招清邊弩手狀

申鄉兵教閱狀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申和顧人修城狀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泰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申揀選軍馬狀

據前益州司戶王緘相示一書藁其書託宋察推
上呈內一事說邊卒年六十以上退在近地似有
可采昨日見龐待制言邊芻甚貴弱馬空令內地
飼養酌此二說欲令延州芻馬作三等上等芻架
邊次等鄜州下等河中並且飼養候馬肥却令往
延州候到遠處揀選內軍人有武統者別配與馬
便令却赴舊處若在延州使令換馬恐人人來換好馬其步人年六
十上便且令在河中駐劄不令在鄜州者慮以騎

軍專以馬步人專以年貴不相礙不拘人數令人員分處管係內此可以分廷州大將來兩處事體似允既有所聞便合陳荅可否乞賜裁酌

申軍前事空狀

右某自今月十六日見西路巡檢探報到吳賊事空賊衆見在大王井長城嶺牛羊柏井鼠寨等處共約十一萬續又探致賊衆于十五日過長城嶺來不知人數尋却回舊處者某體問到上件地里並屬宿州與保安軍相接本州已牒都監未供備赴保安軍駐劄十九日已起離去訖切緣今來趙部署在金明張龍圖又不兼本路軍馬公事切慮緩急賊衆侵擾臨時處置事無統一伏乞速賜詳酌別降指揮

乞招清邊弩手狀

右某近會問到同州近淮樞密院劄子添招本州禁軍支例物錢拾貫文廂軍支例貫文其禁軍別無軍額亦無等伏未曾添招者以某所見本州見今于本城諸軍揀到清邊弩手准宣命依保捷請受其保捷屬侍衛步軍司續是就糧禁軍即清邊弩手亦合係步軍司禁軍名額欲乞下本州依樞

密院劄子內所支禁軍例物添招清邊弩手依上京第三等人材五尺二十已上或不以人材尺寸只誠路弩手及兩石以上少壯者招充所有廂軍例物會問到同州既只支錢四貫文今恐添錢太多只支錢六貫文貴得允當乞賜裁酌指揮仍乞適下攻西諸州施行伏俟 台旨

申鄉兵教閱狀

一近降指揮內有所管指揮多少及人數不定去處即不拘指揮人數多少各均分爲三番須管子一季中教過切慮諸處只就人數均分臨時併合在別指揮或別都分不就本轄將較一處教習難以整肅欲乞三指揮以上並就金指揮教閱只如有四指揮處兩指揮作一番餘兩指揮各爲一番指揮更號並依此例其兩指揮處即以一指揮作一番余一指揮分作兩番並就金都教閱更不均分人數只有一指揮者亦依此例一月一替一年得三箇月教閱所貴均平或只定作三番於一年內擇三個月農忙之際免教亦不廢三箇月教閱之實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一體問同州第四等第五等人戶多無弓弩當數
閒時逐旋借用雖有指揮官中良給錢數又緣只
支得五七百文今問得弩一枝錢一貫五百文足
弓一張錢七八百文足大率家貧少錢添助其間
人材具有少壯者似此教閱恐不精熟某欲乞應
係第四等第五等人戶如情願投清邊弩手者與
免本戶下弓手其第二等以上不得免放

中和顧人修城狀

一昨日曾聞欲和顧人夫修築延州外寨某以謂
虜衆壘境必無應募者若率富民自募則取庸過
多加之預借庸直方有往者既往之後一聞虜衆
虛聲必紛然潰散既無姓名收捕須合富室再募
恐奸猾太率大族重困不若令鄰州和顧人夫或
漆富室自募既然遠役則顧直有限兼應募者必
衆却那鄰州兵大往諸寨應役似洩允當

一金明所駐兵士將合請口食之勝半細計到白
麩斤半若作麩餅三箇充一日食衆必大便逐日
依舊令火頭煎湯俵食即恐磨戶只磨空麥即白
麩大貴也料量所磨之數官收其半庸久給與麩
則磨戶元拔者以麩數少即令間日或三日一次

今請白米其自來軍行非次除日食合散饘粥數
目並依舊例支散即不以此充數或有疑難者乞
曉示諸軍兵士情愿請口食白米者亦聽則衆情
可知兼今後常作準備每遇軍行各給與三兩日
食免至塗中作飢或聞寇至則不暇食又省得預
辦軍儲以致不虞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前日某所論事退私有所未盡謹具條陳如左一
所論保安成主某雖石聞其威名亦未詳其綏御
何如耳今虜衆壘境守將非大不善則不當更置
且當以材者輔之者輔之者堪其事則代之不爲
悅大允缺于事者使之臨郡縣布威樹化即日而
民洽者有之若要審上下之情偽練守禦之要害
軍須物數周知其用雖使期月猶恐未盡今虜之
來朝夕不可料恐新者雖材而不暇施爲舊者或
練習而不擾也

一事所論爲將思威某謂思貴于周威則猶一
而警百也昧者或反是樹恩以私于人故人有竊
議厲威以來其下故洵洵反怒蓋任于威而偏于
恩也撫循以示恩則衆無不洽號令以申威則犯

者獨誅如是法且立而怨何由興哉又聞用刑寧
失于重不當失于疑昔張尚書王文康在屬犯盜
者多死失于重不害也傳聞曹武穆嘗用人言誅
一詢合者以其誹謗語又近日艾振武重罰優人
謂其慢已此三者人或疑其罪武穆至明振武至
恕及其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
而加重辟也

一事虜聲言取劉懷忠近人率眾過長城嶺却還
故處雖候者未必皆實就如此言恐虜勢稍東且
保安城堅今承其聲又益以朱吉戍兵三千虜若
果來使胡劉二族附保安不與之速戰稍進金明
之師以爲聲援則虜未有得也所慮者虜前以數
萬攻承平許懷德以數千兵往投虜不測而過後
知之必咎前策

秦州中本路招討使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秦州軍州事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奉台旨與崔懿同于寨
北納五里已來標立堡子今月某日與崔懿將帶
手下兵士等到彼中立標竿次不委蕃賊于谷內
揚塵挑關某與崔懿商量令寨戶向前體探其寨

戶等被蕃賊起惹關敵崔懿慮恐傷折着寨戶尋
領手下兵士向前救應亦是被蕃賊起惹關敵崔
懿尋令人于某處告急某尋令指使張某量帶兵
士往前策應良久亦是起惹押退不淨某又慮傷
折着兵士尋部領手下兵馬向前救應其蕃賊見
某兵士向前關敵即便敗走殺下蕃賊不少遂旋
拖拽去斫到人頭若干個搶排旗鼓若干件燒蕩
却族帳若干坐所有某等即不元奉招討指揮領
兵破蕩作過李宮族帳只是奉招指揮于寨北約
五里已來標立堡子不委被蕃賊起惹又恐傷折
着先去寨及續去崔懿手下兵士所以向前救應
乘勝超越十五餘里指使張某燒蕩却上件族帳
所有某手下兵士有虎翼等三十五人傷中謹具
狀申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申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分析公使錢狀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于訖華州聽候朝

旨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右某今相度到瓦亭寨地形窄隘兼本寨四面俱無戰地若駐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至却回難見得可以襲逐又緣地勢難以出兵若賊馬自涇陽谷入來倒把定彈箏歧路則彼處兵馬進退不得兼頭回時或却往涇陽谷云亦無有扼其歸路以此駐劄大兵不為穩便自本寨以西直至師子堡以來盡在谷道及兩面來路頗多俱非控扼之處今蹈行到安國鎮堡于下而大川內西控瓦亭大路北當涇陽谷口自來太鎮雖有重壘又却在南坡上絕然高峻裡而又無人戶居止其居民皆在域外城下居住去年盡遭燒蕩今復于上件大川內修建城寨一所將來如遇賊馬入寇即將昨

來預議指揮部署下瓦亭兵馬却移在此處即東西北三面俱出將兵馬如木欲出戰即足為諸處聲援堅壁指重過其奔衝如見得賊勢可以襲逐即自據勝地排布軍馬兼分擊游兵照管得北京上賊馬來路所有接應鎮戎德順兩處雖比瓦亭遠者四十里其如不拘困却兵勢可以遠作聲援況鎮戎德順堅固逐處戰守兵數與舊不同若且令固守即不妨分壁奇兵接次應援設使部署兵在瓦亭駐劄雖與逐處相近亦不可輕出天兵以此利害分明令寫畫到地圖并計科到功科狀一本謹具狀申宣撫使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一沿邊弓箭手自來每遇賊馬入寇並各潰散益緣逐地分各令守把多者不過一二百人當苗稼成熟之際此中鈔劫足能禦拜若遇賊兵大至則須至逃潰況今來已定正月則未能卒破求戰則不與之較既勝負未分必無深入奔衝之理如使弓箭手及巡檢兵士防托守把若非迎戰敗劔則必望風驚潰自然成壘震懼大軍喪氣此亦取敗之一端欲乞更不降指揮諸處于邊壕守把防托

所責不致敗

一將來賊馬若的然于秦鳳路寇掠本路除合差那兵馬救援外緣山外與秦隴地里相接本路署將帶兵馬赴德順軍駐劄及差那驍勇將士與山外巡檢劉滄同于靜邊準備賊兵頭回覓便邀擊却今見令彭陽城駐劄

一將軍馬赴无亭照應其上覆招討侍郎日近邊報益多慮恐必來入寇某輒有所見軍行利害數事雖與部署諸官熟議皆合緣皆是出戰官員今所議持重不戰即難為連署謹附管内机空右給詣節下乞賜詳酌早降處分

分析公使錢狀

准公文准都轉運司牒准救據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到洙前知渭州借過軍資庫錢糧等取問洙曾與不曾于省庫內支借著錢銀作何使用自後曾與不曾交還具逐件招承文狀者

右具如前洙先於慶曆三年七月內奉敕差知渭州到任後取索到前知渭州王沿已後支用公使錢體例計度每年合使錢數及勘會到本州見管指使使臣及郡虞候已上共六十餘人主兵官及

通判職官參謀等近二十人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當食納計錢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會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設軍員二百貫非次專使樞問或教場內軍員喫食官員射弓及添助造酒糯米并節辰送物逐季又約一百貫文每一季都計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貫文王沿在任時支公使錢三十貫後來除依王沿例別給米參外只支錢二千貫勘算每年合少錢二千貫洙遂訪問勾當官吏等所少錢作何出辦其人等並言自來于諸處回易可以得足洙遂體問到前來張元在任日并隣近州郡涇州鄭戩慶州滕宗諒將銀往西川收買羅帛及買上京交鈔并合人解州般鹽計三處回易鄭戩布將銀于西川及秦州收買羅帛并買上京交鈔亦是三處回易即不令人于解州般鹽洙相度得差人解州般鹽委是不便其西川又緣地遠難以差人往彼只可于秦州買物及上京交鈔兩處回易其勾當人兼言將銀入西川則利息甚多若只于兩處回易恐支用不足洙即不曾聽從兼體問得諸處及本州自來並是於軍資庫或隨軍庫支撥係官錢作本回易有此體例洙以本州除逐季請撥公使錢外別無不係省錢若不于官庫支借即無由得

錢回易實曾遂度印押頭子委勾當人于軍資庫
支借錢銀往秦州回易及收買上京交鈔並係公
用庫亦曆支收知州通判鹽官通捍即不一一記
得貫伯兩數及支出月日今看詳陝西都轉運司
奏狀稱借出錢二千貫銀五百兩委是洙在任日
借出是實兼洙記得只二次令人將銀往秦州收
買羅帛一次令人將交鈔上京其秦州羅帛即是
洙在任日買到令勾當官員使臣依市價賒買與
諸邑人共上京鈔交回買到物帛即是洙離任後
來有狄青程勣王素相繼知州即不知于何人任
內賒散與人兼陝西都轉運司已磨勘到見欠錢
人計二百七十九戶即是已見得錢數歸着今乞
令渭州勒勾當人錢折洙在任日所借到錢銀回
易到物色多少是元借本錢多少是收到利錢若
于於洙任內收係若干於後來知州任內收係其
軍資庫元供出本錢及銀于是何年月却于本庫
送納即見得交還與未曾交還又緣洙于慶曆三
年八月內到任九月後使值西界事空緊切洙與
主兵官員逐日隄備略無暫暇雖累准 朝旨令
凡有管設不得減削及許令回易洙只是委管勾

當使官員及公人等一面主管回易及支收使用
其買到物帛亦不曾親自點檢所有上項分折每
年合使用錢數並是小作納等計仍乞取洙離任
後逐月所支過公用錢數細定月分與洙所約度
到費用數目比類方見使用的數所分折前項事
理並皆詣實謹具狀申河東轉運司謹錄狀上

中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華州聽候
朝旨狀

某非自潞州赴渭州制勣院照對公事至永興軍
經陝西都轉運司陳狀爲先曾知渭州涇州將來
奏案後若在邊上州軍聽 敕切慮於事體不便
及邠州永興軍又是前兩府知州亦難以在彼欲
乞于乾華州聽候 朝旨如該合收禁亦乞依條
實施行自後即未知都轉運司曾與不曾聞奏洙
已於六月十日夢制勣院責保送渭州知在見在
館驛內安下比至伺候 敕命須是一月以上切
緣洙去年方離渭州即今本州官員多是某在任
日到任館驛內人有眾官安下常有官員往還事
體洙屬不便伏望四路安撫資政特賜據狀備錄
開奏并詳某前于陝西都轉運司所陳事理早降

指揮伏候 台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代春秋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
汴州為東都改京師為西都五月李思安帥師及
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帥敗績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

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

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

張灝弒其君倭吳人誅張灝秦人來寇雍州同州

劉知俊敗秦師于英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

丁丑帝西征次夾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

朗州殺雷彥恭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

祀上帝于圓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

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

殺雍州王仲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

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

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

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接晉州晉人還師十一月

甲午帝告謝于圓丘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

侵秦克寧慶行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
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
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
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
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
月晉帥侵魏州揚師學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
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
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方興克鹽州十一月壬
辰帝西都復位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秦強進次
修縣圍之晉人救僭帝還師滄州張方進以地來
歸四月己丑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
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
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
攻河中晉王救河中西都晉人來取揚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
帥師侵晉攻揚劉晉王救揚劉彥章及晉王戰彥
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賀瓌及晉王戰

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師敗績晉人取
濮陽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三月兗州張守
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
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
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 瓚師敗績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
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
鄩師敗績

龍德元年二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四月陳州
友能反帥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
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
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於威城思遠帥敗
績定州王處直爲其子鄩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
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
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
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
鄆州五月王彥章輩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

晉帥奔德勝北城保揚劉王彥章困楊劉不克八月段疑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師敗于中都彥章沒于師晉師迫

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於鄴都十月戊寅滅

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

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

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

月秦王茂正藁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

帝敗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

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

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

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

疑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

崔協襄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

七月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鄭國公仁拒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眾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州誅董璋

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

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為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

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

和殿

愍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卯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

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

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

安彥滅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沒于師康義誠以

師叛戊辰帝遜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

寅帝崩于衛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代春秋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

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

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閏

王延鈞薨大饑

二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遠楊光遠帥師

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

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遠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遠

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

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

遠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

迫京師辛巳帝崩于玄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

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少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於鄴都八月高行周

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於顯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興州乙酉帝北征次澧州

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

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

月閏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

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

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澧州三月契丹陷祁州

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

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

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

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沒于師相州張彥澤寇

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

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漢高祖

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歸火藥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郭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郭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弘佑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隱帝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盜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侖十一月殺李崧士申葬高祖皇帝于春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學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揚郃史弘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州宋廷湜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

帝視帥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命立于贊馮道往徐州迎贊誅蘇逢吉劉誅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布等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 萼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遜吳人復楚地也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誅王殷

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漢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

帝崩于萬歲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

皇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

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河南集附錄

本傳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揚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較勝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拔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垂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冠既乎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

項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
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
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
三壁于爭地倚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
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
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
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
問幾何今以中才蓋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
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
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二復命責臣監督進
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
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
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
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尺足以守兵
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劔他衆
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帥覆于外而本根不搖
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
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
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
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徵幸於

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
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
之鑿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戎曰國家
割棄朔方而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重兵
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
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
氐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
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李安
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未復經七年
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
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
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
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
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
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
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
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輒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
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
薦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
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
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
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北西北數郡上
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
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獨其雜
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
什長隊正盛秋旬閭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
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
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
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
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又爲述亨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課凡雜議
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
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浚知頃之劉平右
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
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使殿呂
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闕竇以前用兵故實
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
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
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

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
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
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
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
傳文吏無軍責而亟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
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
直集賢院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
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
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
以危亂戒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
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
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
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
帝以危亂戒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陸
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
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
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疆大之鄰非特閭巷
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窊塞苦數擾內地
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

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空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勤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奉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頌自誣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糾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糾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

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挽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大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此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

管遣劉淹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委罷之時賊已解四路而秦滬等督役如效洙不平遣人再召淹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論狄青城淹士廉下吏散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路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鞠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止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濃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擲開始爲古文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諱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村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郿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贊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教無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教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諫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

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難得以自使然攻守大計當彙算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使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師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緡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宜徹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

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整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月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滕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元亨寨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滄等功朝廷卒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爲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

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
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
取其俸償于官連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
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沿牒至
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
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
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
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
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謀勳愛士雖
悍大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
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
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散本朝柳公仲塗
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
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
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
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鄴延道勒兵
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
賊知朝廷之威必讎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
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

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
士平居議論忼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
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
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
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
公文武之才聲聲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
紆所蘊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
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
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
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
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
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
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
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
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相三班
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清泳未仕並先公而卒
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爲博
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廟高宗諱今方十
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

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
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
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于緄氏縣某鄉
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
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
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
末爲最詳其敢以辭旣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
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
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
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
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歿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
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
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空嗣人之夢夢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
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
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
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
窮盡道理乃己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遇
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
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公師魯少舉進士
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
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
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
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冝言師
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
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
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
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讓
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
通判涇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

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路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戎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連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敗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顛稚子在前無甚憐之邑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敗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二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

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浚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韓琦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燕
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
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
材之美無用不空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決
審乎著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翁從聖道乃
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淺者非余而誰伊昔
夏人擾于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
往君隨晝葦夜盡忍睡忍饑星霜矢石勞苦艱戲
九四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
勤進督涓師懷敏之後破壤創痍君能盡力補綴
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
邊務實恥于安爲不合小人乃欲禍基易慶晉路
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涓屬防秋
時以公解緡貨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彝月取
其俸送官勿虧且責効命投死無疑職此故罪寬
斥流離衆謂之寬君甘如飴自隨徙均帝方念茲
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鄴而馳范公大
賢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邑怡怡忽整衣冠盥滌
莊祇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

呼哀哉彼倉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屯其
不肖胡佑坐來福禧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
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
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墳茔葦葦不執紼莫不捧卮使
我大恨痛切肝膈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
嗚呼子期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范仲淹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
園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
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
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適定英俊迺隨
聖朝之文與唐等弟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
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
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絏子
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略
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更議橫
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
已回吉空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
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
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
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連連哀哉

哭尹舍人詞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
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子官汶上
又東徙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
不得撫其襯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
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
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爲人皆富君實窶爲人皆老
君實夭爲吾知君爲淡是三耆舉非君之志不吾
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漢麗諸家外殊大道
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極號類嘯朋爭相教慧上
翔公卿下典書制君子歎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
以救其歎時復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
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
世乖雜掾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
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鈞抉六
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
匪義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
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表鑿于時
窮純流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己而已必裕形乎家

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
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固不
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于邊則以威
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愷色不形
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
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
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學其粟而反
速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
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
必譽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大險狼而耆汨淆參錯
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
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
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
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絳
庶不泯沒於陵谷

哭尹師魯

蘇舜欽

前年子漸死予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予方株長
洲初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盃欲向口荆棘生
咽喉憶初定交時後前穆與歐君顏白如霜君語
清如流子年人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
譽日搜搜不鄙吾學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
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門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
髮酒闌氣益邁昨君握兵柄節制關外侯子才入
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力辯雪危言動前旒時雖
不見省凜凜壑衆旋聞君下獄六月送渭州渭
州舊治所昔擁萬貔貅堂中坐玉帳堂下森蛇矛
令嚴山石裂恩煦春色浮雲生無根牙衆言起愆
尤返來入控犴吏對安可訓法冠巧權詐刺骨不
肯抽削扶杖漢東驅迫日置郵窮塗無一簪百口
誰相賙請子繼死亡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憤
苦結不瘳君性本剛峭安可小屈柔暴罹此冤辱
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
善專與惡報讎二豎潛膏肓衆鬼來擲廠棄局奔
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明已彌留生平
經緯才蕭瑟掩一丘青天自茫茫長夜何悠悠萬

物孰不死死常在巖秋君齒方盛壯衆期樹風猷
二邊沉橫獨四海皆瘡痍斯時忽云亡孰爲朝廷
憂予方輔吳岷日自親鋤耨無緣匍匐救凡凡空
悲愁時思莊生言所樂唯鶻髀物理不可詰此說
誠最優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辭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
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
猿猴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
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
人方其奔顛奔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
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
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
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
通於性命憂患之至空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遊
善人空裏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反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
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
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
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
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奠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琦

某啟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聞尹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復何言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沒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空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判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度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論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于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責友以買直死則如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

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頴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幸甚幸甚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修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貴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安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而事未及施爲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

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流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呼屈然後爲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浚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浚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益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蠻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漆之無害故勉狗議者漆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

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類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澹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淡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使曉人澆處因謂此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歐陽修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掌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詛構百端卒陷羣辜流竄以此嚮虜陛下仁聖思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惻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祿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諛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空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

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 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此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子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寤成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表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學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踈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學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演師魯每數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草澤上書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為第一然惟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處學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止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王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學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學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

學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

惟壽惟天違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天而傳鳴呼處學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平天果主邪胡為而然

尹判官墓誌

范純仁

君姓尹氏諱高廟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鄆鄉輿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于卧內見嬰兒扶床方二三歲翁字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澆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以翰林諸公為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為相州安陽縣主簿黠吏易君少而為姦君得其情皆按

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
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
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
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爲文章
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榷古今一坐
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願命元勳求解機務
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
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
久持大權護嫉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
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
公嗟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
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爲人
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城
府受朋友規切疎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
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
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使他吏
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
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爲薦舉公卿大
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舅氏司農少卿
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喪

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
甘泉鄉龔澗里先營之次而求銘於予爲之銘曰
騏驥爲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
幼星眸貝齒爽如秋隼一翥千里未冠能文擺落
塵厲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罷遠位踴欲
奮而萎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
經豈徒云君躬弗夢空在後昆勒辭于石終古其
存

雜見事跡

先是渭州西路巡檢劉滄建榮川為秦渭兩路有
 急發兵相援路出隴坂之內回遠恐下及事請募
 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
 通援兵之路都部署鄭戩以狀聞命滄及董士廉
 董其役今韓琦宣撫陝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
 知礼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
 工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
 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
 滄士廉命還滄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
 遂城之洙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往斬之
 青械繫滄士廉于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戩議乃從
 洙慶州洙水記聞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
 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
 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
 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
 但覺氣息奄奄就盡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
 文曰公可出洙將逝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
 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喪畢歸洛陽洙水記聞

知道者苟未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
 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魯師自
 言靜以退為樂其人曰此犹有所係不若進退兩
 忘師魯頓首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定州
 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
 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
 奕在坐奕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奕曰師
 魯遽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空往見之為致
 意問譬之無使成疾奕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
 冠而坐見奕來道文正意而笑曰希文猶以生人
 見待洙死矣與奕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奕急使
 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
 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生
 或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
 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
 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
 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
 猶存於胸中與沈存中筆談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倡尹洙師
 魯次第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晏工偶儻之文及官

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蓋公於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他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間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立耳洙何恨於洙手甫洩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南豐雜識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更不當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爲愜爾魏公別錄

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己曰賴以示予不然吾幾失之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爲世所貴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也畢仲詢懷府燕間錄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首有所得及移鄆州特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己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驕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洎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手獨無為子揚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諫洪冷齋夜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編中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輝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然記者亦不當書此周輝清波雜志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崔 統

昔者夫子立教洙泗之間曠天下之英賢道一而已成列四科豈有所差別而然歟蓋皆不失其本心而已心者仁是也仁者天德是也是故蘊之不一私已擄之則普物即事以體道也澤人以立我也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靠術而護曾是以為道乎統考孰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黨遺構不怒處終而精故詞簡而切旨不襲故言不躐其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構詞中政者奚啻百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齋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從於程氏者尹彥明稱庶幾為行一乎敬言純乎經道行乎富貴患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繁嚴果有當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浚于春秋辭約而

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廷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師魯為古文在歐公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
條、柳開、鞏、柳、鄭，余未及見其文。穆、參、軍集則代州
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于金陵，文疎拙，詩尤甚，
不知何以得大名也。此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
雜文。蓋北宋人文章之屢傳于今者，猶見其全如
此集者，是可寶也。惜寫字多魚豕之謬，安得別本
讐對之，姑校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
改。康熙十九年庚申九月，新城王士禛書。

湘山野錄：錢忠公鎮洛，創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
文謝。希復與歐公皆五百許字，惟師魯止三百八
十字。語簡事備，馭公媿服。今攷集中不載，此記豈
闕佚已多邪？辛酉夏六月，阮亭又識於園子監東
廂。

宋宗室希弁，續晁氏讀書志云：志稱尹師魯集二
十卷，希弁所藏二十七卷。洙傳中所載亦同。嘗攷
邵氏聞見錄云：錢惟演守兩都，起雙桂樓，建臨園
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十餘言。師魯
曰：某止用五百字，文成永叔服其簡古。自此始學
為古文。二記皆不載于集中。今此集二十七卷，與
趙氏志同。二十六、二十七兩卷，則五代春秋而附錄一

卷則本傳及韓忠獻所撰墓表祭文、歐文忠公墓
誌及論尹師魯墓誌乞與其子構一官狀并雜見
事跡七八條。阮亭壬戌冬初再記。

蘇學士文
集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白華書屋本

蘇子美文集序

予宦遊吳門得宋蘇子美滄浪亭遺址於荒煙蔓艸中稍稍爲之起廢墜葺垣屋數年以來亭之樹石若歲益而古嘉花名卉若月益而娟妍而吳之人雅好事春秋佳日遊履麇集遂擅郡中名勝我輩馮弔古蹟履其地則思其人思其人則必慨想其生平求其文章詞翰以髣髴其萬一蓋尚友之道然耳子美故有集若干卷久傳於世惜板已毀世之獲見其集者蓋少子幸得是本而卒業馮子美詩磊落自喜文章雄健負奇氣如其爲人之以妃媿張殆無媿色顧晁張繼起於古學大盛之日而子美獨崛興於舉世不爲之時挽楊劉之頽波導歐蘇之前驅其才識尤有過人者學者論宋初古文往往以子美與穆伯長並稱其實伯長不及也吳門徐子七來年少嗜古偕兄念修重爲開雕將欲與予之滄浪小志並廣其傳予喜亟取是集付之書成請予序予曰昔歐陽公言之矣歐陽之序蘇氏文集曰子美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又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嗚呼詎不有待於今日與康熙戊寅八月之朔滄浪寓公宋肇序

大中丞宋公命復校子美集讀之數日而乃恍然於公之重脩滄浪亭之意也始亭之脩也不知者以爲政有餘暇僅以供遊覽也其知者以爲愛慕其才不忍使其遺蹟之泯沒無傳也而公之意則大不然夫子美抱經世之學懷忠君之心觀其所爲詩文及論時事劄子雖未見諸實事然其議論侃侃慷慨切直皆有關於社稷生民之故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不可以區區文人才士目之矣使當日天子宰相知其賢而大用之殆無難澤被一世名垂於後而惜乎其以酒食之過至遷謫以死徒使後之人憑弔遺蹤爲之拊膺歎恨于九原之不可復作不大可惜哉公重其學問心術而惜其見棄于當時之君相又憫其亭之廢而不存是以修之也夫子美慶曆人也自慶曆迄今垂六七百年已無有過而問之者儻更歷幾百年其詩文必散失而無傳而所謂滄浪故址者亦且銷滅於榛莽之中而不可考將并不知子美爲何如人豈復有新其亭而珍其遺集者乎雖其生平行事略備宋史而所載之文僅二三首苟不睹全集卒無由論其世知其人則世亦不過與文苑諸人同類稱之而止矣此公既脩其亭而又命復校其集之意也昔歐陽永叔序其集云凡人之情怨近而責遠子美屈

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其猶此志歟復
既承公命因與兄念修次第校之而付諸剞氏

康熙戊寅臯月下澣震澤徐悝復書于白華書屋

蘇學士文集原序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
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五卷子美杜氏壻
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
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
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
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折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
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
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
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
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
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
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襄兵
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
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
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又出於治世世其
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
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
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

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予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予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予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予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予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予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予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予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宋史本傳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傀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上火疏文獻集會有詔戒越職言事又上書文獻集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極陳災變異常時政得失纏纏千餘言無所回避文獻集羣小爲之側目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祀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異輒用鸞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多會賓客拱辰庶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異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以書報之文獻集二年得湖州長

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
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
每酣酒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
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歌詩亦豪健
尤善草書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蘇學士文集總目

商丘 漫堂先生 宋 肇 鑒定

卷第一

古詩二十四首

感興三首

慶州敗

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

昇陽殿故址

大霧

藍田悟真寺作

興慶池

長安春日效東野

太行道

對酒

夜中

蜀士

己卯冬大寒有感

獵狐篇

難易言二首

大小言

了語不了語二首

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

送李生

卷第二

古詩二十首

楊子江觀風浪

哭曼卿

吾聞

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贈釋祕演

城南感懷呈永叔

吳越大旱

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及寄君謨蔡大

越州雲門寺

和韓三謁歐陽九之作

城南歸值大風雪

出京後舟中有作寄文韓二兄弟永叔歐陽九

和叔杜二

寄富彥國

大風

檢書

雜興

呂公初示古詩一編因以短歌答之

老萊子

往王順山值暴雨雷霆

卷第三

古詩二十首

依韻和勝之暑飲

答宋太祝見贈

送李冀州詩

和鄰幾登繇臺塔

依韻和伯鎮中秋見月九日遇雨之作

夜聞秋聲感而成咏同鄰幾作

和聖俞庭菊

答梅聖俞見贈

舟至崔橋士人張生抱琴攜酒見訪

穎川留別王公輔

維舟野步呈子履

滯舟

過濠梁別王原叔

和子履雅家園

尹子漸哀辭

天平山

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

遷居

遣悶

苦調

卷第四

古詩十八首

若神棲心堂

郡侯訪予于滄浪亭因而高會翌日以一章謝

之

送關永言赴彭門

寄題豐樂亭

夏熱晝寢感詠

哭師魯

和永叔琅邪山庶子泉陽冰石篆詩

荅章傳

遊山

寒夜

送施秀才

送韓三子華還家

觀放陣

金山寺

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泊于湖間偶成密會坐上

書呈黃尉

送張統尉嘉禾

秋夜

寄題周源家亭

卷第五

古詩十四首

黃雍於西安修水之側起佚老亭以奉親

送黃莘還家

和菱磯石歌

頂破二山詩

永叔石月屏圖

演化琴德素高昔嘗供奉先帝聞子所藏寶琴

求而揮弄不忍去因為作歌以寫其意云

寄王幾道同年

丙子仲冬紫閣寺聯句

水輪聯句

薦福塔聯句

悲二子聯句

地動聯句

瓦亭聯句

淮上喜雨聯句

卷第六

律詩三十四首

和石曼卿明河詠

師黯以彭甘五子為寄因懷四明園中此果甚

多偶成長句以為謝

遊洛中內

送杜密學赴并州

送家靜及第後赴官清水

串夷

靜勝堂夏日呈王尉

黎生下第還鄉

春日晚晴

代人上申公祝壽

有客

遊南內九龍宮

送陳進士遊江南

和馬承之古廟

和解生中秋月

宿太平宮

獨遊輞川

過下馬陵

覽含元殿基因想昔時朝會之盛且感其興廢

之故

望秦陵

留題樊川李長官莊

宿終南山下百塔院

宿華嚴寺與友生會話

送王揚庭著作宰巫山

晚意

春暮初晴自御宿川之華嚴寺

次韻和師黯寄王耿端公

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

郢中歐陽九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

謫夷陵今因成此詩以寄且慰其遠邁也

暑景

夏中

夏意

和淮上遇便風

先公之愛馬以病寄他廐今死矣

重過句章郡

卷第七

律詩三十九首

晚出潤州東門

無錫惠山寺

過蘇州

吳江亭

秀州通越門外八九里臨水多佳木茂樹以便

風不得停舟一賞愴然為詩

秀州城外九里有竹樹小橋于十八年前與友

人解晦叔飲別于此今過之景物依然而

解生已亡悲歎不足復成小詩

天章道中

望太湖

大馬寺

杭州異亭

宿錢塘安濟亭觀潮

使風

松江長橋未明觀漁

新開湖晚霽

九日汴中

淮中晚泊犢頭

韓忠憲公挽辭二首

詔獄中懷藍田高先生

湘公院冬夕有懷

離京後作

荅和叔春日舟行

荅子履

舟行有感

淮亭小飲

淮中風浪

壽陽閣望有感

阻風野步有感呈子履

過泗水

和丹陽公素學士晚望見懷

送子履

題花山寺壁

春睡

覽照

病起

秋懷

秋曉聞鶴唳一聲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作

病中得杜丞相見寄詩感而有作

滄浪懷貫之

卷第八

律詩四十三首

和彥猷晚宴明月樓二首

依韻和王景章見寄

荅仲儀見寄

雨中聞鶯

滄浪亭

秋雨

中秋三夕對月

懷月來求聽琴詩因作六韻

送黃通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貺因次元韻

滕子京哀辭

寒食招和叔遊園

春日懷舊遊

春日感懷

夢歸

獨步遊滄浪亭

初晴遊滄浪亭

滄浪觀魚

遊招隱道中

揚州城南延賓亭

吳江岸

晚泊龜山

滄浪靜吟

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

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

伯鎮爲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

遊雪上何山

雪上

冬夕偶書

寒夜十六韻答子履見寄

獨遊曹氏園館因寄伯玉

小酌

送人還吳江道中作

題廣喜法師堂

詩僧則暉求詩

關都官孤山四照閣

清軒

某為世所棄困居於蘇平生交遊過門不顧長

安侍讀葉丈不以秦吳之遠高下之隔閱

此窮悴特貺以詩然韻險句奇不可攀續

仰酬高諠強挾蕪音

暑中閒詠

寄題趙叔平嘉樹亭

西軒垂釣偶作

夜聞竿酒有聲因而成咏

秋夕懷南中故人

卷第九

書七首

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上范希文書

應制科上省使葉道卿書

上京兆杜公書

上孫冲諫議書

上孔待制書

上集賢文相書

卷第十

書六首

答韓持國書

答馬永書

答范資政書

答李銳書

答杜公書

上范公參政書并諮目七事

諮目一

諮目二

諮目三

諮目四

諮目五

謄目六

謄目七

卷第十一

上書疏狀九首

乞納諫書

詣匭疏

火疏

論西事狀

乞發兵用銀牌狀

論宣借宅事

乞用劉石子弟

投匭疏

論五事

卷十二

啓表十二首

啓事上奉寧軍陳侍郎

上杜侍郎啓

上執政啓

薦王景仁啓

京兆求罷表

杜公讓官表

杜公謝官表

杜公求退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卷第十三

記序雜文十六首

粹隱堂記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并州新修永濟橋記

滄浪亭記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處州照水堂記

浩然堂記

漣水軍新牘記

送外弟王靖序

送王緯赴選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王規方叔序

符瑞

復辨

杜誼孝子傳

題杜子美別集後

卷第十四

誌銘八首

先公墓誌銘

江寧府溧陽令蘇君墓誌銘

亡妻鄭氏墓銘

內園使連州刺史知代州劉公墓誌

處士崔君墓誌

太常博士宋仲達墓誌銘

屯田郎榮陽鄭公墓誌銘

歙州黟縣令朱君墓誌銘

卷第十六

誌銘六首

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

太理評事杜君墓誌

奉禮郎杜君妻張氏墓文

兩浙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

廣陵郡太君高氏墓誌銘

卷第十六

行狀哀辭祭文五首

韓公行狀

王子野行狀

哀穆先生文

祭舅氏文

祭滕子京文

蘇學士文集總目

震澤徐 惇復 七來校

蘇學士文集卷第一

感興三首



後寢藏衣冠前廟宅神主吾聞諸禮經此制出中古秦
 嬴食先法乃復祭於墓漢衣以月遊於道蓋無取宣帝
 尊祖廟失制徧九土孝元酌前文一旦悉除去魏帝樂
 銅臺遺令平置歌舞昏嗣竟從之此事狂夫阻唐制益
 紛華諸陵銷嬪御曠女日哀吟於先亦奚補吾朝三聖
 人乘雲不可覩威靈已霄漢嗣皇念宗祖繪事移天光
 刻象肖神武徧敕舊遊地輪材起宮宇階城釵以金牆
 壁衣之黼功既即奉迎法仗疊簫鼓玩好擇珍奇目奪
 不可數三京佛老家已有十數處朝家雖奉先越禮古
 不許君不祭臣僕又不祭支庶丹楹豈非孝聖貶甚蕭
 斧大祀當以時寢廟即其所惜哉共儉德乃為侈所蠱
 痛乎神聖姿遂與夷為侶蒼生何其愚瞻歎走翁午賤
 子私自嗟傷時淚如雨

在昔帝堯日光宅闢四門所賓無凶邪德教日益敦末
 世多濫姦九重嚴大闈扞極主譏察誰何辨語言一關
 百力士列立梵石温設官按尺籍唱號於未昏唐末稍
 懈急嘗值外史奔京城凶豪兒奮劍闖帝藩狂呼嘯虎
 豹便欲傾乾坤賴有宰相在不然神器翻我朝講制度

門籍反不存近知賤丈夫突入犯赤軒陞官未暇執
 嗽何其誼祖宗創業難慎重在後昆勇夫猶重閉况乃
 天子尊何羅猶空察况乃外寇屯興語一及此舌出反
 自捫吾家本寒微世受朝廷恩欲奏鷓鴣詩當塗誰薦
 論

瞽說聖所擇愚謀帝不罪况乎言有文白黑時利害前
 日林書生自謂胷臆大潛心撫世病榮成謂可賣投類
 觸諫函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凶星上帝下警戒意若曰
 昏採出處恣蜂蠆安坐弄神器開門納珍賄宗支若繫
 囚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咋舌希龍拜速速伐虎叢
 無使自沈瘵陛下幸察之聰明即不壞如忽賤臣言不
 瞬防禍敗一封朝飛入羣目已睚眦力夫暮塞門執縛
 不容喟十手梓其胡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繫灼若
 龜蔡亦既下風指黥而播諸海長途萬餘里一錢不得
 帶必令朝夕間渴飢死于械從前有口者陷脰氣如韞
 獨夫已去除易若吹糠粃奈何上帝明非德不可蓋倏
 忽未十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存芥天王
 下牀走倉猝畏挂礙連延舊寢廷頑失若空塞明朝黃
 紙出大赦徧中外嗟乎林書生生命不可再翻令凶惡
 囚纍纍受恩貸

慶州敗

無戰王者師有備軍之志天下承平數十年此語雖存人所棄今歲西戎背世盟直隨秋風寇邊城屠殺熟戶燒障堡十萬馳騁山嶽傾國家防塞今有誰官為承制乳臭兒酣觴大嚼乃事業何嘗識會兵之機符移大急蒐卒乘意謂就戮如縛尸未成一軍之出戰驅逐急使緣嶮戰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劍何所施連顛自欲墮深谷寥寥騎笑指聲嘻嘻一麾發伏鷹行出山下奄截成重圍我軍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縛交涕洟遂巡下令藝者全爭獻小技歌且吹其餘剗馘放之去東走矢液皆淋漓首無耳準若怪獸不自媿恥猶生歸守者沮氣陷者苦盡由主將之所為地機不見欲僥勝羞辱中國堪傷悲

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

十年苦學文出語背時向榮力不自知藝圃輒棹鞅薄技遭休明一第君所唱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霞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斂舉意有斯况爽如秋後鷹祭若凱旋將台府張宴集吾輩縱詭浪花梢血點乾酒面玉紋漲狂歌互喧傳醉舞迭闐佞茲時實無營此樂亦以壯去去登顯涂幸無隳素尚

昇陽殿故址

昔在開元中此名昇陽殿西通大名宮夾道直如箭至尊黃金與乘春日幸宴翠嬪曩鐘鼓歡呼奏新徧巧舞風燕翻奴歌露鶯囀酒光射錦幄上下花會炫雕盤堆繡英豔粉弱自戰天歡日無窮臣諫莫敢獻樂極哀繼之在理亦可見胡來塞宮闕腥羶污香薦縱火寢廟平揮戈君臣逆庸嗣忽前醜此巢福更亂冉冉竟覆亡返為耕牧便瓦礫雖費犁土壤頗肥行蓋由殺人多膏血浸漬遠觸體今成堆皆昔燕趙面每因鉏耨時數得寶玉片今秋雨澤多穀穗密如辦農惟喜豐稔吾獨悶遷變不有失德君焉為穡夫佃大國尚如此小人易流轉道德可久長作詩將自勸

大霧

欲曉霜氣重不收餘陰乘勢相淹留化為大霧塞白晝咫尺不辨人與牛羣鳥啁啾滿庭樹欲飛恐遭羅網囚四簷暗鶻下重幕微風吹過冷自流竊思朝廷政無濫未嘗一日封五侯何為終朝不冝散焉知其下無蚩尤思得壯士翻白日光照萬里銷我之沈憂

藍田悟真寺作

旅食長安城迴遑奔走無停行清懷壯抱失素向宵中

堆積塵土生偷閒得至玉峰下爲聞悟真之寺之嘉名
杖屨赤脚踏藍水細流激激心骨清仰看蒼山高峯翁
白雲明滅藏日先行人遙指置寺處正在白雲之中央
逡巡綠棧更險絕攀蘿捫壁隨低昂明行咫尺乃相失
已與雲霧相翱翔時聞啼鳥如吹竹數步一休還縱目
行行未知高則危下視昏煙覆平陸滿巖佳樹尤樸樸
赫赤如霞間濃綠是時八月初路旁已見芬芬菊貪奇
總景不知倦側睥又復心瑟縮神魂飛下大壑幽定省
移時進雙足寺門高開朝日輝丹青黠澹唐時屋老僧
引我周遊看且云白氏子詩乃實錄此詩疇昔子所聞
殷殷更向碑前讀按言索像今無復惟有流泉數道如
車輻我嫌世界欲暫居又云此地無留宿殿宇之後林
莽中日暮嘗有虎豹伏鑿石龕邊嗒至深近有浮屠於
此相張觸快心宿忿兩不解一乃顛擠死其谷我聞爲
之久輦感此向期將避煩辱不爲傷生事爭如平地隨
流俗歎息回頭急出山始覺全軀已爲福

興慶池

餘潤漲龍渠疏溜連清滄助曉遠昏山浮秋明刮眼漁
歸別浦開鴈下滄波晚岸北有高臺離魂蕩無限

長安春日效東野

前秋長安春今春長安秋節物自榮悴我有樂與憂窮
閭何卑漏時燕不見投門庭謝過從蘭萌舒綠柔燕託
喜廣廈亦非善是仇蘭生靜愈茂堪將義爲儔芳香誠
可慕對之蠲窮愁

太行道

行行太行道一步三太息念厥造化初夫何險此極左
右無底壑前後至頑石高者欲作天明黨深者疑斷地
血脈夜中巖下埋斗杓日午陰壁風雪號攀緣有路到
絕切四望羣峰合杳如波濤忽至逼側處咫尺顛墜恐
莫逃嗟乎古昔未開時隔絕往來人不思淳源一破山
岳碎巧心遂去緣嶮巖嶮不窮甚可畏悼此二者亡
其空天地不自嶮嶮由人爲之彼車摧輪馬傷足中路
勿歎勿慟哭世上安塗故有焉孰使汝行此道驅高軒
喪墜不收空爾然

對酒

丈夫少也不富貴胡顏奔走乎塵世子年已壯志未行
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時愁思不可撥崢嶸腹中失和氣
倚官得來太行顛太行美酒清如天長歌忽發淚迸落
一飲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褻哀樂如權朽
讀書百車人不知地下劉伶吾與歸

夜中

夜分衆誼死耿耿抱真履中君湛以寧不爲外官使七
兵乘間入攻剽勢向圯主將不謀陣敵惡蕩然失守遠
藏避駭浪奔騰一刻萬里紛紛變化無窮已俄如獨繭
絲忽復滿天地乳虎不受縛狂龍難馴致我思精甲以
扞異類邪慝弗萌元辟復位輔以逍遙之至道爛然光
輝照無際

蜀士

蜀國天下險奇怪生中間有士賈其姓抱材東入關獻
冊叩諫鼓其言蔚可觀願以微賤軀一得至上前掉舌
滅西寇晝地收幽燕且云太平久兵戰無人言臣嘗學
其法自集數百篇治亂與成敗密然不可刪三獻輒罷
去志屈心悲酸將相門戶深欲往復見攔負販冒日熱
引重衝雪寒竊苦輦轂下以圖晨夕餐如此三歲餘夜
夜抱鄰歎義者或賑給遂復歸巴川嗟乎區宇大此徒
亦已繇城市與巖穴隱默孰辨旃幸得出自鬻何惜置
末班吾相柄天下處事當幾先古之設爵位蓋欲英雄
躔次第立名級不使智慮閑稍有才器者必以祿仕牽
所患在不出既出那棄捐放蛟入大水驅虎還深山失
一故無害其類莫可攀

己卯冬大寒有感

延川未撤警夕烽照冰雪窮邊苦寒地兵氣相躪結主
將初臨戎猛思風前發朝笳吹餘哀壘鼓暮不絕淹留
未見敵愁端密如髮子聞古烈士自誓立壯節九泥封
函關長纓繫南越本爲朝廷羞寧計身命活功名非與
期冊書豈磨滅然由在遇專醜類易翦伐訓士無他才
賞罰在果決近聞邊方奏中覆多沈沒罪者既稽誅功
者不見閱雖使頗牧生勇智當坐竭或云廟堂上與彼
勢相夏恐其立異勲歛然自超拔不知百萬師寒刮膚
革裂關中因誅斂農產半匱竭我欲叫上帝願帝下明
罰早令黠虜亡無爲生民孽

獵狐篇

老狐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
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派暮夜出菊舍難畜遭橫害晚登
埤嵬嗚呼吸召百怪或爲嬰兒啼或變豔婦態不知幾
十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杜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年少
兒耽獵若沈滌遠郊盡雉兔近水穢鱗介養犬疏青鶻
逐獸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
人作疆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呼噪奔馳
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鈎牙作巨顛髓血相

潰沫喘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蓬
艾數穴相穿通城堞幾隳壞久縱此凶妖一旦果禍敗
皮爲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難易言 幼童蘇州二首

擬把鉛刀伐丹桂欲坐胥井攀青天排羅嬰兒拒九虎
未若以道干貴權

地上拾芥亦細碎掌裏數文猶苦辛脫使捕九下峻坂
未若以財而發身

大小言 楚襄王登蘭臺命大夫作大言登陽臺命大夫作小言梁昭明太子殷鈞王規皆嘗作

彎弓射月落揮劍決天開何言四溟廣并合不成杯託
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奔馳萬里外終不出秋毫

了語不了語 了語効看顧凱之數仲堪作不了語効唐應裕之作

公餽欲成忽覆鼎銀緝汲絕還沈井乳虎咆哮落深奔
青萍一揮斷人頸

無言以手尋珮環寒暑迭運雕朱顏八駿踏地幾時偏
六龍駕日何年閑

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 時得告之山陽望家

扁舟迎春色東下淮楚鄉側身風波地回首英俊場
我本俗材百事無一長濫迹入冊府舉動初不皇乍脫

泥滓底稍見日月光峻閣鬱前起隱嶙天中央春風花

竹明曉雨宮殿涼溢目盡圖史接翼皆鸞鳳明窗置刀
筆大案羅縑細文字雖幼學鈍庸今廢忘不能溫舊習
考古評興亡覩顏於其間汗下如流漿徒然日飽食出
入隨羣行朝廷比多事亦合強激昂况有詔書在爛然
貼北牆奮舌說利害以救民膏肓不然棄硯席挺身赴
邊疆喋血塵羌戎胞膽森開張彎弓射攬槍躍馬掃大
荒功勳入丹青名迹萬世香是亦丈夫事不爲鼠子量
數事皆不能徒只飽腹腸有如鳧鴈兒嗷嗷守稻梁歲
月今逝矣齒搖髮已蒼於時既無益自合早退藏諸君
天下選才業吁異常願當發策慮坐使中國強蠻夸不
敢欺四海無災殃莫効不肖者所向皆荒唐又不耐羞
恥但欲歸滄浪濡毫備歌咏仰首看翱翔舟中稍無事
思念益以詳恨無一稜田可以足糟糠出處皆未決語
默兩弗臧莽不知所爲大叫欲發狂作詩寄諸君鄙懷
實所望

送李生

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峰志氣尚突兀形骸已龍鍾男
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爲風雷傷不與匠石逢哀哉
千尺榦摧折以秋蓬

蘇學士文集卷第一

蘇學士文集卷第二

楊子江觀風浪

晚至瓜州渡繫舟泊西灣日落暴風起大浪得縱觀憑
 凌積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靂左右作雪灑六月寒吁嗟
 至柔物威壯不可干若為神龍憑氣勢非一端大艦失
 所標翻覆如轉丸高山雖有路險馬足酸居朝號安
 逸重祿多憂患爭得清靜交共騎雙翔鸞矯翅入赤霄
 不見此險難奈何蚩蚩眾共處天壤間因知古聖人立
 法萬世安濟川作舟梁鑄鼎窮神姦朝廷布禮度繁榮
 莫可刪後來漸破壞所向行路難凶邪得聘志物命遭
 摧殘視此念古昔杖藜空盤桓

哭曼卿

去年春雨開百花與君相會歡無涯高歌長吟插花飲
 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慟哭來致真忽欲出送攀魂車
 春暉照眼一如昨花已破蕾蘭生芽唯君顏色不復見
 精魄飄忽隨朝霞歸來悲痛不能食辭上遺墨如樓鷗
 嗚呼死生遂相隔使我雙淚風中斜

吾聞

吾聞壯士懷恥與歲時沒出必鑿凶門死必填塞窟風
 生玉帳上今下厚地裂百萬呼吸間勝勢一言決馬躍

踐胡腸士渴飲胡血腥腫屏除盡定不存種孽子生雖
 儒家氣欲吞逆羯斯時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書臥書冊
 中夢過玉關關

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皇天稔巨慙羌虜稽顙戮廟算忽小醜王師數傾軋秦
 民著暴斂慘慘生意感賊氣愈張王鋒銳不可觸帷幄
 監前敗降心問白屋尺詔下中天公車塞章牘策慮盡
 頗牧勇決過賁育先生胸臆大經術內自足逸韻脫滓
 塵素節抱冰玉獨恥論兵戰因時射君祿不唯吾志乖
 亦使王道局放懷但文史散髮自溪谷近臣上薦書天
 子馮高躅束帛三及門不免至京轂萬鍾非所好大議
 戛釣軸孤鸞入紫煙網罟安可東天風萬里長沆瀣朝
 滿腹更期下翔集以為蒼生福

贈釋祕演

高車大馬聞上京釋曰演者何聲名當年余嘗與之語
 實亦可喜無俗情作詩千篇頌振絕故意吐吐吁可驚
 不肯低心事鑄鑿直欲淡泊趨杳冥落落吾儒坐滿室
 共論慙若木陷釘賣藥得錢輒沽酒日費數斗同醉醒
 傷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為名卿數年不見今老矣
 自說厭苦居都城垂頭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

雄心瞥起忽四顧便擬擊浪東南行開春余行可同載
相與曠快觀滄溟

城南感懷呈永叔

春陽泛野動春陰與天低遠林氣藹藹長道風依依覽
物雖暫適感懷翻然移所見既可駭所聞良可悲去年
水後旱田畝不及犂冬温晚得雪宿麥生者稀前去固
無望即日已苦飢老稚滿田野斲掘尋鬼託此物近亦
盡卷耳共所資昔云能驅風克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厲
腸胃坐瘡痍十有七八死當路橫其尸犬羸咋其骨烏
鳶啄其皮胡爲殘良民令此鳥獸肥天豈意如此決蕩
莫可知高位厭梁肉坐論攬雲霓豈無富人術使之長
熙熙我今飢伶俜聞此復自思自濟既不暇將復奈爾
爲愁憤多滿胃嶮岮不能齊

吳越大旱

吳越龍蛇年大旱千里赤尋常稂稊地爛漫長荆棘蛟
龍久遁藏魚鼈盡枯腊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城市
接田野慟哭去如織是時西賊羌凶餓日熾劇軍須出
東南暴斂不暫息復聞藉兵民驅以教戰力吳儂水爲
命舟楫乃其職金革戈盾矛生眼未嘗識鞭笞血塗地
惶惑宇宙窄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寬對結不宣衝

迫氣候逆二年春及夏不雨但赫日安得凉冷雲四散
飛霹靂霽霽消稷癘甘潤起稻稷江波開蘆漲淮嶺發
新碧使我揚孤帆浩蕩入秋色胡爲泥滓中視此久戚
戚長風卷雲陰倚柂淚橫臆

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張子野及寄君

謨蔡大

獨坐對月心悠悠故人不見使我愁古今共傳惜今夕
况在松江亭上頭可憐節物會人意十日陰雨此夜收
不惟人間重此月天亦有意於中秋長空無瑕露表裏
拂拂漸漸寒光流江平萬頃正碧色上下清澈雙壁浮
自視直欲見筋脈無所逃遁魚龍憂不疑身世在地上
祇恐查去觸斗牛景情境勝返不足歎息此際無交游
心魂冷烈曉不寢勉爲筆此傳中州

越州雲門寺

翠嶂環合封白雲中有蕭寺三爲鄰雲門梁武帝所作今分爲三寺相連老松
偃蹇若傲世飛泉噴薄如避人蒼猿嘯斷夜月古丹花
開徧陽崖春盤桓數日不忍去舟出耶溪猶慘神

和韓三謁歐陽九之作

予方居憂艱胸懷積瘡刺昏明走日月慘慘絕生意杜
門厭過從掩耳避時事韓子我所佳招我勲有謂城南

訪承叔共可豁蒙蔽是時窮陰久泥淖沒馬鼻區區不
憚遠飢渴奔高誼永叔聞我來解榻顏色喜殷勤排清
罇甘酸飢果餌圖書堆滿牀措論極根柢伊余昏迷中
忽若出夢寐劃然毛骨開精神四邊至既歸尚泠然數
日飽滋味韓子歎不足作詩暢情義爛如珊瑚鈞光豔
不可閉迫余使之和庶以同氣類自顧屯鈍極出語少
姿媚扶別雖強成徒使腸胃沸永叔經術深爛熳不可
既雖得終日談百未出一二倉皇逼行役蕭颯包素志
不日便乖折安能託精粹他年老門牆君子無我棄

城南歸值大風雪

一夜大雪風喧雁未明跨馬城南回四方迷惑共一色
揮鞭欲進還徘徊舊時崖谷不復見縱有直道令人猜
低頭搶朔風兩眼不敢開時時偷看問南北但見白羽
之箭紛紛來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顛天公
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借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
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雖然
外飾得整好自覺面目如刀裁又不知胷中肝膽掛鐵
石安能柔軟隨良媒世人飾詐我尚笑今乃復見天公
乖應時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

出京後舟中有作寄文韓二兄弟承叔歐陽九

和叔杜二

久居倦京城歸心日傾寫扁舟理棹楫已與峻流下斷
岸如崩山遠樹若奔馬回頭雲間闕出沒見圖畫還家
快雖暫去國傷以乍况我二三友春戀數返駕前夕南
巷堤昨日東城舍論精如可收意密不見罅恍惚夢寐
中蕭然已相捨他人所至樂惟我氣類寡迂僻不能鑄
往往自嗟罵平生居京都君輩乃知者異鄉孰與言救
謫定不暇柔軟衆所佳佞面誰可借中懷百憂集包釀
似蘊鮮身世苦飄浮歲月不可把後期浩難知高吟但
悲灑

寄富彥國

自古猾者胡與羌胡羌相連動朔方姦謀陰就一朝發
直欲截割吾土疆遣使持書至闕下四方物論如沸湯
天子仄席肝未嘗相君日暮猶廟堂彥國感繫請奉使
檜將摧折其鋒銚受詔驅馬出都門都人走觀歎且傷
猾胡聞風已厭伏聚聽大議羞亂常願如故約不敢妄
脫甲爭獻寶玉觴旆旌威遲還上國所至觀者如傾江
杖父奔蹶喜出泣婦女聚語氣激昂至尊虛懷坐藉牀
中人催入見未央對久赤日下輦道翠華影轉熏風涼
歸來堂上拜壽母賓車塞破甘泉坊衣塵未滌又出使

往來絕域如門牆已知高賢抱器識因時與國為輝光
不煩一甲屈萬衆以此可見才短長彥國本為廊廟器
何祇口舌平強梁使之當國柄天下夷狄豈復能猖狂

大風

秋半收穫登郊原欹側小屋愁夕眠是夜大風拔樹走
吹倒南屏如崩山夢中驚起但呼叫病僕未動徒厖喧
驅令燃火徧照燎瓦甃狼籍滿我前披衣抱枕欲避去
去此乃是曠野田况時風怒尚未息直恐淫渭遭吹翻
露坐不免念禾黍必已刮刷無完根六事不和暴風作
嘗聞洪範有此言昔時大風禾盡偃上帝蓋直周公寬
方今天子至神聖惟恐臣下辜其恩是何此風乃震作
吹盡秋實傷元元有能返風起禾者亦足表異知所存
至誠皎潔固不昧時雖今古同乾坤

檢書

煩心思所持屏事入小閣踞樓下塵梁侈哆張敗笈雨
爛百數蕃蟲食三四夾軒昂醉墨開纖悉新書雜魚子
或破碎蠶兒尚狎恰快心伯長文跋尾清臣搨幼辭反
知進故句時自愜墜亡多玩愛存聚必券帖疎密交及
戚前後生與殫誨束儼父師寒暑布兒妾諱浪笑忽還
私匿情再接愴事涕泫泫憫時歎嗒嗒一餉誠寂寞千

里遽會合遊心到句涌開眼見蒼雲京華歷歷復節物
忽忽涉恍爾驚異方遁去乃幾臘回頭厭裝積舉體覺
疲蕭東閣聊欠伸夢斷風一颭高山扶層巔下與地盤
結氣貫不變移澤枯乃朽裂有如善人交生死兩固節
語默無異方黯沮在為別世風隨日儉俗態逐勢熱負
子好古心嗟歎星斗滅近得鄰幾生胷懷貯霜雪飢渴
入詩書趣向著羈縲又與斯人離先日心破折古也當
貽言在子可捫舌奈何區區誠敢以御者說器成必剝
琢德潤資凜刷空文謾徽墨古訓乃佩玦帝門急豪英
濟物無自子

雜興

虎豹性食人智者畜為戲形影本相親愚夫見而畏疑
同不疑異遠哉愚與智

呂公初示古詩一編因以短歌荅之

覽君古風之章句兩謝不足以下顧長江走瀾天外來
黃鵠軒風日邊去上有致君却敵之良策下有逍遙傲
世之真趣惜乎志大名位卑明珠投闇人疑之昔時名
價滿天下此日塞默趨塵泥古人但以才術喻富貴自
餘之外胡足思公初之道既如此空手窮約而不悲媿
無玉案報神藻聊此感激成荒辭

老萊子

常羨老萊子七十親不衰
颯然雙白鬢尚服五綵衣
戲游日膝下弄物心熙熙
或時暫自跌輒作嬰兒啼
清朝萬鍾祿不肯賣片時
人生有此樂何暇外慕爲
伊余生不造才壯蒼天虧
搏膺念之子歎咏形諸詩
想像且三復苦血下交頤

往王順山值暴雨雷霆

蒼崖六月陰氣舒一霆淫
雨如繩轟霹靂飛出大壑底
烈火黑霧相奔趨人皆喘
汗抱樹立紫藤翠蔓皆焦枯
逡巡已在天中吼有如上
帝來追呼震搖巨石當道落
驚嗥時聞虎與羆俄而青
巖吐赤日行到平地晴如
初回首絕壁尚可畏吁嗟
神怪何所無

蘇學士文集卷第二

蘇學士文集卷第三

依韻和勝之暑飲

九夏苦炎烈入伏氣候惡
况茲大旱時其酷甚炮烙
爭得昇復生射此赤日落
欲擊青天開騰身出寥廓
狂走無處逃坐恐肝腦涸
不如以酒澆庶可免焦爍
相呼坐僧居頃刻酬百酌
佳瓜判青膚熟李吸絳膜
尚嫌味不爽更與冰雪嚼
裂耳發浩歌解顏縱善謔
迳趨無何鄉回覺萬事錯
不知余中虛外冷得所託
真氣潛遁亡半夜忽發霍
嘔洩不暫停迸筋走兩脚
初如巨繩纏忽似秋蚓躍
委頓體不支藜牀爲穿鑿
君言暑飲佳但得一响樂
艱難踰旬時僅飲數斗藥
快意事皆然遺殃慎無作

荅宋太祝見贈

窮冬三日雪旅腸迫枯餓
不免東郭行難效袁安卧
我謁故所宜君來無乃左
復既長句詩如留萬金貨
恣睢莫能名豪橫不可挫
怒奔時苟出力轟復下墮
使人但驚絕欲繼誰敢作
况君名家駒少小聲已播
丈夫氣剛精不必在長大
譬如利錐末所向物已破
余資本滯濁既壯困家禍
區區走俗格僅若蝻循磨
詩枯實零丁文僻又坎珂
翹然當路人顧我甚涕唾
雅意返額交得無

自卑泥俛首已內傾撫躬輒私賀無以荅高誼胷中強
搜羅披豁聊短篇安足謂酬和莞爾當棄投毋留重吾
過

送李冀州詩

冠蓋傾動車馬稠都門曉送李冀州綠髮三十一趨趨
千騎居上頭眼如堅冰腦河月氣勁健鶻橫清秋不爲
青梁所汨沒直與忠義相沉浮干戈未定民力屈此行
正解天子憂男兒勝衣志四海實恥坐得萬戶侯旆旌
明滅朔野聞笳鼓樓斷邊風愁孤雲南飛莫回首下有
慈親雙淚眸自古忠孝不兩立功名及時乃可收衆人
刮目看能事著鞭無爲儒生羞

和鄭幾登蘇臺塔

孝王有遺墟寥落千年餘今爲太常宅復此蘇華都踞
覽冠舊丘西人號浮圖下鎮地脈絕上與烟雲俱我來
歷初級獲穰穰市衢車馬盡螻蟻大河乃汗渠躋攀及
其顛四顧萬象無迴然塵空隔頓覺襟抱舒俄思一失
足立見康體軀投步求自安不暇爲他謀平時好交親
豈復能邀呼舉動強自持恐爲衆揶揄一身雖暫高爭
如且平居君子不倖險吾將監諸書

依韻和伯鎮中秋見月九日遇雨之作

衆香愛春發枯荻我知惟動兒女懷天地昏酣醉夢裡
人有爽思皆沈埋豈如秋風勁利劇刀劔刮破天膜清
光開衰根危蒂埽除盡辨別松竹并蒿萊青蛾供霜洗
夜月兼以皓露驅纖埃常年此夕或陰晦今歲澄徹將
快哉是時呼賓賞此景漸見照我白玉杯清輝向人若
有意徑歷窗戶猶徘徊放歌狂飲不知曉爛熳酌客山
岳頽時節飄流晦朔轉已覺九日來相催北軒隙地破
蒼蘚帶花移得黃金裁倒冠露頂坐狂客擷香咀榮浮
新醅最憐小雨灑疎竹爽籟颯颯吹醉顛君時傳詩頗
精而意若泥淖不得來開緘文采自飛動欲和但愧頑
無才久之龜勉強爲荅嫌春愛秋真可吟

夜聞秋聲感而成咏同鄭幾作

八月天氣肅萬物日已闌庭前兩高桐夜籟如哀絃志
士感節物中夕耿不眠起聽抱膝吟悲烈聲相干念此
華葉改想見顏色鮮顧人生世間榮悴理亦然豈傷歲
月速愧無功名傳少小學文章出值用武年儒官多見
侮敢爲戰士先欲棄俎豆事強習孫吳篇迂鈍不可爲
屈曲性亦難虛言盜祿食實又畏上天未能追世好且
樂樽酒間九日近不遠同醉黃花前

和聖俞庭菊

不謂花草稀實愛菊色好先時自封植坐待秋氣老類
樵翠羽枝已喜金靨小嚴霜發層英益見化匠巧搖疑
光豔落折恐叢薄少一日三四吟一吟三四遠賞專情
自迷美極語難了得書所賦詩爛漫感懷抱朗咏償此
花心清爲之倒

荅梅聖俞見贈

自嗟處身拙與世嘗齟齬至於作文章實亦少精趣低
摧朝市間所向觸諷怒夫子與衆殊琢飾旣佳句將然
紙上動讀畢恐飛去自覺異平居恍忽忘世故迴如出
泥塗熏滌失臭污衣之青霞裾飲以紫榮露輶軒駕飛
黃蹠躐上夷路古貴知者稀流俗豈足顧雅意雖可珍
三復未敢報退慙百不堪尚恐君悔誤

舟至崔橋士人張生把琴攜酒見訪

晚泊野橋下暮色起古愁有士不相識通名叩余舟鏗
鏗語言好舉動亦風流自鳴紫囊琴瀉酒相獻酬余少
在仕宦接納多交游失足落坑窞所向逢戈矛不圖田
野間佳士來傾投山林益有味足可銷吾憂

穎川留別王公輔

得罪身去國犯寒挽孤舟親友舍我去乃獨與子遊子
實飽文義辭闌入中州氣勁恥苟合半歲爲我留我窮

不相棄同載適宛丘在困見人情此意不可醅解攜春
波上會合知何秋

維舟野步呈子履

白日出高岡遠野春氣動倉鳩鳴相懼幽草色已弄繁
舟大河曲登步目一縱遙遙玩物華所樂與君共已忘
竄逐傷但喜懷抱空古人負才業未必爲世用吾儕性
疎拙擯棄安足痛四顧不見人高歌免驚衆

滯舟

落照滿長河流水暖沖融中有鳧鷖羣上下隨和風捕
魚波淺浦鷓翅入紫空嬉遊意自得首顧冥冥鳴伊余
何所適舟滯數見窮十步九暗灘咫尺不可通僚工裂
吻噪捨檝將何從巨鉅挽屢斷有如拔山峰夕憂寇盜
至蹶弩映听叢徊徨但搔首歎息無所容曾無鳥禽樂
虛在人曹中

過濠梁別王原叔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
生性闊疎逢人出胸膈一旦觸駭機四向盡戈戟平生
芻遊面化爲虎狼額謗氣慘不開中者若病疫遂令老
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推辱實難
任官名亦非惜罪始職于予時情未當隙今來濠水涯

日夜自羞傷高風激頽波相遇過晴昔白璧露肺肝晴
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吁嗟
四海窄

和子履雍家園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
暖香撲地花氣繇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
珍禽不可見毛質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踞石弄琴瑟
唯恐日暮登歸軒塵紛利落耳目異只疑夢入仙家村
君之襟尚我同好作詩閤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
久之想像空冥煩

尹子漸哀辭 科序

子昨得罪于漸數相過感慰激切恐子重得罪於朝廷
也其意結括避慎非昔時子漸也與之劇飲則必作薤
露長歌舉音凄斷坐中不忍聞已而有厭苦世故之
說子謂死者人之所惡子何樂焉對曰吾未嘗死安知
死之不樂也生理局促不足樂見之矣既別才百餘日
子漸化去豈其魄兆歟子始聞之怛然震爲出涕徐又
追其緒言作哀辭以寄執紼者

漂流江湖外負罪氣慘懷况聞故人死驚呼不成啼當
案舍已著緬懷大河西箴言尚在耳鑑若環珮隨志氣

廩已失神魂飄何之昔云死者樂復以生爲悲子知達
士懷將以二物齊今也果何如無乃往意迷荆棘飽雨
露叢蘭委汚泥紫鸞忽腸絕永年賊狐狸天理湊難問
我意多乖嗟哀吟蒼山關注目白日低不得慟寢門雪
涕江上隄

天平山

吳會括衆山戰戰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爲之主傑
然鎮西南羣嶺爭拱輔吾知造物意必以屏大府清溪
至其下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堅立欲言語捫蘿緣
險磴爛熳松竹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紺髻舉石竇落玉
泉冷冷四時雨源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早年或播洒
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泓澄未爲應龍取子方棄塵中巖
壑素自許盤桓擇雄勝至此快心膂庶得耳目清終甘
死于虎

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

人生交分恥苟合貴以道義久可要薄俗盈虛逐勢利
清風絲遶日已凋長吟宇宙獨引領浩浩萬古與我遙
安得此身有兩翅颺然遠舉隨風颺近逢公素我同好
厭憤偷俗常鬱陶君方調官鎮京口我以重罪廢本朝
身雖俱在大江外不得會合煩相邀秋風八月天地蕭

千里明迴草木焦夕霜慘烈氣節動激起壯思冲斗杓
豈如兒女但悲感啣啣吟歎隨螿蟻擬攀飛雲抱明月
欲踏海門觀怒濤念君住所近不遠江山蟠關氣象豪
接頭陰明變霞霧檻下日夕鬪屢蛟便將一往刷滯悶
去興草茁不可呼兒撲衣辨舟楫一日百里豈憚勞
君方酒酣亦思我奔墨紙上爲長謠上言風物麗復壯
下述宴集樂且邀意我羈愁正無賴欲以此事相誇招
此篇筆絕墨未滲我舟適到范老橋古人千里有神會
以茲可信非相違偶然不以窮見棄曠然不以位自驕
開絨胡咏毛髮竦通夕噤瘁曛不交病膜誰將寶篋刮
痒背恰得仙人抹長川奔渾走一氣巨鎮截薛上赤霄
又如陰雲戴雷電光怪迸漏不可包驚呼歎伏已不暇
焉敢有意爭其高却疑欺我老困頓故作大句來相慶
近罹罪辱舌雖在每避嫌諷口已膠更遭揪攪豈不畏
欲取筆硯俱焚燒既承嘉命敢無報將吐復茹移昏朝
留連日日奉杯宴殊無閒隙吟風騷看君恠憤表大白
有似巨浸吸百川賓從傾頽尚未馱直恐潰爛腸與脾
神迷耳熱眼生纈嚼盡寶壓狂醒消歡流樂極古所戒
不免歎旦潛遁逃還家數日却愁寂夢中猶奉笑與嘲
強爲短篇答高誼郵事軋軋空自撓覽之捧腹定絕倒

幸爲投棄無傳抄相思復思往相會予今豈復如繫匏
行看雪夜景清絕更乘逸興飛輕舸

遷居

前歲旅淮楚去年還上都一歲內前後七徙居歲
暮被重謫狼狽來中吳中吳未半歲三次遷里閭京師
重騰移長物動數車江湖亦稍便一舟樂有餘破壞新
器皿散亡舊圖書家人頗倦煩行路亦歎呼吾知人之
生天壤乃遠廬其間暫寄寓一世還須更縱遊極南北
所歷足自娛猶恨苦濡滯舉動携事孥 出入極浩
與元氣俱仰首羨日月晨夕苦奔趨二物本無情亦爲
氣所驅况我有血肉又生名利區手足日不閒在地無
根株流宕固宜矣何必厭道塗此身亦外物安用傷鴉
孤庸人所見狹但以鄉井拘屑屑寸粒食何異雞在笄
擬隨犯斗查欲上浮海桴寄語懷安者嗟嗟爾何愚

遣悶

隆冬雪跨月度日關門廬乘昏氣慘烈悲風吹江湖白
鵝翅翼傷塌然困泥塗不入鶴鵲羣哀鳴憶雲衢夕飢
乏粒食浩蕩天地俱何時關重陰得見白日舒

苦調

陰闇必有鬼高明者惟天鑒應未始忽冥理有後先茲

凶喜欺罔放意快目前虎狼嚼生人自適甘且鮮烈士
共劔起忿髮如危絃人理已不勝神報豈泯然驚呼徹
上帝洒血透九泉捫舌不敢語咄咄徒自憐

蘇學士文集卷第三

蘇學士文集卷第四

若神樓心堂

予心充塞天壤間豈以一物相拘關放然一物無不有
遂得此身相與閒上人構堂號樓心不欲塵累相追攀
冷灰柔木極潰敗雖有善迹輒自刪予嘗浩然無所撓
與子異指亦往還卷舒動靜固有道期於達者誠非艱
郡侯訪予於滄浪亭因而高會翌日以一章謝之

荒亭俗少遊遷客心自愛繞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昨
朝十騎來趁趕擁林外水禽駭砧鼓野老瞻車蓋公餘
喜靜境賓至因高會跋石已行廚臨流聊褫帶優游鄙
情通放曠末禮殺酒醇引易醺肉美舉必囁千臠恣食
雞二整時把蟹開顏開善誼傾耳得嘉話暮夜歡未厭
兼回意將再跋已見惜騰跨鞍極倒載明日尚狂醒嘉
貺不遑拜

送閔永言赴彭門

鄙性背時向處世介且迂自固以爲節人皆指爲愚少
年宦京邑與衆頗異涂一朝被放棄漂然落江湖江湖
信美矣心迹抑更孤永言金閨彥器識當世無機發弦
上矢辯走盤中珠高風樂溪山恥與勢利趨殊科二十

年不肯仕京都顧我窮悴者一笑情相與日日奉杯宴
但覺懷抱抒瓊裾照坐席內顧瓦礫粗未飲心自醉相
對氣已舒得忘羈旅憂蓋以道義俱雲間宿古寺花下
招歌姝勝境尋已徧賞心未嘗孤置書趣赴治候吏擁
舳艫秋風卷大旆喧喧指東徐郊亭對別酒我獨增悲
吁人生大塊間氣類有萬殊賢愚各有合惟予邈無徒
君子誤見知交契若勘符一旦又睽索千里成闊疎期
君早自奮佐時發雄圖功成速收身單舸還東吳白頭
青林下尊酒相從娛

寄題豐樂亭

神物藏勝地深林隱蒼峰威爽渡淺嶺愛此衆一鍾古
今未見賞荒然草苔封公來闢一徑疏鑿隨指縱揮洗
落塵慮甘涼灑煩胷構亭於其間四面開軒牖名之豐
樂者此意實在農使君何所樂所樂惟年豐年豐訟訴
息可使風化醲遊此乃可樂豈徒悅賓從野老共歌呼
山禽相迎逢把酒謝白雲援琴對孤松境清豈俗到世
路徒衝衝

夏熱晝寢感詠

盛夏日苦永解帶坐小軒對案不能食揮汗白雨翻軋
軋過午景宛轉無由昏偃臥一榻上既覺復夢魂恬然

世慮寂時被蒼蠅喧睡味勝仙去忽貺難俱論晨事如
隔日半雜夢寐言人生貴壯健及時取榮尊夏禹惜寸
陰窮治萬水源櫛沐風雨中子哭不入門况復庸下者
不出強趨奔奈何耽晝寢嬾惰守壞垣念昔年少時奮
迅期孤鶩筆下驅古風直趣聖所存山子逐雷電安肯
服短轅便將決渤澥出手洗乾坤文章竟誤身大議誰
周爰掉首下牢獄殄殄如孤豚法吏使除籍其過祇一
殄賓朋四散逐投窟向僻藩九虎口牙惡便欲膏其躡
上賴天子明不使鉗且覘此身自流浪豈能濟元元天
下無所歸泛舟旅江邨春雨看秧稻落日自灌園殊鄉
寡朋友孰辨石與琨卷藏經濟術強談奉狙獼閒困尚
有待不忍沈湘沉大暑晝閉戶一徑惡草絲出嫌烏啣
噪行見蛇蜿蜒蠹書徒盈篋濁醪徒盈樽談笑誰可共
道義孰與敦終日對稚立千里遠弟昆此心既無用不
寢徒自煩况茲晝景長但厭枕簟温北窗無纖風返見
赤日痕流光何輝赫獨不照覆盆會當破氛侵血吻叫
帝闕爛爾正國典曠然滌羣冤姦讒囚大幽上壓九崐
輪賢路自肅爽朝政不復渾萬物宇宙間共被陽和恩

哭師魯

前年子漸死于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于方旅長洲初

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杯欲向口荆棘生咽喉憶初
定交時後前穆與歐君顏白如霜君語清如流予年又
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耦日扶搜不鄙吾學
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門
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髮酒闌氣益邁昨君握兵柄節
制關外候子才入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立辨雪危言
動前旒時雖不見省凜凜壓衆媮旋聞君下獄六月送
渭州渭州舊治所昔擁萬貔貅堂中坐玉帳堂下生蛇
牙令嚴山石裂恩煦春色浮囊生無根芽衆言起愆尤
返來入狴犴行吏對安可酬法官巧追拍刺骨不肯抽削
秩貶漢東驅迫日置郵窮途無一簪百口誰相調諸子
繼死凶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憤苦結不瘳君性本
剛峭安可小屈柔暴罹此冤辱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
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善專與惡報仇二豎潛膏骨
衆鬼來邪廠棄局奔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
明已彌留生平經緯才蕭瑟掩一丘青天自茫茫長夜
何悠悠萬物孰不死死常在嚴秋君齒方威壯衆期樹
風猷二邊方橫猾四海皆瘡疣斯時忽云凶孰為朝廷
憂子方編吳氓日自親鉏耰無緣匍匐救兀兀空悲愁
時思莊生言所樂唯鶻體物理不可詰此說誠最優

和永叔琅邪山庶子泉陽冰石篆詩

一氣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舍其真周鼓秦山壞已久
下至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
人間所存十數處豐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邪石泉記
比之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挂萬鈞
復疑蛟蚪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
惟有風月時相親款款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絕舊喜聞
公餘往觀領賓從獵獵畫隼搖青春逸休車騎步泉側
酌泉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玩點畫情通恍惚疑前身
作詩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聞筆
壓以大句尤難文永叔近以書戒子作詩高風勝事日傾倒安得身
寄西飛雲

答章傳

廢官旅吳門迹與世俗埽構亭滄浪間築室喬樹杪窮
徑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圖
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晨闌
子門疎爽見姿表大篇隨自出爛熳風力老安敢當所
褒讀之欲驚倒開軒延與語指亦有深到半生蹋京塵
識子恨不早扶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中何
故委衰草秋風還故鄉無或難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

當自保

遊山

上春遊南峯出自閭扉西崎嶇綠田塍時又涉狹磳午
 初至峰下先讀爛古碑僧廬頗新鮮丹青見朝曦云昔
 支公居石迹有馬蹄踰嶺到天平上觀石屋危蒼壁瀉
 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窗戶玲瓏漏斜暉嵌然似鉅
 釘人力安可施朝餐下木瀆市物俗所宜琴臺昔嘗遊
 回首憶舊題南向又渡嶺盤屈廩庶蹊摺身趨寶華又
 到文法擊松間見廣路平如隱金鑊寺壓兩山脚三面
 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向登堯峰俗云堯
 所基洪川不能沒上有萬衆樓中道含籃輿從者亦汗
 衣關陸巧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軀軀大兩股酸不隨
 巖雨灑磴滑惟賴枯筇支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
 木互支撐小閣架險梯凌晨過橫山蹴躡雲霞低身如
 插翅翼下見鴻鵠卑却視衆壑林密若薺麥薺是皆樗
 櫟材春登綠翠姿一方紺碧瓦樓殿貼地飛右顧萬頃
 湖東與天相迷日炙白煙開風驅銀山移旁過折腰塔
 鐵輪盡顛墮近爲震霆拔火烈瓦甍糜未知天之意摧
 此將何爲迤邐看薦福愛此路側池清無一點塵鰈魚
 潛琉璃寶積仰修竹整如翠羽旗稜伽屋老朽是亦傳

者非北渡千丈橋柱梟闌傾敝攬衣俯而趨愁爲溪風
 吹遇勝輒自留仰嘯中屢遺永言喜謔浪把酒先嘻嘻
 杖屨閑奇怪瞪睨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
 疑身被留斲此夢寐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向者
 却是夢反復又自疑神明日夜往內顧行者尸何由擺
 塵氛榮辱兩莫期清泉與白雲終老得自怡

寒夜

九河巨流凍長山山高微黯石色頑沙籠如煙吐朱灣
 中天槓鼓雲垂開壺炙不溫乳烏死城上琴聲愁九子
 羅幕翻風花滿波玉塵灑窗濕明綺獸角消紅犀鳳乾
 縷生篆字香盤盤坐聆輪音拂南極馳念疆場中已酸
 欲決沈雲叫陰帝虜滅不使天下寒

送施秀才

賤生罹凶喪日與死凶逼羈孤困猜嫌動步畏蛇蝎之
 子脫俗情平生未相識足爾千里來顧我喜顏色衣裘
 風霜凋顏髮塵土蝕開席揖之坐意勤語隔塞徐徐動
 辭氣突兀露胃臆紺囊出文章發覆見寶璧自羞無所
 有曷以報相德告行東風前花草正狼籍又無一尊酒
 澆沃慰遠客扁舟下長淮企立空歎息

送韓三子華還家

人在天壤間共爲氣驅逐歲月自崩奔冉冉若轉轂榮
樂隨雲煙凋零共草木亭屯固常物達者安可速柰何
此軀骸未免混世俗前年奔大凶况復騎手足零丁旅
山陽逐熟聚衰族相逢眼盡白閉戶甘退縮左丞鎮景
毫相去路重復數遣令子來十里弔荼毒子華勇此行
東下甚匍匐入門未及言相向且慟哭嗟我顏色枯鬚
蒼鬚雙禿相別始踰年世事何反覆晤言出古表但覺
白日速勘書春雨靜煮藥夜火續襟懷兩澄澹炯炯抱
明月時苦外物喧又嗟別期促和風送歸帆盍動淮氣
綠早寄別後篇微吟慰孤獨

觀放牘

沈沈滄淮口植木限衆流落閉固有時出納千萬舟卷
子懷抱昏羈別相牽鉤觀此巨派注頗覺滯悶寥喧砥
怒霆起始駭久不收既前目眩轉足縮不敢畱朔雪下
噴薄散爲白霧浮上懸赤油幕旁斷縹玉旒恐激地軸
轉人有魚鼈憂驚嗟勢力壯孰謂此物柔吾思作至監
實以處上游又欲接之口沃蕩胸中愁俄然漸枯涸哮
兩空泥溝渟渚旣因人開洩豈自由立間見底裏咄哉
爲爾羞

金山寺

孤峰湧滄江突兀臺殿積驚波四面起日夜走霹靂陰
壑瀆風雲陽厓產金碧離披萬年樹根抱太古石修廓
轉峻閣窈窕壓山者寶像浮海來珠璣冷光滴叩闌見
龍鬣揚首意自得偃蹇互出沒日此飽餘食又有翠羽
禽羣飛喜賓客口銜紺蒂花近我若相識開軒心曠絕
上下無異色氣象特清壯所覽輒快適子心本高灑誤
爲塵土隔不知人間世有此物外迹落日將登舟低回
空自惜

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泊於湖間偶成密會坐上
書呈黃尉

紺油幙見黃金鉤貝璣磊落不流流澄澄熿影動波上
的的遠勢橫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疎葦吟窮秋
子方弭楫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遊青蛾蕩槳忽遠至
雖有雅約猶頰羞綵舟鮮明四窗闌蘭耐辛滑嘉賓畱
歌餘清列貫衆耳笑動安采生香憐玉盤膾鱸光一色
釘簇殺核隨所搜河斜參倒氣逾洽我起飲子子必酬
共知此會不易得邂逅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
擾擾塵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

送張統尉嘉禾

濯濯桂枝郎尉邑上攜李青衫未足榮蘭衣應自喜
子菜

衣制蘭威聲入萑蒲吟思發山水美才仕云初令聞當日
起

秋夜

新秋積雨後夜聞蛩蚓聲似爭絡緯絲不讓蟋蟀情嗟
爾微陋物身與土壤并藐然本無心天時使之鳴空庭
雜柔木亦能感人情老蛟蟄汚泥寂默不自驚一旦走
霹靂飛雨洗八紘幽蟠孰可聞自有濟物誠歲若弗大
早此志豈妄行

寄題周源家亭

君家有虛亭跨澗復面山泉聲碎環琤清繞窗戶間潛
鱗俯自釣佳樹坐可攀我思醉其上與子開塵顏微吟
對一枰放此白日閒

蘇學士文集卷第四

蘇學士文集卷第五

黃雍於西安修水之側起佚老亭以奉親

修水崩騰落雲端傾入羣山自縈轉山回水抱三百里
邑號西安俯千澗四時夾澗花濛濛數步行人不相見
但聞千珂萬馬橫陣來石激驚端自相濺忽然瀾漫為
平川遠近人家壓清淺其間有亭號佚老山水之間為
勝選黃氏有子樂其親締葺之勤由富善蓋憂高年厭
家事力營此地欲自遣親意雖知風物嘉豈若有子常
在眼君胡飄飄事遠遊手龜面黎兩足趺故鄉不到已
踰年又非踟躕牽仕宦何如輕舟早還家日對白雲奉
遊宴

送黃莘還家

東風搖江波碧草日夜芳藹藹春物歸遊子思故鄉黃
生士林華志業收精剛步虎南山隈氣立衆獸旁不步
受羈轡但欲插翅翔願亦念所親歸心劇風檣想當舍
檝初喜氣充門牆晨昏奉顏色以時薦豆觴雖享萬鍾
祿此樂不可償予家白日下偶來戀滄浪因君江上別
撩我歸興長

和菱磎石歌

滁州信至詫雙石云初得自菱水濱長篇稱夸語險絕

欲使來者不復言畫圖突兀亦頗怪張之屋壁驚心魂
麒麟才生頭角異混沌雖死窳鑿存琅邪之郡偏且僻
得石固可駭衆觀予嘗飛帆入震澤窮探異境登龜鼈
太湖二山名
最出怪石居民百戶石爲業日夜采琢山不貧山前森列
戰白浪猶似萬百鐵馬羣兩昏浪打歲月古千株萬穴
僵復奔自嗟才力本衰弱安敢抵敵爲之文況茲出產
極易致鄉俗見慣不甚尊彼以至少合貴重胡爲久棄
如隱淪偶逢積識見獎拔衆目今乃稱奇珍百人擁持
大車載城市觀走風濤翻立於新亭面幽谷共爲漂刷
泥沙痕涼泉下照嘉樹陰翠影澄澹雷煙雲裊以篇章
繪縑素積歲汨沒一旦伸苟非高賢獨賞激終古棄臥
於窮津世人愛憎逐興廢使我吟歎傷精神

頂破二山詩

此邑有頂山下潛子母蚶其子去爲雨以救鄉人憂前
壁穹峰開化出百丈湫後因號破山致祠獻庶羞歲來
省其母風電六月秋煙雲騰踊去不復經月雷邑民賴
其靈雖早歲有收因成兩佛宇幽邃號勝遊澗泉走鸞
車松桂擁石樓夜堂人襟滲陰壁風颺颺近年返暴雨
頗亦傷田疇老農務祈禱梵唄日不休常爲釋徒利乃
作生民讎嗚呼二蚶者其說何悠悠

永叔石月屏圖

日月行上天下照萬物根向之生榮背則死故爲萬物
生死門東西兩交征晝夜不斲停胡爲號山石雷此皎
月痕常存桂樹散疎陰有若圖畫成永叔成之不得曉
作歌使我窮其原或疑月入此石中今此二曜三處明
或云蟾兔好溪山逃遁出月不可關浮波穴石恣所樂
嫦娥孤坐初不覺玉杵夜無聲無物來擣藥嫦娥驚推
輪下天自尋捉繞地掀江蹋山岳二物驚奔不復見雷
此玉輪之迹在青壁風雨不可剝此說亦詭異予知未
精確物有無情自相感不間幽微與高邈老蚌向月月
降胎海犀望星星入角形霞爛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
美璞此乃西山石久爲月照著歲久光不減遂有團圓
月寒輝籠籠出輕霧坐對不復嗟殘缺蝦蟇縱汝惡背
吻可能食此清光沒玉川子若在見必喜不傲此雖隱
石中時有靈光發土怪山鬼不敢近照之僵仆肝腦裂
有如君上明下燭萬類無遁形光豔百世無虧盈

演化琴德素高昔嘗供奉先帝聞予所藏寶琴
求而揮弄不忍去因爲作歌以寫其意云

雙璫老師古突兀索我瑤琴一揮拂風吹仙籟下虛空
滿坐沈沈疎毛骨按抑不知聲在指指自不知心所起

節素可盡韻可收時於疎澹之中寄深意意深味薄我
獨知陶然直到羲皇世曲終瞑目師不言忽言昔常奉
主尊祥符天子政多暇詔求絕藝傳中閣紫宸伏退霜
日紅隨鞭入對蓬萊宮平戎一弄沃舜聰貂璫辟立亦
動容紫蘭之袍出禁府聲華一日千門通今來老病臥
澤國賞音不遇前事空一雙玉鶴天上飛人間但見枯
死桐幸逢寶器愜心手因聲感舊涕灑眉顧我踟躕不
忍去將行更欲畱悲風

寄王幾道同年

新安道中物色佳山昏雲澹晚雨斜眼看好景懶下馬
心隨流水先還家步頭浴鳧暖出沒石側老松寒交加
懷君覽古意萬狀獨轉澗口吟幽花

丙子仲冬紫閣寺聯句

白石太古水翁蒼厓六月水昏明咫尺變子美身世逗畱
增橋與飛霞亂翁人間獨鳥升風泉冷相搏美樓閣暮
逾澄反覆青冥上翁躋攀赤日稜唄音充別壑美塏影
弔寒藤仙掌挂太一翁佛壇依古層巖宣聞鬪虎美臺
靜下飢鷹晴檻通年兩翁濃羅四面暑日光平午見子
霧氣半天蒸潭碧寒疑裂翁鐘清遠自凝陽陂冬聚筍
美子陰壁夏垂繒有客饒佳思翁高吟出遠凭雄心翻表

裏子遠目著軒騰岑寂來清夜才沈冥接定僧宿椽深
更香美子落水靜相仍松竹高無奈翁煙嵐翠不勝甘酸
收脫實子美坳隄布清勝北野才沈著南天更勃興志睢
超一氣才美踰蹶起孤鵬並澗寒堪摘看雲重欲崩行中
向背失子美呼處下高應庭樹巢金爵樵兒弄玉繩斷香
浮缺月才美古像守昏燈乳管明相照莎穎綠自矜深疑
嘯神物子美微欲敵穀陵俯仰孤心撓回翔百感登畫圖
風動辟詩句涕霑膺先公有題歲月看流矢才心腸劇
斷絕追攀初有象悲憤遂相乘故賞知無通遺靈若此
憑依然忍回首美愁絕下峻增才

水輪聯句十六韻

痛矣真源喪紛紜物象來子水輪今若此世事亦宜哉
才上下車交輻周旋斗轉魁美咸淵日微墮仙窟月初
開才旁握從爲用垂絙重亦回杓多初不曉機密暗相
該子美圖外滄浪洩庭間霹靂摧玉飛千仞表纓挂九泉
隈翁才翻覆殊難定牽連巧自媒建瓴今比速抱甕此相
哀子美平砥曾無覺深窺遂可猜團圓釋子辟軋軋燕王
臺才美解見陶埏運寧觀將較推造端原有發汲用始知
材子美本異道家意定遭怡士哈轉圓非雅具器有深
災翁才持滿忘前監相傾自下催流風無以復視此一衰

回子
美

薦福增聯句

躑躅皇都壯才盤基蕞宙雄山河供遠目才簷戶發高

風梯險三休上子美輪開一氣中門當谷子午才影落陌

西東韻鐸翻天籟玉危飢駐夕紅側聆悲下俗子美仰面

識長空絕若神擠至才美深疑壑暗通人寰如蟻垤玉身

世甚秋蓬歎息與亾地子美沈吟製作工清思抱明月狂

欲把飛鴻去矣登臨興才美巍乎造化功涼襟當爽塏幽

意入鴻濛頭角峯如揖玉丹青樹不同城郭回迤邐關

殿失穹隆可使孤懷放子美胡為萬恨終何當得壯士提

取出塵籠才

悲二子聯句

穆修伯長
凌玉陽伯華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病疾初家事巨細缺鄰

人苦其求才美醫師久以決案杯小大空布被旁午裂餘

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已結目淒望羊泓髭斷反增茁憂

酸繫餘生才美嗥嗥雷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可徹教

子勤誦讀子美時命不復說吾屬何流離衆人方草竊凌

子久道路才美十口著羈紲拾稻重江間正值大饑節既

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繼粗糲又無執飲人及時沃枯竭惜

哉損天命才美痛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其傑曾

伏氣萬丈子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汨風波顛賴隨霜雪久

僕勤龍鍾才美弱女癡雙文隨寒餓空道與煙燄滅魂

兮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中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

倉豈無粟才美莫解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澈伊

人胡不官子美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昂

車與怒馬才美門滿道不絕之子苟閒廁斯民廼食餐高

亢世弗親子美方嚴鬼所掣敢言足才珍寧免否來蠶思

潛淚輒抽才美慘舊面成蒼舉目此牢落側身今鄙蝶箴

言耳空虛子美險論口敲甄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才

地動聯句

天聖己巳十月
二十二日作

大荒孟冬月才美末旬高春時日腹昏盲張子風口嗚嗚

伊萬靈困陰戚才美百植嗟陽衰濃寒有勝氣子美天凍無

敗期六指忽搖拽才美羣蹠初奔馳九銅落蟾吻子美始異

張渾儀列宿犯天紀才美預念漢志辭民薨函鼓舞子美禁

堞強崩離坐駭市聲死才美立佈人足踣坦途重車債子美

急傳壯馬敬陵卓動撫手才美礫塊當揚箕停汚有亂浪

碎子美安流蕩舟疲倒壺喪午漏才美顛巢駭眠鷗居人眩

眸子子美行客勞鞮兒南北頓儻忽才美西東播戎夷四鎮

一毛重子美百川寸涔微斗藪不知大才美軒幹主者誰共

工豈復怒子富姬安得為寧無折軸患叔頓易崩山悲

衆墊不安土子羣毛難麗皮驚者去靡所叔仆或如見

擠轟雷下檐瓦子決玉傾倉棗雙顛太室吻叔四躍宸

庭螭萬宇變旋室子百城如轉機念此大苗患叔必由

政瑕疵勝社勇厥氣子孤陽病其威傳是下乘上叔亦

曰尊屈卑夫惟至靜者子猶不可休之況乃易動物叔

何以能自持高者恐顛墜子下者賞鎮綏天戒豈得慢

叔肉食宜自思變省孽可息子美損降禍可違願進小臣

語叔兼為丹辰規偉哉聰明主子勿遺地動詩叔

瓦亭聯句

陰霜策策風呼墟羌賊膽開凶餒豪子赤膠脆折乳馬

健漢野秋穠黃雲高子驅先老羌伏壯黠裹以山壑鬼

莫招子美烽壘屹屹百丈起但報平安搖桔槔子喜聞羸

師入吾地主將踊躍士隨驕子美神鋒前揮擁勝勢橫陣

立敵俱奔逃子不知餽牽落檻穿一揮發復如驚颺子

重圍八面鳥難度相顧無路惟青霄子美地形窄束甲刺

骨皆裂不復能相摩子美棄兵衮衮今不殺部曲易主無

纖嘶子美慟哭皇天未厭禍空同無色勁氣消子美任意得

志賤物命隴上盤馬為嬉遨子美蒼皇林間健兒婦剪紙

灑酒呼咎咎子美將軍疾趨占葬地年年戴柩爭威嶠子

朝廷不惜好官爵絳密刻印埋蓬蒿子三公悲吟困數

敗車上輕重如鴻毛子美白衣壯士氣塞腹憤勇不忍羞

本朝子美重瞳三顧可易得亮輩本亦生吾曹子美窮居哀

勞厭咄咄歲月奔激朱顏凋子美當年請行大明下今日

頽墮思南巢子美陽羨溪光逗蒼玉尺半健鯽煙中跳便

欲買田學秧稻不復與世爭錙毫奈何三世奉恩澤肯

以軀命辭枯焦子美以知出處繫大義一飯四顧清如燒

賀蘭磨劔河飲馬頭繫此賊期崇朝歸來天下解倒挂

玉色藹藹宸歡饒子美筆傾江河紙雲霧歎頌天業包陶

姚子美

淮上喜雨聯句

江淮經歲旱春暮忽然雨子美亂點踰廣津散灑入原土

數子美萬物氣稍蘇厲妖莫能聚子美羣山洗故塵戴翠坐可

迴觀子美扁舟凌空飛白鳥入煙舞子美遙林動新滋顏色

若可取子美碧草弄微芳低昂欲來語子美鉢聲過沙頭上

下謳啞櫓子美濃澹新畫成快愜久病愈子美念此時多虞

豈得歲少阻子美焦心閒疲農虛口待香稌子美縣吏事凶

貪氣若解縛虎子美惟於縱誅斂乃能奮怒武子美青天雖

云明疑不照艱苦子美此時忽濤濤知有神物主子美不然

諸蒼生性命委草莽才本魔邦豈寧皮去毛安附子歌
此告巨公行當視前古才

蘇學士文集卷第五

蘇學士文集卷第六

和石曼卿明河詠

八月銀河好天高夜自明樓臺通迴意風露得餘清幾
為浮雲亂都宜小雨晴離人強回首耿耿邈無情

師黯以彭甘五子為寄因懷四明園中此果甚
多偶成長句以為謝

憶向江東太守園猗猗甘樹蔽前軒風搖玉蕊霏微落
霜發金衣委陸繇枕畔冷香通醉夢齒邊餘味滌吟魂
天彭路遠無因得猶賴君心記舊恩

遊洛中內

洛陽宮殿鬱嵯峨千古榮華逐逝波別殿秋高風浙瀝
後園春老樹婆娑露凝碧瓦寒光滿日轉孤稜暖豔多
早晚金輿此遊幸鳳樓前後看山河

送杜密學赴并州

維帝私明括遙遙世可論風流擅南國文采續高門才
美趨賢路名雄出帝閣雍容初入幕烜赫已開蕃黥吏
腹心潰疲民襦袴溫讞刑曾攬轡按俗亦飛軒倚注宸
襟切淹回物論喧朔區官益峻憲府望彌尊除弊朝之
急于時孰肯言議高心不撓補外衆為冤西雍新恩重
中臺故事存政行殊有體化洽密無痕尺詔來丹宸雙

符換太原具裝明晚野大旆春朝噉惠愛留關輔風威
入塞垣印車行急召想望慰元元

送家靜及第後赴官清水

幾年塵土客京華一日春乘犯斗查夢好夜歸全蜀道
眼明朝宴上林花白頭佐邑非為晚藍綬還鄉亦可誇
况有雄圖看悟主莫傷孤宦向天涯

申厄

區區黠虜敢狂呼遣使峨冠謁上都輒出封章辭國命
妾傳聲勢困軍須閉之塞漢為良策咬以民膏是失圖
淳俗易搖無自撓每聞流議一長吁

靜勝堂夏日呈王尉

虛堂吏事稀吟臥欲忘機窓靜蜂迷出簾輕燕誤飛煩
心傾晚簞倦體快風衣更想霜雲外同君看翠微

黎生下第還鄉

人云之子賢文采出巴川失意聲名在還家歲月還離
懷春色裏歸路夕陽邊無廢青箱學窮愁古亦然

春日晚晴

人言春雨好更好晚來晴樹色通簾翠烟安著物明得
泥初燕喜避弋去鴻輕誰見危欄外斜陽盡眼平

代人上申公祝壽

維神祚炎曆發蘊 含靈蕤爾為人瑞居然出相庭舜

門登風望韋氏繼先經積學方開隩當官已發硯純誠
貫白日闊步上青冥才力回元氣胸懷納四溟八荒歸
富壽萬象染丹青鸞牘辭魁柄開蕃密帝局碧旌油重
潤蒼佩玉明燮輿望知難轉王心幾不寧西羌動妖孽
秦塞困羶腥羽奏飛關路兜烽照濁涇裴公辭激烈表
相涕飄零天為移文象人思奉典型歡謠塞歸路召節
下宸廷勝等劇破竹威聲如走霆折衝千里定指畫衆
心醒大議虛懷納訃謨前席聽玉關收舊地廟鼎續新
銘復得巖巖石增輝兩兩星川源流盛美岳鎮敵長齡
有客慙才薄區區詠德馨

有客

有客論時事相看各慘然蠻尼殺郡將蝗蝻食民田蕭
瑟心空遠徘徊志自憐何人同國恥餘憤落樽前

遊南內九龍宮

昔帝龍驤後因池大此宮簫笳疊終日旌仗展無窮繪
塑神靈集飛潛爪角雄陰軒常隱霧暗堵亦含風巨盜
來移國天王遽避戎蒼黃狩巴蜀條忽陷河潼閣殿回
看遠塵氛久見蒙歸來故基在不與往時同疊瓦煙聞
碧新藻露下紅波春蕩初月沙晚發悲鴻世變今無復

人愁杳莫終樹穿瑤甃裂碑碎玉樓空九曲皆遺石諸
王祇斷蓬興亡何足問一一夕陽中

送陳進士游江南

昔也衣裾已化塵驅車今去涉驚津准天蒼茫三背殘
臘江路逶迤三逢舊春時有飄梅應得句苦無蒸酒可
露巾歸來莫戀溪山勝楓鬼邪厭解笑人

和馬承之古廟

廟貌空山裏垣頽入逕斜尚應名竹素不復祭牲緘木
暗鴉呼鬼庭荒雀啐蛇有靈從寂莫慎勿學凶邪

和解生中秋月

不爲人間意居然節物清銀堂通夜白金餅隔林明醉
客尊前倒棲鳥露下驚悲歡今古事寂寂隴荒城

宿太平宮

驅車長道久塵勞一宿清宮醒骨毛古檜有風天自籟
石壇多露鶴爭唳星河耿耿秋還迴樓觀澄澄夜更高
吟對疎鐘俗機盡已疑身世屬仙曹

獨遊輞川

行穿翠靄中絕澗落疎鐘數里踏亂石一川環碧峰暗
林麋養角當路虎留蹤隱逸何曾見孤吟對古松

過下馬陵

下馬陵頭草色春我來懷古一露中陵邊又有纍纍冢
應是當年取酒人

覽含元殿基因想昔時朝會之盛且感其興廢
之故

在昔朝元日千門動地來方隅正無事輔相復多才仗
下簪纓肅天中繳扇開皇威瞻斗極曙色辨崔嵬赤紫
波光卷鳴梢殿尾回能罷驅禁衛雨露覆蘭臺橫賜傾
中帑窮奢役九垓只知營國用不畏屈民財翠輦還移
幸旻天未悔災羣心爭困獸回首變寒灰曾以安無慮
翻令世所哀行人看碧瓦獨鳥下蒼苔雖念陵爲谷遙
知禍有胎青編遺迹在此地亦悠哉

望秦陵

雄心雖蓋世竟亦棄羣臣役重傾天下時危啓聖人石
麟空舉首銀海罷流春隴闕今無復應深行路塵

留題樊川李長官莊

杜曲東邊風物幽我來繫馬獨淹留門前翠影山無數
竹下寒聲水亂流酒壓新塵常得醉花開番次不知秋
主公堆案繁官事早晚歸來今白頭

宿終南山下百塔院

驅馬山前訪古蹤僧居蕭灑隔塵籠遠庭石甃谷間水

入戶鳴鳩堆上風無限老松秋色裏數聲疎鐸月明中
村雞坐聽三號徹去 前朝氣味同

宿華嚴寺與友生會話

危構岩堯出太虛坐看斜日躋平蕪白煙覆地澄江闊
皎月當天尺壁孤疎磬悲吟來竹閣青燈寂莫照吟軀
老僧怪我何為者說盡興亡涕淚俱

送王楊廷著作宰巫山

蘭臺舊漫郎為邑上瞿唐地僻風煙古公餘日景長江
聲通白帝山勢入青羌落筆多佳句時應滿錦囊

晚意

晚色微茫至前山次第昏羸牛歸徑遠宿鳥傷檐翻盤
喜黃梁熟杯餘白酒渾田家雖澹薄猶得離塵喧

春暮初晴自御宿川之華嚴寺

春暮曾無屬物心野行聊得據鞍吟路經廢苑情通古
水遠蒼山意共深殘日花間浮暖豔斷雲樓外卷輕陰
騷人自昔傷鷓鴣休苦風前送好音

次韻和師黯寄王耿端公

嫉惡曾收柱後冠淹淪今未復榮班青雲失路初心遠
白雲盈簪壯志閑廢馬尚嘶驄奮迅篋衣猶曝繡爛斑
風流蘇尹多才思時寄篇章與解顏

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

鄆中歐陽九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謫夷

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慰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裒然良可羞伊人秉直節許國有深謀大
議搖巖石危言犯采旒蒼黃出京府憔悴謫南州引黨
俄嗟尹移書遽竄歐安慙言得罪要避曲如鉤鄆路幾
東馬荆川還泝舟傷心衆山集舉目大江流遠動家公
念師魯父作牧于東川深貽壽母憂永叔有母喪先橫身罹禍難當路積仇讎
衛上寧無術亢宗非所優吾君思正士莫賦畔牢愁

暑景

溽暑倦幽齋縱橫書亂堆風多應秀麥雨密不黃梅乳
燕並頭語紅葵向背開吟餘晴月上涼思入尊罍

夏中

院僻簾深晝景虛輕風時見動竿烏池中綠滿魚留子
庭下陰多燕引雛雨後看兒爭墜果天晴同客曝殘書
幽樓未免牽塵事身世相忘在酒壺

夏意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當午
夢覺流鶯時一聲
和淮上遇便風

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應愁晚泊喧卑地
吹入滄溟始自由

先公之愛馬以病寄他廐今死矣

先君所乘馬其色白於銀屈落龍之種權奇世共珍獨
嘶如想望久步見精神方目照代夜拳毛刷渭津先公在河東陝右曾乘此馬鬣寒如擁浪蹄駛不驚塵潦倒已伏櫪蒼黃仍借
人俄傳弊斃信無復錦蒙親倚棹思神駿蕭然淚灑巾

重過句章郡

曾隨使旆此東歸日日登臨到落暉晴昔侍行猶總角
如今重過合霑衣窺魚翠碧忘形坐趁伴蜻蜒照影飛
風物依然皆自得歲華飄忽賞心違

蘇學士文集卷第六

蘇學士文集卷第七

晚出潤州東門

京口古雄處昔年嘗此過風流看石獸人事共江波河
轉路疑盡日斜山更多城樓鬱天半回首恣吟哦

無錫惠山寺

寺古名傳唐相詩三伏奔送予何之雲山相照翠會合
殿閣對走涼參差清泉絕無一塵染長松自是拔俗姿
二邊羌胡日闕格釋子宴坐殊不知

過蘇州

東出盤門括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
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
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櫂區區暮亦行

吳江亭

氣象清雄天與鄰世間不合有埃塵擬將累句酬佳景
只恐江山解笑人

秀州通越門外八九里臨水多佳木茂樹以便

風不得停舟一賞愴然爲詩

密樹重蘿覆水光珍禽無數語琅琅驚帆瞥過如飛鳥
回首風煙空斷腸

秀州城外九里有竹樹小橋于十八年前與友

人解晦叔飲別於此今過之景物依然而解生

已亡悲歎不足復成小詩

當年共醉此橋邊道舊狂歌至暮天得句旋題新竹上
移舟還倚亂花前君埋塵土骨應化我逐風波心欲燃
落日長號感人事沙頭寂莫上漁船

天章道中

畫鷁低飛湖水平高低樓閣滿稽城人遊鏡裏山相照
魚戲空中日共明盡是荷風香不斷忽逢溪雨氣尤清
籃輦却上蘭亭步須鳥雲蘿伴此行

望太湖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
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大禹寺

鑑湖盡處衆峰前寺古蕭疎水石閒殿閣北垂連禹廟
松筠東去入稽山坐中巖鳥自上下吟久溪雲時往還
我厭區區走名宦未能來此一生閒

杭州吳亭

公自登臨闢草萊赫然危構壓崔嵬涼翻簾幌潮聲過
清入琴尊雨氣來疇昔江山何處好生平懷抱此中開

東南地本多幽勝此向東南特壯哉

宿錢塘安濟亭觀潮

支肘聽潮聲喧阗久未停隨風過漁浦江東地名伴月出滄
溟鱗穴浚時滿胥神果有靈連天表雲霧徹曉下雷霆
拾楫游心倦憑闌醉魄醒誰窮造物意擬訪鄜元經

使風

長風天外來十幅健帆開仰首飛雲合牽心翠竹回
關水知性靜與睡為媒始覺揚舲快疲鷲亦可哀

松江長橋未明觀漁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橫映遠汀濤面白煙昏落月
嶺頭殘曉混疎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
我實宦遊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笭箵

新開湖晚霽

霽霞飛盡失西東水入天光浩氣中籍籍輕帆一遊鳥
似乘風力上虛空

九日泮中

旅櫂出江湖漂然迹更孤風波數破膽時事一長吁聞
說西羌使猶稽北闕誅欲言無上策且復醉茱萸

淮中晚泊犢頭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

滿川風雨看潮生

韓忠憲公挽詞二首

才發經綸地心開忠義源
朝端遺盛業泉下閔英魂
儲禁追封美儀曹集謚尊
他年還駟馬餘德在高門
中臺典故明二府弼諧成
車挂身方佚舟移世共驚
霜風吹縞帳野月照丹旌
寂莫都門路傷哉如昔行

詔獄中懷藍田高先生

自嗟疎野性不曉世塗艱
仰首羨飛鳥冥心思故山
剛來投密網誰復為顰顏
寄語高安素今思日往還

湘公院冬夕有懷

去年急雪灑窓夜獨對殘燈
觀陣圖今夕悲風撼軒竹
又來開卷擁寒爐禪房瀟灑
皆依舊世路崎嶇有萬殊

原本
缺

雜京後作

春風奈別何一櫂逐驚波
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
脫身離網罟含笑入煙蘿
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荅和叔春日舟行

幽人漂泊興無窮
弄水尋花處處同
春入水光成嫩碧
日勻花色變鮮紅
靜中物象知誰見
閑極情懷覺道充
寄語悠悠莫疑我
五湖今作狎鷗翁

荅子履

塌翼下層雲飄然江漢濱
蒼蠅休聚諷白鳥已為羣
銀鯽晨魚美松醪夜酌釀
生平同得失此日又逢君

舟行有感

忽忽賞節物區區何所歸
天陰鳥自語水落岸生衣
客况知誰念人生與願違
東風百花發獨採北山薇

淮亭小飲

山氣復清淮亭臨亂石
開旅愁無處避春色為誰來
酒賴啼鶯送歌隨去雁
哀相攜聊一醉休使壯心摧

淮中風浪

春風如怒虎掀浪沃斜暉
天闊雲相亂汀遙鷺共飛
冥冥走陰氣凜凜挫陽威
難息人間險臨流涕一揮

壽陽閒望有感

維舟亭下偶登臨
下蔡風流古至今
遠嶺抱懷隨曲折
亂雲行野乍陰晴
幽人憔悴搔白首
啼鳥哀鳴思故林
觸處塗窮何足慟
直回天地入悲吟

阻風野步有感呈子履

輕舟留滯已春殘
攜手栖栖田野間
盡日東風吹百草
有時雙鷺下前灣
古來少見如君困
世上應無似我閑
抖擻塵襟莫回首
謫書終不到溪山

過泗水

五年六經此仰首歎勞生山是往時色人皆今日情機
心去國少塵眼向淮明物理吾俱曉漂流安足驚

和丹陽公素學士晚望見懷

古郡登臨足勝遊使君才調更風流過雲送兩海山暗
斜日催蟬江樹秋屢辱嘉招嗟放棄又傳新咏慰淹留
霜天乘興當西謁共醉城尖四望樓

送子履

一舸風前五兩飛南還今去別愁闌人生多難古如此
吾道能全世所稀幸有江山聊助思莫隨魚鳥便忘歸
君親恩大須營報學取三春寸草微

題花山寺壁

寺裏山因花得名蘇英不見草縱橫栽培翦伐須勤力
花易凋零草易生

春睡

別院簾昏掩竹扉朝醒未解接春暉身如蟬蛻一榻上
夢似楊花千里飛塔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
此中有德堪為頌絕勝人間較是非

覽照

鐵面蒼頡自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心曾許國終平虜

命未逢時合退耕不稱好文親翰墨自嗟多病足風情
一生肝膽如星斗嗟爾頑銅豈見明

病起

吳天搖落奈愁何病起風前白髮多爭得松江變醇酒
拍浮終日恣酣歌

秋懷

年華冉冉催人老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皇城闕下
江山何事苦相留

秋曉聞鶴唳一聲

落月銜栖霞乍零竹間孤唳入青冥未知蟋蟀緣何事
林下微吟不暫停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作

月晃長江上下同画橋橫絕冷光中雲頭豔豔開金餅
水面沈沈臥綵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
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病中得杜丞相見寄詩感而有作

易毀唯遷客難諧是俗情愁多怯秋夜病久厭人生委
順聞之舊衰羸見者驚新詩如接侍吟罷涕淋纓

滄浪懷貫之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澹

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
君又暫來還徑去醉吟誰復伴衰翁

蘇學士文集卷第七

蘇學士文集卷第八

和彥猷晚宴明月樓二首

溪聲來從一氣外樓閣插在蒼霞中豔歌橫飛送落日
哀箏自響吹霜風低昂黛色四山黯凌亂纈紋疎樹紅
憑闌揮手問世俗何人得到蟾蜍宮
落晚天邊燕席開溪山相照絕纖埃綠楊有意簷前舞
涼月多情海上來香穗縈斜凝画棟酒鱗環合起金蟄
自疑身是乘查客泛徹銀河却欲回

依韻和王景章見寄

歲律崢嶸臘候深一天風雪卷愁陰故人默默懷交意
逐客栖栖上國心千里相望空盼盼當年下吏阻追尋
咄嗟藹口聞高誼披豁羈懷見雅吟學道元將禦窮困
浮生何必計升沈世間機盡知難避往者圖書可自任
猶得雲山開醉眼可無俗物撓冲襟鵬來閒暇何須怪
鬼見邪歛豈易禁楚客留情著香草啓期傳意入鳴琴
夫君自上丹霄去莫忘雲泉寄好音

荅仲儀見寄

前歲京都吏議諠勁弓摧翮兩連翮男兒窮困終歸道
世路傾危自有天雲壑已通塵外意茅齋仍得自高眠
寄聲吾舅無相念今作江湖九館仙

雨中聞鶯

嬌駭人家小女兒半啼半語隔花枝黃昏雨密東風急
向此漂零欲泥誰

滄浪亭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脩竹慰愁顏迹
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秋雨

陰風攪林壑驟雨到江湖白日不覺沒絲雲何處無樓
吟涼筆硯溪夢亂菰蒲聞說京華盛污泥入敝廬

中秋三夕對月

三夕月俱好清光惟望多風應落桂子露恐減金波念
昔歡娛極如今羈旅何窮須不相棄夜夜伴吟哦

懷月來求聽琴詩因作六韻

正聲今遁矣古道此焉存商緩知臣僭風薰見帝尊雄
豪尚餘勇淡泊忽忘言絲絃殊無聞來長若有源已能
通變化直可探胚渾此理師應得西風獨掩門

送黃通

浪遊天下訪知音健節亭亭恥陸沈當日拜官隨鶴版
此時孤宦入虬林羈愁雖得著書樂風物能傷遠客心
顧我冥頑入瓦石為君分袂亦悲吟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貺因次元韻

生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
醪酒聊驅萬古愁峽東蒼澗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
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還自羞

滕子京哀辭

雲霓收壯氣星象卷英魂賢去人何賴才亡世不尊論
兵虛玉帳問俗失朱轡自為知音絕低回慟寢門

忠義平生事聲名夸敵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冥
莫知誰主賢愚豈更分江頭送丹旄哭向九華雲

寒食招和叔遊園

異鄉風俗傷嘉節久客情懷喜友人共挈一尊諸處賞
誰家得似故園春

春日懷舊遊

羈旅怯春風風光上國同情如花有約愁與酒相攻雨
外傷飄燕樓頭羨去鴻西郊遊冶地誰復醉芳叢

春日感懷

微物亦生輝輕風弄客衣花開情脈脈蝶煖喜霏霏望
國勲名晚傷時歲月飛淹留伴損鳥何日片帆歸

夢歸

兩隔疎鐘曉不知春風吹夢過江西雨聲破夢北窓響

臥憶江西路亦迷

獨步遊滄浪亭

花枝低敝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空時時攜酒祇獨往
醉倒唯有春風知

初晴遊滄浪亭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陰晴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滄浪觀魚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望不及羣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遊招隱道中

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雲接青林合泉兼碧草流疎
鐘傳別壑晚日動前樓嘉遁平生志吁嗟得暫遊

揚州城南延賓亭

亂蟬咽咽柳霏霏獨上危亭俯落暉江外山從林下見
城中人向渡頭歸風烟遠近思高遁豺虎縱橫難息機
出處兩垂空自撓傷哉吾道欲何依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消鑠盡回首尚心驚

晚泊龜山

南灣晚泊一徘徊小徑山間佛寺開石勢向人森劔戟
灘光和月濕瓊瑰每傷道路銷時序但屈心情入酒盃
夜籟不喧羣動息長吟聊以寄餘哀

滄浪靜吟

獨遠虛亭步石缸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
野蔓盤青入破窓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滿缸

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

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
為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

山陰不是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瀟灑集仙來作記
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案塵初滌四體銀鉤辭尚青
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遊雪上何上

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
石礙飛泉咽復流遍嶺烟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
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

雪上

玉人攜手弄秋英尋偏池臺見月生小杜有靈應羨我

今為閑客此閑行

杜詩云願為閑客此閑行

冬夕偶書

謾走聲名三十年亦曾文采動君前
玉顏皓齒他人樂 獨守殘燈理斷編

寒夜十六韻答于履見寄

風雨夜寒新空齋感慨頻
詩書窮不放燈火靜相親
眺聽時懷土低摧動畏人
魏文詩云客于常畏人漫書成吐吐遠吠厭
信信念昔離憂患唯君共
苦辛漂流數千里會合十餘
旬各閱傷弓翼聊同唼沫鱗
誰知公治罪眾笑伯龍貧
隔絕今一水睽離將再春
嘉篇數為賦尺牘亦相珍
倚伏時難定屯亨理亦循
劍刃猶有氣蠖屈尚能伸
邦國方登俊江湖且放神
不憂知在命任重莫如身
白首襟期遠青雲志業均
陶然任元化慎勿損天真

獨遊曹氏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徘徊今日尋幽獨
此來竹密似嫌閑客入
梅含應待主人開
贊謀盛府方投刃
捍惠長隄正展才
早晚得歸如舊約
伴君池上倒尊罍

小酌

寒崖喧喧滿竹枝
鷺風浙瀝玉花飛
霜柑糖蟹新醅美
醉覺人生萬事非

送人還吳江道中作

江雲春重雨垂垂
索莫情懷送客歸
不憤東風促行棹
羨他雙燕逆風飛

題廣喜法師堂

我為名驅苦俗塵
師知法喜自怡神
未知歡戚兩忘者
始是人間出世人

詩僧則暉求詩

全吳氣象豪詩思
合翹翹風雅久零落
江山應寂寥
會將趨古淡先可去
浮哪好約長吟處
霜天看怒潮

關都官孤山四照閣

勢壓蒼崖險可驚
攀雲半日到軒楹
旁觀竹樹回環翠
下視湖山表裏清
漸覺愁隨烟霧散
只疑身有羽翰生
他年君挂朱轡後
蠟屐印枝伴此行

清軒

誰鑿幽軒刮眼明
湖中嘉處更禪高
龍聽夜講寒生席
鷗伴晨齋暖戲庭
水月澄明應作觀
雲山濃淡自開屏
我公亦為留奇句
此地人閒合有靈

某為世所棄困居於蘇平生交遊過門不顧長

安侍讀葉丈不以秦吳之遠高下之隔閱此窮
悴特貺以詩然韻險句奇不可攀續仰酬高誼

強扶蕪音

公鎮西都擁劇權遠嗟窮苦寄新篇氣雄迥出關河外
句險空驚魚鳥前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烟
才愚榮悴皆殊絕自笑相酬更斐然

暑中閑詠

嘉果浮沈酒半醺床頭書冊亂紛紛北軒涼吹開疎竹
臥看青天行白雲

寄題趙叔平嘉樹亭

嘉樹名亭古意同拂簷圍砌共青蔥午陰閑淡茶烟外
曉韻蕭疎睡雨中開戶常時對君子遶軒終日是清風
盤根得地年年盛豈學春林一晌紅

西軒垂釣偶作

曾以文章上石渠忽因護口出儲胥致君事業堆骨髓
却伴溪童學釣魚

夜聞笨酒有聲因而成咏

糟牀新壓響冷冷敲枕初聞睡自輕幾段愁棕俱滴破
一番歡意已篤成空階夜雨徒傳句三峽流泉無此聲
只待松軒看飛雪呼賓同飲甕頭清

秋夕懷南中故人

向夕依闌念昔遊蕭條節物更他州池平不動天深碧
月色無情人獨愁千里江山幽信絕一場風露敗荷秋

征鴻急急知何事斷續哀鳴過不休

蘇學士文集卷第八

蘇學士文集卷第九

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某謂士之潔矩厲行施才業以拯世務者非祇蹈道以爲樂上者覲聲名次者俸祿賞至於餓寒其體膚枯槁巖穴之內犯刃兵塗裂肝腦彊於行陳者亦皆然惟知道所爲不妄矣其有挺然立事謝絕世嬰遠舉而不顧者幾希其人哉有誠高矣亦烏足著爲風教哉故朝廷張爵位君子以名稱重輕而沮勸之道行無狀行無狀一旦射合時利而位可得也名則遁矣蓋名之發惟精識者尸之私不隱不以榮辱遷爲得符天下之正義雖小人好惡濟其間不能奪也某何爲者輒有此論竊自念幼喜讀書弄筆研稍長則以無聞爲恥嘗謂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故每屬文不敢雕琢以害正然而法章民事一未知其牙蘖偶奏賦上前得及第命宰以蒙才兩月以家難離官下邑民遮道助嗷泣又歎息有若惜其去者念政無所及心頗媿之及幽居長安百口飢餓遂假貸苑東之田數頃躬耕其間故播斂之早晚滕畔之出入質契之昏明豪弱之交侵訟訴之構官司之辨皆親嘗之而又律令詔敕奇請重復傳比

之文無不偏見雖條目繇滋皆可類舉靜念忘之政必有悖於法不安於民者居常惻然及終喪還都下伯父至自東筦首言道遇閣下盛譚蒙邑之治某荒忽自失伏念閣下正峭明察重其許可一言之賞不可妄得是必有所過聽也嘗能竄一巨豪杖殺一點吏此外特庸庸所爲耳閣下不以善小棄之特爲置齒牙間時尚或以謂操使權者故當察其屬之否臧而進退之私心未甚德也去年夏初又得京兆司錄孫甫所言如伯父時始至此邑鄙懷聳然自謂今職在甸內去京師不數舍朝有施爲而夕聞焉上府多士如段公之樂道人善者故有焉况法章民政稍貫於昔益勵精力以事事迄今踰年吏民雖信而當塗之稱道蔑聞焉而又符檄督責終日憔悴而救過不暇惘然自疑何智於前而愚於此會太公弟至云閣下前過邑所論如甫書始聞之如曠者之決得聽鐘鼓之奏喜過感極輒欲泣涕以知大君子勤勩獎借終始之不懈也李習之云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久則如勿譽閣下既知而又譽之譽而又久之夫何幸哉且世有獲薦寵推延之賜者必皆順頰承辭親被指役隆寒酷暑趨走左右未有上下相絕未嘗一拜稜威乃冒垂慈詢察因片善而稱道久而

不渝者此爲難也使某之名一落人耳不至沈滅於時者閣下之賜也爾後知舉世見毀不足動懷也嘗欲特詣前以寫此懇爲邑事所繫不得勇往故憑文字以謝榮積之抱萬不一宣傾望恩德顛沛于是氣律兼潤炎暑差早伏望上爲社廟善保興居

上范希文書

某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己之能否事之重輕捐命無向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稗說皆輟之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某竊謂其勇敢救氣節則有餘至於成就大計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某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爲不敢妄必審處己之才能而傅會於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故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聲之士以自廣益以兵者重器資羣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劔報之而閣下設有聽采將引猥瑣置于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某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幾事不能有所建弼恥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恥也況於輕撓哉反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某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意懇激避辭者蓋在此也

然某雖至冥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夕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己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隘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二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塗未必中閣下之度以某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制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爲經略則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不能仰置關中事蓋關中之俗大抵彊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今方盡取鄉民籍之爲兵得操弓兵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少歎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况朝廷前有意令其自衛不率以戰今條約煩細迫又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亂陰陽之和今雖少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彊者化而爲貪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

何救關中之事邪故某謂西羌不足憂於關中也近日竊聞鄰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聚積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得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某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牙市閉之沙漠之外使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與競寸尺之地非大國之體也某反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犄毫髮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羌常以仗奇包眾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爲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姦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煩而隨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人以示信而又沈遠變動則何敵之敢先哉縣料古人所難况某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膈臆於內萬覲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窮邊寒苦乞加護練不任懇激之至

應制科上省使葉道卿書

三月日某謹齋被百拜獻書于省使龍圖閣下某觀前

古之士歛然奮起於賤庸之地建名樹勲風采表於當世者未始不由上官鉅公推引而能至也故儒其名者必奔走貴勢之門以希光寵而取重焉然有位之德望重輕亦因收士多少而後定設國有緩急則審處變故推擇門下士以屬任焉或資其策慮以自廣小則補吏大則同升于朝以故士皆雕琢節行綠以文采藹藹而進至使敵國異方聞風畏之厭殺未形之患此其所以爲得也然奔鶩誇鬪動流俗苟竊虛名以自耀高位者或私其所與朋比自植肆然攬爵賞之柄此又所以爲失也本朝監其失進退天下士一決於上考文藝則騰書餽名衡文之學靡以行實相雄長公卿亦闕無所顧接蓋敵賢之罰不及焉上下隔塞不交忘經遠之業此又今之所以爲失也故近年賊羌暴逆節廟堂圖帥西攻思所以折衝制勝者惘然乏其人以至詔書數下猝猝求索而才者未甚出凡近之器往往入充其選蓋朝廷取士之路本狹在上者不以汲善爲意下士又以造謁爲之恥故驟聞而無得焉是古今得失相糾惟賢者爲能折其衷某爲性本迂拙不喜事人事名雖在仕版而未嘗數當塗之門竊服於道二十年矣前世之務當今之宜粗志其一二然雖與周旋者亦弗敢吐以自

表見闕下以高文閔才都盛位而某以吏屬時得趨蹌左右未始敢開詞動氣及於局事之外非唯輕肆是懼亦且束於世教也今幸天子下一尺書羣廷四方特起之士某輒欲以空乏鄙陋之資冒然自進竊念科試甚重朝廷虛矜以須異人無似妄作虞為識者所不與今幸人未暴聞故敢以私習論五十篇上覽聽覽非敢希企獎引之賜但觀一言以斷進退之感精識所嚮洞照不隔干瀆威重俯伏待教不任惶恐激切之至

上京兆公書

某才到闕下數日聞河東地震壞廬舍殺人馬畜不可勝計始聞驚駭不自定徐念臺諫官必有極言時病以救天變者既而踰旬無聞焉又以謂河東守土臣必有上陳消殺之策使朝廷省悟而有所廢置者及是經月又無聞焉某雖迷暗於事不通古今竊謂天地災異莫大於此災異之作未嘗妄也今中外循嘿不以爲怪使陛下忽天戒而不荅民畜橫罹其凶食肉者豈不畏懼而能忍也時雖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嗚呼其奈何邪又人以才業爲上所知自員外郎不六七年擢任至此天下所共聞雖所歷必盡精力夙夜孜孜不懈然未有赫赫報國之迹爲天下所共聞而稱道者今所屬有此

災異故當憂思本朝建言時病以箴之不可懷忠不貴默然緘口如常常者所爲蓋今爲上所知天下所相望號端直者惟丈人與孔諫議范吏部耳孔范皆以言得罪惟丈人昔在廷中議論必行擢拜又過二公度此不言則他事無足言者竊恐負陛下任擢之意而隳天下之望也君子之爲不畏時王之罰而畏衆人之議或衆議喧嘩不可益塞則雖終日九遷亦足羞也苟有獻納慎無後於他人實區區之望也至於鈐束小吏期會簿書非大賢事業幸委之幕府進讜言以求殺災異宐在今日也况忠雖在吠畝不忘其君無以疎外爲詞謹馳此附聞幸留意某再拜

上孫冲諫議書

某嘗謂世之急者教也教之久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宜以救之救失其宜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復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物也辭者所以熏役秦漢之訓詔也辯者華言麗口賦蠹正真而眩人視聽若衛之音魯之縞所謂晉唐俗儒之賦頌也噫三

代之際救得其空故治多焉三代之後不知所以救故亂生焉然上世非無文詞道德勝而後振故也後代非無道德詭辯放淫而覆塞之也故使龐雜不純而流風易遁誠可歎息夫文與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况敢言道德者乎然而典策之奧治詞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筆之者斯亦可尚某志此有素未嘗暴發於流俗前以召笑侮苟非遇大賢君子智識度越則縮跡避訕碌碌走趨之不暇也竊惟閣下字量拂世業問追古放言遣懷剖昏出明銳然欲掌引大物以曉聾衆而起前弊某故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爲佐佑又用此本原原論以先之蓋叢殘屑淺之說不足詭聽覽也自公餘閒乞賜一閱實區區之願某再拜

上孔待制書

某月日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待制閣下某竊以自夫子沒迄今數千百年其教混淪閔誕充格上下斯須不可亡天地得之日星光明不鬪食山澤棟達而不童涸幽則治鬼神顯則嚴君親使萬物各安其分而無窘暴之心者誠至矣哉造物者空世生哲人以熾厥後長國者空不絕侯封以尊其本昔漢世臯賢家傳一絰猶繼爲公相定國斷獄平允猶高大其門况聖人之後者邪故

閣下幼而淑質長而令聞其學奧大而不雜其言謹峻而切事是天以明粹精剛之氣鍾於閣下將令紹述正教而行大之天下士人實有望也觀乎自結人主冠映當世闊步臺閣端持紀綱弗顯諫以僥譽弗枉節以求黨姦凶之朋脰縮面汗鯁鯁然不敢抗法度閣下有力焉其典吏部也盡刮宿弊專以白黑善惡爲己任坐束吏手日隳濫階伸賢而屈不肖雖三公爲之不出於是奈何醜正多徒害能以諂既而去職識者躓之其使勾也專對以禮嚴乎若神不妄言而詭笑不繫辟而雅拜尊本朝而抑外夸得古良使之風焉噫閣下之事業既已顯白而朝廷之用未克天下之譽未洽留滯方屏浸移歲律某竊惑焉得非納士未廣介潔無助者乎夫有助者庸人可以獲聲稱無助者君子必也受訾辱古人詡詡而汲善渠渠而下士是致德義日益引望實日益隆憂患無自入焉如支體之護首目枝葉之蔽本根而藩垣之嚴室廬也晏子春秋曰夫子居處惰倦庶隔不正季路原憲侍血氣爲疚志意未達仲弓卜商侍德未盛行未厚顏回騫雍侍又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吾有四友烏得回也門人加親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得師也前光後輝得由也惡言不及門嗚呼是人之助也

誠益哉聖人且如是况不逮者乎閣下方以盛年壯猷將康濟天下而良助猶鮮誠可慨然設或纖人構譖天子投杆及是也能爲閣下奮不顧身目張膽論列瀟洗破羣毀而明忠節者果何人哉閣下其念之苟能上循先聖之法下恤愚夫之言清而容物介不拒善則士不遠千里而求爲助焉助且至登大 躋巖廊可拱而俟也某無似者想望風采爲日久矣敢輒獻言以爲謁見之具雖欲自述節行以干聽覽竊聞古諺有之虜自鬻雖哀不售士自眩雖辯不納顧惟大君子察其材之淑慝而進退之可也鄙心無所私幸焉某再拜

上集賢文相書

昨因宴會遂被廢逐即日榜舟東走潛伏於江湖之上困置羈索日與魚鳥同羣躬耕著書不接世故當日之事絕不歷於齒牙之間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謂某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 窮居默處無一言以自辨浩然若無意於世者豈鈍怯不曉者乎某絕不酬應且止其說然內實有所待耳夫爲吏坐賄國典之所永棄人情之所不堪某心膂血氣人也家世受朝廷重恩廬墓在京師平生厲名節勤文墨未嘗一施箝中之才豈云銜冤恨困處無人之墟以終此身乎蓋被

罪一二年間諷議洵尚未寧息相中傷者皆當路得志某雖欲力自辨雪徒重取困辱耳故若死灰槁木昏昏自放而內實有所待也去歲聞天子驛召閣下入政事府某久熟閣下之德望中懷油然而始有蘗萌之望俄又聞甘陵卒叛結塢自守環師十萬踰月未誅議者謂暴兵日久紀律弗嚴必有他變相因而起閣下慷慨請行馳至城下威令一發士樂奮命即時破壁擒其凶魁使天下懦將驕卒聞之皆震栗竦動以自警飭聲壓奪消殺異志嗚呼非偉烈明果烏能及此哉天子即時臨軒發策以大丞相印綬付使而往拜焉閣下抗章避讓言論堅正憤疾近世務相奔爭無廉讓之節因事見意以教有位風采凜凜震動萬方是閣下武足戡難文足表世雖處將相之地乃天子用之之明閣下當之爲宜也况讓特一節未若因朝廷之寄舒事業以濟生民之艱也此古人之大君子之所留意也既而果然某雖在巖藪之間聞之不覺廢書而起彈冠攝衣西向引領思一侍几闈傾寫冤憤跡賤道遠未可得也敢輒以尺紙少布下懼蓋有所待積年累月得遭其時不忍自棄又幸當日構陷者或死或出故敢縷縷而言以通左右某下吏之初喧傳四出好事多口者增飾其語聞者不

得不惑時閣下在遠鎮必不甚悉也始者御史府與杜少師范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詭說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校吏鞠窮搗掠以求濫事亦既無狀遂用溪文此會以常年贖率吏人燕集非類某思之以爲非便遂與同監院劉異出俸錢十緡又於尋常公用賣故紙錢四五十索相兼使用此錢本由斥賣棄物兩曾奏聞本院自來支使不係諸處帳籍如外郡貨賣雜物以克公用之類也既以與祀神之餘與館閣同舍本局群吏飲食共費之推按甚明具獄備在無一物入己而以監主自盜減死一等定刑法司前後斷獄體例及自有正條並不引用閣下察之蓋有由也某之偏言似不足信幸詢於衆論及曉法而公者噫國家制馭姦欺示信天下者今惟法律而已蓋法律著之於篇衆所共曉苟一傾撓人皆具知故大上欽慎不敢自專豈容有司自爲輕重苟快己志以隳舊典汚辱善士戕害不辜况本朝自祥符以來一用寬典更有姦賊狼籍未嘗致於深刑今上仁明愛物度越前古官吏一入人罪者往往十餘年未嘗升擢或沈於銓調不與改官此見聖心慎刑惡殺之至而某被此冤濫又有端由但未

爲鉅公開陳而建白之天聰一聞玉色必悅閣下以英偉之量押領魁柄必以康濟民物滌滌冤滯爲己任故某不避冒瀆以鋪此言況某者潛心策書積有歲月前古治亂之根本當今文武之方略粗通一二亦能施設廢棄踈賤不信於時明公召而與言資相其質衡鑑之下安可妄欺斂之棄之俯伏埃命謹具手啓云云

蘇學士文集卷第九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

荅韓持國書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于持國也然筆迹趨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于持國之口邪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謫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蹟言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在卹者幾希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况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

也衣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說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宣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敝僕日棲棲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閣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曠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夸吳又曰吾欲居九奪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愁苦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官南北安可

與親戚常相守邪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盡友悌之道也況子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邪常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不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後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子于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于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子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 子注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子非躁而切咄者察之

荅馬永書

放廢幽居士友罕顧足下昧于平昔猥以長書見投充然其未盡士君子相見之禮竊觀書意論辨甚嘉然似孰予之迹而未燭其裏者也謂予不以得喪累其所守不爲怨憤不憚之詞此固細節悔過避害者能爲之又云巧辯飾說言悲貌蹙或舍其所脩而小人是從此則夸狄之民之所爲烏足道之哉夫士之學經術知道義非所以貿易爵祿之來無有以應之耳道勝而位喪于道何傷而不樂邪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尚或爲衆牽躓不得盡施其所學憂道之削處心甚危內負于己外媿

于人畏時刑而懼鬼誅何所樂哉然賢者必欲推己之樂以樂衆故雖焦苦其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樂也苟去其位則道日益舒宜其安而無悶也是施于衆則勞而足于己則易亦物理之常勢周公大聖智也尚皇皇不暇食使其退居環堵之中鼓琴咏歌以味先聖之道何憂憤之可入也乃知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蓋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顏子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子年四十矣志於道亦有年豈一旦受譴而并棄之舍其所樂自爲沮憤亦何益于事哉足下但見今之庸人得則軒然而愉失則枯槁而吟謂予當然而不者可取也殊不知聖賢之道策于所未至徒以衆人而望于子尚慮足下始以是合終將有所發焉故敢不默默

荅范資政書

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俟起居家兄封到閏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可言喻某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謫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快讎者之意又以世

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亦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老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稻粍之美充州有租田數頃郡中假回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閒曠得以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時苦奧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以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某性疎且拙疎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則臨事不敏無所施爲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于時也衣食之分祗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人譏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飲食皆自適內無營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生之刑者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效歟某既廢于世本當于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蹤跡一至于人間因閣下之教丁寧委折不得不具道所懷幸問察焉

又答范資政書

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憂患之故實之坐右一食三誦巖然如臨師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隕穫之苦專人至久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裕且謂

某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良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而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伸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于行臨此機穽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籓鎮以閒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空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于胷中因時而發大庇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先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者之所憂念耳閣下察之

答李銳書

去年五月中足下相過遺書始愛文藻之美未甚悉其義退而尋繹乃謂子以道自公失而不憂有至高至難之節其言槩矣過甚不敢領覽但一詣門奉謝又不相見迄今將逾年矣嘗謂足下以予不相酬對見怒而絕前日復蒙相訪又貺之書乃以聲名不見稱道于士大夫間爲媿予欲以道相訓而又譽之文義擱重敢又不報其所說焉夫道無古今但時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計時之用舍必趨至極之地以學探求聖賢之意而亦其所行本原既明則將養其誠心而泯去異端也當其未

知于人用于世則脩之益勤守之益堅內自貴珍而有待也蓋先能實身名爵祿于慮外然後乃能及此故君子雖被賊害顛沛其身不更所守豈慮外之物足顧哉今足下所爲之文皆希慕賢招之業背衆人之所向取今世之所舍而反求聲名于其間不亦異乎是亦非予之所知也苟志于彼必失于此故莫得而兩全也心旣淆亂將求合之不暇豈道之能專乎孟子謂脩天爵而人爵從此非必至之論乃誘衆人之說急于教耳志士烏能以聲利動之哉予所以廢棄于時而晏然無悶者此所得也以足下問之之勤安敢藏所得而不告也足下試思之

荅杜公書

伏捧十一月十七日病告中所遣書教筆墨精勁慰諭曲折深開憂灼煩苦之抱所示夢有求解之勸此乃區區之心積誠有所止通也抑又有說焉丈人才略闊遠而躋位至此復值朝廷多事之時必將開發素蘊以尊主康民使天下想望風采謳歌德業而後世法則其所爲以拯弊亂雖數百年赫赫不忘凜然尚有生氣此大君子之事業丈人之所以夙懷也古人常患天不與之全苟得其全逕可至此蓋或得其位而無其才有其

才而無其時者多矣丈人才位如此而又當有爲之時是天付之全而使施設才業之秋也設丈人有爲才達此時而不得此位則某必當歎息泣涕而相弔今丈人其位其才其時而某反數數有求解之勸是不愚則狂矣然以丈人自入樞府于今二年餘矣雖天下共知丈人于朝廷謀論議日有所補然未厭天下之所以望丈人之意蓋賢者未甚進不肖者未甚退二邊猖熾兵帥數敗科率誅斂天下騷然丈人雖抱雄才處高位反爲人牽制上下踴疑而不能盡伸徒卷縮憂鬱成疾病于胷中內損天和外墮物望生平辛苦爲善得令名至此而削以此論之較其得失輕重是不若解之之當也或以謂其嗷嗷煩辭勸解者以丈人當塗而已不得進此庸人之說恐或有之若丈人得盡其才使天下和平某雖老死剛畝終身不入仕宦如在三旌之位也所可痛者丈人之心與古人通而其才可以治世成務而不得盡發以救艱急此義夫烈士之所感激而慟哭也日月可惜功名易隳處雖爲難退亦未易今雖能倖然引去無補於時亦安足以爲嘉事昔夫子孟氏無位尚屑屑走列國見其陪臣雖甚鄙惡者猶皆以言語感動庶乎一行其所言以休乎生民况今太上好諫樂善丈人

日對天光故未可與彼同年而語今若能挺然不顧竭
力盡忠使言行禁施則天下被其賜與夫默默全身而
去事萬里矣苟不得已則薦賢代己逡巡而退亦不失
古人去就之道此必丈人昔風之所在念然尚恐為佞
諛之言上惑高明故不避縷述也某再拜

上范公參政書

五月日某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下某伏觀自唐至
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期至公相聲名烜
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
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
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
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
以為愚惟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人甚于讎
寇然驅于羣議喧鳴相次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
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天
下之議用閣下于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
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
某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
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為己任
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

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
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
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某自山陽還臺已
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肖建明大事時尚竊竊
私語未敢公然言也某既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煽
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衆不復避
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既而又為辨
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悍劑暴藥攻之死
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某又當閣下之薦不復
可與衆辨矣與之合倡實不忍為但惻然媿羞嗔不敢
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為知己死者
以此也某又竊觀閣下所為于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
甚為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于當年乎豈
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有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
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醫工更
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
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饑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怨耳某
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舉復如當年念
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
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于左右非出于淺見寡識蓋

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于國甚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利也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默顧望而不爲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穢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疑惑有名之人天子不肖采羣議而用人是不爲求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于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爲天子將來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遠其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于朝廷之利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也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以珍重寸陰而皇皇于立事也若蹉跌失時則齋汨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戮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謬目一

方今儲貳未立國本不建此近臣所當念及也昔憲宗即位五年李絳已上言乞立皇太子今若以太上春秋鼎盛大臣未敢言則請于皇族中擇親賢而長十數人

使于內殿日侍講席或時令近臣辨論經義及四方難決之事使據經而對以觀其才至十分領藩鎮是亦前世常行恐今未肯便行且令于京師內當三館國子監審官三班太常諸寺禮院之類得與士人參用知天下憂勞之事使之成立有過則罷歸官卽有勞則優與遷秩陶染數歲漸可任用夫爲國之要在乎長育人才至于異類遠民不忍廢棄勤勞教化使就器能豈于宗族本支之間乃異于是幽閉禁錮僅如繫囚雖有教授之官備員而已縱有資性無由發揮豈足稱皇上敦睦之意愛育之心乎又無以示有衆而教天下也此由近世大臣畏縮避事不肯建言淵衷豈有疑問哉

謬目二

漢之亂由后族典北軍唐之亂由中人領神策禁旅之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擇其才以寵近戚何以魁壯皇武備禦非常乎又都下經營之至僻遠者真宗亦常幸之親視其教閱而賞勞焉今上則車駕罕及也故今諸營教習固不用心事藝豈能精練蓋上不留意則典軍者亦不提轄將校得以苟且隳弛紀律加之等級名分往往不肖自異至于人員與長行交易飲博者多矣此則約束教令豈復聽從故出入無時終日嬉遊廛市間

以鬻伎巧繡畫爲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習以成風縱爲驕惰若不更加嚴察緩急何以禦寇皆由主軍政者素不擇人所致也今宜建言選威重有才謀能訓撫者爲之嚴而不煩使之畏伏禁絕未作專一武事仍乞皇上聽政之暇時出巡幸別立賞罰著之明文庶使數年之間軍容復振外方取法不敢因循

詒目三

方今之急莫急于貨財主計者十餘年來相習其弊不務經久疏通之術日偷月削相蒙不知閒則懈怠于事急則侵暴于民外郡轉運州牧承望風旨以尅爲能不計時之豐凶地之出產民之有無一切迫之以刑朝令暮辦雖是至多之物其價重增數倍大家居蓄以困下戶使弱者流轉強者爲賊尋其根本盡任三司也三司者國之計府當慎選才者主之運動四國權衡萬貨平準其價移有足無然後天下之務舉矣今但取高科及久在翰林者居其任他本不曉財利又知朝廷之意用之以爲資給但應副人情不復留心金穀多者踰歲少者數月已入兩府此不惟國之貨利用度日感亦使生民愁苦四海離怨可不思也今欲革其弊必知其本先令兩府與三司會計天下一歲之費幾何一歲之入幾

何折其飢荒定其藝極所少之數當于何處節用緩急所須于何處取給又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校于今日何事不同往時四方用兵于何仰辦茶鹽二物爲利最大舊用何法歲有登盈緣何改更遂至虧少不須遠引前古利害盡見然後建白于上監而更張剗去煩細之條別定明白之制仍須自下拔取有才通曉錢穀者分立三部各建使名令自辟屬官更相求勝明下詔旨必使久任每歲終則考其耗登而升黜之若不如改更坐見殘弊而潰亂也

詒目四

今二邊未寧軍須至急朝廷經費又廣過於前時今若大有所爲必先自王者減損示天下以儉嗇則民間縱有誅斂亦皆甘心知國家不冝枉費不得已取之備邊亦爲民也昨聞亦曾減省皇上服御之物所得不多不足動人今若請于嬪御之中去其冗食約祖宗之數留一兩倍其餘盡令放出縱之自便其大利者有四焉可以動天下之心知王者約己以使人去欲而惜費其德化大者無出于此一也又幽閒怨曠之人皆得匹耦據散積陰之憤以召至和之氣二也又令宮掖之中室屋稍寬無填委之煩以生溫戾三也又庖爨者約可嚴火

禁四也況復歲可省五七十萬緡以助軍須不亦大乎

詒目五

聚斂之事古皆爲之但不傷人情可謂之術漢之故事令天下出戍邊之緡雖丞相子亦皆不免所謂三品之更是也今財用頗匱故可舉行先自仕祿之家次及京師有屋之人人歲輸錢有差以助邊用必先有位則人自無怨不可多取則人自樂輸必令經歲則人復易辦又不可全依漢制人人盡取恐下戶貧民難以應給況鄉邨之間徭役已多只於京師仕宦及有屋業者取之歲入不啻百萬若用度尚少徐行外郡坊郭之中且事亦師古復不撓下民于培斂之名最爲得術或謂之緩急恐非至論若倉卒之際得錢何用不如先取爲備可以建事立功消未形之患

詒目六

唐世宰相私第不接賓客及裴公受詔討淮西遂上言改去前制以延天下之士當時美之史氏書焉相國兩府自來私第見客自閣下入拜乃有新制皆去閣下厭苦候謁者衆遂令諫官上言不顧舊章自取安逸使人情鬱塞深爲不快緩急有事無所赴告此爲沽衆怨之本也故前志以人言喻川必當疏導壅之則有決溢之

患況自古有賢智之才而處重位者必孜孜詢采不遺下議然後能成就功業周公即其人也今人無周公之才而又自塗其耳目不欲聞四方多士之論亦已惑矣幸急建言罷去前詔不惟可以自明必當日有所得擇議之長者舉而行之故可坐照天下裁制衆務亦使賢不肖判然于前矣

詒目七

今朝廷之患患在執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嘿或畏避大抵皆爲自安之計也定策決議奮不顧身者未見其人設有敗事使天子無所歸責當承平之時固未見闕積至今日其弊乃彰近歲大務無如西北二邊前後論議改更紛然不定已數年矣迄今見成算絕無功效者以此也設有寇作定是敗衄廟堂之上每邊奏一至則聚首相顧莫肯先開言而定議者意有數端成習于舊弊以寡言忽事爲持重得體或不盡知緣邊利害于偏見未敢必發或慮先言爲衆指執敗事受責或恐言而未見信用反有沮之者拘此數節則往往累日不決致失機會不然人人各述一端聳牙異同不可團合或以閒隙疑忌不爲平心處決之固亦爲害大矣如此不改雖更百年終無成功之用也譬如舉一大器使數人共

之有力盡心者必爲懈怠無力者所累敗必矣况西鄙之事閣下所盡知北邊之事富彥國所通曉今宜白于上前乞二邊之事與彥國分領之每補紕邊吏裁制事宜各立一局得以專決仍辟署一二有才識曉邊事者使往來經畫于河北陝西庶知幾變隨時制宜蓋大臣不可數出而親臨苟置措乖方有所當責如此則不敢推避各竭其才一二年間必有成績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乞納諫書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皇帝閣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于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極之禍不絕于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墜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幾至煩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昨親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于宸衷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以求鯁直故百寮皆得轉對又置詣匭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深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

撓致位諫臺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絀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虧臣子忠蓋之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內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內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怛伏望陛下霽發德音迨寢前詔懇于采納下及芻蕘求覩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牘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遠于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于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于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爲衆憫笑蓋欲陛下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負蒼生之命亦已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詣 景佑五年

正月十八日具官臣某謹頓首再拜昧死上疏皇帝陛

下臣昨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狄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見未嘗妄也臣以爲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濫耳歷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應古今之鑿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積陰鬱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爲下變異以警戒之使君人者回心省修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旣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者豈有非賢才或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道濫進者乎西北之夷豈有竊萌背盟犯順之心者乎念自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夷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又訶朝廷知此大異殊不脩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

心默然不怪如平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白見鋪陳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洵聚首橫議咸有憂悻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爲事耶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亂也豈上位者務在鎮靜不須與民同憂也則又民爲邦本未有本搖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天之所爲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覆思之不覺驚怛流汗自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便欲盡吐肝膽以封拜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罹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橫遭傷害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旣而孟夏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霑發明詔許臣寮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踊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召善和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絕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示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災亂

也豈大臣蒙塞天聰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今條大者二詣區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斧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己修己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旣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寶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故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效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

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能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疢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談諧自任士人或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伏望即時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納爲司建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用素履溫和輒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旣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自而生伏望陛下少畱意焉非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至

火疏 時年二十登開獻此疏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

以懷策者必吐上前善寃者無至腹誅則上下之情不鬱政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畱意焉臣伏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受菑者幾於十九民情愁騷如昏墊焉臣以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賞罰弗公之所致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寃之至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知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寃則又加甚古者決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燄四起樓觀萬壘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團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渙辰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工役再謀興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爲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

十年數歲連遭水滂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於內征役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況天災之已爲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爲之邪豈再造祈天之祐邪臣不得反覆而量也今爲陛下計者莫若采吉士去佞人姑務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地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脩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元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白鶴館不大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繇舊章敬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災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構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論西事狀

臣竊見自西寇逆節天下言兵者不可勝計大抵不過訓練兵卒積聚芻粟而已其言泛雜無所操摠又陳爛使人耳厭其聞而笑忽之況清衷近輔自有上算故不當復有所獻也然臣卑居長安備見西邊事體其要在乎得人得人則練兵積粟之多不煩帷幄之議而自集也惟攻守之策必須中授何者此事至大不可輕舉近聞朝廷將議深討覆其巢穴此蓋憤其凶悖勇而不知思也孰不知羌氐之俗居不常處獸聚鳥散本無聚積若垂軍絕漠則跨歷險塗被甲裹糧操執兵械外疲而內懼一日之行有三日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隘而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之論兵詳矣故中國利守夷狄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荒服者王不王則脩德詩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薄伐亦謂逐出之已而來則逐之去而勿追禦戎之善策也國朝五

路興師亦遇敗衄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俟隙務於速戰身罹禽獲傷利國威是知討之不如守之之利也明矣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此皆平定外夷人所屬望者賊吳姦譎故必疑畏疑畏則將以事驗之以臣竊料今秋必放兵犯塞以觀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尤須慎重若能堅壁清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來戰患守之道未至耳議其功者恐銳而寡謀敗陛下軍事也愚者之說萬或一效以嘗預西事不敢塞默伏惟聖慮裁察之不勝懇懇之至

乞發兵用銀牌狀

臣謹按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爲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爲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自後又復廢罷臣竊見方今外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齋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况印之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爲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爲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乞詔有司詳定之伏取進止

論宣借宅事 康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牒傳宣旨指射舍屋三十間已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宅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名器所以驅駕豪傑不信四方若死行陳之家與技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柳堯卿自有居第極爲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絕僥覲之望俾貪冒者萌其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任懇到之至

乞用劉石子弟

臣近到關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

爵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屺是亦勤勞於是伏望陛下
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
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軍不
戴橐韞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
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
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為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
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況國恥家讎異於
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投匭疏

時年二

臣昨伏覲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
大治本降詔之日識者喧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
億兆之福慮意有所不逮政有所未敷雖碩輔盈庭諫
臣滿署朝訪前王之陳迹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親問
躬蒐廣采髦哲此非唯蘊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
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應賢
良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
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
正矣而綱條未至輒有管穴願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
科肇於漢世故公孫丞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解中
入仕其以居位者日邇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則可

囊奏而建言政有未安則可排闥而請見況其身檢命
敕已得為朝中官則口銜舌卷鮮肯言天下事惟是韋
帶繩樞之士義疎禮隔趨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
顏面加以天閣九重交戟數里雖留文陸離筆語滂沛
而豈得一達旒纁之下哉脫欲擊鼓叩鞀則有司必以
狂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邇家闕政實亦
敢言漢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穿鑿
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
法端以官士者得應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
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高誕布鴻文而大變汚俗真宗
嗣二后教信兩漢法笑却唐弊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
草莽之士無棄也今陛下之詔有異於上是未至者一
也次則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
者慎器與名不務虛假且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
垂詔而雜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出而赴陛下之
詔是其人非沈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
蹈者則皆露己揚才干時謁進者也非唯失彼之行恐
使人謂陛下設虛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
夫錄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
今限字二百束之對偶則皆漫誕而無功餘博而寡要

不可施用是爲空言至如武舉策試兼之騎射竊觀詔旨旣令先進軍機後即陞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使張一弓發數矢是陛下校一夫之藝取一人之敵也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鐘堵磬而求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士爲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沈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以文則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罄其才而爲之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末而訪以機略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明而十一科正矣臣碌碌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干天子聽覽蓋以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謦訕納愚慮是以析肝瀝悃而具述之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鉞轉壑不爲之怨伏願俯而察之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五事 景佑四年五月
七日開門下

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民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柱桓百重刑人以守闔下士以拂闔所以深嚴帝禁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

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間甚非防微之意也臣欲乞今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一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寺之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尚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負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尙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一臣謹按前志曰白事之吏民之仇讎又云急吏緩民則吏不可縱政之大功也臣竊見州縣之吏多是狡惡之人窺伺官寮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貪婪者則啗利以制之然後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其手輕重厥刑變詐奇哀無所不作苟或敗露立便逃亡稍候事平復出行案設有強明牧宰督察太嚴則締連諸曹同日亡命或獄訟未具遂停鞫劾賦稅起納無人催驅近年以來習成此弊官長務從姑息恐失大計見其邪濫不敢以法繩之惟此輩凶人唯利是嗜每糾以嚴憲尚不悛心何況縱之使亂正法實政理之巨蠹黎民

之大害焉人雖切齒無可柰何蓋緣國家別無敕條以加檢束臣欲乞今後州縣曹司有闕並於第二人戶上選差仍令每五人互相爲保或逃亡者立差官籍其家量取以充賞募人收捉或遇赦首身亦乞流配別郡如此則不敢公然作過以紊政經

一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寬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堂在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院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實餘山澤之間舉無遺利賦稅之外復有遠倉或水旱爲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斂而飼養達苟且之政必枕籍而死亡隴本非慵多致歉乏又京兆之內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往往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泥塗號呼里閭呻吟道路聚爲侵厲甚傷風化陛下仁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天傷未霽王澤臣欲乞依有唐故事勅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旬三京給田十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以下八十以上仰州縣察

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頌聲喧傳上資聖算和風浹洽可召豐年

一臣聞巨壑雖深默知所避烈火至猛人無蹈死故厯塊而蹶者皆是玩水而溺者有之古垂此言以喻刑辟者昔聖人惡殘賊之害良民也故明設嚴刑大張憲網必使易避而難犯防微而杜原約之不至煩苛威之以令畏懼奸兇之輩翻然革心固而行之自然刑省苟務矜貸則冒禁者繇竊見官吏多犯贓污乃由朝廷法制稍寬貪鄙因緣爲弊凡中人之性本非大兇皆以禁約不嚴是爲貸利所沒手提刑憲人不敢言心恣誅求下受其困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制也殺傷之害不過數人今貪官在官民皆受苦雖有轉運提刑位皆尊崇罕與民接詢訪官吏鮮得實情苟無訟端莫肯發摘知者或欲陳告又非干己臣欲乞今後官典犯入己贓許諸色人陳論得實者以其贓充賞如此則必畏多言之人亦防十目之視苟卿所謂威厲而不試刑嚴而不用此其得之矣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啓事上奉寧軍陳侍郎

某啓伏自台馭東上頗失依庇頓想恩德一食三起竊念古之烈士身積道義而往往伏窮閭之下棲巖穴之中雖裘葛不完糲糠幾廢亦未嘗造謁有位祈望恩獎顧血氣心膂豈異於人哉且非樂枯槁餓賤而惡榮利也蓋以被一顧之厚一言之飾雖沒齒不可忘苟不懷報則夷狄之民也是則知之淺益自負而道勝待之厚必自傾而心勞非局於險隘禍難薄身不可轉脫又安肯俛容博意求出入門下邪舜欽性不及中庸之道居常慕烈士之行幼趨先訓苦心爲文十年餘矣高位齒牙之論故不及然未始趨踰其門闌以翹知己顧材質雖無似竊以是自貴重焉不幸皇天降凶罹此大酷血屬百口慙然無歸瀕於溝壑者數矣始荷高平侍郎定其僑居之計未幾而有河陽之行暨閣下開府首傳誨言嗣頌餼醴俄驅旌旆致莫几筵慰諭丁寧存暖孤苦力敦久要坐變偷風自爾家事細微必爲調給使舉族免於流轉得專孝思其爲惠深以此可見每撫臆論報然後知身命之輕於鴻毛也比者閣下入鎮近輔曾未踰旬而輒辱書教辭旨稠重迴出常節益見大君子

始終經緯之至也感中膈塞動成長喟瀝血布言踈略不則秋夏之會氣候未調伏冀精仔寢興輔以藥物哀情不任傾祝之極

上杜侍郎啓

某啓兩獲侍坐輒沐垂譽鄙言承言媿羞默不敢謝前又數有人言閣下稱道所聯舍元賦竊惟大君子獎擢後進故不惜溢言以譽之然閣下爲世標矩人所仰屬坐鎮藩屏列邑承風舉動言論播爲儀法若舜欽輩才術甚疎無足稱道或當前時宜訓戒開扶使就成人之業至於諧言短韻無補於世不當置於齒牙間使人傳信蓋俗浮易扇榮而難回非惟損明府之雅鑒實亦隳風化之一節也況提封之下千里而遠其間抱才行包道業者甚衆日希明府一言一顧以爲光價有未獲者蓋翹翹焉幸莫移意於彼以重所褒則蚩陋者甘心自屏安有所覲望哉所索崔處士墓銘承命不敢隱謹繕寫通上惶恐惶恐

上執政啓

近者被中宸之書叨上佐之命起於放廢仍獲便安是爲異恩曷勝感惕伏念某幼而向學長則多憂場屋十年開闢四舉才叨科級連被凶艱血屬淪凶生理凋盡

僅存殘息勉就小官還臺之初辱上公之薦給筆以試
預道山之游素爲憂患之所叢遂以畏慎而成性言皆
三復動必再思且畱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爲會餒餘共
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
之徒且釀飲吏人豈如斤賣棄物嘯聚非類豈如宴集
同僚更出私錢以助公費餘循舊貫先即上聞豈意謗
誼臺中章徹宸極因猜嫌而生隙謂猥褻以當懲造謔
以動上聰持必以變朝論掉首就吏雖具獄而無他刺
骨定刑終削籍而見棄素承清白之訓枉被盜賊之名
近戚當塗陳冤無路徊徨去國舉動畏人僮爾羈旅之
囚凜然江海之上出則鬼神覲而見笑居則鵬閉暇以
相窺不及蟲鼠之生僅與草木爲伍三逢恩宥四換歲
紀弗敢自述已分陸沈不圖特降命書復登仕版此蓋
相公運幹元化翕張洪爐贊天地生育之私布朝廷寬
大之恩慮一物之失適萬物之宜顧惟擯斥之微亦預
甄陶之末謂誅意無害且論法太輕取宜尼觀過之言
酌春秋原情之義度此釁累漸而收效古人覲道上之
遺簪爲之泣涕匠者得溝中之斷木飾以青黃是爲不
忍遐遺有所倡勸誓固困窮之節上酬提品之私

薦王景仁啓

某啓某資雖顯庸心輒喜善善豈緣世契上布公言某昨
任長垣縣有尉王景仁者性質淳淳所向通徹徇公之
外好學不倦才行卓越可以制事厲俗其文詞有梁唐
蕭統孤及之風雅尚退默不高人以聲故沈頓賤仕未
爲位上者所引拔閣下服天子之命專按舉之職竊內
之吏賢不肖得以進退之敢以斯人置於門下幸賜薦
籍以爲光寵足使列邑聞之竦然知勸亦閣下之所樂
行也風威所臨洞鑿不隔安敢自任愚瞽上欺高明真
慙之誠幸莫采察不任激切之至

京兆求罷表

臣某言臣聞佐機命者以訢謨爲先制兵鈐者以多算
爲勝蓋安危之所係當議論之必精苟異於斯故難全
度中謝昨者醜虜不庭齋壇命帥不能專閫外之事而
乃求幄中之謨遣吏入朝列章來上臣本以孤直誤叨
獎知久留滯於外藩忽引拔於近列凡有所見未嘗不
言雖數被於沮傷且敢思於欺默報陛下非常之遇罄
下臣無隱之懷比者將以重兵深入賊境衆謂當爾臣
爲不然既練閱未精又餉饋不足士不習山川之險阻
將不知巢穴之深淺臣兩在關中備見形勢既虞調發
先搖民心復慮覆軍愈增敵氣向去邊鄙卒難支持是

以悉心爲圖瀝懇上白雖淵衷廣納未欲加罪於瞽言而卑論弗臧安可尚居於厚位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樸拙曲爲哀矜俾出守於小邦或投置於散地進退有禮在國體以誠宜言行無欺於臣心而自足叫關斯切得請是期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震懼之至

杜公讓官表

伏奉制書特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承命震懼精魄播越俯伏廷陛進退靡遑中謝臣聞朝廷之尊本乎擇吏使才者進拜拙者伏藏至於小官必當其任況乎丞相之位上鄰於國君命出納之所先生民休戚之所繫一夫厥授衆罹其殃比於他官尤當精擇若臣者天資淺拙學無根柢叨竊廩食已將三紀心素知分得皆踰涯夙夜憂勞心替耗竭早居侍從之列繼承屏翰之任尋被峻命入冠中臺出擁西雍之麾旋更大鹵之節雖極勤瘁無補涓毫暨乎誤進樞庭久尸重柄故嘗屢拜懇憤乞收殘骸敢煩淵衷恐失國體日企神聖之度下垂開可之恩豈意便升鼎司復領舊職內慙枯朽之質重增貪冒之名伏望皇帝陛下念接受之至艱奮剛明之獨斷收此成命別付偉人用適股肱之宜以增名器之重古

者搜於林藪下及屠釣不間微陋務求賢能要乎成功不必次補況今近列不至乏才移於他人乃合公議剴心瀝懇退俟俞旨

杜公謝官表

兩貢露秦乞回命書沓降玉音不諒血懇勉爾翼安敢爲榮切以宰相之任臣實知之蓋以師表外廷丹青萬務天下之所仰望王者之所仰成上則調陰陽之慘舒外則鎮蠻夷之桀獍置大器於顛危之外納生民於仁壽之中必惟其人乃可致此是故峻其名數寵之等威黃閣黑旂葱珩赤紱或延登受策或御坐爲起是國之所委者大則禮之所屬也隆遇任既殊責望宜厚臣立性褊直有不可移之資臨事迂疎必無能成之策塵污近輔貽誚多方績效不揚譏議上徹居常悚栗日俟竄投而陛下收臣於賤朽之中拔臣於毀謗之內以謂石慶老而彌謹趙禹孤而能立掩闕失而不問惟忠鯁之是稱屢於中闈親被威指退自省閱但增震驚日月之光下燭於葦室雲雷之澤遽發於枯荻雖至糜軀何報厚渥敢不盡疲駑之力宣寬大之恩絕纖介之私回講長久之利疚不敢惜死唯知自公苟晚節之或渝必神明之所殛上陳天覽安敢空言

杜公求退第一表

昨於上春屢貢丹懇乞解重柄以收殘骸帶澤過優俞旨不下臨遣中侍甫降德音聞命震驚不敢煩瀆伏念臣才雖至下性本不欺交遊朋友之間必以誠信自守況於事主安敢妄言實以年近從心體素多病自忝魁任於今累年當萬務之煩為天下之筦雖健才利刀猶或不支而皓髮羸軀安能集事當一人側席於上多士建議於下臣若肆然自處默無所為清議不容素履將喪故嘗上犯天聽備寫血誠願踰誕聖之期以得退休之請金口曲加於獎慰玉色已形於開從伏望皇帝陛下霑成湯之至仁廓漢高之大度或假以近郡或畱之本班庶使自安以全殘息

第二表

近以露奏仰於上聰明旨下頒過推勿貳之任丹衷內切敢避再三之瀆徊徨失措落處不寧臣本以孤生濫塵上第踐履藩屏叨竊事權循分已逾被遇太厚不意便升近職復進樞司使預幄中之謀得聞天下之事憂太劇而疾作福既過而災生氣衰而步趨已艱齒墮而語言不正陟降左右則常虞蹶踣議論政事則莫能開陳貽笑外夷覩顏多士而陛下容此衰廢掩其過失豈

不念國之大計何必私臣之一身況今西有貪毒之羌北有桀傲之虜包藏凶計窺伺中朝當得厥難折衝之才制勝非常之士寘之近列可消姦謀臣也少不如人老豈足任故非見險而止安敢容身而去但恐力不足而敗事死有責而堪羞伏望皇帝陛下垂閱螻蟻之誠下霑雲霓之澤免此劇任賜之殘骸以茲祿廩之優可待英豪之器休息老物是惟天地之常登拔俊賢實曰邦家之盛

第三表

近者沓貢囊奏願解劇權伏奉某日批答未蒙俞旨者葵藿之心希照於白日螻蟻之意未動於上天惴然危悚若集喬木臣粗知進退槩見古今危及滿而乃傾月既盈而當缺事有必至理無足疑故前志垂文以為懿戒後人仰止期無敗身臣久污樞司絕無遠略萬鍾之祿私情之所愛三旌之位物理以難當必量力以自思敢妨賢而取禍下喧物議上累主知既交謫之四來雖全度而安可恭惟皇帝陛下以至仁覆物以普愛牧民豈今左右之臣不令終始之分敢緣大義不避螻蟻據羨弗違裂肝以上俯回天照俯懇愚衷

第四表

伏蒙宸慈以臣累表乞罷重任復降批答不允者懇忠莫奪量分甚明顧當行命之由再露由衷之請臣聞罔上者臣之大咎飾詐者士之醜議吏議爲深舊章所禁臣器能甚薄名爵則崇旣陳必退之言義無復寢之理十目可畏羣聽至明無疾而抗言是名罔上懷祿而偽讓則爲飾詐不惟受譏於世貽誚多方故當誅夷以戒姦慝臣實以量狹而位已過器重而力不任謨猷若斯陛下所盡悉形骸如此衆人所共觀旣非僥倖幸於此身切恐隳弛於衆務況陛下富有四海樂育羣才豈無他人可當此任伏望照臣至懇容臣必去則纖毫之恩不敢授内外之任無所擇仰千宸聽俯俟俞旨

第五表

四拜封章乞罷密職薦頒明詔未賜俞旨誠切意專不避澆瀆臣聞天生庶民愛惜至甚必立君長使之教育故土地之所產雨露之所生君得用之亦不可濫則必分列名位以求賢能君出爵祿以養其臣臣竭才智以救其衆故庶務交舉羣生安業天則報之以氣應錫之以瑞物苟異於此災害乃生故前志曰王者代天爵人不敢虛授雖是小官尚思精擇至於重任豈宜非才蓋天下治亂之所因國家安危之所係古今明效衆所共

知早任外官粗免曠敗不思揆度實思進用以謂前世之陳迹可監本朝之故事可尋陛下以仁聖之資任遇兼至顧太平易致風俗必移暨臣召入樞司復遷上列數年之內百事無能關西之將帥覆亡京右之盜賊猖熾陷沒士卒殺傷平民經歲之間不可勝計而又地屢震於定襄之野星相凌於天垣之內螟蝗交作水旱不調故北虜移割地之書西羌遣求幣之使朝廷卑屈辭意厚納金繒幣藏空虛誅斂煩費延寇讐於帷幄之內陷民吏於湯火之中尚如餒餉飢鷹養乳虎更開後患未可偷安皆由臣謀議弗臧職業不舉惕然內訟深媿初心若撻市朝如坐塗炭手足顛倒而罔知所措心膂枯竭而莫能爲謀敢玩歲時日俟譴謫雖陛下容之如地愛之欲生上天之鑿皎爾不可欺三聖之靈赫然在其上豈使臣虛食生民之肝腦竊弄公朝之威柄必有大禍將及私門設令臣族委溝礪命掛鋒鏑有利於國敢愛此身但恐因循益成頽弊伏望皇帝陛下察此迫切俯賜開可以茲重柄別授奇才必有魁卓之賢可贊隆平之化恢復藝祖神宗之業追還咸平景德之風君尊於朝民樂於下若未容臣去終無比功徒爾素餐但塞賢路陛下若責臣無效堅以疾辭願正刑書放還

田里實爲優幸敢覬覦天高聽卑莫委成命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粹隱堂記

天之生蕃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棄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濱之廣山壑之遠不能以自藏放乎其自然動乎其無知祕怪異類判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爲是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直之士一不與細合則颯然遠舉遁名匿迹惟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爲浮屠往來京師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知其聱牙不當平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絕過從有不樂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爲異衆之行求棄於時自置其室爲粹隱堂雖在穰穰大衆之中一室截然斗清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沒沒以訖其身嗚呼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通者以此道之也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京城之西南有佛廟曰寶相院中有層閣傑然以庇大像其像高數十百尺而閣又如是世傳隋大業中所為蓋亦可信矣大業於今年祀雖遠閣與像甚完是必少壞後人隨而葺之也國朝祥符中有詔葺之完矣天聖戊辰歲浮屠慶祥者又欲於閣之陰以鐵範像號大悲而又閣焉事暴聞上上為命入內押班江德明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德用入內高品鄧惟素三人往司之又詔有司給鐵及薪炭十餘萬斤明年夏五月慶祥卒德淮嗣之庚午秋始作巨冶大橐一鼓而就手目千數較無一闕侍衛跏坐嚴正森立如有神助陰為之容雖刻繪之工所不能及明肅莊獻皇后崩閣廢不作已而又命入內供奉官趙用志朱文用易閣以殿景祐元年又罷之德淮躑躅自劾去眾以今智圓大師方益主之三年入內都知王惟忠列章以白上旨可焉以諫官言又罷之四年方益撻鼓以聞乃賜禁錢四百萬以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承吉入內黃門馮正己籍用之踰年遂就于始聞之疑其久而後能成也及觀其閤窳與大然後歎息焉噫在昔聖人因人情而制禮也是故宮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殺各安其分限而無流暴之患此三代之所以為盛也自漢以下無制作幸而識其

流風監以自足乎一世故頗亦有所放矣佛氏之教入中國當其無制之世其宮室服用之作隘者猶能上王者一等後世奉之益熾今民遠於三代而但見隋唐之事以為古可法奔於夸勝之境莫知其紀是以朝廷殺閤以室屋而又滯畱久之而不亟為始於戊辰而訖於景祐戊寅十餘年間三以廢格是亦監而有意焉爾非中寺之贊方益之愆而事其事則烏能成之哉蓋欲識其始以永於後故求于文琢於石云時慶曆二年四月五日記

并州新修永濟橋記

太原地括衆川而汾為大控城扼關與官亭民居相逼切每漲怒則汨漱沙壤批步結反七廉蓄廉岸勢躁素頗為人憂今參政陳公前守是郡修巨防以障之乃西漸反不復虞潰漏然而當數州之空孔音道傳遽商役日往來挑達不暇自朝廷置守餘五十年無梁構得以直捷流悍且淺復不勝方將以為濟行者苦於涉久矣往往中道遇暴不善游則溺焉常歲秋冬之交陽曲誅民錢妄三百萬役農人不翅數千權為徒杠猶號便利春則撤去以避奔衝盡勞相纏觸寒瘵隨者十八九吏緣姦永民則甚病衆謂當然不可改革庚午歲天子輟諫議大

夫張公領鎮亦既至止悉條政務訪覽物害者得聞斯
欲興遠謀默有成算遣牙吏秦謙助浮屠輩以諭郡中
命行衆慝勇輸其有俾歸之縣官籍而領其事豪之頑
奮者市語於人以謂邊氓騷之則急變生且礙詔句言
寢淫滿道路間公所守益怒掣搖不解未幾計其貨登
徒杠三倍矣公曰可矣乃卜期少者獻力老者餽餉斬
北山之材編連宛委塞川下流百選堅直豎以爲樞長
踰六仞半植水下巨棟上偃密楯對走左右支翼神不
可拔中並四軌直亘百丈人忘劬瘡周歲告就騰突軒
延蔚若變化民請徙市以落之絃竹歌謠舞手相交雅
童走趨既過復返賈販旁午以嗟以喜邑之吏用歌曰
汾流湯湯不復濡我蓑裳汾流瀾瀾武陵反不復溺我攜
提不死不弔我公之造予聞子產爲鄭以乘輿濟漆渚
人孟子謂惠而不知政公之力是物也以佚道使民絕
子產遠甚故予敢琢文於石以監後明道元年十一月
十六日記

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
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
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

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
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右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
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
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
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
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
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
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
哉噫情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
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
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
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
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
閱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即登靈巖之顛以
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霞雲采翠浮動於滄波
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翔

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緬然思於一到感於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膈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瀟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泗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峰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峰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閭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

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蠶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樸歷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柅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峰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劍樹菽捕采之勞浮屠氏

本以清曠遠物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勝絕之地壤斷水懾人迹罕至數僧宴坐寂嘿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介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喁然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於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三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見請攬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耳

處州照水堂記

括蒼郡署冠山之椒林壑蔽翳故當暑有蒸鬱之煩至者或神明不開則事務隳廢咸平初楊文公起凝霜閣下覽平曠得遙岑遠林之賞當時固已爲嘉處矣景祐中孫公元規以言事南遷移守此郡者政之始衆務畢舉乃歷訪雄勝之地以圖燕休又得西北隅絕巖之顛剡去叢叢化出異境溪山之勢奔放至來始規地名詔徙他郡後更三守泯然不尋李君然明之來刷剔隱滯網條一新吏民曉然踰年甚便然後思有所以自適且將以風迹雷遺乎後人景與意并止獲乎元規之地遂構廣厦且以照水題之庠豁虛明坐視千里雖甚盛暑灑然如秋有長溪者源自閩來趨過檻下前向南明

山蓋三平之舊隱也蒼峰古剝陰晴隱見又於東南創月軒稍却爲燕閣閣之右又爲風亭亭前啓軒曰夕霏是皆出於照水而出於斯意也華榭懸楯下上相煥易去榛莽與政俱新蓋根於元規成於然明使元規之久則然明樂其成矣然明之去速則來者其謂斯何二君默契遂凶異趣是政之所起故自有乎後先一日然明書來求于文其事予慨然東望神爽坐馳恨不能劇飲酣歌俯仰周覽於其上又不能具道其營建之勤山水之勝徒胷中耿耿終日有所思然明或能圖以爲旣使子對而銷憂尚可更發詠歌以足其未至者矣

浩然堂記

曾君將之杭官旅於蘇嘗登于滄浪之亭覽景四顧慨然有棄綈冕相從之意予始未以其言爲信也君遂周訪城中物境之嘉者又得閩南之圃焉馨囊中所有日夜自營緝築堂其間取孟子養浩然之氣以命名一日會于於堂求于文以道其意予觀世之仕祿者奔趨竭履皇皇乎病日月之速凶須臾之閒以自放顧安肯棄其貲裝易清冷深僻之地而爲適也又將均其志慮包蓄誠謙以自廣不亦庶乎君子之道焉至於環池以步乘城以觀則竹樹江山之勝蕭然滿前表裏風物不可

勝道至者其將自得之于但嘉名堂之意且能實其言故文以鑱於石

連水軍新牘記

古之障川有防豬庸遂列澮之法以旣見於經也搗埭堤闕作棚樹柵之制見於舊史也然未聞爲牘之說蓋精思者緣古而作興於近世通漕最爲便惜乎無所述焉被淮之邦襄賁爲之近有渠由郡東海尾受於淮其間縣官立四場幹鹽榷茗歲轉數十百萬民有蠶鱸蟹稻之饒以是舟相銜不絕淮口北走一里有埭以壅渠每潮汐暴至乃可過並海長落甚駛而又石沙填潰不可疏與淮等故多反壤以敗舟也至者必淹旬曠月不得遽去或謂埭下切淮轄木爲之牘使湮洩啓閉相潮上下則無復畱行矣前人視習絕不置論司勳負外郎劉君署郡之日諫然念之以地徧役大稍難之會轉運使按部繼至令倡其利即時以聞上指可之於是規括旁郡羨材充兵興於慶曆三年二月丙午踰月而成薪石一種之費不誅於民間東漢王景絕水立門去浚渠之患號省費役猶以百億計當時增秩史氏與之今三君之爲不勞於民而休於民事應古可紀表之宜無媿也

送外弟王靖敘

古之達者皆發於羈苦餓寒蓋必極困而後起孔夷之不試孟荀之讓屈平之竄管夷吾之窮且囚司馬遷之刑揚雄王仲淹之亂皆坎壈埋廢不自平然後極心窮精以入乎道術之淵策書其言播灑與大師監於後世歷數千百年外道其名煥然可暴炙人今貴人之胃以緦紕肥味澤厥身一無達者之困肆焉自以為勝物也習隋志覆安久質變不知誠性之日陷脫也雖瞬動言息戴威爵坐署位對之殫殫如在九泉之下吁可憫也外弟王君瞻叔者生相家未齷而官十歲而孤資性粹愿不羣戲弄好學少言若有所負今年如長安逆婦李以歸索言為別故敢告以古之達者之為無習安以盜性庶震搖乃心起聞於世以為先榮則達而求用之之榮不如不用之之達之榮也子其懷也

送王緯赴選敘

王氏世居雍並郭善田數百頃開第當衢宏邃觀嚴精構琢椽鈿之丹青前冠園圃嘉花美木奇石緜茂嵯峨實皆可賞地形宏隆以機激水上下環回無不通虛堂曲榭琴觴圖史雅具悉備中朝士大夫雖不識者亦寓章句以道其勝奉親之餽腆而不煩營資身之術曠而

不須設故可任化而無係陶然天壤間以足一世顧高軒大冕安可蕩於中邪然而之子處之拘拘乎未嘗自適也今日幸天子講威禮即時俶裝走都下不畏道塗之苦庶得投牒吏部調巴閩邊徼九品一職官噫州縣之祿日百錢月廩脫粟兩斛晨夕趨郡將庭下與牛馬並走寒暑不避食息失時視前佚勞之狀設庸童必知之吾子舍彼而即是其亦有意焉爾予謂凡厥蕃康物之才者雖湮沒負辱苟活而不恥雖靡衣鮮食宴安行逸而不恃是皆思發其蘊以耀眾者矣苟若是則小官何足羞其有以漸也

石曼卿詩集敘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財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乃設官采摭而監聽之由是弛張其務以足其所思故能長久長久而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志之所嚮故政化煩悖治道凶矣嗚呼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真耳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祕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

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奇發秀蓋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役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率其意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闥而依倚之其詩之素者曼卿資性軒豁遇者輒詠前後所爲不可勝計其逸亾而存者才四百餘篇古律不異并爲一帙曼卿一日觴子酒作而謂子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敘我詩乎子諾之因爲有作於篇前後觀者知詩之原于古至於用而已矣

送王規方叔序

天之生育於物運動不竭而無疾者氣一而已人生其間百骸舉止營營有爲者亦氣也然有喜怒悲憂愛惡之情變以激其氣故滯逆悖亂失其經而不平由是疾痛生焉必當外假於物以養之養得其宜則無天關之患焉先王之制禮也以飲食夫婦之法爲之大故民未有不謹於禮而能安者此先王愛民之生也至矣今子自幼好學識所謂先王之禮典長而不飲酒不茹葷無嗣不再娶九年於茲果乎人之所難自是而不變反常好異以爲甚衆子甚嗟之而又聞善而聳見惡而惡未能寂泊於天爲徒使其心氣鬱律不寧而無所輔養索

索然趨乎病癘之場而不還欲其保天年而立事功其可得邪子惜夫親友不以禮義中庸之道勉之使移其堅緻之心以學聖人之業徒獎其所難以傷厥生吁可悲也子因其行而告之以破異僞之迷

符瑞

柳子厚作正符詩謂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固皆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叟誑亂後代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堯舜禹湯文武皆以正德爲受命之符至於陳大電大虹巨迹白浪流火之烏皆詭譎闕誕其可羞也所言大概如此夫天地漠然無所歸則皆說勝矣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則吾將辨焉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本在下而大人統之出沒錯行晝夜不渝赫然與國政相俯仰昧者視之習爲常然聖人參考其順逆而自監焉故黃帝有神明之官唐堯有羲和之任舜之璇璣夏之清臺皆此道也故至治之世則日星清明各用其行及夫政化蕩隳虐戕下民刑罰熾張頌聲寥寂則次躔告凶鬪蝕陵昏水溢旱蝗青妖出焉是豈無尸之者乎蓋天不言以文象傳吉凶先儒爲之符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有屬授若諄諄而告之非智力然也苟授而怠荒又下

變異丁寧戒告以率之皆可名之符是天以吉凶之符付王者王者奉之不敢墜厥命故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係厥位唯聖人見異竦然引道德信惠以合之則瑞物可保而有也伏羲之圖禹之九疇周文之騶虞皆是也故武王周公饗魚鳥之瑞君臣祗恐動色相戒至於庸君視之以爲德業已成懈於所修則雖瑞物化而爲妖孽矣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犀是也苟逢凶而懼反躬自敕則孽可更而瑞也商之桑穀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也嗚呼天人相交氣應混并密然相關爲表裏其可誣哉若桑穀不出大風不作熒惑不亂則三國安得保有其永年乎周末謝其德帝用降亂雖孔子生以聖而大命弗集於躬故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歎焉是上下相報雖桴鼓之應鐵炭之動不過也子厚謂受命不於天子其仁孔子何爲栖栖旅人也子懼後世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大道以自任顛迷無從靡所法則有瑞弗恭見妖弗警故定是論焉

復辨

案復卦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子討其意而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焉陽之始生則有稊育萬物之意故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是由陽生而見之也當羣陰隕剝極盡之際陰氣張王漢然無有生生之兆則天地之心何見焉及夫剛長天行陽氣下震初九之爻布而造物之意萌則天地之心雖微而已顯矣若謂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則變化之功何有焉彖曰剛反動而順行又曰朋來又曰天行又曰剛長也安得謂寂然至無邪安得謂動息也象曰雷在地中復蓋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既名下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味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夫復者剛陽始萌陰物衰謝初包化生之心潛而未運唯聖人知其太始而言之耳蓋神之所爲至精至變非聖人孰能見之然而地雖以生萬物爲心而萬物莫見其爲心之用是冥然無有經營之迹也故繫辭云願諸仁藏諸用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之謂也及乎雷奮雨潤勾達甲坼其仁則著矣心則散

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仁在聖人則爲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不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云靜其動止其行至於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邪

杜誼孝子傳

台之黃巖有至行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猾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訶逐笞擊而後已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邨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冰沒於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築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與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爲

以詣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獎慰賜帛予謂衆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寔薄乃有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爲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榛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軼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爲念不爲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爲而急焉耳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正焉越俗浮薄節行不堅務以華麗相馳遂誼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能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酷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題杜子美別集後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誼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子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佑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頌非昔之攻詩者

所能依倚以知亦出於斯人之胷中念其亾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錄成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又本傳云旅於耒陽永泰二年嗚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曆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大曆二年調玉燭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為異景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長安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蘇學士集卷第十四

先公墓志銘 并序

蘇鄴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後周司寇念生徙食河內漢將軍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際多偉人六葉之內四至大丞相襲封邳許文憲公之曾孫傳素廣明亂以其孥遜蜀生三子檢拯孟選相唐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經略使唐命革劉巖奄南海獨完固不與巖容民於今祠之季留為銅山令即我先公之高祖也先公諱者字國老曾祖寓劍州司馬夫人龔氏大父協中進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孟氏朝京師謫懷州司寇參軍雍熙中召對授光祿寺丞知開封府兵曹事累贈刑部侍郎大王母薛氏封河東郡太夫人皇考易簡太平興國中首登進士第才十年遂參大政贈太師尚書令母崔氏封廣平郡太夫人公生七齡以父任宣節校尉左千牛備身俄加振武副尉踰年大令薨恩授通直郎秘書省正字未冠謁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歸章聖帝即位改奉禮郎既冠舉進士時試條至嚴兩中優等廷校不得在高第詎所素志辭焉後一年以文奏御詔試玉堂賜及第東封轉大理評事從祀汾陰遷承賜緋衣銀魚出知湖之烏程以文正公當國

凡五載未嘗求代遷時吳越大水平泉行舟既涸農盡以失畔訟公按籍收判質悉履邑田書而揭之狡豪宿隱摘以給下戶失職者民樂興頌無復訴郡牧制置使陳公堯叟薦充判官改殿中丞任終知開封縣旣省政惡民物之薄且多貴人善田宅操勢威豪奪無告一切以法繩之皆帖帖俛首不敢相干犯因上書曰京師諸夏本根宜爲化首今流風甚微臣竊恥之謹條七事以聞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歲以諫議大夫充契丹國信使將行太夫人寢疾公露秦牢辭未報夫人棄平居廷議以名業北走不可易公哀慟感疾還上信幣曰將死請遂改命終喪復除三司判官明年轉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明州郡有湖號廣德古鍾水以溉旱唐季壞漏不補披爲田公復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境無凶年郊慶緒階升朝奉大夫歸朝換度支充長寧接伴使旣又判戶部案召入考進士第復詔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詩山漠之險易水薦之美惡備然盡任歸而集上之人爭布誦出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就改兵部又加直集賢院踰年移使河東兩河薦下旱蝗所在艱食公案行屬部不專計利務以息民爲急汰冗兵罷非業之作代之庠陳不能飼軍始廩者皆猖獗聚謀欲倉

爲變有期矣公遽往馬列校先馬首以訴徐語之曰國之儲非久何以備凶若不食腐將誰食之爾見殍尸枕藉道上曾不得是而生耶命拘而鞭之以語箝其帥卒不敢動遷工部郎中籍田敘勲至上柱國移使陝西未落洛守移來求粟調其饑公計調二十萬斛輸焉寮不可曰邊宜實之移中以自速固非謀也公曰臣民繫於君無內外忍知其垂死亡不可奇贏賑之他日苟無餽期不護君以是遂定景祐二年正月十有二日得疾藥禱徧及而不逮翌日夜漏下二刻終於位春秋四十九嗚呼哀哉以先公之德之才天資誠敏而不遐其年頓於中仕利不布天下使有志於時者嗟癩而隕涕也孤舜元等慟踊泣血扶衛我公之靈輿歸上都考龜筮得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吉葬於開封縣宰輔鄉中書村之先域舜欽幼嘗戲祖母之几下聞語公初能言大令特愛之始令誦詩必自題之於果上踰時占數十百篇果終不食八歲侍官穰下據鞍吟詠不廢編而置於楮中大令密取視之駭其辭致前撫首而命以名又用是以字之明年罹大令喪至性過人號慟不絕聲行路爲之哀傷公雅好觀書經史禪說手鈔者數千卷無不盡誦所著計錄三篇開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

四譜并文集二十卷並藏於家公六居內外計未嘗建言聚斂有語逸利者輒却之襟度軒開不屑細務處事若不施慮其間無不妙當所至必尉薦才器未始案吏雖無狀者能使謹前無犯患性鍾孝友喪太夫人體形瘠枯杖而後能與每臨必絕以弟叟久沒銓調上書乞徹官出之嫁三孤姪匱所有資送不足又舉倍息錢必豐後已平居晏晏以圖史自愉雖家無宿儲終不及資產事兄壽終水部郎中二弟宿終大理評事叟終溧陽令夫人雅尚惇素不喜與遊侈者相從專以孝承嚴姑禮弼先公二十有八歲封太原縣君明年召見賜冠服出入中掖進謁有規子舜元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咸平縣舜欽光祿主簿知長垣縣舜賓光祿主簿知太康縣俱登進士第得以藝升不爲家羞者蓋積是訓厲使去急傲而自進立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雍扶次適太常寺太祝韓維次幼孫十八淵潭注泐餘幼嗚呼昊天不弔下此酷凶尚賓賓佻禮經以嗣祭爲大苟延喘息不獲躬執杖履侍於九原已至於今矣忍復以鄙略不倫之詞上識宰壤靜念古人述先或以爲孝况斯言不敢誣傳可後信雖不足闡揚我先公之輝光庶盡人子之志焉爾延此巨劍緘之銘云

世之望兮於鑠嚴考清風再張兮立於稚妙學根源兮不務剽造次之言兮卒蟠於道擢節義以貫中兮誠精光而外照哀哉不齊高齡兮神於何而能勞瘁諸孤兮攀靈墓而莫劭號蒼蒼之高兮曷余家之不造心膾腸裂兮血下涂於野草岡隰外鞏兮浚渠旁繞哀哀我公之靈兮寧此佳兆

江寧府溧陽令蘇府君墓志銘

并序

季父諱叟字蟠叟先大令之少子免乳而大令薨既冠猶褐衣大中祥符初授太廟齋邸選岳州華容尉閬州閬中主簿陝府平陸令杭州錄事參軍江寧府溧陽令所歷未嘗有過謫然數命少會知己者輒死竄不及薦天聖末先公任兵部員外郎嘗上書曰臣聞手足偏廢是謂篤疾人生之苦莫此爲甚臣有隱痛顧切如之天高聽卑伏暨垂閔臣先父早以才業擢列近輔未及強仕奄淪盛朝嘗有治民不令以遺札任子故臣之弟叟冠爲白丁祥符行慶始補太廟齋郎自爾效官十有三考蹉跌顏髮淚嗚寒餓賤位所束自拔無由每一疚中如伏沈瘵臣今幸以年績例當改秩欲乞以所奉新恩回授叟一京官伏望天皇厚哀閔此懷以聞格遂罷之溧陽任終貧不能族歸寓家京口入選得疾力判試

不如格不得調氣益失衛結澀乘於胃胃不防飲盪於
膚絡之下血化而并既亟舟沿還家而終享年四十五
時景祐四年七月十日也嗟乎本朝執政子未有任銓
調者又何獨湮塞若是之久耶世皆悲憐之季父亦不
甚痛嘗語人曰天地氣數差變不可一其間才而厄於
無津則無可爲每出門逢者十人八九不吾過一二愈
者烏足動哉故常放意杯酒不喜間關於進取之地娶
周吳張三夫人皆無子女嫁陽翟主簿楊組以寶元二
年十月二十七日歸葬開封縣宰輔鄉鳳池原先祖兆
下銘云

神之司禍福是宜吾先力善季父何奇仆於賤仕雖世
之遺嗣覆而夭豈神宜爲周號而冥其誰賴之噫吁已
而柰何乎哀思

亡妻鄭氏墓志銘

蘇舜欽之妻滎陽鄭氏其父屯田郎中諱希甫母天水
縣君趙氏生十四年而天水夫人歿又三年父喪又三
年歸於我甲戌歲子登第授光祿主簿知亳州蒙城歸
寧長安是年冬十月堂帖促之官一日泣相語曰子其
攜三子以往願畱以待姑璋言寔布家人皆諭之曰凡
仕無畱學所以典闈中遂偕至官下才兩月皇天降禍

得先君之凶計即日棄經與之西走晝夜奔號登頓食
寢失節方妊以馬駭墜地者三傷左股焉起即強自支
不肯少休曰早得一慟於舅之柩前遂死無恨若或殞
減重爲姑憂大甚爲不孝也三月十三日至於家是暮
產一子疾起所傷七日而逝時景祐二年三月十六也
哀哉堂有壽母室有乳穉藉以奉育遽失其助余時待
盡於苦次退而又哭於室中亦血氣者非勉徇於禮烏
能勝而至是耶間月火其櫬於萬年栖鳳原緘骨歸京
師以年月日從於先域子曰泌一女幼銘曰
奄然不起怛然此止

內園使連州刺史知代州劉公墓志

公諱文質字士彬世占數於保州保塞縣曾祖延不仕
祖昌後唐爲平州刺史幽薊墾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
鄉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間昌陰知其非常歸以息女今
廟號簡穆皇后父審奇太祖創業之始倚以機事辟署
汜水關令未幾卒今贈左千牛衛大將軍母張氏封清
河郡太夫人夫人出入中閭太宗嘗以鄉黨之舊賜子
頤粟一日問其爲後者因以公名上之即特召爲供奉
官寄班祇候入備宿衛雅以清慎自持上頗信嚮焉每
外廷拜免必開訪之公悉心謀論輒中旨時中人實神

福侍上顧謂曰文質朕之親舊言論有足嘉者因以白金百斤賜之至道初將命二浙按察民事進黜郡縣吏數十人立得報可議者愜之歸授左藏庫副使後以久任省闈上書願效死邊漢以報國寵上從容謂曰陪園議於中所報亦大庸非其人哉遂掩其奏不下踰年出爲岢嵐軍使俄改麟府兵馬鈐轄戎人犯順兵宿塞下前後俘馘甚衆獲馬畜鎧甲之類處一萬七千三百餘凡賜金者三詔獎者五咸平中移知慶州權董涇原儀渭四郡之兵時西虜竊入我境公蒐精甲兵百以乘其鋒窾有礙詔縮恇不時給軍須者公乃竭私緡二十萬以均分之士感慨增氣大破寇兵而還是歲充靈州清遠軍監兵復與虜騎戰於枝子平逐之絕漠而去璽書褒諭有錦袍上金帶之賜移典涇州爲師臣楊瓊之二寇陷清遠以逗劔誦南海遇恩放還起爲率府副率總兩浙諸州兵甲移齊州封禪岱宗命引兵邏護岳下遷禮賓副使石隰沿邊都巡檢使又換秦州兵馬鈐轄公自負筭版率梟銳士進小落門寨開邊遠甚詔書嘉之移知代州境與胡近我軍之芻牧者多爲誘掠返稱亡命東還以徵賞公原其情爲之上論報得貫珠死者數百輩轉內園使知邠州佐節度曹瑋出環州界築保障

十餘處聚勁卒以壓虜衝迄今不敢犯除使持節遠州刺史再知代郡天聖六年正月十六日震疾終於位享年六十四賜賻甚厚權厝於并之佛廟公作牧訓戎更任者二十有四乘傳操命者又十二焉出處必盡風力著績效他將爲多能以義斷物以惠役衆所賞養不可勝計輒施散未嘗理貨產性志鯁嫉邪喜評刺無所避拙當塗忌之故官不大進章聖帝嘗詢及保塞之舊因以簡穆事上聞又用宣祖太祖賜書函爲獻有詔編任屬籍天禧中章聖初不豫公懇求賜對進議數刻大率以慎任惟愷之臣爲意帝深嗟賞之今上在東宮凡五以書賜今藏於家兄文裕終容州觀察使夫人李氏係順軍節度使溥之女封隴西縣君生於公族慎淑有儀撫育諸子嫡孽無異心累年不遐沒先於公子十五人長曰涓早世曰湛侍禁閤門祇候曰渙屯田員外郎知遠州曰渭蘇州吳江縣曰滬淳洲濬俱殿直曰汎沿滸未仕曰沐泳泌源皆早卒女八人長適伊世昌次適高日宣次適田守德次適李智寶次適王宥次適王豐二皆天屯田君高遠有識度嘗上疏乞莊獻后歸政由奉禮部權拜右正言慶之所畫爲時聞人今自遼陽拜章賜告之太原扶護公之靈輿歸京師以景祐五年八月

某日葬於雍丘縣百家邨之先域舉李夫人之櫬合祔焉枉道出長垣求志於舜欽謹用筆以銘云

予嘗觀前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將相世十數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今公才且逢勳舊較然不殊而位弗大擢以歿何哉此古人所以委之於數也

處士崔君墓志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於涼將改葬其先君以聞得報遂來求志於舜欽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憲之女視籍之先君則異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邈曠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申籍其名上之中令暨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寇雷州雅與友善借試於庭中君文中格上指以年少時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部君以親嫌不出應詔書竊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生平交游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託召終不肯一造其門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為建言其輩數十百人試以補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慨曰我素以卿弼自標置一旦不偶返栖屑執筆求為賤役不亦鄙乎乃廢卷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閉蕩徒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臣賜宴苑中暮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

人也不覺涕泣露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決不復仕矣諸公面之至遣從吏謝以去己而私自嘆曰吾道辟之是已今日不圖為貴人氏所賤也遂行買田築室於箕頰間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輒酣歌起舞以自快絕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為鄉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有五時乾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魯公質之諸女早卒今卜合葬於上都開封縣之某鄉邨用景祐丙子冬十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

交游皆至輔相而卒不齒一命亦其命歟晚節用術蔬劇飲以收其心哀哉

太常博士宋仲達墓銘

宋君仲達諱武也占太原籍祖緡不仕父韜以謀勇稱劉崇竊奄并汾署為通進使太平興國四年天王平晉君未冠侍朝中都寓於雒窮困篤學以文名兩京間性方介遠舉嫉非義與人交有失必面直之襟抱軒關好樹大節不顧當世常欲引手取卿相位景德元年舉進士首河南薦書明年登第授校書郎知江寧府溧陽縣滿調相州觀察推官今吏部侍郎知樞密院太原王公

隨時任御史早與之遊復嘉其吏材白見改著作佐郎知越州山陰踰年轉秘書知英州遷太常博士通判同州同之郡將不謹法度其屬悉媚莫敢言君獨以理折其衝不能遂行或先幾絕其孽萌以是事多沮逆少合君亦悒悒不自喜未幾感疾終官下年五十有六有子長矣郡將以事牽繫獄中私黠吏脅其妻娶焉子聞之號慟搶地遂以狂失心乃出之使逸去死於道義者竊緘君之骨藏之佛廟後十餘年天章待制王公浚以都轉運使陝西樞密太原公別而屬之曰子生平交游與宋仲達善不幸死之日其孥流離人所聞也交所以託死生今仲達之骨旅而不兆我則媿焉敢仗高義因此行以求之且使寧魄九原示予不忘雅素也己而遇臨晉主簿顏太初之官過郡訪得之遂以禮葬於同之某縣某原君兩娶前弘農楊氏生一子亦卒君沒於天聖三年夏六月葬於景祐三年秋七月辛卯前葬期太原公自京師疏其族氏以函命能文者志其壙銘云

無子以似以藏以祭以直得交平斂以義交乎無覩於後世

屯田郎榮陽鄭公墓志

公諱希甫字源明其先帝乙元子微子啓之後武王封

之睢陽其本出焉厲王之子友宣王封之鄭子孫因王命氏故又爲榮陽人於唐皆顯大照耀末世喪亂逃患往之巴蜀曾祖儀導江令祖遵勛斂州刺史父先壽奉禮郎知蓬州伏虞縣以公累贈尚書郎母李氏封隴西縣君初國兵西伐孟氏去國詔例遣來中都下遷湯陰主簿遂占數焉公六歲就學十二失父鞠於伯氏年甫十七業文有成郡吏薦之春官文入冊得李夫人之凶訃徒跣號呼越宿至於家旣葬廬於墓側漁於菱易饌具以爲祭如是者三十年咸平詔士爲鄉族敦睦出中進士甲第調尉建陽七月獲山寇四十有二人郡將高某連奏署爲司理參軍長樂郡二婦爭產連年不決外臺移公鞫之一訊兩服姦僞大破廢免前官數人詔授大理丞知吉州龍泉縣二年移知康州轉殿中丞將代郡人上書畱借特授太常博士復領郡事歸出知安利軍三年轉運使李士衡寇城第其治狀上之就換屯田員外郎再任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暴雨十日不絕山澗客水鍾河於河弗勝兼任滄陞橫逆大決於疑陽公聞不俟駕自往謀露坐風雨中三日夜課塞物輸積如阜陵役卒夫獻力者數萬長莢巨捷剋期乃下湍泛不定若將熱溺公奔其上立大呼曰皇天降災吏之無狀

也民何咎焉願以身障之激流及鼂不動役民爭負薪石鎮遏翼公登於陸遂成堅防水怒亦殺仆跌而死者百餘人六月再決於魚池塞如之以功遷都官時宋堯間積潦諸民田數百千頃寇丞相準上公名詔以便宜行相下鑿渠尾授於淮疏濬盡涸明年得壄田號上上由是改職方知澤州天禧末河潰東郡今相國張公士遜知政事魯公宗道薦公知滑州一日行陞至台山水鬻南岸道崩礎而常之百餘尺不已公祭以一盛即時浪折沙踊郡人頌公誠前官表城之東北隅以謀脩障公曰二道翼引猛不可中挫當彌其端柔其性就深故川使自習則庶可矣苟截奔衝以抑之沛然孰能禦也乃徙表西北山下未幾郡寡以私相訟黜官徙公知忻州公拜奏曰忻亦良郡恥乎力役未施而又以罪去重貽上憂願竟其效而後之官朝廷業已除降置書廢而遣之後卒如公畫而河平忻之邑民武鍾者嘗遇惡少五輩乞食焉弗與告以日而誓殺之及期夜有他盜過門鍾出詬且揮以刀不勝盜戕殺鍾及妻於室子踰垣以逸白於官官往擒惡少則亡矣得之別邑劾而具獄上公下之反覆七旬不斷官吏牢以讓公曰吾往以五聽審一囚且無隘況於五者乎數日代郡得真盜官

居三年入改屯田郎請老還漳州天聖五年夏五月十日終於西伯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二以明年二月九日葬於湯陰縣伯樂原從先兆也夫人趙氏封天水縣君沒先於公兄文甫中進士第終衛州判官三子曰昂昆吳一女歸於舜欽銘曰
鄭為姓之著郎為官之美少見稱於孝仕登最於治終老故鄉出處之分畢矣

歙州黟縣令朱君墓志銘

沛國朱處仁表臣少從子遊長又同登進士第表臣官於楚子適越遇表臣喜語既且泣曰僕將葬祖父於真有期矣敢以銘煩於君其毋拒子諾之表臣遂狀其世維先君諱咸熙字某其先宣城人也曾祖訓唐末事李氏至歙州刺史生景敷弘毅尚氣節陰知世將有變遂徙其孥山東占營丘生保衡少明孔氏尚書太平興國中登本科授冀州司理參軍再選達州東鄉主簿時賊順駭兩川鄰城不守邑令呂棄印以逸主簿獨閉壁堅守勢詘遇害時先君侍年才十三度不能力遂挺身脫賊刀下日夜踣數舍冒沒於兇黨中變民居作蜀俚人語謀知官軍至開州趣出主帥前泣曰我東鄉主簿之子不幸父以賊死而家有母妹在青州相去數千里不

能自通幸擊出死境使歸奉偏親以養惠施大矣帥哀憐之使騎於後賊平道華之渭南逢呂令居焉語曰汝父戕於難今汝幼又孤能至此以遇我也山東道阻當畱無往必教育使汝成而後行可乎從之呂令嘉其謹強向學善視若諸子遂許以女妻之後六年同至都下自論敕賜同學究出身時咸平三年冬十一月也還家拜親喜極哀動乃侍奉赴調授濠州定遠主簿綿州司法參軍博州司理濠州錄事耀州淳化令五任十有五年据法平直不撓未嘗過差然不肯悞納上官故無有通薦者天禧三年秋罷官淳化因類刑書主司爲奏御求補法寺吏未報得疾踰年弗平勉授歙州黟縣令夏五月舟至宋疾甚歎曰吾出險艱得官以庇族潔躬奉法不敢以欺死固有命然子幼家無資何以奉母幸外舅官於泗可亟往以吾誠告之言畢而逝時五月朔也享年三十有九踰宿至泗遂囊葬於佛廟徒旅於真諸孤冢白沙從呂舅之庇也夫人後君一年卒母李氏後三年亦歿四子長即處仁泗州判官監楚州次處約登進士甲科知南安軍上猶縣處中處厚皆天子見前人罹禍患雖奴辱折屈苟活而不自羞卒能奮起以成勲名蓋獨慮其亾軀耳長官幼齒而遂合此術嗚呼賢

哉向使如常童悲慕不能自引去徒血兇鋒於禍無所轉則家君死難之節不表而朱氏之祀珍矣今二子皆成名幹而有文采赫大門閥安可涯淡長官沒踰二十年仁約以俸卜葬於真州某縣某鄉舉夫人以耐焉又復東鄉之魂以大王母李氏合葬於兆之北中與厚又屬其旁以某年月日之吉也銘曰

東鄉死官忠節較然君脫兇難可以孝言命狹祿小世嗟其賢二子是似此其曰天葬得吉壤岡趨水旋濯濯靈魄安此萬年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

太子少傅贈太子太保忠憲韓公繼室夫人王氏太尉文正公旦之長女也初文正公在重位夫人長矣久擇壻不偶日有戚族扳求而文正公輒却之時忠憲公初第上謁文正公一見遂有意以夫人歸焉族間譁然以謂韓氏世不甚顯大而上有親老且嚴又前夫人蒲氏有子當教訓撫育於人情間實難以夫人少爲族人所寵愛願於大家著姓爲相宜文正公曰以吾女性孝而淑賢必能盡力於夫族且其節行易以顯亦足見吾家之法度焉族盛者驕惰恣放多以後事相誇逐是不喜吾女之所向此非渠輩所曉知也遂以夫人歸韓氏果能上承尊嫜奉忠憲公恂恂然舉動無一不中容禮者撫蒲之生若已所出文正公每見必謂之曰爾遂能履踐吾言出家人子所見使吾無所恨也忠憲爲殿中丞封太原縣君及出守洋川留夫人寓外舍經時未嘗及關外惟文正公召然後見歲時族人出嬉夫人亦獨留不往時諸子皆幼夫人課以詩書日使誦習文正薨召入中闈賜冠服名通宮籍以時獻見夫人以謂因緣遺恩又非從夫之寵每稱疾不行忠憲守青州急詔還臺

署中夜有聲若盜將發戶者左右駭甚請乎邏卒入以視夫人曰乃公不家而夜呼卒非便設有盜寧以畏死卒不可呼也性本閒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未嘗有所更製晚節尤以清澹自樂日誦浮屠氏書其治家不尚嚴厲而事皆密有條記忠憲教諸子甚嚴夫人內以慈愛撫之間又曷以義理之說嘗曰乃父方正有法則爲世所知汝曹若不效之外人將以爲類我是彰我不德也其善訓如此忠憲爲御史知雜時卒於京師享年四十四天聖五年六月二十日也景祐郊祀追封太原郡太君初夫人之喪藁葬於國門之南佛廟後十七年忠憲薨諸孤遂舉夫人之觀合祔於許之長社縣某邨之原以慶曆四年十一月五日之吉也所生男子七人曰綜太常博士集賢校大理評事曰絢太常寺太祝四登進士科皆有文聞於時京師士人論世子姓之盛者以韓氏爲稱首非惟忠憲之訓肅嚴是亦夫人保育善誘之所致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幼未嫁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二人曾孫女一人某之皇妣爲夫人之妹故能詳夫人之行焉今又爲諸孤所託俾刻石納於墳中不敢誣飾爲之銘云

大理評事杜君墓誌

杜君叔溫終於慶曆辛巳四月九日葬於慶曆甲申九月二日許州陽翟縣麥秀原即其地君始生十餘歲能通誦五經稍長學文精筆翰效杜子美作詩其勁峭嚴密指事泛情時時復至絕處常恐以詩見名於世不肖數爲使之有年而不息可勝言邪性灑然峻拔少所與合然外甚謙煦喜評論終日壘壘不倦在平陽幕郡將有率意放於治者君必以辨之雖老黠宿吏皆竦視莫敢移其說天章吳安道祕閣石曼卿皆當世偉人奉詔籍民兵於兩河獨延君計事君爲條其未便安者二公歎息稱道之奄忽之前數月慨然棄官歸膝下嗚呼其知命歟享年二十有五官至大理評事簽署建雄軍節度判官事諱說今樞密使吏部侍郎京兆公之長子娶崔氏一子曰振祕書省校書郎予以叔溫親而又以文義相周旋辛巳春予病甚叔溫來升牀執予手語言而去予時爲病所毒不甚辨尚意已必死不復見叔溫才三四日子稍聞而聞叔溫逝矣不覺震起一慟予病復作今予乃獨存而復恙每一念之令人悲酸况又見吾叔溫大葬且復誌其平生可勝悲哉

奉禮郎杜君妻清河張氏墓文

婦氏張靜而溫承勗子文節孫十八齡婦杜訢睦族人孝所尊才三終長安後四載封秀原號慶曆直甲申秋季初實令辰地陽翟此寧魂淑而夭孰可論乳女一今始言石鏡文誌沈魂

兩浙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

公諱雍字子肅世爲魏人自烈祖祐歷職中某始有第京師太尉文正魏國公遭時奮庸相章聖皇帝著在國史復此不書公即文正公之長子幼而惇懿不妄言矣以文正公任爲祕書省校書郎久之改大理評事時年已三十餘未始從政蓋文正公以清慎訓諸子而公亦恬於進取也文正公薨恩授光祿寺丞服除特授大理寺丞俄又遷太子中允同判太府寺故無同皆異恩也乾興中禁國夫人憂終喪入對賜五品服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嘗以疾聞兩宮命中貴人勞問將太醫以診視之改殿中丞通判鄭州代還召升陞占對甚久上嘉歎之擢爲郡牧判官累更主客全部司勳員外充開封府界提點踰年上計賜金紫判鹽鐵案寶元初升祠部郎中京西轉運使丁母永康郡太君張氏喪既闋再領鹽鐵又判理欠憑由司慶曆三年出爲淮南轉運按察使賜對便坐上美公效官侏家之才翌日特遷度支郎中

詔留不行尋判戶部句院明年又遷司封又明年春充
兩浙轉運按察使是歲秋七月甲子考終於錢塘之官
舍春秋五十八九月其子奉喪還都十月甲子葬於開
封縣大邊邨之先塋公生平任官所爲必罄風力未嘗
有一毫過差每改秩必抗章辭避若不勝任明道中府
界提點時歲旱蟲孽近甸艱食中出練帛五十萬科賣
民間取貲以市粟公曰歲凶當發而斂民將不堪建議
封帛中帑易緡錢坐倉以糴衆以爲便明年隕雹殺桑
縷蠶弗孽公又上白用所封之縑以充常賦俾民納鎰
以代焉許西之頓固歲誅劓民出薪木五萬餘以繕斗
門公命伐官堤之樹以足用民是以休及時有餘稅不
能輸者吏甚急之公請對具述京師天下根本當休養
豐息之今不蠲貸是趣其流亡也上悉從之郡吏有捕
蝗而喝音喝死者公爲出贖給其家屬提薦才吏未嘗言
按人當世號爲長者其任計省也以都下府藏主吏歲
輒一易往往匿其簿領用賂更他局新至者視物之浩
繁弗能究知因循積十數任敗沒欺攘不可勝紀公奏
擇他官按籍以察其文承以故物之耗登吏之姦廉盡
可明不復如故時迄今以爲通制又天下嘗輸之貨郡
吏部至京府有司必巧訾以動之至有蕩產伏辟而不

能償之者公建言使定其歲濫逋欠之當理者令三司
本判官覆察面辦之遂絕其弊民有貸息錢戶已絕而
籍不除有司閱籍責恩不已及久年之逋皆錮其子孫
什保數百輩寒窶愁痛願以死償而未得公條陳其狀
乞一切縱去朝廷從之公之區理事物窮姦恤隱如是
者甚衆不可具道予自幼出入公之家接待公之起居
迄於今踰三十年其久且詳可知矣竊觀其舉動飲食
皆有常度不妄評論莫見好惡終日高拱危坐冠服端
整雖對近習未嘗有驕惰之色人或以事撓之終不愠
見間或語言皆郁然有條以慎靖仁厚爲之主作事有
本未不尚鈞銳久而必立自文正公薨後數年文靖公
入政府內外姻族之盛冠於當時公慈守家政以清約
先已不爲浮侈隳其世法嗚呼其有常德之君子者歟
國朝丞子稍有立雖無他才朝廷必擢之美官若公者
績效著白而雅意沖退復不喜緣家世親戚以取恩澤
故門閥計府沒於郎署士大夫爲之歎息焉公二弟冲
任太子贊善大夫而卒字量閔厚偉人也素見任刑部
郎中知汝州剛峭善議論才敏過人臨事敢決無所屈
予謂資賦雖殊各得文正公之一體而公淵然澄泊議
者爲多二夫人皆先公沒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後呂

氏即文靖許國公之女也始封東平縣君許公薨進封
安康郡君二子恰大理丞整太常寺太祝皆向學聞道
久未可涯一女適殿中丞通判鄭州呂希傑公視子爲
婦子公之亡子適在江外二弟以子知公之行驛求子
文表於墓故爲直述以見世焉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

有以純孝篤行著於吳里中者聞程君焉親疾齋戒蔬
食以禱後因而茹葷二十餘年幼喜酒病醒而母戒
之自是終身不復飲既老得風痺之疾藥劑以有酒薦
通行其力者家人白之君歎曰吾雖晚耄敢忘親言乎
嗚呼食飲人欲之大君能因親之絕可謂純孝也歟里
有駱生嘗以二寶帶密寄於君駱之死君即歸之其子
不敢取又願分一以爲遺公曰欺死受貨非吾所能爲
也族人離其貲產君悉不受惟受諸女之孤鞠養之長
歸士人吳人好鮮食君獨戒殺又樂賑人急難不間疎
密凡鄉閭冠昏喪祭之法多取中焉君必隨其豐約而
條處其事寡者或爲資給之每觀書史必擇仁厚之言
書於門牆以誦服焉卒之日鄉老皆爲之泣下斯可謂
之篤行也已君諱某字某於慶曆七年月日終于家壽
六十八曾祖某仕錢氏爲營田使祖某徙籍於蘇父某

皆高邁不仕夫人劉氏淵靜有法則奉承尊嫜接姻舊
莊順之色夙夜不絕於頽內族人稱美之君之懿行聞
於人夫人有助焉耳慶曆四年郊祀推恩以君爲大理
評事夫人爲彭城縣君用子封也夫人享年六十有五
先於君百日而終三子長某次某次師孟太常博士知
南康軍才敏有聞所歷著治狀一女嫁桐廬令樂某孫
男女十七人以明年某月某日將合葬於蘇之某鄉太
常君與子同年登科授狀以文以識其寔銘曰
士大夫可罔以名鄉人不可欺以行誠久乃著空昌其
盛不在厥躬豈不有命壽弗夭關嗣則淑令族尊理榮
乃終有慶刻文於寔從世所證

廣陵郡太君墓誌銘

慶曆六年秋七月刑部郎中知制誥趙公槩之壽母終
於蘇之官舍踰月取涂於佛廟卜於明年某月某日之
吉護神輿還南都祔先侍郎之墓公疏其族氏見屬爲
文識諸壙云夫人姓高氏世居青州之益都祖肇後唐
爲王府記室以詩名於時父某少喜孫吳兵法事楊光
遠爲帳下吏陰知光遠有異志遂逸去後光遠以逆誅
乃閒居不復出仕官東人高之生二子及夫人每歎曰
此女若爲男子吾門戶復何憂耶夫人幼敏悟聞人誦

詩書一過耳盡記不忘性澹泊不衣組纁不喜茹葷初
侍郎通判密州夫人歸焉典訓闈中事皆有條緒始封
千乘縣君侍郎先娶張氏有男女六人夫人煦育教誘
過於己之所出生四子長曰明允博學有器識季即公
也餘皆先夫人而亡侍郎既沒家資盡窶夫人每聞諸
子之賓至必解衣爲貰酒脯使延之從容以講習道義
故七子皆舉進士有聞於時公最幼自初能言夫人日
自課以書使調四聲作詩賦十七歲舉進士既孤二十
四年公登甲科後三年爲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恩封渤海
縣太君又十年公知制誥拜章乞以一官及封爵食
邑換夫人以郡封詔從爵邑之請自是遂爲著例進封
廣陵郡時年八十一明年召中外親族當爲昏姻者爲
處理辦給之又謂公曰爾當于近郡市居第以安族人
及夏寢疾涉冬稍閒因思食筍且曰可求補外南方地
濕筍得早出也十二月公即屢削章詔守吳郡二月侍
夫人東下夏以霖晦卑濕感疾甚篤一日指菊室曰此
可作孝堂弔者至爾哭于某處居喪之禮當然也後數
日食飲如平時忽曰今日中元吾其逝矣俄即瞑目嗚
呼夫人有子如是婦節母道爲時所師非以文而不朽
也銘曰

少愛于家擇賢以歸賓祭潔恭壹儀輝輝寡居教子卒
觀雄飛睦族周之楮無兼先未識遠鑿審如神著疾雖
沈縣不考筮醫緒言泠冷事物盡宜琢文陰壤庶永後
希

哀穆先生文 并序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北道中友人蘇
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遺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先予又次
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孰評論
之性剛峭喜于肯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
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
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蓋爲
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秦州司理參軍
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
貳郡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路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
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
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
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章有
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
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覓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

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常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爲旅人終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常客京師南河郎中往往醉暮歸邊地如不省持者邸人猶聞其誦吟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腹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毋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憐哀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之值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嘻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空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騎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孺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子欲訪其文俾子集序之去年赴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于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甥蘇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舅按察郎中之靈某放廢於朝旅泊胥臺珠鄉寡知動成嫌猜始未踰月舅以漕來連牽巨艘旆旌徘徊拜舅官亭羈顏一聞語言煦煦慰兼該處以行署拔于荆柴異俗改眼矍然相陪曾不兩月遽茲凶災訃聞始至肝心裂摧百感惻惻淋漓涕淚願慈悼之掩再更律仄觸事殞絕不能彊排惟吾舅親他親莫偕如母之存實慰此懷不意忽奄孤心頓乖相聞今器朝家淑才不登年齡豈天所差執牽西送長江之隈丹旆的的素帆矍矍死生隔絕今又獨回致此薄奠庶將告哀尚饗

祭滕子京文

武功蘇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致祭于知府待制學士之靈惟靈稟之剛明精于義斷學有根柢才無涯岸往在諫列讜論侃侃屢觸權要卒就貶竄提兵窮邊策畫貫穿士奮樂死戎誓而散誘起南逐曾不愁歎改麾于吳忽此凶變人已師保國失蕃翰月然公庭屢奉談宴今哭而趨循視斂棺光儀精爽爛爛如見無以宣哀是用酌薦靈其來下歆此微奠嗚呼哀哉尚饗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推誠係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

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韓公行狀

曾祖惟忠累贈太保曾祖母張氏江國夫人祖處均累

贈太傅祖母李氏舒國夫人父係樞累贈太師中書令

尚書令信國公母郭氏越國夫人繼母周氏吳國夫人

公諱某字宗魏其先世占貢定府靈壽縣之籍皇考以

明經游京師遂家焉公以咸平五年登進士第除大理

評事知亳州永城縣其地舟車錯出號劇縣本縣吏部

銓補令久不治始廷擇京師官宰之公既至刮剗宿滯

去人所不便安者又爲興起其利未數月一邑驩然從

之郡將皇甫選爲世吏師聞公治狀歎伏不能已又貽

之書而稱美之自是他邑訴訟之不決者必屬公平處

匈奴南牧章聖皇帝狩於澶淵太尉文正王公奏筦機

事牘章錄委一出公手景德二年外臺表公永城之勞

改大理寺丞通判陳州尋移通判鄆州未幾信國棄養

護喪歸上都服除通判許州再移於陳時郡界河決害

民計其補塞費鉅萬公馳至其地集瀕河丁壯就伐薪

葉親爲裁畫一物不取於民而堤復完堅又去郡數十

里有羣寇大浮艦而下將劫芻邑公廉知之自部十餘
卒夜掩至命匿河絕上流舉火伐鼓以疑之賊棄舟送
走盡束以付吏譚者伏其謀勇轉運使鄭文寶聞之走
檄會公于許既至歎曰急欲識公之面顏耳秩滿上祀

汾陰恩遷殿中丞因進文十卷上覽之加賞欲召試文
正公避嫌例除遠郡守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
有公校李甲者豪於里中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

之貌類者使奪以爲己子又醉其嫂以嫁之盡取其貲
嫂流離歷訴於州及提刑轉運使每置對甲輒賂吏常
掠使自誣服杖而去者前後十餘年公至復出訴察嫗

色冤甚遂索舊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
其黨出乳醫示之甲遂伏辜母子復故八年遷屯田員
外郎知相州時河北蝗旱轉運使固歲計覆不以實聞

諸郡畏莫敢言公力抗章請蠲賦役州民賴以全活詔
嘉獎焉郡伍伯誘民詐許以事禱主子舍者而陰受其
賕公察知之盡捕繫獄表請御史推鞠獄成杖伍伯及
同姦竄海島事雖驗白宰相與文正公有隙者言於上
猶下遷公通判大明府時文節張公鎮魏薦公才中御
史遂召爲殿中侍御史尋擢侍御史時淮浙蝗旱民飢
殍流散命公爲安撫所至賑廩困蓄家罷諸役作舉良

吏以牧養之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右姓專其利公決導以濟下戶得以衣食者不可勝數未還上嘉其稱職除開封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緋衣銀魚歲餘除河北轉運使詔留監定故丞相向公諸子分財丁崖州當國勢懾天下私所親諭公欲市向公長安華嚴別墅又諷其子從之公至其家面戒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棄故餘財盡均而華嚴獨存不以分由是忤崖州意及赴河朔舊二使並移他道公先獨領其任會章聖御樓宴駕今上踐祚賞賚重沓常計不能支朝廷深以爲慮督責甚急又定州帥曹煒威名素著得士卒心爲崖州所惡以大將軍貶萊州朝議憂其拒命逗撓爲變詔公馳驛收其兵柄崖州又欲緣此伺公隙以危法中之公從容優裕處之甚閒無不得其宜者覃恩改司封員外郎又加直史館天聖二年移知青州才數月召爲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三年判大理寺遷工部郎中治臺雜幾二年時中丞關久不補連鞠詔獄郡將有託所親納金于宰相文穆公又因牙吏審之公知執吏以聞詔付臺鞠焉郡將遂誣吏誤以聞所親之語達文穆欲滅其迹公平心窮治果郡將以疾懼廢求外徙金未達而言漏文穆大怒之時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

夜開禁門捕卒百餘人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貴人即付詔督促自以捕反者有功及文致獨坐告者誣罪誅之三司更茶法歲課比不登公承詔劾前與議者由丞相而下輕重有法用法持平不爲權貴傾撓二宮稱歎時議難之俄兼知審官院四年授龍圖閣待制充北朝國信使副介匪人妄傳明肅皇太后旨于寧中寺人寧主問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公應曰本朝每遣使必謂之曰繼好之事傳示後世兩朝之臣毋相阻猜此乃平時戒使者語非欲達于北朝也虜主大喜即以語附公謝上時皆美公能以副介失辭更爲恩好之意還掌貢舉又編近制敕公曉折條義衆皆咨而後定仍乞以新書頒天下許所在條陳其不安者更之既而出知亳州未幾上以審刑案牘之繁召公領之公建言乞促日限以降斷敕及刑名當奏稟者亦乞裁定中典頒下自是無滯獄七年改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內銓八年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留侍郊祀乃行明道改元拜諫議大夫居益部二年值大旱薦飢力爲拯濟他郡流冗者歸焉故事每歲官糶粟六萬石與貧民公爲先常期增數以出之以故民不太乏久旱水涸苗枯且死公詢舊老得九升江口決以溉田訖今利之又移上供

物於他州不飢處將代郡人遮轉運使言願上白留公三年手詔敦獎既而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部遠方不可亟還須代歸以拜事緩遂力援他人補之故公命中格及召還止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入對建言維幾二州地接羌尼秦隴商賈交易蕃部驅馬至永康軍場以賣盡熟山川已險道路所出宜徙場境上以絕其規覩兩川之意又奏疏言時務者五事上深加納之景祐中楊尚二人以罪斥出掖庭公上章引古事爲戒杜其復入及依唐故事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馬季良在貶賂執政者求致仕遂遣家人撻登聞鼓命始下言事者以謂致政所以優賢季良既以罪廢安可得詔公劾登聞吏不當通其奏公以謂事行不行在丞相府登聞吏無罪何所劾納數不奉行上聽之議者以爲有體不踰年授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公以天下久承平武備不戒願與二府各列武臣才任將率者試用之又乞纂兵法以授邊將上遂自集神武秘略頒焉嶺南蠻寇邊先時必自中發兵多不及事至是公奏置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委以便宜專用土兵鎮守北兵不徙瘴癘之地而有以應猝夏賊稱藩日久歲遣人至京師貨易出入民間如家公深以爲不便請下詔推恩置

館舍遣使接引官爲監其貨易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之也事既下會公參知政事不久且出不果行峭夔囉與元昊交兵夔囉來獻捷朝廷議加節制公獨以謂夔囉之族俱藩臣縱不能論今解仇又以獻捷加賞是激元昊之怒而爲中國生患固執不可遂寢陝西轉運使奏乞還土兵內郡以省轉餉公不可曰此兵世爲邊人樂自爲戰一旦徙去鄉里必怨不可用亦罷其議景祐四年授參知政事占謝之日召坐嘉歎西府之效尋遷戶部侍郎是歲定襄地大震星文見變公方在告力疾入對爲上陳災異之端且虞考狄內侮空下詔求直言消復之術上欣然從之有頃罷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應天府三年以西羌擾邊復授北備授公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入境在道中使齋手詔問攻守方略公畫備禦之策甚詳延州陷沒邊城中人誣以降敵朝廷發兵監其家公求對力辨戰俗甚苦無降屈之狀上意釋然去守兵或謂實定不當北衝改知澶州屬以控扼之計數以疾請便郡移亳州郡本多盜公始至諸邑日有剽劫民情騷然公爲設策剽取乃府大吏爲之囊橐以故益滋不敗密發卒盡捕得百餘人尸于市郡中震肅訖公去不復有盜轉運使歲斂民力不堪遣牙校齎輕貨

即地所有市之民不知有賦而軍須以給慶曆元年遷尚書左丞拜章固讓有詔棄荅明年請老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于京師之里第享年七十三

以某年某月葬于許州長杜縣嘉禾鄉之先塋公累階

自將仕郎至正奉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自伯

至公疏封之寵三加焉公性方嚴質重雖笑言不妄每

朝廷有大議論所持堅正形於顏色惟義所在不恤權

忌一發于言衆莫敢奪雖燕居未嘗見其情咨治家處

身一以素約起微中至貴始終無少異者訓厲諸子恭

然皆成立遇物以誠不爲外飾視人困厄必欲力之葬

外親貧無窳者二家蔭孤藐不自振者四人使以祿奉

其先祀公先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也再娶王氏

進封太原郡太君相國文正公之女男八人長曰綱前

水部員外郎次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次絳太子中允

次繹次維次績太常寺太祝次緯大理評事次約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

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幼

未嫁孫男十三人長宗彥大理寺丞次宗道太常寺奉

禮郎次宗古次宗哲宗弼將作監主簿餘幼未名

孫女十二人長適光祿寺丞李壽朋餘未嫁曾孫女一

人舜欽于公族爲仍親故稔公風烈敢錄其實迹納于太常謹狀

朝奉大夫尚書度支部中允天章閣待制知陝

州軍府事平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護軍

賜紫金魚袋王公行狀

曾祖某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今魯國公祖某兵部侍

郎累贈太師尚書今晉國公父某兵部郎中贈戶部尚

書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占籍大名由晉公貴始居京師

自幼好學不羣兒嬉太尉文正公即公之伯父祥符中

爲大丞相蔭公爲太常寺奉禮郎稍長向學益篤一日

以所著獻于文正文正覽之驚嗟親爲作詩以美之改

大理丞尚未冠又以文聞奏御召試學士院考入進士

第劉尚書筠在翰林與諸公交薦遂克館閣校勘轉中

丞太常博士遷集賢校理改祠部員外郎時年始二十

五風韻高灑喜辨論所交皆當世豪英未始敢以貴勢

少年遇之俄丁尚書憂旅于南都與諸弟飯脫粟茹蔬

至性孝睦族無間言服除同判蘇州郡守黃公宗且前

輩有才望任氣自雄長以公齒未壯初未甚禮公事之

至恪雖被譏嘲絕不讎應官事有未便者必乘間以白

之不聽則力爲辨其枉直必于行而後已黃公初忿恨

終感悟而加禮焉。還朝賜緋魚，改度支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改司封知蔡州。蔡之圭田頗瘠，民歲輸租甚苦之。公至郡，悉蠲除不取俗舊祠。吳元濟公曰：「安有逆醜而廟食者乎？」長吏不能革舊俗之濫，民何觀焉？於是毀元濟之像，以狄梁公李太尉有功於唐而德及蔡人，遂建二公之祠，號雙廟。率羣吏往拜祀之，而轉祠部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公兄雍時亦爲三司判官，公曰：「是皆劇職，吾兄弟並命妨寒士之進，遂懇辭之。出知壽州郡，素號多訟，而邑所部送囚，雖重辟往往僞竄，其名以上公摘其濫，姦擒邑吏坐鞭而黥之，自是肅然。又多豪姓五等之籍，久廢，每斂率無科吏，以賂爲輕重，公將定其籍，不問吏手吏竊相笑，語曰：「是烏能周知吾民之產乎？」公一日會官吏坐府中，自爲檄召隱豪而諭之，皆稽首歎服。餘之登耗纖悉無差。一府震駭，號爲神明。又移廬州，巨盜張雄殺其黨并所貨而遁，遷者獲之，公以法誅之。牘下大理法官引近詔盜殺其徒者原之，雄不當死，吏當坐罪。公曰：「法所以戮姦而斷實原情，今雄本罪當死，而又殺人，以取貨既非自首而捕得之，盜無俊惡之狀，法無破姦之術，疏三上不省，公曰：「吾不勝法吏矣。」又上疏自劾，願不坐羣吏，又不聽。願自爲首，乃聽。

遂左降監舒州靈仙觀，他吏得減一等公襟，上高莢有仙風道格，日與二三逸人放意於江山之間，笑歌盤嬉灑然，得方外之趣。夙有羸病，藥劑未嘗去手，既至舒數月而舊疾頗愈。因採古今鍊形攝生之術，著寶元總錄一百卷。逾年，今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公琦知審刑院，上言：「前法頗濫，因申明舊制，請盜殺其徒者不首，不原朝廷從之。如公往者之議，又今資政殿大學士鄭公戩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皆薦公才可大用，而以非辜久黜，遂起知泰州。歲中改度支郎中，入朝授荊湖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自西方用武，領是職者務先培下，以爲事事爭以羨餘爲名，貢于朝以助軍需，其實誅于民也。朝廷往往擢之好官，號爲稱職，公深嫉之。常賦之外無一毫橫斂，遠民賴焉。富公弼爲資政殿學士，常帶史館脩撰，平生未嘗識公，面而素慕之。薦公有賢業而恬不喜進，願召還代脩撰從之。又命同判吏部流內銓，俄拜天章閣待制。是時上方登用俊良，剗革夙弊，公雍容侍從之列，以清風峻節爲一時所畏，或以公少所獻納，爲議者君子謂使子野于朝，雖恬然不言，士大夫仰其風采亦當競廉讓而忘鄙俗之心。烏爲吏部未一歲號爲稱職，嘗謂同列曰：「官局之設若權衡然，險者妄自高。」

下非器之弊也苟遇物持平輕重判然于中矣故貴豪者毋俾請孤遠者毋廢勞老吏手束脅息不敢搖動其法州縣巧黠吏有以賄得舉者於格當遷公廉知之遂爲密啓使使從中罷者甚衆俄出知陝州才一年寢疾慶曆五年終于官舍享年四十有五累階爲朝奉大夫勳爲上護軍爵平晉縣開國男公少以師禮事楊文公億文公深器之嘗以書舉于劉翰林曰子野英妙不銜文于進當世佳士也又以公詩句手寫扇上衆爭玩之由是名稱益大公剛峭介潔而性仁厚果于義斷論者謂之烈祖之風操靜退不喜進趨或與公同在館閣者皆去爲達官當塗教誘公終不爲屈以是益不見用公亦自適無所憾朝議嗟之公有女當嫁遂求廬州例得裝錢二十萬將以爲資送執政者諭意欲公往謁之公終不往遂不得公謫官靈仙至窘匱乃舉族蔬食數年未嘗食肉每得俸入輒厚享賓客數日而竭公年三十八爲尚書郎每授命則惕然驚悸曰吾先君壽六十有八終于省郎吾今亦已老矣性純孝每道先君事則灑然泣下公弟素自淮南按察使被召帥涇原命下之日公通夕不寐召諸子謂曰吾弟母老且病子至幼詎可以禦戎窮邊乎吾無親憂而汝輩長矣明日遂上言乞

留素而自代願死節以報國弗從又命其子規曰朝廷不免吾弟之行吾所憂也汝其往侍無怠焉公特愛於規其以多病未嘗使離邾下又幼弟端力學勤官十餘年未出州縣公當遷官拜章乞端召試遂賜進士出身公智識閎遠善譚名理雖庸人之善終身不忘爲郡先化導不尚威罰主漕荆南也嘗權府事有媪訴其婦之見逐無所歸公召而詰之婦曰舅始亡姑即嫁去既窮而歸奉養甚謹後取之金又嫁今復窮而歸故不敢舍公曰姑雖不良獨不念若夫邪又謂其婦之子曰爾母薄于姑爾獨不念父邪遂切責媪諭以改行又取家人之衣以衣之與婦孫廩粟使以歸養於是皆感泣而去孝愛如初大凡民有犯法詆欺者雖末事必竟過誤雖大必貸之或良頑共罪頑雖辭勝若真可信者公必直指其隱善惡立決衆伏其明所至橫猾屏迹畏公之明不敢犯外臺非其人多暴斂于民者公悉不承命與之講辨或不決聞之于朝每多見從故數爲惡吏撫事以中公亦浩然不校然不能害公治家嚴明有法度以道義訓子弟初文正爲中書舍人家至寔與昆弟貸息錢約違期以所乘之馬償之公閱書得券召子弟而示之曰此吾家清風爾曹當毋忘此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

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親摹于石遍遺親友公喜士好
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惡皆一視若己未嘗問家有無
唯聚書數千卷古琴數張出處未嘗舍去公既卒陝人
哀哭塞道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家貧柩不能還先
塋朋舊在要官者皆力之遂得還京師嘗語人曰吾思
世故無所爲忽忽欲熟醉以死幸矣屢以後事屬家人
且笑曰人世一呷耳安可久期哉公之生也以七月二
十六日亦以是日而亡娶周氏封褒信縣君故禮部侍
郎起之女男三人曰懿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
縣主簿曰復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
純仁資政殿學士仲淹之子次尚幼謹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蘇學士文集校語蘇學士集行世惟商邱宋氏刊

本舊本罕見今假海甯陳氏藏何義門校本勘其異同

並補錄施元之跋何校勝宋本遠甚茲以何校爲大字

以宋本注于下

歐序

二葉下一行無原字

蘇學士文集總目

武功蘇 舜欽 字子美

四葉下四行無古詩二十四首六字 七行無

與同年三字 十七行無已卯冬三字 二十

行有二首二字 五葉上二行無感懷二字 五

行無古詩二十首五字 六行無揚子江觀風

浪六字 九行無高文悅三字 十行無釋字

十三行作揚子江觀濤吳江亭看月寄張子

野十四字 十四行無越州二字 十五行無

之作二字 十六行無歸值風三字 十七八行

作出京後寄韓二歐陽九杜二 下一行檢書

下有高山別鄰幾一行 三行作答呂公初

五行暴作大無雷霆二字 七行無古詩二十

首五字 八行無依韻二字 十行無詩字

十一行無和鄰幾三字 十二行無依韻見月

遇雨六字 十三行無夜聞感而成詠六字

十六行作張生攜琴酒見過 十八行無呈子

履三字 二十行作留別王原叔 六葉上一行

無和子履三字 二行無尹字 四行作答公

素學士 九行無古詩十八首五字 十行無

若神二字 十二行作郡侯見訪 十三行無

赴彭門三字 十四行無寄字 十五行無感

詠二字 十七行無庶子泉三字陽冰上有李

字 下二行無子華二字 五六行作夜出盤

門呈黃尉 十一行無古詩十四首五字 十

二行作黃雍佚老亭 十三行無還家二字

十四行無和歌二字 十五行無詩字 十六行

無圖字 十七八行作演化彈琴 十九行無同

年二字 二十行無丙子仲冬四字 七葉上六

行無淮上一二字 八行無律詩三十四首六字

十一行作師黯寄彭甘 十四行無後字

十六行無夏日呈王尉五字 十七行無還鄉

二字 下一行無遊南內三字 二行無遊江

南三字 三行無和馬承之四字 六行無獨

字 七行無過字 八九行作含元殿基 十行

無望字 十一行無留題二字 十二行無宿

終南山下五字 十三行無與友生會話五字

十四行作王揚庭宰巫山 十六行無春暮

初晴四字 十七行作寄王耿 十八十九二

十行作范希文尹師魯歐陽永叔 八葉上四

行無和遇二字 五行作先公愛馬 八行無

律詩三十九首六字 十行無無錫二字 十

三四行作通越門 十五六七行作秀州城外思

解生 下一行無杭州二字 二行作安濟亭

看潮 四行無長橋未明四字 五行無晚霽

二字 九行無藍田二字 十行無冬夕有懷

四字 十二行無答和叔三字 十四行無有

感二字 十七行無有感二字 十八行無野

步有感四字 二十行作和公素丹陽晚望

見懷 九葉上二行無題壁二字 七行作鶴唳

八行作松江橋對月 九行作答杜丞相

十二行律詩四十三首六字無 十三行無晚

字 十四行無依韻二字 十五行無見寄二

字 十九行無三夕二字 二十行作懷月聽

琴 下二行作宿虎丘寺 八行無步亭二字

九行無亭字 十二行無揚州城南四字 十

五行吟作游 十六七八行作墨寶亭之集賢

十九行作雪上游何山 一〇葉上一行無偶書

二字 二行作寒夜答子履 三行作游曹氏

園 五行無道中作三字 六行作法喜堂

七行作贈僧則暉 八行無關都官三字 十

至十三行作答葉侍讀 十五行作嘉樹亭 十

六行無偶作二字 十七行作夜聞笙酒 十八

行無南中二字 十九行作卷第十一 二十行

無書七首三字 下二行作上范公書 三行

作上三司使葉公書 四行無京兆字 五行

無冲字 六行作上孔公書 七行作上文相

公書 八行作卷第十二 九行無書六首三

字 十二行作答范公書 十五行無公字 十

六行至十四葉二行無謬目一至七行 一一

葉上三行作卷第十三 四行無上書疏狀九

首六字 六行作詣甌上言 七行火上有論

字 十二行作詣甌上疏 十四行作卷第十四

十五行無啓表十二首五字 十六行作上奉

寧軍陳侍郎啓 十九行後有哀穆先生文祭

舅氏文祭滕子京文三行 下三行無第一二

字 四行至七行第二表等字皆作又字 八行

作卷第十五 九行無記序雜文十六首七

字 十一行作大悲殿記 十二行無新修二

字 一二葉上四行無孝子二字 六行作卷第

九 七行無誌銘八首四字 十一行無知代

州三字誌下有銘字 十二行作崔處士君墓

誌銘 十三行作太常博士宋公墓誌銘 十

四行作屯田郎中鄭公墓誌銘 十六行作卷

第十 十七行誌銘六首四字無 下二行後

有韓公行狀王子野行狀二行 四行至十行

俱無 十二行作蘇學士文集目錄終

蘇學士文集卷第一

武功蘇 舜欽 字子美

一三葉上六行無傍注平字 七行鎖銷 十二行

父又 十六行舜堯 十七行干扞 十九行使史

下七行榮榮 十二行眦睚睚眦 十八行頓頓

塞塞 一四葉上五行火大 六行已之 八行騎

虜指笑虜騎笑指 十五行薊榮 掉掉 十七行

新新 下二行明名 十行辦辦 二十行尙尙

一五葉上十一行殷勤殷殷 十四行棖張 十五行

不為傷生事更多宋本無更多二字何云据舊校增

下十行截絕 十八行侍倚 一六葉下十五行

坵塊 一七葉上一行蒿蓬 九行大小言宋本作

一首校分作二首 十二行了語不了語二篇文鑑

刻孔文仲

蘇學士文集卷第二

一八葉上二行揚子江觀風浪舊校云此首鈔本在

吳越大旱後 八行艱難 十三行風雨 十四行忍

忽 十五行類書 二十行令令 下三行北關 十

一行旌帛東帛何云東鈔作旅今定為旌字 一九葉

上九行生坐 十二行餓飢 十三行徒多 十七行

羌賊賊羌 二十行懟對 下二行滂沱霧霏 十

行上漸 二〇葉上二行去奔 三行指指 五行精

情 二十行寄仲文脫仲字 下二行塵城 四行

迂返 二一葉上二行唯為 十六行番番 二十行

暍匿 下一行句涌疑句漏否則當為句涌左

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注

中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第六卷有重過

句章郡詩其為句涌無疑 七行冊詩 按本葉

下三行夢斷風一廳下從文鑑及時刻宋詩鈔作別為一

篇題為別鄰幾余賦高山詩以見意後見舊校云鈔本如

此 二二葉上三行仆自 八行暴淫 十二行看首

蘇學士文集卷第三

二三葉上五行冀州綠髮三十一冀州二字從舊校

增 六行面屬珂河健健 九行淒淒 下一行皆

香 四行塵纖澈特微將 六行經徑 十行清精

苦若 十一行倦勉 二四葉上四行君書愜感 五

行無花字清下有尊字 八行將疑鏘 九行

惚忽 下一行義意 十七行臆隔所四 十八行

烈烈不開之者 二十行器亦於于川水 二五葉

上一行平疇玉璧 二行嗟吁 七行羽質據踞瑟

琴何氏書和子履雍家園詩後云此詩亦載

歐公外集據歐集則荆公四家詩選中亦有

之 八行剝落歐集作解剝 九行君之作知君 十

七行震下有起字 二十行綯緇鏗鑑 下一行凜

廩 三行賦賊 九行聚豎 十行迸落 十七行綯

蘇 二六葉上一行衝冲 三行治住 五行可下

有休字 辦辦 十行瘁瘁 廿行思事 下六行

已樂 九行滯□濡滯八入 十行□□晨夕苦

蘇學士文集卷第四

二七葉下三行然於放然 十一行庖廚 十二行炙

酬 十四行見跋已跋已見 十六行關閑 十七行

身世 十九行益抑 二八葉上一行於與 二行琚

裾 四行辜孤 十二行蹤縱 下一行惚恍忽眈

具俱 四行但耽寢耽晝寢 五行驚驚 十四行

孺立 二九葉上六行力辯立辨 八行森生 十行

寇官椎追 十六行擲邪 下二行舍舍 十四行

波浪 十五行經徑 十七行漫漫 十八行平半

十九行子予 二十行歎難 三〇葉上四行石古晃

見 六行嶽嶽 七行釘餛餞釘 八行未又 九行

聞文 十行南向 十九行瞰看 二十行楞稜 下

三行子履杖屨 四行彼被 九行撻撻 十七行

碧璧 十八行相疑明 三一葉上十二行眷卷 十

三行予子 下一行礫礫霹霹 五行必心 十一

行澄不流不流流紛紛澄澄 十五行精清 十六

行餛釘 三二葉上六行葉木汙汚 八行忘妄 十

一行嘉佳

蘇學士文集卷第五

三二葉下十四行虎步步虎 三三葉上二行偏偏

八行精積 十四行北此 十八行入際慘人襟慘

三字何云以意改 下一行月石硯屏歌石月屏圖

四行得成 五行且或兩二 七行常娥嫦娥下

同 十行吸向 十一行燦爛 三四葉上三行至主

仗仗 十五行兼間 十八行蘿羅 下二行木水

七行飢餓 十四行柅樞 十七行膈燕 十八行緣

原 十九行歌口 三五葉上三行王王下同 九行

郭郭 十三行疾病病疾 十四行已以 十七行

立世資勳誦讀圓曲勿自悅時命不復說何云圖

曲以取世資所謂草竊也鑑本亦誤 十八行綉繡恰

旅拾稻 十九行漿飲渴渴 下三行長中 六行

貪食 七行才足足才 九行飢飢餓餓 十二行

大天 十四行驗念 十六行汙汚 十七行暇敢

二十行輕幹 三六葉上一行媪媪 七行當賞 十

二行廷羌 十四行情隨 十五行麾揮伏復 十七

行令今 下一行蜜密 四行牢勞 七行情清

十四行映隱 十七行鷓鴣 十八行閱閱

送梁子熙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並以撓厥

真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勞憂到母餓

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莫親叔才文殺光

艷伏不得伸子美淒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

計破午若燕若秦子美腹憤軋軋胸奇陳陳

叔才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

故辛子美雌火在丑刮鑿遜屯叔才駕風鞭霆

以脫凡鱗子美

山谷跋云景祐元年仲春子美于蜀綾紙上

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

不見于家集

右聯句一首並跋義門從山谷集錄補餓寒

原作寒餓光艷原作光燄腹憤原作腸憤餓

霆原作鞭鱗均依宋槧豫章黃先生集校改

蘇學士文集卷第六

三七葉下十一行闕殿 十二行觚孤 三八葉下七

行刑型 八行算等 三九葉上六行挪邪 九行寤

莫 十一行塘堂 十二行古今今古 下六行綏纓

七行電殿 九行尊爭 十七行陳原作塵何云疑

作陳 四〇葉上二行去去去 下二行眨謫 三

行寬慰 四行衰原作真何依范集附錄改 七行來

原作束何依范集附錄改 十二行相向 十六行界

事 十八行亭當 四一葉上六行駛駛 七行帷斃

蘇學士文集卷第七

四一葉下十行刮括 四二葉上五行寤莫 七行鑑

鏡 下二行唐塘 四行後浚 十一行燒曉 四三

葉上十二行蕭瀟 十三行無原本缺二字 下三

行烹魚 十四行淮懷 十五行晴陰陰晴 四四葉

下十行棲栖 十四行世色何又云後村詩話作色

十七行諳諧 四五葉上二行去字下何云吳郡

志作住

蘇學士文集卷第八

四五葉下二行首字下有次韻二字 三行角開

十一行眇盼盼盼 十三行筭畫箴任 十五行挪

邪 十九行日自 四六葉上一行雨中聞鶯何云

歐公嘗與聖俞泥滑滑及自作畫眉鳥詩俱

書之殆此篇耳 九行甚盛 十二行居獵 十九

行蛇虺 二十行如入 下四行空遠 八行翟敵

四七葉上三行是吳郡志作時 六行微陰 下十一

行見是 十四行山上 四八葉上五行慨慨 七行

罹離 下一行寤莫分憤流風迴行從吳郡志改迥

六行則志作荆 八行去志作鎮 十四行清明

四九葉上十七行引飲 十九行光平

獨酌出晁補之所記乃其真蹟

一酌澆腸俗慮奔鶡微鷓大豈堪論焚靈

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原作第九

五○葉上五行刀刃殭彊 七行焉哉 八行行無

狀行無狀疑有訛 十六行於以 十七行憂幽

下六行小善善小 二十行意慈 五一葉上四行駸

駸 八行殞命捐軀捐命 九行掇輟之以此書印

本稍後者之以誤作以之 十四行蓋益 十九行頃

輕 下一行概慨 二行川州 五行貳二据范集附

錄改 八行于子□于疑守字范集附錄作局于一州

九行制置 十五行而又從附錄 十九行寇貪

五二葉上六行俟使從附錄 七行返反 九行虜□

十三行情墮 十五行允先 十七行幸甚下又

重幸甚二字 練護護練 下十行藝文文藝

十一行瞻騰闔下似脫門字 十八行衷下有焉

字某下無為字 五三葉上三行蓋亦尺一一尺

詳羣 十七行時雖可欺時雖欺之 十八行丈又

下十行忠下有臣字 十四行反失 十五行辭

詞下同 十九行董薰 五四葉下一行問聞 七行

山三 八行傷馳 九行奴□ 十四行翹翹翹翹

十五行幹體 十七行次路 五五葉上十七行讎

酬 下四行孽孽 九行翟□ 十九行構構 五六

葉上四行窮翰翰窮 下五行時下有惟字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原作第十

五七葉上四行開見京下有師字 六行趣尙趣

向 十二行嫌疑嫌疑 十三行粹粹 十五行鈞

蹟蹟言 存在 下七行栖栖棲棲 八行笑我讖

笑 十九行適下有故字 二十行宦宦 五八葉

上四行莫不 七行于下有未字 九行子華詩

□子注 十三行來未 下五行君聖 十五行不敢

敢不 五九葉上二行來老 三行祖租 五行得下

無以字 十行止砥 十三行天生 十六行閱問

十八行眞實 十九行儼嚴 二十行又久 下一

行語下有於字 六行藩藩 八行光下有明字

十行下下有其字 十四行美矣 十七行欲予

予欲 六〇葉上二行聲身 七行滑滑 十五行上

止 下二行此爲 十二行某某 十七行悻悻 二

十行主太丈文 六一葉上二行志忠 十四行次

下有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

將以快意十九字 十五行帥師 下五行始既

八行効效 十八行如下有於字依范集附錄

六二葉上一行實甚 五行疑上有人字天上有

又字 十行甚其 十一行利下有甚字 十五行

齋齋 十七行諮曰二字無下同 下二行于十

三行勾內 十五行軍經 六三葉上九行閉閉 十

三行在任 十七行級給 下十八行閉閉偶耦 二

十行省者 六四葉上十六行國朝相國 十七行云

去 六五葉上五行庶幾隨變制宜庶知幾變隨時

制宜 九行第十二一第十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三原作第十一

六五葉下十五行無詣字下有函字 六六葉上

一行臺諫諫臺 十二行追追 十七行閱憫買負

十九行無景佑五年側注宋史作康定中

下四行夷狄 六行告見 六七葉上五行耶也 十

二行春夏 十六行初和 十八行効效 下一行聽

聰 三行謹令 十八行正直効效 六八葉上一行

慎能 七行謀讓 十九行疏下無小注 二十行

臣上有某月日草茅臣冒死謹拜疏於皇帝

闕下十六字 下二行教政 四行聽意 五行被

受 八行連至 六九葉上一行減減 八行意地

九行世君 十二行羣下有有字 十六行禮敬

下一行拱恭 五行也下有時年二十一詣登聞

獻此疏小注 七行寇下有暴字 十行早卑

二十行而已已而 七〇葉上九行効效 十七行文

篆之篆 十九行矩下有增減二字 下六行族

宅 八行神名 七一葉上一行時是 三行車軍

九行疏下無小注 十行臣上有某月日臣冒

萬死拜疏皇帝闕下十三字 十三行著署

十八行管營 十九行巾中 下九行應下有極字

十二行焉也 七二葉上一行卒是 三行答弓

十三行懇悃 十五行越下有時年二十二小注

下十九行况惟 七三葉上一行之下無大字

馬焉 七行唐至堂在 十三行本非墮墮本非值

致 十五行化風風化 下二行氣風 十六行誠試

十九行三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四原作第十二

七四葉上十四行濱瀕 七五葉上五行歛飲 十一

行擲掄神觀 十六行本太 下一行敢豈 四行

肅獨肅統 十九行淺深深淺

抄本薦王景仁啓下接哀穆先生文祭奠

氏文祭滕子京文共三首

七六葉上二行伏望下有尊號二字十九行同

十一行矢夫 下五行當靈 六行榮下有中謝二

字 十二行無必必無 十三行効效 十四行殘賤

二十行塵陳 七七葉上三行俯甫煩瀆下有中

謝二字 九行身休 十行伏望下有尊號二字

十四行干於 十五行不寧下有中謝二字 十

六行歷履 二十行諛笑 下五行伏望下有尊號

二字 十七行惟下有尊號二字 十八行全令

縷縷 十九行冀俯 七八葉上二行願願扞行尤由

請下有中謝二字 十三行音旨 十四行瀆下

有中謝二字 二十行効效 下一行知下疑有

脫字 自思 八行帑幣 十三行愛而愛之 十

六行望下有尊號二字 二十行効效 七九葉上

一行敢下有有字 四行十四十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五原作第十三

七九葉下六行泮判 十三行平字舊校云旁注

八〇葉上九行藁藥 十行物助 十三行圓智智
 圓 十四行事章 下五行久下無之字 十五行
 絕捷 十九行求永 八一葉上二行永遠 三行隱
 隱 六行焉矣 十二行注移陵 下二行函原作合
 依文鑑改 十六六十 四行祐右承祐出于教坊不
 當載其名子美殆未見國史爾 十一行人情人字從吳
 郡志志無耳字寓遇 十五行能下有見字從志增
 十六行自目 十九行雲霞霞雲 八二葉下四行
 曝喝莊子曝然而笑一作哂 六行二三 八行耳下
 有慶歷七年十一月五日記十字 十八行正
 止 八三葉上三行新斯 四行基根 十二行曹會
 十六行祿仕仕祿 下五行棚棚 八行幹幹 八
 四葉上四行堙埋 六行立歷 八行情墮 九行泉
 下無之字 十二行固故 十七行完丹猥茂黈
 繡茂嗒峨 下二行焉安 四行賤職 八行屮沒
 十行無也字疑尙有脫文 十四行採采 八五葉上

一行特振時震 三行卒率義意 五行遇事遇者
 九行也于矣下有康定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序十一字 十四行疥痛 二十行與於 下四行
 俗僞 七行史叟 九行狼浪 十一行此皆 十四
 行堯下有之字 十七行寂寥寥寂 十八行謂
 爲 八六葉上七行孽妖妖孽 十三行灰原作炭後
 漢書注中訛作炭故文家仍之炭豈能動也 十四行于
 其仁子其仁 十九行象象 下五行名也名焉
 六行孽藥 七行陽隕 十二行息耶息也 十三行
 在下 十七行天而 八七葉上一行焉矣 四行而
 專不專 九行孝行 十一行呵訶 十八行滌澤
 十九行於與 下一行帛下有粟字謂下無衆字
 九行於薄 十行然能 十一行牽掌効效 十六
 行後前前後 八八葉上一行一亦 五行唐塘 十
 行五三
 蘇學士文集卷第九原作十四

八八葉下十八行較校 八九葉上三行羣郡 十四

行敘緒 十五行既上有亦字 十六行觀備在

任 十八行丁下 二十行庚庚扇倉 下六行困

固 七行可下有以字 十一行痾痾 十五行碩

果之之於果 二十行閑開 九〇葉上四行不犯

無犯喪下旁注平字 十五行人八 二十行銜

延 下十五行命民 十七行汨淚 十九行地口

九一葉上三行三四在任 五行病痛 六行不可

迨過 十二行呼呼 下一行頓下有失字 二

行寢下無失字 三行君若 五行二十六矣三

月十六也舊校云上云七日而逝自十三至十六纔四日

耳恐宜從鈔本但尙衍脫一年字 十九行自下有將

字 九二葉上四行在任 九行數百兵百 十二行

轉騎幕漢 十三行帥師貳二 十七行建進 十

九行束東 僥微 賁殊賁珠 下五行効效 八

行書下有五字 在任 十九行郎部 九三葉上

五行耀耀會委 八行於下有平字 十一行中

申 十五行記託 十九行顏閒 下二行史吏三

行聞道道辟 敗賤 四行著於 九四葉上五行

邑邑悒悒 六行寘繁 七行比乃 十一行誼義

十二行偶遇 十六行西函 二十行何云敘鄭

所自出既曰微子又曰桓公爲所未喻疑前

一行自其先至出焉爲宋仲達志錯簡 下

一行因土因王 二行無逃患二字 三行飢餓

七行官氏官文 八行羨羨 九行迫陸 十一

行惠某 十七行鍾於河鍾河於 十九行捷健

九五葉上二行殺下旁注去字 五行相下旁注

去字 八行嘗常 九行佳其頌公 十行執就

十四行効效 十八行隱垣禽擒 十九行讓公下

有公字 二十行濫隘 下二行明道二年九月

日明年二月九日 十三行雄弘 十八行名民 九

六葉上十三行贊資 十七行酒次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原作十五

九七葉上三行繼室何云此二字誤用 六行公下

有公字 十一行侈後 下七行効效 十三行校

下有理曰緯太子中允曰繹曰維曰縝太常

寺太祝曰緯二十字 二十行實石 九八葉上

六行吁可 十八行無復 下四行冤魂 六行祐

祐禁某 八行笑矣 十一行特改特授 十六行

羣那 二十行効效 九九葉上二行唐塘 五行中

下有爲字 十三行部郡 十四行喝下無音謁

二字小注 十五行在任 下三行息恩 十四行

承下有相字 十六行間關門闕 一〇〇葉上四

行熟知 十一行而絕之絕 十四行惟收惟受孤

下有者字 十五行艱急急難 二十行曾祖某

下有新安人三字 下九行亨昌 十一行後從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下抄本接韓公行

狀王公行狀二首 十四行敢取卜以下於一

〇一葉上二行闌闌 五行貨益資盡 十五行溫

濕 下二行楮楮 抄本第十卷終廣陵郡太

君墓誌銘 六行西北 九行熟習評論孰評論

十行介喻 十三行法理 十五行者郡 十八行

以文干以文章 一〇二葉上六行者下有夜半

二字 吟誦誦吟 七行贖贖 十行刻下有貨

字 十二行噫嘻 十六行赴下有舉字 下九行

闕闕 十行緯牽 十三行起句上有維慶歷七

年丁亥二月丙午朔二日丁未十六字 十

七行亡已 十八行棺斂斂棺 二十行無蘇學士

文集卷第十五一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此行衍舊本止十五卷也

一〇三葉上八行真貢 十行繇縣 十一行朝師

十五行處下有焉字 下二行迸送 四行祠祀

八行哀取 十八行名明 一〇四葉上三行封下有

府字 十行瑋煒 十七行文穆公知 下三行有

脫字 四行有罰有法 十六行祠祀 十九行大

太 一〇五葉上五行茂幾 七行嘉加 八行二下

有美字 十九行澁徒抄本作澁當是涉字 下三行

謂下無嘶字 四行之上無囉字 藩藩 八

行効效 十四行臣城 十五行格俗 十六行真貢

二十行斂下有郡字 一〇六葉上四行社杜

十二行公先公前 十四行水上有任字 十五行

續續 下三行充充 十七行宗旦宗且 一〇七葉

上六行而祀之祀之而 十一行重輕輕重 十二

行關關 十三行面而 下十一行于予須需 十

四行幕下有向字 十九行倍俗 一〇八葉上二

行倅偉 四行無上使字 十行謂有謂之 十一

行數數 下十六行撫撫 一〇九葉上五行共皆

十三行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一行衍

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序子

美在寶元慶曆間有大名其文章瑰奇豪邁

自成一家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纔止

于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鏤板于三

衢又得尙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爲

子美作也惜其未大傳并附之左方若祭文

墓志已見于文忠集中此不復載乾道辛卯

六月己巳吳興施元之書

困學紀聞載子美作大相國寺藏太宗御書

飛白寶殿頌吳郡志四十九卷有邂逅劉公

尤于平望走筆敍意五言古詩一首 此頌

周益公有跋

按歐公序出于公之所集錄者十五卷今必

紛更舊次爲十六卷是亦好妄而已徐節孝

愛愛歌序云子美有詩今亦不見集中晁氏

讀書記載李文公集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

文章稱韓柳翹文雖不逮韓而理過于柳今

頌與此序無之蓋亦非完書云康熙己卯夏

六月焯識已上二則在目錄後

康熙庚寅良月之望借叢書堂鈔本校過焯

記卷九後

於此見子美之不負所知范公之取人爲不苟同世徒以一觴一詠稱之者淺也然如選擇宗子一事當范公作參政恐尙未可行之會且此宗社非常大計亦當白之宰相同詞以請豈參政獨爲建白始試以空言博天下

虛譽哉卷十後

戊寅九月初五日閱第九卷至末卷畢子美之才高於歐公得年不永未見其止爾家貧不能購宋元文集此集非徐氏重刊何由寓目此事實默受商邱中丞之賜矣焯識

周益公稱衢本滄浪集蓋嘗刻于三衢南渡後本也計世當有之

顧修遠云子美有答歐陽公書載梁溪漫志

中集不載歐公詩集中有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集不載司馬溫公傳家集亦載此詩見蠶尾集載渠家有宋槧滄浪集正衢本也商丘與新城交最深而不知假以是正蓋近人讀書但備數而不求善本雖倦圃竹垞猶不免況北方之學者乎又記已上在卷末

蘇學士文集校語終

